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七册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五）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五）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政術部二十一 奉使 招撫 辭命(附)

奉使一

原 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初學記曰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愼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周禮註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媺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唐賈公彥疏曰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 又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此奉使之事也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註行李行人也行人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註曰行人掌使之官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一曰報命亦曰歸報 增 冊府元龜曰周官小行人之職達六節辨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賦皇華以遣

之其還也歌四牡以勞之蓋所以重宣命之寄慰于役之勤斯古道也得非王者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廣慮下情之未達懼一物之失所由是愼擇其人俾專厥任若乃察謡俗采方言賑恤孤窮興舉孝秀辨庶士之淑慝平羣盜之儆擾至有乾文譴見天灾流行或推賜租之恩或舉申究之典斯皆因時立制以裨政治者也合璧事類曰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關以諭諸侯之志春秋列國亦多有之漢唐以來有巡行之博士直指之繡衣觀風之八使案察之六條皆所以宣導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視風俗之厚薄其歸一

也宋熙寧中嘗遣使察訪紹聖中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諸路監司 嘉祐集曰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

奉使二 招撫 辭命(附)

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曰四牡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謹案此是

文王爲西伯使臣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也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爾供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

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杜預註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爲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于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註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穀梁

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人使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齊晏子短使楚楚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

處江海之陂與黿鱓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

擊爲孝子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于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增又曰文帝後二年詔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秦時常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仍復通爲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樓護傳曰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

東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　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　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鋒鍔思不辱命也　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對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

東顧　晉紀云吳使陟瓊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方言曰遣輶軒使者採絶代方言　華覈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糺察黜陟爲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增晉書曰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以假道通表建康李雄許之謂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

以來世篤忠貞以仇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慙曰我之祖考本以晉臣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亦當率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冊府元龜曰劉晏肅宗寶應二年吐蕃犯長安既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百姓以晏舊京尹觀者如堵旣宣恩煦無不忭舞　又曰賀若察代宗大曆四年爲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賜帛五十匹先是潁州刺史李岵以暴政專殺帝命驗其事察復奏稱旨　又曰裴度元和中爲司封郎中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

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視事齋閣尤加弘敞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辭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又曰元稹爲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八户　經濟類編曰晉王存勗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遣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承勳曰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守光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不能屈　冊府元龜曰後唐伊廣襟情灑落

善占對及爲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遣旁午廣奉使稱旨　又曰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武皇時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歲大蝗旱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頁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增招撫冊府元龜曰孔巢父建中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忭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　又曰李鄘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

朝旨陳禍福脫監軍桎梏光黨不敢犯　又曰關播爲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爲盜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又曰李大亮爲散騎侍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刺史　又曰宋慶禮爲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罷鎮兵五千人　又曰柏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令鄭覃宣慰軍人齎錢未至浩浩騰口穆宗詔耆往諭

旨衆心乃安　增廢命冊府元龜曰漢郭允明爲翰林茶酒使乾祐元年命允明宣賜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驕縱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甖至諸宮每保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　又曰周金彥英爲尚輦奉御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恭帝顯德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奉使三　招撫　廢命附　采風謡案覈懸并入

原天節　皇華韓陽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即使中正下詳奉使二　執圭　持斧禮記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漢書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拜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埋輪　攬轡司馬彪續漢書曰漢安帝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多知名唯張綱年少官最微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尹不疑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書奏御京師震悚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獻節　張旌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焉對曰寡君得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賀孫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卽日張旌語衆各自約誓國有典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謁關　移候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旃誓乃謁關人鄭元註曰謁告也下詳謁上註　展幣　襲圭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不答拜　又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賓襲執圭鄭元註曰執圭盛禮也又盡飾爲相致敬也

河源　海上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云云　又曰天子巡邊至朔方使郭吉告單于單于怒遷吉北海上　赤帷　白蓋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車五乘駕駟赤帷持節者董道五百弩十二人　又曰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從騎四十人　奉璧　拭圭史記趙惠文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　儀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鄭元註賓使者拭清之也　遺鴻　獻鵠魯連子曰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衆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之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侯無擇行道失之處空籠曰非無錢以買鵠懼輕易其幣　受命　從宜儀禮曰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　禮記曰使從宜禮從俗　受圭　還玉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繅以命又曰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南立　飲冰　冒霧莊子沈諸梁曰吾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其內熱歟　朝冒霧露晝被

慶陵
銜命　奉辭 銜君命而使奉辭復命　勤王　招士 祇役勤王
漢武使博士褚行天下舉獨行君子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註士有異行須特招也　星飛斗
風入律 漢書曰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匈奴單于雕陶莫皋死遣中郎將楊
興使匈奴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
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於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適四方　達
六節 禮記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行役以婦人　周禮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奉君事
徵師役 擇任而往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有徵事奉使四方徵師役也　舉張祿
薦不疑 新安平採范雎亡匿秦使謁者王稽至魏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
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其人有仇不敢晝見乃夜見之稽遂載入秦卒為秦相　暴勝之為直
指使至渤海聞雋不疑賢遣使請不疑相見為語公車拜青州刺史　輕幣益敬　成禮
加敬 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相季武子以禮故也　晉國莊子
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敏審于事　承命不忘　選使宜重 叔向
曰薳罷有後于楚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溫嶠字太眞上疏曰選使宜重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
觀採風謠　圖畫聚落 後漢和帝分遣使者各至諸郡觀採其風謠　後漢李恂拜侍
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奏之　行人之官　輶
軒之使 漢書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尚詐諼而棄其
信　君子于役　使者旁午 漢書使者旁午謂一縱一橫也蓋使者縱橫也
受命不宿於家　既殯而造於朝 禮記凡為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
君使也　大夫聘未至而卒則既殯而造于朝註介將事也　軺車　驛騎　朝受

命　夕引道　載馳載驅　不日不月　周官行人
漢儀使者　奉茲星使　採彼風謠　勤宣帝命　敷
求人瘼　悚惕奉公　咨諏問政　省問風俗　圖寫
山川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風寒偃薄　周適四方
巡行風俗　漢分八使觀採方言　增 愜旨　合意 冊府
元龜曰房式憲宗時為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李吉甫薦式為
給事中將命于河朔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　又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元和十年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
淮事多合帝意　三歲　八事 上詳奉使一合璧事類楊時集曰周憲之宣和二年淮南荒
旱詔公察視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上皇一一聞允　六條　五術 冊府元龜曰孫伏伽為大
理卿貞觀廿二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以澄清為務多所貶黜舉奏　又曰陸贄補渭
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
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取舍　分繻　送節 沈約詩曰賓幣分繻出帝
京　杜甫詩曰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酬良馬　賜襲衣 冊府元龜曰崔敦禮檢校
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令敦禮往幽州召盧陵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
誅太宗壯之酬以良馬　又曰王峻為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太祖御便殿顧謂侍臣曰河隄決壞大興功役
宜得幹才往彼規畫峻對曰興作事大臣欲自往區分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　獨不辭　無
不通 又曰袁滋為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皋始通西南夷蠻長異牟尋貢琛請吏朝廷方選郎
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邊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使還擢為諫議大夫　又
曰晉羅廷祚為太子賓客善揣人情多有材藝飲博諧謔無所不通累奉使杭越及荊湖藩鎮侯王見者愛之
震威武　問疾苦 又曰李靖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

義則無以變風俗助率兵南巡延視長老宣布天子德
意遠則近歡以服　又曰太宗貞觀三年五月旱令中書舍
人杜正倫崔敦禮守給事中尹文憲張元素等往關內
諸州分道撫慰問人疾苦見禁囚徒爭事錄決人有寃
枉不能自申　封千戶　命四臣　史記曰高帝使劉敬
者隨狀理之　使匈奴還報曰匈奴
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往而厄
于白登還至廣武赦敬封千戶號建信君　宋史曰歐
陽脩還翰林學士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
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辭致館
吉釁鐘　左傳曰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
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
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
知禮哉　經濟類編曰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
使人戲之曰子來卜之曰吉何曰吉楚人曰王方殺子以
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我王使我先窺我死
而不還則吾國知警是吾所謂吉也使者以報楚王赦
之　康察民之　宣揚朝化　冊府元龜曰裴寂為右僕
射高祖武德元年詔遍京

誠以西詔彼閭閻見其耆老觀其風俗廉察吏民乏絕
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寃滯並為申理高年疾病就致束
帛　又曰皇甫無逸武德初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
政刑未洽長吏贓汙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遽宜揚
朝化法令嚴肅　言遼可平　知蜀可取　又曰賈言忠
蜀中甚賴之　為侍御史高
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破降扶餘川遂沿海帥與行
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
使還帝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
之狀　又曰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
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　盡一時選　纖子邦好　資治
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　通鑑
曰魏遣常侍李諧聘梁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論應對加
亦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時南北通和務
以俊乂相誇衛令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
與焉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合
璧事類除貢業制曰繼好二邦　長跪而謝　厚禮而
奉辭萬里副事之任選亦不輕
遣　戰國策曰安陵君使唐雎使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
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地唐雎

曰安陵君受地于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
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
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
晉書曰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騭聘于劉曜曜謂之
曰貴州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
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諸侯不召
自至葵丘之會振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
政敎淩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
乎曜曰此涼州君子也厚禮而遣之
彥通慙謝　經濟類編曰魏李順奉使至涼涼主蒙遜遣
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　蒙遜起拜
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蒙
避廷順入至庭中蒙遜其也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
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優亡而敢變
侮天使魂魄逝矣何用見之蒙遜乃起拜　又曰後周
馬不彥之帥吁盤也府庸累世之積皆為敕州鑾首楊
彥通許綵彥虫富強無王子處何聞王遠既得崗函欲
遣使撫之其狩王彥蔚請行既至責之曰昔馬氏在與
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

不早往乞盟興日得無悔乎彥通
懇款度郎手掣之即日去王號
招撫諭劉濟　撫
庭湊　冊府元龜曰唐穆遣河內人德訴建中中為淺建
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劫多所皆沒億宗憲之
以劉蕭方排忠誠宗詔建封遣贊德有識之士往諭之
乃署遣節度參謀使于激州遣與之來說澤閱伏赤涉
願效死節　唐書曰韓愈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
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宣撫愈至庭湊嚴兵逆之曰所以
紓紛者乃此十年也愈大聲曰天下以公為有將帥材
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此
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
何也庭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之　下三十
餘州　擒二百餘人　冊府元龜曰淮安王神通武德四
年竇建德刺史王羌求降神德為
使者饒擁山東下三十餘宗建德之地悉定又曰契
苾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九年以何力為鐵
勒首文抵大使乃揀精騎五百賊入渭曰民家知汝彼
手長逆有射動汝等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
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設射勒
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誅之　關中羣盜皆下　鎖

南首領盡降又曰殷嶠初為太宗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令嶠招慰之所至皆

下　又曰李嶠為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

罪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嘉之 原 廢命、失辭 違命行人失辭失禮違命

樂祈不敬 公子失禮樂祈以君命趙鞅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乃執之晉執之也殺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上之辭也註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

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上 不能專對 所在得留論語誦詩三百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後漢李郃為漢中户曹史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郃諫太守憲危亡可

待勿與竇通不聽遂自請行許之所在停留以觀變至扶風憲就國自殺支黨悉誅與交通者免官惟漢中守

不預 廢職 棄命 棄事不忠 廢命非敬 既辱君

命 是速罰尤 臣節無失寧念解揚之忠 君命不

恭宜及樂祈之責 增 舞蹈 酬飲册府元龜曰後唐烏昭遇為供奉官

天成初使于兩浙以朝廷事私于吳人目錢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　又曰李仁矩為左衛大

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董璋張宴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宴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所詬 與

其爭禮 莫能措言又曰唐高表仁太宗時為新州刺史貞觀十一年倭國使至太宗遣

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又曰羅讓寶曆中

為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主兵事朝廷命讓等宣慰蓋欲示以威信冀其革心

而讓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以書詔而歸

奉使四 招撫 廢命附

增 六轡如濡詩云六轡如濡載馳載驅 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周禮

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元注曰此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殷頫

謂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以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

以除其惡行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鄭元註曰此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間

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 賀慶以贊諸侯之

喜鄭元註云贊助也 致禬以補諸侯之烖鄭元註曰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

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疏曰按宗伯云以禬禮哀圍敗此災亦云禬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

亦稱禬也、 增 英蕩周禮云地官掌節皆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書函

原 入國問俗曲禮鄭元注曰謂所行所惡也國城中也 聞喪徐行公羊傳曰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也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見病乎何休注曰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為君

當使人追代已以喪諭疾者奉尚不反況于疾也 增 聘魯晉左傳云吳王使延陵季子聘于

魯晉諸國以觀諸侯 原 晏子使楚晏子春秋云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嬰習辭者吾欲辱

之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

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

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辯于辭習于禮說苑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

吾聞晏子蓋北方之辯于辭習于禮者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

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

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展喜犒師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

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下惠見齊侯解兵說苑昔齊

起兵攻魯魯患之柳下惠見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不懼齊侯悖然怒曰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

者以其先人出周南門刲羊相約曰自後子孫敢有歸攻者令其罪若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

百姓非不急也齊使乃解兵三百里

見犀而行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也見犀而行杜預注犀申舟子也以子託王示必死

見溷而行 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

人事之患 陰陽之患 莊子葉公諸梁使齊問孔子曰王使諸梁甚重齊之待使者甚敬事不成當有人事之患事成必有陰陽之患注云人患雖去喜懼戰于胸中固已結冰炭于五臟矣

提振綱紀 提舉國章 叔孫如晉必葺其牆屋 左傳云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杜預注曰葺補也不以當去乃苟毀壞也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春秋云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之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匄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孔子適齊 孔叢子云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之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外臣絕于寡人之私也何其所以若然孔子答曰君降寡人以謂夫子之義各有所以知寡人之所以為人

兵陳說其閒 相望於廛埃相接貢進說孔子家語孔子閒齊國之交願使子貢往說齊子貢發齊楚山東二國謂合繞之戰于冠濟子貢說之台野曰兩志

挺刃交 閒推論列害釋二國之患唯騶衛夫子白陳說辯哉

史黯使簡子按兵 以說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獻空籠 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於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淳于到楚 說苑淳于髡使楚楚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對曰臣無長聚讒中小七尺之楚王曰齊無人也吾欲使子大王對曰臣見王之形殘短小七尺劍欲賤之斷無能

即與共飲見

公孫觀秦 呂氏春秋孟嘗君使公孫弘西觀秦昭王曰孟嘗君地大小幾何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地方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不慚為人君不得意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

賜裝千金 漢書陸賈傳高祖使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賈使南越 史記孝文帝元年召陸賈為太中大夫使南越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昔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濕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持節至匈奴 漢書汲黯傳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上使莊助往視之主爵都尉汲黯先使匈奴至河內自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決日上聞 漢書鄭當時傳上使莊助行河決自請治行五日

相如使南夷 史記司馬相如傳天子使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卬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

視河 漢書溝洫志上使相如還報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縣令負弩先驅 相如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發倉粟賑貧民 漢書汲黯傳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捕羣盜活萬人 漢書王訢傳王訢為被陽令時軍旅數發郡國多盜賊直指使者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

持節歸南陽 東觀漢記吳漢為南陽太守時賊起世祖詔使者持節赴南陽所活者萬餘人後世稱之

風舉龍堆 後漢書班固傳固作燕然山銘曰風舉龍堆雲騰雷動

循行風俗 漢書周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等分行天下

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并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手是奏劾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循行州郡 李郃別傳[illegible]漢中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備行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爲時日暮露坐爲出酒與飲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而相視問公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郡

守令望風解印 續漢書范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知爲清詔使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枉屈麟鸞奉計王室 蔡邕與茲郡將子橋伯尉書云

能專對有智謀 吳書沈珩字仙仲吳郡人少綜經藝善左氏春秋權以所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曰恃舊盟歸于好是以不嫌若渝自有預備矣

遺珠一石 蜀志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如一家而西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東益巴丘之兵西增白帝之守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問權捉預手泣涕而別曰君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矣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石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 吳書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爲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引刀自刺何異蘇武 吳書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權之爲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爲中大夫後使于魏魏使陳羣誘之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迫不重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蜀志鄧芝傳曰先主遣芝脩好于孫權權果狐疑芝對曰蜀有負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之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于魏江南之地非大王有也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注掞或作艷謂丁厷之言多浮艷也

費禕使吳舉坐

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諸葛亮以費禕有俊才宜遣使吳權好嘲戲以假時人琅邪諸葛恪羊衜廣陵范慎等各知名皆存坐並發興端之論以難禕禕便機辭鋒學坐翻之

陟璆奉使 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祝丶境而問詩入陸何問俗壽春將王命示之馬則既而門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郭杂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音父布大慙

八部從事 晉王導使八部從事之部顧和字君孝在教中遂問時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爲政宰有漏綱何緣有所察也

增 **是人神情爽拔** 孔帖云李義琛文成公主貢金遇盜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

勵節將 又云李紓貞元初爲兵部侍郎時諫李宗光兵曾河中詔紓宜懇以勵節將運糧合自

人人便安 又云實陟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部計答問狀對所至人人便安

平章請行 又云程昇同平章事西札節攻不兵成五巡使憲宗門韓之者乃自請行還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素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

不受厚賂 冊府元龜云班宏爲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唯岳匿父喪以求仁代守辭之乃遣宏閉疾且嗣嘆岳唯岳厚賂之宏皆不受議報命台

采風謠 安干是崇遣山佚江東許曰九門司諫淨爲里采具詮

守節不屈盡其在我 元史學報紛神逃守口紅字伯常世祖御皇帝位詔經以翰林傳許學士使宋嚴使曰國信賜金虎符緘鍋淮餡留真州學拍猜桃場聞加舒舛介任而下久于因懸成嗟尤怨經語之曰一入宋燒死生進謁聽其在彼守節不從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土大夫乎須忍死以待至元卜一年怕預嗣伐怙宋韓行人之故義以禮歸之

招撫爭來款附 冊府元龜曰張河初數高祖大軍户費參軍從至貫胡堡令河還鎮并州尋紿態無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

賊徒歸附日以千數 又云裴懷古則大明務監察御史時姚萬遷蠻反詔懷古往招輯之懷古申寶司跳統歸附者日以千數乃停其君而還

承宗遂稟朝旨 又云殷侑爲虞部員外郎元和中王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

承宗遂稟朝旨【原】發命私買奴後漢鄭興奉使私買奴婢左遷蓮勺令私飲酒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左傳云云是再姦也

奉使五

【原】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酒行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摧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

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東帶盡欣娛誰言驚歸雨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旜事原隰負扆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覿王孫何以譽嘉樹徒輿賦采蘩四牢盈折俎三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風期幸共存 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輿文盛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驥旌旃事鼓鞞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破瓏文瓜熟交縢香穗低投瓊實有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祖籍使者按輶軒賓榮君享燕客踐我司存既美齊嬰學欣逢鄭產言琴酒時歡會篇章極討論迴旌逗隴左返軸指河源塞榆行隱路津柳稍垂門日沈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別淚不因猿所可緘懷袖方以代蘭萱 隋盧師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蒞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征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迥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雉蓋

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修亦何遠君其勖令名 虞世基按北使詩曰會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薦紵衣【增】唐張九齡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詩曰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首路回竹符分鎮揚木鐸昭晰動天文慇懃在人瘼 岑參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覆糧使詩曰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鴛行樽俎成全策京師聞見糧歸來虜塵滅畫地奏明光 孟浩然和李侍御奉使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

楫桂席自生風寮宷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雲唱
翻入棹歌中 韋莊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詩曰拜
書辭玉帳萬里劒關長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
朝玉陛幾日建銅梁莫戀壚邊酒仙宮待侍郎 宋王
禹偁送羅著作奉使湖湘詩曰使星躔次入長沙曉別
延英去路賒數刻漏中承密旨幾重湖外問皇華山行
馬拂湘川石寺宿僧供岳麓茶迴日期君直西掖當階
紅藥正開花 明蘇伯衡送王希暘編脩使交趾詩曰
歷數歸真主羣方若綴旒外藩須嗣續當宁重懷柔芝
簡文彌盛芽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予求暫下
層霄去眞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廏馬出驊騮望重皇
華使名高好時侯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鈎自覺光輝
遠那知跋涉脩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
江分燕尾流墮鳶從跕跕馴鹿自呦呦綠認桄榔浦紅
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蜒户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
瘴海頭普聞銅作柱今見蜃為樓榔葉時交墜沙蟲或
暗投由來宣至德直欲重遐陬 高啓送祠江瀆使者
詩曰源發岷峨萬里通函香迢遞問齋宮神馳白馬靈
先近祝奉元牲禮秩崇驛下換船瀰湧日廟前沈璧水
迴風重煩使者徼多福南國無疵稔黍豐 劉溥使回

過獨石詩曰邊城二月暗塵沙吹過東風不見花天上
玉京旋日騎水通銀漢繫星槎雲中路出高山險上谷
營連獨石斜正是旅愁消未得夕陽樓外又鳴笳 謝
榛送李給事元樹奉使雲中諸鎮詩曰瑣闥朝下促飛
旌歲暮看君塞上行戍角動人多苦調戎衣走馬半新
兵關開涿鹿雲連樹路出蜚狐雪滿城計日楚材封事
上君王深見九邊情
原 賦隋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
乎開闢垂恩儲祉歷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
弇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欵塞諸戎重譯輶軒巡
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美馳珪
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於廊
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彪文下四始顧傯
侗于穿志奉朝章于信次天鳳舉而張旃濟龍沙而通
贄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使懷蘇子之抵掌
愧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飲冰揆無庸而案轡嗟負恩
之無力每若寘于叢棘俟辭東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
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踶寧辭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
漸念有似于蟬翼荷德澤之霈然罄丹愚之匪飾慚借
譽於瑟柱免長謠於蔥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

紆興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衞於枝葉綿力謝於康衢構伯休之蓬戶狎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爲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濫響乎齊竽奉使遐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汚

增 賛明宋濂滕奉使賛曰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鎭太原等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因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厲門終身不再仕臨没令以黃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乃作賛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遊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賛辭勒在貞碣

增 碑唐張説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匐延都支爲李遮匐潛構犬戎俶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茅戎審禮免冑而入狄黨可絶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莅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鎭酋渠連營而誓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謀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於麾下廓氛祲於地表燿皇靈於天外克國有屯田之須實憲有燕山之銘訂茲遠略彼何微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道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徇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氣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往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公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

原 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安勳西

戎即敍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從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加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數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心　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夷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

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藉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逍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鐘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遠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膺兹閫外麾蓋所臨實宜懿造足下剌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　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届鐘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種歸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白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原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絶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瀚海飛沙皐蘭走雪豈不痛鼻酸心憶雒陽之宮陛雪泣横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抜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旁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增引宋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曰昌言官兩制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舍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政術部二十二 使絕域 專命 殺使 遷謫

使絕域一

原 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絕域十有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其習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也 漢書西南夷傳云番陽令唐蒙上書曰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從巴筰關入遂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為置吏 匈奴傳曰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蘇武傳曰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常私候勝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傳介子傳曰介子以平樂監使樓蘭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封義陽侯 馮奉世傳曰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

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西域傳曰
烏孫公主侍者馮嫽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于城
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軍妻右大
將軍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乘錦車持節
詔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也　段會宗傳曰成帝時
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遣會宗到昆彌手劒
擊末振將太子番丘還封關内侯賜金百斤　應劭漢
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逆單于五原塞
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
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

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增冊府元龜曰
鄭元璹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在
虜庭累載拘縶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　又曰鄭元
璹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驗觀
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内炊飯化爲血
咎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頃之突厥果敗　又曰
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使于高麗欲窺其國
俗每至城邑輙以綾綺遺其官守莫不歡悅大德因謂
之曰吾性好山水欲往遊踐其國人信之遂得在道屈
曲而行往往見中國人莫不垂涕　又曰裴耀卿爲户

部侍郎元宗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耀卿
爲副俄又令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
曰齎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先期而往一
朝而給時突厥果勒兵謀劫比至而耀卿已還　又曰
蕭昕代宗大曆初爲國子祭酒使回紇回紇庭詰昕曰
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佐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
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
爾助爲亂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回紇悔懼稽顙乞和非
大唐存念舊功則匹馬不出塞矣回紇慚退加禮　孔
帖曰李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

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主詞屈爲加禮　冊
府元龜曰崔瑝爲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自鎮武使
回鶻延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瑝對曰四方皆言陛下
納諫如流帝大悅賜緋魚袋　又曰陳乂性孤執明宗
長興中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人或
有獻可于乂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
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
聞者嘉之　四朝國史曰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二年以
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
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

又曰張方平神宗時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　名臣言行錄曰王信奉使北國肄射都亭首破的館人駭愕問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乎謂武恭公德用也又妙於筆法嘗使有求書與之趨謝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東都事略曰沈起字興宗奉使契丹至其庭著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遂升班　宋史曰洪皓番陽人有奇節爲大金通問使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流遞冷山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嘗

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麪食之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又曰朱弁婺源人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爲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受書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遣以困之弁忍飢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　經濟類編曰元世祖時使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烜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日烜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與日烜辯論書帝悅解衣賜之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王曰汝所辨者汝事梁曾所辨者吾與汝之事勿以爲後也

使絶域二

【原】暴骨　黥面（路溫舒請使絶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宮以言無可取　漢使王烏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黥面不入窮廬烏習胡事乃去節黥面單于愛之許遣子入侍後使楊信不去節坐穹廬之外）　蘇武典屬國　班超定遠侯（蘇武漢使匈奴十九年不失節歸爲典屬國　班超字仲升以在絶域思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帝從之）　終軍請長纓　張騫窮河源（終軍請使拜諫議大夫使南越而受長纓以羈虜　張騫從外國窮河源封博望侯）　隨絶域之聘人　領天隅之歸客　千里有不歸之魂　殊鄉有哀苦之事　【增】長揖　爭禮（冊府元龜曰襄陽郡李瓌武德中齎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頡利大悅後將復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初來恨不屈之今日必令下拜瓌知之及見長揖不屈頡利怒留瓌不遣瓌竟不爲屈頡利知不可屈始禮遣之　又曰蘇世長爲天策府學士亢觀訪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齧雪旃　食鐵

石 虜書曰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孔帖曰和逢堯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報可默啜遣責近頡利來曰詔逢金鏤具鞍乃金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左右邑勤達堯乃牽待其人謂曰漢去重支增而送翰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小乃負金而不貴信耶默啜闕曰斯良鐵石人不可易因備償以見可汗爲鎰髮再拜

閣六歲 **要五事** 合學事辭曰崔倫以右處子使吐蕃鹵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涅州通爲書約城中降倚不從更因違要城閣六歲不居乃還代宗見爲感動鳴咽卽具陳鹵情山川險易指書帝前人服其詳經清頓編曰穿宗時方信錄使金至豪州紀石列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斬水齊以五事信端曰反乎歸帶可也縛逆首謀自古無之稱壽割地非臣子所歙言子仁恕曰若不空生選耶信讓曰吾將命小圖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信讓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壁事領曰唐恪將輒敢地命往撫諭夷人自疑衷

送所部

甲以送之恪盡撤兵衛將騎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投兵驗令感泣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冊府元龜曰杜暹爲監察御史元宗開元中承詔往磧西蕃人齎金以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于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往取之

貿易皆絕 **賂遺無受** 冊府元龜曰歸崇敬代宗大曆初爲倉部郎中兼冊立新羅王使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又曰郭崇韜自莊宗爲晉王時爲中門使李存審收鎮州帝命崇韜慰撫之或有以珍貨賂遺者崇韜都無所受但以書籍數千卷歸

擁節不屈 **騎棟** 以人 **觀** 冊府元龜曰陳行焉爲吉州長史往吐蕃大臣欽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擁節不屈四朝國史曰許特字仲元奉使契丹居人騎屋棟聚觀曰者南朝狀元

有死而已 **不和無害** 東都事略曰宋仲甫字之翰太平興國初來使契丹問黨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閒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承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不能屈又曰孔道輔使契丹契丹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蔣儼置窟室 **鄭權秉肴舉**

冊府元龜曰蔣儼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曰主上雄武兼使畏威小蕃豈敢圖使者縱其受害亦吾死所也遂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于窟室脅以兵刃終不屈撓又曰鄭權爲左散騎常侍穆宗長慶二年爲回鶻弔哀使帝以權背堅滿往帶賈魁律有詞揣故任之權辭疾不免乃乘前辭步頭至寄奧詞宗不接得失從之嶺

錄風俗物產 **知山川道里** 孔札曰衆共後使得突厥冊拜同織設寓可汴曾石國報道使三不不印歸製據錄所寓諸國屆俗物達孔還大宗問外國書郎上其書東部事器曰劉敵字原文奉使契丹陂溥關強記素知德山川道里虜自言北至郝可回曲于餘里敵間曰自古亭渴諦河甚從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此處相顧驚混

絕割地之議 **拒增幣之請** 東都事略曰曹利用景德初契丹南牧真宗親御六軍契丹有請和之意以利用史下兵閣真宗曰契丹求鴻南之地當以俾純之利用劉口虜若接有所求臣不

啖所部

敢生還我用見虜果首及國南地刊用曰割地之議死不敢開虜度不可思遣決通好之議又曰富弼仁宗朝使契丹既至虜專欲增幣曰留南稱我書當復使邪律曰以納和事不可祭色與爲於是仁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奏曰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

子壻豈可稱倨 公

主豈宜先往 冊府元龜曰鮮于叔明攜留叔明雜依員外郎副漱乎可汗吹谷加敬又曰胡誅爵金吾大軍尚信宿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善去從地道大証奉天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太主曰我唐子諮送公主以騎可汗令見可汗范宜先往使乃止

焉可追論新羅 **豈得**

不厚回鶻 冊府元龜曰相里元獎貞觀中爲司農丞使高麗謂蘇文曰主上令高麗勿擊新羅蘇文曰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地五百里自非反地此兵恐才能已元契曰往事高可遂論和遼東諸城舊地中國郡縣高麗必求本地中國亦負優疆宇國家尚且不言高麗豈得違命又曰劉元鼎穆宗長慶初

爲大理卿使吐蕃見其都元云回鶻小國也而唐國待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鶻于國家有救難之勳又不曾侵奪分寸豈得不厚

使絕域三

原 周禮夷使 四夷之使

漢令沒蕃 田令因王事落蕃未還有親屬同居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亦不追戰傷人篤疾亦不即追咸聽終身也

增 容儀閑雅 冊府元龜云豆盧寬太宗貞觀中為殿中監使於突厥寬容儀閑雅詞旨可觀突厥甚敬憚焉

招靺鞨 又云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靺鞨渤海郡王大祚榮

喻國威信 孔帖云婁師德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師德奉使收敗亡于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遠近疆界立談悉定 唐張說郭震行狀曰還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親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猶不許 設牛詔 旦日覘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食而還公悉以進上

番人大獻琛賚 冊府元龜云崔倫德宗建中初為太常少卿使吐蕃初宣諭皇恩又述國家威德蕃人從之大獻琛賚

清儉謹慎 又云關播德宗貞元中為刑部尚書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使來往皆清儉謹慎蕃人從之

復命還金吾 又云柳晟為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充回鶻弔祭冊立使復命還金吾大將軍

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 文獻通考云元和十二年敕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舊例使絕域者許賚正員官告取貴以補私覿非典法故革之

慕蘇武 孔帖云崔敦禮以統送度為下所稅詔任綏定立其嗣而還數禮通知四夷情偽其以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出疆專對 冊府元龜云庾暱以撫陽主簿擢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

辭鳳闕到雞林 劉禹錫送源中丞詩云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遠而有光華 白居易裴司制云授冊與節臨軒遣之與手遠而有光華且使絕俗殊都益敬吾使也

張薦三使 東苑詳注云唐張薦字孝舉古對詳辦三使絕域

鴂舌問三蘇 蘇軾送子由使契丹詩云虜廷年來不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

驛騎凌風雪 又云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

玉節郎 又送王敏仲北使詩云衝風振河朔飛霧失太行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

各從本朝曆 名臣言行錄云蘇頌充北朝生辰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答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未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為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深然之

願速加兵 紀濟頻編云孝宗時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議和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金館伴張恭愈爭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金君臣屏驗恭陳

祖寢一室 元嬉使綬官張公墓表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至其國詔王曰皇帝例部翁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編籍遣使諭旨王猶保所每歲白衿尊高天威小震無頃達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王使力士白刃環衛公乃祖寢一室盡撤所懸箭弓刃槊付衛士

使絕域四

增 詩 元陳旅送趙子期使交趾詩曰曉日承恩紫殿深
都門祖道馬駸駸上書不奉唐蒙策歸橐寧將陸賈金
露入珠盤鮫室白苔生銅柱象崖陰為君臨水歌黃鵠
天北天南萬里心

袁桷安南行送李景山侍郎出使
曰輶軒使者安南來紫泥封詔行風雷凝雲翻空海波
立鐵網山裂狂蛟摧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
北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為城霧為域瘴江如墨黃茅

昏霾蠻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郵赤脚搖唇矜捷鬪竹箭藏蛇雜猿狖猺强爭誇井底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邦執璧修臣職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人越裳氏有道周王輸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神禹震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水蒼珮舌本懸河四方對後車並載朝未央稽顙九拜乞取金印歸炎荒 明曾棨陳員外奉使西域周詩副席中道别詩曰漢家郎官頭未白扈從初為兩京客忽逢天邊五色書萬里翩翩向西域腰間寶劍七星文連旌大旆何繽紛解鞍夜卧

營中月擔簦朝看雞上雲黄沙斷磧千迴轉玉關漸近長安遠輪臺霜重角聲寒蒲海風高弓力軟茲行騎從歷諸蕃氊帳依微絶漢間殘烟古樹羌夷聚遠火荒原獵騎還蕃酋出迎通漢語穹廬蒲萄酒如乳舞女爭呈于闐妝歌辭盡協龜茲譜當筵半醉看吳鈎上馬便著金貂裘山川遥認月支窟部落能知博望侯草上風沙亂騷屑邊頭日暮悲笳咽行窮天盡始回轅坐對雪深還仗節歸來雜還宛馬羣立談可以收奇勳却笑古來征戰苦邊人空説李將軍

增 序 唐韓愈送殷員外序曰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朕之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别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輕

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專命一

原 越境 收邑 傳卿非君命不越境孟嘗使魏子收邑三反不致曰有賢者竊假與之矣後又疑者自剄明孟常不反也 遂盟 矯制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 遂事也使者受命不受辭焉奉世專易矯制許武功奇制 闡卒乃還 不至而反 傳士匄受齊及穀聞齊侯卒乃還禮也嫌其不待君命為大夫故明言其還又書不伐喪也汲黯字長孺上使視求報相攻至吳而反趙人相汝不足乎天子之使 使作徒衣 難從膠 曰雛雜由字子阿部送徒詣河內時寒疾病不能行竟 柱 彩旗照使作徒長照止狀意漆具間常善之行行 徐偃鼓鑄 汲黯發倉 人將谷敗茅 難從膠柱 谷擠制使膠東 博士徐偃行風

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偃以春秋之義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辭專可之宜今萬國為一天下同風偃巡封城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在國家不足為利害而以安社稷為辭矯作威福以干名譽罪重而所就小偃即死下詳奉使四

義有隨時　恭無專命　使者誠為擇利　或人未可與權

苟叶盡忠之節　難科專造之辜　違命折恭尚不

論辜　矯制發倉猶聞釋罪汲黯　【增】權知軍務　襲取歸安

冊府元龜曰孔巢父德宗時為給事中兼博宣慰使田悅背叛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衆命巢父巢父因以衆意令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又曰周李至為贊善大夫世宗將用師于西南用至為轉運判官行次永興為人所議欲襲取歸安鎮乃先以其事白于永興節度使王彥超彥超素知歸安路險深不之許至稱奏密旨彥超無以阻之毅入山行數百里蜀攻竹部寇奮至軍士多死遂為其所擒焉

專命二

【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增】及諸侯盟

左傳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猶柱不可書

韓詩外傳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弦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猶柱之不可以書也

【原】受賂折脇

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賜金須賈以告魏齊齊以賂告國陰事得笞擊雎折脇摺齒

受金失官

司馬相如受金失官

【增】救危除患

劉向奉使篇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專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返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

殺使一

【原】楚執蹶由以釁鼓　宋殺申舟于假道

楚伐吳吳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楚使申舟假道于宋宋殺之

楚子執解揚　馬超殺閻溫

上詳奉使一　提閻溫字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州遣溫密出告急于夏侯淵為超所獲超令言于冀城云東方無救溫偽許之乃至城下曰大軍三日至勉之超遂殺之

寇恂斬皇甫文　諸葛殺劉整鄭

後漢寇恂字子翼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欲斬之

以竹帛

諸將以為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之恂曰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膽所以降也諸將曰非所及也　劉整鄭為諸葛恪所獲事與上閻溫相類

樂祈不敬　維聞可討之辭

伯蹶無辜　終貽非禮之誚

宋樂祈聘晉晉人執之

蹶由行成晉殺之非禮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增】何謂勅耶　安可臣哉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太子太師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奏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而定見希烈送于龍興寺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伏誅希烈聞之怒乃使閹奴殺真卿先曰有敕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人何日發長安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詔敕耶遂縊殺之下詳奉使一

殺使二

【增】遮殺漢使

漢書云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

數為吏卒所寇恐失不便與漢通後具復為匈奴反間數殺漢使其弟少與者樂兵且言 閼難

不能死非人臣 初冊為左金鉉曰人臣不敢事帝敬逕皇后兵叛也使宗中

擇大臣可使者與偕行使歲白父氏今能人時遇兵叛也 吾黍恩感知死矣遂請使歸曰及今謀逆非人臣決已父宗

于四方館之前 不止素服 李父云慢光孔樓巢父河中巢父來使元一年

既傳曰太尉論李光弼先素服持命巢父德宗不聞止而之警東使成之怒 屏語

移時 孔巢父為帥云吾師道使將兵討李希烈詔其黨遣使者尉乃…法一語而月餘士不執

如使者遠去與渴師與道遣使兩來責之戰以精告其副乃使斬大使者悟

為念生所害 定冊宋蕭元寶曰在關中以和士為府和中為大督府長史

蠟書來 孔熙先…李景儼遣宗世宗

史時莫念生遣使許降表士和無叛為念生所害

孫晟奉表言晟與念生不害

留使者會李重進以蠟書來 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因

改授部

已安得此言坐收嚴下獄發之最臨死神色怡然

殺使三

增 行狀明鄭濟翰林侍制王禕行狀曰其在翰林未久
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
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
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
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土一民安堵
如故高爵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
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
于朔漢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既知梁

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
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于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
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
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
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
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

遇讐

原 不鬭 禮記子夏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

遂入 伯曾使敬叔弔勝伯父息伯之私為不介鄒公事譏伯遂入伯曰叔也不可以勝伯叔父息之私不以私害公忠也

非忠 不弟 忠傳以私居害公之非

仇避 不弟為

見讐不殺雖類寬身 受命而行亦宜獲考 傳不可以見讐而不殺下臣獲考獲考謂事得成

皇華奉命 白刃相讐

捨則崇讐 報為廢命 與夫失節 寧其斷恩 未
復命於飲冰 寧報讐於劘刃 奉辭成命必念解揚
之忠 損怨避仇宜寡趙喜之怒 虐我則讐誠謂一
之已甚 銜君之命且宜兩不相傷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四

政術部二十三 功勳總載 讓功 伐功 銘功 詐功 賜命 賞賜

功勳總載一

原鑄器 鏤石周禮司勳職鑄器銘勳鄭注云勳功也有功者鑄器以銘之蔡邕橋元鼎銘

曰鮮卑入塞河朔度劉虔遼將軍始安旌旂組鼓之任鮮卑斂跡現事三年侔逵表息弓不受龍馬不帶纓是

用鍾石武之勳文 定國 獻王說文以勞定國曰功獻功於王 保庸

嘉績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五曰保庸注安有功也書嘉乃丕績 書勞 旌伐

傳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廟且產君伐注後功也 制祿 報封周禮以膺制侍劇人

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於曲阜興功注以祿賞功則人勸也禮成王以報功 奏膺 尸

大穀梁云單不尸大功注尸主也奏膺功注奏為也膺大也 方嬀 明試書方嗚獅

攻蕃評

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明 帝念 予嘉書維帝念功予嘉乃勳 告成

稽緒書稽告漢厥功成功以為己力 在泮 貪天詩在泮獻功左傳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圖閣 藏廟漢志剖符作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主司勳 銘彝器周禮司勳上功主之時封上功臣

石絕丹書鐵契金匱宗廟也銘勳東都賦彝器 加于時 疑惟重書功疑惟重又加功于時

全關中 定天下史記漢五年定天下論功蕭何第一曰漢與楚相爭陽陵 若丘山蕭何山東

皇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高帝曰書半之功夫遠云若丘山亦何若丘與

著金石光武自以為不足書之孟之反殺西之廡云 功何若丘與

也立杜篤吳漢誄云著金石與日月不朽名丹書功著金石死而不朽 勒銘燕然 立柱林

邑其燃然山銘曰爍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

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兩漢益州記云馬文淵立銅柱於林邑以表功

范睢已極 曹參最多

諸葛亮云沛澤說范雎曰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君之功極矣又漢定天下論功封位次以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無 廢二勳

周禮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 不任三公 祖武文仲叔宣及曰苟守之先祀無廢二勳

事責三公故任功臣 銘於太常 藏於盟府

書注周禮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左傳載在盟府

不常見左傳下 紀於旌旗 鏤於金石

常書注見上 成績紀於太常 旌旗也

含爵策勳 列功覆過

下見 文子見左傳下

汗馬 之勞 橫草之功

漢高祖功臣論功 馬勞云 左傳 漢書何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 又揚雄傳言無橫草之功

論力 計功 載難書之竹帛

得列鼐 左傳 茂勳銘於

鼎鐘 蘭生收功於章臺 驃騎發跡於祁連

文揚 攻守部

效鍊刀之用 立毛髮之功 展犬馬之效 立方寸之績

並選文 周宣之代國人歌方叔之功列於周雅 漢武

之朝詞臣美充國之績興於漢頌 增丕績 膺

嘉績注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藏鐵契 被金甲 上

上日參主甲高祖陳武熙帝四年秦王世充為甲士萬人前後部鼓吹三

偽主及陳隋鐵馬萬餘騎甲士十三萬人實建德凱旋親俘黃

顧帝大從行神器蕭珅獻於太廟 破實建德 擊王世充

冊府元龜於日段志元從太宗討王世充以實建德大破之

呂突通尉遲敬德皆從武德以王世充賊陳大破之

又曰射又從敬德討劉黑闥於洛陽從太宗破王世充

王世充破賊陣巳又從功抗軌 俱預 擘昶為首

大破陣有戰功 從討劉黑闥中以秦王府左一統軍從太宗

康朗賊累大獲功軍從太宗平薛舉抗與居第一又從征

抗馬左武侯大將冊勳太廟者九人舉與從第一軌俱預

王世充又東都平冊府元龜曰府兵元入擊

焉朝廷榮之孟楷又曰李起興男初爲防小比之
揮使黃巢將孟楷擒衆乃城野與兄學攻之
以歸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恐懼悍新來當小
數一門之中叠加爵秩尚時紹鎮之內言
近世所未有 聖者吾言以功爲寇所改市不改則又五代禁止制作大類亦
事者皆恕以功爲所以年又曰不改功殺之
他人不足當 曰李近世父所未有京師又曰五代茶之
之奇所未入有京師又曰 大利伯蔡兵之功
吏皆賜公鑾叶贊有之功他臣人太不足當也曰叶
贊之功惟張公有之功他臣人不足當也

功勳總載二

原懋賞 書功懋懋賞 厚賞 又有功多厚賞 增 功宗 又曰記今王宗功
以功作冊元記惟命功以口冊汝 又曰今功王宗
受命以篤不丕視惟功命
詔禄食以能詔事既以久奠食禄乃以庸
食禄又也能賢者事云爵以庸
原 以功詔禄 周禮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注云德謂賢者賢者既成乃爵之以庸
制禄 大司徒職云制禄則以民功賞功爵以庸
攷宗廟制注云司勳云賞地

王功曰勳

若輔成王周公也業
國功曰功 若伊尹保全國家也
民功曰庸 若后稷也於民有功也
事功曰勞 若禹以勞定國也
治功曰力 若咎繇制法也
戰功曰多 韓信克敵出奇也
五曰議功之辟 周禮八辟其一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功勳也
七曰議勤之辟 若以議其罪也皆有功勞
祭於大烝 周禮司勳職云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云鄭司農云則祭其先王以功告神于烝也
增 申伯之功 詩云申伯之功召伯是營
名皆 禮名皆與 禮南邦是執其功
程功績事 記禮
成績 尚書云王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子孫不忘 左傳云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
原 士伯之功 左傳晉荀林父子敗於邲晉侯欲殺之士伯諫以林父之功止之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注云士伯云伯
孫趙之勳 成季之勳 銘於景鐘 國語

孝恭以獨有方面功自見 或異或從 尸天之功 又云劉非有裴寂贊之觀
安故能高祖受命或從戡亂尸天之功見於十三年貞觀又云
世當其管或翼或從尸天之功見於
道總其相郡和以杜歸明年正月
皋交其相郡和以杜歸明年正月辛亥王詔其功利社稷失
獻於社稷 桑陰
不從 孔帖云劉黑闥恭之大功未立太宗以不從賊不德之功來
又云李靖帖云雖叛俗心所付之桑陰不日大立
西定吐谷渾帝命將進高儀名未復亦有意曰 乎云南北破突厥或得天以
致尺寸不素且疲衰易人名未復亦有意
得效尺寸
凌煙勳臣 呂溫凌煙勳臣贊曰受命成功臣二十四人
下詔不素兼有疾恤且雖哀矣
運乾坤之端鑄陶甄之器言則唐之功則禹之稷公劉之功大長之故
周公之匡輔之明矣則房杜之揚漢之制作之何謂功
子房之決策英衛之奇則吳漢之朴忠賈復之勇
皆懷珠之材其體殊大異不始文爲經武爲緯之智
作忠斯盡其材也大不制其一也不退爲者全來者達
請曆日一卷 冊府元龜曰劉仁軌爲帶方州刺史請曆日一卷將發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是校冊司

晉以厚晉尉其宗使文子佐
來圖功報其以復其身退於師之
其景鍾銘 令狐文子佐晉師以退秦師克
於景鐘銘 晉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晉尉其宗使令狐退於
禄勳合親 傳
名掛史 隨何之功 史記云隨何之功曰上謂何曰不能陛下何
上置酒不能隨何上謂何曰何
天下定彭城王未置酒能隨何功何曰何使陛下攻
彭城楚王上意是子何之功也陛下謂何爲腐儒
也上如曰陛下意是子之功以何爲腐儒
帶礪之
暨前詳 增 圖畫麒麟閣 漢書云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之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人傳於麒麟閣不注其名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
原 方面之勳 賈復字君文少立方面之勳書從征
後漢書云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後又有王常李通寶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增 圖畫雲臺
獨有方面功 孔帖云河間王孝恭下帖太宗自討身定始特隋亂已專無天推者
獨有方面功 孔帖云太宗自討定

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降問其故答曰以撫卿平定海頒示國家江湖使夷人俗尊奉焉至果以傳功顯就

松州録其勞 又云孫仁憲爲松州都督開元四年大破吐蕃於城下帝特命御史就松州録其勞降書慰勞仁憲及將吏

百僚稱賀 又云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收兩京甲辰捷書至行在百僚稱賀

上不疑 孔帖云郭子儀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

巡扼其東 孔帖云李翰傳張巡功狀表上之曰今陝郡一戰大羊駿北王師扼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衆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

功流社稷 孔帖云李陵以身扞一功法

社稷

功績光明 合爵事難云史大奈審前將一其志乎有爾望用能功績光明刃人于倘信

爲國梁楹 孔帖云韋張賀曰是定本决生震國田敬問太有以與人及投說號爲國梁

盤光書一時

持危啟運 又云孔緯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啟運保乂功臣

用

沙陀戰 又云范希朝在朔方時招其別部沙陀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破寇所至有功下

故衛部

正法紀功 又云鄭備上疏以爲正法紀功則戎行可勸

受尺一之詔 盤丈八之矛 李贊皇一品集賜石雄詔云受尺一之詔盤丈八之矛果然蕩寇眷言豪績深注於懷

獻賊首於行廟 冊府元龜云僖宗中和四年徐州時溥進表行在獻黄巢首級帝載戰首於行朝受百僚賀

佐命第一 五代史郭崇韜傳云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崇韜素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

功勳總載三

增 詩明魏觀大將軍徐丞相平定中原振旅還朝上御龍江亭命儒臣賦詩應制曰白旄黃鉞兩京平甘雨和風四海清師出萬全非用武將資三傑在推誠蒼龍挾雨迎車騎彩鳳穿雲送旆旌獻頌偶蒙天一笑行看作

樂著功成

讓功一

原 勿伐 無施 老子曰果而不矜果而勿伐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莫與爭

不自伐 書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不自伐故有功

馬不進 牛不受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夫子漢之

魯連推 田疇讓 魯仲連推功而去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取之是爲貴連不忍爲也魏田疇字子泰從太祖北征爲鄉導出盧龍去柳城二百里虜驚大斬獲封爲亭侯疇讓至數四有司劾疇狷據宜免官公卿議以文子辭祿包胥逃賞傳載其美原思辭粟仲尼不與之子路拒季孫

謂之正義皦然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褒其節乃拜議郎

不敢先入 每獨屏居 傳曰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故衛部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喜後漢馮異字公孫爲將進止皆有所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居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有勳不廢 宜膺裂地之榮 無功受名

實懼貪天之罪

讓功二

原 介推不言祿

增 燮何力 書何功 左傳齊師敗績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原 陳平辭賞 平封戶牖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乃賞無知

增 諸校力戰 漢書衛青傳云上封青三子爲侯青固辭謝曰臣幸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原 勸推不肯 趙充國振旅還所善浩星賜迎

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宜推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位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老臣不明言誰為陛下言之者卒以實對

不言自知 賈復字君文未嘗言功帝輒曰君文之功吾自知之

〔增〕未有先登陷陣功 東觀漢記云帝欲封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原〕太祖悅之 魏任城王彰破烏桓太子謂曰卿有功見上勿自伐歸功諸將太祖果悅之

〔增〕歸功參佐 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

〔原〕識者尚之 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勢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吳三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識者尚之

〔增〕歸功於下 孔帖云王世充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人爭為效由是功最多

未嘗言功 又云姚晃性簡退未嘗言功

讓功於晟 唐書李元諒傳云詔從李晟收京師次滻西元諒先奮擊賊敗之進屯苑東晟使掘垣以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

將士效力 宋史云岳武穆好賢禮士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勠力飛何功之有

伐功一

〔原〕自伐不行 自伐者無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夫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不自尚 焉足驕 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漢伐南越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功後東越反欲復使為其伐前功上以書責之曰將軍之功焉足以驕人

銘滅邢 矜平蜀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予掖殺國子莫予敢止注惡其不知恥滅同姓而銘以殺伐功也鄧艾字士載平蜀多功深自矜伐有識者笑之

伏弢嘔血 拔劍擊柱 晉鄭戰於鐵既戰趙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吾上也漢高初未有法度諸將會坐論功相向背而坐爭功或拔劍擊柱上患之

郤至驟稱 王尊大言 傳郤至驟稱其伐單子曰郤氏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王尊為京尹行縣上奏曰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和平之氣通云云御史大夫奏尊大言倨慢坐免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小人伐其伎以馮君子

〔增〕攻城 啟關 白帖曰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荊請謝資治通鑑曰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比

尉遲恭以功自負 高崇文恃功而侈 孔帖曰尉遲恭訐直頗以功自負又曰高崇文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

伐功二

〔原〕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能 商書

〔增〕救主於車 左傳鐵之戰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羞與絳灌等 史記云天子赦韓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為子求官 白帖云桑弘羊自以為國興筦榷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

〔原〕駐敵之功 吳全琮與魏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將乘勝陷五營顧承與張休奮擊遂駐魏師琮子緒端因敵功郤退後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承休為雜號將軍緒端為偏裨而已

平吳之功 晉書初詔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先受孫皓降范通曰卿功美矣旋師之日角巾東第口不言平吳功有問者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關生下豪顧王渾能無內愧乎濬曰始懼鄧艾事不得不言吾之褊也

〔增〕拳毆道宗 冊府元龜曰尉遲敬德貞觀中為右武候大將軍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諭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懌而罷

恥爲房李下 孔帖云江夏郡王道宗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大言且爲戎首帝問所以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爲房李下官尚書嘗鬱鬱不平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章滿

吾有平蜀功 五代史云康延孝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任於郭崇韜有軍事獨與璋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部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銘功一

【原】鑄鐘　刻石 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注云銘銘天子德也下寄竝大夫故皆人借晉力也車騎將軍竇憲擊匈奴有功登燕然山刻石紀功命固作文大咸部

君牙紀　司勳銘 書周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注太常王之旌旗有功者書焉以表顯之也下周禮詳功勳

銘之金石　勒於鼎鐘 取其不朽　彝器·景鐘

紀不朽之績　垂無窮之文　勒燕然之石　雖表有功

鑄林鐘之銘　終爲非禮　宋稱恭儉　著考父之銘

衛美勳勞　勒孔悝之鼎

【增】畫像　圖形 孔帖上李勣永徽四年冊拜司空太宗時勣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曰郭子儀圖形凌煙閣

博辯　贍縟 韓愈表曰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迹必有奇能博辯之士應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然後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孔帖曰權德輿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八九

平高昌　擊姚嶲 孔帖曰侯君集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冊府元龜曰唐九徵爲姚嶲道討擊使中宗神龍三年擊姚州叛蠻敗之俘虜三千餘級還樹碑以紀功焉

駐蹕

安市　揭碑　盧龍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九年帝親征高麗攻安市城高麗別將高延壽等帥兵十五萬拒王師大總管李世勣奮擊帝自高峯引軍臨之殺獲不可勝數延壽等降因名所幸爲駐蹕山刻石紀功焉孔帖曰張仲武請以本軍擊回鶻名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統兵三萬破之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表請立石以紀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銘功二

【增】齊岣嶁 蘇軾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原】銘鼎 傳宋考父三命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

勒鼎 孔氏四代有功於衛至孔悝又有功莊公美之勒鼎以旌之也

【增】良金寫狀 越語云吳王使王孫雄行成於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乘輕舟浮五湖莫知所之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蠡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政衍說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原】揚其祖美 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注自名謂稱揚先祖之德而著己名於其下

酌之祭器 又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於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稱不著也此三者君子所恥也注酌之於祭器謂斟酌其美著之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明示後世所以教後世爲法也美所爲謂美此人爲此名也

【增】象拔箭狀 冊府元龜曰丘行恭爲光祿大夫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及御馬行恭乃回騎射之發無不中行恭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挽長刀巨躍

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始終著名孔帖云秦瓊貞觀十二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等并瓊共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凡七人徵士廉靖志元弘基世南瓊皆終始著名者也銘鐵券又云劉幾求拜侍中璽詔特免十死銘著鐵券以傳其功後郎宇廟見贊明厥忠又云張巡章聖皇帝東追過其廟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賜二銘册府元龜曰馬燧德宗時與渾瑊同討李懷光懷光平乃下詔褒美遣光祿大夫是役屯帝賜璉宸來台瀆二銘帝製紀功碑孔帖云韋皐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刻石水濱册府元龜曰李傑爲河南尹先是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帝親製贊孔帖云陸贄闕上帝詩之丹圖形禁中親製贊銘在鐘鼎册府元龜云文宗大和元年勳故太尉中書令李晟勳業鐘鼎其神道碑宜令所司建立功德被八

州唐書韋丹云宣宗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乃詔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旌功爲額又云皇祐三年詔故魏國公曹利用智略沉雄獻爲敘齊忠謀亮節堊在冊書特立碑以旌功爲銘瀚海爲鐘憲章疏號云永樂八年二月上親征本雅失里車駕發北京夏四月中駕次參明山製銘刻石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銘功三

增 碑 唐韓愈平淮西碑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爾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

攻所部

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我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
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詐功

原 差六級 漢書魏尚為雲中守斬首虜上功差六級下獄馮唐言之乃持節赦尚 趙序
詐增 後漢揚徐賊起中郎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 疑而豪 漢謁者竇林領
護羌校尉治狄道為諸羌所信而滇岸詣林降為下吏欺謬奏上滇岸為大豪承制封義侯明年滇吾復降奏
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其一種而豪疑非實以詰林林辭窘乃偽對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爾帝窮驗
免官 增虜獲 魏志文欽數有戰功增虜獲以邀賞 增首級 又詐增首級檻車收棄市
石鑒虛張 晉石鑒為康州虛張首級詔曰田頃以詐增虜自殺鑒歸田里 增 惟報

孫歆 王隱晉書杜預伐吳軍入樂鄉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
大笑 謬言破賊 孔帖云康承訓字敬辭南詔深入太平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營走斬首
五百南詔恐解而去承訓詭言大破賊告於朝宰臣皆賀加檢校右僕射 與巢首俱上 唐書
云黃巢計蹙謂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毋為他人利言不忍巢乃自刎言因斬之函首將詣師時溥而太原
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於行在 篡宗權以來 五代史云龐師古敗時溥於呂梁淮
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梁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於京
師表郭璠淮西留後 悉歸功於凝 孔帖云段凝莊宗與梁拒於河上梁以王彥章為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張漢傑用事凝依附趙巖等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
其功凝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

錫命一

原 周禮曰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 增 又曰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
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原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
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
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謂曰九錫 周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又曰晉康
侯用錫馬蕃庶 小雅曰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
之元袞及黼 毛詩序曰彤弓錫有功諸侯也 禮記
曰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又曰軍
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尚書曰禹錫元圭告

厥成功注禹治水畢先賜之圭璋以其成功也【原】【增】家語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冊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馬四匹九命錫弓矢專征伐【增】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原】又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卣器也秬黑黍也鬯香酒所以降神也【增】又曰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保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

糾余令命汝環茲師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勳敬之哉無廢朕命【原】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德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於譙輒表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帝冲幼桓溫威震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溫諷朝廷為九錫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溫疾篤以呈安視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於溫薨錫命遂寢

錫命二

【原】九命十錫周禮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祭器五命受則則法也出為子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為卿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地八命受牧牧一州也九命作伯謂長也諸侯方伯也　蜀志諸葛亮有勳受九錫者亮曰若滅魏後十錫可受而況其九乎　命為二伯遲加九錫周禮大宗伯注　奄受北國撫征東夏上毛詩下見春秋傳　錫之山川分之采物上魯頌下見春秋傳　致于渠門賜之大路上詳國語下見前一　分以少皞封於夏墟左傳蔡衛爭長子魚曰昔先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又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左傳王謂籍談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周遷洛

邑方命晉文漢幸許昌始加魏武上詳前一魏書操使天子幸許昌始加九錫魏受禪追尊武帝　事既行於叔世禮難議於聖朝　【增】執玉合瑞國語曰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　左傳曰文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杜預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珪合瑞為信　無後必霸上詳執玉注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　金厄旃旌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左傳子魚曰昔武王克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聃季授土陶叔

從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一卣 四牡 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又曰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錫命三

原 命以天子禮樂 明堂位 得賜天子旌旗 且有後命
賜盧矢 敬敷王命以綏四國 左傳 策功以命 毛詩
諸侯獻功於是錫之 毛詩 賜冕旒 東觀漢記 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勸農務本嗇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

君軒轅之樂研其明哲官才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注刻殿基爲陛以登取安也 翼宣風化遠人華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注云朱戶赤色也天子之禮也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紀莫不殛誅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注鈇鉞皆斧也 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注以圭爲柄謂圭瓚 上漢獻帝加魏公九錫 以 紀綱江外民以安業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務力勸農倉庾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誠勇並著清除萬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化民以德敎民興行是用錫君軒轅之樂任其才能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盧弓顯直厝枉擧善必擧是用錫君虎賁之士 以上 魏文帝加孫權九錫 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晉惠帝加齊王 經用道德穆序人倫是用錫君大輅戎輅以虔受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軒轅之樂德音遠流懷義慕化是用錫君朱戶以居誠肅爲基恪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 以上袁宏擬桓溫九錫文 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式遏寇讐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官方任能羅網幽滯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宣美王化遠六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

用錫公彤弓盧弓明罰卹刑庶獄詳允是用錫公鈇鉞各一溫恭孝思致虔禋祀是用錫公秬鬯一卣 以上晉恭帝加劉裕九錫

增 備九錫 唐書義寧二年正月隋帝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三月隋帝進唐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等官立四廟

錫命四

原文 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自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宗廟之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民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

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於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敎卹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名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今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卹爾衆時

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藩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荆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

九錫其敬聽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續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於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宗祖之烈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元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寮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尅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而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泝流長驚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夷殄三光旋

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正方位納之軌度躅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於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祚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嗟焉今進授相國

原　表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

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征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襃誘諭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瞻曾邦者乃負圖之辰若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猶慚於斯禮也臣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爲累而勞不足銘雖

以丹素爲誠而功無可勒　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況呂梁不鑒而疊重元珪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脩而慚形覩往德而狃慮也

賞賜一

原　初學記曰說文曰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見鄭元禮記注）惠也（說見何休公羊注）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又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春秋傳曰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卹人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

知其勸賞也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珪瓚然後鬯　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卽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賞賜之義　增　白虎通曰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　合璧事類曰天有雨露生育萬物聖人體之則有慶賞之賜焉是理也見於虞則五服五章而爲命德之天見於周則於馭羣臣之幸而爲詔王之柄古人之意蓋以慶賞不體於天則不得謂之公恩賞不本於天子則不得謂之出於一

賞賜二

增玉海曰叔孫通起朝儀賜金五百斤　又曰夏侯勝拜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漢書曰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　玉海曰疏廣為太子太傅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桓榮為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手捧帝曰真儒生也　又曰魏文帝以楊彪為太尉彪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魏書高允傳曰太和二年告歸明年賜蜀牛一頭　又曰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太宗降薛仁杲帝聞而大悅因置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　唐書曰秦王為皇太子授尉遲敬德左衛率賜絹萬匹又舉齊府金幣什物賜焉　孔帖曰裴寂武德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　冊府元龜曰陸德明武德中為太學博士高祖幸國子學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蠭起三人皆為之屈高祖曰德明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匹　又曰長孫無忌為司空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乃作威鳳賦以賜焉

又曰李綱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腳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禁中問以政道　孔帖曰貞觀五年獵於驪山賜新豐高年帛　玉海曰中宗置脩文館學士凡天子享會游豫得從春幸梨園賜細柳圈夏宴蒲陶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　唐書曰李元紘開元初戶部侍郎條正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　冊府元龜曰韋處厚路隋並為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三年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二事　又曰李載義為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文宗太和三年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之示殊恩也　唐書曰牛僧孺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辭日賜觚散鎗勺等金銀古器令中使諭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即位命節度使王晏球與護駕親軍都指揮使張虔釗攻定州帝令中使押御馬二匹賜晏球虔釗　又曰周世宗顯德三年上於金祥殿賜陳州節度使向訓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馬賞西征之功也　翰苑新書曰李彝興夏州人太祖方事征討彝興貢馬二百匹太祖命玉工治帶名其使問

彝輿腰圍大小遂遣使以帶賜之　玉海曰建隆元年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　翰苑新書曰太宗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詔名山藏之或丘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亦賜之　山堂考索曰端拱二年親試進士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上作脩身箴賜之勉以脩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　玉海曰祥符二年内出太宗鏤文紅管筆分賜王旦等人一雙　長編曰眞宗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陳彭年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等曾賜歌詩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愼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　山堂考索曰寶元二年十一月遣内侍就輔臣第賜御飛白書各一軸　事畧曰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簡拔寒畯號爲無私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坐與語曰教子如此今之孟母也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玉海曰治平三年名學士王珪至蕊珠殿特詔中書除端明殿學士賜盤龍金盤曰知卿忠純有守故有此賜　翰苑新書曰紹興四年遣劉大中等使宣諭諸道以詔書御寶賜手曆　山堂考索曰紹興五年九月賜趙鼎御書尚書　玉海曰紹興十三年立春節學士院

始進帖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　名臣言行錄曰范成大孝宗朝名起知福州旣出闕賜藥物甚厚又賜御書蘇軾詩二首　翰苑新書曰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又書明良慶會閣字賜史官

賞賜三

千鍾　萬畝　家語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益親也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鄭歌者二人賜之田萬畝

金鉤　玉玦　東觀漢記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謝承後漢書曰馮魴爲侍中頻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爲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駮犀玉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

紫綬　青裘　上見玉玦注　葛洪西京雜記成帝好爲蹴踘羣臣以蹴踘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以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累千　鉅萬　漢書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武帝於是名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魏志曰明帝常夢見太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鉅萬

甘田　蘇宅　史記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言之於始皇使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漢書曰蘇武初從匈奴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寖遠孤心慘愴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曹植表冊詔曰皇帝問雍丘王先帝昔常非漢世諸帝積財衣被使敗於丘隴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將今以三十種賜王

雙璧　千金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曰虞卿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邪

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 **明德** **計功**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玉**
壺 **金筒** 上詳金鉤注張衡綬笥銘序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綬金笥為作銘曰懿矣茲笥
爰藏寶神金纓組履文章自信 **金刀** **珠劒** 謝承後漢書曰武陵五谿蠻夷作難詔遣車騎
將軍馮緄南征緄表應奉金錯刀一具 沈約宋書曰太宗為徐州刺史昭太后賜以火珠鹿盧劒 **府**
賦 **國典** 周禮大府以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傳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 **雙**
琥 **千金** 昔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於君命
魏志太祖其有勳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不及** **無章** 史記晉文公賞臣壺
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公曰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以此上賞輔我以行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次賞
若以力事我三賞之後而及子晉人聞之大悅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勤能** **受賜** 善則
攻府部從

賞之以勸能者民到於今受其賜 **見施** **拜貺** 見施賞之旋為貺賜也 **慶賞**
寵錫 慶賞刑威曰君 **與邑** **賜馬** 記曰柳莊死公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與
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 虢公晉侯朝王王皆賜馬三匹非禮也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受北**
國 **啟南陽** 毛詩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元注韓侯入覲宣王使復其先祖之舊職錫以追貊
受北方之國也 左傳曰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馭其幸**
示不欺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三曰予以馭其幸注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
史記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立木於市南門募人徙至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與五十金以示其
不欺也 **旌有勳** **賞善謀** 傳夫有勳者旌之以車服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郛
意茲乘軒實其善謀 **匪頒之式** **報功之典** 以九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頒之式式
謂財用之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羣臣夫德不旌則勸善之道缺矣勸不賞則報功之典廢矣

大賚四海 **善賞一人** 書大賚四海注賚賜也 文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故聖人
賞一人而天下趨之是以至賞不費也 **大利小利** **上賞次賞** 禮記曰事君大
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謂立事者也利祿賞也下詳上不及注 **射覆賜帛**
降胡賜縑 東方朔射覆中之賜帛也後漢賜降胡總祿章誤以十為千 **臣節貴忠**
國章懋賞 **賜表主恩** **拜明臣禮** **不酬奉上之**
勤 **何勤將來之善** **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 **奸邪**
不誅為惡肆其凶 **授彤弓於晉文嘉乃丕績** **錫元**
圭於夏禹告厥成功 增 **絺綵** **香藥** 冊府元龜曰武德三年太宗平
并州悉復故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羣臣極歡遂入御府賜繒綵 又曰羅周翰紹威子也為魏博節度使太
祖乾化二年帝北巡至昌樂縣周翰來見於行宮及辭歸路以良馬玉帶及香藥賜而遣之 **鐙被**
政可詔

布衫 冊府元龜曰高宗顯慶二年幸雒陽宮宴從行文武官詔百歲已上各賜帽被一具袍一領綿
綢十段粟二十石 又曰晉少帝天福八年幸南莊宣隨駕臣僚射於後園賜酒食衫帛有差沿路農人各賜
布衫袴并鞋襪子共賜錢一十貫文 **司裘** **藏袴** 周禮曰天官司裘季冬獻功裘以待頒賜
注功裘人功微麤 資治通鑑曰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待有功者賜之 **金刀** **玉斧**
孔帖曰徐齊聃字將道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鏤刀 冊府元龜曰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晉高祖天
福五年入覲進封韓王高祖御明德樓餞送赴鎮賜玉斧蜀馬 **蒲陶** **牡丹** 唐書曰陳叔達
賜食得蒲陶不舉歸奉母因賜之 合璧事類曰仁宗天聖中還向除翰林學士嘗夜召對上令內侍執御前
巨燭送歸院他日曲宴出牡丹千葉者賜宰臣上朝過與學士錢惟演亦皆賜之 **赤管** **紫**
帉 玉海曰漢制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枚 唐書蕭嵩傳曰荊州進黃柑帝以
紫帉包賜之 **唐詩** **周易** 山堂肆考曰哲宗元祐時以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等各一首

又曰寧宗嘉泰初御書尚書說命毛詩天保周易泰卦唐七德舞以賜臣下

閱音義 **讀實錄**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六年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匹 又曰岑羲睿宗時遣侍中賜物三百匹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錄以羲有功故有此命

獨見公 **常念卿**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四年賜房元齡黃銀帶謂元齡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泫然下泣以黃銀辟惡恐為鬼神所畏令取金帶遣元齡送於靈所 又曰貞元十一年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為左領軍大將軍李愬為右威衛大將軍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名見於延英殿帝曰朕雖在此常念卿等追憶舊勳何日忘之各賜衣一襲帛三十匹

知勁草 **況洪源** 冊府元龜曰蕭瑀武德初為內史令後拜特進參預政事嘗因賜宴太宗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又曰戴至德為戶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為中書侍郎李敬元為吏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八月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泛洪源俟舟楫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

撰政要 **刊經籍** 冊府元龜曰魏徵為祕書監撰羣書政要太宗賢之稱善賜帛二百匹 又曰顏師古為中書侍郎受詔刊正經籍太宗善之賜帛五十匹

陳孝經 **講禮記** 冊府元龜曰趙弘智為陳王師永徽二年高宗命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帝謂弘智宜罄陳此經要道以補不逮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微臣頑愚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匹名馬一匹 又曰褚無量為國子司業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幸國學觀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博而且辨觀者歎服既畢賜以章服并絲絹百端

解醒具 **親征圖** 孔帖曰李嗣業入朝於元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錢十萬名解醒具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顯德四年賜宰臣李穀親征圖一面其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之所撰也先是帝征淮揚穀上章陳親征之利者三

麟角筆 **龍腦帶** 玉海曰麟角筆管武帝以賜張華 冊府元龜曰梁太祖開平元年帝以馬絡威近年以來貢輸極頃倍於諸道賜以南越所貢珍珠枕龍腦帶

白羽扇 **紅管筆** 玉海曰開元二十四

年盛夏賜宰相白羽扇張九齡作賦曰藹藹白羽穆如微風激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司馬光進通鑑表曰先帝一賜御府筆墨光有囊賜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

墨百挺 **冰十匣** 玉海曰雍熙三年錢俶進草書繪圖二墨詔獎諭賜玉硯一金匣副之龍鳳墨百挺紅綠筆百管盈丈紙百軸 又曰景德四年賜編修君臣事迹官冰十匣以暑盛特賜之

子儀傳 **嚴武詩** 山堂肆考曰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又曰理宗端平中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字賜魏了翁

世勣陛馬 **仁貴射甲** 冊府元龜曰李世勣為司空常侍從墨馬帝親問以所乘馬賜之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試之仁貴射五重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乘馬錫韓 **輅服賜晉** 詩韓奕篇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左傳曰王賜晉侯大輅之服

加寵勳舊 **特賜賢勞** 翰苑新書宋高宗朝上曰宜加寵劉光世功臣服未嘗忘聞其病中無聊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乘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日上要賜數黃賢勞耳 名臣言行錄曰范成大孝宗朝帥江東趣行宮留守陛辭特設几開宴酒二行命內侍捧槧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御書畢公拜賜上勞公曰卿南至桂廣北使幽燕西入巴蜀東萬勤身可謂賢勞

顯忠尚德 **貴老優賢** 宋史弼傳曰元祐間詔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 又曰元祐二年詔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凡有拜禮並宜特免翰林蘇軾奏彥博公著免拜指揮自是朝廷貴老優賢無可議者

注後漢書 **進廣孝經** 冊府元龜曰張大安為太子左庶子初皇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大安及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元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百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又曰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秘書郎初賜綠衣牙笏

不以為嫌 **故有此賜** 玉海曰開寶元年董遵誨為通遠軍使遵誨嘗遣外弟劉綜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上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為嫌也 見前二王海下

御製寵太尉 **親札賜丞相** 冊府元龜曰李

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出統河南諸軍又收復懷州以功進爵臨淮郡王俄拜太尉內殿賞送御製詩以
寵之又曰宋璟開元中為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敕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
百僚元宗賦詩褒送親札賜之 侍玉皇 賜金器 漢苑曰李昉文正公太宗遇之甚厚
年老罷相每賜宴以先赴座嘗獻詩曰微臣自喜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翰苑新書曰蘇易簡在翰林太
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太宗大悅以御所金器賞賜之

賞賜四

原 作樂命夔 舜命夔作樂以賞諸侯 賞延于世 世謂也 分寶玉
周書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伯叔同姓之國也庸用也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周禮注言合於善有以賜之 受服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再命受服 掌賞地 周禮司勳
掌賞地以等其功等差也 頒賞地 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凡賞田王食其一而臣食其二 加

田無征 以加田無征征稅也謂賞賜之又重賜之若此田時無干稅也 不及車馬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命受車馬車馬所以尊者備矣 禮無不答 禮記曰臣下竭力盡
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曰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 賞無不當 月令慶賜
遂行無有不當 不賞而勸 禮 競勸於賞 賞樂 禮記曰天子之為樂
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酒肉不再拜 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受而已不重拜於室輕也
報功慶賞 禮 何以勸善 無以勸能 賞恭罰否
賜許男駿馬十六 賜黃金之罍二九銀鳥一隻貝
帶五十珠七百襄 穆天子傳 信賞 管子閒必得之門信賞也 賞懼
及淫 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賞僭則懼及淫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有勳者奉 夫有
勳者奉之以土田奉賜也 撫以彝器 傳夫有勳者撫之以彝器注撫授也 賞不失

勞 傳 賜有金石 禮大夫有功賜樂故傳云絳於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天賜
示賞 賞之曰賜公室示賞也出賞物也 時須 以時須賜之 賜玉五瑴 春秋
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 賜以甘果 吳越春秋 賜錢百萬起師侍
之思 賜叔孫衣 漢書秦二世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 賜金具在 漢王
讓陳平曰先生事魏不忠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用臣說故去云云臣計畫可採
願用之若不可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深謝之 賜張武錢 漢張武為郎中
令受金錢覺之文帝更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不下吏也 周勃身入北軍賜金
五十斤 賜珠三升 黃霸治政有異賜金百斤 漢書
伏日賜肉 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朔拔劍割肉去詔令自責 延年老乞賜
骸骨賜安車駟馬 賜靈壽杖 漢書 賜劍具在 史衛綰上賜之
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劍常盛未嘗服也 賜爵一
級百戶牛酒 八十以上賜米肉 九十已上賜帛絮
賜孝悌帛 賜鰥寡絮 並漢書 賜延年杖 續漢書 賜
食於家 漢書 賜龍州 漢書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 東觀
雋不疑遷京兆尹賜錢百萬 漢書 上器其能賜以秘書
之副 漢書云 賜璽金劍 漢書 給錢五萬 揚雄答劉歆書 賜所
乘驛馬 後漢世祖以所乘大驪馬賜李忠也 賜竽瑟箜篌 班彪上事 馬援
振旅京師賜車一乘 東觀 賜公主錢 後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
許而賜錢百萬 賜千斛穀 後漢章帝下詔寵褒毛義賜穀千斛 著劍名 韓棱字伯
師與郅壽陳寵皆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泉郅壽蜀漢文

陳寵濟南稚成也 韓棱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後漢本傳棱數月不休 賜來歙妻縑千匹 致宛馬一匹並東觀 賜以素矢東觀 皇甫 班賜羣臣謝弼忠傳 卓茂束身執節賜安車一乘東觀 卓茂自脩賜衣一襲漢書 杜林私見乃賜衣被後漢書 朱寵家貧賜以錦被謝承後漢書 馮緄平荊州賜錢百億謝承後漢書 段熲滅羌賜錢千萬 張酺為東郡守賜錢三十萬 黃香詣東觀賜淮南孟子 詔賜黃香几杖 馬嚴病并送方藥 王景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並東觀 陳東車馬桓榮字春卿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乎 賜及妻子 特賜御東觀 賜御府衣

續後漢書 賜衣自服冠幘 賜食於前 解左驂以賜 賜乘輿具劍 賜辟兵鉤 賜鹿盧王羽車一駟東觀 遺楊彪室韈一量魏志 賜桃枝魏武帝 賜樂比絳魏志太祖賜夏侯惇樂比之魏絳 賜十鈴眊魏武 賜穀千斛以親舊也魏志 賞為金穴郭況為大鴻臚賞賜金錢縑帛豐盛無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賜明光鎧曹植 賜遷越緦縠曹植表 賈逵奏左氏義賜布五百匹三輔決錄云 得生口魏略華歆字子魚公卿嘗共賜沒入生口歆得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孚之家國刑所書歆為君子云云 賜素屏風魏志太祖平柳城所獲器特以素屏風 憑凡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 詔賜御衣吳志 解所御袍賜之魏略 賜扇千張 銅鏡百枚魏志 夫賞賜者以悅

下使衆桓範世要論 御府供給桓階別傳 桓階長者齊衣三十襲桓階傳 特為張遼母起殿魏志 郭脩手刃蜀將賜銀千餅魏志 賜魯肅母帷帳吳志 南至賜餅杜預表 賜張華絹文士傳張華以平吳之計賜絹萬匹 賜驄馬一匹殷仲堪表 給山濤母米酒山濤表 賞不踰時傅咸陳事 給周處母醫藥 周處賜朝服一具王隱晉書 劉超病給四順湯劉超表 詔賜奇果華嶠 巫水不肯飲卞蘭苦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曰治病自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容蘭渴甚至於死 賜鶴綾袍四王遺事 黃白氣出張天子賜諸侯 黃白氣入心天子受賜 黃白氣入張天子賜□ 黃赤氣入張天子賜客已上並雜氣經

悉賜有功魏書 賜千田以明儉約魏書 賜二窖穀魏書曰袁渙字曜卿為郎中令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云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云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增賜御膳冊府元龜唐高祖時裴寂為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記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 賜錦袍唐書陸長源武德初為五原太守及征薛舉長逝不待命而至以功拜豐州總管賜以錦袍 賞緋紫 必兼魚袋唐書云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御筆一管玉海云德宗賜渾瑊御筆一管 解衣衣之又云陸贄在翰林帝親將至不解衣衣之 行列有序唐會要云德宗詔頒節度使宜以來賜衣文采不常非制也成度使宜以緞帶服其武 靖封內觀察使宜以厯衛儀也取其行列有序其牧人有威儀也 賜通天御帶韓愈平淮西碑云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 賚

獎優華孔帖云李德裕字文饒數多見於獎優華賜茶玉海云韓偓金鑾密記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則日賜成象殿茶作詩贈及第事文類聚宋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聞喜宴會作詩贈之景祐間因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笏頭帶東齋記事云毬路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文臣不得賜武臣得賜出於特恩爾賜輔臣春明退朝錄宋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罷尚服之張文節自中丞而參政姜侍郎自諫議右樞密並賜笏頭帶文行忠信山堂肆考云夏竦為平章事臺諫交章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竦奏論二字賜之諫得二序憂權既又賜文行忠信四字以勉之竦方釋然賜端石硯筆墨玉海云紹興六年賜張浚古端石硯筆墨

賞賜五

【原】詩 隋許善心奉和賜詩曰帝道屬升平天文穎觀象茲生荷化育博施多含養正始振皇風端居留春想夕

改衔 明

拜參近侍朝恩溢弘獎溫樹貴不言克艱庶無爽 唐太宗賜房元齡詩曰太液仙舟迴西園隱上才未曉征車度雞鳴關早開 又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 【增】明高啟謝賜衣詩曰臚呼遙捧賜拜服望蓬萊香帶爐煙下光迎扇月開奇文天女織新樣內家裁被澤徒深厚慚無奪錦才

【原】制 唐中宗賞張仁愿制曰朕聞將帥興功本期於邦國帝王懸賞用答於疇庸持節朔方道大總管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器宇端雅風神秀傑謀韜玉帳寄重金壇故得累司文武歷參邊鎮薊門作牧既無東顧之憂

才是紀兵方釋北乘之虞而乃躬先士卒負土築城橫卻月於天街劃長雲於地脈宜列河山之賞式崇帶礪之榮進封韓國公賜物三百段及衣裳一副

【原】勅 唐中宗賜成王千里衣物勅曰晝巡周衛夜警巖廊既曰爪牙實稱心腹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聲高沛獻德邁二南以磐石之宗班當執金之重寄察姦無對討猾若神固以成勳千廬勤宣五校近者衛仗之內輒有詐偽之人曾不斯須遽令擒獲能官之目久已馳芳稱職之名從茲著號可賜衣一副兼賜物一百段

【增】表 唐李嶠為納言姚璹等謝勅賜飛白書表曰跪承

嵌崛 邮

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五神之檢丸霄靈澤與垂露而同霑千載嘉祥與迴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耿乎若遊霧之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之上秋漢工踰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絕筋而不逮則知乃神乃聖包衆智而同歸多藝多才總羣方而兼善臣等才埒瓶筲任叨衡石慶方行而已及澤未溥而先加殊恩與骨肉等深縟禮共衣冠相絕今復親陪睿賞特流宸翰贏氏之魂遊天上未比趙昇聞生之名在月中詎方照遊昔者韓棱深博攀蒙於署劍田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史英草聖近縟於綵

牋合璧連珠俯光於掌握　令狐楚謝賜春衣并尺表
曰臣聞衣裳在笥與必有道刀尺爲器用惟其人臣魯
國小儒漢庭下士因緣霈澤汙染官牒顔嘗忍愧心不
容憂陛下仁發於中恩周於外矜臣以濕暑之患賜之
葛衣念臣無忖度之能降其寶尺輕新有楚膚狹不踰
被服而炎蒸坐銷秉持而長短立辨揆才量力將何補
於分寸運肘延頸實有塵於領袖

增 狀唐白居易謝恩賜衣服狀曰臣自入禁司纔經旬
月未申薄効累受殊私況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
御府旣鮮華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

賜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慚貌非
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　李商隱爲滎陽公謝
賜冬衣狀曰司服須衣賚臣傳詔綾裁飛鵲絮裛仙蠶
白分椒壁之光紫奪蘭芽之色已均下將仍逮連營被
服有輝負戴無力謹當上宣殊渥下拊多寒均大裙於
瑯邪變無襦於蜀郡

增 碑元虞集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序曰公諱賡官一
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㐂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
不懈怡愉順其顔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
道大臣賜宴其家朝臣咸集日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
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
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

增 行狀明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濂行狀曰上嘗與
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强之至三觴面
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
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燎湯於鼎以
甘露投之半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
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五

政術部二十四 勸賞 賞戰功 賞諫臣 賞政績 賞舉賢 賞私戎 賞死事
附世祿 賞賜 借賞 不兼利 侍祿

勸賞一

原 賜魏絳歌鐘 給周瑜鼓吹 左氏 江表傳 賜車蓋以

勸有德 賜牀帳以顯節義 漢書 史記 增 獻納

儉素 以謝所元起以貞觀十一年三月謂侍臣曰皇孫以誕育實五品 上東宮帝極欲之款與所司自觀之後從我平 天下勸周公東房安元帝紀功為正陳認讓自敷之遠者惟盡心 於我而已其忠觀解佩乃賜其服二襲又曰賜高極宗寵 元年已辛於司空李勤第以賜其服二人 木懸全 史記曰商君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 募民有能徙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 輒予五十金 以明不欺

又曰以五十金示其不欺人也 又曰呂不韋以八相佩仲 父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聞 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游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客有說唐宗曰 中人以上 賞以為治 不可以 ... 疏忠 封事 賞者禮之基 賞罰明 則善人勸 盡節 輕死 孔子曰 賞之以 ... 士輕其死

物百段 絹百尺 元宗 ... 士曰 ... 其能一德 ... 於太倉而去 少府 ... 後唐李愚為中書侍郎 ... 中使宣問所居 ... 宰相傳何 ...

十三事一 麥千石 絹十匹 ... 郝城 ... 高祖 ... 守又曰開元五年 ... 之滿州

之薄 勸宜賜其父絹十匹 ... 特存社稷

勸賞
一

以成光龍 ... 又曰開元七年 ... 百王之政 ... 其為 ... 以成 ... 固守清儉 不營產業 ... 之職 ... 升 ... 事 ... 賜其家 ...

勸賞二

原 賞于國 易 賞必加功 書 崇德 武成 賞一人而千

萬人喜 太公金匱 無賞士不往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 軍無賞士不往 又曰賞者士之所 報功 大傳記 禮 先賞後罰 禮記 慶

賞賜予民之所好 誅罰殺戮民之所惡 韓非子 宋君 賜

之千金 管子 晉侯行賞 狐偃為首 史記 晉世家 ... 河北歸國 ... 行賞 ... 文公曰城濮之事 先軫之謀 ... 吾用之以勝 然此一時之說 偃言 ... 萬世之功 ... 何以先之 ... 乃 ... 一時之利 ... 萬世之功乎 ...

進賢受上賞 韓非子 ... 寇

賜舟人田 尸子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左傳 蔡聲子

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惡 左氏 賜汶陽田 左氏 賞一

人而天下勸 傳子 賞者貴信 韓非子云 秦治 ... 襄子賞功

高赫為首 韓子 賜雲夢田 宋玉小言賦 集 賞重則民移 呂氏春秋

勸賞
二

教我以善爲次賞　數舉吾過爲末賞呂覽　有功
必賞　士死赴厚賞新語　賜衣冠見淮南子　賜獨坐觸啟
期　賜高蓋車淮南先生　賜齊軒車吳志　增　勸功勸勇孔帖
云陳子昂八科六勸賞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　弘益思遠冊府元龜
云習元二十余兆迭行祀后主語裴光庭蕭嵩謝亮朕
躬弘益思遠不有優異何珠等英加階賜爵之外各與
一于官仍各　兼賜少物　又云貲少徵為冊部待郎聞
賜物三百匠元二十五年元宇圍聽政詞
東師四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諮曰者
業軼之地鳥龍來梁雖化原自逢亦歎卹使然日少
啟等一十少物以各賜一勸守上　表忠節　又云徐泗節度使張建封為
考仍兼賜七人將方今賞品中使齋所久執用以賜之貞
元三年入覲義之寒不移此以朕容乳熱故賜直
曰御卿忠節崇又　一級賞千萬　宇孔宗元彩宣
卿一以自建封
歆詩首營勳
史斗尔

柳西觀宗使時江生早悉物淹續不前派將于陽清某
易直城國青差獄其當數千零謹入獄策取之易直
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餘收實千萬之衆喜　賜裘帽云長編
反縛爲亂者百人易直賞悉之喜將軍紀衛惜式殷何衣崇太
祖將帥發京師二千萬軍征上將鉻衛　賜裘帽
將袞帽曰我知此尚寬西雲　賞以酬勞
處即賜衆帽中時賓亦人易收直實
以賜王全遺黃門驛拜賜感泣齊　合宴祖辟蘭臣類下云
立功當遷上素減武拜賜太祖時事
之通義也上下全其人喜古奏今
一區　其韻苑新書云嵩得以喜悲召賓可士
行名高廣風之聲喜悲日之賞言語書業處
世之第一可區詞云宣起後文彥博官號安經術談通有準高閑
俗賜之孫足以鼓舞　賜第
十升日拜卿相而人不勸
否則
鼓舞豪傑　天下合
國事類云蘇軾言
家當愛惜名器凡爲
賞戰功一
原　視功　昭福子孫不忘昭舊福也　凡賞無常輕重視功　秋臣千室　畢

萬百乘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注伯氏
伐士穀伯氏之功林父下舉
匹夫也七戰皆獲有伯馬百乘父於萬
于奚請曲
懸　皮初補太守　衛孫桓子與齊戰敗新築人仲叔于奚
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有功請襄陽太守以初雖劉弘爲荊州表皮初
功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是名郡
獻俘命爲侯伯　晉侯獻楚俘於
宜賞之可不　平羌更受勳賞　晉侯以楚俘獻於王
可授王命爲侯伯　宜晉侯
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又平羌
加將王命賞以有功司空受加賞
軍驗事前功奏後隨馬將計士宇先平羌西將更受勳
完駿不得加軍功爲引誅之也　令先興募人討不應梁州更賞
有勳而不廢　有
績而不載　調加書功於冊
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彝
器　弓奉旌賜斧鉞也　旌之以車服　明之以文章　戎輅之服文章旌
捷無虛月　賞不踰時　臣節在勞　國章懋賞
旗也衡部

不酬盡敵之功　何勸能軍之善　增　銀瓶　鐵券
冊府元龜曰元和十五年李光顏元功節度使李光顏奏請賜朝
以光顏破賊加龍冠賞十五及李光顏賜錦綵五百匹來賜名等
帝事衍衣一鑲殿宴將及賜綵自五百匹光顏以爲功等
五使舉聚馬光及及又自宗百顏宗位盤中
門至衛一章一匹氏又曰各郭之禮累功也
宗使刑拜一詠匹降使谷崇皆擊以賞莊其崇為稱莊
冀至王進封中衆氏安陽李崇帖黃男子生宇兼功位顯
郡公節度使侍中以郭子儀高黎紀孔曰賞之冊府元龜
金皿　銀帶　帷帳　米粟
全曰明水使長帶軍將王晏賜卹寶器黃金紫綬
顯後陳明宗賜天策上將軍三百匹以寶帶賜之冊府元龜
殿責恩陽明隱功將校有功者宜孔帖
殺書思隱遺陽功校彰彰入以朝陽甲第
關兵實明出以下數以百朝彰彰以帷帳字伯陽
炭兵賞坐賜帖陽入以朝彰陽甲第大帷義皆
毫雄傳節以度彰崇　金甲　寶帶
功運神武使軍陽田宅米彝張孔帖
徒計薛衆不得令　賜之以銀
日欵茲明征吐蕃以戰引多兵進會左賜
威衛大將軍賜合錦袍寶

帶他物繫彩

破吐蕃 下武強 冊府元龜曰開元九年郭知運進封太原郡公賜物三百匹錢三十萬銀四百兩白道芬進封清源縣公賜物二百匹錢二十萬銀二百兩杜賓客封建平縣開國男賜物二百段銀二百兩錢二十萬並賞破吐蕃之功也又曰元和十一年正月詔討鎮州王承宗乙亥易州奏破下武強縣二月以內康增絹四萬匹賞[illegible]士

輒引兵 先陷陣 上詳金甲

任冊府元龜曰乾化元年帝駐相州以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賞身先陷陣各賜帛

降世充 平公祏 唐書曰太宗敗竇建德於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獻俘於廟高祖賜袞冕金輅雙駢黃金六千斤前後鼓吹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冊府元龜曰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也平輔公祏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

太常備樂 有司

供餼 冊府元龜曰德宗興元元年副元帥李晟討朱泚既收復京城以露布聞帝覽之感泣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不爲朕也拜晟司徒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林園女樂八人晟入所賜里第帝令宰相

及諸將會送是日特賜京兆府供餼具鼓吹迎導集宴又令太常教坊備樂又曰詔靈州大都督渾瑊入所賜太寧里第特賜女樂五人及錦綵銀器等物仍令宰相節將會送有司備樂供餼

淮陽陷陣 江夏斬關 冊府元龜曰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從太宗擊宋金剛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又曰太宗親征高麗江夏王道宗請將百騎覘賊往還期一月遂秣馬東兵備歷險阻及還賊已引兵過長城斷其路道宗斬關出如期謁見太宗歎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扶珪綴組 縮衣節口 韓愈聖德詩曰扶珪綴組帛推其家衆寒其煗杜牧燕將錄曰今天子縮衣節口以賞戰士

懸香餌 令布疾雷 柳宗元文

賞戰功二

增 彤弓 詩序云彤弓天子賞有功諸侯也 **原** 門征 耏班敗狄宋以門賞之使食其征

命服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 軍

賞不踰月 死事 死王事者賞之 次賞 矢石之難汗馬之勞 厚賞 功多者

增 言賊虛實 孔帖云劉世讓授總管率兵拒薛舉與弟實皆沒於賊奉王方屯高墌世讓家遣實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

下迴洛城 冊府元龜曰黃君漢武德初為行軍總管後從太宗擊東都別下廻雒城及東都平賜黃金百兩雜綵千段

黃金瓶 唐書秦瓊傳云從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

賜御膳 冊府元龜云江夏王道宗為禮部尚書太宗討高麗爲前鋒大破賊兵太宗宗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為之針賜以御膳

賜宮女 又云長孫順德自起義兵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太宗踐祚特賜以宮女

金銀一篋 孔帖云尉遲敬德單雄信驍直趨王敬德大呼槊刺雄信墜乃翼王出賜金銀一篋

拔太原倉 又云竇宗從劉文靜擊屈突通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賜物五百段

平江南 李靖平江南賜物千段奴婢百人馬百匹

脫衣解馬 又云羅士信有所獲悉散麾下有功者脫

衣解馬賜之

十三人破賊萬 又云王君廓從擊東都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一百段

廷中乘馬 又云王君廓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

女樂一部 又云竇抗東都平賜女樂一部

賜宮人 又云李君羨從破宋金剛手[illegible]休加驃騎將軍賜宮人

賜上駟 冊府元龜曰梁建方爲右武候將軍貞觀二十二年擊松外蠻破之振旅而還太宗勞其勤[illegible]賜以上駟

賜宜君田 孔帖云元結祖仁基從太宗征遼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

不可勝紀 冊府元龜曰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紀

名馬錦綵 又云曲環天寶末爲果毅別將德宗嗣位吐番大寇劍南路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還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錦綵

宮錦十雙 冊府元龜曰張萬福代宗時爲和州刺史賊將康自觀擁兵而東萬福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揮私財 孔帖曰馬燧字洵美田悅反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

是殫私財賜度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

命珪相印 韓愈賀裴晉公詩云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別出器幣繒錢 合璧事類宋太祖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守王全斌授武寧軍節度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黜扶至是太祖謂曰朕以金陵未下嘗患平吳諸將恣行貪暴今江南既平遣御旋鼓又別出器幣繒錢數萬賜之

賜排陣使 翰苑新書云真宗親征澶淵幸北寨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對行宮各賜襲衣金帶鞍馬

解御帶 合璧事類云皇祐中孫沔爲將平儂智高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

賞諫臣一

原 **拘介不言 貪昧妄舉** 晉王光字處道還豫州下教曰能諫長史可否說百姓所患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碧曰上好下應今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而妄舉式從之

不匡其訓 能弼宜遵 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注臣不正君服墨刑能弼其違宜遵賞典

增 **魏徵諫 南仲疏** 冊府元龜曰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善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 又曰姚南仲爲右補闕大曆中將葬貞懿皇后代宗思寵所屬令繕陵寢過章敬寺後行宰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具疏非宜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階宣付史臣

大寶箴 迴文銘 冊府元龜曰張蘊古貞觀初自記室直中書省以太宗即位上大寶箴諷存規戒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爲 又曰周世宗顯德二年太子少保王仁裕進迴文金鏡銘上善之賜帛百匹

錦百段 金十斤 冊府元龜曰袁利貞爲太常博士永隆二年王公以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勑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帝從之改向麟德殿至會日帝使侍郎薛元超

謂利貞曰卿門承忠讜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賜無以獎勸賜百段錦綵 又曰蕭倣爲刑部尚書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倣奏許糾劾所繫沖本道覈實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旌直言

宜相告也 何處得來 冊府元龜曰元宗東巡謂璨曰卿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雜邑爲別駕時所有嘉謨宜相告也璨曰極言得失特賜綵帛 宋史歐陽脩傳曰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賢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承理立碑 守一築墳 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十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論吐突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大開悟遂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前又命軍中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言不知此爲損我異日又面賜紫衣金魚親爲撰擇良湯 又曰宋璟開元初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卒及將葬墳故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帝從之請璟等曰朕尋事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乃遣使齎綵練四百匹分賜之

更無反逆 顏有箴規 冊府元龜曰姚元崇爲夏官侍郎萬歲通天二年則天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鞫相牽咸自承服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者皆是自誣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使高品官送銀千兩賜之 又曰魏知古元宗時爲侍中先天元年獵於驪山之下知古上詩諫手詔曰爲所進繳謂賁十韻三復研精段增兵勤頗有箴規徽于不遠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如此鹽酒 報以藥石 王海白後鍔光浩論事賜御縹辭十獻太精戒墊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 孔帖曰高馮爲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報之

賞諫臣二

原 **威王三賞** 齊威王令下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上賞獻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而聞者受上賞

下實。

〔增〕由此重郅都 史記云郅都者楊人也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原〕張寔三賞 晉張寔字安遜下令國中曰有面刺孤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箱篚謗言於市者致以羊米

〔增〕無所諱 孔帖云孫伏伽武德初上言事帝大悅曰伏伽至誠慷慨義懷切指陳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明珠照乘豈比來言 冊府元龜云薛收為陝東道大行臺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府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讓所陳實悟心聽明珠照乘豈比來言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

不宜以東西為限 孔帖云帝嘉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宜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錢十萬

有臣如此朕何憂 孔帖云李大亮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德郎太宗改乎劉

穀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侔千金今賜胡瓶雖無千鎰乃朕所自御

朝夕瞻仰 政要云貞觀三年魏徵上書賜金甕一口十三年上疏論不克終十條太宗謂曰列為屏障朝夕瞻仰賜黃金十斤廄馬二匹

得公言社稷所賴 孔帖云蕭瑀字文遷內史令政柳過寵書無所隱上便宜身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鉄實之賜黃金巫

有回天之力 唐書太宗治洛陽殿張元素上書當務飴約萬賦飲以身先之向平東都陛下曾觀廣殿皆鄰貝之天下會然一口啟雍豈有初人修摩而後好隨賢哉令民力未及清日而役錢劍之關臣恐陛下之愚甚於賜帝問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聞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直言未忘 合璧事類云唐休璟授前泉祁公帝謂曰初欲召公計百以有北狄憂張日直言今未忘也封邑戶二百

減廢馬千匹 又云張文瓘龍朔中為東臺侍郎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征討四夷廄馬萬餘匹倉庫漸虛文瓘進言曰昔秦王漢武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百姓不堪其弊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新

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減廄馬千匹賜文瓘繒錦百段

諫捕鵓鴿 孔帖云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元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捕鵓鶻上疏諫手詔答曰言念忠慮深用嘉喜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賜酴醾酒 唐書李牟傳云江淮歲給民荐饑有御史還奏不為災辭曰方醞管陛下大臣奏執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帝請左右曰牟言骨鯁具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醾酒

何愛一官 孔帖云鍇書為拾遺屢有獻納帝曰暮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暮為右補闕

賜白玉帶 資治通鑑穆宗紀云初朝廷易置魏鎮帥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

地震上疏 又云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北京地震左補闕李詳上疏帝甚嘉之賜詳四品章服

論事無所避 治跡統類云慶曆中賜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蔡襄歐陽修五品服而諭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賞政績一

〔原〕汝南之帛 遼東之錢 漢書鳳凰集於新蔡詔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東觀漢記祭彤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賜世祖嘉其功賜錢百萬

〔增〕翰局公平 冊府元龜曰宇文節為禮部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匹又曰鄭王元懿高祖子總章中為絳州刺史元懿頗好學屢斷大獄甚有公平之譽高宗特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匹

三品五階 冊府元龜曰韋堅天寶元年為陝郡太守元水陸運使及江淮租庸轉運等使堅以漕運通於京師歲益鉅萬乃召木工於建東望春樓下穿潭以通舟楫既成而元宗親幸望春樓張樂宴羣臣堅素備山東船數百艘於潭側每船皆標榜曰某郡船船中悉貯本郡貨物連亘數里觀者如堵帝甚歡詔特加三品又曰崔灌為豐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風化大行流亡雖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代宗寶應二年優詔特加五階仍賜兩季俸祿

瑞錦銀章 孔帖曰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冊府元龜曰王延

雅爲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折强扶弱政甚有聲帝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衣**

一副絹百匹 冊府元龜曰魏知古元宗先天中罷相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精青光切遂能諸本革弊忘私徇公賦遠開之益用嘉數今賜衣一副聯以示懲又曰徐堅爲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元宗自定名爲初學記撰成以敕賜堅等絹百匹

興利 **除苛** 漢書曰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十斤遷河南太守 冊府元龜曰後唐孫岳天成初爲潁州刺史潁久不治賦斂煩碎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耆老親問疾苦除正賦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明宗加岳檢校太保獎能政也

開漕瀆 **移州城** 冊府元龜曰孟簡憲宗元和中爲常州刺史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觀察使舉其課最就賜金紫 又曰晉華溫其爲滑州刺史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号作畢使之紀功碑

太宗賜書 **元宗題贊**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又曰盧奐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元宗幸京師次陝城頃嘉其能政於其聽事題贊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予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與懷顧之于

賞政績二

【原】**厥有成績** **嘉乃丕績** 並書

【增】**封之萬家** 史記云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遷秩賜金 漢書云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賜秩中二千石 玉海云黃霸守潁川坐貶秩詔以八百石居官治如前賜秩中二千石

賜黃金二十斤 漢書云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

皆畏之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延年遣使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

【原】**賜關內侯** 漢王成爲膠東相治甚有譽宣帝褒之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二千石

賜三公服 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行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行部去襜帷以彰有德民見衆之

【增】**賜爵關內侯** 魏志云杜畿爲河東太守十六年治常爲天下最文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獨立使君 冊府元龜曰裴俠爲河北郡守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侯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爲獨立使君

政績可紀 又曰尉遲綱爲陝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

因來朝賜帛 又曰令狐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決府獄令行禁止稱爲良政高祖嘉之因其來朝賜帛三百段

賜口味 又云樊子蓋開皇中爲武威太守以善政聞車駕西巡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豈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賜之口味百餘斛

賜馬一匹 冊府元龜云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爲土門令勸以墾田歲因大熟時太宗居藩撫巡北境聞而嘉之賜馬一匹

有善政 又云王肖武德初爲醴泉縣令有善政賜帛五十段

賜金背鏡 唐書高季輔傳云爲侍郎善銓叙人物太宗賜金背鏡況其清鑒

以善政聞 又云徐王元禮高祖子貞觀十七年爲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銀綵

璽書勞問 又云營州都督河間王孝恭子也乾封中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

表清節 又云韋崇德爲葉縣令高宗咸亨二年幸許汝等州詔賜崇德絹百匹表清節也

治術爲諸使最 玉海云畢構字隆擇按察劍南睿宗嘉降璽書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

奏課爲天下第一 冊府元龜云盧從愿開元四年爲蔡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匹

賞巡察之功 又云信安

郡王禕與嗣魯王道一堅牛仙客等爲諸道採訪使銅元二十四年各王賜一子官賞其巡察之勞也賜

緋魚袋又云韋濟爲涇陽令德宗貞元二年詔曰游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古之循良何以遠此可給一枚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一百匹馬一匹

廢池珠生孔帖云馬植字存之爲安南都護州部廉池珠復生以政最還旨校左散騎常侍

表其政又云李從晦出爲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珏表其政賜金紫

上治狀又云盧璩爲盧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

郡中清靜玉海云杜延年爲北郡太守郡中清靜賜黃金二十斤

賞舉賢一

〔原〕錫有功 賞無知大戴禮古者諸侯貢士三適謂之有功加錫九錫漢封陳平爲戶牖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乃賞無知攻病郭

胥臣之舉郤缺 漢高之賞鄂

君晉襄公賞胥臣先茅之縣曰舉郤缺之功也羣臣爭功鄂君曰蕭何功第一曹參攻之帝曰蕭何雖有功待鄂千秋而後明封鄂千秋爲平安侯

急賢 懋賞 臣能進賢 君必懋賞 難廢先茅之典 請旌刈楚之功 蔽賢失德則必有刑 舉善援能如何無賞

賞舉賢二

〔增〕拜河東太守史記云秦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昭王以范雎爲相名王稽拜河東太守

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晉應詹疏云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郤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爲賞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

舉主之賞亦當非次杜氏通典云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每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所舉入必主事立功課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受

常何舉得其人冊府元龜云唐常何貞觀初爲中郎將馬周至京師舍於何家於時太宗正開上書之路周爲陳便宜二十餘事何奏之太宗怪而問焉答曰此非臣所發乃陳之家客馬周也召見與語悅之擢監察御史以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

臨終 薦賢又云劉林甫爲吏部侍郎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匹

賞和戎

〔原〕賜魏絳金石樂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始有金石之樂

封侯公平國君漢高使侯公說項羽乃約與漢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乃封侯公爲平國君言能平於邦國也

拜中大夫漢高使陸賈賜尉佗爲南越王佗魋結箕踞見賈賈說之曰天子憐百姓勞苦授君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佗乃蹶然謝賈留與飲數月卒拜攻郇郊

佗爲南越王稱臣奉漢約歸報帝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徵馮夫人漢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宣帝徵馮夫人問狀使夫人錦車持節

〔增〕進封郡王冊府元龜云唐襄武郡公琛高祖爲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還高祖大悅進封爲郡王

金奏之錫又云鄭元璹貞觀中使突厥說諭剎引軍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遣使邊庭停塹烽火不然和戎之功豈止鐘鎛金奏之錫故當非遠

賞死事

〔原〕養老 饗孤周禮養死政之老注謂死王事者之父母禮記春饗孤子注謂死王事者之子

死封疆 衛社稷禮記君子聽鼙則思死封疆之臣禮記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蹈白刃 衽金革蹈白刃而死金革死而不厭

斂加二等

服以三襚凡諸侯死于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衷斂注衷上公服齊侯令門得襚無存尸者以五家

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直蓋親指之注云三襚先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犀軒輕車直蓋高蓋也

賜子車服　養兒羽林　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色名顏涿聚之子晉賜之曰車服而朝無廢前勞隰之役汝父死焉注會死事者之子三日朝以禮之　羽林孤兒死王事者之子養於羽林教之五兵也

利祿必先　親戚爲後　子云利祿先死者後生者則民不肯先亡者則民可托注言不倫於死者則生者告之　讓祖令將士絕無後者爲求親戚爲後授土田給耕牛置師數爲立嗣也

死明臣節　賞表主恩　不酬繼死之功　何勸將來之善　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增】太尉　司空　冊府元龜云呂希倩爲左龍武大將軍建中四年德宗蒙難就奉天朱泚攻城東西南三面渾瑊率諸名突將三百人分道連戰殺傷太甚力屈而還希倩死之贈太尉賜實封三百戶又曰高重傑爲將軍奉天之難泚賊攻城運擊力戰而死贈司空實封三百

戎斬朔

戶

致祭境上　追建邑封　孔帖曰周曾傳呂貴東秀琳梁興朝賈樂知侯仙象皆死帝烈之難贈貢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與朝琴皆援尚書遺舊所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歸三世有罪當降一等　又曰李翰所善張巡死節需字未及知韶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輸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忠君不遺其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辭賞賜一

【原】委珠　辭鈿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贓詔以其實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不拜云云帝嘆之　漢景帝賜衛綰劍綰曰先帝賜劍六不敢奉詔

辭飲　遜賞　齊公孫青聘衛衛侯以爲有禮齊侯徧飲諸大夫酒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注言青有善與受賞後青有罪亦當同受其罰也　下申包胥事

又何賞　不受功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反國賞從者賞及屠羊屠羊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之肆又何賞之有會遂不受功而去

不受邶殿　反賜環辭　齊侯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邑也不受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左傳子家子反賜環辭於府人

辭有先登　强而後受　齊侯賞犂彌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　公賜公冶冕服辭固强之而後受及皆不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我

請還所賜　終讓不受　陳平請封漢王所賜輸官辭賞賜　周仁景帝再幸其家所賜甚多終讓不受

子產不敢及　包胥又何求　子產辭賞曰臣不敢及賞　楚昭反國賞功臣申包胥曰吾爲君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祭彤臨終悉上　鄭弘臨沒悉還　後漢祭彤字次孫臨終謂子曰吾蒙國恩而微績不立不可無功受賞吾死後汝悉簿上所得賜物身歿延前行　後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帝詔讓弘收上印綬臨沒悉還賜物

【增】基跡不墮　生日不記　冊府元龜云于志寧永徽元年爲左僕射嘗與右僕

說內顯

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代居關右周魏以來基跡不墮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之侔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又曰周馮道初仕晉平章事少帝遣中使就中書賜道生日器幣道以幼遭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

非是爲國　奈何受寵　冊府元龜曰隋王頍梁太尉僧辯之子其父爲陳武帝所殺頍既入隋爲諮府獻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頍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　又曰張茂昭爲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十年來朝及還鎮錫以女樂二人及門不使下車三表辭讓帝未之許茂昭言於中使曰二女樂成自宮禁非臣下所宜目覩入觀乃臣下常禮奈何受此寵錫以啓倖門帝乃許之又所賜安仁里第三讓不受

自全吾志　不足過賞　冊府元龜曰權韋元宗時爲監察御史丁憂家洪州浙西節度使韓滉撫表爲行軍司馬詔徵爲起居舍人以疾辭害曰本自全吾志此豈受賞之名耶　孔帖曰張萬福許杲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

循淮抄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盡還所獲於民元前持厚賞士萬福曰官健步仰衣食縣所事今一小頃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

宜從臣始 豈特臣功

唐書曰郭子儀拜尚書令懇讓且言自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兼數官冒進無畏今兇醜畧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曰趙思綰王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賞以玉帶賜之臣幸得破賊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社稷無內外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隨帝於是悉召楊邠史洪肇等皆賜以玉帶

王晙不取宮人 茂昭不受女樂

孔帖曰王晙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當近惟掖而臣子敢當乎書死以免下詳奈何受寵注

辭賞賜二

政術部

增 不言祿

左傳云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

賞一人以懈萬夫義者不取

新序云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吾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田基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罷田基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基曰賞一人以懈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遜吾去矣遂之楚

不敢當三萬戶

史記留侯世家云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初不服用

經濟類編云晉元帝以賞循清貫下令曰循永清玉蕭行為俗衣位處上絲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寶財航風而綵近造其處以為帳然其賜六尺牀讓稱并錢二十萬以來至德循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

人臣豈敢當此

玉海云開寶元年董遵誨為通遠軍使賞遣外第至綜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眞珠盤龍衣使齎賜之遵曰遣諭人臣豈敢當此賜

救災守臣職

經濟類編云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遣使褒嘉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職也何勞而受賜

元順帝命危素詣羅雅載君另攻娶及卓賜介素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奏詔辭有宮人之賜素曰臣有糟糠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

僭賞一

詳賞賜 政術部

原 小不受大 僭則及淫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左傳賞僭則懼及淫人

無功受祿 無能受賜

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云云漢鄧通無他能文帝愛之賞賜至多復賜蜀郡銅山得私鑄錢鄧氏錢布滿天下

賞奸利淫

傳曰上賞其奸介之推

不祥 無當

賞不當功附不祥莫大焉 不患罪月令

無有不當

苟所賞之不當 則何勸於將來 策勳必在於有勞 頒賞亦期於無僭 竊功而進明君不賞 竊菜而祀明神不享

增 僭尼 倡優

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嶽至東都京北父老及道士僧尼三百餘人詣闕拜賀共賜帛三百匹又曰穆宗即位九月幸魚藻宮大張樂觀競渡貴戚左右泊倡優角觝市肆百戲皆厚頒賜賚

驟賜 横及

孔帖曰元宗貴妃楊氏諸姨上食樂作帝驟賜左右不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冊府元龜曰寶曆二年賜僧惟眞絹五十區雖眞以異術出入禁署故横及焉

不告 太過

孔帖曰蕭至忠疏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冊府元龜曰明宗天成元年賜湯陰主簿鄉承撫緋魚以帝赴難時經遇

供損之勞也然主薄賜非賞典太過

玉玦　牙緋　謝承後漢書曰馬勳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捨當時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駮犀玉具劍玉玦　孔帖[illegible][illegible]生明為弄辭上說賜牙緋

爾何功　士不及　五代史曰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史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　孔帖曰康承訓詭言大破南詔加檢校右僕射子弟冒賞而士不及怨　言確旅詳見詐功

金繒已溢　束帛不免　孔帖杜牧曰賊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計[illegible]敦未逭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　又辛替否疏曰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

僭賞二

增 婦翁與女婿　冊府元龜曰張說子垍尚寧親公主為翰林學士以主婿特深寵異許於禁中置內宅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何以處奔軍之將　孔帖云李絳字深之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無功還[illegible][illegible]府徵問三司終奏承璀喪師當黜罪今寵以宗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下賞陛下何以處之

爵賞稍易　人且偷　孔帖云蔣伸字大直宣宗雅信伸每見必咨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將外日諭則亂矣伸曰否非盡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

昵寵優人　又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昵寵優人李可及[illegible][illegible]中尉西門季元謂可及曰汝以[illegible][illegible]惑天子當族嘗是其受賜謂曰今幾以宮車後藉汝亦當爾

俸祿一

增 山堂考索曰孟子論周室制祿大抵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漢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史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不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于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裕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

俸滿一歲為眞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大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唐俸祿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天曆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

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於內官有自方鎭爲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欽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宋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於開寶優祿養賢見於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其爲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爲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爲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爲六品七品降爲八品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己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奸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治世事之說止之竭膏血之私奉谿壑之欲君子爲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其道矣然嘗考之祖宗之制可爲後世法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曆按支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　元史曰官必有祿所以養廉也元初未置祿秩世祖即位之初首命給之內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吏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有職田於是無職田者復益之以俸米所以養官者不亦厚乎

俸祿二

【增】山堂考索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君者亦如小國之卿　管子曰桓公爲賦祿之制賦祿以粟案田而稅　山堂考索曰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三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至百石(十六斛)玉海曰漢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郡太守秩成帝綏和元年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　山堂考索曰後漢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永初四年又減百官及州郡縣俸各有差　又曰

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臘及立春更頒賜有差　晉書曰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山堂考索曰宋州郡秩俸隨土所出無有定準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並給見錢　通典曰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品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爲二千石及侯景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惟別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　山堂考索曰後魏初無祿秩至孝文太和八年始頒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增調三匹穀一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均調爲二匹之賦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又曰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匹從一品七百匹二品六百匹從二品五百匹三品四百匹從三品三百匹四品二百四十匹從四品二百匹五品一百六十匹從五品一百二十匹六品一百匹從六品八十匹七品六十匹從七品四十匹八品三十六匹從八品三十二匹九品二十八匹從九品二十四匹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　通典曰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衰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爲四十石　又曰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爲差至正四品是爲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六品是爲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爲差至從八品是爲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刺史太守

縣令則計戸而給祿各以戸數爲九等之差　唐書曰武德中百官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貞觀十二年罷之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令史主之褚遂良諫乃罷復詔給百官俸永徽元年以租脚直爲百官俸料　山堂考索曰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從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錢六千一百）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

千六百　從五品米百六十石　正六品米百石錢二千四百　從六品米九十石　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一千一百　從七品米七十石　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錢一千六百　從八品米六十一石　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三百　從九品米五十七石　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準官皆降京官一等給　冊府元龜曰高宗永徽元年詔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宜準致仕例給以半祿并賜綵帛　通鑑綱目曰開元六年始加賦以給官俸祕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　唐書曰開元十年罷天下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十八年復籍稅錢爲本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公廨本錢　資治通鑑曰二十四年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冊府元龜曰貞元三年敕京官宜加給料錢初張延賞減點官員人人胥怨是年李泌作相請復之以從人欲　孔帖曰楊綰同平章事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　會要曰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州縣之職民政是親自來所請料錢多是折以他物既將貨易未免擾人豈惟傷廉抑亦犯禁且民爲邦本祿以代耕俸給苟或不充官吏何以知勸應天下令錄簿尉判司等宜準漢乾祐三年勑復於中等無色役戶內置俸戶據本官所請料錢折支物色每一貫文給與兩戶貨賣逐戶每月輸錢五百文除二稅外與免役　玉

海曰開寶三年減州縣官而益俸　又曰太平興國元年詔罷兩京及諸道俸戶月俸並以官物給之　合璧事類曰二年詔劒南諸州幕職官於常俸外月更給錢五千仍許依州縣官例分舊俸之半於鄉里給其父母妻子　又曰七年詔刑部大理寺官自郎中已上月俸增支二分見錢員外郎已下全支實俸　山堂考索曰雍熙四年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顧其稍食宜在優豐應內外文武臣僚等折支俸錢舊以八分爲十分支給自今並以實價給之　合璧事類曰端拱元年詔令州縣之吏最爲親民俸祿至微先是除西川東廣南外諸道州府幕職州縣官俸錢三分中二分給以他物自今以緡錢給其半餘以他物充　玉海曰景德三年增幾縣俸　合璧事類曰天聖九年詔吏給職田所以惠養廉節也比詔有司皆從停罷務事之吏祿薄不足自養朕甚愍焉其議復職田　又曰慶曆四年詔巡檢縣尉月俸並特給見錢　玉海曰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　又曰四年增令錄曹官簿尉俸

俸祿三

原　是荷　爾康詩百祿是荷又爾祿爾康　稍食　秩膳周禮均其稍食秩食

祿康也諸侯有秩臨天子 厚賢 底德 厥厚祿賢以保德任 斗食 寸
辟食宜祿字少貢計君日爲一大司農斗數 助婚 贍貧 貧任太延爲賂丸
越舊爲翻郡縣守婚分姻俸延祿以賞年賜錢聽斬貧者貧者當俸助之成家各出
云 辭宰粟 給吏錢 士倍祿 民
法所當受無得以濟給吏 本公俸錢半以 禮記武王 盍寬民爲耳日之事 在都里
興讓 人爲禮記賤祿則也 民與庶人 錢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不食 則君有饋 以制其食 以勸其從 非后
寡君有見饋在臣之位道義也祿同有祿者 君不有食饋食
以勸俸其制爲從也祿位 益游徼祿 益小吏俸 以
以安皆 自散重賦不吏政統杜法石吏祭人 以 漢官儀

而俸以上俸什五注云萬一百石者雖其五斗也 石 伐冰之
家 上農之祿 人有下士祿上農夫 伐冰之家
馭貴馭富 受大受小 人浮於食 祿當其位
其富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 君子於其祿 使下見其前
行當君也 使人得食於人 不使過其才 位定而祿 事成乃食
亦奉一囊粟 纔留一月糧
始聞刈楚之榮 俄見伐檀之刺 雖祿不期侈懼
膏粱之易驕 而食不充虛豈匏瓜而可繫 增 少給

倍俸 孔帖曰常袞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議增給之
土疏 封詔 出舉 責功 推恩 勸士 貴人 賈易
民化力宜加之家則民 貶秩 益俸
下與祿食多實文士春加准之武 職官月俸 政得罪
秩五王宰以海於答 勸制公曰 勞秩宜貢 或之推宗 加增恩 秩有於 以三賦 示或祿 恩升今

義或賊秩以增責功致蘇武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秩之則賜以責功 不宜辭 奈何言
等川太守以公百石 元每日出曰常之以宗 又賜所以固讓 賜頭德之四年
士 給司徒 俸祿四
原 不家食易 退食自公 祿不期侈 侈不與祿期而自然侈
賜博

不當月令季秋收祿秩之不當注不當私所增加也 管祿管其寵祿 干祿難得易祿易祿難畜禮記曰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 以功詔祿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既爵乃祿之久者事成乃食之故以食稱也 庸制祿周禮

增 司祿又云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書社三百荀子云管仲書社三百

原 不言祿傳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後其食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食祿也 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史記稻成有食祿於提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

增 食田六百畛戰國策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 以相秩居淮陽漢書云汲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原 父子不受張安世字少孺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至於數百萬計上 妻子不及周堅仕郡縣俸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 羊陟計日受俸陟為河南尹云

楊秉計日受祿楊秉字叔節除豫州刺史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桓帝減公卿已下俸貸王侯相占賣關內侯

增 頒減隋制唐書云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頒減隋制一品七百石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 諸王俸給薄孔帖云諸王俸給薄於帝子至數寡之大臣莫敢言黃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給功臣二十六家册府元龜云神龍二年制功臣段志元等二十六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 復太平舊制玉海云煬給定州府官月廩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月千緡而山劍上州刺史上數十陽及此始復太平舊制 折為布帛孔帖云陸贄請但據罪臣月俸等各依錢數多少折為布帛定數其官給俸絹若干匹明立條例使為常制 致仕者以他充玉海云淳化元年詔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俸以他物充於所在州縣支給 始議增給又云自唐貞元四年定百官俸至天祐中上給其半梁開平三年始全給唐同光復虛折周顯德三年復給實錢宋朝約後唐所定數真宗承二聖恭儉之餘始議增給

俸祿五

增 表唐高季輔表曰仕以應務亦以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井理必貧煎但妻子之愛賢達其猶總懷饑寒之加夷惠罕全其行若不卹其匱乏難欲俾其清儉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效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免

世祿一

原 鮮克由禮 謂非不朽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范匄之祖自虞為陶唐氏夏為御龍氏商為豕韋氏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不朽之謂乎穆叔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增 膏粱華腴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 三世僕射 八葉宰相錦繡萬花谷云唐高士廉選右僕射三世居其官人以之又曰梁蕭氏與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無大惡以德相望而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後宿自瑪達邊凡八葉宰相名德相 闊步緩視 保貴持寵族列也子鎬曰衣冠乘軒之閥門步緩皆世藝文類聚曰惟忠全張子篤故保貴持寵 相門有相 卿門有史記孟嘗君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三世僕射四世司徒晉書謝安傳曰謝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袁安四世唐書曰袁安明達祖滂為漢司徒自滂至州凡士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荀氏六代

律考曰東漢汝南袁安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太尉湯子逢爲司空逢弟隗爲司徒四世五公 又曰荀氏家傳推我之先至於有晉文帥盈朝袞衣蟬聯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五世執政 三葉爲相 山堂肆考曰宋五世執政一家呂文穆公蒙正與從子文靖公夷簡夷簡子惠穆公公弼宗簡公公著公著及曾孫舜徒了五世俱執政也 又曰子萬壽之宗三朝史錄皆字直翁及曾孫舜徒了五世俱執政也 又曰宗朝浩頭述埋宗朝頭述子萬壽之宗三葉皆 四世五吏部 三代四學士 山堂肆考曰宋韓億子孫溫四世五人爲吏部 又曰宋宗朝學士中一人也曾孫休又曰休子志寧子仲益 三代四學士 鍾石享於祖考 帶礪傳於子孫 唐文粹張說 楊氏之七葉貂蟬 楊家之四世台袞 晉書孝王傳二子曰 七葉之宗族晉之楊氏之七葉貂蟬楊宋之四世台袞國高張 王氏之琪珪琚璠 瓏器盡璠璵 韓氏之綜綜縝維才皆經緯 梁書綸萬谷曰翰林花

學士彭乘不訓子弟范宗翰上啟青之云云

世祿二

增 賞延 尚書云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文王治岐 孟子云文王治岐仕者世祿 不世官 春秋胡傳云帝王不以私害公選故仕者世祿不世官 世爵乃世祿世祿或世爵 文獻通考葉氏云古者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也諸侯有功德亦入爲公卿是世爵之世爲大夫之有世祿也 世篤忠貞 尚書君牙王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世其官邑 詩疏云古者臣有功世其官邑 識世卿 公羊傳云譏世卿 原 守官之嗣 左傳先君守官之嗣也 執政之嗣 孔子家語曰孔子曰張君之嗣大夫之嗣 言范宣子爲執政之嗣也 增 號萬石君 史記云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

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原 以子爲郎 漢書唐年九十不能爲官乃以孫爲郎 增 世及之私 范曄云漢時武帝輔五世莫非公侯下逮有功世及之私 原 爲子求官 漢書王吉傳聚弘羊自以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不得怨霍光遂誅 父任子爲郎 漢書王吉曰古者用二公卿之子多以父任爲郎尹伊尹伊除爲郎 增 中二千石十四人 後漢書云自中興以來世有千石十四人 能守家風 史記云袁氏東海東京楊氏袁氏累代寵貴爲漢名族 傳纓累葉 漢書蕭望之傳云 公卿卿長 四 能守家聲爲世所稱貴不及楊袁氏世爲漢公卿 而紀其德小司空業于射奉四世公卿於漢四世公卿二長 世爲本郡 後漢書又云樊氏累世充州刺史又云祖又爲本郡太守

三世掌制誥 唐書云自李德林至百藥安期三世掌制誥 大許小許 杜牧集云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小許公佐玄宗 三世金吾 三相張家 孔貴館云張嘉貞張延賞張弘靖皆爲相張世家號三相 山堂肆考曰忠孝仁會與子延賞弘靖三世並爲金吾 元貴道歸田延賞碑云近世勲盛者無如李郭汾陽西平 父子俱擁旄節 大將軍父子並爲節度猶不得弘正公子俱擁旄節

祿不兼利

原 織蒲 拔葵 史記公儀休相魯使其家織蒲仲尼曰不仁之見其家織布出妻拔葵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免官爵 勵廉恥 貢禹曰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問私販賣與人爭利者輒免官爵不得仕宦 勵廉恥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 伐冰不畜 受祿不爭 禮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董仲舒曰

天之分與其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田則不漁 仕則不稼 增 不市樵米 罷鬻園蔬孔帖曰尹知章轉國子博士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爾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問奇類林曰曾犖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犖曰大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不動於末 各有所專董仲舒天人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然後利可均佈而民可家足陸贄奏議曰國之紀綱在於制變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六

政術部二十五 刑法總載上

刑法總載上

原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來未聞其制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於是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於社載木主有奔北者則戮之主前以社主陰陰主殺後又作禹刑 殷作湯刑晉叔向曰夏殷作刑皆叔世也洎紂無道適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遏訟者告而誅之坐爲賊盜者其孥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杵人槀人此一官之役令之奴婢古之罪人箕子爲之奴罪隸女也從坐沒入縣官者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

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黥面人無妨禁禦也劓者守關以醜貌遠之也宮者守內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刖者守囿驅禽獸無急行髡者守積王之同族不虞宮刑是不以其類也但髡罪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刑之故使守積者也穆王享國百年旄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行偽而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人長武公為太子文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魏代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懸首於木上曰梟車裂狗賊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荊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

戍旦門淺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因亡去始
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
東郡星隕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
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
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
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漢高帝初入咸
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臧有
多少故曰抵抵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
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
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
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完其耏鬢曰耏杜
林以爲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改爲耏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耏頰傍毛也音而後以三
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攟摭秦法攟摭謂取拾取其宜
於時者作律九章更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
户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
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惠
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
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
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
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公孫侯內外孫也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

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
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爲粲皆二歲刑也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
當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鬄也若參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除挾
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人有
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
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取其家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罰大省斷獄
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
者完爲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
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
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
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隸
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
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是後外有輕
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笞五百
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
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令及吏諸有秩皆受其官
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夏孟反其餘飲食計償費勿論他
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爲盜吏遷徙免罷受其故

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令罷之若妖逆則磔之棄謂張其尸也）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鞠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也）笞臀（先持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乃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深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叔孫通張湯趙禹合撰律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徧覩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首匿者言爲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

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劣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抵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人八十曰眊言老昏瞶也七歲曰悼言未成人死亡可哀悼）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其明勑百僚婦女非身犯及男子之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其所居而問之）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猥

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寢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詣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鉤由勘也音工候反溢出也)曰令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寢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爲尚書畧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赦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删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駮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

脩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追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
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於是
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司馬景王輔政時
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
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
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
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
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
族之誅既醮之婦可隨夫家之罰云云程咸議詳見後於是有
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本注煩

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又叔孫郭馬杜諸
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命賈充定
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
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元凱散騎侍
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
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
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
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
事類爲衞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令二十篇六百三
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

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
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
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
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
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
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
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
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
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
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

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
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
東晉元帝爲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
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云云是時帝以
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衞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
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證父死
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
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
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
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

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是元康以來事故蕪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匹常偷至五十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秀之謂

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呑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　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

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殄滅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廏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

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匹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匹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匹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男子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一匹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

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

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靻之舌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靻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負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

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靻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母同産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子姊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没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黥面為劫字髠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讁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　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

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録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録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録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　陳武帝令尚書删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

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不在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款伏則上測以土爲垛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鏁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

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鏁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市脫手械及拳手焉（拲音拱兩手曰拲）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立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寃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寃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癃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

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匹十一年詔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文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
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侯官伺察犯贓二丈
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
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
櫍砧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
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
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
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縋石懸於
因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
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

贓二百匹大辟既須祿制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
皆死眛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
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
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
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
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
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
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
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
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

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
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
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
男至於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
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
之資出身從之　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
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於
樂户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
為樂户小盜贓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

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武成帝河清三年
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
禁衛三曰户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鬭
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廄牧十二曰
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
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轘音患之其次梟首
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
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
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
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

卽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

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内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卽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戸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徑

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討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

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戸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鬭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廏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

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
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
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
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
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
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
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
罪若報讐者造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
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
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
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
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
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
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
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刑
金二斤鞭者以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
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
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
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
以一等爲差爲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

皆甄一房配爲雜户其爲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
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
收中絹一匹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匹死罪者百匹
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
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
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畧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
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
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
督之其大抵持仗羣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盜五匹以
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
以上正長隱五户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
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増刑書謂
之刑經聖制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
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
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
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
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
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
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
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没官

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

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貲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期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廄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

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内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寛其後帝外征四夷内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　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刧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唐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年正月頒行之刪武德貞觀以來勑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勑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

仰觀瞻庶免遺忘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如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垂拱以來詔勑便於時者編爲新式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愼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勑爲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又勑刪定舊格式令太極元年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元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爲開元律又刪定律令名爲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勑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勑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畧件文要節於從制元十四年九月勑如聞用例破勑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令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勑制不入新格式者堂並不在行用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

千里至三千里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以上俱杜氏通典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六

政術部二十六 刑法總載下

刑法總載下

增唐元宗天寶六載勅自今以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叛惡逆四等請準律用刑其餘犯別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貞元八年勅比來所斷罪俱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憲宗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仗劫京兆界中及他盜贓踰三疋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宣宗大中五年勅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前能經官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萌肇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在陳首之限七年勅法司斷

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
吏無逾判法守常規僖宗乾符四年勑法律有去任勿
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州縣官吏所犯諸罪五年之
後去任勿論五年内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例　梁
太祖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
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錄十三卷律疏三百卷共一百三
卷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
刑部及御史臺奏廢僞梁新格行本朝舊章請使開成
格從之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
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按牘若准

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滞者詔曰刑以秋分
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
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
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輕者
即時疎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事繫軍
機須行嚴令或謀爲逆惡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
於留滞並不在此限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
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
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有犯極
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

亦許臨時一覆奏奉勑依　晉高祖天福十二年勑應
天下凡關強盗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
死　周太祖廣順二年勑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
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
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
毋得挾私妄訴世宗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
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勑格
差謬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並行删定務從簡
要所貴天下易爲須行奉勑宜依五年勑州縣自長官
已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

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勑諸盗經斷後仍
更行盗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
後贓少多並決殺　宋太祖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
詔自今竊盗贓滿五貫足陌者死定折杖法凡流刑四
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
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
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
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
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
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

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
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
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四年判大理寺竇儀
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削去令式宣勑一百九十增入制
勑十五又録律内餘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
之次後別取格令宣勑之削出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
一百六條編爲四卷曰新編勑其釐革一司一務一州
一縣之内類不在焉詔與刑統並刊行開寶二年五月
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
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户洗滌杻械貧不
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
淹滯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
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歎曰堯
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
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
貸其死云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
慮囚情得者即決之詔自今繫囚如證佐明白而捍拒
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吏拷決上頗
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
日小事十日有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九年三

月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上
十年五月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本
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他如舊制淳化
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按牘勿
復分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
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
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
爲辭式二年二月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
每月八日太歲三元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
三年令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冤者即以
白長吏移司推鞫至道二年勑大理寺所決天下按牘
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
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六年詔有盜主財者
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勿得私黥
涅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内處斷重斷極斷決配
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河北提點刑獄陳綱上
言杖罪械繫者其枷未有定制望令特置以十五斤爲
準從之大中祥符二年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
刑按之處令特置司糾察令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
等充凡徒以上罪即時具收禁移報内未盡理及淹延

者追取款辭詳閲駁奏衞尉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勑外州妄覬奬飾沽市虛名近者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干註數人裁一夕即行斬決伏覩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欲慎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詳恐有寃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閒州府不體朝旨邀爲己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奬諭其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爲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爲獄空仁宗天聖六年詔

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及庚戌己巳日毋決大辟神宗熙寧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閒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知改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繫爲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

其閒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兇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弟力田爲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勑所詳議立法四年令盜賊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爲賞妻子遞降等

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爲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爲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並以重法論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詔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即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遷寺於馳道之西二年編勑所上新修勑式始分勑令格式爲四哲宗元祐三年詔罷大

理寺右治獄先是元豐初置大理獄本以懲革囚繫淹滯事有所統而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小有連逮輒捕繫雖命婦亦不免追攝遝者所探報下之於獄傅會鍛鍊無不誣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亦罷七年臣僚言請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著爲法從之刑部言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從忠恕從之大觀七年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果情理重害而拒隱者方許枷訊所以

示別也又詔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請不候三問未承即加訊問非朕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自今有犯除涉情理重害別被處分外餘無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置勘其合庭訓者並送太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高宗中興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杻鉗鎖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損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杻禁囚困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員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輒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制

詔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按具情款招伏按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列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斷過編配之數亦如之各路提點刑獄司每年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倣此申提點刑獄司其獄事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按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若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點刑獄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遼初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離謹以掌刑辟其制刑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

有絞斬凌遲之屬流刑量地遠近徒刑量年淺深加以黥刺杖刑自五十至二百外此有贖罪之法有入議八縱之法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不一時庚默記隷麾下有犯法者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釐人人自以爲不寃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天會以來漸從吏議以杖折徒累及二百世宗臨馭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摻義制法言幾於道章宗宣宗猶有祖風穆宗時苦盜多欲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立盜

徵償法為徵三倍皇統間詔羣臣以本朝舊制兼採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章宗泰和元年十二月司空襄進新定律令敕條格式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為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畧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以分其一為二分其一為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　元與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大概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

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旣決而又鍊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　明制主執法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三法司刑部掌刑名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蠻夷有犯必麗律例以成獄遂移大理寺讞而評焉都察院得糾劾之而辯其寃枉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絞斬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並五等死刑最重曰凌遲徒流之重曰遷徙曰充軍大惡凡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内亂有議凡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墨贓凡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獄具凡七曰笞曰杖曰訊曰枷曰杻曰索曰鐐凡兩京十三省死刑歲讞平之奏上請裁曰應減者下就輕二死三流一徒加者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外有殊旨別旨詔例榜議非經議請著令者不得引比凡死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蒞戮於市凡重因京師歲霜降五府九卿科道官會審於朝堂慮

而上請曰朝審情眞者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勅遣官出京府兩京十三省審錄減釋寃濫者凡重囚款服則決之否則駁訊必服乃決若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牾律寃甚者移調問曰審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凡已平允而猶未當者移再問曰追駁凡屢駁不改者徑請發落曰制決凡贖罪有力者視罪輕重爲差絞斬雜犯亦聽收贖乙錄停囚配沒給賜官司奴婢必籍產不得及其先墳塋賍罰諸物本值時估參計之易銀歲杪類入內府凡夏月錄囚免笞刑減徒流以下刑辯重刑

凡提牢月更主事在京之獄一人葺囹圄圄械繫而時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犯錄之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大獄則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科條以八字括詞議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盜竊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悼耄癃殘不即訊凡各省三司直隸死刑並讞上已乃聽決按察巡按巡撫惟死刑呈部院轉讞凡笞杖罪移審徒流以上奏審凡律例無正條上下比請曰類奏平反刑獄狀法備而情通仁至而義盡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學士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輕重頗乖上乃命濂等同刑

部官凡四人講唐律每一篇成輒繕寫以奏上親爲裁定務協厥中明年成律其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曰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綴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宋濂撰表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命翰林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仍載於律書之首頒行之宣德十五年閏十月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

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近日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於刑名者必不依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於天下乞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且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司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八

政術部二十七 刑法

刑法一

原 爾雅曰律法也又律法銓也（易坎卦主法律 銓衡輕重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爲程十程爲寸 又曰刑者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爲詈刀守詈爲罰罰之爲言内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陷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 行川動矣令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

增 易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噬嗑卦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又豐卦象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 尚書舜典曰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又大禹謨曰帝曰臯陶惟玆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 又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又呂刑曰度作刑以詰四方

原 又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

剕罰之屬千剕罪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增】禮曰刑不上大夫　又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侀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詩小雅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增】又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刑是以繁也　又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周禮曰地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悌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　又曰地官司市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原】又曰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鄭注糾猶察異也【增】左傳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藏爲盜盜器爲姦主藏

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原】國語曰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增】漢書刑法志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原】又曰秦用商鞅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法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增】又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原】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泰安樂其法也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思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命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

治之要也　增 又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原 愼子曰堯爲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增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

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之詳治之末也　尸子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善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原 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也（一云以畫跪當黥草屨當劓以履扉當刖以艾韠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肌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義也見愼子）　增 又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者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

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原 風俗通曰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當珍之）　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遁姦僞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桓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增 又曰夫刑辟之作從來尚矣古昔帝王莫不詳愼之者以爲人命至重一死不生

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是恤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三復勅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　徐幹中論曰賞罰重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杜恕篤論曰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智弗敢謀雖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萬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　玉海曰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又曰法者治之端君子者法之原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

刑法二

【增】淮南子曰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黃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闇　國語展禽曰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左傳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舜之命官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民之身善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　荀子君道篇曰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得其人則存也　左傳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言不能議事以制也　康誥曰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疏云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旣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原】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

【增】左傳曰聲子為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亡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為之加饍加饍則飫賜以此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多矣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不敢不識公曰何貴何賤是時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者之言其利溥乎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家語曰冉子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

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

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原 韓子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董安于行石臬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

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 增 漢書曰秦始皇專任刑法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為之悽愴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此和氣所以未洽也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決事刑獄號平反 原 又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

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

【補】後漢書卓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明賢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原】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勅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

【增】又曰杜預與車騎參軍賈充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圭删注修改與竟陵王議務從輕宥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高第便擢用之 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别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疋賞損益之多也 唐書曰劉德威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寛猛視主之好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

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文獻通考曰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販飢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又曰宋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

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刑法三

原 明罰 致刑 俱詳刑法一易象辭 五辭 三讓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秋官曰凡民有邪惡者三讓而罰 折獄 要囚 上詳刑法一易象辭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孔安國注云要囚謂其要辭以折獄也 天罰 國刑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罰下詳刑法一漢書注 中罰 祥刑 尚書曰列凡中罰刑明也中罰法之輕重得中也又曰告爾祥刑祥善也 協法 干紀 書協大中之法干國之紀 閱實 教中 尚書曰閱實其罪言罪罰相當也周禮曰司徒以刑教中則人不虐 刑書 政典 尚書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又曰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安國云政典夏后氏爲政之典 六典 三章 周禮曰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刑邦國漢書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 其附 不忘 周禮曰其附於刑左傳季孫行父逐曰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 防淫 助治 禮記曰君子禮以防民猶蹈命之法 樹槐 叢棘 周禮曰春秋 ... 赤 ... 實槐 ... 甲兵 鞭策 ... 棄灰 救火 韓子曰殷之法棄灰於道者刑 ... 商君法則 ... 仲尼曰 ... 救火者 ... 逐獄者 ... 入而天曰必爲

增 五禁 三典 周禮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 訓人 齊衆 防姦 生亂 大信 深文 除溢 作新 入矢 坐石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原 儆有位 期無刑 尚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又曰刑期于無刑 守勿失 行不反 尚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 即天論 與衆棄 禮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

晉鼎 鄭書 左傳曰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 ...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 畫斷 秋讞 上詳刑法二漢書 ... 丹筆 赤衣 漢名臣奏事曰 ... 約法 省刑 ... 明察 平反 ... 漢書曰 ...

霜雹 積陰 董仲舒曰 ... 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 ... 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

懸象魏 銘鼎鐘 劉劭曰採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 增 糾萬
民 威四夷 上詳總載君道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饗醴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
吾不敢服也 書竹刑 狗木鐸 左傳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注云鄧析
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於竹簡故言竹刑周禮天官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象
之法狗以木鐸不用法者邦有常刑 原 下刑上服 有常無赦 尚書曰下刑適
重上服服罪也一人有二罪則從重也又曰刑茲有常無赦 勿有勿辟 踰閑踰
矩 尚書曰殷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閑矩皆法也 明刑弼教
定分止爭 尚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管子曰律者定分止爭也 同罪異罰
難犯易避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漢刑法志云帝範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難犯易
成術邪

避
黃帝五法 漢祖三章 素王妙論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下詳前
增 三刺聽獄 五聲求情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詔司寇聽獄訟三刺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三赦一赦曰幼弱二赦曰
老耄三赦曰惷愚注云刺殺也訊問也又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草艾則墨 蟲俯乃刑 禮祭統曰草艾則墨言立秋之後草
自此可艾則墨刑可行也墨五刑之輕者月令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原 非窮理之書 失省刑之意 晉杜預奏曰帝王法書者蓋是繩墨之斷
非窮理之書漢書曰一律見兩科是矣省刑之意也 齊刑以綜眞僞 張法
以制陸梁 傅元曰善惡相蒙故齊之以刑也阮子曰通人羅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天下
以制陸梁之士也 國章斯抵 人命所懸 法若易方 人

難知禁 政有弛張 法存沿革 誠宜通變 安可
執迷 法不前定 官將噂依 官或變法 人豈懷
刑 若從私議 是舞公文 法無改度 義有隨時
適道在權 救時貴變 所宜去彼取此 不可以
古制令 苟用舍而合道 蓋沿革而同歸 九章宜
緩俗有歸心 三典或虧民無措手 夏造殷因豈煩
於制 漢除秦敝亦便於時 非利百之謀豈宜變法
遵畫一之義自合守文 若議事之刑滋章多制
則舞文之吏因緣爲姦 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
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 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
内術派

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
爲 事必有初率舊章而則可 中行之作晉鼎見譏
仲尼 子產之鑄鄭書終慙叔向

刑法四

原 審克 呂刑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抵禁 書稱法抵禁 恤刑 書惟刑之恤
義刑 書用其義刑義殺 麗法 周禮刑麗法 麗刑 麗罹也 中典 周禮
徹樂 將刑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三罪 左傳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大服
三尺 竹刑三尺 散貪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即刑爾 兩劑 周官以兩劑禁民獄劑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 增 挈令 漢書獄訟
之要挈晉契 令甲 漢宣紀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注生長也甲令第一乙令第二

豐刑漢律曆志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原 理人情劉恭辭難丁敬曰夫人以禮興刑以律理人情也 立朝廷管子 增 象雷威刑法志 刑罰威獄使人畏忌以類震曜殺戮取象雷威也 執旌節周秋官詳總載 刑罰清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樂 多網羅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 植金雞唐百官志中書令集射赦日植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絳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 原 使不相犯釋名曰令者領也領理使不相犯之 明慎用刑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五服三就舜典 惟明克允舜典 五刑五用皋陶謨 無自立辟詩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 刑肅俗弊禮運篇曰刑肅而俗弊則民不歸 紀之以刑國語管子曰勸之以賞賜紀之以刑罰 刑以正邪左傳 刑以明威康書曰多壇以宗敬作刑以明威 刑英衛部

以輔教尸子 刑以止刑藏笶獄刑蔡志云 刑德制臣韓子 國之脂澤韓子曰賞罰者國之脂澤粉黛也 強國爭刑管子曰夫爭強國爭刑令 罰擬秋霜抱朴子曰明君罰擬秋霜而無謹時之嚴 以令治民商子 民之鞭策尸子曰刑罰者民之鞭策也 德薄任刑文子曰道狹任智德薄任刑 百王不易風俗通曰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闕諸百王不易之道也 法重民惡說苑曰殷法棄灰於街者刑 法嚴如火傅玄曰法之嚴如火烈 堯刑一人而天下大服 舜罪四凶而天下咸服 皋陶作刑呂氏春秋 咎繇遺訓傳曰律咎陶遺訓也 伯夷作刑世本 茅門之法韓子荊王有茅門之法敬宗廟尊社稷 僕區之法楚文王作 商鞅欲變史記商鞅欲變法曰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苟可以強國利人何必改革法律甘龍曰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理因人而教不勞而

成功因法而治吏習而人安鞅曰龍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若然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強國利人之術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是以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也 屈平未定史記楚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草藁未定上官大夫欲也奪之不與乃讒曰平為令眾莫不知王怒疏平 是為二門相譯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罪殊法同罪異論書吏傳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不宜兩端詔書就上論古今科律法宜一下不宜兩端使蓋吏得容情事 應劭刪定詳總載 提條奏越律與律駁者十餘事申明舊制約束之也 未清本末杜預奏事云故勅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從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是者也 革故取新 捨舊謀新 相時革弊 作古有初 增 靜事無刑禮記曰百官靜事無刑 爰杖

刑主凡事皆辭而刑則不害也 至刑不濫淮南子 原 五刑麗萬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宋登定典法服帝使僕射末營定典法 吳芮著甲令吳芮著于甲令而稱忠甲者令之篇次 刑者法五行白虎通曰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又曰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 法者象四時管子 法正則人慤 罪當則人從 刑法所以懲過書呂刑 刑法所以助治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法何所以佐德助治也 象天道而行刑刑法志曰書所謂象刑也 因天討而作刑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 律者以正罪名杜預律序曰律者入正罪名令者入序事 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令者令民知事管子 增 繁秋荼密凝脂詳刑法鹽鐵論 原 刑者教也質罪示終孝經鉤命決云 有爵者殺之

於甸師〔周禮掌戮職凡殺人者踣諸市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踣僵尸也〕公

侯有罪聲於甸人〔禮記文王世子〕嚴斷刑罰以威其刑〔左傳〕

擅立闕絕鄰好則幽〔尸子曰娶同姓以妾為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改衣服

易禮刑則放〔尸子〕設刑罰者明有所懼〔白虎通曰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刑法志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云云〕

鄭鑄刑書晉作執秩〔張斐律序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政事之經萬機之緯〔張斐律序云律令者政事之經云云〕

懿律嘉量金科玉條〔詳刑法一揚雄〕

〔羣〕若有疑即從其輕〔桓範世要論〕

增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內〔朱博傳曰博遷廷尉職典決獄恐為官屬所譏曰三尺律令人事出其內〕輕重不齊

姦吏因緣為市〔詳刑法一並書 詳狀載 刑漢梁統〕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

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政術部二十八〔刑法　慎刑　寬刑　刑措〕

刑法五

原 詩晉傅元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周庾信正旦上司憲府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關榮華名義重虛薄報

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吾蓮葉劒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吾釣竿　唐虞世南賦得慎罰詩曰帝圖光往策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思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在歡然仰頌聲 增 沈佺期移禁司刑詩其畧曰任直翻多毀安身遂少徒一朝逢糺繆三省竟無虞白簡初心屈黃紗始望孤患平終不怒持劾每相驅埋劒誰當

辯偷金以自誣謗言雖委荅流議亦眞符首夏方憂圄
高秋獨向隅嚴城看熠燿圓户對蜘蛛累餉唯妻子披
寃是友于物情牽倚伏人事限榮枯門客心誰在鄰交
迹黨無撫襟雙涕落危坐百憂趨聖旨垂明德寃囚豈
濫誅會希恩免理終望罪矜恩司寇宜哀獄台庭幸恤
辜漢皇虛詔上容有報恩珠
【原】【賦】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奏詔治獄作賦用
明意云舍拴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史祇身以存公
古有死而無柔毅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敷胷腸
以爲效今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軫命心口自誡加我歎

年竭力劾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
砥吉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撓朽木兮難抽
【原】【贊】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
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
【原】【銘】後漢李尤鞠城銘曰員鞠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
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機
【原】【詔】梁沈約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曰徑寸之寶或隱
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
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

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
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倫礙幽遠不
能自通者各在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
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曰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
奏日聞於早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
紛紜一離舋囚乃永歲月非所以棄瑕錄用隨分盡才
者也是以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
今內外羣司有事者可聞左降之科　又降死罪詔曰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滕衛之地
猶闕藩屏言念弓韜不能忘懷第三子始有盤石之資

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覃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
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增】唐高宗頒行新
律詔曰朕聞大德曰生肖天地而爲貴大寶曰位體宸
極以居貞所以經緯三才彌綸萬物順人心以敷化因
天討而立刑易稱明罰哀矜之志愈述書云肆眚簡惠
之道斯崇故能象服畫冠化隆上葉道德齊禮刑清中
代暨乎大道既隱淳風已衰元首司契狥驕奢以臨下
股肱贊道用深刻爲奉公罪名積於簡書濫章被於率
土姬訓夏法峻網備於三千秦革周科深文加於九族
漢祖約法後嗣不勝其弊晉武蠲刑末流竟致其酷遂

使茫茫區寓囿於所以實繁螽蟲黔黎手足爲之一無措
自斯以降禁網愈密難深哀進之者事切罰弘之奏太
宗文皇帝至道難名元功不測撥亂反正恤獄慎刑杜
澆弊之餘源削繁苛之峻法道臻刑措二十餘年恥格
之義斯隆惻隱之懷尤切玉几遺訓重令刊改聯奉隆
規興言感咽朕以虛寡夙嗣寶圖寅畏上元憂勤庶類
乘奔履薄懼一物之未安旰食宵衣慮萬方之多罪雖
解網之德有慙列聖而好生之惠無媿伊心於是仰遵
先旨旁求故實爰進朝賢詳定法律酌前王之令典考
列辟之舊章適其輕重之宜採其寬猛之要使夫畫一

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文疎而不漏
原 難 漢張敞議入穀贖罪上書曰國兵在外軍以夏發
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
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
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
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
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
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
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
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
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
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
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
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
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
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戸
賦口斂以贍困乏古之通義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原 議 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
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

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
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
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
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
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
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
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
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
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
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坐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

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刑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絶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男不行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育産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爲永制

增唐韓愈復讐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

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呂溫功臣恕死議曰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悖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恨强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

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且人君之
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
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
險嚗突憲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
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消之勞螢燭之助而
信棄刑廢將焉用之夫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
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督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
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
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
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原】表齊孔稚圭上新定法令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
墨爲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
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皋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
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
身手之相驅弦栝之相接矣　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
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
措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
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犴
成市疑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
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竣膺爲

重流矢影風額有憂色而當妄加刳斮金木爲伍且夫
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
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增】唐徐堅論刑獄表曰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
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曰三辟之設主者不得已而用
之令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無異望邇無異言亦宜安
彼反側示以寛典臣竊見神都諸部勘當所尋有勅停
勘迄至於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使等志希僥倖執斯
刻薄以爲己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和之化伏願即停
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覆恐致虛枉

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然人命至重
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
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逆而明
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
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悦見祥刑之意又
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
有用法寛平爲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
人望者願踈而退之囹圄無寃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
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郤苪作亂
而郤缺登朝嵇康被刑而嵇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

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實命惟新有道賤貧實爲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懷姚𤦺之徒皆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徵疵不弘大體又準勅逆人周堂親不得任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緦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李彭年論刑法不便表

曰夫法存畫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寧僭無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罰又非畫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爲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笞杖是輕徒死是重反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例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爲致死之條既忝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僞例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首既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刺之典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以臣所言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羣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

原書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不可爲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慾乃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

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官榮使黠剸兒鉗者猶復攘臂為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增 唐陳子昂諫刑書曰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為非適變隨時之義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戒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臣聞古昔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

原 奏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鐘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恆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格以責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稟曲當之妙鑒而任徽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勢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難思在斷之為難是以子皐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為邊城實之齋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為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猾寇過姦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遁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

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與政令
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
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增唐
韋嗣立論刑罰多濫疏曰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
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釁
乘間肉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
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
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
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皐陶爲理于公定刑則
爲汙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

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
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滅族相緣共坐者不可
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
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
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寃酷口莫能以自明
或受誅夷或遭竄殛竝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
侮文傷人實甚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
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
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
垂心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

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三人何
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
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甚衆陛下倘弘
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刻之徒降恩於
枉濫之伍自垂拱以來大辟罪以下常赦所不原者罪
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
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此所陷罪原非陛下
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
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歲稔歲既稔矣人亦安
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惟陛下深察　宋蘇軾論政

刑疏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
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
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
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
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
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
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
尚不能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
鈎考簿書摘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
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

西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原 啓梁簡文帝啓囚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詰是焉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復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又謝邵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誡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慴　任昉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溢上葉草纓垂典教淸中世文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愛忘詒駿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

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充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析笄之杖有愧前達

原 論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之論辯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影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曹羲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象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因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

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可以侔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成爲惡之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不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析骸又何辜耶在上

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與國濟治也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已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已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爲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爲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增 問齊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問曰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泯俗澆弛法令滋章勝石少不寬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措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絶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關下稱仁漢牘二塗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寬刑一

原 泣罪 代虐 夏禹下車泣罪 尚書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有制 無濫 尚書曰寬而有制 刑法志曰寧僭無濫 惠暴 輔嚴 左傳曰上古用象刑是殺人者不死 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 漢霍光持刑法嚴任杜延年輔之以寬

增 流宥 罪疑

尚書曰流宥五刑 又曰罪疑惟輕

原 畫衣冠 去酒肉 漢文帝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人不犯何則治之至也其除肉刑 杜綏理諸讞縣獄每冬月具獄日去酒省肉官屬稱其惠

權親義 少文法 禮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注權量也謂之父子君臣之閒可以情恕也 虞夏之道寬恕於人少文法也

令妻入獄 罷吏放歸 漢吳祐爲膠東相有毋丘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解其桎梏令妻入獄妻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爲名 漢鍾離意字子阿爲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子宜進藥死

不忍刑吏 未嘗案人 上詳前注 張歐字叔明爲御史大夫未嘗案人官屬亦不大欺上具獄有可卻者卻之不可者涕泣面封之 注曰背封不忍見也

八十不坐 七歲減死 漢宣帝詔曰年八十非誣告傷人他皆不坐 漢成帝令未滿七歲賊鬭殺及犯誅死者上請皆減死

門容駟馬

孫字升卿上詳獄二千公後漢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獄吏每上獄事涕泣隨之嘗曰昔東海
于公高其門閭其子卒至丞相吾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因字詡曰升卿 增 公累獲
原 死罪悉縱唐賈敦頤爲洛陽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
去其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於其君乎遂獲原 唐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
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有後者太宗嘉其誠悉原之 代宗寬刑
太祖貸死唐書曰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爲政傳於太寬朝典由是不盡上笑而答曰
令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規少祿利耳今府庫空竭無倖入俾之優足而嗜刑科是君上有威無恩獄所不竭
恕行也 長編曰宋太祖性寬仁多恕開寶八年讀堯典歎曰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
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貸其死 原 宥汝 仇予 輕
典 緩刑 得失斯在 取舍可知 寬能禦衆 猛

則殘人 其政不嚴而治 其教不肅而成 況當弘
貸之朝 宜用適輕之典 宜建大中之法 以爲小
康之惠 周訓夏刑人克用乂 漢除秦法政是以和
作爲金贖垂裕虞書 除去肉刑稱仁漢牘 爲國
制刑雖宜簡易 示人知禁信亦寬難 御勞止之人
寬以濟猛 念恤哉之典爰克厥威· 約三章之法漢
室以興 作五虐之刑苗人自絶 雖援援之政布以
從寬 而恢恢之網疎而不漏 人之寃匿大爲防而
猶踰 法以懲姦小不忍而恐亂 雖政寬而人慢未
蓋善也 比刑肅而俗敝不猶愈乎

寬刑二

增 奏記 漢張敞奏記王暢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
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
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
名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
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
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
則海内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
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
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
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
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
在德不在用刑

慎刑

原 八辟 三刺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 禮曰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殺之以示不枉
壁也 盡心 麗事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麗附也謂當其本罪之事
中典 大命周禮中典用情 漢書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 增 簡孚
欽恤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簡孚有衆 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無刑 止

辟 尚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辟以止辟乃辟 名平處 請覆奏 唐沈傳師字子言爲宣州精於吏治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審合乃論決 唐徐堅字元固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因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詔大逆詔使勘問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有不實欲訴無由達就赤族豈不痛哉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 【原】得情勿喜、視民如傷 論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齋居決事 涕泣具獄 漢宣帝令季秋後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平 下詳寬刑一 張歐 文而無害 嚴而不殘 史記索隱贊[illegible]何爲吏文而無害音義曰文無害言有文無所枉害也 漢雋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增】罷職放歸 錄案聞奏 上詳寬刑一 宋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原】明慎用刑 哀矜折獄 慎而不援

明而不留 辭貴明徹 法宜慎測 恤在一成 慎其三復 制短長之命死者不生 念輕重之刑欽哉惟恤

刑措

【原】勝殘 寡怨 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下詳寬刑一注 不犯 大省 尚書曰茲用不犯于有司言人不犯罪 下詳下漢文景注 不用 成服 五刑不用 禮記刑不試而人成服 【增】張羅 巢鵲 隋書曰劉曠爲平鄉令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圄中生草庭可張羅 唐志曰明皇時號稱治平是年刑部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年大理獄相傳烏鵲不棲至是鵲巢其庭羣臣上賀以爲幾致刑措 【原】周成康 · 漢文景 漢武帝詔曰昔唐虞畫刑而人不犯周之成康刑措而不用漢文帝用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人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景帝定箠令而笞者得全 【增】囹生草 獄生櫓 上詳前注 南史北齊宣帝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生櫓桃木蓮萬並滿每旦開門虛寂無訴訟謂之陳門 【原】期于無刑 罔或干正 上詳慎刑 尚書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言下順命也 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 俱詳慎刑 【增】司刑 無冤哭之庭 大理有烏巢之獄 李庾西都賦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政術部二十九 獄 囚 疑獄 放囚 冤獄 恤囚 緩獄 活囚 留獄 錄囚 無囚

獄一

原 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 囹領也圄御也 言領錄囚徒禁御也 詩曰宜犴宜獄 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急就章曰皋陶造獄後代因之 風俗通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 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繫之 增 說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又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周禮秋官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獄二

原 囹圄 狴牢 上見獄一 漢書曰有罪當城者皆須繫應劭注曰犯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曾吏舍不入狴牢 屬杓 象斗 漢書曰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春秋元命苞曰為獄圜者象斗運合宋均注曰作獄圜者象斗運也 東市 北寺 衛宏漢舊儀曰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屬左馮翊北寺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范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

掖庭 郡邸 史記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引去送掖庭獄 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也 請室 謁居 見螻 夢蟻 謁居繫導官注謂居牢寄此者 獄皆滿推事能生罪及上祖神來有當復行形體別姑死不非使爾有復得法大意根枯其見及頃報教活握無疑蟲一 後遇錢糖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 過萬船王至東岸蟻得出中夜夢 蓋中船君有江岸蟻得出 蟻王告之為劫急 告之主繫 設今何陵告之劫獄主囚繫當 蟻賂人堂當因食投姑鹿窮 若惟年烏蓬蠶破數飯行虎義 牟蟻時衣垂野椒曰出其太度今錄 中王江來死董得聞螻左守此鍾保衛人人古北左 現夢左謝使賂從其姑右羅明下囚家脫由之寺馮 之蟻所云以之出大食祖金錄人請漢簪此直北羽 賂急劫僕細桑出如孟罪字曰室書珥止臣寺也 之當盜是繫船亡脈去曰子晉曹註叩也知獄

如其言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得出天下遇赦 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既投餘杭山得免 春省 秋繕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 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 鄭玄注曰 注史 上書 後漢書曰陽球在獄中上書 崔鴻後趙錄曰 石勒自上書 周易曰山上有火旅 不留 勿擾 漢書曰光祿勳于定國以明經為獄史 史記曰 張宏曰 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曹參去齊相 天獄 牢 韓詩外傳曰天獄 詩含神霧曰 獄 圜扉 平砥 周禮注曰圜土獄城也 上若砥平 王者獄平 仰天 望氣 史記曰 趙高繫李斯 斯仰天而歎曰 悲夫 出獄 法 居囹圄中 漢書曰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漢書曰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黃沙　紫氣　晉武帝太康初
置黃沙獄以訊囚徒黃沙獄名　山堂肆考曰初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張華問寶劍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獄中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獄即掘獄基得雙劍　增　雀
角　犬牙　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釋文曰獄字從二犬
之牙也　原　蟲盤　虎穴　漢武帝幸甘泉宮經長平見有蟲盤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
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
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怨情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
此地必秦獄處即按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
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于是取蟲置酒
中須臾皆糜散　尹賞為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
地方深各數丈以瓴甓為郭大石覆之名曰虎穴　增
三木　九棘　史記曰魏其侯衣赭衣關三木注云關三木頭及手足也又柳子厚斷刑論云貫五
木加連鎖而致之獄　易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釋文象謂獄於九棘之下也

原　中都官　未央廄　司馬彪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
陽有詔獄　衛宏漢舊儀曰未央廄獄主理六廄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辱安
國　史記曰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
上書因告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勃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漢書曰韓
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則溺之　澤上有風
山下有火　俱詳獄易象辭　黃霸受經　杜篤為誄　漢書曰夏侯勝
宣帝時議不當尊武帝廟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
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不息　後漢書曰
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令請託不諧頻相恨令怨
收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悅賜帛免之

獄三

原　畫地　司馬遷書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栫棘　左傳曰吳子執邾子於樓臺栫
之以棘析扳也音服　深室　左傳曰寘諸深室別為囚室也　暴室　掖庭織作染練者
增　桎梏　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重事　漢景帝紀曰獄重事也　大命　路溫
舒傳云獄者天下之大命　狴犴　揚子曰狴犴使人多禮乎　原　內圜土　周禮鄭注曰圜
土獄城也　振貪獄　漢書曰貪於治水事為水衡尉也　增　司政典　呂刑曰司政典
獄　小宛刺　詩小宛大夫刺幽王詩曰宜岸宜獄　在縲紲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
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納橐饘　左傳曰僖公二十八年晉執衛侯歸京師寘諸深室甯武
子職納橐饘焉注曰武子以君在幽監故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也饘糜也　原　三王有獄
白虎通曰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云云　晉令圂屋　晉令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無令漏濕
司空詔獄　漢書曰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　若盧詔獄　王商傳左將軍
丹等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案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　掖庭秘獄　漢書曰劉
輔上言不宜立趙倢伃為皇后上使侍御史收縛下掖庭獄　太子家獄　舊儀曰太子家獄治
太子官屬大子太傅也　蟲生憤氣　詳獄二　鬬觸疑罪　論衡曰觟觽者一角
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臨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
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聖獸助獄為驗故皋陶敬羊起
坐事之　增　子長修史　漢司馬遷字子長因論李陵得罪幽於縲紲因而發憤作史記
殯母還獄　漢鍾離意為堂邑令民防廣為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廣哭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殯母丞
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汝等遂遣　奪父
歸殯畢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論
出獄　魏臧霸父式為獄掾能據法守正不狗太守私情太守怒收式付府獄霸令數人要奪父出與父俱
亡命　導因踰獄　魏祿禮荒亂時與母相失有馬台者為求得之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台令踰
獄乃自甘主簿嘉之白太祖得減罪一等　鸇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十年閭號稱治平

人罕犯法大理寺獄徐嶠奏云今歲天下斷死刑止五十八人先是相傳寺獄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賀

鵲噪獄樓 朝野僉載曰唐貞元中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側每以餘食食之甚馴狎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飛於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獄四

原 詩 隋魯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詩曰叔夜絃初絕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幽繫與幽泉 唐駱賓王幽繫書情通簡知己詩曰驄馬刑章峻蒼鷹獄吏猜絕縑非易辯疑璧果難裁揆畫慙周道端憂滯夏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徘徊入穽方搖尾迷津正曝腮圜扉長寂寂疏網尚恢恢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獲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霜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蠶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 增 又憲臺出繫寒夜有懷詩曰獨坐懷明發長謠苦未安自應迷北叟誰肯問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朝夕鳥相伴夜啼寒 原 沈佺期幽繫詩曰吾憐曾家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文公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君王惑讒欺萋菲離骨肉含惋興此辭 增 又曰無事今朝來下獄誰期十月是橫河君看鷹隼俱能擊為報蜘蛛收網羅 又同獄者歎獄中無燕詩曰何許乘春燕多知辯夏臺三時併欲盡雙影未嘗來食蕊嫌叢棘

銜泥怯死灰不知黃雀語能雪冶長猜 儲光羲獄中貽姚張薛李鄭柳諸公詩曰中夜囹圄深初秋縲紲久疎螢出暗草朔風鳴衰柳河漢低在戶蟏蛸垂向牖雁聲遠天末涼氣生霽後哀哀害神理惻惻傷慈母妻子垂涕泣家僮日奔走書辭苦人吏饋食勞交友寒服猶未成繁霜漸將厚諸公深惠愛朝夕在左右束濕雖欲操鈞金庶無負傷羅念搖翮蜿足思驤首春言出深穽永日常攜手 李白繫潯陽上崔相渙詩曰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 劉長卿罪所上御史惟則詩曰誤因微祿滯南昌幽繫圜扉晝夜長黃鶴翅垂同燕雀青松心在任風霜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賢達不能同感激更於何處問蒼蒼 盧綸罪所送苗員外上都詩曰謀身當議罪寧遣友朋聞禍近防難及愁長思未分寂寥驚遠語幽陰望歸雲親戚如相見唯應泣向君 宋蘇軾獄中寄弟子由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又曰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

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明李夢陽獄夜詩曰簷景棲棲落臺居黯黯幽鼠緣爭果隙螢過隔衣流幸竊餘光照那嫌多穴愁亦知廣川子躊躇為春秋

增序唐駱賓王在獄詠螢火賦序曰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覩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　又在

獄詠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揺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

疑獄一

增賈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白璧二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疑獄二

原惟輕　有赦舜典曰罪疑惟輕周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罰贖刑罪也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言重疑也　無質　不聽疑事無質質成也疑則捨之不可成也書曰有旨無簡不聽

注曰簡誠也雖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　闕疑　緩死　罪疑　刑放

雖國令是于罰宜無小　而人心未厭事合從輕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

疑獄三

原共赦桓譚新論曰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則赦之　讞疑　吏不決詳疑獄四漢高記　人不厭漢景帝詔曰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平亭疑法史記曰張湯決大獄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注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　分別著讞又曰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受是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著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代式

疑獄四

增詔漢高帝讞獄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寃獄一

增後漢書曰永平中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

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别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

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永平二年京師旱和熹鄧皇后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寃獄二

原亡鈇 盜金 楚相亡璧門下疑張儀誇之掠撻數百　下詳積證直不疑

增刳腹 刵耳 唐武后時酷吏來俊臣實人羅告司刑府史樊甚謀反誅之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剔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歎　唐宇文融畏恚張說乃與崔隱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其閒及引僧道之術受賂帝怒詔乾曜遇前韋抗等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將鞫其第說兄左庶子

光詣朝堂刵耳列寃

原肺石民 棘林鬼 周禮曰以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

才文曰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閑棘淵蒞訟於其下夜哭之鬼謂鄭事者

冶長非罪 良夫無辜 上詳獄四　左傳曰衛侯夢人被髮北面而譟曰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不察申生 竟死孝婦 左傳曰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上虞寡婦養姑以壽終夫女弟告婦加鴆竟結其罪孟嘗字伯周為戶曹爭之不可天連旱後太守殷丹至問之遂雨

五月降霜 三年致旱 鄒衍被囚仰天而歎五月降霜　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恐累之自經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殺姑于公明之不可竟殺之郡界旱三年後太守服至祭其冢天乃立雨

增大霧不開 淫潦自霽 南部新書曰唐李錡之誅大霧三日不開或曰聞寃天上疑其寃詔按其之　唐崔碣為河南尹已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遇盜覆舟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問存亡乾夫內悅其色且利其財既乃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

富人及徐州許可久因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誣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及碣至可久陳冤碣察得其情即劾吏捕乾夫並前獄吏下獄悉發其罪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方旱決獄即雨

原 冤濫 頗邪 黃沙失入

丹筆誤書 抱恨入地 無辜籲天 瓜李雖疑 薰蕕自別 生爲窮人 死爲冤鬼 未聞情得 但見獄成 獄非明察 法乃濫施 得情猶合哀矜 非罪誠宜開釋 劍有餘冤尚能衝斗 日無私照猶臨覆盆 衆口鑠金信非其罪 片言折獄不見其人

冤獄三

原 死灰不然 詳獄三韓安國 捶楚求罪 捶楚之下何求不獲雖咎陶聽之猶謂死

者有餘辜

增 鄭昌訟冤 漢司隷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illegible]寬饒因奏封事上以爲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上寬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爲兄訴冤 唐穆贊字相明累官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於官中丞盧佋欲重妾罪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贊弟賞上冤狀詔三司覆治無驗贊出爲郴州刺史

申理元忠 唐[illegible]時[illegible]元忠乃誣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貶元忠爲高要尉

誣劾韋賞 唐杜兼字處弘[illegible]賞陸楚皆名家[illegible]

雪師旦枉 [illegible]

訟

冤獄四

岳飛冤 宋秦檜矯詔下飛與子雲大理獄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鑄察其冤白檜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寺辭仁輔等皆言岳飛無辜不聽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

原 多殺不辜 而號無告 無所告也 銜冤飲恨 呑聲飲恨 與獄吏何親 與冤人何讐 氣怨結而不揚 涕滿汁而橫流 國章斯抵誠合申之 人命所懸豈宜冤濫

增 詩 唐錢起歎罪少府以持法無隱見繫詩曰用法本禁邪蠱心翻自極罪公在圄圄世事何紆纆翠鳳呈其瑞感羅寄鍛翼困中千念時窗外百花色落景閉圜扉春蟲枉叢棘古人不念文紛泱莫沾臆 明楊繼盛刺審途中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貟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又獄中紅苔詩曰寒柝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紅盡是渭因冤泱血 又臨刑詩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

魂補

增 制唐申理寃屈制曰朕祗膺寶曆寅奉璇圖常居安以戒危每在得而思失慮一夫之弗獲憂萬方之有罪以為承平既久區寓至曠州邑相望衆庶殷阜事繁則詐起法弊則姦生念茲寃滯載懷惻隱是以頻發詔書庶幾息訟　又制曰微物不安每切納隍之慮一人失業更軫宵衣之懷思欲下情上通無令壅隔所以明四聰也其官人百姓等有寃滯未申或獄訟失職或賢才不舉或進獻謀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匭凡百士庶宜識朕懷

增 書唐陳子昂申宗人寃獄書曰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殄讐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惟法是守惟惡是讐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誥）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

緩獄

原 不留（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緩死（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要囚（詳刑去三）　緩刑（周禮）　容姦　利深　仲春省（月令曰仲春天子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孟夏挺（挺寬也孟夏挺重囚至秋方決）　出輕繫（出而會之）　輟丹筆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若審愼而無他　雖愆期而可恕　淹恤過時亦宜問罪　稽留有故亦可徵辭　將蔽罪之有程敢忘愼守　未得情而難斷寧免稽遲　國章斯抵宜守限於申嚴　人命所懸豈忘情於審愼　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　比失刑於欲速不猶愈乎

留獄

增 後漢書曰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司徒楊震等議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惡惡止其身禁錮子孫非先王祥刑之意　唐書曰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　又曰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閿鄉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

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朝廷許
之　又曰初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
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殺侑奏許
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幷具獄上聞許之〔原〕
違限之糾　慢官之科　雖要囚惟恤　而折獄有程
雖事無欲速　而法有勾稽　既察情而得情　何
當斷而不斷　既非伏念之勤　宜及過時之責　若
踰伏念之時淹恤不糾　則恐舞文之吏因緣長姦
聽訟之要辭既易於二三　伏念之期日遂踰於五六

囚一

〔原〕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遒也〔增〕尚
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又泰誓
曰囚奴正士　毛詩曰在泮獻囚　周禮曰罪人寘諸
圜土故囚字爲口守人此其象也　周官曰掌囚掌守
盜賊凡囚者鄭元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易坎卦曰
上六利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漢書天文志
曰有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
虛則開出也　淮南子曰拘圄圄者以日爲修當市死
者以日爲短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貫人繫囚
也

囚二

〔原〕左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
歸之　又曰莊公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公右遄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
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　又曰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於大
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
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母爲喜笑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
而不殘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
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
剛先死者必君也果死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郡督郵
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　後
漢書曰陸續字智初太守尹興辟爲郡門下掾是時楚
王英謀反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續與
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
師覘候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
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
故但悲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

續曰囚食餉羮誠毋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賈逵字道宗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曹攄字顔遠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　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地因經年不決志到官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北史曰蕭撝入周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切懷景行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法司書佐獄無冤囚其有罪者臨時就戮猶西向爲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上以

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閲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賊相引而去

囚三

原　籥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繫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制開出　夏臺　羑里　夏桀爲虐召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　王莽捕關東犯鑄錢以鐵琅當鎖其項傳詣鍾官萬數注琅當長鎖也　黑幪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注弗使冠飾著黑緣史鍰其衣褚衣

擴獄　捕亡　周禮請拒當獄者捕亡律主

守不覺失囚減囚罪二等若拒捍走者又減二等皆限百日内追捕限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

又曰徒流囚徒限内亡者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主守不覺減囚罪三等故縱者即與囚同罪也　蒙

幕　著械　左傳晉人囚季孫意如以幕蒙之晉宗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縣有野火延及榮脫械赦

火畢逞自書械　搶地　仰天　漢書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當此時也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

則心惕息史記李斯居會圜作天歎息詳獄三　夏挺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鄭元注挺寬也謝承後漢書曰會稽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垂泣而決其

罪　就格　促械　華嗇後漢書曰范滂以黨事下黃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

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相主簿鞮王王欲征吳遂誅王怒付獄史罷不即著械遂曰

促著人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援之於朝　至冬　休臘

上詩冬決注時陳留童皆傳曰成廷除因南陽令母至處時伏臧毋律疾徒詳放囚

踰　父什獄衛將數人要奪與越大夫范蠡於王石室越王句踐鞮藏獄父式為獄家據法不亡命太守收馬霸　要奪　導

台令四獄詳獄騎　石室　金墉

雜事曰王尊為兵義者竹城因越大夫　竹囚　梧象　王同人刑於金竹公令情悉寬之守子公

王命有人斬竹之公令者以出所　曰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

君人令者寬有悉公今情獄以梧所斷中竹至之之囚得而王拘宄之論晏衡子曰

李子為人長象為因政之刑知詳察　內宮　永巷　後孔語衍曰春秋

穆公將三人乃因於內宮巷　漢書曰大夫人　籠鳥　檻猿

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係纓　拘囹圄　隸易注曰係下准南纓子詳刑上法四三二叢　釋箕

子　出許楊　武王下車釋箕子囚白鄭衆許楊曰被罪下獄而太賢

守　因轅陽　繫軍府　左傳又曰越鍾儀因為楚囚而貫於秦轅

陽遣還出

詳獄四詳注楚　關三木　入五刑　三木其大詳

孔安國注曰謂因五刑之刑也

師因楚五刑

而至其

解史慈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嘗為郡奏曹史州郡有隙州章已去恐其先聞　身為木石

慈曰未可量也　

乃出之會縣可曰中

自還詳獄　職納橐饘

木石以與法吏為伍左傳曰衛侯衣食為己職許寧俞忠於

因四

又維　易曰拘係之維之　脫桎　易曰用脫桎

胥靡　史記楚王相胥靡衣褐帶索

須繫　不拳　周禮中罪下罪

逮繫　漢書以丁及師孚而繫之

獄逮不繫長安令若在道傳上以繫囚也送

瘦死　漢書宣帝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

縲囚　入穽　搖尾

為械　荷校滅耳　易曰何校滅耳凶又曰屨校滅趾

屨校滅趾

因者梏拳　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

一年而舍　三年不舍

齒　又曰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能改者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拘者滿圄　楚因鍾儀　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

怨者滿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秦囚孟嘗 史記孟嘗君傳曰為秦相或說曰孟嘗賢而又齊族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昭王乃囚欲殺之獻狐白裘得免

囹圄以囚 桎梏以縶

灌夫繫居室 漢書灌夫傳曰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囚之士弱氏 左傳曰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榮杜注士弱晉主獄大夫

梏之疏屬山 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

劉輔繫秘獄 詳四獄

周勃受吏侵辱 漢書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乃免相就國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韋曜因吏上辭 吳志韋曜傳孫皓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

囚五

【原】詩 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曰窮通雖有命逋亡誠負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厚顏羞朋友囚心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氾方違盛明代永向幽泉裏況當此春節物候鶯田里桃蹊日影亂柳徑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筆不重陳此情寄知己

【增】唐元稹懲問囚詩曰司馬子微壇上頭與君深結白雲儔尚平郡落擬連賣王屋山泉為別游各待陸渾求一尉共資三徑便同休那知今日蜀門路帶月夜行緣問囚

宋唐庚訊囚詩曰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振聲厲語盡切自古官中財一一民膏血為吏掌管籥反竊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摘頷下髭事老惡自張証佐白月明推窮見毛脈那可口舌爭有囚奮然出請與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參軍在場屋薄薄有聲稱只今作參軍幾時得騫騰無功食國祿去竊能幾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囚今信有罪參軍宜揣分等是為貪計何苦獨相困參軍噤無語反顧吏卒羞包裹琴與書明日吾歸休

【增】制 唐中宗慮囚制曰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小人由來共貫朕情存革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慮開徼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為心爰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寃仍示小懲之戒其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令所司具為條例奏聞

【增】判 唐失囚判曰圜土不嚴罪人其逭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彼維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于羑里旋聞失守遂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料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

於責

放囚

原 兩釋 左傳曰兩釋縲囚 一重 詳囚二 乃逸 左傳曰晉人令曰蒐乘補

卒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注曰之令逸欲使楚人知其謀也綏 而縱 詳囚二馮援 強刑

漢書若令責保 出繫 月令輕繫出 至節輒還 晉范廣字仲將爲堂邑令丞劉榮坐

事當死郡以付縣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還榮如期返 刻期並來 詳囚二 伏

臘皆歸 後漢虞延字子大爲細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皆尅期返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至而死

寒病遂解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爲司徒府送囚詣河內時寒徒病路過弘農意移屬縣使

作徒衣縣不與而上書言狀亦具以聞世祖詔報從劉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也竟於道解徒桎

梏恣所欲適與剋期俱至無敢違者 誦經脫械 晉苻丕左丞相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桎械其手

足杻鎖

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有夢開械脫出若有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乃以爲洛陽令 殮母

還獄 詳獄四 務以哀矜 示其仁信 無苟免之心待

而懷惠 守自拘之限來不忍欺

恤囚

原 給酒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京兆人蘇回爲郎二人劫執之來財廣漢就曉之門京兆獄吏謝兩卿無殺質天子

臣釋質束手得善相遇二人叩頭曰送獄廣令給酒內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斂葬具皆曰死無所恨

愍無子 詳獄四智明二 問辭狀 吳顧雍爲丞相爲呂壹所誣毀後壹繫廷尉命雍鞫訊

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曰君得無欲有所道耶壹叩頭無言 增 給衣薪 宋神宗詔天下

繫囚貧乏者冬月撥給衣被薪炭及飯食仍委長吏提舉 具湯沐 宋紹興元年有進呈除決禁囚

者上曰此事甚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常遣內侍持餅餌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恩惠

活囚

原 偉張蒼 史記張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鑕肥白如瓠王陵傅之言於沛公赦不斬 壯王訢

暴勝之欲斬王訢訢曰殺訢不足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勝之壯其言而赦之 崔篆出

後漢書崔篆爲建新大尹獄犴填滿篆出二千人 皆叩頭曰將有悔 郅吉拒使

寒朗陳寬 詳獄二 袁安條奏 後漢袁安爲楚郡太守楚王英謀反連及數千人

安至郡理之 事無實者條上出之 元吉辨冤 宋吉寶元爲判官辨冤

增 元吉辨冤 多所全活 宋太祖 仲孫審獄

有宗悉事知州由也乃後補盜殺者其妻訴之宗之死中曰冤得其責知必令奴婢

宗曰若非盜耶然不當也宋張奎辨囚 唐肅白寬

張奎辨囚 宋張奎州守轉運使

得覆不按一人視皆服 而其辭明之

同宿逆旅 有亡去 白其兒而知之

訪問非盜 宋孫觀

之屬皆曰我非盜人也 既獄二日 吾事得 其名 盜其

得賊 宋錢 口 宋 死 宗 說 嘗 州 里 言 其 母 年 九十

獨 令 人 與 一 僧 行 母 死 而 吏 宗 復 所 殺 然 人 釋 者 囚

釋囚

錄囚

〔原〕口說（應奉爲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千人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面罵（吳呂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敘面罵壹丞相顧雍責敘云云）多得情偽（後漢左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有所平反（爲不疑詳囚二）

無囚

〔原〕黃霸（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百姓鄉化八年獄無重囚）董恢（後漢書董恢爲不其令有恩惠獄連四年無繫囚）囹圄空虛 恩惠懷感（劉平爲全椒長百姓懷感獄無繫囚）

〔增〕三年無囚（何易于爲令三年無囚）大理獄空（宋仁宗時大理寺獄空）三院獄空 府縣獄空

（仁宗時五年獄無重囚 丁謂言刑措然獄訟幾安 府縣獄空 上謂輔臣曰三院獄空）

本寺獄空（宋孝宗淳熙五年閏六月大理寺奏獄空）爲獄代償（宋孫華知吳州事無能黥以奏獄空欲依故事上表賀）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錄囚 無囚 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三十 法官 聽訟 鞫獄 議獄 赦宥

法官

〔原〕典獄者主獄 坐獄（漢宣帝詔曰今廷尉平） 三世（吳于定國世爲廷尉）

四人（漢宣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 聽獄辭（史記孔子爲魯司寇聽獄訟）

〔增〕提刑 司寇（周禮秋官司寇） 傳古義 李離伏劍（史記李離晉文公理也） 孔平（漢孔光爲廷尉） 于求寬恕 定國飲

酒 晉置博士 倪寬不習事 魏置理曹 陳矯不讀律 知獄吏之尊 尚存獄吏之失 王彪之比張釋之 霍光用杜延年之輔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法官 一

以寬辟 寬刑

聽訟一

增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聽訟之處也)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刺言洽人情者原其赤心不失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正在我之刑明在人之辟又必三刺以審論於衆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疑罪可重從赦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聽訟二

增 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右助也) 王叔陳生怒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士丐於王庭聽之

風俗通曰頴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不產期至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叫乃放與而心甚自慘悽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具服 後漢書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莫不曲盡詐情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摘發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 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媼爭絲各言己者詣琰琰挂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 後魏書曰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 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

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答曰刺史無德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遞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聽訟三

原 稽貌 察情 考其觀貌獄之至情也錫志吴賓曰察其情也 忠愛 欽恤 禮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訟獄也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注曰敬之敬之惟刑之可尚憂也 猶人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老吏 下曰詳獄二張湯 束矢 鈞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訟 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又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獄 券書也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政兩劑相告罪也不入

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 獄 留辭 速獄 也謂一人之辭以斷獄 詩曰何以速我獄

增 妾逐妻 僕告主 宋王子知卓州之有狂婦事出言無知 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其言稍可曉本有別婦為字新 子夫死妾有子遂而反其家貪其資 恚欲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一婦良告僕 宋宋庠字公序知河南府有一僕告主罪之人稱神明 稅物庠曰此風不可長也乃治僕罪 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乃治僕罪 窮詰書吏

免坐貸人 三國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遷東莞太守有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 耐家有少妻勤所以詰其丁壯即召見比居年少書吏 若聞之色遂窮詰服其罪 京兆逆謀教河南尹王恂按其獄一驗而決初久不能決時有梁山之 貸於人留守復按其獄令傳言而往人情乃疑 而狂謀卒按獄使知人不能果集家多疑賊為者 非吏所欲並坐貸人而得不曰婚禮與借 所防意坐使負如人而取是禮與借為索反人貸情者有弟之

治母告子 詰父稱翁 李國傑為河南尹唐 知何罪之有遂繳數百人

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冀其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傑令擒之一問承伏云某與寡婦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宋程明道為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理老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曰歲久矣汝何以記之詳也老父曰書於藥法冊後歸而知之因令以其冊進冊中書云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問張氏子年幾何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謂之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原 從情 從辭 求生 求殺 孔子曰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古之聽人求所以生之今之聽人求其所以殺之情 得獄成 辭貴明徵 罪宜慎測 刑將不變 獄

貴惟精 黃沙執憲 丹筆垂仁 既慚金矢之直 何追鐵冠之効 梧丘有雪冤之魂 棘林無夜哭之鬼 刑期無刑 經邦之茂範 殺以止殺 有國之宏規 泣辜流念 無虧大禹之恩 丹筆哀矜 有裕放勳之惠 漢制九章 設黎元之銜勒 湯存一面 作黔首之隄防 干紀亂常 必加誅於三族 反道敗德 終不捨於五刑 定國之司廷尉 爰求明察 不疑之尹京師 多所平反

聽訟四

增 辯處 杜佑補剡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詢

祐爲樞處斷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原 別約劑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注傳別手中別書約劑今之券

舉要辨 左傳王叔氏不能舉其要注要辨之辭 必以情 左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不失情 動不失情 眚災肆赦 尚書舜典

察辭于差 呂刑察辭于參差也 閱實其罪 呂刑罪與罰相當也

惟良折獄 哀敬折獄 非從惟從 惟察惟法 並呂刑

協日以刑 周禮司寇之職以議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旬日乃弊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

用情理之十日乃斷冀有可出也 棘木之下 禮記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申嚴仲秋 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 明徵其辭 左傳

斷獄蔽訟 蔽斷也 知法省刑 漢書刑法志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 以怒

改衛莊

增 刑 漢雜事篇曰博士申咸也 治獄如水 桓子新論 令羊觸之 論衡獄疑者令羊觸之

定公失席 禮記檀弓曰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罷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文姜去氏 孔叢子曰梁人娶妻後妻殺夫其子殺之梁相以此子當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親也且夫殺重於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穆公失教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傷人不敢教不逕 越王援刀 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詳疑獄南朱公 一 不用三冬 後漢陳寵咸之曾孫明家業時肅宗詔除鉆鑽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時帝始改用十月初冬而已元和二年旱賈崇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災旱寵奏冬至陽氣始萌月令曰諸生蕩仲冬曰身欲寧事……郵若降盛怨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尉每附輕與

孟秋之時 務從寬 漢和帝令孟秋案獄刑司徒魯恭上疏……歲夏召農人拘對上失天時

下蓄農業一大吁嗟上道爲敍後卒施行

丙吉處度得所 風俗通曰陳留富公年九十無子娶田家女為婦一交接便絕氣得少得男其女爭財丙吉決之 何武原情得理 風俗通曰沛郡富公家貲二十餘萬少婦生子年數歲頗先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恐爭其財兒子年十五以還因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省其書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以見伸何用慮強遠如是哉放財以與子曰弊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乃服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監問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刑俱呂 意苟不惡釋

無罪 董仲舒 意惡功遂不免于誅 漢薛宣傳 陳寵平治無

伐時不

所不服 漢推半曰陳寵為司徒據天下之心所平皆以 郭公所決退無怨情 後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小杜律為明決律府時為廷尉御史大夫郭躬少子延年亦明小決律武 在家之女從

父之刑既醮之婦從夫之戮 音許何悲曾載

聽訟五

增 詩 唐錢起縣內水亭晨興聽訟詩曰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甿借問秋泉色何如拙宦情磨鉛辱利用策蹇愁前程昨夜明月滿中心如鵲鷺負恩時易失多病績難成坐惜芙塘晚霜風吹杜衡 崔國輔送韓十四被魯王推遞往濟南府詩曰西候情何極南冠怨有餘浮

王雖好士不察獄中書

議獄一

增 經濟類編曰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　又曰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當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

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議獄二

原 犯蹕 盜環 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廄驚乘輿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所公共其時上誅則已既付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所措　又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怒令族之釋之曰假如盜長陵一抔土又何以加於法乎

增 換金 造印 劇談錄曰唐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鞫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縣辨送府庭邑宰説以為殊績慮公戴主守不嚴因使置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為土塊矣莫不驚驗以狀關會曰奸計撫之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狀罪繫獄以案上聞汧公覺之盛怨時袁相國茲守德深在公幕中曰甚疑此事請吏詳之汧公因使表移獄於府中票問閣覺問二百五十除環詰其初獲者郎本贊存屬遂於列肆索金錄寫與塊框等拜其半已三百斤矣諭其負擒之力乃二殺夫以竹身至縣境詐其金非二人以竹搏可舉其郎路之時金已乾為土矣於是罪疑大豁遂獲清雪汧公數限無已其後袁至德宗時為宰相　趙林武安霸被官有為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

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原 人心不厭 吏議難知 漢景帝詔曰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朱博遷廷尉職當讞平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誣謂掾吏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取吏議難知者為諸君覆之乃為平處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課傳當罰 爭死乃讞 上詳議讞一難弟張儉字元節亡投孔融兄褒褒不在融匿之事發并收褒融爭死鬪母曰家事當在長妾合當辜一門爭死郡不能決乃上讞詔坐褒

議讞三

原 不當 漢景帝詔詳議讞四 再卻 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卻矣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伏寬所奏即得可上曰前奏非俗吏之所為也 移讞 廷讞 上讞 讞於公 當獄成有司讞於公 奏讞掾 張湯舉倪寬云云

增 為天下公 唐戴胄清直為大理少卿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右僕射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封德彝固執胄曰校尉由無忌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皆免 法不應坐 唐張蘊古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妖妄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疾有徵法不應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徇情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曰凡決死者命所司五奏覆蓋自蘊古始也 僕不去曹 唐李日知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此曹囚無生日知曰吾不去此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後卒用日知議

議讞四

增 詔 漢景帝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察獄一

增 後漢書曰左雄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安行部錄囚徒察顏色知情偽　晉書曰苻融仕苻堅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回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而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為驗乃悞中婦人也　後魏書曰辛祥任司馬失白壁兵樂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竟出之月餘別獲真賊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賫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邑人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箝掠自誣言殺獄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

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召居州內刀匠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皁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謹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名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并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沙門再

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方懷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恐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　隋書曰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妾

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手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其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擒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察獄二

〔增〕**交錢**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去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弱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無讎曰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頗曾舉人錢否乎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也子文怪

之知事露應對不次柔問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

爭絹 風俗通曰漢薛宣字贛君為臨淮太守有一人持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一人來共庇蔭因與一頭與之雨霽當別因共爭鬥各云我縑詣府自言辭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呼吏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喜曰君恩前撮之主稱冤不已宣曰吾得當矣因詰責之具服悉俾還本主

〔原〕**察稻芒** 後漢周紆為召陵相廷掾詐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至死人邊若與然人共笑語狀驗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廷掾耳又鈴下云外惟廷掾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掾而將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欺之

甕中鼠屎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中啟言不謹亮令破鼠屎裏中乾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

水中兩日 詳察獄一倩附

一男與語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

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增】悉縱枉盜唐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獄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眞盜　訪釋僧人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邨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并囊衣踰牆而出僧不寐竊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屍在井血染僧衣主人蹤跡捕僧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吏食其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來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曰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往捕獲并得其贓僧始得釋

【原】探情窮審　偏聽生姦　公聽不私

【增】正大姓殺人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摘之曰汝且死彼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賣直又不肯汝汙將奈何因悟涕泣覆面曰因處誤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良正諸法焉

【原】推己以議物　捨狀以探情

誅一以振萬　損少以戒多

舉按一

【增】後漢書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

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曰桓帝時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桓帝怪問其故并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唐書曰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言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因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如之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資治通鑑曰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

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
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
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
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
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續資治通鑑
曰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
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
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
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
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

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舉按二

原 多劾權豪 漢范滂為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二十餘人

不避彊禦 漢鮑永為司隸以鮑恢為從事假抗直不避彊禦世祖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方進搏擊 漢翟方進為京兆搏擊豪彊為丞相奏陳咸冒蜀荀容云去威逐廢錮

翁歸發姦 漢尹翁歸補河東卒吏按事發姦太守田延年重之

正故人罪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按其姦贓先設酒肴歡飲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刺史按事者公法也竟正其罪

殺舍中兒 後漢祭遵為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殺之

即日考竟 魏志滿寵為高平令縣人張包為郡督郵貪穢因來在傳舍率吏卒收之即日考竟遂棄官

待旦奏劾 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當奏劾或

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突霍禹門 漢趙廣漢將吏至霍禹第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斬關而去

與謝尚飲 晉羅含字君章桓溫使檢劾謝尚含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而還溫問所劾含曰公以尚何如人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溫義之

安問狐狸 後漢舉八使巡行天下糾按不法張綱為侍御史受命詭乃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有似怪鳥 晉孫盛為長沙太守頗營貨賄從事至郡服高名不劾盛與桓溫牋辭旨放蕩曰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有似怪鳥溫怒遣按鹹私鑑東牧到州不坐

鷹隼始擊 漢孫寶為京兆尹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為嚴霜之誅

大公無所迴避 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無所迴避王生與書曰明主知君公正命君司察之位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剄

少君無所迴避 諸葛豐字少君為司隸劾舉無所迴避

拷訊

原 歲上 漢宣詔係者或以掠辜瘐死獄中令郡國歲上係囚

夜拷 後漢常林夜拷吏崔林剛之曰君為廷尉耶常曰無崔曰何故夜拷囚常備之

榜數千 吏貫寄對獄史榜答數千刺莽身無完者

拷連百 漢寒閉三拷一連十拷下連百

增 無肆掠 禮記月令仲春無肆掠謂掠拷、肆暴凝

榜舍人 漢成吩令忍毀榜邪舍人不勝痛

原 何求不得 撻楚之下何求不得

惟死無辭 吳陳表字文奧為貫王掘紂士皆受附之時有盜明盡官物明壯悍收拷極毒惟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付表表破械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權奇之遂赦明罪

卒從吏訊 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先就拷掠 黨范滂繫獄以同繫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拷掠

五毒備慘 戴就會稽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浮臧從事薛安收拷掠五毒備嘗就

增 用威如狼 釋名曰拙而死曰掠良也用威如狼

榜吏至死（唐同平章事韋湜……）

原 張儀以相璧笞（史記……）陸績以母姜免（……）

款辭

原 兩辭（書曰兩辭……）五辭（又曰五辭……）單辭（又曰……）

書辭（……）抵讕（……）

引證（……）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自伏其過 不知置

辭 要

不足受辭 增 各呼家屬

乃詔推

事（……）

引說為証

鬭

原 相搏（……）

殺（……）交捽（……）搕

吭（……）拔戟（……）

之 忘身（……）思難（……）成之（……）

曰鬭者成之怒 繁矣（……）禁囂（……）戒鬭

（論語曰……血氣方……）拗怒（……）鬭力（……）鬭勇

憑怒 用壯 爭雄 血作 脈憤 力爭 心競

鬭心 鬭志 張空拳（……）餵毒手（……）下血成江（……）

（……）豎腦伏地（……）

妻呼即還（……）

下 人笑而止（……）

兩虎私鬭（……）兩虎相鬭（……）

宋萬批仇（……）高鳳勸鬭（……）

（……）教令者罪（……）

救鬭者傷（淮南子）小人之性（……）彊暴

之男 蚌鷸相持 兔犬俱斃 爭為事末 鬭乃禍

心 不忍小忿 終亂大謀 彊者暴弱 怒有戰鬭

傷

原 折齒（……）敗面（……）擊齒（……）折臂

晋羊祜字叔子折臂為三公**抵罪**漢書傷人及盜抵罪**去職**晋征士細典選殺妻無**不敢**男而姤不敢違忤庭殺於外為人所傷不許求去雖訟不聽司直罷隱劾之宜黜斷又不許

傷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不重傷**左傳君子不重傷**折右肱**易折

其右肱**傷厥足**尚書用傷厥足**折脇拉齒**史記范睢**斷鼻傷脣**漢

士中傷脣成毀使不辟宜為足了況中谷明折又疾明大於宮門外交市

廷尉直議遇以疾者而青黑無疾者不同況競 死傷杖以少杖疾大不奔皮 減吉字少數以蓋不施青黑出而與口同 …

死傷橫道刑法志律書劉吉字少卿為丞相出逢清道群鬥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死傷積野**李陵書 **頭壁俱碎**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事人不親小體也 **冠帽傾脫** **胥怨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

傷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既奮李陽之拳** **乃折**

羊公之臂 **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周禮

藥人

原 **祭地**左傳晉驪姬謂公曰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寘堇**國語驪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 **毒涇**左傳晉侯會諸侯伐秦秦人毒涇上流 **飲鴆**左傳成季以僖叔命飲鴆 …

…使後有毒於魯國多死是則誣使鍼季鴆之曰飲 **嗌腊遇毒**易 **害人聚毒** **害物**

之心 **毒人之罪** **包藏禍心** **合聚毒藥**

誣人

原 **游辭**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僞辯**行僞而辯 **心勞**尚書作僞心勞日拙 **情僞** **厚誣**左傳人不可厚誣鄭人曰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 **矯誣**坐反

爾詐 **予欺** **飾虛** **行詐** **詐謀** **姦計** **如簧之**

舌詩曰巧言如簧 **鑠金之口**衆口鑠金 **不當受殃**月令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非誣勿坐漢宣帝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皆勿坐 **辭為憑虛** **罪**

宜閱實 增 **女誣母**漢宣帝時陳留老人年八十餘富無子祗一女適人其妻卒翁

復娶後妻一年生一子翁死其女欲奪其財誣其弟非翁子詣郡縣不能決前妻女訟之

所生非翁子乃時寒日中令兒與衆童立日中老翁子無影以此驗之知非翁子

…又命諸兒同服女母同立男兒背日中老人子畏寒又無影

吉中為翁之立兒曰老翁子無影使姊明辨…

變色遂服

人宋郭若虛…自以手…

以食…下…

原 **興無妄之辭** **明巧詐之答**

殺人

原 **漢法**殺人者死 **賈制**後漢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掾吏欲引南 **人患**周禮記之事人相殺行理之事 **尸僵**文選… **莫大之罪**周禮 **無赦之刑**刑死 **杯酒相讎**古詩…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

…人殺…

不忌為賊左傳殺人不忌為賊 **狂易得減**漢書陳忠上言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椎埋為奸**漢王溫舒少時椎埋為奸

劉晋不責魏志劉晋字子時年九歲母…

之性必亂汝家汝即入室之言可行矣…母顧命之言不責也

七…

增 **以俎壺投**左傳…自投…

子之主何以殺…動於何以…

嚴挺之子唐書嚴武

母裴氏不爲父報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以戲雄就英擬碎其首左右驚白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麒麟之子也

〔原〕秦舞陽十三殺人

告人罪 匿名併入

〔原〕請名 魏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曹張京投書言之帝匿京名送龜付獄高柔字文惠爲廷尉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不敢毀法帝乃下京名各當其罪

請本 魏時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求讀二京賦者果得罪人

投匿名書 漢趙廣漢爲潁川太守患相朋黨乃許相許或匿名相告罪者置缿筩令投書於其中缿筩乃瓦器也

有敢告字 漢王嘉上疏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百姓證驗章文必有敢告字乃下

〔增〕斷匿名告人 宋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令亟治之安禮驗最後一書又加三人有姓辭若安禮書曰吾得之矣呼問辭曰豈有素不快於若攻新部者聆曰有持筆求售者指之快快去其意似見街即命捕訊果其所爲也即梟首於市

從坐

〔原〕夏誓 夏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

漢律 鼂錯曰罪人不孥文帝除收孥律

淪胥 詩曰淪胥以鋪

連坐 漢王溫舒爲河內連坐千餘家

巢毀 漢孔融被誅二子年八歲坐不起人問之二子曰安有巢毀而不破卵者乎并見殺

荀氏女 晉荀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坐死何曾使陳咸上議云一人之身內外受辜請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從之

王淩妹 魏郭淮字伯濟妻王淩妹也淩誅妹當從罪見收羌夷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五子叩血請淮淮不忍乃令追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云宣王宥之

應侯席藁 史記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爲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所任不善以其罪罪之秦昭王恐懼應侯意乃下令有敢言鄭安平事以其罪罪之

義合不坐 漢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逆小妻及姑等六人事未發時已出或改嫁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爲論廷尉孔光曰夫婦義合云云詔從光議

劉廙復仇 魏太祖時劉廙弟與魏諷反當連坐陳羣字長文爲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

兄弟不及 蜀志糜竺爲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與關羽攜貳叛歸孫權羽兵敗被殺竺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不相及崇待如故也

子妻應坐 魏毌丘儉誅子妻荀氏應坐詔聽離婚詳刑法志載

〔增〕爲三互法 漢靈帝以州郡相黨爲三互法

〔原〕申商相坐法 刑法志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參夷之刑

趙張連坐法 漢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故縱所監臨部連坐之法注云部內有罪并連坐也

相代罪

〔原〕許代 後漢陳忠字伯始爲尚書奏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

請代 漢安帝時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何議曰名忽死子斜孔子曰如攻新部經於溝瀆莫父非錯刻笑道自殞其命逝同曰不如禍母指括全宗今發無罪之初軍活當死之次玉此謂家生非謂代死也拜議繳一衰罪拜嶽獄二

〔增〕一門爭死 漢孔融匿張儉事發與母兄三人一門爭死詔坐兄

猜認

〔原〕卓茂馬 漢卓茂字子康爲丞相史出行有人認其馬心知其謬默解與之牽車而去謂之曰汝若自得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從主得馬乃詣府叩頭謝還之

劉寬牛 漢劉寬字文饒爲司徒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下車步歸須得牛還謝曰怨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同舍金 漢直不疑同舍郎亡金疑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後乃明也

鄭舍絳 陳重在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絳去主疑重不自申就市肆讓之後郎還絳事乃白重

承宮禾 承宮字子少避地於蒙陰山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曹節豕 魏曹節字元偉

(鄭人有亡豕者與鄰豕相類詣門認之鄰不爭後主得亡豕乃慙送謝鄰鄰笑而受之)冢閒得脯(晉桑虞字子深嘗宿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盜之虞解衣償之主人曰多恐狐狸偷去乃將脯主至冢閒得脯客還虞衣虞投而不領)冰下得犢(宋沖字巨容少有至行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冰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張儀盜璧(詳寬獄二)杜宣疑蛇(風俗通應郴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壁上懸弩照於杯影如蛇)子幹墾田稻(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召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義自行去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慙舂稻得六十斛米還牧牧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長翔墾田稻(郭翻字長翔家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宰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

錯誤(失入 失出 併入)

【原】誤宣(孫章誤言斬報重詳議減二) 失傳 失辭 失口 【增】刑

僭(左傳刑僭則懼及善人) 罰爽(入人之罪罰既爽於躬行) 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謂曲入人罪也) 私曲(察阿黨謂獄官以私恩曲斷也) 容姦(輕典容姦) 惠暴(殺人不死傷人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詳寬刑一) 【原】謂上為君(夏侯勝質樸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也) 以十為百(後漢詔賜降胡縑以十為百帝怒將笞郎僕射鍾離意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懈怠為愆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 寧失不經

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原情 情

匪哀矜 理弗明啟 誠非巧詐之辜 謂寬過誤之

戾 事雖乖於審慎 情宜異於矯誣 事雖昧於二

思 過宜寬於無簡 慎非石氏雖懸數馬之能 誤

比鍾離宜恕賜縑之誤

文字誤

【原】失傳(有司失其傳也) 踳駁(紕繆) 闕疑 改正 掌以簿書

誤於文字 一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為百

五而闕一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毫釐之差

不容筆削之改 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賜縑

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使吏供己

【原】司馬市買(漢蓋寬饒為左司馬在部常為衛官繇使市買衛尉私使寬饒以令詣府上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復私使候司馬) 主簿迎醫(晉陶侃廬江人為郡主簿太守張夔妻有疾將

迎醫請行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 護視家事(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顧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也) 遣修園宅(晉王戎為荊州刺史以家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增】私役門卒(唐鄠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殿中御史李乾祐曰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犯夜

【原】號戒(夜三鼜以號戒注鼓也謂夜三擊鼓以巡戒之也鼜音戚) 扞掫(說文曰掫夜戒守有所擊也) 露浥(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星行(御星行者禁宵行者游者御亦禁也) 警巡(西京賦曰警夜巡晝) 警守(周禮夜事謂夜警守之事) 夜獵(漢李廣將軍夜獵還灞陵亭長呵止之) 暮歸(晉王承字安期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有犯夜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暮承使吏送歸家) 分夜(以星分夜) 不時(周禮禁行作不時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抵冒街禁 犯禁 · 國禁 官禁 詔夜士以詔夜士夜禁注禁行也夜士迯夜之士 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謂早晚時也 亭吏呵漢李廣嘗從人飲還至霸陵亭亭長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乃也止廣宿亭下 部尉棒魏太祖紀為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殺之後幸黃門蹇石叔父夜行太祖殺之 夜禁是于必先問罪 宵行有故似可徵辭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政術部三十一

象刑 徒刑 肉刑 流刑 臏刑 死刑 杖刑 族刑 鞭扑 罰鍰 公族刑 財產沒官 戮故 不齒

象刑一

原 惟明 非古 書曰象刑惟明者荀卿謂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之謂者哉 犯臏以墨蒙其臏畫之犯剕以赭著衣非草屨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按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論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注純緣也以為治古無肉刑亦不得象刑矣注言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觸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而起於亂今也注言今人惡刑之重因推言之上古如此也其實不然 畫墨一 污濇漢武詔曰古者異衣冠象而人不犯注云畫墨者幪巾也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尊下車以象刑赭幡污其衣莽聞說下詔申敕公卿令思齊封尊于化侯 上刑赭 下刑墨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象純幪巾也

象刑二

原 唐虞象刑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 不使冠飾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墨幪也 不虧其體圜土之刑人也不虧其體 畫跪當黥慎子 草纓當剕又曰有虞之誅也以草纓當剕 屨扉當刖 艾韠當宮案晉刑法志曰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緣領 衣冠異章服刑法志 犯墨者蒙帛巾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巾 犯劓者赭其衣尚書大傳 犯臏者幪其臏又曰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 犯大辟者衣無領又曰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肉刑一

增 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攘竊傷人者其刑劓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降叛寇賊劫掠者其刑死注曰非事而事之今之所不當得為也攘竊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注曰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又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白虎通曰臏脫其臏也　漢書曰黥劓之

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於君也　又曰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者身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都感反面為劫字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　周禮司刑職曰刖罪五百鄭注曰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也

肉刑二

增 家語曰季羔為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縱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者其惟子羔乎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

不及孫臏陰使人召孫臏臏到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為奇遂竊載與之齊焉

肉刑三

儷 詔除　議復 漢文帝除肉刑詔曰夫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後漢書曰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乃止　葵智　屨賤 左傳曰鮑宣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又曰齊景公繁刖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斷足　斮脛 左傳曰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衛侯怒曰必斷其足尚書曰斮朝涉之脛　離刀鋸　忍刻截 孔融肉刑議曰一離刀鋸終身不盡哀安議曰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勸絕之悲　秦施上服　苗作虐刑 秦酷以施上服之刑案周禮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呂刑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

滛為劓刵椓黥注曰苗人始為截則割劓椓陰黥面故為滛也 四肢重罰 五虐峻刑文選曰重罰肉刑也五虐即上五刑 彊鉏不衛 鬻拳自納左傳曰師伯刖彊鉏君子謂彊鉏不能衛足楚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卞和獻玉 邴氏爭田韓子曰卞和獻玉於楚王王使工者相之奏王曰石也王怒刖其足左傳曰齊懿公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為僕也 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 念鼻劓之日人何以堪 苗民作而降咎垂誡呂刑 文帝廢以從寬稱仁漢牘呂刑曰今爾何懲惟時苗民斷制五刑上帝不蠲降咎於苗注曰謂苗人作五刑天乃滅之漢文帝去肉刑用笞罰文選曰歌鞭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也

肉刑四

原 墨辟墨刑也墨謂刻其額而涅以墨 劓辟截鼻 剕辟剕刖足 宮辟宮者次死之刑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 極於病呂刑曰非死人極於病注曰刑以懲其過非殺人也極於病苦者使之莫敢犯也 增 天且劓易睽六三曰其人天且劓注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也 原 不復屬漢緹縈上書曰刑者不可復屬 報虐以威尚書曰皇帝哀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注曰皇帝帝舜也言以威遏絕苗人 名輕實重鍾繇議除肉刑加以笞名而輕實重易犯實重傷人是以骨肉輕人性命也 彰罪知恥晉曹彥議曰鑿顙抽骨玩常苟免犯法乃黥刖彰罪而民知恥也 剕象七政尚書刑德考曰剕象七日月五星應政變易也 臏象七精又曰臏象七精七宿昏中 變易節氣之精也 墨象斗度並刑德考 臏去節木禮緯曰臏刑法金也 墨罪五百周禮曰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 增 剕罪五百 原 宮罪五

百 刖罪五百 殺罪五百死刑也已上並周禮司刑職 墨者使守門周禮掌戮職鄭氏注曰黥者無妨於禁禦也 劓者使守關鄭氏注曰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也 刖者使守囿鄭氏注曰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宮者使守內鄭氏注曰以其人道絕也 增 墨者法火之勝金 原 劓者法木之穿土 臏者法金之剋木 宮者法土之壅水 大辟法水之滅火

肉刑五

增 對 唐白居易議肉刑對曰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刵劓椓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

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若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

贖刑一

增 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 注曰誤入刑者以金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贖刑二

增 家語曰魯國之政贖人於諸侯皆取金內府子貢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內府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為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罪論 又曰烈王無忌闔王承之子也承為荊州刺史王廙所害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為重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唐書曰僖宗乾符三年赦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

贖刑三

原 入粟 輸錢 漢張敞言國兵在外發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當望之及李彊議民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意不老廢議詳贖刑五錢後莫虔詔為使射時花安聽百姓議罰者輸贖號義注為貧人備而守令罔以際做詔上讀論之詔下切貴州縣也

罰金 出縑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當罰金詔議末二續漢書建武初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出縑贖罪輕重各有差

解左驂 入半縑 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纍紲之中晏子見而解左驂贖之 後漢明帝詔亡命者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釱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城旦至司寇五匹未發自告半入贖

誅句奴 捕安世 後漢竇憲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車騎將軍有功堂勒銘燕然山 漢丞相公孫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子敬聲也西京賦曰丞相欲贖子罪云云

增 伏斧鑕 獻金 馬晉高祖怒闐王和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鄉下獄元鄉俯伏曰限夫相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其罪高祖乃赦元鄉遣歸 唐書已復聽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王乃婆州法尋以事令從事人乘寬政久多以遣令得罪死者以為許於是部落驩然其後當死者贖其家獻金馬以贖

原 五罰

有赦、百身可贖 尚書曰五罰之疑有赦注曰出金贖罪、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贖刑四

原 官婢 漢書曰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其幼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詩之乃下詔除肉刑

官奴 晉殷中帳吏部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罪應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撾登聞鼓求為官奴以贖父罪時議者欲處廣死罪以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右丞范堅駁曰以殺上殺小不忍而輕易典刑人之愛父誰不如宗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遂正廣刑

權輕重 輕重諸罰有權

免刑殘 免於刑殘

誤者之試 張斐律序曰贖罰誤者之試

穆王訓夏 周穆王訓夏贖刑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貢禹請除 貢禹請除贖刑之法

金罰貨罰 周禮職金掌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注以金以貨贖罪者也入於司兵以給兵及工直也

百鍰千鍰 罪贖以百鍰重倍加至千鍰也

增 赦疑從罰 尚書曰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不簡正於五罰注曰罰贖刑也五刑有疑赦之從五罰言降而從輕也

以官爵贖 唐王忠嗣數上言祿山且叛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

推父蔭贖 太傳曰裴潾再遷刑部郎中前京府倉參軍由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財不訴以赦免潾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原 贖死金二斤 晉律注曰謂其五歲以下一等減半四歲以下一等減

贖囚金四兩 又曰贖罪囚罰金四兩

諸侯不敬皆贖論 又曰凡諸侯上書言及不敬皆贖論

八議得減皆收贖 又曰諸侯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留贖勿髡鉗笞也已上并晉律

入錢五十

萬減死 漢武帝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買爵三十級免罪 漢書惠帝紀曰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宗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十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尚書呂刑下同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

剕刑疑赦其罰倍差 孔傳倍差又半五十鍰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

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 管子桓公問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君使甲兵贖死刑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小罪入半鈞也

贖刑五

增 議 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
救生恐未可也
【增】【疏】漢貢禹除贖罪法疏曰孝文時賈人贅壻及吏坐
賍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武帝闢地廣境數千里
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
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
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
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
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
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
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
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
致也今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賍者輒
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
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杖刑一
【增】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酷公卿皆鞭杖左雄上言
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
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晉春秋曰諸葛武
侯杖二十以上皆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三
國典略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
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初為
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閹豎獨孤秡侯竊官田受納賄
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登壇南
望歎息不測其意武宣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

不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
輩輕相間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
二百秡宜決鞭一百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
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
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唐書
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
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
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
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
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

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仙先不可又輕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說退而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爲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五代史曰劉銖用法刻甚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又謂之曰合歡杖

杖刑二

原 法杖 晉令曰應得法杖者以小杖過五寸者稍行之應杖而髀有瘡者以小杖鍰闊也 增 白挺 大杖也細

創杖架 唐宇文融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其杖架以高畢履杖長短又鑄銅爲規吾其巨

罪不加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辱之

懸棒四門 魏太祖爲洛陽北都尉治四門作五色棒懸門左右

有犯共斥 徐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報滿不杖一人職事亦理

原 生荊長六尺 晉令曰杖皆用荊長六尺制杖大頭圍一寸尾三分半

傳咸受罰太重 傳咸傳曰咸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云太重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云云

違拒上命財加罰黜 傳咸答楊濟與書云

上梢雲根下拂地足 世說曰桓溫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案式桓歆小字品第二子仕至尚書

丁邯不就 三輔決錄曰丁邯字叔春選爲郎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否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之

郎杖之數十

白裒

表山濤詔杖五十 王隱晉書山濤傳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濤出徑歸家以左丞白裒奏違詔杖裒五十

鞭扑一

原 親扶 左傳宋司城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

枉笞 楚相枉張儀盜璧笞撻之 詳拷訊

示賊 左傳齊襄公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遇賊於門袒而示之背

笞秦 仙婦笞秦

撾吏 後漢常林夜逮吏詳拷訊

鞭督 晉書曰魏明帝令婦人加笞還從雜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又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鞭刑　箠令　笞罰

笞令

增 蒲鞭 後漢書曰劉寬爲南陽太守吏民有罪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繫笞、笞訊

原 撻伯禽 成王有過周公撻伯禽

鞭師曹 左傳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使受撻 史記曰里吏嘗笞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責餘曰今見一小辱而死一吏乎

增 鞭圉人 左傳子般怒使鞭圉人犖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能投蓋於稷門

原 撻之流血 禮記

鞭之見血 詳示賊注

七人而畢 左傳曰楚子玉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一抶何傷 左傳曰齊懿公奪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何傷

加笞減笞 漢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又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無得更人 漢景詔當笞者笞臀無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由是笞者得全

未嘗撻人 漢朱邑爲桐鄉嗇夫

未嘗捶辱人

增 鞭作官刑 舜典孔傳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扑作敎刑 舜典孔傳曰楚扑也爲敎官之刑

夏楚收威 禮學記篇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撻以記之 尚書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許嘉免父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竟當得鞭嘉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立秋施鞭扑 馬融曰立秋乃施鞭扑

竹箠長五尺 刑法志曰諸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也 生革

去四廉 又曰鞭皆用牛皮生革廉或決鞭生革去四廉

徒刑一

原 顧山 埽道 漢平紀曰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顧山錢月三百聽使入役師人入山伐木也 魏王凌遇事發刑五歲當道埽除

伐薪 舂槀 伐薪三年鬼薪徒也舂槀徒役女子之刑

當完 驅就 漢張蒼定律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以就作 頂附帶

徒刑二

原 斷徒 配役 施職事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弛刑徒 漢紀古使女徒復作弛刑徒注曰不私領但責作俘

役重罪 周禮曰凡萬民有罪者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月役則有而敎之注曰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計徒庸 左傳士彌牟營城周計徒庸慮材用以令役於諸侯

城旦三歲 張蒼定律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入於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司寇二歲 詳上 任之以事 周禮曰司圜職掌收敎罷民任之以事

役諸司空 大司寇職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

收敎罷民 周禮司圜職曰掌收敎罷民謂惡人不從化

聚敎罷民 周禮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敎罷民

髡頭衣赭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卒罪髡負土赭衣後遂解息今皆髡頭衣赭

秋落之象 張斐曰髡刑者秋落之象也

許歷完士 王奢曰許歷爲完士一言趙敗秦今之四歲刑士也

劉楨輸作 典略曰魏太子嘗宴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也

有罪皆耐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注曰城旦謂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役但舂作米四歲刑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令擇米皆三歲刑也

有爵不奴 周禮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齔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已上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此司隸之職也

于役計年 就役計日

增 猪突 豨勇 漢書曰劔如侯成王莽募天下囚徒名曰豬突豨勇服注曰突者逞也取實人故取以爲喻

私罪以上 唐條有功時有諸公罪私罪徒以上會故免贖百日以自復論自功奏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若無告言所知坐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承令敕同之罪不自首者違以法論則恩 收寄句

鯨布天下而罪不能貸臣爲陛下不取也 死罪以下 五代平罪競化二年德皆降死罪以下四罷

徒役

原 英布爲縣徒 漢書黥布傳曰人相布當刑而王果坐去徒驪山後封九江王

曹宗爲城旦 曹參傳曰參世孫宗有罪免爲城旦

上罪三年而舍 司圜曰能改者云云

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 并周禮同圜職

男子入於罪隸 司厲職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

圜土罰人而不虧財 周禮司圜職曰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注言罰人但任之以事耳

徒刑三

增 判 文苑英華流人降徒判曰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閭在官雅得平反之譽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頃以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

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看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渙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符平典刑部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流刑一

【增】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為民届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那得復有此才而朕不知也肅曰高聰北徙此文當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期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刑法志曰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寖少焉

流刑二

【原】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齒之服注曰所放不率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謀反徙蜀青衣）

【增】降為流　免以配（唐太宗時房玄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

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　明皇時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繫械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

【原】辭窮兩造既明豪奪吾人　流宥五刑自宜逖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

流刑三

【原】不韋（司馬遷答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莊舄（莊舄曰越之流人去人滋久思人滋深）　黜惡（禮）　流凶（四凶）　播棄　讁謫　流放　投荒　徙不毛（孔明曰徙不毛之地）　禦魑魅（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分北三苗（書）　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君不忍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縲死申恩　移人禦魅　流在裔土　以實裔土（國語）　虞翻徙交州（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徙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書曰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繩為弔客云云）　蔡邕徙朔方（後漢蔡邕傳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論棄市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邕報楊復書曰昔徙此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常或至三歲近者歲餘皆得旋返自知罪度不敢慕此）　去父母之邦　徙瘴癘之鄉　居檮杌於四裔（左傳指四凶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典孔傳曰五等之罪亦有三等之差四裔九州中國也）　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

流刑四

增 表 唐陳子昂爲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赦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爲慶賴己是非圖今月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隕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羣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涓涘一階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絕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隆莫與臣比臣之孤賤貴顯知慚臣又凶殃積罪甘投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永爲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以爲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德戴恩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死刑一

增 釋名曰斬暫也暫加兵即斷也 又曰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禮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死刑二

增 家語曰郟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

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皆棄市 後漢書曰張濟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於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 唐書曰狄仁傑遷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之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 又曰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琮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

死刑三

原 讞緩 贖疑（易曰議獄緩死大辟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讞之罰千鍰以贖死罪也） 莫大 無小（死刑莫大之刑也書曰刑故無小） 必當 不恨（月令曰斬殺必當漢宣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 刑於市 肆諸

朝上詳死刑一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謂公伯寮也

死刑四

原 止殺書以殺止殺 制命書曰制長短之命 無肆掠詳拷掠 象天之刑書刑德考曰大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 如水滅火白虎通曰大辟謂死也如水滅火 磔之於市刑法志曰中元二年改曰棄市注先時死刑皆磔之於市今改棄市也 肢體分散釋名曰車磔曰轘轘散也 齊王行車磔孔叢子曰齊王行車磔之刑群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磔之刑竊謂下吏之過齊王乃除車磔之刑 太公誅狂矞韓子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賢者名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于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公曰狂矞天下賢者也何為誅之太公曰矞也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威王烹大夫史記齊威王召阿大夫曰子譽言日聞是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簡子沈鸞徼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鸞徼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 誅伯鯀於羽郊韓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伯鯀諫曰不祥也孰以天下傳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羽郊 斬防風於會稽又曰禹朝諸侯之君於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 少正順非而澤家語曰孔子誅少正卯門人進問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五曰順非而澤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誅 丁公為臣不忠史季布傳曰丁公為項王將窘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阸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斬丁公以徇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斬之使後為臣者無效丁公 晉文斷顛頡之脊商鞅曰晉文公斷顛頡之脊以徇晉 因為其晚至故也 魏絳戮揚干之僕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晉律注曰梟斬棄之於市者斬頭也令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也 考得其情竟命於獄詳死刑一 念施行之後不可復生 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 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殺之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叔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誅之 鄧析操兩可之說子產誅之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子產戮而誅之

族刑一

原 刑法志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

族刑二

原 及嗣 禍宗漢書曰罰弗及嗣朱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 連坐 濫施 夏刑孥戮 秦法族誅尚書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族滅之計 在父兄之不知 豈宗族而相及 秦皇暴虐威以三夷 商紂毒痛罪及九族

族刑三

原 罪人以族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注曰刑及九族也 誹謗者族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元年沛公還霸上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棄市 赤族之誅 及宗之禍 垣平夷三族漢書文帝紀曰後元年冬十月衛士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之三族 荊軻沈七族文選應劭注曰荊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張晏曰七族者上至高祖下至曾孫 以古

非今者族（秦始皇本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威以參夷之刑（張衡東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擒場收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主秦法一人有罪夷三族）溫舒罪至五族（漢書曰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事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五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高后除三族罪（高后紀曰元年正月詔曰合除三族之刑）

族刑四

增 表 唐李嶠爲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爲累表曰臣聞父殛子與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殘末季陵夷之道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既往惻隱不逮於昆蟲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鷇卵天厭淫虐誕興明聖去貪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虔劉寰瀛愷澤在予之旨固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亂臣干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涗涊之爲孽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疑而葬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族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并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纔示於小懲寘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大有造於羣兇也而聖慈無已天澤愈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效而要其功雖親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含弘方斯滌蕩

罰親

原 刑放（左傳曰刑放於寵）不隱（左傳曰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法曰叔魚叔向弟也二罪爲國施刑不可不正其義止也刑書餘以直傷義故疑之於義未安直則有也）議親（周禮八議一曰議親）數惡（詳叔向上註）血屬 義不掩恩（門外之理）威克厥愛（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罪無掩蔽（禮）刑不頗邪（傳）大義滅親（左傳石碏殺子君子曰大義滅親）增 貴戚必禁（月令[illegible]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原 季子過惡（公羊曰公子牙今不稱殺爲季子諱季子曷惡不爲國碑縛季子之心爲之誅君親無將將必誅也）緩追逸賊（穀梁鄭伯克段段失弟子道賤段而甚鄭伯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猶曰取懷中而殺之宜緩追逸賊）不以父成刑（史記曰楚王使石奢爲治有殺人者以父成刑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則刎其頸而死）不以法貸人（晉荀瞬從母弟求爲將瞬曰吾不以法貸人將無後悔復果犯法瞬斬之詳見刑二）君子不黨 法家少恩 私不害公 愛而知惡 惟惡是疾 雖親必誅 惟令是行 雖親不隱 宜準律論 難從刑放 仁不遺親 義無絕愛 雖親惟立

愛　而法且斷恩　他人尚思欽恤　本族難忘哀矜

敦既睦之情恩重掩義　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

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　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

增 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譏失教也）為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漢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隆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預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君驕殺主傅母廷尉請論決上曰吾弟一子又為我垂涕良久曰先帝法令誅之何面目入高廟遂可其奏）

公族刑

原 死刑（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曰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親哭（禮記曰骨肉之恩無絕親哭之）致刑宥 增 無絕（注詳上）獄成（周禮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公曰雖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論親疎之比也）

原 罪三宥（注詳上）議八辟（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刑）無宮刑（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不即市（周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注曰刑於隱所也）纖剸亦告（禮公族之罪其在纖剸亦告於甸人）有司正術（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磬于甸人（記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於莠草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玉律難容一成不變

罰故

原 議故（周禮八議一曰議故）刑故（獄成刑故）申恩　屈法　雖久要之難忘　有大故而宜棄　舊雖在於八議　法宜放於二天　惟惡是去雖舊必誅　惟法是行雖舊必罰　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　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

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　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割　崇姦護戾大為防而猶踰　念舊廢刑小不忍而為亂

不齒

原 廢以馭罪（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七曰廢以馭其罪注廢放也）降為庶人（書曰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注曰齒錄也）終身不齒（禮曰有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三年不齒（周禮曰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也）元冠縞武（禮曰不齒之服詳成刑二）增 不齒仕版（宋太宗端拱元年少府監言犯贓罷政府部役人郭晁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晁等贓吏不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

財產沒官

原 馭貧（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謂其罪大沒入其家財也）沒入　奪駢邑（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富罪故不怨也）沒先居（子列曰宋人向氏學盜以賊獲罪沒先居之產也）抵於公法　沒以家財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政術部三十二 赦宥 宥過 改過 特罪 用法 不平 濫酷 贓貨

赦宥一

原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詳贖刑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周官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禮記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

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 委轡必敗也礦石療疾也 增 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患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原 荀悅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王符潛夫論曰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 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尺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 增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原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己而消漢末屢赦猶淩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惟在賢能愼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損益也

赦宥二

增 家語曰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而繫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為余戮一不孝子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

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原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害楚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爲赦長男爲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爲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令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

廼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增 又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原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愼無赦而已 增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卽下詔赦焉 原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

相㩻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敎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卽入

關設方畧天子爲之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聖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惠奸宄禕顧謝而已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

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增** 後魏書曰崔元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元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元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原** 北齊書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增** 又曰宋世良字元友為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囚可赦唯率羣吏拜詔而已 隋書曰張煚為天官司會與宗伯斛律斯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而走帝大怒購之急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寬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煚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秋分還繫所因赦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仁良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長編曰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舊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述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赦宥三

原 雲出 風來（見詳赦宥一） 過市 入關（上詳赦宥二） 貫虎 動篙 鳴條（赦令詳至解室萬動詳 因三下詳赦宥一） 大恩 小惠（詳赦宥二郭 躬楊萬壽） 躬耕（王隱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初二籍田丁亥上） 親政（車牽丹躬耕千畝大赦天下吳志曰孫亮太平一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東狩

南郊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辛酉上辛南郊大赦天下 河塞湖開 漢書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過徒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銀印 玉璽 吳志曰孫皓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崔鴻前趙錄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天下改元 升臺設壇 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十二月帝乃設壇受命南郊幸太極殿前大赦天下 神光芳氣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祀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黃金祭祀后土神光二篇其赦汾陰殊死以下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度奏郊祀禮柴燎致郊命

寶芳氣清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 鶴留鸞舉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又詔曰嘉瑞並見鸞鳳並集其赦天下 烏啼蠅集 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閤曰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作烏夜啼曲秦書堅為赦令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會甚屬集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窮言者曰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 增 滌穢蕩瑕 上詐赦宥一晉郭璞傳曰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滌瑕釁贊揚德澤 木鳳金雞 趙石季龍為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中轆轤回轉快若飛行下詳赦宥二 雞竿鼉鼓 西都賦天子御端門記天下與汗發李與民更始建金雞於仗內肆修竿而獨起唐文粹曰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思昔錫巽風作解雨 原 甘露降 景星見 漢書曰宣帝神雀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集甘露降京師羣鳥從之以萬數其赦天下蜀志曰後主景曜元年景星

見於是大赦改元 增 封三錢 受八寶 史記曰楚王每將赦常封三錢之府按三錢黃赤白金也虞夏商周金幣有此三品處人逆知有赦者或竊盜故封之宋徽宗大觀二年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王璽獻者名曰鎮國寶至是又得良工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二寶通曰八寶故有此赦 原 詩詠蓼蕭 易稱渙汗 詩序蓼蕭澤及四海、易渙汗其大號 赦過宥罪 議獄緩死 上易解卦 下易中孚卦 開釋

昭蘇 欣戴 悅隨 天地發生 雷雨作解 天

愍有裕 王澤無偏 慶洽普天 恩沾率土 滌瑕

蕩穢 蹈德詠仁 政惟圖大 法在建中 仁必好

生 政焉用殺 數則不可 無之亦難 宜思委變

之懷 兼追解網之德 浹歡躍於九域 飛渙汗於

萬方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恩 萬方需雷

雨之仁 四海及蓼蕭之澤 渙汗之恩 殷湯解網

霈然之澤 漢景措刑 發揮生成 與歲更始 蕩滌邪

穢 納人惟新 懲惡訓俗 實在於嚴科 赦宥恤辜 義

深於緩獄 習以生常 則起為姦之漸 廢而不用 何

成作解之恩 雷雨作解 聖人開赦過之門 肆眚騰

文 先王明錄刑之典 不用赦 請思礪石 無誘倖

門 事宜稽古 政貴相時 惠者人之仇讐 法者

人之父母 凱風無私養之暖 朝雲無偏注之潤

朱公之子無所用金 張成之男焉能倖刃 屬禍亂

之際則貴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滌惡蕩穢
雖權道之攸宜　利滛惠姦豈倖門之可啟　小惠不
行無忘武侯之議　大利是務盡遵管氏之言　民之
多辟大爲防而猶踰　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爲亂

赦宥四

【原】效天（傳曰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鏡古（緬鏡前古莫不攸尊）　籍手
（荀有籍手鮮不赦宥大國討小國也）　洽心（舜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更始（漢宣詔勵精更
始）　布新（除舊布新）　肆眚（春正月肆大眚赦其罪也）　勝殘（論語勝殘去殺）
楚赦鄭伯（楚莊王赦鄭伯見其肉袒）　漢詔有司（漢平帝詔曰赦令改行然已有司多
擧赦前事非重刑洗心自新之意也）　隱赦行刑（後漢周紆字文通刻削少恩為渤海太守每赦

到輒隱藏行刑罪畢乃出赦書坐免官）　見原不出（張磐字子石為交趾太守坐誣入罪會赦
見原不肯出獄辭赦宥之）　【增】貫索夜見（晉天文志曰貫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天下）
驛馬夜流（北史徐路傳行徐路繫冀州獄別駕崔隆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
宗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以召和氣（宋仁宗天聖七年上曰朕不欲赦然舍是無以召和
氣其大赦天下）　務從寬大（寶訓曰宋仁宗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肆赦詔宰相文彥博曰卿等
當詢民間利病著為條目務從寬大）　曠蕩之恩（宋欽宗靖康二年子勇生赦事當肆赦李綱言
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
王之師擇甲荷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賞示德意俗從之於是人情翕然）
【原】省囹圄去桎梏（月令仲春）　不以一眚掩大德　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　叛而執之服而舍之（並左傳）　舊染汙

俗咸與維新（尚書）

赦宥五

【原】詩　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幽籥動圜
桎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籠僮上西鼓振訊廣陽雞
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又答甯處州報赦詩曰書
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
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涇渭別誰與奏明君
【原】賦　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
惡棄穢與海內爲始壹壹乎思隆（一作升）乎之道也寔就
而賦焉以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

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
幾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
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
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元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
蓂莢於階庭撊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
時雨女紅樂於機聲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原】詔　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
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
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
情永言增歎今郊禋戴洽幽明允從思崇嘉祉被之兆

庶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曆數念在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夏幽末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氷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祥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祝庸可庶幾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原 教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讞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邊彼下車譬茲解網

增 表唐戴叔倫賀平賊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滌寃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舍生之徒罔不胥悅臣聞氣沴爲妖蒙蔽二曜而祥風埽蕩無損日月之光狂逆亂常震驚四海而元功戡定不虧天地之大伏惟皇帝陛下文武繼聖聰明在躬協堯舜之心崇禹湯之德清廟禮展圜丘敬申猶顧已以求瑕布恩澤以滌過康哉沛乎虞夏之盛典也　柳宗元賀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皇太子冊禮云畢恩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忭躍伏惟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

嗣續增榮崇教論之方忠良是樂嚴贊相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　宋宋祁賀南郊大赦表曰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對越睿圖累盛縟典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秪金璧之美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光措刑於下克勵明德格於皇穹交薰太和冒我羣品遂自陽靈之宮往

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視祖薦宗題之次更侑而廸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還坐中天之閒普肆隨風之澤改須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責己逮療咸與維新編氓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　曾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曰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顧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

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禋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畀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頒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跂蟜孚於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曰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真璧之新禮廟還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庶品振憂矜寡原宥告災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宥過

原 赦過 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獲宥 左傳曰幸若獲宥 不宥 尚書曰三細不宥注言三犯罪雖小不宥也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瑕 出輕繫 禮孟夏出輕繫注輕罪者放出之 附從輕 禮記附施刑也求出之故從輕 赦從重 禮記雖有重罪從赦之 宥過無大 書 改過無由 史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 申恩居法 議事原

情　政先執禁．教在知防　情非抵冒　政尚寬仁　察貫用情　恕宜及物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增 細微之愆 本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觀過知仁 漢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過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原 有旨無簡不聽 禮記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不以為罪也 執禁齊衆不赦 禮記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況當弘貸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抵冒猶或哀矜．過失誠宜開釋　若寬前定之法　恐

誘後來之姦 違法者若可原情 啚姦者盡求倖免
守正名之義當準法論 念觀過之仁則宜情恕
若踰矩之人如可捨也 則防姦之法將焉用之

改過一

原 吾憂 自訟論語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訟者責也

叩首 洗心後漢宋果性悍喜與人報仇郭林宗諭以義果叩首後至并州刺史 後漢賈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脩予既而遜威直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予不遂而去林宗遣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不遠復 有令圖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左傳曰秦公子鍼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可徵辯 不復行禮記過失可徵辯而不可面數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行也 見善則遷 有恥且格易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下論語 改

而勿憚 悔亦可追 君子能補 小人必文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之過也又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周處尋師 陳元孝母晉周處…所處爲… 後漢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與母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道元後改過卒為孝子

宜嘉後覺 盡恕前非 既反迷途 請寬昭憲 改行率德 徙善遠罪 應詩人補袞之歌 順周易牽復之義選文

改過二

原 脩省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 怨艾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憚改論語過則勿憚改 能改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引慝引罪自引慝 省愆 毀

原 席藁秦應侯范雎失衆席藁待罪 免冠漢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說王乘布車見冠伏斧鑕闕下待罪闕下 大夫也伏 故冒罪君致令者雖乎 巴肅范滂事同 范滂後漢誅黨人范滂詣獄縣令欲解印與之遂出曰何 坐藁以玉音坐藁就刑也 負荊 敢逃左傳曰敢逃刑命 不逃有罪不逃刑 意如待罪左傳曰晉青季孫意如 如遂臨公意如冠麻衣跣行待罪 賈生竢罪漢賈誼長沙竢罪

三思 苟有必知陳首明無二過

待罪一

待罪二

增 表 唐于邵為吳王請罪表曰臣長男峘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

欄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何用此為即時毀之

改轍未詳 無循枉枉不正也不正之事不循行之 無作非書曰無恥過作非

受責惟艱書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善補尤

咎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增 兄弟相遜漢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延壽曰是吾化不行閉閤思過又告者解印綬者愧以田相遜顯終身不爭

人退自責後漢曾恭為中牟令值人爭田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禮義責讓後魏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理名其罪州內欽以禮義責讓之此人明日兄弟相率謝罪

景駿 授經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以孝經授之於是母子感義

原 今是昨非 朝過夕改 時有不仁未爲君子 過而能改則曰大賢 誰無能改善莫大焉 先迷後得臨事雖不

臣年過歳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昧於名教瞻闕庭而待命佇荒陬以投畀頃者未明去就私丧心魂近以獲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諸市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

用法不平

【原】詩刺 詩序曰菀柳刺刑罰不平

文深 漢張湯文深意忌

抑彊 漢嚴延年為河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弱者雖陷法曲文出之豪彊者以文內之當生者詭殺之人莫知測也

疾惡 後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所拔用者皆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皆為求理多得出濟不義之囚即時僵仆也

曲文 詳上

過罪 荀子曰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

頗類 偏黨

不循法 漢杜周為廷尉客謂之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獄

為兩劾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遣吏趙繡案大姓東高氏繡為兩劾先白輕者欲觀延年意怒即出其重劾延年察知遂殺繡

不應罪 刑不應罪賞不酬功

不當罪 不當罪則侮當罪則威形

上下其手 左傳王子圍與穿封戌爭囚伯州犂問上其手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戌方城外之縣尹也注上下其手所以導囚意也

高下其心

隨上釋治 漢張湯為廷尉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是以湯雖文深意忌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也

越法縱捨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罰明時越法縱捨也

同罪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活之憎者曲法誅之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慘酷一

【原】地臼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獄官也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脫鉗釱及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督作因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尸腐家不得收注鉗在項釱在足者 安忍無親以民為土芥國其亡也

抉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晉王宋字正宗為河南尹無能名為苛碎桎梏罪人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後有罪帝以家累有政聲以贖論也

鑽鑿 刀鋸 國語曰大刑用兵甲鈇鉞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也下辟下罰其

【增】炮烙 椓黥 通鑑紂為熨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妲己以為笑樂名曰炮烙之刑 尚書曰苗民始淫為劓刵椓黥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起於是作沈命法盜賊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盜賊浸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沒也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還因納賄交結翰結又上京朝奏擢知翰至擢懼罪請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數下就第辭翰命部下數十人於庭數其罪杖兩殺之候奏聞帝乃以擢屍賜翰更令決屍一百

蒼鷹 赤豹 酷吏傳曰郅都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唐王旭時為監察御史與御史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曰三豹御史李嵩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閭里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褚衣塞路 元鉞肆朝 漢刑法志曰秦始皇時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隋志曰秦落嚴霜於政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肝膚於後元鉞肆於朝市赭衣塞於路衢

父子伏誅 兄弟遇害 東漢周紆字文通為勃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生事父子皆伏誅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兗二州性剋苛明吏事而弟純嚴酷尤過於兄後兄弟皆遇害

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隋末王世充伯

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户一人逃少長皆坐唐宣宗性喜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也

鳳凰曬翅 驢駒拔橛 僊人獻果 玉女登梯 唐武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命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僊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仰囚枷先陳其械具以示之莫不戰慄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皆甚於虎狼為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神不納

步過六尺被刑 新序商君之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隋高祖行盜取一錢棄市之法有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者謂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詔停其法

【原】淫縱 枉撓 鞭貫立威 筆削入罪 毀身焦膚 分骸斷首 法家少恩 文吏巧詆 屏棄仁惠 專行毒痛 雖稱疾惡 無乃忍人 吏惟巧詆 刑則濫施 商鞅殘刑自斃 延年酷法見誅 既乖勿喜之言 豈念如傷之見

淫酷二

【原】酷烈 揚雄解嘲曰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慘礉 史記曰韓非喜刑名核慘礉少恩也 急縱出 刑法志曰緩深固之罪急縱出之刑言縱罪失出者誅急也 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也 依勢作威 尚書無依勢作威注勢位也 倚法為削 尚書無倚法以削注緣刑法以行刻削之刑 報虐以威 尚書注曰以我之威報苗民虐民之罪

北風其涼 詩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 淪胥以鋪 詩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淫刑以逞 左傳 委曲生情 王法大刑不可以委曲生情 以苛為察 漢書

景公繁刑 齊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楚多淫刑 左傳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秦設重刑 漢名臣奏曰秦設重刑赭衣半道 渭水盡赤 商君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命曰傷人 笑材擲木不時命汀傷也新獄左刑不當命曰傷人

號為屠伯 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守峻刑酷法時人號為屠伯後坐杖決殺人誅死其母不笑 鬻棺之輸 史記今獄吏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於人死獄吏之深刻亦猶此也

墳墓之譏 文選曰于公為門以待封嚴母埽基而迎喪嚴延年母也 微文深詆 咸宣 舞智御人 張湯

【增】鐵刷易膚 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剔其膚皮以死

鐵籠罩首 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為鐵籠囚首加以楔至腦裂而死又天授中告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囚多不服當何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以炭周之何事不服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令謂興曰有詔按君請當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原】尹賞號虎穴 尹賞為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為一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枕藉死人號虎穴 寗成束溼薪 寗成操下如束溼薪言急也

贓貨一

【原】尚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曰府聚也辜辠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 周書曰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注曰典主也訖絕也絕富謂賄賂不行 【增】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

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贓貨二

增 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人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髡剃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後魏書曰鄭義在兗州性貪惏政以賄成有鉤筆西門受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

書李神儁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慝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史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 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

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吏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款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焉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知錢穀故錄用之不謂貪穢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贓貨三

原 無厭 自止 左傳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禍將及矣 晉王述字懷祖初為宛陵令受家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居小縣不宜爾答曰當自止後居州郡清廉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革於昔

妻受錢 子貸絹 漢薛宣時為池陽令舉獄掾王立府未召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懟自殺宣移書書掾之極以歸其理也 晉庾冰為車騎將軍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貸官絹十匹冰撻之市絹還其官

兄受遺 奴取萬 鄭均兄為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為廉吏也 謝經免官

銖兩皆知 簠簋不飾 漢趙廣漢字子都所在吏取銖兩之姦者皆知之 漢賈誼曰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簠簋不飾注尚連就諱之也

貪泉之戒靡聞 如水之心遂爽 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爾晉吳隱之為刺史飲之賦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清也

獻子辭梗陽之賂 叔魚鬻邢

侯之獄 左傳曰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魏獻子獻子將受之閻沒女寬諫食三歎諫而止叔魚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叔向曰鮒也鬻獄 漁奪 蚌侵 還珠 懷璧 私求 公坐 刑放 貨聞 厚賂 深繩 買直 罪贓 貪賄賂 撓刑書 不思潔己 曾是徇財 財惟苟得 法必私行 既貪獄貨 是速官刑 清既謝於冰壺 罪何逃於霜簡 情因利動 遂鬭雍子之求 政以賄成 遂受梗楊之賂 臨財苟得 且不懼於四知 黷貨無厭 又何逃於三尺

贓貨四

原 附益 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責賣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曰以私錢增益也

乾沒 漢張湯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注曰乾沒射也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應記 漢薛宣為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猾宣手為牒書條其姦贓封與湛湛自知贓皆應記解印綬為記謝宣曰應記為與宣書相當 封記 漢鍾離意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 發食物 漢陳咸字子康為太守調從屬所生食物以自奉養然操下令自故以黷賄賂而煩刑書 官以貪敗 貪以敗官為墨 政以賄成 左傳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賄賂公行 周時六贓曰賄賂公行 貨賂上流 貫公孫 黷賄賂 受金加賞 漢文時張武受金加賞賜以愧其心 受賂更賜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冀州牧車騎將軍吏有受賂更以財物賜之吏懷慚自殺 不得為吏 漢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懲惡 不宜處位 漢陳湯盜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不覆校丞相御史奏雖在赦不宜處位坐免 受悖入貨 禮受悖入之貨 沒

羣推財 陳咸為少府鈞發姦贓沒入官推財注曰棄罪也推李固財也飭音遺 不鞫贓 杖 漢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杖鞫人嘗曰凡人於聖世尹不忍聞者感激京師書然 不坐懷私 晉南郡太守劉肇遺王戎筒中細布五十端司隸糾之以知而不納不坐帝曰戎豈懷私不欲異爾然為清慎所鄙 入財產以班 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貪污下獄入財產顯宗以班諸廉吏唯在周澤孫堪常仲特蒙賜與京師翕然在位者致自劉勵 得贓穢不拜 宗以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子受賂不相習 晉劉寔子夏以貪污棄於世寔坐夏受賂免官或譏寔不訓子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教誨可得乎 世以寔言為當 子受財不為累 高光為廷尉子諮字子遠輕俠無檢受財有司案之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其子以其用心有秉不以為累也 許允擅用罰錢 魏侍中許允擅用罰錢減免皇徙 陶謙唯有贏錢 陶謙字恭祖為舒令郡守張磐惜有贓穢謙在官清白唯衍藏呈有贏錢五百欲以為贓謙委於官而去也

贓貨五

增 判 唐受因財物判曰爾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厲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為平反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禮儀部一　禮總載　制禮　易風俗（附）　威儀　失儀（附）　法則　見君　士相見　擯介　拜揖　坐　行步　趨　讓　歸

禮總載一

原 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其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人知禮則易教）杜氏通典曰伏羲以儷皮為禮作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䄍為田祭可為吉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為凶禮又修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與人為三耳其實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為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

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為體儀禮為履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漢興天下草創未遑制立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蕝（子悅反）之儀（蕝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習肄處）救擊柱之弊帝悅歎曰吾迺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但能盤辟為禮容頌讀與容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習禮至淮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世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漢永平初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元為注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論列禮事百四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總二百二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元受業於融復為之注今

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元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魏以王粲衞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叅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脩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爲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苦迥切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叅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或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唐初草昧未暇詳定及太宗踐阼詔禮官學士脩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八篇爲百卷貞觀七年詔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脩

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與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復用貞觀禮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輙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裁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巖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脩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銳卒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脩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爲唐開元禮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朔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充曹褒鄭興鄭眾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元衞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衞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劭盧毓陳羣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則宋敏丁孚晉有鄭沖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預衞瓘庾峻袁准賀循任愷陳銓孔備劉達摯虞束晳傅成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壺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袁何琦讓

喜慶貞宋有徐羨之傅亮藏壽徐廣裴松之何承之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權說孔智齊有王儉何戢明僧紹劉瓛王逡之梁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何佟之陶弘景司馬筠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宇文弼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冰裴守貞陸遵楷史元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石賀敬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辟閭仁諝唐紹張見王嵒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張統師權無二孔元義賈曾李行偉韓抱素盧履冰田再思馮詔陳貞節賀知章元行沖韋縉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損舉其名氏列於此注焉

唐書禮志曰元和十三年八月太常博士王彥威集開元二十一年以後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五禮裁制敕格

為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又采元和以來至長慶典禮故事不同者益以王公士民昏祭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五代史曰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庚戌敕竇儼集通禮儀上言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宗自五帝之後三代以來損益因革咸有憲章越在唐室程軌量昭物采則有開元禮在紀先後明得失則有通典在錄一代之事包五禮之儀比類相從討尋不紊則有會典在二者經國之大典也梁朝之後戎祀朝會多於市歷草定儀注前代矛盾率多舛駮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悉命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於內名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　宋史曰開寶四年五月命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扈蒙詹事楊昭儉補闕賈黃中司勳郎和峴中舍陳鄂以本朝沿革制度損益開元禮為之其年六月丙子書成上之凡二百卷目錄二卷號曰開寶通禮藏於書府六年四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盧多遜又上新脩開寶通禮義纂百卷詔付禮院　又曰天聖五年十月辛未太常博士同知禮院王皥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寬請編次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皥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

書上之賜五品服熙寧十年七月廿七日丙子詔太常禮院續脩禮閣新編　又曰景祐四年三月庚子同知太常禮院吳育言今禮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脩而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之至慶曆四年正月辛卯提舉賈昌朝編脩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上之為太常新禮四十卷　又曰寶元二年六月丁卯天章待制直史館宋祁同脩纂禮書康定元年十月癸巳館閣校勘刁約歐陽脩同脩禮書　又曰紹興元年七月七日章傚上歐陽脩編纂太常因革禮一百

卷詔付太常是年十一月八日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書
言政和宣和續編因革禮渡江皆散失欲自渡江以後
脩纂成書目爲紹興續編太常因革禮詔可明年太常
以總例及吉凶嘉新四禮凡八十六篇二十七卷始於
建炎至紹興二年編類粗成未以進御九年太常丞梁
仲敏言紹聖三年以後纂脩尚缺請委官編類詔本寺
續脩不克成書淳熙十二年三月庚子始進中興禮書
三百卷　又曰元祐五年十一月一日壬戌給事中范
祖禹言太祖時聶崇義所撰三禮圖書於國子監講堂
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樂所進禮書一百五十
卷比崇義圖尤爲精密請付太常與崇義圖參用詔兩
制看詳以聞　又曰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壬午頒
行五禮新儀先是大觀元年正月朔詔講求典禮十三
日尚書省置議禮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御制冠禮沿
革十一卷付議禮局餘五禮令視此編次四年二月九
日戊寅脩成大觀新編禮書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
制度十六卷祭服圖一冊詔行之政和元年三月六日
續編成賓軍等四禮四百九十七卷詔頒行於是鄭居
中等奏編成政和五禮新儀並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
錄六卷三年三月癸亥朔御製序曰循古之意而勿泥

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牽於今議禮局請刻石太常寺七
月己亥詔比襃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匜爵豆之類五百
餘器載於圖詔有司改造祭器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
革以成一代之典六年閏正月太府丞王鼎言新儀藏
在有司民未通曉望依新樂頒行令州縣召禮生肄業
使之推行民間幷以新儀從事從之　又曰四年葛勝
仲爲太常少卿自建隆至治平初所行典禮嘗爲書百
篇勝仲續其書自治平迄政和四年部居條目皆視歐
陽脩之舊　又曰太常少卿余端禮請編類書久不上
淳熙七年七月十一日禮部郎范仲藝言太祖立經陳
紀爲萬世觀首命大臣約唐禮書著爲通禮列聖相承
有禮閣新編太常新禮因革禮五禮分門各以類舉自
時厥後繼纂續編中興以來久缺不録望命太常編次
大臣兼領其事以著一代彌文考百世損益詔趣成書
又曰紹興間太常少卿趙子書爲續因革禮三十卷
其後禮官踵爲之書成未得進御十二年三月二十七
日權禮部侍郎史彌大言太上再造講明典禮陛下紹
統如內禪慶壽之類更古所無宜取以進略經一覽
付之有司俾常遵守詔禮部太常寺繳進四月十七日
上之凡三百卷賜名中興禮書　遼史禮志曰遼本朝

鮮故據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逮肇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樸其用儉敬天恤灾施惠本孝出於悃誠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宗克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別得宜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爲加詳存其略著於篇　金史禮志曰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燦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

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内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向所遷宋故禮器以還乃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棊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内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爲國也信矣乎而況關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爲何如也宣宗南播圖籍散逸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爲書若夫凶禮則略焉　元史禮志曰元之有國肇興朔漢朝會宴饗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於斡難河即皇

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正元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

一　禮總載二

【增】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原】周禮曰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也）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親附）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及僭差者）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爲制）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酉）燎四曰血祭五曰埋沉六曰疈（普逼反）辜七曰肆（他歷反）獻

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烝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三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四曰禬會禮哀圍敗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也五曰恤禮哀寇亂鄰國相侵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正所以憂民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兵閱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築宮室所以事民力強弱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正封疆溝塗所以合聚其民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脤膰六曰賀慶

又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又曰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 禮記曰禮也者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又曰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

得坤乾焉 又曰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又曰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鄭注云筠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地獨得氣之本或柔勁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是也 又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增 又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又曰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又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又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中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別 原 左傳曰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今朝賀而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增 又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原 論語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漢書曰叔孫通爲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增 又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心稍稍制作焉 又曰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代之人躋之仁壽之域 原 後漢書曹褒傳曰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

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一百五十篇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孫卿子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節之 增 又曰禮者人主以爲羣臣尺寸尋丈檢式也 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之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增 尸子曰秋爲禮

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原 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 家語曰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爲大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 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物理論曰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 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也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而爲節文也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增 又曰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

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原〕典略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禮總載三

〔原〕明體 辨位 春秋說題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下詳總二 承天 法地 上詳總一下詳總二 設容 辨等 上詳明體主周禮以人辨等則人不越

觀殷 適魯 上詳總二左傳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 諸民 安上 上詳總二孝經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教敬 脩睦 周禮十二教一曰祀禮教敬二曰陽禮教讓三曰陰禮教親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制中 脩外 禮記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漢書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脩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

順時 從俗 俱詳總二 周旋 規矩 上詳總二禮記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事師 敬長 上詳總二表准正書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

天經 地義 俱詳總二 體信 成仁 禮記先王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下詳總二

應變 從宜 上詳總二禮記禮從宜東成

汪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

考信 成道 禮記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考其信示人有常注考成也下詳總二

同天氣 合人心 上詳總二禮記禮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

者也 統百官 理萬物 上詳總二下詳合人心注 象五行 變

四時 上詳總二下詳總一 兄弟親 、君臣義 禮記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又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定君臣 篤父子 上詳總二 別男女 禮記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決嫌疑 俱詳總二 明是非 別異同 俱詳總二 合陰陽 同天地 漢書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稟其性而不能節矣下詳總二

達人情 從天道 禮記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左傳齊侯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增〕末節 虛名 禮記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唐禮樂志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防範 經緯 揚子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荀子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文獻不足 損益可知 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敬以行 儉而用 左傳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詩序蟋蟀刺晉昭公也儉不中禮故作詩以刺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固上下 尚往來 左傳君有君之威儀其臣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曲禮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盈孫折衷 崇敬多識 唐書殷盈孫時喪亂後制度彫索遂補綴典皆盈孫折衷焉又歸崇敬治禮家學多識容典

杜佑通典 劉岳書儀 唐劉[illegible]

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而杜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奉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約而詳五代劉岳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

禮總載四

【原】**則天** 左傳夫禮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法地 白虎通禮以法地

事會 詳總二

大行 禮器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爲國 左傳齊侯謂晏子曰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御民 說苑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久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

四嶽典 史記五帝紀舜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注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

司徒脩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鄭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也

物之致 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

義之實 禮運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人之主 詳總二

國之幹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定社稷 又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儐鬼神 禮運禮者儐鬼神考制度也

兼仁義 荀子書禮者兼仁義也

行政令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治人情 禮運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振物恥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鄭注[illegible]也振猶救也國恥[illegible]救之足以興復之

有則安 曲禮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無則勞 論語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天地經緯 左傳簡子曰善哉禮之大也太叔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治國紛澤 周書禮儀禮義治國之紛澤

體情制文 淮南子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

反本脩古 禮器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

章疑別微 禮坊記夫禮章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

防淫節侈 白虎通禮所以防淫佚節侈靡也

民之大事 王喪服要記序古之制禮其品有五吉禮祭祀是也凶禮喪葬是也賓禮朝享是也軍禮師旅是也嘉禮婚冠是也五者民之大事舉動之所由也

君之大柄 禮運禮者君之大柄也

猶酒有糵 禮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鄭王皆得以爲美味性善者得耳

如熱有濯 左傳衛襄公如楚北宮文子佐入聘鄭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有則外諧 禮器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廢則恩薄 禮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退讓以明 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不驕不淫 曲禮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信讓以求 禮表記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不儉不奢 白虎通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凶年不儉豐年不奢貧富不相懸也

明義明恩 禮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不廢不沒 禮記坊記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可以爲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美過禮爲去禮主敬不廢成之是不可以其 小大顯微 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 多少高下 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也

失煩 禮記禮之失煩 體備 禮記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白受采 詳總 繪後素 論語繪事後素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加采色也 天澤履 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雷天壯 又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 禮本於義 禮運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防僞教中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 釋回增美 禮器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 文仲安知 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晏子焉知 禮器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君遣車七乘大夫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老子絕滅 揚子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 孔子嬉戲 孔子爲兒時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有本有文 禮記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可傳可繼 禮記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始諸飲食 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別於禽獸 曲禮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草上其儀 唐書杜鴻漸至靈武與裴冕等勸肅宗即皇帝位以中外一望鴻漸明習朝章採摭舊儀設壇城南先一日草具其儀上之 草具其儀 唐書李吉甫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位凶儀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善之 百年後興 史記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 斯須不去 禮記禮樂者不可斯須去身者也

禮總載五

防德 禮以防德 治躬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國維 管子國有四維一曰禮 天秩 有禮 魯秉 齊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取也 殷因 夏造殷因 爲晉 左傳伯石一爲禮于晉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 用夷 杞成公用夷禮 飾情 禮以飾情曲禮三十注 制心 禮以制心 建中 禮立中道于人 表微 君子表微謂禮也 玉帛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節文 禮文等數 哀樂 哀樂之分 皆以禮終 莊敬 見上 明備 禮樂明備 緣飾 漢書緣飾以禮 講求 國語隨武子聘周歸講聚三代典禮 率履 不越注履禮也 治辨 其治辨者其禮具 人急 之禮急者 縱言 夫子縱言至于禮 過制 樂記過制則亂 由文 由用也用禮之文也 過數 禮過數也 逆古 是逆古之禮 許人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不偏 禮備而不偏其惟大理乎 無體 無體之禮 多曠 必多曠于禮矣 無違 禮無違者 先王制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 有司掌

錯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 正情性 禮樂所以立人倫正情性 人足以防其失也 節人心 禮節人心 無輕議 禮記無輕議 不可去 詳總四 著誠去僞 禮之經也 別嫌明微 禮記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 天地同節 大禮與天地同節 上下有禮 晉文觀師上下有禮其可用也 哀公問禮 哀公問禮于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也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不足以知禮 竇融問儀 後漢書光武征隗囂竇融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弘語帝聞融問禮儀甚善之 林放之問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 鄹子之知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子聞之曰是禮也 秕稗之禮 不備 委巷之禮 鄙俚之義 不爲必壞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無禮及禍 多行無禮禍必自及 行爲人紀

張爲國維 禮煩則亂 禮勝則離 敬自中出 禮由外作 易而生亂 過則有盈 增 下人 禮下于人必有所求 正國 詳總三禮之于正國也云云 不棄 又齊仲孫湫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盡在 詳總三 勤禮 左傳君子勤禮 問禮 孔子問於老聃 定位 左傳學禮焉以定其位 食言 又無禮必食言 親有禮 又親有禮王之臨也 霸討 有禮 詳總二 主減 樂記禮主其減 近情 禮器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百年其戎 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數世之福 又鄭有禮數世之福也 失而求諸野 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 行之惟其人 仲尼燕居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豈爲我輩設 世說 禮不可斯須去 張曹爭論於漢朝 荀摯競

爽於晉世 天理之節文 人事之儀則 莊公有非禮之舉其臣諫以必書 周王有非禮之宴戒其臣以勿籍 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 國家有盛容不必蕝野外之儀

禮總載六

【原】賦 楚荀況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藏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以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小人所不乱者歟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具足者歟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原】詔 李德林爲隋文帝脩定五禮詔曰禮之爲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 唐貞觀中頒禮樂詔曰先王制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旋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化者其惟禮樂乎固以同節同和無聲無體寧飾玉帛之容豈崇鐘鼓之奏

增 論宋王安石禮論曰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夫斵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聮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

一聽於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子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其性者以爲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增 序宋曾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爲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易也爲棺槨者

不以葛溝爲不可變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饈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

之皆然然後其所改革更易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

【增】雜文唐韓愈讀儀禮文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習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制禮

【原】述舊 漢王吉爲諫議大夫上言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

用新 後漢曹褒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次序禮事依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又作章句和帝遂用新禮冠擯褒爲監羽林左騎 達變 史記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去舊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不襲 三王異代不相襲禮 相沿 禮樂之情同故明主以相沿也言不改革也 天子 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天子出 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定漢儀 叔孫通制禮以定漢朝之儀 守唐法 仲尼曰夫晉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 順其宜 史記聖人因事以制禮故事異而禮易帝王不相襲何禮之拘五帝三王隨時制事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聖人之興不相襲而王夏殷之滅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主其減 禮主其減禮減而進以進爲文禮減而不進則消注禮者人所倦故久則減省文美也消畫也 綿蕝習 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與弟子百餘人爲綿蕝野外以習之所撰禮與律令同

錄藏於禮官 皮弁行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嫁娶喪祭儀品令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人行禮 治定制 王者治定制禮 因事制 聖人因事以制禮詳簡 流不從 禮曰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之注流放也謂諂佞 誅擅制 後漢張酺張敏等奏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多制將亡 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 過制則亂 過作則暴 禮自外作 禮自外作故在貌也 禮以地制 靜而屬陰 無作聰明亂舊章 章典也 罔以側言改厥度 度法也並周書

道有弛張 禮從損益 誠宜達節 安可拘文

禮樂代興 文質迭出 所務便宜 寧拘損益 夫魯有初 採周之舊 適道在權 救時貴變 寧辭改作 所務便宜 簡乃易從 煩而則亂 稽彼古

今 考諸損益 將立國幹 必節人心 何必改作 所宜守常 宜守彝倫 勿從亂制 所以去彼取此 不可以古制今 言雖念於芻蕘 禮難從其秕稗 苟用舍之必中 雖沿革而同歸 禮載從宜之文 易有隨時之義 夏造殷因豈煩改制 漢除秦敝亦謂便時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爲 事且有初率舊章而可則 殷人之因夏禮政是以和 魏嗣之制漢儀事則不悖

【增】以親 周禮春官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以仁 禮記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

所以仁死喪也射御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事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折衷 附會 君之大柄禮運禮者君之大柄也 人之大端禮運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 伯夷降典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周公作儀周禮周公作儀禮十三篇 禮事起於燧皇 禮名起於黃帝 伏羲以來 五禮始彰 堯舜之時 五禮咸備 經國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後嗣 嚴上下 定尊卑 決嫌疑 別同異 事天地 易風俗

原 移風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治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導禮導之以禮 變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問俗入國而問俗 易宜禮情 其教不易其俗其政不易其宜齊 俗由禮變 人以化遷 立訓齊俗 作法導人 將欲救時 寧辭變俗 雖政不易宜 章甫難施於越俗 而化之可漸 紫服尚變其齊風

增 忽然易鄉而移 忽然易事而化管子 童牛角馬揚子童牛角馬不今不古注馬童牛角是其常也更而倒置失宜古今俱不合科用淳矣 載車載航揚子入水載車出水載航宜于王之更注謂車航倒置宜變易以求正 以建武永平之風 變太元隆安之俗宋書劉穆之論 時政再而塞 世變三而復 制法之民不可以遠舉 拘禮之民不可使應變淮南子 華端與薄俗俱興 妙緒與淳風俱絕晉書李充學箴序

威儀一 失儀附

原 定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養威儀以致福 正位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 敬慎詩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趨蹌巧趨蹌兮 不愆詩不愆于儀維人之德叔慎爾止云云 必敬必敬爾儀 不忒其儀不忒 有容物有其容 玉聲貌服習容觀王 舉出揖私朝煇如也 威容漢侯霸矜嚴有威容 棣棣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遲遲威儀遲遲翼翼 可畏有威可畏謂之威 可象有儀可象謂之儀 曾侯習女叔齊曰曾侯以承言事于禮不謂有僭 手為人矜可嚴容儀動作可觀其下畏而象之以上下能相固是 上下相固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象以有臣之威儀 朋友攸攝 馮參漢書馮參字叔平為人矜嚴好修容儀 長卿溫雅字長有將為人雅後有薀藉 溫雅廣漢薛宣有威儀 少英矜嚴李忠字少英為人矜嚴整好禮修整 李忠 弁融方重 重見英得 伯魚見輕第五倫字伯魚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 拜帝偉戢中音耀動左右妻若為中丞 孟孫見偉後漢何熙字孟孫善為威容動止有 幽室必整 閒居不減 進止以禮 坐不盡席 動作可觀 有跣 晉侯之將終 容止可觀 動作有文 樂且有儀 敬爾威儀 慎爾出話 足容目容 誠宜進退有度 接武布武能使威儀不忒 傲以執幣 辨若敖之必滅 惰以受玉知 燕則

增 服家語好生篇曰衰麻苴杖者志

不存乎崇非耳東間服使然也鷸鷸冠冕者容不敬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禮性猛服使然也 色(呂子重言曰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歡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黯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德隅(詩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身度(聲爲律身爲度) 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 恭而安(張楫示曰吾十五年學萌恭而安不成) 立必磬折
坐必抱鼓 視不離乎襘結之間 言不越乎表著之
位 聲氣可範 精神可愛(見曾子法象篇) 直容之動矯矯
行行 休容之動業業蹌蹌 德容之動顒顒卬卬
強弱之植在於骨 躁靜之決在於氣 惵懌之情在
於色 衰正之情在於儀(劉子人物志) 衣服表容 珪璋
範德 聲移宮羽 彩照山華 布步有章 立言成

訓(晉書) 喜色猶然以出 怒色薦然以侮 欲色嫗然
以媮 懼色薄然以下 憂色瞿然以靜(汲冢周書官人解)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 車甲之間有巧言令
色事不捷(武紀解) 【對】失儀受玉(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高仰驕也卑俯替也皆有死亡焉) 登席(禮登席不由前爲躐席也)
立懸(北張失位立在懸間客從而笑之) 稱諾(綱志爲楚爲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帝嘉之詔入覲其自謂勳不朝覲不知儀式而執侍中昔引呼隴西太守前其稱諾帝頤之而笑) 人而無止
吾何以觀 苟服位之或愆 在禮容而奚取 苟
或愆于威儀 是乃易其紀律 禮失則昏 無禮則
危 【增】氣不順(賈子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趮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語皆媮(左傳曰魯叔孫昭子聘於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歡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祈曰過哉茲非哀所也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

威儀二

【增】文 魏徐幹法象篇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

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悅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君子曰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

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化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不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絶交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始終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法則

原 異宮 內則父子皆異宮鄭注異宮崇敬也 同席 曲禮父子不同席鄭注異尊卑也 服藥 又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愼物齊也 尊賢 禮郊特牲尊賢不過二代鄭注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 器敝 又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鄭注不欲人褻之也 牲死 又牲死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 主奧 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鄭注謂與父同室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自名 又子於父母則自名也鄭注名父母所爲也子者男子通稱也 使擯 論語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鄭注勃矜莊貌躩逡巡貌 私覿 又私覿愉愉如也享禮有容色鄭注享獻也聘禮有享享用圭璧有庭實皮馬相間也覿見也既享乃以私覿見用束帛乘馬也 升堂 又升堂鞠躬如也鄭注鞠躬貌斂之屏氣者靜以待君言也鄭注由便也 坐奠 內則其無篚則皆坐奠之鄭注篚盛物也奠停也 授坐 禮記少儀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立視 曲禮立視五巂鄭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棨 辟刃 少儀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注辟刃不以刃向人也 授拊 少儀削授拊前曲刃拊謂把 操璧 曲禮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鄭注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 徹縣 又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鄭注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夫人 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孔安國注當以諸侯驕僭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之言禮如此也 老婦 曲禮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鄭注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 小童 又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 婢子 又自世婦以下自稱婢子鄭注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 盥漱 內則雞初鳴咸盥漱鄭注咸皆也孩子事父母早起皆與見也 登臨 曲禮不登高不臨深鄭注爲其近危險也 聲必揚 又將上堂聲必揚鄭注警內人也 容無怍 又將即席容無怍鄭注怍顏色變也 不徒行 王制君子耆老不徒行鄭注徒空也 不提挈 又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鄭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 乘路馬 曲禮乘路馬必朝服鄭注路馬君所

乘之馬也

服法服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鄭注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

綏緒則上衡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鄭注上衡謂高于心彌敬也此云則上衡謂與心平如不

克又重慎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鄭注克勝也云　衣毋撥曲禮鄭注撥發揚貌

足無蹶曲禮鄭注蹶行遽貌　勞無袒曲禮鄭注袒露形體也　立無跛曲禮鄭注跛偏任也

毋怠荒曲禮鄭注怠荒放散身體也　毋淫視曲禮鄭注淫視睇盼也

毋儳言曲禮鄭注儳言謂雜非類也　毋勦說曲禮鄭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也

居不容論語注為家之敬難久也　寢不尸論語注為偃臥

食至起曲禮鄭注為饌變　燭至起曲禮鄭注異晝夜　不先舉

又主人不問客不先舉鄭注為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來故　則先拜又主人則客先拜

不問舍又不弔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

舍皆謂接鄭注傷恩也

必執紼又喪大事必執紼鄭注紼引車索　不登壟不竝鄭注為其不敬壟冢也

不巷歌又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鄭注相謂送杵聲助哀也

孫見祖名內則凡父在孫見于祖亦名

不許友死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鄭注為忘親也　臣有仇讐曲禮鄭注謂報仇者也

豈敢以有求聞之下足下吾義高改百甚傳進故在母老身未得以許人也　敢以身許人吾之言也　曰死

居側室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又作而自問之

姆對內則上傅詳鄭注謂有感動也

先為祭服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鄭注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

可衣裘帛內則二十而冠成人可以衣裘帛

不過轂曲禮鄭注為掩在後也　視不過衡論語鄭注前視不過衡中不過轂內顧

視不過結綬鄭注恐警衆也

執玉不趨曲禮鄭注志重玉也　執圭鞠躬論語

鄭注執圭謂以君命聘于鄰國也　勃如戰色　恐不勝也　執君之命也至如有上下如授不敢忘禮也

獻馬執策曲禮執策者以其所執策者甲獻也

獻鳥佛首曲禮鄭注佛也獻鳥佛其首為其喙害人也　又獻民虜者操右袂　凡操執者使小者從其右之也

入國問俗曲禮鄭注俗所行也與人所惡　臨文不諱又曲禮臨文不諱鄭注為其失事正也

入國不馳曲禮鄭注馳善躐人也　入里必式曲禮鄭注不誣十室

城上不呼為其惑人　城上不趨又城上不趨鄭注少儀　堂上不趨　堂上不趨曲禮

鄭注為其近于城上不趨鄭注為其迫也　堂上接武曲禮鄭注武迹也相接每移足半蹈之

不翔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

堂下布武曲禮鄭注武迹也每移足各

折還中矩行玉藻鄭注宜方

旋中矩又宜自矩　立必正方曲禮鄭注正方不迴也

在朝言朝曲禮鄭注朝廷之所謂君之命也　在官言官又在官言官府在庫言庫

言禮曲禮鄭注所言無不用禮也　在府言府鄭注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

不言婦女曲禮又公庭不言婦女鄭注非其時也

不及犬馬又朝言不及犬馬鄭注非公議也

當食不歎曲禮鄭注以食樂歎非其時也　成餕而

言不及犬馬論語孔安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

作論語

客跪撫席曲禮鄭注撫之答主人之親正己

客踐乃坐者　客安主人乃敢安也

臨喪不笑曲禮鄭注為有哀色也

望柩不歌曲禮鄭注哀傷之無容樂也

不有私財曲禮鄭注子之道為人子者不有私

不敢私與內則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賜食先嘗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得私有也家事財

食必正席先嘗之孔安國云敬君惠也既嘗之以次班賜之薦其先祖也**飲藥先嘗**曲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注嘗度其所堪**衣純以繢**深衣具父母衣純以繢鄭注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衣純以素**又孤子衣純以素鄭注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也**不名卿老**曲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鄭注雖貴于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不撫僕妾**雜記鄭注略于賤也僕妾死君不親自撫安其尸也**每事請姑**內則冢婦每事請于姑鄭注謂傳家事于長婦也婦雖傳猶不敢常行也**家婦**又介婦不敢敵于冢婦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自稱小君**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曲禮注謂饗來朝諸侯之時**祇見孺子**內則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鄭注母某若言姜氏也祇敬也帥循也言教之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猶識有成言使之有成也禮儀部**外事內事**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順其

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內事順其居內為陰**隨行鴈行**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鄭注廣敬也謂于途中**當心當帶**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鄭注高下之節也**執緤執靮**少儀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鄭注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由右由左**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鄭注道中之途遠別也**請業請益**曲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注尊師重道也起者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說之**設弧設帨**內則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鄭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帨事人佩巾也**鞶革鞶絲**曲禮男鞶革女鞶絲鄭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緣飾之則是鞶裂與**上面下帶**曲禮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鄭注敖則仰憂則低**男角女羈**內則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夾囟兩旁當角處留髮不翦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謂之羈

敝加於上穀梁傳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褻不見裏**曲禮褻衣衾不見裏鄭注為其可穢禮後褻衣衾是著禮之表也**曲敬不崇**玉藻禮不盛服不充鄭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唾洟不見**內則父母唾洟不見鄭注輒刷去之**六十不親學**鄭注不能備弟子之禮也**八十月告存**鄭注每月致膳並王制篇**客車不入大門**曲禮鄭注謙也**偏駕不入王門**儀禮覲禮云云鄭注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于館與**不苟訾不苟笑**曲禮鄭注人之性不欲見譏訾不欲見笑**食不語寢不言**論語鄭注為其不敬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則鄭注謂事業之次**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曲禮外言不入于閫內言不出于閫鄭注皆為禮儀部

重別防淫亂【增】**不顯諫**曲禮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不藏革**禮運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妊子**列女傳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生子**內則凡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子禮**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女子禮**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造士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學則 管子弟子職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冬溫夏凊 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出告反面 又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復故 又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先嘗 又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官備 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身親 又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莅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不粥祭器 曲禮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不衣祭服 又雖寒不衣祭服

適公所 禮記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爲君使 曲禮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懷核 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寫器 又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別男女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謹夫婦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夜行以燭 內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晝不遊庭 又孔子曰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見父之執 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年長以倍 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謀於長者 又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於先生 又從於先生不越路

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授受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提攜 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尊客之前 曲禮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於君子 又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不敢問年 少儀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

不請所之 又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

侍射侍投 少儀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齒父齒兄 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見君

【原】**始見** 儀禮士相見禮始見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注謂下君所以促恭慤士大夫一也

燕見 凡燕見於君必辯君臣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辨正也君南面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東若正西面不得君所處卻向之此為擇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疑度之也

君興不辭 **君降不顧** 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君為之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因辭而後出注謂君食之飲之而退也辭君興而不辭其降降於己太崇不敢當耳

大夫則辭 又大夫則辭而退下注下亦降也

庶人無容 庶人見君不為容進退走注謂趨翔也

奠贄再拜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則庶人不答拜也

及門三辭 比及門三辭注大夫見君也已上並儀禮

士相見

【原】**達命** 儀禮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就家也某將走見賓曰某不足辱命請終賜見

稱贄 主人曰某不敢為儀固吾子稱贄敢辭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贄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還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辭贄為太崇也迎於門外不敢受於堂人君禮然也請見者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

雉腒 贄冬用雉夏用腒 羔鴈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注上大夫即卿也面前也羔取羣而不黨或伯麛狐執也蓋左執前足後執右足而已大夫相見雖異贄其儀如士 相食親戒 大夫相食親戒速注先往告及期復自召之也 受侑再拜 迎賓門外拜至皆如饗侑幣束錦賓執梁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注云賓之西序不敢當尊奠也主人從從辭降也 士見大夫 終辭其贄一拜其辱賓退送再拜出使擯者還贄 士致天子 漢書王氏史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於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擯介

【原】相禮 周禮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相入贊禮 請期 儀禮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注質正也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也 侯擯 王命諸侯則擯擯進也 士介 士適四方為介注介大夫之介 賜爵 賜爵大夫士爵則擯注擯之如命諸侯之儀 贄膳 擯士者膳其贄注入膳人也 承擯 紹擯 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擯出請事紹繼其位相承而出也 假廟使祭 于將命假祖廟立依門南向擯者進當命之使祭 朝覲佐儐 大朝覲佐儐為承擯

拜揖一

【原】周禮春官宗伯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 【增】說文曰揖讓也一曰手著胸也六書故曰拱手左右之以相禮也 周禮夏官司馬曰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庶三揖 又秋官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鄭氏曰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 夏書曰禹拜昌言 曲禮曰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 又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揖讓而升堂 方言曰東齊青岱北燕之郊跪謂長跽 釋名曰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跪忌也見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於大夫為趺趺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為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拜揖二

【原】表情 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以表其情達屈節卑體尊人事也 致敬 禮鄉飲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尚左 曲禮凡男拜尚左手女尚右手 從下 論語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殿前 王陛晉書安平王傳帝迎拜安平獻王於殿前 牀下 荀氏家傳曰文帝在東宮荀顗有疾天子問病拜牀下 當璧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詳璧 向辰 孝經援神契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復城 戰國策蘇秦兩拜燕復十城 向井 後漢耿恭傳恭於疏勒城中穿井深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飛泉奔出 賦六月 左傳秦伯享晉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歌鹿鳴左傳穆公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
問之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 **膝隱地**詳上拜一 **手加頭**穆天子傳膜拜而受郭璞注今西域人禮佛手
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 **槃辟雅拜**漢書何武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召見槃辟
雅拜也師古注槃辟猶言槃旋也 **疾趨卑拜**韓子禮者所以貌情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
卑拜以明之 **膝行再拜**莊子廣成子在於崆峒之山黃帝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 **臨問親拜**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床下
每拜常林魏志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
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 **恒拜王導**晉中興書顯宗
書使太常丞張放歸胕於王導詔無下拜導不敢當辭以疾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時恒拜 **親迎交**
拜吳志孫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朱治每遣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 **出拜道左**晉中興書
王敦從中宗出紀瞻覩見大驚出拜道左 **下車答拜**後漢書王丹徵為太子少傳時大司徒侯
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遇丹昱迎拜車下丹下車答之詳擇交 **自起止拜**庾亮詣陶侃至
便拜庾風姿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行 **王丹不拜**東觀漢記更始
時陳遵出使句奴過辭王丹丹曰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詳使絶域 **伊籍**
一拜蜀志伊籍先主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
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得錢不拜**東觀漢記趙勤傳勤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勤曰汝
起拜則與汝勤曰拜而得錢非義終不肯拜 **偷酒不拜**世說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
偷服藥酒其父時覺旦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
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違位為敬**曲禮揖人必違其位鄭注禮以變為敬也

對揖無敬漢官儀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 **孤卿特揖**詳上拜一 **大**
夫旅揖詳上拜一 **三揖而進**禮少儀事君難進而易退故君子三揖而進也 **長**
揖不拜漢書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入謁沛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
其食其入長揖不拜 **既請而揖**淮南子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子佩具王不往子佩飲請而
揖北面立於殿前 **受計不拜**後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袁逢受計計
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
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座 **貴人爭揖**漢書萬章為京
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僕貴人爭欲揖章莫與言 **使者相揖**甲辰儀皇太子并公主達
持節使者皆往相揖 **王祥長揖**晉書王祥傳武帝為晉王王祥與荀顗往謁祥獨長揖帝曰令
日方知君見顧之重也詳三公 **袁渙高揖**袁氏世紀云太祖破呂布陳群父子時不在布軍見
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 **路逢怒鼃**尹文子越王勾踐路逢怒鼃下車而
揖之 **路逢馬醫**列子范氏門徒路遇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橫揖而出**
獻帝春秋董卓欲廢帝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 **遂揖而別**東觀漢記
王丹見前 **親饋拜而食**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饋藥拜而受論語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梁松拜馬援**
漢雜事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松候援援小病松拜床下援於床上坐視不為禮左右曰松貴不當待耶援曰
我乃松父友雖貴奈何失禮松恨之 **諸將見于吉**江表傳時有道士瑯琊于吉自東無為大
道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
之 **孔明拜龐德公**襄陽記諸葛孔明再拜龐德公於床下 **黃巾見鄭**
康成鄭康成別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鄭皆再拜 **樊英答妻**

拜後漢書樊英傳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床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

魏霸入拜妻 東觀漢記魏霸為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霸取妻送至官舍霸卯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因說曰不敢相屈妻攜手去詳案

曹丘揖季布 史記季布傳曹丘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汲黯揖田蚡 汲黯傳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弗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

手容 禮手容恭

軍禮 西征賦事軍禮以長揖請亞夫也

再至 八十者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者君使人受注曾禮再至至地也使人受不使拜也

三肅 郤至對楚子以軍事不敢拜故三肅使者

君答 大夫稽首再拜君答拜之注禮無不答也

臣避 大夫之臣不稽首以避君也

長揖 晉孫楚為著作郎參石苞驃騎將軍事負其才氣頗侮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慊隙苞遂奏楚與吳語毀朝政楚亦抗表自理

短拜 環拜以鍾鼓為節注環為短拜

亢將軍 漢汲黯見大將軍與亢禮人或說宜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貴鄉里 陸機為郡手令姓矜傲責鄉里謝經等拜或曰禮敬年爵以德為先令盤拜勢禮傳風俗積不以為愁

揖丞相 漢書郅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倨責而都揖丞相也

揖官屬 盖寬饒左遷為衛司馬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官屬已下行衛者候司馬不拜自此正焉

齊人責 左傳齊人責稽首注往年齊人為公稽首公不答故也

主簿敬 朱博為琅琊守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曰貢遂書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

不面拜 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

尚能拜 黃霸不去老聾吏曰尚能拜起

賜胙無拜 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賦物不拜 鍾離意受賜不拜頭賜賦物也

肅拜手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凶事則手拜注肅拜低頭而拜手拜拜手至地也

頹乎頎乎 禮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

先偏也無容哀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尚哀戚自盡如殷可也

介者不拜 曲禮

書生不習 貢遂見前 品秩殊等 拜揖異宜 吉凶異道 拜揖殊宜 位既殊於列品 拜則異其節文 雖齊桓受胙恐貽天子之羞 而亞夫建營實稟將軍之令 耋老加恩齊侯辭一級之賜 介冑難犯郤生成三肅之儀

增

拜讓 尚書舜典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於夔龍

拜辭 大禹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颺言 尚書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獻君 曲禮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以公降拜 左傳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出房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為火者則拜 家語子貢曰孔子為大司寇廄焚有為火來者則拜士一大夫再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也

若有鬻坐拜者 漢書武帝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鬻坐拜者作交門之歌不其山名

起拜 漢書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起拜賀

令拜 後漢書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可得不拜 獻帝春秋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卓爭雄後嵩為中丞見卓拜東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

遠志但燕雀不知爾萬曰昔與明公俱鴻鵠明公今爲鳳凰卑笑曰鄭早服何得不拜也

何拜之有 魏志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出拜 典略太子嘗賓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劉楨獨平視

向拜 吳曆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華歆歆葛巾迎策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徧拜 左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夜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皆拜 蜀志先主爲漢中王許靖爲太傅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更爲拜 魏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見輒拜 吳志人誕樓元謗訕放事華數上琉乞令自新孫嶠疾元名管復徒元及子男據付交趾淅張實使以戚自勃陰別教奕令殺之殊到交趾病死元一身蔭突詩臧持刀步涉見奕賴拜奕不忍殺

望塵拜 晉書潘岳性輕躁趨勢利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

見碑拜 晉諸公贊司馬駿薨西戎敷叢每見其碑讀者無不拜之

引王猛拜 晉中興書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嘗至洛陽賣畚有一人於市買其畚云家近在此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比人語且住樹下當先啓尊須臾猛進見一老公踞胡床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拜司馬公猛因拜老公白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償畚直遣人送猛出山既出嶺覘之乃嵩高山

令文秀拜 後魏書沈文秀爲慕容白曜所攻長圍數匝自春至秋始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亂兵入文秀爲舜數四況執探送郊旅白曜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一國大臣無相拜之禮

望拜 漢郊祀志武帝祀天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祀

屈膝 唐書田承嗣方跋扈很傲無禮郭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鄰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久不屈於人今爲公拜

拜二 天子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舅姑拜 唐史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

鄉人拜 郭泰別傳鄉人見泰皆於床下拜

帛拜

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綵爲之隋牛弘議綃八尺中斷名曰帛拜以代香纓

羅拜 唐史郭子儀單騎見吐蕃酋下馬羅拜

曲拜 後魏書宗室顧謂舍人鄭儼曰舞接人當拜使主我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愧

端拜 荀子端拜而跪

坐

原 **盡前** 禮記食坐盡前虛坐盡後

居右 宋公享叔孫昭子使昭子右坐注使若己之右以相近不依賓主之位

安 禮記坐必安執爾顏

妥 儀禮士相見禮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注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若問則對不必待安坐也

侍君子 儀禮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暮以食具告改居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葷以正取也

侍鄉飲 鄉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侍

下坐爲貴 後漢郭林宗見庚乘而拔之遊學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人皆就下圭明之曰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南向自尊 漢丞相田蚡招

客數坐其兄蓋侯東向自南向自以漢相尊不以私撓公

東向無屈 又平恩侯許伯入第蓋寬饒從西階上東向坐自尊抗無所居

坐殿下亂位 漢書王尊奏丞相臣衡會坐殿門下衡南向大鴻臚賞等西向衡更爲賞等布席東向起立延賞坐私語萬衆聚會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亂朝廷爵秩之序

坐樹下僉恭 後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異之因就其家容殺雞爲黍供母而與林宗蔬食因勸令學

增 **中座** 曲禮爲人子者坐不中席

側席 漢谷永傳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

毋箕 曲禮坐毋箕注箕謂展其足狀如箕舌

郤坐 漢文帝紀帝幸上林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曰尊卑有序獨不見人彘乎上悅

舍坐 詩舍其坐遷

便坐 漢書萬石君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注別坐之處也

倒坐 宋制承明殿直崇政殿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倒坐

驚坐 漢陳遵每至門座中震動號曰

陳鸞坐

滿座 孔融傳座上客常滿

再坐 御覽畢復坐謂之再坐

竝坐 曲禮竝坐不橫肱注橫肱則妨竝坐者

邊坐 檀弓喪不以邊坐注衰服坐起必正不可著衰偏倚也

三獨坐 光武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竝專席而坐時號三獨坐

三無坐 唐中宗時韋后等用事墨敕授官至與無廳事以居時謂三無坐處注三謂宰相御史員外郎也

不鄉衛國 胡傳衛侯之入使鱄于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弒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

辱賜坐語 韓愈釋言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

行步

原 賁趾 易賁其趾賁飾也

聚足 禮凡升階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左足上於西階則先右足注聚足謂足不相過也

曳踵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主君也如輪行不離地卷負也

步目 國語足以步目

學步 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反

憚行 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中節 行步則有環佩之聲行中節也

中規 禮記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謂行步也

接武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繼武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接踵跡也繼跡相及也中跡相離也

徒行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竝行 闕黨童子與先生竝行

行容 凡行容惕惕注惕惕行貌也

足容 足容重注欲遲也

舍車而徒 易舍車而徒義不乘也

歷階而升 凡歷階不過二等

隨行鴈行 詳法則

躐步

翔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儀也

規行矩步

增 舉足 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

堂下 爾雅堂下謂之步

朝步 書武成王朝步自周

徒步

自強 戰國策左師公曰乃自強步日三四里

不愆 書泰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五步 藺相如對秦王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也

七步 曹子建七步成詩

亦步 禮步亦步趨亦趨

百步 國策養由基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趨

原 一節 禮記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

三行 桓公飲管仲三行趨出

沒階 沒階趨翼如也

過庭 論語鯉趨而過庭

執玉 執玉不趨

采齊 趨以采齊

刻行 齊如流弁行刻刻起履注疾起之貌 而

周走 素疾使入楚國周走以呼

趨進 趨進翼如也

趨登 晉靈公飲趙盾酒將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趨蹌 詩巧趨蹌兮

趨緩 後漢孫堪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便解印而去

疾趨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注發起履也無移手足正也

徐趨

帷外不趨 帷薄之外不趨也

堂上不趨 曲禮記

增 張足 少儀注步張足曰趨

張拱 曲禮室中不翔鄭注為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

腓大 韓非子腓大於股難以趨

車馳 易林車馳人趨卷甲相仍齊魯寇戰敗於犬丘

郤克趨進 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范匄趨進 又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疾行曰趨

疾趨曰走 釋名

門外謂之趨

中庭謂之走 爾雅按注因人行步趨走之速而名之也

灑埽

原 加帚於箕 禮記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注取其兩手捧箕恭也謂初執往時也

以袂擁塵 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注謂埽時也袂擁帚之前令塵不揚不向尊者示之恭也

丞相門 魏勃埽丞門曹參門

先人廬 左傳張趯請子太叔糞除先人之敝廬

不灑埽 詩子有庭內不灑不埽

備灑埽 曾納女於大夫曰備灑埽

擁篲迎門　執帚　陳蕃安事陳蕃所居一室不埽人問曰孺子何不埽除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子夏抑末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糞除而去漢書第五倫客河東變姓名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人號為道士　埽地而祭禮器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增】逆旅灑埽後漢郭泰每行宿逆旅輒躬灑埽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　埽室布席國策甘茂謂蘇代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五

禮儀部二　明堂　靈臺　朝會　聘附　元正　冬至　朝賀　執贄

明堂一

【原】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明貌也　【增】文獻通考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制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詳在後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　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記黑曰元矩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宗廟也夏度以步堂脩十四步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是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六尺為步四三尺益廣也　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　四旁有夾窻五室每室有四戶戶旁皆有兩窻　白盛蜃灰以堊牆也　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　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脩七尋五丈六尺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

【原】周禮曰夏后氏太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有九尺之筵　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大戴禮曰明堂者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

也外水名曰辟雍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五經要義以太廟爲世室）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牕四達在國之陽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彰有道褒有行　五

經釋例曰告朔行政謂之明堂　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堂牕四闥以地就陽位也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悌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　又曰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國焉　漢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屋通水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

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東觀漢記曰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此即明三事不同也（按諸儒及舊說明堂辟雍靈臺三事不同明堂祀之所辟雍教學之所靈臺候星之所三輔黃圖以爲明堂靈臺同蓋合而異說也）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廷武王有靈臺之候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霧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而問孤竊自欲以令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也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明天

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效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太山汶上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之外一堂九室四門八階　禮論曰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　增 陳氏禮書曰夏殷周制漸文堂漸廣其言脩廣崇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

北元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五室於内其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朝諸侯四方之君咸列四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内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東准嘗考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

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故各以其義名四時之堂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詩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内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彊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漢有奉高明堂見文獻通考） 英宗治平間錢公輔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統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祭萬世不遷者也 司馬光呂誨議祀無豐於昵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以周公有聖人之德而文王適其父也非謂凡有天下者皆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皆以父配於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宜遵舊禮以真宗配焉（二條俱見彙苑）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其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

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
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
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
北爲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
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
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
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
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遺意此恐也是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

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
曰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楊氏曰明堂者
王者所居以出敎令之堂非常居也其制必凜然森嚴
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敎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
祀天地交神明於此地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
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
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而知其謬矣考工記謂明堂五室
大戴禮謂明堂九室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
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
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

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
之說有據見文獻通考

明堂二

原五府　九房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
人故帝者承天立帝之府是爲天府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闥九房規天矩地授時
順鄉　承天　統物桓譚新論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下詳總論　四
阿　九室周禮殷人四阿重屋鄭康成注四阿若今四柱也下詳總論　四闥　八
階五經異義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盛貌也下詳總論　布恩　施
令並詳總論王隱晉書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正中者太廟以順天時施
法令　學南　汶上宋起居注今太廟太極殿以隨時明堂之制國學之南地實京邑爽塏平

敞足以營建下詳總論　行正　聽朔並詳總論徐爰郊廟明堂議明堂天子每月於此
聽朔布政　萬宮　茅屋並詳總論三輔黃圖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
曰按五經通樂傳記曰聖人之數制作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知官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
土陛素輿越席皮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傳之也　策勳　布政穎容春秋釋例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于宗廟及行策勳獻俘于廟、下詳四闕注
陽館　元堂並詳總論　重屋　複道周禮殷人曰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鄭
康成注重者王宮王堂若太寢者下詳總論　正四時、統萬物　禮三老
祭五帝　享上帝　祀先王並詳總論

明堂三

原象天地　順陰陽內有太室以象天地據坤靈之正位順陰陽以開闔　辨

位示節辨其方位注正天子之位也晏子春秋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人知節也
孔陽不鏤文選於昭明堂明堂孔陽下詳示節注
宗祀文王創圖黃帝漢書郊祀志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太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注公玉姓帶名也
室容二几堂修七尋並詳總論
【增】合宮太室唐陳子昂勸興明堂疏黃帝合宮堯衢室舜總章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和陰陽漢蔡邕明堂論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
五室九筵鄭康成曰五室者象五行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尊祖朝侯晉紀瞻策明堂所以尊列祖配上帝也下詳總論
配天交神晉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唐書禮樂志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巳其制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無所依據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象類以為徵像
明天道為民極劉允濟明堂賦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後漢書律曆志頒諸月令以為民極莫大乎明堂
通神靈調元氣隋牛弘議曰明堂者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其來尚矣下詳合宮注
揚緝熙頒制度班固東都賦覽明堂揚緝熙宣皇風禮記成王幼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
敦五教調八風白虎通明堂者所以正四時之序教五教之本劉允濟明堂賦穆穆四門以納四氣明明八總以調八風
出教化和天人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班固東都賦曰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獨明而治備物以薦蔡邕明堂論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曰明堂晉書禮志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黍陳籩豆成列

明堂四

【詩】梁孝元帝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宮詩曰質明擩上宰詰旦乘軺軒四圭邸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煙繞鳳凰樽貂冕交輝映珩珮自相喧微風飈清管輕雨發陳根新花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媿能論

【賦】唐劉允濟萬象明堂賦曰睿哲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純精恢天祿以作乂攄元命之振英鼓黔雷以播氣運蒼昊而時成括闔陽與泰階甃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視而龜書至地以河觀而龍圖出擁神休尊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元天享神祇以稱秩顧卑宮而自處唯禋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娵訾而法營室訪夏后之軌儀云廣四而脩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或九而或七錯綜乎舊典經始乎玉律紹先志以高興匪矜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表臣而審其議焉咸以為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表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經欽脩宗祀非夫為巳者也安可巳乎粵正月庚午始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鐘之旋宮穆穆四門可納四氣明明八總均調八風摩金靡玉匪磨匪礱去隋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為工思承天以接神故峻極乎皇穹馺乎懿濞縕兮豐融雷承乾以震耀雲大壯乎

其中非至聖之精誠孰能克勤乎此功 增唐于邵明堂賦曰天子朝諸侯於明堂惟古之制始以講信脩睦終以布憲施惠下之象地也以列五位之神上之法天也以配五方之帝左个右个分以寒暑之宜以筵以几度以堂室之際觀乎萬國來朝威儀濟濟聖乃負斧扆而南向以布政百僚端冕弁而北面以陳禮宴會之節以明於尊卑慶賜之儀以旌於孝悌原夫宅中而起繼天而作遥眡嵩少俯枕伊洛巍巍煌煌厥高不可乎彌度挈龍纖以蚴蟉亘虹梁而各落綷以綺藻施以丹艧四闢以四氣而開八牕以八風斯廓祥風布影對寶檻以交輝皎日懸光曜金牀而璀錯於是陳三獻之禮臻九成之樂申儀於辟雍崇業於太學甄古今之至理議沿襲之踳駮既而順斗極運天關皇恩普矣貴賤以頒東門之外以朝乎九國南門之下將享於八蠻正德是弘惠風斯布禁淫慝節制度重三台之任乃申命於中階寵五伯之功遂授鉞於東戶夫明堂者明帝之德體天爲狀必資闡化以準程豈獨弘規而取壯出庶物而咸仰包宇宙而爲量豈惟先聖之是則信百代之所尚 原頌宋虞通之明堂頌曰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潤黃縣殷飈輝服夏擅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

緜緜敎樞翽翽化紀聲洸五都風晦千祀我皇烝哉追孝創軌縟憲垂統光圖麗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殷殷華海鑒盟乎誠慶輝旁燭休光下盈

原銘後漢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牕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靈臺

原夏曰清臺　殷曰神臺　周曰靈臺　視祲　觀變 見祲況刻也出範傳天子立靈臺所以觀人文之變而候日月　國南　堂右 靈臺其高九仞在國之南上以觀休祥之發 文選靈臺在明堂之右　祈祓　禳災 也謹福　考休徵　望元氣 文選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王者升靈臺望元氣　宗上帝　來子民 明堂崇上帝清廟寧祖 晉尚書陸機策秀才文 氣改時律觀物變 考辟雍班教化太學講藝文 詩經始靈臺庶民子來

朝會一 附聘

原禮記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事謂征伐之事 增又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又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

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來朝　通典曰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原】周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又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王春見諸侯則圖其事可否考績也）　尚書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注云既盡也覲見也言舜盡正月中乃日日見羣牧　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嶽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注云覲四方諸侯各朝於其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增】通典曰周制天子有四朝（常言三朝者以詢一事之朝非常朝）曰外朝在臯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亦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原】左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　又曰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注云獻其理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也　又曰薳啓彊對楚子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

功　又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著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又曰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增】左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又曰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公羊傳曰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五年一朝【原】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春秋說題辭曰諸侯執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義議天下法制四方受度　白虎通曰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又曰聘者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行聘禮　又曰朝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

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漢書曰漢王已幷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是叔孫通就其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次奉賀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舉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諠譁失禮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陪覲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皁單衣旣定上壽計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作九賓撤樂　又曰大將

軍三公朝會天子爲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爲羣公起天子坐方前進　又曰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會則五時服庭設金石武賁旄頭文衣鶡尾　又曰宴之與會咸儀不同也會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旄頭之衣鶡尾以列陛識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宿衛列仗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作而道路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懽會帝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氏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氏之戮也帝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懽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五月庚寅御臨軒大會於太極殿前四方賀使國子太學生司徒吏副將以上及吳降將吏皆與會詔引歸命侯孫皓上殿稽顙陳恩謝罪稱萬歲　又曰太常張華上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今拜公於太極殿亦宜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又曰穆帝升平二年正月朔朝會是日賜衆客酥酪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著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傅二傅交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從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增】柳宗元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莫肯朝夕傳朝而不夕禮記曰入而夕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齊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知襄子爲室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鎖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朝會二

【原】考績　獻功（並詳總論）　赦過　除慝（上詳總論）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殺戮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注慝惡也 圖事 巡功並詳總論 講禮 述職並詳總論 示威 明義上詳總論春秋說題辭會者所以貞德明義考遺也者也 觀岳 朝臣上詳總論左思魏都賦昔夏后氏朝羣臣于茲土而執玉帛者萬國蓋先王之高會四方之執則 考禮 正刑並詳總論 考制度 正班爵並詳總論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康成注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曰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講其政事供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歸時事 奉珍物左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其舊下詳總論 訓上下 明尊卑上詳總論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講文德 明禮義並詳總論禮義部

朝會三 聘附

原 黃帝合宮 周公明堂管子黃帝有合宮以聽政也禮明堂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避王也 康王酆宮 漢武甘泉左傳康有酆宮之朝按周康王朝諸侯於酆宮漢武帝紀後元二年春正月朝諸侯於甘泉宮 建大赤 出道車周禮巾車職象輅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鄭注象輅以象飾諸末象輅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周禮司常職道車載旞鄭注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 重法度 正德刑白虎通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忠信者正君臣重法度也周禮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交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耳 四塞告至 六服盡

朝禮記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乃來朝告至周禮職方氏王殷同亦如之鄭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同其歲四方諸侯與巡狩同也以下聘 輕財重禮 多貨傷德禮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按鄭注用之運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財請璧琮事幣也受之則爲輕財者財可遂復重賄反幣足也儀禮聘禮多貨則傷於德按鄭注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德

朝會四 聘附

原 奠壤 奉珍書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漢宣帝甘露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班次有司曰聖人之禮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單于鄉風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其儀宜如諸侯王位下蕭望之以爲聖人正稱不及四夷外而不內宜待客禮後不至不爲叛臣宜以客禮待之位次諸侯王上詔從之 禮經 會表朝會禮之經也朝有著定會有表注定列位之處表亦位也 交戟 設燈晉世語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後前太祖將討張繡入見天子始復此制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乃召諸計吏前受戒敕於階下 正位 脩制正君臣之位禮記脩其班制與四鄰交 九儀 五服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位書五服有辟 來王 和見詩莫敢不來王書和見事於周 屏氣 鞠躬酺字孟侯爲太尉與司隸校尉晏稱共謝闕下酺因責讓稱其辭語不遜稱遂廷比之司徒呂蓋奏酺位三司知公門宜屏氣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以是策免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 賜几杖 設獸樽漢文帝吳王濞詐不朝賜之几杖務以德化晉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有直言者則發尊飲酒 戮防風 勦梁冀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乃殺之後漢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拜謝陵陵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進止有

度　會見問儀霍光每出入殿門進止有常度後漢竇融將會大軍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

次功定位　習儀陳列漢高后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叔孫通與弟子及魯諸生共起朝儀習之月餘會十月諸侯朝百官各以次陳列·

三公輿載　諸王輦迎魏鍾繇明帝時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以為故事後漢東平王蒼入朝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朝特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禮過不安上疏辭

劍履上殿　几杖入屏漢書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後漢包咸為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拜不名經學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問

司士鞭呼　大行臚傳司士率其屬以鞭呼趨朝大行臚句傳注傳語告下曰臚下告上曰句大行令為臚

諸侯麕至　君子鸞鏘麕羣也詩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禮儀部

賜之餐牽　乘以墨車周禮宰夫掌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禮之法掌其委積膳獻飲食賓牢賜之餐牽與其陳數儀禮入王門乘墨車

容貌采章　聲明文物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下出左傳

端旒　負扆　垂拱　駿奔　九品陳儀　四方述職　無敢不庭　周有後至　趨朝鳳闕　就列鵷行以下駢

謁闕　致館館人問從者幾人注具為供也傳叔弓如晉致館辭曰云云

聚㯳　展幣周禮野廬氏賓客至則徒聚㯳有相翔者誅之注相翔謂四面觀視賓客不物將盜之下出儀禮

致饔發幣餼生肉也發幣于公卿

館穀　饔牽館人為賓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禮儀饋牽積

甕承　百甕　二牢醯醢百甕·饌客餼二牢米百筥

增　庭燎　黼依詩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注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枝并而東之設於門內也周禮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報籌　待漏唐王維早朝詩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宋王元之待漏院記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偃息待朝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四朝　旅見虞書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春秋傳非天子不旅見諸侯

傳警　鳴鞭上詳類聚宋

紹興朝賀惟於崇政殿行之以殿陛不鳴鞭他如故事

覲羣牧　率百官上詳類聚

虞書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介圭入覲　重譯來朝詩大雅韓侯入覲以其介圭注介圭封圭也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來朝獻白雉曰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朝會五 聘附

原　聖人南面禮大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治親二報功三舉賢四使能五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鄭注所先謂未遑餘事功也存愛察禮儀部有仁愛者也

天子執冒　負斧南鄉周禮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注名玉曰冒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為貴也禮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于前立焉

北面東上又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當扆而立　當宁而立並詳南

辨色始入禮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注小寢燕寢也釋服服元端也

朝服以視又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皮弁下天子也朝服冠元端素裳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正位辨等周禮司士職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西

東上太僕大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注此王日視朝事于路門外之位王之左[illegible]故為士接朝
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鎖同門外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在王宮大 日邁月
征 毛詩小宛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謂月視朝也先王[illegible]
所更易月有所無止息也
服皮弁 周禮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 致馬貢 [illegible] 習威儀
受諸侯五朝于天子覲貢於[illegible] 如致會[illegible] 有司部伯以朝來朝
脩王命 左傳朝以正班爵之義[illegible] 五年一朝
五歲而朝 [illegible]
和鸞雝雝 [illegible]
鸞聲噦噦 毛詩庭燎篇 言觀其旂
曰鸞在衡和在軾 采菽篇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其旂淠淠鸞聲嘒嘒 毛傳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
星陳夙駕 [illegible]
會王都星陳夙駕 張衡東京賦
徒書我征朝發 [illegible]
篇四海來朝 [illegible] 四海來假
箋假至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毛詩玄鳥篇
為宮四門 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九州貢職
上方玄明下方黃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東方青 為壇三成
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illegible]
諸王道南鄉 [illegible]
朝聘之道
鄭注子言天子以下朝聘諸侯天下之禮[illegible]
天子為之[illegible] 嘉
好之事 [illegible]
使祝從公曰善乃使祝佗從[illegible]
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
奉以從于是乎出竟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朝廷之容
周禮保氏[illegible]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四曰朝廷之容鄭注朝廷之容濟濟翔翔
禮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覲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故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 聘覲之禮
朝宿之邑 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 朝儀之位
周禮朝士 慢朝有禁 貢賦不入
入覲天子 [illegible]
之大夫不朝 [illegible]
朝不禁 [illegible]
沐浴而朝 論語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盛服將朝 左傳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入覲天人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illegible]
賓有禮主則擇 不言
有所此禮其者然不後可以出[illegible]
不侯東駕 在論語[illegible]
犬馬 [illegible]
言朝及犬馬不皆從者而
桓虞廷爭 [illegible]
玉帛相見
鄧通不敬 [illegible]
漢高帝使朝見通[illegible]
表著之位 [illegible]
駕不入門 [illegible]
朝廷之儀 [illegible]
勿褻在庭 [illegible]
廷之儀
恭己南面 舜

九賓之儀自公侯至士也三揖之禮天子富陽云云左九棘右九
棘周禮外朝之位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左嘉石右肺石
名位有數車服有庸以下聘大夫郊勞禮聘義士迎于境
大夫郊勞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上公七介又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介所以明貴賤也鄭注此皆使卿以出聘之介數也眾介北面儀禮聘禮篇宋介北面寢焉鄭
注容貌舒揚三揖至階禮聘義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
升所以致尊讓也按鄭注北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言請事特也賓凡主人陳猶以大客禮
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二讓而後入親門讓主人廟受也執圭執璋又聘
禮君親禮賓致饗饗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謹於羣食曰饗牲食曰饗圭以為瑞也使
臣執圭以聘君執璋以聘夫人也私面私覿又君覿禮賓賓私面私覿謹安私面私覿

請覿禮記賓乃私以巳禮物而見主國之卿大夫覿見主國之君子貢聘諸侯史記子貢
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延陵聘諸國左傳吳王
使延陵季子聘於魯晉諸國以觀諸侯辭玉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曾好
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注已聘而還其圭璋輕其禮不欲與之為好也還玉儀禮君使卿皮弁還
玉於賓注君子於玉比德以聘重禮還之者德不可衆於人相來切卜義皮弁者始以此覿受之不敢不受也
鹿鳴燕使臣也皇華遣美使臣用幣副忠幣美則沒之用皆以訓忠美之
取主無幣失禮本意沒失也私覿非禮大夫之私覿非禮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即位並聘傳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卒禮乃復尚書如五器卒乃復注復還圭
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二帛一生一死則不還也適子之館授子之餐詩緇
衣之宜篇

朝會六

原詩魏陳王曹植應詔詩曰命彼掌徒書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燕寧前驅舉燧後乘抗旌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梁簡文帝守東平中華門開詩曰脂車向馳道總轡息中華落關猶待漏文戟未通車薄雲初起雨曙色始成霞塹流鋪紫若城風泛橘花絃誦終無取顧已自懷嗟　何遜早朝詩曰詰旦鐘聲罷隱隱禁門通蘧車響北闕鄭履入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風胥徒紛絡繹騶御或西東　周王

褒入朝守門開詩曰鳳池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警曙銀臺未開闔塹暗城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書劒騎吹動斑輪徒知仰睿藻抽辭殊未申　陳江總答王筠早朝守建陽門開詩曰金兎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又賦得謁帝承明廬詩曰霧開仁壽殿雲繞承明廬輪停紺幰引馬度紅塵餘香貂拜黻衮花綬拂元除謁帝升清漢何殊入紫虛　隋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詩曰北陸元冬盛南至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至德慚日用化道愧時康新邑建嵩嶽雙闕臨洛陽圭影

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華淨朱庭皎日光纓珮旣濟濟鐘鼓何鍠鍠文戟翊高殿采旄分脩廊元首乏明哲股肱貴惟良舟楫行有寄庶此王化昌　牛弘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詩曰恭已臨萬寓宸居御八埏作貢菁茅集來朝圭黻連司儀三揖盛掌禮九賓虔重欄映如壁複道遶非煙　許善心同前詩曰森森羅陛衞曦曦鏘璁珩禮殫五瑞輯樂閡九功成　唐太宗正日臨朝詩曰條風開獻節灰律動初陽百蠻奉遐琛萬國朝未央雖無舜禹蹟幸欣天地康車輿同八表書文混四方赫奕儼冠蓋紛綸盛服章羽旄飛馳道鐘鼓震巖廊組練暉霞色霜戟照朝光晨宵懷至理終愧撫遐荒　虞世南凌晨早朝詩曰萬戶宵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日暉青瑣殿霞生結綺樓重門應啓路通籍引王侯　魏徵奉和正日臨朝應詔詩曰百靈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睿哲邁古獨光前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鏘洋鳴玉珮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庭實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旣欣東戶日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萬億年　顏師古同前詩曰七政璿衡始三元寶曆新負扆延百辟垂旒御九賓肅肅皆鵷鷺濟濟盛纓紳天涯致重譯西域

獻奇珍　岑文本同前詩曰時雍表昌運日正叶靈符德兼三代禮功苞四海圖踰沙紛在列執玉儼相趨清蹕喧輦道張樂駭天衢拂蜺九旗映儀鳳八音殊佳氣浮仙掌薰風繞帝梧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區方陪瘞玉禮珥筆岱山隅　楊師道同前詩曰皇猷被寰宇端扆屬元辰九重麗天邑千門臨上春　李百藥同前詩曰化曆昭唐典承天順夏正百靈警軒禦三辰揚旆旌充庭富禮樂高讌盛簪纓獻壽符萬歲移風韻九成　張文琮同潘屯田冬日早朝詩曰假寐懷古人夙興瞻曉月通晨禁門啓冠蓋趨朝謁霜露清九衢霞光照雙闕紛綸文物紀煥爛聲明發履劍動陸離鳴玉和淸越

【補】韋元旦早朝詩曰震維方月季宸極衆星尊珮玉朝三陛鳴珂度九門挈壺分早漏伏檻曜初暾北倚蒼龍闕西臨紫鳳垣詞庭草欲奏溫室樹無言鱗翰空爲忝長懷聖主恩　鄭愔同前詩曰瑞闕龍車峻宸庭鳳掖深才良寄天綍趨拜侶朝簪飛舄看來影喧車識駐音重軒輕霧入洞戶落花侵闔有題新翰依然想舊林同聲慚下王謬此託章金　沈佺期同前詩曰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鴈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儼若神仙去

紛從霄漢迴千春奉休暦分禁喜趨陪　又和崔正諫登秋日早朝詩曰雞鳴朝謁滿白露禁門秋爽氣臨旌戟朝光映冕旒河宗來獻寶天子命焚裘獨負津陽議言從建禮遊　賈至早朝大明宮詩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劒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終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前詩曰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重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　又早朝詩曰柳暗百花明春深

五鳳城城鴉睥睨曉宮井轆轤聲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　又春日直門下省早朝詩曰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遥聞侍中珮暗識令公香玉漏隨銅史天書拜夕郎旌旗映閶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黄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岑参和賈舍人早朝詩曰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明劒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杜甫和前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又紫薇殿退朝詩曰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韓愈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詩曰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白居易和集賢劉學士早朝詩曰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扇開青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

稱屈合入綸闈即可知從此摩霄去非晚鬢邊未有一莖絲　鄭谷朝謁詩曰捧日整朝簪千官一片心班趨黄道急殿揖紫宸深威鳳迴香扆新鶯囀上林小松含瑞露春翠易成陰（武德殿前新栽小松）

【原】賦　晉傅元朝會賦曰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于是先期戒吉衆官允敕萬國咸享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閶闔闢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儼嵯峨以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相者從容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

人齊列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束帛戔戔羔鴈邕邕獻贄奉璋人肅其容是時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而聽朝平權衡乎砥矢羣司百辟進阼納觴皇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燕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嘒嘒笙簧搏拊琴瑟以詠先皇雅歌内協頌聲外揚

原頌唐岑文本三元頌曰攝提改度孟陬順紀歸餘既終獻歲方始乃詔司存命掌故考憲章修法度三朝之禮畢陳九賓之儀咸具庭燎晃以飈舉明燈爍以星布爾乃月正元日節應句芒浮祥煙而迋佳氣闢閶闔而

啟德陽虞賓光於列位呼韓厠於班行百僚濟濟萬國皇皇腰金鳴玉執贄奉璋内自畿甸外被要荒輸賝王會納貢職方司儀之職無替臚人之列有章既伸睠於宸極亦矯首於巖廊猶川流之歸海若湛露之晞陽張崇牙設柷敔陳鼎食列樽俎柹桓肅而爲衛戈鋋森以齊舉五輅接軫九旗揚旆羽蓋葳蕤雲車暐曄發聲明於文物備威儀於冠帶

原表魏陳王曹植請赴元正表曰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又謝得入表曰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仰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希庭燎心存泰極

元正冬至朝賀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爲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云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首伏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

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震恐肅敬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illegible]）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illegible]）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illegible]）後漢歲首正月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贄（[illegible]）

注舊典市長執鳶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
觴御食前司空奉羮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
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朝貢畢屬郡計
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
人執法陛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偪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
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
高二丈皆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階金柱魏文帝受禪後脩洛陽宮室權
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氊殿青帷以為門設
樂饗食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
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　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

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
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
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中華門入詣東閤下
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
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
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
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
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藩王奉璧拜賀謁
者引上殿皇帝興王再拜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前復再
拜成禮下殿復故位又贊太尉公特進匈奴南單于子

紫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奉璧皮帛羔鴈雉拜
賀引上殿如藩王儀成禮復故位大行令贊以贄授贄
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
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六刻謁者引
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
酌酒跪授侍中謁者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
歲壽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
還本位侍中中書令尚書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
太官令又行御酒進御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
歌三終太官令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授持節持節

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乃行百官
飯食畢太樂令跪請進儛以次作鼓吹又跪請以次進
伎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
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
刻更出百官奏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二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
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故不朝之歲各遣卿奏禮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
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
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
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
此罇飲酒罇蓋施白虎形以名焉　宋因晉制無所改異唯朝至

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二恪上齊因之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黄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座御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劍舄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徑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

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黄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劒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元日朝畢御座南面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量付所司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尚書主客曹郎既冢

宰隸職今元日五等贄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集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罇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

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勳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尺三寸廣一尺冊黄金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慰勞郡國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別州郡國使人寫以詔騎一杖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二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奉日采無或頗擾三曰六徑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牧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澤華奉容以求小名遠來拾本政之所族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下動承公內外肅肅紀綱不設所宜治動侍中黄門宣詔勞諸郡上計訖罷 隋制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劒升賀降階帶劒復位而

拜有司奉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進食食畢奏樂伎宴罷皇帝乘輿以入　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因敕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天寶二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敕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以次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六載十二

月敕諸道差使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於禮全乖自今應賀正使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時同進永泰二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復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敕以冬至日受朝賀　增　宋會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大朝會其日將士塡街列黃麾仗於庭百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嚴辦鳴鞭宮縣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袞冕御輿以出即御座在位官拜舞太尉奏稱賀中書令門下侍郎奏諸方鎮表及祥瑞戶禮部奏諸州諸蕃貢物司天監奏雲物祥瑞禮畢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仗列如舊以俟上壽百僚朝服立皇帝服通天絳紗御輿以出百僚拜舞太尉執爵跪進稱千萬歲壽三爵而起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僚再拜退其登歌則甘露嘉禾瑞木成文之曲宮縣則奏正安乾安之樂舞則盛德升聞天下大定酒行三周皇帝御輿入　遼穆宗即位正旦朝賀臣僚幷諸國使昧爽入朝奏班齊皇帝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訖引契丹臣僚東洞門入引漢人臣僚幷諸國使西洞門入合班舞蹈五拜鞠躬平身引親王東階上殿欄內褥位俯伏跪自通全銜臣某等祝壽訖俯伏興退引東階下殿

復位舞蹈五拜畢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敕班首以下聽制訖再拜鞠躬宣徽傳宣云履端之慶與公等共之舍人贊謝宣諭拜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引班首西階上殿奏表目訖教坊起居賀十二拜畢贊各祗候引契丹漢人臣僚幷諸國使東西洞門入合班再拜贊進酒引親王東階上殿就欄內褥位搢笏執臺琖進酒訖退復褥位置臺琖出笏少前俯伏自通全銜臣某等謹進千萬歲壽酒俯伏興退復褥位與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俟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旨親王以下再拜如初儀傳宣飲公等壽酒與

公等內外同慶舍人贊謝宣諭如初贊各祗候親王搢
笏執臺琖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飲酒教坊奏樂殿上下
臣僚皆拜呼萬歲贊各祗候樂止教坊再拜皇帝卒飲
親王進受琖復褥位置臺琖出笏揖臣僚合班引親王
東階下殿復位鞠躬再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皇帝起
金元旦聖誕上壽皇帝陞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
小起居各復位立舍人引皇太子幷臣僚使客合班入
至丹墀舞蹈五拜平立閤使奏諸道表自皇太子以下
皆再拜引皇太子升殿褥位搢笏捧琖盤進酒皇帝受
置於案皇太子退復褥位轉盤與執事者出笏二閤使

齊揖入欄子內拜跪致辭云元正啓祚品物咸新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休若聖節則云萬壽令節謹上壽巵
伏願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祝畢拜興復褥位同
殿下臣僚皆再拜宣徽使稱有制在位皆再拜宣答曰
履新上壽與卿等內外同慶聖節則曰得卿壽酒與卿
等內外同慶詞畢舞蹈五拜齊立皇太子搢笏執盤臣
僚分班教坊奏樂皇帝舉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
皇太子受虛琖退立褥位轉盤琖與執事者出笏左下
殿樂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分引與宴官上殿次引
宋國人從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唱有

敕賜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
人從如上儀畢分引左右廊立御果牀入進酒皇帝飲
則坐宴侍立臣皆再拜進酒官接琖還位坐宴官再拜
復坐行酒傳宣立飲訖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三琖致
語揖臣使幷從人立誦口號畢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
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七琖曲將終揖從人立再拜畢引
出閤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牀出至丹墀合班謝
宴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分引出　元史元正受朝儀前
期三日習儀於聖壽萬安寺前二日陳設於殿庭至期
大昕皇帝出閤陞輦鳴鞭三至大明殿外侍儀使導駕

時引進使同內侍官引宮人擎執導從入至皇后宮庭
內侍入啓皇后出閤陞輦至殿東門外兩宮升御榻鳴
鞭三司晨報時雞唱畢尚引引殿前班起居拜舞叩頭
山呼各分立侯后妃諸王駙馬以次賀獻禮畢典引引
丞相以下起居拜舞叩頭山呼侍儀使請丞相進酒樂
工登歌曲終丞相祝贊曰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
上皇帝皇后萬歲壽宣徽使答曰如所祝尚醞官以觴
授丞相丞相搢笏奉觴北面立教坊奏樂丞相進酒畢
樂止禮部官押進奏表章禮物二案至橫階下進讀表
章宮等齊跪宣表目讀禮物舍人跪讀禮物目拜舞叩

頭山呼僧道耆老外國番客以次而賀禮畢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宴饗殿上侍儀使引丞相等陞殿侍宴四品以上賜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賜酒於日精月華二門之下宴畢鳴鞭侍儀使導駕引進使導后還寢殿如來儀　明洪武元年令正旦冬至及壽旦各衙門不許於寺觀行香其萬歲牌不許復設凡遇大朝賀除已習儀及具服官員許入班其餘便服人員止於午門外行禮執事官於華蓋殿行禮披甲帶刀侍衛之人免拜五府六部等官於殿内侍立令皆入班奏事止於華蓋殿二十四年令禮官置百官朝班序牌大書品級列丹墀左右木柵之上文武百官照品序立侍班二十六年定萬壽聖節百官朝賀儀正旦冬至同後嘉靖年定儀亦與正旦冬至同但鴻臚加設玉帛案二於殿内簾前朝班序立

元正冬至朝賀二

增 慶會（南史元正慶會國之大禮）受朝（張衡東京賦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進時令布政）漢儀（晉書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晉禮　瑞雪（南史本紀正月朔華雪散為六出上悅以為瑞）古之遺也殿右以萬歲壽以上　祥煙（元日詔伏詩曈曨初日[illegible]）辛盤（春丁謂詩九日立[illegible]）綵勝（五綵辛盤就賜）樺燭（日虞世南元日朝賀詩[illegible]樺燭香）晨賀（未盡夜漏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百官奉壽酒謂之晝賀）曉照（晉書樂志上壽奏雅歌百華聽曉千門）充庭（隋書禮儀志梁元會禮明旦百官皆列[illegible]）立仗（國史補云中元冬至立仗）太極殿（唐書禮樂志元正受[illegible]）中華門（[illegible]）萬國亨（傳元朝會賦[illegible]）千官（[illegible]）受圖籍（[illegible]）陪朝賀（[illegible]）排正仗（[illegible]）設華燈（晉書禮志元會[illegible]）

又　景福惟新（禮樂志皇帝受朝賀曰[illegible]）休氣氤氳（[illegible]）讀令布政（[illegible]）說經奪席（[illegible]五十餘席）

元正冬至朝賀三

增 表　明李梅亭賀元會表曰元會藏儀仗入龍樓之曉孟陬占象曆新鳳紀之編彝夏來同堪與協慶恭惟皇帝陛下秉乾之健出震而亨孝備愛欽浹三宮之和氣書頒寬大轉四海之仁風於萬斯年自今伊始臣久違班著倣布藩條春見曰朝徒想北辰之拱閶餘成歲敢

稽東作之平　王羅軒賀元正表曰春王正月肇稱獻歲之儀天子萬年增衍泰元之策永膺多福敷錫庶民恭惟皇帝陛下道體泰亨德儀震動太歲在酉民益富於酒漿休命用申化愈張於琴瑟嘉與林林之衆茂臻嘒嘒之祺臣承恵守藩馳心戀闕讀離騷賦旣逢湘水之孟陬奉寛大書願布楚鄉之農事　趙南塘賀元正表曰正月始和著於甲令三朝大會盛在寅杓惟聖憲天如春澤物恭惟皇帝陛下儲神蠖濩受命穆清井鉞參旗戢師千而不試箕風畢雨被豐澤以惟均肇乘蒼陸之規增受紫壇之筴臣望京浸遠戀闕滋深周衛設九賓之臚莫陪下列甘泉受羣吏之計惟詠昌期　李梅亭賀冬至表曰七年而得攝提契元封之至日八能之合前殿闡太極之治朝睿知有臨福祿來革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淵懿剛健粹精問寢龍樓謹冬溫之定省疏恩鳳檢廣春育之涵濡迎神策於泰元薰嘉生之叶氣臣宅西乘障拱北傾心自顧孤桐難旅周官之琴瑟幸舒一線當圖蜀郡之袴襦　陳簤總代皇弟賀冬至表曰璿杓插子復初見於天心玉厤標冬覩首書於雲物歡騰四表慶衍九重恭惟皇帝陛下發育功深栽成道妙御圖六稔久迎化日之舒長課歷萬年又兆陽春之駘蕩屬唐宮之添線稱舜殿之垂裳不老乾坤無窮宇宙臣叨陪近屬欣際大君喜溢漢觴共仰龍顏之粹穆福綿周鼎庶同麟趾之阜安

執贄一

原 六幣 五玉 周禮云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也　尚書舜典五玉三帛謹案五玉諸侯五瑞珪璧也

鎮圭 桓圭 穀璧 蒲璧 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孤執皮帛 士用雉腒 周禮云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　儀禮云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按鄭注云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于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

章物 告虔 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五瑞 三帛 尚書輯五瑞既月乃日班瑞於羣后注緇紋也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三帛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二生也士執雉一死也

皮幣 布維 史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　下大夫以鴈飾之布維之注繫之索也

無褻 不趨 禮記曰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欲民無相褻注禮執贄也　凡執贄者不趨容彌蹙注不趨主慎也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

褰仲辭玉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重之以大器寡君敕辭玉玉大器珪璋也不欲與秦通好

晉文絕幣 晉書文帝以聘不幣爲瑕請絕其禮諂從之皇甫謐數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而革歷代之制

執贄二

原 致敬 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致敬也

致誠 白虎通云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質也致己以質誠也公侯以玉為贄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也大夫以雁為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士以野雞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脅之以威必死不可畜也

天子鬯 曲禮云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鄭注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以鬯禮神之用

天子圭 [illegible]

玉作六瑞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鄭注云等猶齊也

禽作六贄 又云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鄭注云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

執羔執雁 又云卿執羔大夫執雁鄭注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

執雉執雞 又云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注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

藩國貴寶 又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illegible]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婦人脯脩 曲禮云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鄭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

繅藉五采 周禮典瑞職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奠圭於繅 儀禮覲禮篇云奠圭於繅上鄭注[illegible]

野外無贄 曲禮云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illegible]

堂上不受 [illegible]

壤奠 [illegible]

繅藉 上公桓圭繅藉九寸

覲禮 [illegible]

晉禮 贄公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

有圭有璋 朝聘有圭享覜有璋注臣為君使執璋

一采三就 周禮公執桓圭繅三采三就注繅以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成之一匝為一就也

藉玉以藻 左傳曰藻率鞞鞛注藻所以藉玉

飾羔以繢 飾羔雁者以繢注衣之以布而畫也

受贄於庭 再拜送贄受贄於庭

還贄於門

儀禮士見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賓退送再拜終其贄以不答答凡不答而受唯君於臣兩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也賓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五

禮儀部三 盟會 饗燕

盟會一

【增】盟割牲歃血以結信也春秋諸侯會盟割牲歃血主盟者執牛耳掘坎埋牲加載書而埋之言使背盟者如此牛也通正字 【原】周官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而致焉 【增】周禮時見曰會 又大行人職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原】尚

書曰惟十三年大會於孟津王曰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又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增】尚書甘誓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又泰誓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原】左傳曰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

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又曰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又曰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

又楚師登于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又曰諸侯伐鄭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增　左傳曰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薛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又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無克胙國　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又諸侯伐鄭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乃盟而還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又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又楚子合諸

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

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又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

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
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
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
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
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
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又甲戌同盟
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
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

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
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
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
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
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
之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
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
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
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衞衞侯
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
衞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衞不亦可乎子
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
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
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

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
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
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
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
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
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
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

也㞢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爾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

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又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又魯哀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又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

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又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國語晉文公合諸

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
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
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
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
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
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又吳王夫差既
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齊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
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
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

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
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
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必會而
先之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
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為萬人以為
方陳皆白常白旂素車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
載白旂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
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
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
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

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
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
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
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昔命
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
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
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
歃晉侯亞之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曰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

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桓公莊
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
壞壓竟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其許諾
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
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
盟始焉　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
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
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
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

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穀梁傳曰葵丘之盟束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又溴梁之會諸侯失政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原 史記曰吳起東遊衛郭門與其母訣齧指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衞 增 又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先生不能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遂按劒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遂按劒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之命懸于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百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

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謹奉社稷而從遂奉銅盤而跪進之遂定從於殿上 原 漢書曰高后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增 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與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與語大奇之又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 原 晉書曰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

大江　晉王羲之爲會稽内史稱疾去郡于父墓自誓曰羲之不天夙遭閔凶遂因人之乏蒙國寵榮每仰詠老氏周任之戒常恐斯亡無日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增〕孫卿子曰盟詛不及五帝誓誥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　鄭思肖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忠曰檄　晏子春秋曰崔杼弑莊公盟于國者戟鈎其頸劒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盟會二

〔原〕涖牲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鄭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也　陳牲齊語桓公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賈逵注飾牲陳其牲爲載書以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也　周信詳盟一　結信吳語越王使諸稽郢行成將盟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注曰荒空也　崇德左傳管仲言於齊侯曰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命政周禮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殷同即殷見也王不巡狩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旣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　載

書詳盟一　埋書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掌盟法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　作盟辭又曰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鄭注載辭爲辭而載之于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　禮之經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是以亂也　信之要魯語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與大國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諸信己闕矣　通上下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注祠當爲辭謂辭令也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　著昭明左傳詳盟一　割牛耳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　執牛耳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注盟禮尊者執牛耳　衛社稷又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謀王室又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杜注以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也　討不庭詳盟一　詛不信周禮詳盟一　犯不善左傳孔子曰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杜注盟將告神犯之爲不祥也　背不祥又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　祈明神周禮司盟旣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鄭注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主諸侯左傳趙文子爲政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　賦旣醉又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杜注旣醉詩大雅也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

子097-204

年介以景福以晉侯比之君子也 賦角弓 又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季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注角弓詩小雅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也 吳
晉爭長 一詳盟 晉楚爭盟 左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與晉盟
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師徒不頓
一詳盟 煩言莫治 一詳盟 豈敢背之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
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
吾無盟矣 一詳盟 丹書白馬 漢書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朱槃玉敦 詳割牛耳注 持職待事 曲禮史載
筆鄭注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 有禮庇民 一詳盟 梐枑再重 周禮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梐枑再重鄭注梐枑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設表爲位
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朝會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預
注著定朝內列常處謂之表著者也野會設表以爲位也 兵車之屬 齊語桓公朝諸侯于陽穀
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注屬會也 衣裳之會 公羊傳齊桓公衣裳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也
恤病討貳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
也杜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恤菑救凶 一詳盟 大
無侵小 又諸侯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夷不亂華 一詳盟

盟會三

原文 吳孫權與蜀盟文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
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九州幅裂普天無繼
及曹丕偷取天位而子叡幺麼尋亦凶逆昔共工亂象
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
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
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各
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創禍
先亂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曰
天不靖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
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
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

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
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
岳臣磾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隕首
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
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明神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
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而臣等
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盟
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難於
琨磾必救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胸懷書
功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

遺育　晉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戹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共剪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媿黃泉　陳沈炯爲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曰侯景我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改移我廟社誅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蹙朝廷刳肝斮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寇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辯等何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冤之寄摩頂至踵之恩能不瀝膽抽腸共誅姦逆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湘東王嗣膺鴻業以主郊祀若一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是譴是詰

饗燕一

原周官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毛詩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又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　韓詩不脫屨而即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䤋閉門不出謂之湎　禮記曰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註云以詩之義明賓主之禮　又曰諸侯宴禮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增禮燕義曰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敵之義也　周禮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侯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如子禮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　又司儀王燕則諸侯毛謂以尊卑上爵燕則上齒　又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　又鐘師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又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又酒正共賓客之禮酒凡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儀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奏陔遂出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原　左傳衛寗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又曰衛侯宴苦成叔寗惠子相苦成叔傲寗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增　莊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國語晉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范子私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即享禮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欲以貽女余

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戎翟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象胥之官也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亦無選其馨香擇其柔嘉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於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全不忘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再拜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所敢與聞也　晉語公子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原　帝王世紀曰堯見舜于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　增　漢書曰高祖五年夏六月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羣臣悅服　原　又高祖十二年上破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歌大風沛父老諸母故人

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
請上留止張（注：張晏曰張帷帳也）飲三日 增 通典漢武帝雖用
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
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
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
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
受賜燕享大作樂　漢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享罷
衛士　漢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
飛集于庭　漢王式傳江公爲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
如淳曰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漢昭帝

紀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
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
人一匹　漢文帝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戸牛酒
酺五日（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顏師古曰酺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景帝後
元年夏大酺五日武帝元光二年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元朔三年秋令民大酺五日元鼎元年夏五月大酺五
日太初二年三月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太始三年
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昭帝元鳳四年正月丁亥帝加
元服令天下酺五日宣帝五鳳三年三月鸞鳳集長樂

宮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戸牛酒大酺五日 原 東觀漢記曰建
武三年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
年幸汝南頓丘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年
增 建武六年二月山東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十
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大享將士班勞策
勳　漢明帝永平二年十月有事十一陵會郡縣吏勞
賜作樂十年閏月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　章帝建初
七年九月幸鄴勞享守令以下十月幸長安又幸長平
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　和帝永元十五

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柴岱宗癸巳勞賜郡縣作樂
十月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吏於長安作樂　順帝永和
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守尉官屬勞賜　桓帝延
熹元年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有差 原 魏志
曰文帝爲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
譙大享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明帝青龍二年八
月幸壽春己未大燿兵享六軍 增 晉書禮志曰漢儀
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
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享魏武

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
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
止書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宋書禮志曰正旦元會設白虎尊于殿庭尊蓋上施
白虎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着遠遊冠絳紗袍登輿
至承華門前設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禮畢不復登車太
傅訓道少傅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
坐　唐高祖武德三年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
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
五月辛卯秦王凱旋獻捷太廟帝置酒高會六年丁酉

宴東征官僚奏九部樂帝親舉酒屬百官己酉大會東
征將事奏九部樂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籍田
都城酺三日上御五鳳樓酺宴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
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七月己巳大赦賜民酺三日　二十
七年二月己巳上尊號賜酺五日　玉海曰貞元四年
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錫之簡
文士應制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眞李紓等四人爲上鮑
防于邵等四人爲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李晟
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六年二月戊辰朔百官
以中和節宴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三月庚子又宴九

年二月庚戌朔初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僚十一年上
巳賜宴曲江十四年上巳賜宴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
來朝上特令與宰相同榻而食元和二年上巳賜宴曲
江亭　貞元十二年二月己卯以寒食御麟德殿之東
亭內宴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名臣仍紀其嘉言
善行題於下宰臣各賜錦綵百銀瓶盤一具　十四年
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寮于東西廂初奏破
陳樂舞徧奏九部樂先是上製中和樂舞曲至是日奏
之上賦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八韻令皇太子
書　注云麟殿初延形庭畫宗張威功麟補附數效賴忠良　興元元年七月壬午

至京師帝旣還宮每間日宴勳臣于麟德殿必親閱酒
饌盛陳音樂其所珍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
節將又次之貞元四年二月戊戌麟德殿觀宰臣晟燧
及諸將會鞠三月甲寅宴百僚于麟德殿設九部樂內
出舞馬帝製序及詩賜羣臣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
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曲江又寒食宴宰相于麟德殿
元和十三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凡三
日頒賜有差十四年三月丁酉上以齊魯初平宴羣臣
于麟德殿賜物有差　元和十五年六月癸巳皇太后
歸興慶宮穆宗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　宋建隆元

年八月庚午宴近臣于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　元年九月辛丑宴近臣于萬春殿後九日又宴于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戊辰御講武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始分甲以庚午試諸科賜綠袍靴笏錫宴開寶寺爲詩一章賜之唐時禮部放榜後醵飲曲江號聞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爲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三年九月甲申朔試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爲準賜胡旦以下及第又賜綠袍靴笏自此爲定制乙酉賜諸科及第始賜宴于迎春苑八年三月丙子賜王世

則等及第四月辛卯朔始就瓊林苑賜宴紹興十七年十一月禮部侍郎周執羔請舉行舊制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十八年六月三日就宴賜御書儒行篇　雍熙元年十二月乙酉詔賜大酺三日二十一日丙申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召耆老列坐樓下賜酒食二十二日丁酉賜羣臣宴于尚書省作詩二首以賜羣臣獻歌詩賦頌者數十人並付史館酺起自于秦秦法三人已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會飲過則禁之魏晉以後無聞唐景雲開元天寶間皆數行之至是郊禋大慶故有是詔　景德四年二月己巳次西京七日甲戌賜西京酺三日十七日甲申御五鳳樓觀酺

乙酉又御樓三日近臣預坐樓前設露臺奏教坊樂端門內爲山車二每車前後設樂凡四部旱船四每船設樂一部凡六部樂作東西迭進召洛陽父老五百人坐樓下賜飲　祥符四年三月十六日己丑御五鳳樓觀賜酺十八日復御樓觀酺庚寅作西京大酺七言詩二首　祥符元年正月庚寅有司上都亭驛酺宴會圖二月壬辰朔御乾元門觀酺召從臣與坐二年三月十六日辛未御乾元樓觀酺壬申上作觀酺五言詩賜百官四月癸巳晏殊獻大酺賦召學士院命爲集賢校理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癸巳御乾元樓觀酺大合樂二十五

日乙未復賜酺宴百官于錫慶院宗室于相王宮作大酺五言詩賜羣臣和丙申又作五言詩賜相王元偓以下和六年二月六日戊辰御乾元樓觀酺己巳宴百官于錫慶院帝作大酺七言詩羣臣皆和七年十一月十日壬辰御乾元門觀酺者五日是日近臣咸與宴京畿父老于樓下賜緋袍茶綵日有五色暈慶雲見癸巳帝作七言詩羣臣咸和　祥符元年二月丙申直史館陳越上大酺頌集賢校理張象中秘閣校理劉子儀評事宋綬並上大酺詩賦詔付史館　祥符七年正月二十日己酉朝謁太清宮亳州應天府各賜酺三日賜亳

州樓名曰奉元均慶應天府曰重熙頒慶二十三日庚
戌御奉元均慶樓觀酺從臣與坐宴父老于樓下設山
車百戲聽民縱觀二十四日辛亥復御樓賜宴帝作大
酺五言勸酒七言賜王旦等二十六日復觀酺二十九
日丙辰御重熙頒慶樓觀酺上作應天府駐蹕五七言
詩四首示近臣　天禧元年二月三日壬申御正陽門
即乾元門也觀酺大合樂癸酉宴百官于錫慶院帝作景靈
宮慶成賜酺七言詩賜之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庚辰御
正陽門樓觀酺翌日宴百官宗室帝作大酺七言十韻
詩勸酒四韻詩分賜之壬午上御樓觀酺宴是日慶雲

見于樓上日生赤黃珥　四年十月五日壬午正陽門觀
酺凡五日翌日癸未宴百官宗室帝作七言詩賜之　五
年三月六日辛巳御正陽門觀酺皇太子近臣並與壬
午復御樓凡四日　元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羣臣于
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年九歲立侍于御座之西左僕
射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命珪與王相見久之王
乃退王未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熙寧二年八
月四日以兩朝實錄成宴近臣于垂拱殿元豐五年七
月二十八日兩朝國史成宴垂拱殿　淳熙二年五月
辛卯賜輔臣宴于澄碧在苑中上曰朕嘗觀無逸篇眞後

世龜鑑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又汎論用人不可分別
黨與須當盡公又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又曰今日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絲竹管絃葉衡等
各起謝　金史曲宴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
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寮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
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出班謝宴
舞蹈五拜各上殿祗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寮右
出次引宋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
又再拜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
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

立官並再拜接盞畢候進酒官到位當坐者再拜坐即
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
餅茶入致語閧鼓笛時揖臣使并人從立口號絕坐宴
并侍立官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
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閤臣使下殿歸
幕次賜花人從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
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閤坐果床入坐立並
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
引出閤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謝宴
舞蹈五拜分引出　遼史曲宴宋使儀昧爽臣寮入朝

宋使至幕次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皆如初見之儀宋使副綴翰林學士班東洞門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寮臣某以下起居七拜謝宣召赴宴致詞訖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寮使副及方茵朶殿應坐臣寮並於西階上殿就位立其餘不應坐臣寮並於西洞門出勾從人入起居謝賜宴兩廊立如初見之儀二人監琖教坊再拜贊各上殿祗候御牀入大臣進酒舍人閤使贊拜行酒皆如初見之儀次行方茵朶殿臣僚酒傳宣飲盡如常儀殿上酒一行畢兩廊從人行酒如初上殿行餅茶畢教坊致語揖臣僚使副并廊下從人皆起立侯口號絕揖臣僚等皆鞠躬贊拜殿上應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贊廊下從人拜亦如之歇宴揖臣僚起立御床出皇帝起入閤引臣僚東西階下殿還幕次內賜花承受官引從人出賜花亦如之簪花畢引從人復兩廊位立次引臣僚使副兩洞門入復殿上位立皇帝出閤復坐御床入揖應坐臣僚使副及侍立臣僚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贊兩廊從人亦如之行單茶行酒行膳行果殿上酒九行使相樂曲聲絕揖兩廊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好去承受引出曲破殿上臣僚使副皆起立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臣僚使副東西階下殿契丹班謝宴出漢人并使副班謝宴舞蹈五拜畢贊各好去引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帝起　元史元正受朝儀僧道耆老外國蕃客以次而賀禮畢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宴饗殿上侍儀使引丞相等陞殿侍宴凡大宴馬不過一羊雖多必以獻人所獻之鮮及脯鱐折其數之半預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質孫四品以上賜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賜酒于日精月華二門之下宴畢鳴鞭三侍儀使導駕還寢殿如來儀

饗燕二

原 賦湛露 歌大風 燕諸饗一 洪恩 渥惠 上見荀勖從武帝華林園

宴詩熹表事賀大堂詩曰木谷共流飲服清 芳好詰徽根永瞻朝陽茶承遲惠庶無逞茫 芳饌

甘醴 潘尼詩聖朝命方生爪可周比都皇傳廷萬愛 設詔送宴賓誰應令日宴具惜廚廚臣置酒宣

獻庭輦鼓雷召宥羽觴發笙醇芳筵羅奇珍劉楨詩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眾

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清歌製妙聲萬 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金罍 玉觴

上詳并讌注 下見魏文帝詩 華尊 羽爵 傅休奕詩賞鳥隨鳳凰 望舒欒白日千秋遵嘉

會東升君子室華有皇清酣珍肴日盈滿雜文帝詩 良辰啟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羽

爵浮象尊珍 膳盈豆區 布惠 發德 阮瑀詩陽春和氣動賢主 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愛

常所親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 味風雨集杯酌若浮雲 下詳饗一 嘉宴 樂飲 生 濟

從東華林園詩倚晉廣蘇大庖分餼物以時序情以祝 晝絲溼且克有肅初遠嘉賓在致千祿永年傳休寒

宴會詩曰之既逝樹亦既屋賓委餘歡主客不足樂飲令夕溫其如玉 協典禮 觀威

儀 一見國詩詳饗燕並詳饗一 親賓客 燕朋友 並詳饗一 籩豆踐

尊俎陳 毛詩饋酒有衍籩豆有踐 張華詩朝有殿延命尊臣冠蓋雲集尊俎星陳

饗燕三

原 天子當陽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餘許饗一 公尸燕飲 大雅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殽以與公尸燕飲而樂也可畏也則有形以其功文也象虎形以象直武也之屬事胄爽後及歸組埋賓北

象武 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

倘何悟以 飽德 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傳終其事也 惠先類

胥樂 魯頌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

燕喜 小雅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毛傳祉福也

明君臣 禮燕義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設賓主 燕禮設賓主飲酒之禮也 又射義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仁賓客 鄉飲酒義仁賓客 鄭注仁猶存也

明貴賤 燕禮以大夫為賓為其位下上卿也所以明貴賤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

燕翟 晉起居注太康元年

會羣臣 五月吳平御華林園 從事帝從華林 后詩日昔夏后釣台 會羣臣于御 秋 有羣臣 云 大陵

饗大陵 竹書紀年 會后于發 即位 諸侯賓于 王饗 神于 大陵

會上池 門再保擔會 于上池 諸夷入舞

飲漯水 穆天子傳 天子飲于漯水之上 郭璞注 漯水今濟南 漯水之上宮人膳鹿獻之 漯音沓

觴雷首 又曰天子飲于雷首 天子于戊

皆自之阿乃獻食馬四 匹天子使孔牙受之 已酉天子飲于溫山 又曰丁未天子飲于溫山 飲溫山

水 又曰天子飲于濁水之上乃 饗 饗楚丘 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饗新臺 又曰楚子享于新臺 杜注享公于新臺

名于樂 又曰好弓名

主 禮記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大夫為賓 又曰 宰夫為 獻主

為不以 公卿為賓 殽雉

魚鼈 大雅韓奕篇 炰鼈鮮魚 其殽維何 炰鼈鮮魚 其蔌維何 維筍及蒲

饗尚服脩 禮記郊特牲 大饗尚服脩而已矣 鄭注 服脩 尚脯也

既有肥羜 小雅伐木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毛傳 羜未成羊也 諸侯之 謂同姓 天子謂同姓諸侯 諸侯謂同姓大夫 皆曰父 異姓則稱舅

人而燕 飲 也

日殺羔羊 豳風七月篇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毛傳 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朋酒 男女俱 事

酒百壺 又韓奕篇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者其所往也 鄭箋 祖將去而祀軷 飲酒於其側曰餞 又 陳饋八簋 毛傳 天子八簋

陳饋八簋

酒清不飲 禮記聘義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 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日莫人倦 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 以成禮節 以正君臣 以親父子 以和長幼 此眾人之所難 而君子行之 故謂之有行 有行之謂有義 有義之謂勇敢

爵盈不飲 又曰 此禮之大者 有人行 賓 之享有幾 以成 好

上公九獻 禮記 七介 上公之禮 以享 男 禮 五 九 獻

賓主百拜 樂記 一獻之禮 賓主百拜 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五獻 盛禮 以鄭注 飲 享 設

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鄭注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也

或獻或酢 毛詩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毛傳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鄭箋進酒于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既醉既飽 楚茨篇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鄭箋小大猶長幼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

獻之酢之 瓠葉篇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毛傳去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炕火曰炙酢報也

鼓我舞我 伐木篇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鄭箋此族人陳王之恩也

甘泉樂客 漢書武帝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之宮饗外國來之賓客

未央置酒 又昭帝紀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夏啓鈞臺 左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漢武建章 漢武帝太始四年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

簫管備舉 周頌既備乃奏簫管備舉鄭箋既備者畢也乃奏者謂樂作也

絲竹駢羅 潘岳閑居賦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鼓瑟鼓簧 毛詩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鄭箋云言君臣閑暇相與燕飲以爲和樂也

侑幣酬幣 聘禮君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君不親食謂有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

自御頊篪 東觀漢記明帝宴羣臣自御頊篪

儐爾籩豆 小雅棠棣篇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

君子宴樂 易需卦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王弼注童蒙已發盛德光亨飲食宴樂其在茲乎

天子飲酎 禮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飲酎用禮樂鄭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于朝正尊卑也

置酒張樂 司馬相如上林賦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膠葛之寓

飛觥舉白 左思吳都賦里燕巷飲飛觥舉白

稱彼兕觥 毛詩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毛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示衆也禮竟也

酌彼兕觥 又云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毛傳兕觥角爵也傷思也鄭箋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爵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

言言油油 禮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油油悅敬貌

反反抑抑 小雅賓之初筵篇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毛傳反反言重愼也抑抑愼密也

式燕以衎 嘉魚篇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又嘉賓式燕以樂毛傳衎樂也

和樂且湛 又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毛傳翕合也

民之質矣 又天保篇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毛傳質成也鄭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

燕笑語兮 又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鄭注天下與之宴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稱揚德美也

奉酒爲壽 史記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者父爲金王孫武帝已立韓王孫名嫣乘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乃自往迎取之女亡匿床下扶持出門令拜謂帝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謁太后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

千金爲壽 漢書時王夫人方幸于上寧乘說青曰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壽上聞問青以實對上乃拜寧乘爲東海都尉

周王在鎬 魚藻篇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箋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虞乎處乎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相飲酒而已

漢祖歸沛 一詳樂

不醉無歸 詩湛露篇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毛傳厭厭安也夜飲私宴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

出是渫宗也 式宴且喜 又云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曲燕城隅 見曹植贈丁廙詩 思樂華殿 陸機祖會太極東堂詩思樂華殿承聖顔 四座具醉 又云四座臨具我危座是木之所易得 百人高會 世說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幣帛將意 小雅鹿鳴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筐篚奉行 小雅鹿鳴承筐是將注筐篚所以行幣帛也承奉也 賓入奏肆夏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肆夏以享賓客 奏祴夏 夏奏祴夏大而出也 客出 三夏享元侯 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

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四牡勞使臣 上見 訓恭儉示慈惠 國語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習其事於是乎有享宴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陳薦俎序禮樂 禮記仲尼燕居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 公當饗卿當燕 左傳晉侯使其有司曰寡君之使也則饗之晉侯享之有加籩 饗禮薦燕折俎 左傳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注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燕則升之折俎皆可食之物也

饗燕四

原 昭德 左傳仲尼曰大享以昭德也 序賢 周禮司馬以享禮序賓以賢 折俎 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 合好 楚子享晉郤至為之庭實 嘉樂 左傳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合歡 禮記酒食所以合歡也 好用 周禮凡賓客之好賜用之 加籩 公食大夫禮加籩 禮容 國語單襄公曰其語犯容其視遠 禮食 左傳晉侯使以禮食之 作詩 左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之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答賦 左傳楚子享公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 具百物 左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諸侯禮享以周禮客

具十有二牢 用祭器 禮記孔子曰吾聞之享禮先祭器 辭上享 左傳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徹加豆 左傳晉侯享公賦嘉樂 加宴 有加籩 好以助歡 禮記禮器注享禮有好 飫賜加膳 國語晉侯飫王也 束帛儷皮 儀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趙孟為客 左傳楚子享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晉侯命侑 左傳晉侯享楚公子侑之以束帛 地室 新井而柴 左傳楚子享晉郤至為地室而縣焉 酒三行 管仲觴桓公以新井為示其執爵洗大夫也

食饗之禮禮記會饗之禮非致味也生言務行禮幣帛之式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謂用財之節度也幣帛所贈勞賓客也成而加敏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樂且有儀詩異姓爲賓記曰燕毛序齒則異姓爲賓王同姓無相賓之道君子維宴詩堯酒千鐘孔叢子臣宴三爵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肅穆之容宴情欽洽嘉好之事左傳

於焉嘉客詩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莫不令儀詩將以講事國語夫王公諸侯之有飫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立成禮烝而已注立成不坐不能相儀左傳公如楚孟僖子相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萇弘不沒宴以合好虔飲不僑時燕不萇長弘其不及乎

孫子必亡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金罍玉斝從遊侍飲初筵終宴合享促席是崇嘉事合慎令儀加貺得貺爲歡則歡重其好貨飫以顯物國語列有楚之籩命承筐之貺陳旣臧之殽酌成禮之酒備施氏之禮加晉侯之籩命示慈之宴加有踐之籩

資飲食以合歡用歌舞而飾喜賓宜敬于升階禮且同于委巷周文有在鎬之樂漢武有濟汾之歌享以禮成是敦恭儉賓由賢序必慎威儀餚乾示禮將省以威儀醴薦訓恭不專於醉飽行出門之恭拜迎而入展至階之敬揖讓而升周穆

舉觴爲瑤池之宴王母宴也漢高擊筑爲沛人之歌大風歌也

增 一獻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九獻見前楚子入享

投壺左傳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舞劍史記沛公與飲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酒聖[illegible]醉侯[illegible]

堯尊禹膳湯鼎舜壺穆姜出房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杜蕢入寢禮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錫宴嘉雨宋太祖大宴雨驟至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宴具濕得些樂官衣但令雨中作樂宣勸上大喜更可笑[illegible]

夫人執爵[illegible]置酒[illegible]貴妃齋器裴寂傳[illegible]

歌風大風歌也[illegible]宴長樂宮[illegible]

六百石以次奉賀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無敢喧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宴同明殿 唐書中宗在武德殿上宴同明殿

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選武后召翰林有力安同明殿論曰使張母如初后酒幹學士得從

學士得從 唐李適傳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

風憲不往 唐制凡為故事宴賜學士得從

優人入 唐李栖筠為御史大夫遣宮中上宴百官有優人入栖筠不往曲江上與宴者中丞以下皆不往

戲 雜花侍宴天聖中東宮宴趙宗實與遺事竊宋景文公詩序以奉

宋景文公筆記天聖中宗室大宴上賦石宴花各命臣賦詩

狀元一不意詩多十石憂出命獻山花宴集魚詩釣若賞詩吟頭出

制詞一人忽作多苦出入獻釣詩詠石命若頭

宋不勝在中書多宴從幸門下制賜得馬飲酒宴

命中書被詩定石內部者明日讀出諸任詩

羅鼎不罪醉一日中使召至玉宸殿賜酒宴既歸以為寄留宮之事宋仁宗嘗以

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賜中酒不須從門崇以下醉且出云

中使附語

朱虛軍法 史記呂后紀高后燕飲令朱虛侯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太后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

凝碧黨論 宋史宋庠傳上曲宴李執中於凝碧堂之黨上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四十年歸主聽不明致

此六品下坐 宋史禮志大宴朝堂二張列御三品以上坐堂上六品下坐

元日大饗 是之時曰公卿以易人之何等下內坐品物曰才名其官呼卑易之謂五郎一何宗邸

六品 官郎鄭善果曰公等何不學其家奴五何郎為之稱云公以宴日郎為

擁盾習刺 劉琢(?)進士宣武節度使樊宴元日大饗習擁盾刺

杜門讀書 劉琢(?)進士宣武節度使樊宴元日大饗習擁盾刺與吏倡上雜戲

期畏弗預 晏殊當朝時為書宴宮官社門讀書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

食餌不情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安石詐人也誤食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享弗預 食餌不情

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安石詐人也誤食復盡之非情也

五嶽為豆 四溟為杯

肴駟連鑣 酒駕方軒 千鍾電釂 萬燧星繁

天開鞴幄 日麗緇峰 冠蓋雲集 尊俎星陳 需雲上覆

湛露下滋 陰陽為庖 造化為宰 殯元氣

酌太和 蓧佾陳階 金匏在席 戚奏翹舞

籥動邠詩 五筵之堂 九几之室 大小定位 左右有秩

饗有嘉樂 宴有庭實 翠鳳棲梧 丹魚在藻

豈樂飲酒 觀頤養正 豐殽萬俎 旨酒千鐘

皇慈霧洽 聖渥天浮 台鼎資庖 天星奉酒

含和吐氣 路德詠仁 率禮無失 降福孔皆 上以

俱見玉海

宴燕五

詩 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魏文帝於講堂作詩曰今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箏激新聲長笛吐清氣 又於譙作詩曰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

魏曹植公宴

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
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飇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又侍太子坐詩曰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
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横陳齊人進奇樂
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又與丁翼詩
曰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秦箏發西氣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魏應瑒公宴詩曰巍巍主人德嘉會被四方開館延羣
士置酒于斯堂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

好合同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魏劉楨公宴
詩曰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元夜相與復翱
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樹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花菡萏溢金塘珍
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魏
王粲公宴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
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
酒盈金罍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願我賢主人與天
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魏陳琳公宴詩曰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元

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晉荀勗從武帝華林園宴詩
曰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
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及羣臣
其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
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晉
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曰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
童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人生
能幾何為樂良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　又皇
太子賜宴詩曰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
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貴

肆敬下臣肇彼先驅翻成嘉賓　又侍皇太子宣猷堂
詩曰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
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祜三后始基世武丕承
協風傍駭天晷仰澄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
篤其聖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暉重光承規景數茂德
淵深天資玉裕　晉王讚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詩曰亹
亹聖肩繼明重體樂此棠棣其甘如薺我有嘉宴以洽
百禮煌煌同族藹藹王僚惟中惟外如貞如瑤湛湛朝
雲德靡不覆元黃所綴文成綵繡政以神和樂以安奏
一人有慶萬邦是祜　又侍皇太子餞楚淮南二王詩

曰於明聖晉仰統天緒易以明險簡以知阻研彼羣慮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祗承皇命睹離鑒覲觀禮知盛皇儲降會延于公姓瞻彼行役並憩同林分塗殊軌靡不同心　晉陸雲侍大將軍宴詩曰茫茫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元暉峻朗翠雲崇靄卉晃振纓藻服垂帶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誨言載考承顏下風俯覿前客仰瞻玉容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宋鮑照侍宴覆舟山應詔詩曰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竚宣遊神居既崇盛巖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梁王僧孺侍宴景陽樓詩曰金鋪鏁可

鏡桂棟儼臨雲霑觴均飲德服道驗朝聞詎論禹無間非恥堯爲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羣　又侍宴詩曰麗景屬春餘清陰澄夏首交枝隱脩徑回流影逕阜徙帷轢輕笳移鑾拂高柳去矣勞茂績勉哉服嘉誘小臣良不材涓塵愧所守何用勝雕斲譬木良如朽　又侍宴詩曰同輿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雲散蔓草亘巖垂高枝起天半同風稍驚水落光漸斜岸妙舞駐行雲清歌入曾漢睟顏暢有懌德音良已槃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沐道逢將聖飛觴屬上賢仁風開美景瑞氣動飛烟秋樹翻黃葉寒池墮黑蓮承恩謝

命淺念報在身前　又侍宴詩曰副君時暇豫曾城聊近游清池寫飛閣疎樹出龍樓北陸氷方壯西園春欲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然欣並命無以厠應劉　又宣猷堂侍湘東王宴詩曰陳王驂駕反副后西園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洲桂巖逢暮序菊水值窮秋竹徑簫聲發桐門琴曲愁徒奉文成誦空知思若抽　又侍宴宣猷堂應令詩曰副君德將聖陳王才挨天歸來宴平樂置酒對林泉爐香雜山氣殿影入池漣艷舞時移節新歌屢上絃聽曲慚回顧思經徒欲眠　梁劉孝綽侍宴詩曰清宴延多士鴻漸濫微薄臨炎出蕙樓

望辰蹻菌閣上征切雲漢遠眺周京洛城寺鬱參差街衢空漠漠禁林寒氣晚方秋未搖落皇心重發志賦詩追並作自昔承天寵於茲被人爵選言非綺綃何以儷金雘　又侍宴詩曰茲堂乃峭嶠伏檻臨曲池樹中望流水竹裏見攢枝欄高景難蔽岫隱雲易垂邂逅逢休幸朱蹕曳青規丘山不可答葵藿空自知　又侍宴集賢堂應令詩曰北闕時見啓西園又已闢宮屬引鴻鷺朝行分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瑶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醳壺人告漏晚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又陪徐僕射晚宴

於兒宅詩曰夫君追宴喜十日遞來過綵室華池上開軒臨芰荷方塘交密篠對霤接繁柯景移林改色風去水餘波洛城雖半掩愛客待驪歌　又擬劉楨應令詩曰副君西園宴陳王謁帝歸列位華池側文雅縱横飛小臣輕蟬翼僶俛謬相追置酒陪朝日淹留望夕霏　梁江淹擬魏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緑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用慰我心　北齊魏收月下秋宴詩曰此夕具言宴月照露方塗使星疑向蜀劒氣不關吴良交契金

石上客慰萱蘇何必應劉輩還來遊鄴都　北齊楊訓羣公高宴詩曰中郎數奏罷司隷坐朝歸開筵引貴客餞玉對春暉塵起金吾騎香逐令君衣緑酒屢巵椀鳴琴寶作徽寸陰良可惜千金本易揮　陳後主晩宴文思殿詩曰晩日落餘暉宵園翠蓋飛荷影侵池浪雲色入山扉螢光息復起暗鳥去翻歸樂極未言醉杯深猶恨稀　又宴詹事陸繕省詩曰禁闥九重中宴賞三春日雲收山樹隱葉長宮槐密水緑已浮苔花舒正含實　又入隋侍宴應詔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陳徐陵侍宴詩曰園林才有

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豫下席應阮獨何人　陳江總賦得置酒殿上詩曰三清傳旨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疎金箭羽籥響鍾石流泉灌金殿盛時不再得光景馳如電　入隋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詩曰翠渚還鑾輅瑶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巵太液張紅旗照島嶼鳳蓋繞林塘野静重陰潤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闕近日迫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亦能方朽劣叨榮遇簪笏奉周行　隋沈君道侍皇太子宴應令詩曰副君監撫暇禁苑暫停車水落金沙淺雲髙玉葉疎饍廚白羽

觴逐釣紫鱗魚飽德良無已榮陪終宴餘　隋劉端和初春宴東堂應令詩曰睿賞叶春芳開筵臨畫堂庭梅飄早素簷柳變初黄八珍羅玉俎九醖湛金觴箏響流飛閣歌塵落妓行何必西園夜空承明月光　唐太宗春日元武門宴羣臣詩曰韶光開令序淑氣動芳年駐輦華林側高宴柏梁前紫庭文樹滿丹墀衮紱連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瓊筵娛賓歌湛露廣樂奏鈞天盈尊浮緑醑雅曲韻朱絃粤余君萬國還慙總八埏庶幾保貞固虚己屬求賢　又置酒坐飛閣詩曰高軒臨碧渚飛簷迥架空餘花攢鏤檻殘柳散雕櫳岸菊初含蘂園梨

始帶紅莫慮崑山暗還共盡杯中　又冬宵各爲四韻曰雕宮靜龍漏綺閣宴公侯珠簾燭燄動繡柱月光浮慶起將歌發風停與管遒瓊池任多士端扆更何憂　虞世南侍宴賦韻得前應詔詩曰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横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燃綠野明斜日青山淡晚煙濫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張九齡和聖製南郊禮畢酺宴詩曰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奉承雲樂同睎湛露陽　杜正倫侍宴北門詩曰大君端扆暇睿賞愜林泉閒軒臨禁籞藉野列芳筵參差歌管颺容裔羽旗懸玉池流若醴雲閣聚飛煙湛露晞堯日熏風入舜絃大德侔元造微物荷陶甄謬陪瑶水宴仍厠柏梁篇闕名徒上月鄒辯詎談天旣喜光華旦還傷遲暮年猶冀升中日簪裾奉肅然　薛曜正夜侍宴應詔詩曰重闈鐘漏通夕敞鳳皇宮雙闕祥煙裏千門明月中酒筵浮湛露歌曲唱流風侍臣咸醉止恒慙恩遇崇　魏元忠侍宴銀潢宮應制詩曰别殿秋雲上離宮夏景移寒風生玉樹凉氣下瑶池暫花仍吐葉嵒木尚抽枝願奉南山壽千秋長若斯　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詩曰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峯繞瑞煙小臣持獻壽長

戴堯天　蘇瓌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金闕平明宿霧收瑶池式宴俯清流瑞鳳飛來隨帝輦祥魚出戲躍王舟帷齊綠樹當筵密蓋轉緗荷接岸浮如臨竊比微臣懽若濟叨陪聖主遊　劉憲奉和春幸望春宮詩曰暮春春色最便妍苑裡花開列御筵商山積翠臨城起漢水浮光共幕連鶯藏嫩葉歌相喚蝶礙芳叢舞不前歡娛節物今如此願奉宸遊億萬年　馬懷素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積水逶迤繞貝城含虛皎鏡有餘清圖雲曲榭連緹幕映日中塘勝綵旌賞洽猶聞簫管沸歡留更睹木蘭輕無勞海上尋仙客即有蓬萊在帝京

原賦　魏曹植娛賓賦曰遂衎賓而高會丹帷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而忘憂兮美酒清而殽甘　晉王沈宴嘉賓賦曰朝陽曜景天氣和平君臣合德禮儀孔明酌羽觴以交歡兮接恭敬以申誠嘉膳備其八珍兮絲竹獻其妙聲樂周徧舞金奏克諧鐘儀之聽南風是哀義感君子慨然永懷思我王度求福不回惟禮終而贊退兮實絜心乎玉階　晉成公綏延賓賦曰延賓命客集我友

生高談清宴講道研精誾誾侃侃娛心肆情　隋薛道
衡宴喜賦曰梁孝王帝子帝孫藉寵承恩名高西漢禮
盛東蕃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逶迤而
繞砌風清泠而入軒直疑神而迴矚乃惆悵而興言顧
謂枚乘曰予聞氣序環周人生萍浮補天立地之聖不
能止日光西落疏山蕞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
酸棗之觀荒蕪漫楚國陽雲之臺空見塵埃固可以
縱志縱心以遊以逸窮宴樂于長夜混是非而爲一于
時霜重庭蘭秋深氣寒横長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團團
乃有丹墀縹碧栢館椒宮徘徊宛轉掩映玲瓏妖姬淑

媛玉貌花叢織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空澄粧影于
歌扇散衣香於舞風圖雲刻雷之尊漬桂釀花之酒拭
珠瀝于羅袂傳金杯于素手　增唐劉子儀大酺賦二
月初吉春日載陽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闥歷未
央御南端之繞闕臨回望之廣場百戲備萬樂張仙車
九九而並驚樓船兩兩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甕丹甑
象其武也則青翰餘艎聲砰磕兮非雷而震勢憑陵兮
弗葦而航舞以七盤之姸袖間以九部之清商彈箏擫
籥吹竽鼓簧有肴如阜有酒如川旣醉旣飽無黨無偏
增頌漢馬融廣成頌羣師叠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

俎無空酒正按隊膳夫循行清酵車湊燔炙騎將鼓駭
舉爵鐘鳴旣觴
增記柳子厚享軍堂記曰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旃旗旟
旐咸飾于下鼓以鼖鼓金以錞鐃卉裳罽衣雕肝就列
釗鼎體節熇炰截炙羽鱗貍互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
飫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
怪之容寮觀于遠邇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七

禮儀部四 籍田 親蠶

藉田一

增 禮經考索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此耕藉之禮所不可廢也是禮也唐虞至詳夏商則罕見於經至於周人則其禮獨詳焉然周人之禮莫詳於詩莫備於禮記秦漢以來此禮雖講或者謂月令所載天子躬耕帝藉之事泰人之禮也魏晉承漢之後其他事多戾於古獨藉田一禮不敢廢墜焉良以國以農爲重不有以親率之則無以教天下舍末而趨乎本歟六朝之際此

禮尤重隋唐因之未嘗闕典五代兵革臨難之餘泯沒不載至宋朝以恭儉禮下以仁厚撫民立國之初未遑他務而二聖相繼以籍田之禮爲先務中興議和之後禮樂文物具舉而籍田一事亦不敢緩豈不以此禮可以通百祀而不可廢也耶 原 說文曰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 毛詩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周官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又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命曰勞酒 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 又曰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增 祭義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禮記外傳

曰藉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三伐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于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以建寅之日而郊郊而後耕郊用辛日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藉田 原 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鉏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帥下也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

財用蕃殖於是乎始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即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乎千畝王不聽師敗於姜戎也賈逵注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墢廣尺也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公三發卿六發大夫九發 增左傳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灾注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又昭十八年鄭人藉稻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蔬耕種于藉田 公羊傳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 穀梁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 魯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楚語王后必自舂其粢天子親舂禘郊之盛 白虎通耕于東郊東方少陽農事始起

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 原漢書文帝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三年二月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 漢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祠先農以一牢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 又曰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增漢書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躬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己亥上

耕於句盾弄田應劭曰時九歲未能躬耕藉田句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藉田令丞通典宋志漢文帝初立藉田置令丞 食貨志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敺民歸之農皆著於本則蓄積足而民樂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禮志郊祀歌條理信義望禮五獄藉斂之時掩收嘉穀注謂收藉田也 後漢書陳忠傳藉田之耕起於漢文 又帝紀明帝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

政務平刑罰十三年春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三老孝弟力
田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　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
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
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
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
入皆鳴鐘皆作樂其有炎眚它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
鐘不作樂注春秋釋痾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
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黃瓊傳自順帝即位不行藉田之禮瓊上疏奏曰先王
制典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
王即齋宮享醴載耒重之也書奏從之　輿服志芝車
上親耕所乘注東京賦曰農輿路輅木賀循曰漢儀親
耕青衣幘　左太沖魏都賦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
晉書禮志禮孟春之月天子躬耕帝藉漢文帝始行
斯禮魏之三祖亦皆親耕及武帝泰始四年詔曰古之
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
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
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
卿士躬親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

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於是乘輿御木輅
以耕以太牢祀先農　又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
藉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侯臨
國宜依脩耕藉之義竟未施行　晉書帝紀武帝泰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耕於藉田戊子詔方今陽春養物
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藉千畝將以務本惠育
海內其大赦天下　又食貨志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
精於稼穡泰始四年帝親耕藉田詔曰使四海之內競
務農功者惟郡縣長吏乎　又溫嶠傳明帝即位奏軍
國要務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制藉田廩
犧之官今臨時市求非所以虔奉宗廟宜如舊制立此
二官　宋書禮志曰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而其儀
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天古者從時脈土以訓農工躬耕帝藉敬供粢盛
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
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光被斯民　又曰藉田皇
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朝服青紗袞侍中陪乘奉車
郎秉轡　又曰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
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
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

推五反公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命率其屬耕竟畞灑種即耰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藉田經紀無文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

何佟之議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于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祀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顧暠之議昭帝癸亥耕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　齊樂志漢章帝元和元年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商頌載芟祠先農晉傅元作祀先農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辭皆敘田農事胡道安先農享神詩一篇樂府相傳舊歌三章永明四年藉田詔江淹造藉田歌二章付太樂歌之羽鑾從動金駕時遊率先丹耦躬遵綠疇瓊笄旣飾𦈢簋以陳方燮嘉種

永毓宵民　齊永明四年正月甲寅藉田禮畢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賜帛有差　梁天監十三年二月丁亥以啓蟄而耕十六年二月辛亥耕普通二年四月丙辰從藉田於東郊外十五里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又有祈年殿四年二月躬耕賜爵勞酒　梁五禮藉田儀注其田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千畞天子耒耜一具公耒耜三具卿侯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祀先農　隋書禮志曰北齊藉于帝城東郊千畞作祠壇于阡東陌西又設御耕壇于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

祠先農氏于壇上祭訖親耕　隋制于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畞爲壇孟春吉亥祭先農于其上牲用一太牢皇帝備法駕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各以班九推五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畞播植九穀納于神倉　隋禮志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有祈禜則齊官寄藉田省云　會典貞觀二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于千畞之甸初晉氏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迨及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　儀鳳二年正月乙亥親耕藉田于東郊

禮畢作籍田賦以示羣臣三年五月幸籍田所觀區種
手種數區　元宗欲重勸耕藉進耕五十餘步其儀備
開元禮　開元十九年耕于興慶宮龍池親耕三百餘
步　又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上親耕于洛陽東門外諸
儒奏議以爲古者以一墢爲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
推上乃親籍太常吿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俯
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以下皆過于古　開元二十三
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秉轡
上謂左右曰帝籍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
報也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有事于籍田上行九推禮

官奏太過曰朕勸農率下所恨不終千畝耳禮畢雪盈
尺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太常脩撰韋
公肅言籍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採開
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于籍田高五尺廣五丈四出陛
其色青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而止　禮樂志皇帝孟
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禮設御座於壇
東西向又設御耕藉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尚舍設御耒
席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
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皇帝出就耕
位廩犧令解韜出耒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

皇帝受之耕三推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
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皇帝還入
大次太常卿率其屬耕于千畝皇帝還宮明日頒勞酒
於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爲壽藉田之穀斂而鍾之神
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穰藁以食牲籍田祭先農唐
初爲帝社亦曰籍田壇正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
孔穎達議曰禮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今帝社乃東
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
氣也五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垂拱中武
后改籍田壇曰先農壇高五尺周四十步者先農之壇　神龍元年禮

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禮天
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爲社曰王社侯社今曰
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爲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
士張齊賢等奏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
儒以爲在籍田也永徽中猶曰籍田垂拱後乃爲先農
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
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於是爲帝
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大社大稷而壇不設方色以
異於大社開元十九年停帝稷祀神農氏於壇上配以
后稷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

隴止肅宗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曰
田器樸素豈貴文飾天子出通化門釋軑而入壇遂祭
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　祭先農樂章
三奏豐和之舞二變顯慶三年洗馬郭瑜撰　太宗遊
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
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　太宗興於側微民
事固無不知恐富貴而忘之也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
稼穡　眞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事
眞宗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
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

精當　宋雍熙四年十一月禮儀使言御耒耜二具并
縚並飾以青準乾元故事其制如農人所執者不加雕
飾事畢内中尚收之載以耕根車明道二年藉田有司
求太宗所御耒耜準其制以造作而青綾縚依然如新
於是即用舊縚不復更造二月丁未肆赦首言太宗親
耕耒耜敕有司嚴密秘護以表崇奉之意　明道二年
正月大禮使以製成御耒耜青箱等奏御二月齋天安
殿翌日乘玉輅適耕所司農卿以耕根車載耒耜前行
十一日祀畢搢圭秉耒三推侍中前授耒耜于司農卿
卿授庫犧令令復耒於縚以授侍耕者　青箱舊無其

制用竹木爲之無蓋兩頭設襻飾以青中分九隔隔設
一種覆以青帊　隋書藉田令以青箱種稑之種跪陳
司農詣耕所灑之唐不行此禮　雍熙四年九月辛巳
出御札曰王者上事穹蒼下臨黎獻道執古御今之道
推子民育物之心必務稼穡以勸分庶家給而人足朕
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民嘗一膳必思稼
穡雖燔柴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
行于盛禮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于東郊行藉田之
禮宜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是禮廢之久矣制下之日
中外歡洽以宰臣李昉爲大禮使陳王元僖爲橋道頓

遞使翰林學士宋白爲禮儀使賈黃中爲鹵簿使御史
中丞張宏爲儀仗使仍命白黃中與蘇易簡詳定儀注
按通典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春氣其方位請在東
郊又北齊作壇壇高九尺廣輪三十六尺四陛三壝四
門唐制高五尺周回四十步飾以青令請于朝陽門七
里之外十五里之内擇地爲壇壇高九尺周壝四十步
飾以青待詔設兩壝外壝在大次及御耕位觀耕臺樂
縣之外禮儀使宋齊言舊禮于先農壇東立觀耕臺帝
親耕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請築臺高五尺以便陟
降周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皇帝乘玉輅以耕根車

載耒耜以青箱奉穜稑之種從之五年正月癸酉上宿齋于乾元殿甲戌鑾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次東郊是夜宿齋室乙亥未明三刻帝服衮冕執鎮圭親饗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焉禮畢次詣耕藉位行三推之禮有司版奏禮畢帝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於三推爲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王公耕訖侍臣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上賦東郊藉田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侍臣宴百官於大明殿行勞酒禮淳化元年禮官請先農壇各封五十

步爲兩壝壝各五十步　明道二年二月行籍田禮罷冬至郊祀籍田所施一準郊例悉用端拱之制而加損益焉貢舉人自請陪位許父老縱觀勿令呵止　仁宗明道元年十二月詔以來歲仲春涓日行耕藉之禮命有司草具儀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舉正太常博士李淑與禮官詳定儀注七日禮官請就端拱壇位因加脩飾八日請改撰籍田樂章上之付太常習肄甲子有司新製耒耜學士院撰青城諸門及殿名越明年二月丁未行禮李淑等上耕藉類事五卷二月丙午上齋宿于東郊日傍有黃氣如龍鳳丁未服衮冕執圭祀神農后稷

于壇乃就耕位搢圭執耒行禮禮儀使張士遜奏三推而止上曰朕既親耕不以古禮爲式願耕之終畝以勸天下之農士遜等固請遂耕十有二跬而止帝升觀耕臺南面坐觀公侯等耕王公以下執耒悉過五九之數籍田令奉穜稑之種司農卿受而播之率屬以終千畝帝受賀于受禧殿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進籍田青牛四下芳林園養之十六日賜百官福酒有差辛亥上作籍田詩賜近臣宋祁上頌曰丙午之旦次于帷宮淳濯圭潔昧明乃頓大次款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稷以配之乃降靈場儼朱紘紺轅儲駕洪縻序進遂推而進

之幾十跬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御觀耕之臺王公羣后班趨以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　學士院撰享先農登歌樂章　其後景祐作觀稼殿皇祐作寶岐殿　景祐元年司天監校土牛經書目一卷去其復重釋牛色等四篇爲農事之占命知制誥丁度序之頒天下其牛色及執策者衣並以歲月支干納音相配　元豐二年十月癸卯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爲籍田置令一員以辛公祐兼徙先農壇于其中神倉于東南三年十月辛公祐請下有司定耕籍儀注增脩錢麥殿以備行幸先是五月九日王存等請以南郊錢麥殿前

地及玉津園東南芡地并民田共一千百畝爲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齋宮及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上之詔付禮院四年八月籍田司言九穀皆稔請脩講觀麥視禾臨幸儀注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詔以來歲之春祇祓青壇親載耒耜躬三推之禮以風示於四方從司封郎中李澗之請也太常討論典故請營建於行宮之南東駕服履袍乘平輦詣思文殿進膳畢服通天絳紗行親耕之禮耕籍鹵簿儀仗依政和新儀用六百八十八人兵部太常以地狹請止用其半奏可庚辰九日以宰臣檜爲耕籍使十六年禮官脩定親享先農親耕儀注上之壬辰皇帝衮冕親享先農行籍田禮推至七至九百官表賀詔曰朕親耕籍田以先黎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于富厚先是上曰詔須語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厚本之意時臨安守張澄設靈壇御耦幄殿次舍十五年司農簿宋樸請令守令以歲仲春出郊勞農遂爲故事　親耕七曲出大次至歸大次並用乾安享先農宮架奏靜安之樂儲靈錫羨之舞三成　紹興十六年脩定儀注前期於觀耕壇上設御幄南向設御座于幄内皇帝升觀耕壇宮架樂作樂正升自午階登歌樂作禮畢耕籍使

升卯階立御幄前西向四方館使引陪耕者老立壇下北向皇帝降座登歌樂作至壇下升輦　明會典洪武二年定皇帝祀先農畢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户部尚書北面進耒太常卿導引皇帝秉耒三推户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宿於壇所

籍田二

〔原〕紺轅　青幘上見籍田下詳籍一　青壇　華畢見潘岳賦徐覽賦曰衍參逆之廣闊則道路之悠遠增華畢之未驚渺同方則其道路已反　千耦　萬夔繇覽籍田詔勾芒使掌啟令敷義仲以農期偃晨岸而靄疑兮樂田祖以西詩嘉嚴艾之于耦兮美振古之如茲餘爰賦覽于彰以風行閭萬變而雲白日麗暑乎東野大駕蹤幸乎鑾剛　三推　千畝爲籍一詳　事天　祈社並詳籍一　敎養　致敬禮記耕籍所以敎諸侯之養也下詳籍一　載耜　秉耒禮記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下詳籍一　降靈壇　脩帝籍上見潘岳賦張衡東京賦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劉郡躬三推于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給宗廟　事社稷並詳籍一

籍田三

原饗醴 國語王親饗醴賈逵注饗飲也王沐浴飲醴酒 省功 又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
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賈逵注太師三公官也 迎
春和 漢名臣奏黃瓊上言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雨 省風土 國語瞽師音官
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 侯知敬 樂記武王克殷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史
奉禮 見任豫籍田賦 枉千乘 曹植籍田賦枉千乘于隴畝執鋤鎛于畦町 祠一
牢 詳籍一 戒農用 國語命農夫咸戒農用 具田器 籍田賦具田器布農事
大史順時 國語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
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稷以告王曰史師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
祓監農不易賈逵注祇敬也祓除也不易土物之宜循其土俗不易也 農正陳禮 國語賈逵
注農正田大夫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 司空除壇 又司空除壇于籍先時五日瞽
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及期灌鬯饗醴乃行 野廬埽路
見潘岳籍田賦 百官御事 國語賈逵注御治也 庶民畢從 國語 置耒
軾上 晉輿服志金根車天子親籍所乘也置耒耜于軾上 耕田宮中 漢昭紀詳籍一
發趾千畝 見繆襲許昌宮賦 帥先萬國 見繆賦 親祭之義 晉禮
志尚書符問籍田至尊應親祀先農否賀循荅曰漢儀無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
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 勸農之道 籍田之禮廢則王教之典猷矣勸農之道
缺矣 公卿祀先農 隋書禮志詳籍一 司農掌公田 曹植籍田賦營疇萬
畝厥田上上奇柳夾路名果版圍司農實掌是謂公田 敦孝致敬 勸已勸人
后稷播殖 夏禹躬耕 脩六府穀為之本 陳八
政食以為先 將率三推誠本農于后稷 不藉千畝

豈貽諫於虢公　既種既稼將耒耜以率先　不躬不
親豈粢盛之致信　周宣情千畝之禮虢公納諫　漢
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　增 祥正而青旗肅事　土
膏而朱紘戒典　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清吟冷風述
遵無廢　阡陌繡錯　原隰龍鱗　蒸膏冒擬　協風
回春　謹察天廟　申敕陽官　擁耒成林　醲流降
雨　陽春如膏　原隰如鱗　民一于耜　家萬斯箱
捐耍猜以護野　雜荊牟以守燎　在豐念匱　在
飫思饑　稑出椒棭　器成大農　瞻榆束耒　望杏
開田　望朱紘之光　聽鸞輅之音　史奉載耜之禮
民奏舉趾之歌　千軫風行　萬轡雲轉　順動而
取諸豫　時行而應乎乾　我疆我理　必躬必親
祥風發於耒耜　瑞雪掩于郊廛　農祥晨晰　土膏
初起　春原俶載　青壇致祀　斂蹕長阡　回旌外
壝　景集天廟　脈壤祥農　青壇岳立　翠幙煙平
百司駿奔　三公肅事　紺轅黛耜　緑耦朱紘
籍千畝　勸九農　載御耦于介間　脈陽膏於廛左
借民之力時闢于甫田　為神之倉歲儲于馨稷
服黛耜以天臨　紆朱紘而身勸　本宜一墢　遂過
九推 以上俱見玉海

籍田四

【原】詩 宋顏延之侍東耕詩曰禔封經地域辰角麗天部浮藹起青壇沈腴發紺耦草服薦同穆黃冠獻嘉壽 謝莊侍東耕詩曰肅鑣奉晨發恭帶肩朝闈仙鄉降朱藹神郊起青雲陰臺承寒綠陽樹迎初薰觀德欣臨耤瞻道樂遊汾 梁武帝籍田詩曰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千畒土膏紫萬頃陂色縹嚴駕伫霞昕浥露逗光曉啓行天猶暗伐鼓地未悄蒼龍發蟠蜿青旂引窈窕仁化洽孩蟲德令禁胎夭耕籍乘月映遺滯指秋杪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公卿秉耒耜庶甿荷鉏耰一人敷百王三推先億兆 簡文帝籍田詩曰禮經聞往說觀寶著遐篇豈如春路動祈穀重民天蒼龍引玉軚交旂影曲旃皮軒承早日豹尾拂游煙地廣重畦淨林芳翠幕懸青壇出長畎惟宮繞直阡秉耒光帝則報獻重皇虔虔請金石奏德厚歌頌詮三春潤蓂莢七月待鳴蟬鰷魚顯嘉瑞銅雀應豐年不勞鄭國雨無縈鄴令田是知躬稼美兼聞富教宣 陳張正見從籍田應衡陽王教作詩曰帝京惟赤縣神居應紫微塗山萬國仰滄海百川歸東郊事平秩仲月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閶闔啓朝扉 洛城鐘漏息靈臺雲霧卷森森虎戟前藹藹

鑾旂轉屬車遊絳闕風烏度丹巘帳殿幸金輿旌門擁玉輦、玉輦帶飛煙金輿映綠川雨師清遠路風伯靜遙天分渠通沃野激水入公田草發青壇外花飛蒼玉前 蒼玉臨珪璧青壇躬帝籍冒櫌乃三推齊衡均百辟蘭場儼芝駕桂圃芳瑤席山禽韻管絃野獸和鐘石 鐘石既相和江海復無波梁客簪裾盛陳王文雅多脩塗參弱駘喬木問輕蘿幸承濫吹末擊壤自爲歌

【原】賦 魏繆襲許昌宮賦曰大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籍發趾于千畒以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是歲甘露降方內豐穰穆乎有太平之風敎義仲以農期儀晨祥而舉趾 晉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正月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畒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於縹軛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接遊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

啓參途方駟常伯陪乘大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植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衡牙錚鎗綃紈綷縩表朱元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暉方綵紛其繁會震震填填以幸乎藉田蟬冕頒以灼灼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璞若松柏之依山巔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畒貴賤以班或五或九躡踵側肩掎裳連衽黃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忭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有邑老田父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九土之宜弗任四民之務不一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古人有言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於萬國愛敬盡于祖考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祇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宋任豫藉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山川緬彼帝藉百有餘年映至德于盛位儷列晷于微辰紆汾陽以昧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膏壤千畒與式既同區勢平易畎陌脩通提攜丘澤眺嶺面松

陳江總勞酒賦曰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于迥甸列翠幕於清沂乃違執爵之典爰降食苹之讌豁朱鳥之高櫳啓黃龍之抗殿奏帝鴻之萬舞動鈞天之九變顧曲私之亭育遮寒暑而徂遷謬陳力而策駘豈酬恩於暮年

原頌唐岑文本藉田頌曰正位恭己體元得一望之如雲就之如日郊廟致敬山川咸秩敘先大道學敦儒術憲章載記殷鑒周宣迴輿南畒駐蹕東廛親耕帝藉躬稼大田方期多稼介此豐年富實教資農惟政本上敦播植下勤蘦蓘榮辱既著淳樸可反禮節既興登封何遠式敷帝典載穆王度元良育德維城作固股肱周召爪牙信布比漢之兆方周之祚

原文齊謝脁為隨王祭東耕文曰穀讓星景穡表蜡先八政冡首六府茲宣斃嗟非國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誰天

梁元帝祭東耕文曰三農九穀為政所先萬箱億庾是曰民天繁稱遡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黎胥樂甘雨祁祁遂及我私我

私之穀表裏禔福禔福中田歲取十千是麃是蓘登頌
有年
【原】啓 梁元帝慶東耕啓曰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握藉
圖漢之元鳳未足捧羈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
從即事末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
【原】論 魏曹植藉田論曰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
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
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
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
疆也日殄没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

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
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
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
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
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
樹之蝎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
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與問
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
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
終于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

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
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
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
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為荒疇益
豐年者期於必收譬脩道亦期於沒身也
【增】疏 漢黃瓊行藉田禮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
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
萌率勤農功昔周宣不藉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
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
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

晝暮聆庶政以恤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
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
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
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
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
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
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
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親蠶一

【增】書禹貢兗州厥貢漆絲　詩蠶月條桑　【原】周禮內

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
稽其功事注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按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粗良而賞罰之
增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 典絲掌絲入而辯其
物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緣衣素沙注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
薦鞠衣於先帝注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先帝大皞之屬 巾車翟車貝面
組總有握注后所以出桑 記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
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 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
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

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原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
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
增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
原祭統皇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
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 增玉藻惟世
婦命于奠繭注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疏謂世
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 原祭義古者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
閉之及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歲既單矣三月月盡之後世婦卒蠶奉
繭以示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
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
先公敬之至也 增魯語王后親織元紞公侯夫人加
以紘綖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公羊注后夫人親西郊
采桑以供祭服 穆天子傳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
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禁暴民 原列女傳

曰宿瘤齊東郭采桑之女也閔王娶爲后 增禮馬質
注天文辰爲馬引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
與馬同氣故此亦中春始蠶亦謂浴種 夏官禁原蠶
者注再蠶也蠶與桑同生三月故春蠶宜養夏蠶有禁
劉安曰原蠶一歲再養非不利也王者禁之爲其殘桑
也 原五禮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
太牢祀先蠶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
執筐受桑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
灑而止 增蠶經曰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
作衣裳因此始也 後漢書禮儀志漢永平二年三月

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注丁孚漢
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
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旗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
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
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
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
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
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女無觀按谷永對四月壬
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漢舊儀曰春桑
生皇后親桑于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
豕羣臣妾從桑還獻于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
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
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
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
東西織室作法　漢制皇后蠶服青上縹下賁人助蠶
服純縹皇后以蠶衣爲朝服　宋志漢東郊非古也魏
北郊依周禮也晉西郊與藉田對其方也　原　董巴輿
服志曰漢皇后桑于東郊苑中　又曰太皇太后入廟
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爲華勝
上爲鳳凰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爲太后幸繭館率皇

后及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後漢書皇后紀明
德馬皇后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　增　隋書禮
志吳韋昭製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　晉書武帝紀
太康九年皇后親蠶于西郊賜帛各有差　原　晉書禮
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
寓氏公主祠用少牢詔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取列侯妻
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衣
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陪乘載筐鉤外命
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
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告祠皇后至西郊東面躬桑採
三條諸妃公主五條縣鄉君以下九條以桑授蠶母
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增　南史宋大明三年立蠶
宮于西郊四年倣晉氏立蠶觀　又大明四年皇后率
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詔曰卜祥大昕測辰拂
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綠
蓮既具元紞方脩儀發椒闈化動中縣　北齊爲蠶坊
蠶宮　隋書禮志周禮王后蠶于北郊漢法于東郊魏
遵周禮于北郊晉太康六年于西郊依漢故事宋大明
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
又立蠶觀　後周制后乘翠輅至蠶所奠先蠶西陵氏

神自齊及隋多依古儀損益　唐志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
桑散齋三日于後殿致齋一日于正寢一日于正殿致
齋之日尚服率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六尚
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皇后服鈿釵禮衣結佩乘
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降就齋室散齋散齋之日內侍
率內命婦之吉者使蠶于蠶室前享二日大樂令設宮
縣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女工各位於縣後右校爲採
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
施帷障于外壝之外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又設御
採桑位于壇上東向享日司設升設先蠶氏神座于壇

上其日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厭翟車
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皇后升車尚功
奉鉤司製進筐載之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從駕至大
次門外請降車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出次入自東門至
版位樂三成受幣跪奠於神座已奠乃奉毛血跪奠于
神座前皇后復位復升自壇酌醴齊進先蠶氏神座前
奠爵尚儀讀祝文皇后再拜飲福受胙復位尚功曰禮
畢引詣採桑壇尚功奉金鉤採桑三條止內外命婦以
次采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止司賓引至蠶室尚功
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灑一簿止車駕

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于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
勞酒　肅宗張后傳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盛
百官志掖庭局公桑養蠶會其課業　會要永徽三
年制以先蠶爲中祠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
農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顯慶三年冼馬郭瑜
撰　先天二年皇后親祠先蠶自嗣聖以來禮廢至是
重行　開元十五年上命宮中育蠶丁酉夏至賜貴近
絲人一綟　明皇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崔沔獻御絲
賦　通典北齊先蠶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
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陛廣八尺隋置壇于宮

北三里高四尺唐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回三十
步　至道元年馮翊民李元眞獻養蠶經一卷上觀之
以不忘本業留書禁中賜錢萬　崇文目南王蠶經三
卷孫氏蠶書二卷　景德三年王欽若言竊以九年之
儲以穀帛爲本萬民之業以農桑爲先故千畝之祀王
者所以勸耕民吉巳之祠王后所以率蠶婦稽往古之
制皆合親行從後世之宜亦當攝祭伏見開寶通禮郊
祀錄並有親蠶祝祠蓋由中宮未嘗親祭是以禮司缺
而不舉義纂云后親享貴妃亞獻昭儀終獻攝事則尚
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臣謂屬之命婦不若歸於

有司按周禮大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徹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農桑衣食萬人不宜獨缺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享之 如先農可也詔禮官詳考攝祭故事以聞乃請於東郊擇地設壇取漢制以春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一壝祀禮如中祠遣大常光祿卿奉祀祝辭以先農爲準奏可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唐月令注以先蠶爲天駟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禮享先蠶爲瘞埳於壇之壬地禮儀羅曰無燔柴之儀王涇郊祀錄載祝文曰惟神肇興蠶織則是始蠶之人明矣今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

燎壇則沿襲唐月令以爲天駟誤矣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請爲壇北郊以享始蠶之人不設燎壇瘞埋以祭從之大觀四年議禮局言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請從黑以合至陰之義政和元年於壇側度地築公桑蠶室其親蠶殿名曰無斁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於宮築採桑壇繭館織室服用鞠衣 紹興二年上謂輔臣曰宮中亦自育蠶欲知女工艱難俾每事質儉五年上曰朕令宮中養蠶庶知稼穡艱難七年常博黃積厚請季春吉巳日享先蠶從之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請於禁中行親蠶之禮不果行 宋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甚詳

親蠶二

【原】織室 桑壇 蠶宮 繭館 北郊 東苑 繅服 華簪 分繭 均桑 一條 三洒（以上並詳敘一） 【增】服青繅 載筐鉤（詳敘一 晉禮志詳敘一） 幸蠶館 置織室（見漢書詳敘一 東觀漢紀詳敘一） 親蠶北郊 采桑東郭（周禮詳敘一 列女傳詳敘一）

【原】三宮夫人時展北郊之禮 十畝桑柘盡趨南陌之功 采帝女之桑爰求十畝 分后妃之繭遂布三宮 【增】女執懿筐 婦成祭服 占之五泰 準以三齋 繅三盆 脩六服 海人冰蠶 園客絲緒

神蠶之木 帝女之林 鳴鳩醉椹之朝 戴勝降桑之日 鶯帷就列 驚服斯臨 翠蓋參差 翟扇容裔（俱見玉海）

親蠶三

【增】賦 漢傅毅洛都賦曰桑宮繭館區別有矩后率九嬪躬敕工女 【原】晉閔鴻親蠶賦曰后課功以觀匪均衆寡而抽稅令織紝於命婦供禘郊之舊制洪恩美而周普配春天之景福揚黼黻之奇藻播朱紫之艷色

【原】頌 魏韋誕皇后親蠶頌曰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邁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

皇后以饒鬟俾躬桑於外垧考時日于巫咸詔大卜以
獻禎御坤德之大輅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叅乘塗
山奉輿緫姜任于後陳藏棨衞于貳車千乘隱其雷動
萬騎森以星數啓前路于三官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虯
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覩休氣於明陽
步雕輦而下降手柔條于公桑嬪妾肅以莅事職蠶植
而承筐供副褘之六服昭孝敬于蒸嘗啟華禮于中宇
神化馳於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逮下布
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回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束
帛之戔戔神澤沛以雨施洪恩布於膴原同頌慶於生
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祜於萬國卷福釐以言旋美休
祚於億載皇百世之曾元

增文晉左芬文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
媵姬脩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
廟永言孝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八

禮儀部五 巡狩

巡狩一

原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
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
躬親行之　禮記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
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
當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
雨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
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黃帝太一密推曰欲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
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狩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
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
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
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
特　白虎通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
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　增禮周制十二年
一巡狩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職方氏

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
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率其屬而巡戒令太馭掌
犯軷之禮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山
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又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乘金輅建大旂歲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其方之諸侯
先於境首待之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奇璋瓚皆
以黃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
之每宿舍掌舍設梐枑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著籬
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

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
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命典市
納賈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又命典禮之官
考校四時節炁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
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
所頒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
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
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
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人者加地
進律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既黜陟諸侯乃與之

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覲禮壇其壇外為土埒方三
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
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
明　又外傳曰昔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
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
狩皆在仲月以至嶽下燔柴告天巡狩之年四方諸侯
先會嶽之下以候見【原】左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注巡狩所以宣布德義也【增】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原】帝

王世紀曰舜東巡狩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褒賜羣臣
【增】孔叢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告于祖禰命告羣
祀及社稷畿內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視牲及用幣【原】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都前
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
還宮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增】穆王得驥溫
驪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
王御長驅歸周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七年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治馳道　二十八

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
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
父刻所立石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
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
三萬户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德遣徐
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
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
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 原漢書武帝
本紀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
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千餘里
威震匈奴還登封泰山 增至於梁父禮祠然行所巡
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
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
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周萬八
千里云 原又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
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
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增後元元年詔曰朕郊見
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
太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十七

年南巡狩 十八年西巡狩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
馮翊界進幸蒲阪祠后土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南
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
歲父老前叩頭言曰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
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
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
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東巡狩 明帝永平
二年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
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十年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
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
十五年東巡狩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
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狩每
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
守令掾以下 元和元年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
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
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
斛十一月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原二年二月東巡狩
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注成陽縣東南有堯母祠墓） 辛未幸泰
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翺翔升降進幸奉

高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 增 三年正月北巡狩告常
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
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篤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祀園陵遂望祀華霍
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
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
淵淺則泥塗追維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
聖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
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
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

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
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
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
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和帝
永和十五年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
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 魏明帝
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 宋書
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册至秦漢巡幸或
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
惟漢諸帝頗有古體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創方隅事多

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東
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布有古巡幸之風
焉 宋文帝元嘉四年東巡狩至于丹徒告覲園陵享
會父老舊勳于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
家單孤並隨宜隱卹二十六年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
陵會舊京故老萬人勞享賚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
帝和平元年東巡狩曆嶠山祀黃帝遂西遙祀醫無閭
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
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常嶽 原 摯虞新
禮儀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

設壝諸侯之覲者乃贄皆如儀而不建旗臣虞謹按覲
禮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視等威也詩稱君
子至止言觀其旗宜定新禮建旗如舊 增 隋煬帝大
業元年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
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
九成宮冬幸洛陽 十二年幸河北觀底柱因令勒銘
于上以陳盛德 開元禮皇帝巡狩儀將巡狩所司承
制先須告于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乎乃
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圓丘宗
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軷於

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燔柴告至將告將作先於太山下脩圜壇四出陛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設宮懸樂燎壇之制前一日皇帝清齋于行宮應告之官皆于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于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盥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

令介公酅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幸圓丘儀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于位並如上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于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京牲于廚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太祝以玉帛置于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

諸籩豆簠簋等皆設于饌幔內未明三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埽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回輅南向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于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止訖與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板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

帝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鑾駕還行宮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揚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巡幸之儀　景德四年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閭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于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召對撫慰賜之金帛太中祥符元年詔許羣臣請封禪令太山路置行宮

不得侵民户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狩
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駕
至太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于山下壇告
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行
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又
詔以御史中丞董嗣宗攝御史大夫爲考制度使左正
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爲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
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制
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薦
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
其惠及不守廉隅昧于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
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錄
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慮
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
無所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爲朝覲壇于
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
衛仗宮懸于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
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襲文宣公位
于文官三品之下鄆州長史悉集上服袞御壽昌幄殿
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兗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

軍辟寒九紫花葺綿細衿袍三畢設祀汾陰悉知東封
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俟至河中府
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
壇詔如堯叟等言　明永樂六年定制一詔告天下諸
司及各處鎮守總兵官知會一禮部預行各處凡有重
事并四夷來朝俱達行在所仍具本啓聞其餘事務啓
奏俱達京師啓聞施行事有疑礙者在京合該衙門具
奏取自上裁凡進拜表箋表文達行在所箋文達京師
一禮部預行經過所在軍民衙門俟車駕至官吏生員
耆老朝見及預行北京畿內文武衙門令掌印官俟車
駕至朝見一祭祀車駕將發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孝陵
祭大江旗纛等神軷祭于天門其經過處所滁州遣官
祭滁陽王泗州遣官祭祖陵鳳陽祭皇陵祭淮闕里遣
官祭先師孔子望祭太山緣途古先聖賢忠臣烈士祠
墳禮部預期奏聞遣官致祭將至北京境上設壇祭北
京山川等神車駕至北京奏告天地祭告境內山川等
神一扈從在京馬步軍五萬人一車駕至北京宴文武
羣臣耆老賜官員人等及命婦鈔其營守城命婦論次
行賞一恭遇萬壽聖節公侯駙馬伯文武四品以上近
侍官及監察御史預宴五品以下辦事官監生秀才吏

典軍民工匠人等依例賜鈔一錠一扈從官員有牙牌者隨身懸帶以憑關防出入一經過郡縣分遣廷臣考覈守令賢否即加黜陟分令給事中監察御史存問高年賜幣帛酒肉一經過鳳陽陵户及親戚人賜鈔六錠耆老迎見者人鈔三錠泗州陵户親戚耆老迎見者賞如之

巡狩二

原 省方 述職俱詳巡一 觀風 展義詳巡一 布德 設教詳巡一 考職 賦政上詳巡一崔駰北巡頌禋享祀獻嘗百神奏始賦政授務予 陳詩 觀禮上詳巡一張衡巡狩誥帝將狩于岱宗乙酉觀禮于魯而休齋馬人書美郡

風行 雨施上詳巡一崔駰南巡頌洪休慕之溥德允天丕覽而無貴北雲行之德惠叔涌純于黎庶 天動 神行崔駰東巡頌三軍霆激羽騎火烈天動雷震隱隱轄轄又北巡頌雍容清瀾謐爾無虞乘拱稽修神行化馳 四維 五載俱詳巡一 祀四嶽 柴 三辰上詳巡一下見馬融東巡頌 巡東作 秋西成崔駰北巡頌登中山天帝觀神農將省陽救相天功巡東作又西巡頌惟秋殺既登上將省斂平扶西成巡當于西邦因斯萬物凝德 審銓衡 同律度並詳巡一 祀五帝 禋 遊綏今俗乃昔秋既孫春 六宗上詳巡一下見馬融東巡頌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班固東巡頌下見南巡 脩五禮 問百年並詳巡一 宣聲教 撫黎元上詳見後漢章帝巡幸詔見巡一宋孝武巡幸賑恤詔夫足踐見寶尊天命睨俗未同其化幽隱不得其所故躬省風俗黎元納撫 同遐邇 察風俗上詳巡狩省風俗詔宣聲教宋孝武帝詔朕奄一天

巡狩上見白虎通詳巡一 省耕省斂又曰為帷宮則設車宮轅門周禮掌舍掌設梐枑再重 中四時出 十二歲巡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下當時省方觀民風俗也詳孝舊沿典以副察之懷外 歲習 時巡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注五年五卜皆吉則行下見書詳巡一 乘龍 勝犢展義帝功乘六龍禮天子 小征 示禮左傳注先王巡五年而卜征五年卜吉以遊諸侯貴誠也諸侯朝有征伐也 習禮 展功又曰諸侯有王事會以行巡守也岐陽之蒐成有岐陽之蒐也 順動 偶遊將順其時動無常遊王會之禮大習之下詳巡一乘韓注 撫萬邦書巡狩每萬邦 視三老書成王使三老雲夢漢高祖偽遊韓信 設梐枑 共人門周禮又曰設車宮轅門 設轅設旌 三老三公致仕之老明其德三德者至德之孝德也 歲視三公 同之舍設梐枑 再重

瀑旗建天子 樹封大夫見史記詳巡一 觀河受圖 浮江射蛟見漢書世紀詳巡一 留止 黃鵠翱翔見漢武紀詳巡一 堯山立祠 羣鶴見秦紀禮儀詳巡一 亭下車見三輔黃圖蔡邕記詳巡一 都原上順天時 旁求人 瀑西戎之望既登 東巡之禮斯備 述邦畿以省方 觀仁風而展義 明黜陟之分則有巡功 崇望秩之儀是稱展義

巡狩三

詩 宋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

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　梁沈約侍遊方山應詔
詩曰清漢夜昭晳扶桑曉睦離發歌縱陽下建羽朝夕
池擬金浮水若聲蹕映山柢一霑九霄露藜藿終自知
北齊袁奭從駕遊山詩曰天遊響仙蹕春望動神衷
澗水含初溜山花發早蘂玉輿明淑景珠旗轉瑞風平
原與上路佳氣遠葱葱　周明帝還舊宮詩曰玉燭調
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潭漬晚
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隋煬帝還
京師詩曰東都禮儀舉西京冠蓋歸是月春之季花柳
相依依雲蹕清馳道雕輦御晨暉嘹亮鐃笳奏葳蕤旌

旆飛後乘趨文雅前驅厲武威　李德林從駕巡遊詩
曰大夏堯遺俗汾河漢豫遊今睎龍駕往還屬雁飛秋
天行肅輦路日御翼華軿朝乘六氣輦夕動七星旌谷
靜禽多思風高松易秋遠林才有色遥水漫無流京華
佳麗所目極與雲浮但覩淩霄觀詎見望仙樓鏁門皆
秀發駕池盡學優待君草封禪東山觀射牛　又從駕
還京詩曰至仁文教遠惟聖武功宣太師觀六義諸侯
問百年元覽時乘隙訓旅次山川鎮象屯休氣華蓋翼
飛煙鼓奏千人響旗動七星連峻嶺戈回日高峯馬煦
天姑射神遊罷蕭關獵騎旋更待東山上看君巡狩篇

薛道衡從駕天池應詔詩曰上聖家寰宇威略振邊
陲八維窮眺覽千里曳旌旗駕黿臨碧海控驥踐瑶池
曲浦騰煙霧深浪駭鯨螭　又從駕幸晉陽詩曰省方
遵往冊遊豫叶前經金吾朝戒道校尉晚巡營重巒下
飛騎絕浦度連旌澗水寒逾咽松風遠更清方觀翠華
反晉輦上云亭　虞茂奉和幸太原輦上作應詔詩曰
唐巡光帝則夏豫穆宸儀珠旗揚翼鳳玉獸儼丹螭流
吹和春鳥交弄拂花枝　虞世南和幸江都詩曰南國
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覲遵
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進畫舳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

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荊吳沐道咸知讓
慕義久成都冬律初飛管陽烏正御蘆嚴飈肅林薄曖
景澹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
動巴歈多幸霑行葦無勞類散樗　又和至壽春應令
詩曰瑤山盛風樂南皮務逸遊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
求文鶴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泛沫縈沙嶼寒澌擁急流
路指八仙館途經百尺樓眷言昔遊踐回駕且淹留後
車喧鳳吹前旌映綵旒龍驂駐六馬飛閣上三休調諧
金石奏歡洽羽觴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厠琳璆　虞世
基和幸江都詩曰巡遊光帝典征吉乃先天澤國翔宸

駕水府泛樓船七萃榮長薄三翼亘通川夙興大昕始求衣昧旦前澄瀾浮曉色遥林捲宿煙晨霞稍含景落月漸虧弦回塘響歌吹極浦望旌旃方陪觀東后登封禪肅然　唐太宗重幸武功詩曰代馬依朔吹驚禽愁昔蘩況茲承眷德懷舊感深衷積善欣餘慶暢武悅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回輿訪牧童瑞氣縈丹闕祥煙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遥山帶日紅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　上官儀和過舊宅應詔詩曰石關清晚夏旋輿御早秋神麾颺珠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祥雲汎宛郊瑞氣浮大風凝漢筑蒸煙入舜球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舟偃伯歌元化扈蹕頌王遊遺簪謬昭奬珥筆荷恩休

【原】賦漢揚雄甘泉賦曰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泰畤雄從上甘泉故述斯賦惟漢十世將郊上元乃命羣僚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八神奔而警蹕兮飛蒙茸而走陸梁猋駭雲迅奮以方攘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帥爾陰閉霅然陽開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凌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無垠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吸青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樵蒸焜上配藜四施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霶霈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祇郊禋神所依兮輝光炫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又幸河東賦曰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畢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焉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乃撫翠鳳之駕馳先景之乘棹奔星之流旃彈天狼之威弧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旂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舜之所

瞰帝唐之嵩高兮賑隆周之大寧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無雙

原 頌後漢班固東巡頌曰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崇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脩厥德憲章丕烈翱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又南巡頌曰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于西都又將祫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

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後漢崔駰東巡頌曰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肯漢勲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廷儒林以咨詢岱岳之事于時典司耆耇載華抱實徵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惟是岳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與有徂岳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乙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翠霓之旌旄裒胡耇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　馬融東巡頌曰允迪在昔紹列陶唐般天衷克耀光若時則運璣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楫宗岳以為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齊既畢越異良辰械樌增構烈火燔燃曜光四煬焱爛浮天蕭香肆升青煙習雲珪璋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元尊空桑孫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原 誥後漢張衡東巡誥曰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朏率羣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執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于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寔顧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元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illegible]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八

禮儀部六 封禪 蒐狩 巡狩附 非禮附 會見附

封禪一

原 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猶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　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白虎通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　又曰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也　又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　帝王世紀曰黃帝得寶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爲雲師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一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顓頊封太山禪云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又曰秦始皇既幷天下即帝位徵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

之土石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藏皆秘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諸儒生譏之　又曰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乙卯命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如郊太一禮　又曰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以加禮皆至泰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注云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增 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二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原 漢書曰倪寬對策云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王之盛節　增 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原 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又曰上以用石功

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又曰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即位於壇南北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　漢官儀曰封禪泰山就武帝封處累其石發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　又曰泰山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北有石室壇南有盤中有玉龜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洛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

奉高十五始齋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　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封禪儀注曰持禮凡三十人上發壇上十石函蓋一作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函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增文獻通考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原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晉德隆茂光

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勅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非所議也　增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具儀注屬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原宋書江夏王義恭表云雕氣降雰於宮樹珍露呈味於禁林宜其脩封泰山瘞玉岱趾　增宋書禮志曰永光三年高祖將掃戎狄渾一天宇會討洛陽秩禮名嶽羣臣且相謂曰須王振旅飲至隴朔無靡當議奏封禪脩升中之禮縉紳文者或曰宜然自漢光武登封之後斯絕矣　孫言宋書曰袁淑爲吏部郎太祖元

嘉二十六年大舉北討淑侍坐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展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文獻通考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

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朝野皆請封禪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十四年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惟魏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彝翟不慕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

謂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則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比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去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曁於海岱萑莽巨浸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閒阻豈可引彼彝翟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

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言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於是乃止焉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累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爲合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節儉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言之無假封禪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山南四里如

圜丘三壝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爲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又如受命璽石䃭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䃭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䃭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二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分檢立於䃭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䃭隅皆一尺䃭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

磩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磩隅相應又為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壝號登封壇玉檢玉牒石磩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為降禪壇于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壝上飾以黃四方如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磩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

又封玉冊於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率六宮以登其帷帟皆錦繡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禪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　明皇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於是說與徐堅等刊定儀注立圓臺于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

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于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又積柴于壇南為燎壇於山上又為玉冊金匱石磩皆如高宗之制明皇初以謂升中于崇山精享也不可喧譁欲使亞獻以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夫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臣皆祭山下壇明皇問前世何為祕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

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以祕為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宋太宗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羣臣獻歌頌稱功德請封禪者不可勝計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灾詔

罷封禪　眞宗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禪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知州邵曄又率屬官及兗州進士孔謂等伏闕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七十人詣東上閤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　九月朔詔審刑院開封府勿奏大辟案十月禁天下屠宰上自告廟即屏葷茹羣臣三上表以道塗寒冱請復常膳不許又令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樂有司請登封日圜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權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漆牌遣執杖者

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又社首瘞坎亦設權火三爲準從之上遣司天以漏壺先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復於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黃峴岱岳觀各以長竿揭籠燈下照參候不愆其節辛卯車駕發京師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宮戊申清齋于穆清殿諸司陛山人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鞾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列于山下黃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

兩步一人綵繡相間樹當道者令勿伐幄止以繒帛縈之路經峻隘上必降輦徒步有司議益扶衛皆却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上辭氣益莊至迴馬嶺以天門斗峻給從官橫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鞵上至衛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幕遲明未已及上至天氣溫和纖羅不動祀官點饌習儀於圜臺祥光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於圜臺奉天書於坐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申祖宗恭祀之意上服衮冕陞臺奠獻侍從導衛悉減去拂翟止於壝門籠燭前導亦徹之中書侍郎

讀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啓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賡圖重熙累盛粤惟沖人丕承列聖一紀于茲四隩來暨時和年豐羣生咸遂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元祈福逮下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允保純錫令羣官享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還次司天監跪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即日還仗奉高宮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上至山下服鞾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邇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終不許前夕陰晦風勢

勁猛不能燃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石璣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宮日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懽呼動天地國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覲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配坐金匱廻日奉置太廟本室上作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初王欽若言唐高宗明皇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德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數祐敍祖宗盛美爾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改太平頂曰太平嶺先是太山多陰翳雷

雨及工徒陞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恰和祥應紛委咸以為誠感昭格天意助順之致也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之言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事實也 **原** 河圖眞紀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人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功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

禪乎梁父刻石紀號垂度示典功平致教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臻未可以封鄭康成注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鰈 **增** 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為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黃金為泥以銀為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止封岱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於泰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禪梁父者泰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封禪之

制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　又曰封泰山禪梁父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　桓譚新論曰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十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袁準正論曰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於泰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

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泰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泰山上爲天門値戶戶爲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封泰山刻石紀號　原太康地紀曰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業隆於襁褓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存於今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昭號書尊名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應劭注微群議成王也二后文武也　張華議曰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正宜禮中岳封泰山發德號明至尊厚福慶篤黎民

封禪二

原承天　報地並詳封禪一　降禪　升封謝靈運泰山吟曰岱宗秀維岳　崔駰云天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　下詳封禪一　建號　著紀並詳封禪一

加厚　增高見白虎通詳封禪一　封金　刻石　金策　石檢

金印　玉璽以上並詳封禪一　三脊　六穗史記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　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于庖注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于庖以供祭祀　西鶼　東鰈謝莊表請封禪奏曰江淮鄙上之使結軌於璧門西鶼北采之譯相望於道路下詳封禪一　檢玉　泥金並詳封禪一　探策　封檢並詳封禪一　石室　天關並詳封禪一　日觀　雲關並詳封禪一　合符　展采漢書公孫弘曰黃帝封東岳泰山九山合符然後不死　司馬相如封禪書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而該飾厥文　尊名　盛節並詳封禪一　泰兩　漢雲並詳封禪一　石蓋　金繩上見封禪儀注並詳封禪　仙閭　天門漢書上修五年之禮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　漢官儀泰山下直上七十里至天門如從穴中窺天意矣　勒石　瘞玉上見桓譚新論並詳封禪一　射牛　縱雉並詳封禪一　方岳　圓壇韋曜毛詩問荅時邁之詩巡狩告方岳也　鄭注天子巡狩邦國至方岳之下祭而封禪

下見續漢書詳封禪一　玉盤　石磩　玉檢　石泥　受符　奉牒　事天詳封禪一　禮地史記封禪書上遂東巡海上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報德東觀光武紀中元元年羣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也　告平見五經通義詳封禪一　發德號　飛英聲已上並詳封禪一　揚仁風　騰茂實張華封禪儀曰生人則有后辟載化之數莫之能紀大德齊代禪揚仁風下詳封禪一　禮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禮高里伏儼注高里山名在泰山下　登介丘司馬相如封禪書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應劭注介大丘也言周不以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　接神仙史記封禪書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

文之**承靈瑞**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曰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也**廣符瑞**司馬相如封禪書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汙編錄**與略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蝕百姓怨歎而有事泰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名山望來**司馬相如封禪書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設壇望幸**又陛下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孟康注意者言泰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奉符行事**又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特牲告祠**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牲特於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岱宗爲長**詩含神霧云五嶽視三公岱宗爲之長封禪往焉**高帝配天**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駕東巡二月二十二日祭日中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有頃詔百官以次下明日問起居二十四日發至梁父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禪祭於梁陰以高帝配天以高后配地**必於岱宗**見風俗通詳封禪一**必於泰山**白虎通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吉日刻玉**續漢書祭祀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爲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也**辛卯登封**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登封泰山**輦人挽升**封禪儀建武三十二年東巡二月二十一日夕牲二十二日祭燔燎禮畢百官各以次上國家御肩輿人挽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太常治禮**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登封泰山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親封畢太常治禮**先上刻石**祭祀志建

武三十二年正月詔梁松等復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先之觀壇**封禪儀記車駕東巡二月十五日始齋其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玉牒金縷**祭祀志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金繩石泥**封禪儀以金爲繩以石爲泥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上邑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青氣上屬**漢官儀先武登封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氣上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黃鶴來壇**詳祭祀總載**山呼萬歲**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氣成宮闕**詳封禪一、**降坐明堂**漢書武帝紀上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史記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藏書方石**後漢書祭祀志光武求元封時封禪故事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用玉牒書藏方石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旁又用石碑以刻書**建武事**應劭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傍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頭頂**太康奏**宋書太康元年冬有司奏自古聖明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令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揚名萬世以顯祖宗請告太常具儀禮上復詔曰所議誠前代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齊黃軒**文選登封降禪齊乎黃軒**勤漢武**漢武勤而虛美**登岱勤封**與黃此崇**封岱勤成**以紀太平之功**何必泰山**袁子正論嵩高六合之中何必泰山**誰敢欺天**建武詔詳封一**咸**

五 登三 石紀 金字 紀德 銘功 紀聖號 編金策 閑以玉檢 封以金泥 踐三五之遥迹 踵八九之遐武文選注八九謂七十二君也 功成道洽 陽羨石室 奉高太壇 增 德隆光被 發壇置牒 昭姓考功 垂慶示典 尚書藏牒 皇帝親封

十 封禪三

原 詩唐李義府羨陪封禪詩曰天齊標巨鎮日觀啓崇期岩嶤臨渤澥隱嶙控河沂眺迴分吳乘凌高屬漢祠建岳誠為長升功諒在茲帝猷符廣運元範暢文思飛聲總地絡騰化撫乾維瑞冊開珍鳳禎圖薦寶龜創封超昔夏脩禮掩前姬東后方肆覲西都導六師石閭環藻衛金壇映黻帷仙階溢鄗黍靈檢耀祥芝張樂紛韶濩觀禮縱華夷佳氣浮丹谷榮光泛綠坻三始昭遐貺萬歲受重釐

原 表唐李百藥勸封禪表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六宗五帝禋祀惟永名山大川饗禮無輟而告成方岳獨異師古自朝及野馳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盛禮聽萬歲之逸響紹千載之遐蹤 朱子奢請封禪表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者元后聖人之大寶曰位固其位者上

元豈可不對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復舜格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澆道於干戈步驟之迹以殊損益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蹕梁父張樂介丘增類帝之封典射牛之禮考績禋燎纘蹤韶夏豈殊道也 岑文本勸封禪表曰伏願順萬國之歡心膺三靈之睠命備天官以周衛盛輿服以巡遊五輅齊列六龍按轡瞻岱郊而啓軔指嬴里為一息詔卿士延禮官設壇場陳玉帛禋六宗而報上帝班五瑞以朝諸侯成天下之壯觀紹帝王之盛節俾夫山稱萬歲壇燭神光播厚福於無窮揚鴻徽於來裔 高若思勸封禪表曰伏願褰旒寫照洽羣請於帝俞闢曠垂矜遂微懇於人欲騰茲璽誥激彼天波徵萬玉以警途詔八神而弭策藉江茅而陳鄗黍飾蒼璧而奠黃琮馳萬歲以飛聲接九重而媲美使編珠毓既開麗色於金泥鏤石凝禎蕩浮華於石礎式昭昌祚永播鴻名凡在生靈義深聳踴

增 議唐顏師古封禪議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欵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為壇下距預申齋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慎重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山下封於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山上圜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四

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而就行事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爲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爲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䃭䃭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贏縮之間貴在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且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爲封匪惟嚴秘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既訖加五色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束寶皆性堅貞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實貴精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傳之無窮永存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二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飾今既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

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其事尚焉我皇發暢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石闕別樹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群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闡具件如右　裴守真封禪射牲議曰據周禮及國語昭示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舂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牢牲總畢天皇惟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之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

蒐狩一

原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故爾雅曰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郭璞注云蒐爲搜索取不任者苗爲苗稼除害獮爲順殺氣狩爲得獸取之無所擇此則爲田除害之義　增 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又曰田獲三品　又曰田獲三狐　又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史記殷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詩曰田車既駕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又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又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詩傳不盈盈也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以習

射于澤宮中則取禽鄭箋云射右耳本射當爲達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原 周禮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禮曰頒禽隆諸長者而悌達乎獀狩矣　又曰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增 禮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周禮若大田則率有司鑑獸於郊遂頒禽　又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畋則守罟　又曰甸祝掌四時之田師甸致禽於虞中　又曰大司馬狩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太宰職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又曰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又曰獸人弊田令禽注於虞中　又春官司徒凡甸冠弁服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

為位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甸祝掌四時
之田表貉之祝號　又䟽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為媒
而掎之　又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
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
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
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原〕左傳曰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增〕傳曰已
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
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
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忘武備又因以為

田除害　又曰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
掩羣取犬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
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
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
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門猛獸不攫鷙鳥不
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
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
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
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原〕穀梁曰秋蒐於紅以習用

武事　〔增〕又曰士衆習射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以知貴仁義賤勇力也　左
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
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
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
徒協旅司寇協姦場協入廪協出則是少多死生出入
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

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
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
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漢書司馬
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召問相如相如曰此諸侯
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為子虛虛言
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
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籍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
之於節儉因以諷諫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　元帝永光元年行幸甘泉禮泰畤禮畢因
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獲　成帝

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還巡狩於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尅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岡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

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綴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為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陣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刃而還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

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于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豬車駕六黑驪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豬軺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

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田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私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月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御弧矢獲四鹿及

兎數十頭　總章二年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遶岐梁歷普潤為兩頭　明皇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校皆錦袍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於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

率遵時令薄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于令　端拱元年十月詔自今非時朕不於近甸遊獵其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兎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教駿所養鷹鶻除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拜禮外其餘並去其羈紲縱之山林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禧初又詔禁圍草地許民耕墾　仁宗慶曆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

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脩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郵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麕兎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韓郵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適傍居民或畜狐兎鳧雉驅于場中因謂輔臣曰畋

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恐令縱之【原】文子曰先王之法也不焚林而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也【增】又曰豺未祭獸罝網不通於埜鷹隼未擊羅網不張於谷

莊子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鴈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我獵得善言而歸 晏子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肢也有四肢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蒐狩二 (附)示仁 非禮 禽荒

【原】講武 習戎 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搏獸 禮記季冬之月天子乃敎田獵以習五戎注五戎戈殳戟弓矢 大蒐 詳蒐狩一 魏文帝校獵賦高宗征於鬼方兮黃帝有事於阪泉蜀備之作戾兮怨吳夷之不藩狩訓兵而講武兮因大蒐于田隙 諫戎 講旅 揚雄長楊賦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割禽 王粲校獵賦遵古道以遊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

秋田 冬狩 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蔕芥 下詳前 建大麾 周禮 下大綏 禮記 獵長楊 漢書

歷上蘭 班固 載翠冑 倚金鞍 張衡 乘鏤象 馭玉虬

乘雕輅 司馬相如 駟飛黃 應瑒 大田簡衆 周禮 蒐狩習武 左氏 選徒萬騎 司馬相如 駕雕六駮 張衡 背夏涉冬 司馬相如 施車載旌 周禮 岐陽之蒐 春秋成有岐陽之蒐 漆沮之從

蒐於岐陽 帝王世紀 獵於七澤 穆天子傳 升彼大阜 詩

獵於陘山 穆天子傳 弓燥手柔 草淺獸肥 典論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 屬車轔轔

羽騎騰驤 應瑒 一過防不逐 面傷不獻 穀梁秋蒐于紅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

示禮 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示汏 商紂爲黎之蒐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驅害 詳蒐狩一 用鮮 子産曰推君用鮮注取鮮禽以祭 簡車賦 習軍旅 禮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講戎事 纘武功

【增】縣貆 射麋 即鹿 從禽 從禽于外上無逸飛下無遁走 獻禽 傳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饁獸

獻獸 詳蒐狩一 分禽 史記任安為亭長邑人俱出獵任安常為分禽麋鹿部署老少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也 收禽 文選會衆收禽論功賜也 給鮮 傳獸人無乃不給於鮮 計鮮 七命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考功 公獸 詳蒐狩一 私豵 詳蒐狩一 指蹤

漢高曰追殺獸者狗也指示蹤者人也 犄角 左傳捕鹿也 四時 三品 詳蒐
狩一 獵禁 禁從掌部格西京五百里內宜禁捕獵犯者王公以下錄奏痛決一頓 獵較
詳蒐狩一 御衆 斷爭 詳蒐狩一 竭作 禮詳蒐狩一 時畋 張
羅 詳蒐狩一 施弋 文選弋不施罻罕未發於路逕銷 東津 魏文帝詩巾車出鄴宮校
獵東津重罝施密網罕畢飄如雲 南圍 後漢張衡羽獵賦皇上感天威之變烈思太昊之虞
人表林叢石戾菜翦轄而夷陵林於是屏風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萬神譯御義
和泰鑾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瑲玲山谷為之津渡丘陵為之鎮傾於是皇輿綱繹遷延容與抗天津泳伊
洛衰逢集乎南圍大部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飛屑羽騎電騖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陸離廄輪轉鏑兔弓不妄
彎弩不虛發挂繆獸與矢遇鳥驚 黃汾 虞見上條二 紫陌 梁簡文帝而繁獵乘騎何紛紛
陌而並征 四校 二虞 上林賦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賦乃命有司述上同迴二虞蒐埜三危之表禽北獮大陸南獵貫涉 九井 晉中興書桓石秀孺第二
子也不以榮爵嬰心惟以弋釣為事游獵禁足一丘秀沖言卽石秀共獵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生石秀
未嘗而虜已勝 雙川 梁簡文帝校獵賦彼亂雷高門而方軸萬曲表寒縷遙而直驚長獵亂電飛雲部曲
按列仟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崩山起崇岸之層岸陳注之雙川列翠星陳戊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屬
雷響振天地譟聲篇山岳濤澍霹靂塵虎戲鳶蹻驚驚聚者成丘陵散者塡谿谷流血赭其丹堅羽毛紛
其騎獵目弓功勤 獸人 禮 獸臣 虞人 臣虞司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山虞
續頒賜有序
澤虞 獵皆掌田事之 有禮 詳蒐狩一 順時 詳蒐狩一 獲三狐 易
告介麋 獵長洲 歷上蘭 前期出法 農隙講武
不逐不獻 穀梁詳蒐狩一 未蟄不火 文子詳蒐狩一 宗祧之事
傳楚子曰吾有宗祧之事於武陵言田獵為宗祧之事 祭禽之禮 獵得禽以供祭祀 獲

而植旌 夏官田僕令獲者植旌 獻則比禽 夏官田僕及獻比禽 御貫乃
獲 左傳 射中則得 穀梁詳蒐狩一 獵得王佐 文王將獵而占之曰
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豹得伯王之佐 獵得善言 莊子詳蒐狩一 原 講一時
之武 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遵三畋之文 禮子者蒐狩一歲三 宋
公載燧爰分左右之孟 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
無畏抶其僕以徇 夏官建旗必殊陰陽之主 野東為人主為大司對易
六馬職 增 因氣致殺 依時七命白露節氣而後衣天子乃 順時取禽 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昭 金鼓以斥 而講師執禽旗以致 時禽執鼓學師 旅車者以獵 竹貫雖設 順時取禽
則設席 樂自汧渭 經營鄴鎬 雄陽 田則張幕 田 天子不合圍

春田不圍澤 刈蘭以為防 置旌以為門 見前 荷
垂天之罼 張竟埜之罘 靡日月之朱竿 曳彗星
之飛旗 揚雄賦 逐禽輙十里 馳射常百步 掩長楊
而連五柞 繞黃山而蜒牛首 命荊州使起烏 詔
梁野而驅獸 班固 君臣田獵以講武事 王者田獵以
戒不虞 虎落三嵕以為司馬 圍徑百里而為殿門
揚雄 建旗於表 置旗於門 講事必在於有儀 鹽
利取觀於不犯 示仁 原 禁毒矢 禮禁廣射者注謂以毒藥其矢射物者其且
多害心 禁沈澤 禮中以毒藥沈水今謂魚鼈盡死 不殺胎 禮 無採
卯 宣語曰毋得春夏擿卯彈射飛鳥 不彈物 仁以昭 無藥獸 月令三月禁毒獸

之禁無出國門射不剪謂何已音取以道田不夭妖無麛無卵董仲
舒曰禮不麛不卵巳西取麑逆令皆非禮也不綱不宿孔子三驅之禮
一面之仁　畋既以時　殺亦中禮　苟不遵其生成
則何殊於暴殄　慕天乙之仁　且開羅網　卜渭濱
之獵　不在熊羆　鑒五子之戒　無反於荒　考三驅之
文　不專於殺　畋雖中禮　不取於蚳蝝　殺亦有仁無
及於麛卵　蒐狩以時　合騶虞之神化　胎卵盡取　是
竭澤之淫風　非禮 原 射鴻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
於囿二子怒詩馮　矢魚又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注矢陳也陳捕魚之器　身剪禮曰
凡有血氣之類不身翦殺也禮義疏　時殺又曰禽獸不以其時殺非孝也　魏獻子田傳曰

魏獻子合諸侯以城周田于大陸而卒范獻子出其柏槨以其未復君命而田也　晉厲公田又曰
晉厲公田使婦人先殺而飲酒而使大夫殺主先婦人後卿仕　苟或違於禮經　則
何殊於暴物禮天子諸侯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禽荒 原 心狂老子曰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志荒武公之志荒矣　好弋曹伯陽　恒畋恒於遊畋時謂
淫風　太康尸位書畋于有洛十旬不返有窮后羿距于河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長沙削縣漢長沙王建德獵縱火燔民九十家生棄市宣詔捨之削八縣　習於田獵
習於田獵謂之習閑於馳逐謂之好　淫于原獸罟其麐鹿並后羿　獲胎拾卵
文選蝶盡取　割鮮染輪漢文　欲既犯時欲無犯時　殺而盡物
心苟發狂　敝斯亂政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武功載績雖聞七
月之詩　遊田爲恒須憚三風之戒　長楊觀獵漢武命檻

獸長楊宮令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灞陵夜獵舊時將軍　詩刺盧令
詩盧令刺荒也齊襄公好畋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刺之盡大名　禮稱羅氏禮羅氏致鹿與
女口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也戒諸侯也羅氏掌鳥獸者　作長楊賦楊子雲作長楊賦以諫漢
帝獵也　上廣成頌馬融字季長為校書時人以文德可興武德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
之走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嗟故上廣成頌諫之　虞人之箴戒田獵也　樊氏之
戒楚莊王好畋樊夫人為之不食禽獸之肉三年于為之自戒也　無淫于田書周公作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也
東方諫止武帝令吾丘壽王舉籍河南提封頃畝欲除爲上林東方朔諫乃止舉籍謂舉數其籍也
戴陵獲罪魏長水校尉戴陵諫止獵減死一等

蒐狩三

原 賦 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
皇宰奕而陶運樹匡翼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
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淒而淹野
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驚鳥別而高厲既乃揀
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雕軫
駟飛黃擁籥鉦建九斿按轡清途飆沓風翔於是圍網
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抗旌八校組
分長燧雷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軌連質鸞飈
四駭衝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元谷陵崇
巒俯擊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

醴魚充給洪施普宣

增 疏 漢司馬相如諫長楊獵疏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

禮儀部七 辟雍 太學

辟雍一

原 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　孝經鉤命決曰天子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

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 增 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箋宮謂辟雍宮也又曰於樂辟雍　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先儒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雍 原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 增 禮統四方倣同皇王辟雍注辟雍教化天下也　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右學大學也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疏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辟雍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　禮象曰辟

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
月令論清廟太廟明堂大學辟雍異名而同事　大戴
禮盛德篇明堂外水曰辟雍　史記封禪書豐鄗有天
子辟池索隱曰卽周天子辟雍之地正義曰周文武豐
鄗皆置辟雍故秦立祠　三輔黃圖云文王辟雍在長
安西北四十里亦曰辟雍　漢禮志成帝時犍爲郡於
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以風
化天下成帝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
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及王莽爲宰衡遂興辟雍
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

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　原景十三王傳河間
獻王德修學好古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來朝獻雅樂
對三雍宮　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　增光武
中元元年初起辟雍注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
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日皆於中行鄉射禮　原
明帝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
大射之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增張純
傳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禮義旣富而教者也乃按
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

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言宜立辟雍
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　陽嘉二年行
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原甘露二年明帝幸辟雍
命羣臣令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
奏免　增晉紀武帝泰始六年幸辟雍行鄉飲酒禮
北史太和十年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
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　唐歸崇敬傳皇太子欲臨國
學行齒冑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
學曰辟雍在禮爲澤宮前世或曰璧池辟池亦言學省
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

鄉飲禮別置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
北齊立國子寺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
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
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國子大學四門三館各立
五經博士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
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太師氏大抵憚改
作故無施行者　宋崇寧元年初建辟雍外圓內方爲
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宰臣言奉詔立學官貢士仍建
外學於王國之南待其歲攷行藝升之太學增上舍二
百人內舍六百人處上舍內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

十二月爲文宣王殿三年十一月幸太學遂幸辟雍

大觀二年正月朔御製辟雍記

原 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圜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增 蔡邕明堂論曰辟雍外圜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圜水四周璧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釋辟雍雖明而於泮水則礙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辟雍二

原 行禮 辟雍詩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無不歸服 班政 終軍書建三宮之文質彰厥職之所宜注三宮班政有文質也 於樂 詩於樂辟雍注文王知鳥獸得所以爲音聲於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鼎樂諸在辟雍者言感中和之至也 乃營 文選造舟清池惟水泱泱乃營三宮謂明堂辟雍靈臺也 左制 文選左制辟雍左明堂之左 中圜 詳辟雍一 明帝踐 後漢明帝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獻王對 漢武帝時事詳辟雍一 讚典禮 曹植七啓云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副流俗之華茲崇孔氏之萬京方內門之外 整法駕 王沈辟雍頌云天子親整法駕幸辟雍宮觀拜三老五更出 聖皇涖止 注後漢圖辟雍詩 皇王教化 見禮統詳辟雍一 養老之制 王沈辟雍頌序云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制也親辟雍秉之尊事弟子之禮自春秋以來禮樂昏廢惟東京之復始創其義 道德之富 辟雍舟流道德之富

增 羣臣賦詩 詳辟雍一 天子親割 詳辟雍一 名會任延 漢任延爲潁川守永平二年會辟雍 名拜承宮 漢明帝永平中臨辟雍名拜承宮爲博士 圜橋觀聽 臨雍賦詩 俱詳辟雍一 諸王來會 漢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階 儒者爲榮 漢伏恭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辟雍三

原 賦 後漢李尤辟雍賦曰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羣曜㢡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羣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延忠

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輅玉象犀龜 晉傅休奕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枉萬乘之尊兮以幸辟雍鹵簿齊列羣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增 詩 漢班固辟雍詩曰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涖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原 頌 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茲上德渥天鏡而渡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鬯儀天以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為樂造次必儒粤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樞衣即席對揚天人開闡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妥動音辭鋒起問難泉湧辨紛綸之

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辨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晏恧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鑠晉雍大啓王廙述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皇運勃起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貫道黃金賤籝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增 銘 漢李尤辟雍銘曰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太學一

原 杜氏通典曰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殷制太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瞽童蒙又云瞽蒙之所講也周制太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玄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為虞庠之[illegible]又曰天子曰辟雍崔靈恩云學制有一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太學一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學正崇四術

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師氏掌以媺詔王馬融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媺音美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鄭元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鄭元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善事父母之行盡其愛敬二曰友行以尊賢良馬融曰教以明友之行使擇益友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也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武王踐阼召師尚父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其端不可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業必先王經典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

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間也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重業賢者之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轉徙其居親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不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不變移之遂遠郊外也大夫掌使習禮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學從此缺矣周禮曰大司樂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鄭康成注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也又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也　又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

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禮記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注云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增學記曰君
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道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尚書大
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
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
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
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
子　大戴禮注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
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

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內則曰十
年就外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　禮大司樂合國
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
子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地官師氏教國子三德
至敏孝　三行孝友順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使其屬守王之門
外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使其屬守王闈宮中之巷門　大
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差而下不踰矣帝入

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
其不及則德知長而治道得矣　原漢高帝未遑庠序
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學之士也孝景不任儒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其官謂備員而已　武帝立後延儒者數百
自漢興言易有菑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爲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　制曰蓋聞
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
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
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
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
學增博士弟子員數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
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
歲餘如故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
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　光武建武五年十月
幸魯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增建武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
曰先建大學造立橫舍車駕親臨觀饗舊事策試博士
必廣求詳選惟賢是登　十九年拜桓榮爲博士車駕

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辯明經義有蘊藉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　樊準上疏曰光武受命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多名儒以充禮官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朞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渠來入就學　章帝元和二年五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壬戌還京師幸太學　順帝即位翟酺爲將作大匠六年九月繕起太學上言孝文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光武中興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乃以永建六年繕起太學更拓房室學者爲

酺立碑銘於學云　陽嘉元年七月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原 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留恭幸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潁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見天地之數天十有五此所以成化命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　桓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令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爲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爲作品式從之晉虞摯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有差 原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

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每試不通者各隨後輩復試試通如前補用 增 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二千石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卓然可

觀 太和二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劉馥正始中上疏曰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學者有名而無實設教而無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十五皆入太學明

制黜陟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

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數公謂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 原 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十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子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氏也 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增 王導上書曰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

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非所以端本靖末也今若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從之征南將軍戴邈言庠序廢宜向道崇儒以勵風化瑯琊王從之始立大學【原】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頽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

按三漢舊事博士之職惟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惟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賁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原誠可深惜儀禮所謂撘懷也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還王敗難不行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國子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頒下州郡普脩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

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增】袁瓌成帝咸康三年上疏曰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原】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增】通鑑元嘉十五年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尤明三禮毛詩以處士名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帝雅好文藝十六年使丹陽尹何尚之

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
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以巾構
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山又築室於
鍾山西為招隱館使為太子諸王講自華林東門入延
賢堂就業時國子學未立朱膺之庾蔚之並以儒學監
總諸生 原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可五
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
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
學乃省總明觀名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
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

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敕下而廢學先開將恐觀國之光有所闕也若有國諱宣廢昔漢武立學衰息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理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讓齒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外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 增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
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
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
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
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梁武帝天監四年

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
館以招遠學 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
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陳
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採擬
蓋亦梁之遺儒 齊時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
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
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
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乞言焉天和
九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
成之祭自今永以為式 原 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

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增 煬帝即位後開庠序
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
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於
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
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諸經義疏搢紳咸宗
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方
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灰燼矣 原 唐
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
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
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

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
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
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
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二品子孫京官
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
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
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
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
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
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
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
計數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凡諸學皆
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
者長吏會屬寮設鄉飲之禮 增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
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
刑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
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匹四門學
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
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
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其學業成而堪貴者

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有願入學者聽附
國子監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
附國子學讀書 明皇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
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資
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閲禮 七年又令弘文崇
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
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
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
第願入學者聽 天寶十二載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
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
者設太學教冑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
支給廚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
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憲宗元和二年置
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
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
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
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
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

人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祗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爲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

方議收補姓名勅宜依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仁宗慶曆二年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試藝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生或至千餘人即隨秋試及科場罷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爲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國子監詳定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又國子監惟七品以上子孫試補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不與致容僞妄請倣唐制立四門學示國家育才之廣詔可　四年判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已財費多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爲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爲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右學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自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生員釐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

異者主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
已受官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哲宗
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無從
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
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徽宗崇寧元年命
將作少監李誡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為辟雍
蔡京又奏古者即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
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
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
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

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
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
三千人外學為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
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處太
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奏行之其勑令格
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
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為
十員正錄為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
士至為之置制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
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

徐畛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
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為第一人比
銓試推恩從之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
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為監生　十三年
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
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
七十員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
等以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
者聽取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
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

豐尤密　王映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
二萬緡有奇為太學養士之費　孝宗隆興二年黃倫
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
授承務郎國子錄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
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禮部尚書趙汝
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
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內自京師
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
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
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

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絶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途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於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違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脩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禪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遇科舉則試於漕司　元太宗六年以馮志常爲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　世祖至元八年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於隨朝蒙古漢人百官選子弟俊秀者入

學然未有員數　至元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凡讀書必先教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之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　至順二年制舉童子皆以天資穎悟超出兒輩或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或能綴緝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泰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葉留耕問以四書大義則對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原】班彪奏曰臣聞師曰太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也

【增】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安門宮南去提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内之西南爲博士之宮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爲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肄射於此中此之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爲長滿倉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爲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

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相與買賣雍雍揖讓或論說槐下其東為太學宮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奸宄理詞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東坡蘇氏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名常出其

中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禍敗固宜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瓌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遂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太學二

原　右學（殷制）　東膠（周制）　學官（漢立太學之官）　書府　教胄子（虞書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注胄子國子也）　糾學士（通典東膠所以糾收學士）　養儁德（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儒德也）　示敬道（學記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博士掌教（劉毅疏曰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　師氏詔王（詳學一）　教學為先（古者建國教學為先）　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為序不以尊卑為差）　承師問道（詳大戴禮見學一）　化民成俗（詳學一）

增　教養（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論說（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光武立學（東觀漢記光武五年初起大學）　裴頠刻經（晉惠帝時裴頠奏修太學刻寫石經）　三代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四代學（見禮

記詳學一）　漢設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方崇儒雅以闡大猷）　唐廣學（太宗廣學舍千三百區）　補弟子（後順帝紀詳學一）　增遊學（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人）　圜橋門（詳學一）　祭蘩宗（詳學一）　營國子監（建隆三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詔有司增修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車駕臨幸其講殿備乘輿臨幸）　廣錫慶院（慶曆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原　傳習雅言　討論大義　揚先儒之風　知要道之善　既闡文明之教　咸五登三　將令儒學之徒聞一知十

太學三

原　銘　後漢李尤太學銘曰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

禮埽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興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增】表 宋蘇軾賀駕幸太學表 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與意黙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一

禮儀部八 釋奠 州郡學 如故 百 蒙老 【增】武學

釋奠一

【增】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之入學者釋菜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後世不徧舉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原】周制凡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若周公孔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不（故謂）（國有可為先聖先師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之也）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焉耳）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釁器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乃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於東序也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焉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將出征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

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爲國也　禮記月令曰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云樂正樂官之長也命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奠於先師　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日丁亥者吉日也萬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注釋置也爲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廟

【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事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原】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輙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太學惠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於顏回也　東晉明帝之爲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惟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時無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團

子生雅鈺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喩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音博衣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康成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

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鑾駕幸學自然中階及預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僕射臣纘等以爲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制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

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之象設備禮盡敬奉仲尼以爲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崇爲於君位則稷契與成並爲臣矣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者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制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爲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爲主全無典實在於臣

下理不合專令請國家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州學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循附禮令以爲永制七年二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親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增 太宗貞觀二年房元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

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脩宣尼廟於兗州給户二十充享祀　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為先聖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顯慶二年長孫無忌等議曰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宮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事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先聖宣父

配坐先師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并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詔曰顏子等十人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于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諡為文宣王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須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脩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咸式瞻命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七十子並宜追贈永泰二年脩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　貞

元二年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
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十五年歸崇敬奏釋奠祝版
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爲其禮太重按禮尚父授周武
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後唐
長興三年蔡同文奏勑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
奠宜准郊祀錄各陳脯醢等諸物以祭　周廣順二年
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爲曲阜令賜緋魚袋以顏淵裔
孫顏涉爲曲阜主簿仍勑兗州脩葺祠宇墓側禁樵採
宋初春秋二丁仲冬上丁命官行釋奠如舊典　太
祖建隆三年詔廟門令立戟十六枝　祥符五年詔改

元聖文宣王諡爲至聖文宣王避聖祖名也　仁宗景
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爲衍
聖公　神宗熙寧八年判監常秩等言文宣王冕用九
旒顏子以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
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元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
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　七年禮部
言乞以鄒國公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揚雄韓愈並從
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從之封伯爵頒行天下
學廟塑像春秋釋奠行禮　元祐三年太常寺言國子
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

一列雖坐次稍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
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
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從之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鎭圭並如王
者之制　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請改
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繪頒之天下執圭列戟並
從王者制度　徽宗時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設位
於鄒國公之次　欽宗靖康元年楊時言王安石學術
之謬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詔王安石依鄭康成

例從祀　紹興十三年上幸學止輦大成殿外入幄羣
臣班列於庭上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
如常儀　宋度宗咸淳三年帝釋奠於孔子以顏淵曾
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從祀又陞顓孫師於十
哲　元世祖中統二年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月朔
釋奠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十年大都
宣聖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明洪武元
年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定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
香遣官祭於國子學　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器禮物
各置高案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磁器牲用熟樂舞生擇

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預敎習之　十五年
詔天下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
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永樂八年令天下文廟
聖賢衣冠繪塑不合古制者悉改正　二十八年黜莽
大夫揚雄進漢董仲舒從祀　正統元年令刊印儒學
從祀先賢名爵位次頒行天下永爲遵守　二年以宋
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　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
釋老宮　又定祭丁品物其不係出産者鹿兔以羊代
榛栗以土産果品代　八年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
從祀　景泰六年以兩廡祭品儉薄從太常寺奏增豕

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及行南
京國學一例增設　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爲廣川伯
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沈爲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
十二年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各爲十二　弘治九年追
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　世宗嘉靖九年上用大學
士張孚敬等議釐正祀典撤去塑像改大成至聖文宣
王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亞聖孟子神位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
稱先賢某子神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神位凡舊
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

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
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
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
法也

釋奠二

【原】尊師　貴齒（唐尼釋奠詩曰敎書講業研幾通理奠師重道釋奠業祀德成敎倫執云不祉）　表曙詩曰南庠青衿東學尚規畢下問律禮師臣圓冠濟濟方領矩步　重道　崇儒

上見頌延之師王釋奠詩下　肆業　講藝（鬻曙詩業業鋒奠義秀始韶音肄奏終舍）

譏閒起於夏禹取詩下晉容儀賓需詩者　立學　啓庠（上通詳典）

柔表王倩人達詩暮徵蓁吉序師尊訓庾嘉欽載柔　泰道暢禮備樂俗啓庠選俊博學　祭

菜　舞成（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釋菜釋奠一注）　齋齋　濟濟

王胡之表曰伏承作遵古典以令月吉日釋奠先聖王臣民之循風藏悅臣宿嬰重患不獲陪列觀盛釋穆

揖之客似望雲下見傳漢成頌伏枕　陳牲　釋菜（李朝諸山北濟澤西南帝）

曰師氏陳牲下妻詳奠釋神具奠一辭止　禮師　尚齒（學庠如頌彼泉曰流）

不發不運議業終師承天釋頌奠乃升昔觀孔新顏誰上下周惟帝堯自雍

雜其來肅嘉其見何禮承天頌乃昔孔顏夢周下

天由義異代同行經講尚台研　尊道　悅學（潘尼詩留精儒）

贊讚理道貴崇業修尊尚齒　

御敕悅古誠尊之道運心下問鐵以金聲玉振

如川之升如敬之運何承天下詩貴中宣明徽光音以乃潘尼詩

氏事昧早情禮明發明發伊何詩　採幽　論奧（乃潘尼延台頌）

悅學崇儒顧言西雍延想沂來

保乃命學臣探幽窮賾鄙孔敬知新

綵析蓍芒賦納以言籠辭孔家管書並溫和數樂義揚

師臣　曾子（上詳貴齒下詳尊道注）　觀禮　講經（於上國下學釋觀奠）

其禮也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徧親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不躬親【增】習舞發
歌奠並詳釋一待致諸子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
合藝鄭注云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舍即釋也采讀為菜惟享仲
尼范堅書問馬東曰漢代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答曰若如來者之談亦當憲章堯舜
文武豈惟周公乎【原】兩楹之奠禮記祀事兩楹之奠三獻之儀式
遵前典　敬享先師　序蕭於虞庠　展義於禰廟

釋奠三

【原】詩宋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詩曰國尚師位家崇儒
門業道綿德講藝立言俊明爽曙達義茲昏永瞻先覺
顧惟後昆虞庠飾館睿圖炳睟懷仁景集抱智麕至踵

門陳書躡屨獻器澡身玄淵宅心道秘伊昔周儲聿光
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經志正殿虛
筵司分簡日尚席函文丞疑奉職侍言稱辭惇史秉筆
妙識幾音王載有述肆義方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
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獻終纍吉即宮廣宴堂設
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徹皇戚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
弁　齊蕭子良詩曰霜輕流日風送夕雲雕簷結綵綺
井生文四蓮合旨八簋舒芬　王儉詩曰禮惟國幹義
實民端身由業澡世以敎安金鎔乃器水術伊瀾漸芳
則馥履冰固寒替宗務時頫宮善誘荅此含生蹐彼仁

壽潯移雅缺歷茲永久遊藝莫師獨學誰友三兆戒晨
八鸞警旦風動萬宮雲棲參館禮邁仁周樂超英漢神
保爰格祝史斯贊彎邑既終德馨是與降冕上庠升宴
東序槐宰金貞藩維玉舉時彥華華國胄楚楚　梁任
昉詩曰在昔歸運阻亂弘多夷山製宇盪海為家風雲
改族日月增華欽聖茲遠懷道茲沖踐言動俗果行移
風進往一簣啓或三蒙冰實因水金亦在鎔惟神知化
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後昆告奠明祀觀道聖門日
月不息師表常尊　沈約詩曰尊學尚矣道亦遐哉啓
圖觀祕闢苑興才事高東序義邁雲臺峩峩德傳灼灼

英台復禮曲臺反樂宣榭闕文內舉韜軒外駕結朋千
里從師百舍墜典必脩闕祀咸薦迴鑾獻爵擬金委奠
肆士辨儀胥人掌縣髮鬣神蹤徘徊靈睠　又為南郡
王侍太子釋奠宴詩曰陵季相沿訓隨世殆政缺雅乖
風離化改禮亡枉席樂沈河海二雍靡構四教誰採瞻
宸並峻義屬重離橫書清道晦彼生知　又詩曰義重
師匡業貴虛受襄野順風西河杜帚表跡虧光降情迴
首道御百靈神行萬有尊學尚矣繼列傳徽旗章或舛
茲道莫違自堂及室異軫同歸洋洋化範楚楚儒衣
【原】頌晉傅咸頌曰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

發蒙謙以謝禮靡事不恭企玆良辰卜近于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酬聖功鬱鬯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祗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冑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伊始　潘尼頌曰三光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沈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聖容穆穆侍講闕闈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曰皇儲后體神含幾兆吉先見知來動徵　陳徐伯陽頌曰穆穆皇儲峩峩副主道尊主鬯德崇監撫春誦夏絃冬書秋羽漢召趙幄周朝問豎翔集禮闈逍遥義府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籯洙泗興業闕里增榮青槐陰市元冕飛纓

原 文 晉庾亮祭孔子文曰維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詩書煥於唐虞憲章盛於文武然後黎元時雍彝倫攸叙幽厲顛構王綱絶紀高岸爲谷六合錯否上凌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恥公以元聖之靈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乖流秦雖慢道漢聿孔修洎我皇晉仰欽大猷宗聖既建禋胥俾侯令月吉辰祗陳大禮磬筦鏘鏘威儀濟濟嘉奠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梁元帝祭文曰粵若宗師猗歟　聖維岳降神維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鏡　又祭顏子文曰欽哉體一亞彼至人作分介石時知落驎不先稱寶席上爲珍致虛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陸倕祭孔子文曰於惟上德是曰聖眞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善誘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敷民道尊功倍德溥化光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州郡學一 增 武學

原 物理論曰學者植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　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增 王制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注此庠謂鄉學也疏云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初時耆老會于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即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也　又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注移名於司徒也　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

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原】尚書大傳曰耰鉏已
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學十歲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
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增】三禮義宗周人又
以虞氏之庠爲六鄉之學夏氏之序爲六遂之學亦以
序爲黨學謝爲州學鄉學在郊之外遂學在遠郊之上
儀禮云州學名豫鄭注云豫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
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學非也周禮州學爲序者字之誤
也序庠制有室豫制無室　禮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
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原】

漢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敎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增】漢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敎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
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
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郡生皆成
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
爲除更由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
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
行者與俱使傳敎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
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
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
郡國曰學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
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宮
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世宗建武六年李忠爲
丹陽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
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原】續漢書曰明帝永平
二年上始帥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 【增】明帝
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

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韓延壽守潁川敎以禮讓令文
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從爲東郡延壽爲吏上禮義
好古敎化所至必聘賢士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宮春秋
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遜　寇恂爲汝南太守脩
學校敎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任延爲
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
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鮑
德爲南陽守脩起黌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享
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原】魯丕爲趙相
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商遂上言

詔下詰丕丕奏曰學宮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增〕魏明帝時高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州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　晉虞溥為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陟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

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　穆帝永和中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宜脩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梁武帝選學生造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後魏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北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被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郡州官人驅使縱有游情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亦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隋仁壽元年詔廢州縣學煬帝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初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

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以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以書省　武德二年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重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有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里皆置學焉　常袞建中初觀察福建始閩人未知學袞為設鄉校使作文親講導與鈞禮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後閩人春秋配享袞於學宮　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

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仁宗即位之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其後諸旁郡多願立學者詔悉可之稍增賜之田如兗州由是學校之設徧天下　慶曆四年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者百日而止　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弟子前後以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

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出而並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者由講習有素也　五年詔曰頃者嘗詔方夏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遊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閭浸不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輙容非本土人居止聽習若吏以繕脩為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　神宗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仍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近日選為京朝官有學行可為人師者堂除

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為學糧仍置小學教授　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徽宗崇寧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熈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絀之宜禁止詔可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見訴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除籍則其倖免已多矣請初試補入縣學人並篋試以別偽

冒從之　明洪武初令在京府學生員六十人在外府
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生員聽
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家差徭二丁　二十年令增廣生
員不拘額數　二十七年令武官舍餘年十五以下許
入府州縣學讀書、宣德七年令衛所官舍軍餘俊秀
者許入附近府州縣學聽赴本處鄉試　正統元年生
員名缺許本處官員軍民之家及社學俊秀無過犯者
選補　十二年奏准生員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
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名缺一體考選應試
景泰三年各處軍生許考補廩膳照例科貢　十七

年土官嫡子許入附近儒學　弘治七年奏准廩膳有
缺務於增廣內考補不許將別學增廣調補　原魏名
臣奏曰蔣濟奏學者不恭肅慢者黜酒好訟罰飲水三
升　任豫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經火災蜀郡
太守高朕脩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像及禮器瑞物
增武學宋慶曆二年十二月詔兩制舉官爲官學教授
三年五月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教授
其年八月罷武學　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
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仁宗嘗建武學既而中輟
請復之詔置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知兵者爲教授凡

使臣未參班及門蔭草澤試人材弓馬應格方入學給
常膳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足
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肄習及三年考
其藝補班行以兵部郎中韓縝判學郭固同判閏七月
五日詔學生限百人十日蔡碩試邊策爲教授九月詔
試大義十道　靖國元年續脩敕令格式大觀二年十
一月詔上舍生三取一限百人政和二年詔外舍生稱
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　淳熙四年幸武學十六年
改堂名立武然郡國未之立也慶元五年詔即諸州學
置武士齋官按武藝　設武科以取士有周道焉所謂

貫革之射息說劒搢笏冕衣裳在西學皆俊遊也　古
者干籥皆學於東序貍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
也

州郡學二

原米廩禮明堂詳學一師門應璩答韓文憲書昔公孫弘皓首入學詣郭五十站步師門
泗上文中子孔子備道魯衛之聞教化洙泗之上稷下齊喜志林尸有稷山館其下以
周游學士因以爲名詩都獻內呼奇稷下啓微杜預七堤營辟雍以崇壇制序序以學敬詠
術傳數七敎學上雲集以詠聖衛聯師儒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
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訓文學庠序訓詳學一游
鄉校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 升孔堂 世說
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像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
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差近石正色
博士云顏原回原憲也王以甕賈為戶牖
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編語人劉孝 通一經
標明帝詔曰世之賞文欲敬而變亂以來不以學德驗絕後于
生進趣不由典謨豈以尊未治特進用者不
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 飭百行
高第者亟用之其浮華不任教者皆罷退之
孔馭與了書曰子敬在學以筋百行也
者所以飭百行也學
多聚生徒 宋書宗慤傳中興以來學為本論
博求儒術 宋書禮志為起立學校表為博求儒術
起立學校劉表為荊州牧 博求儒術
管中興已循書起立學校博求儒術
使學中興已餘書禮志行為之士莫令不在學
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宗學教之士莫令在郡大有學舍舉者也
六合學大行自中興以來宗學教之士莫令在郡大有學舍舉者也
交州人賓客石以為供一出私錢作舍
手錄人采賓石以為供一出私錢作舍
生課論五經又起 簡奇擢秀 秀傳宋穎寳奇擢 安學親
學舍功用廣 賢講智擢

師 禮學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命曰斅學半其此之謂乎
鼓篋孫業 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注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之經孫順也
博喻為師 禮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講肆 詩書之學 小王制林學士
天子立學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立學四郊之學 周
文 王立學學四郊 春秋八歲入小學
教化之處 一詳學
天子命教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
翁立學 一詳學
博士考課 學令博士助教以考課等級
脩廟得壁 一詳學 起
屋行禮 一詳學
增建蜀學 倡閩學 學止一詳
起贊舍 學止
崇儒雅 後漢秦彭遷山陽太守崇好儒雅敦明學校
下車脩教 以身
一
為詩 唐記若水
書 記為人紙 蘭陽錫知 鎮州經籍 蕭何錫下
潭州 賜諸生
書孝友傳 唐李賀 刺史州仁 之數還 郡其學 興表
劉文公石室 劉宜舍 其知 州經學 漢文 翁建 孔子 堂以 廟中 宮有 置宮室 之在 與有 學者
親嶽麓書院 朝廷 宋賜 知州 學宮 士子 朱熹 經書 數千 卷院 人真 宗
學倡於南京 宋南京 立學 天子 下校 延天 學士 范仲 淹
學冠於諸郡 宋胡 瑗湖 州學 規模 不足 以賓 州學 之冠 其規 模
原子衿刺廢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小雅盡廢 學不可
廢 敎所由興 學立膠庠 士分選造 將崇洙泗
之風 必立膠庠之學 君將化人學實為本 官能
宿業敎之所興 化民成俗學則為先 官苟非人敎

所由廢
增武學 名將圖形 唐書中宗時建武成王廟以古名將十人從祀其後德宗時命史館考定古今名將六十四人圖形於廟
學官進秩 宋主簿立武學以學官進秩
詔升管仲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武成王廟升管仲於殿上
詔復武學 宋仁宗慶曆三年詔置武學
乞興武學 宋胡瑗乞興武學以講知兵之書
蔡京談兵 宋蔡京上書請興武學
德之論陣 宋德之
論戰守 詔宋
八 一

思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以和議不從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不歸

掌兵書四明志武學置博士學諭各二人掌以兵書弓馬武藝訓誘學者

州郡學三

【原】頌　後漢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辭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　魏曹植學宮頌曰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予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元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陵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又孔子廟頌曰脩復舊廟豐其甍宇華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阻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原】記　魏王粲荊州文學記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為禮樂以淑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志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湧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俊髦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蕃廡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詔宋傅亮立學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啟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蕪講誦茂闕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於地今王略遠覃華域清晏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被儒官弘振國學

表宋鄭鮮之請立學表曰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頹業以迴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

者清津懷寶者剖和　梁簡文帝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曰臣聞瞻彼緝弧既須良冶相諸筍玉猶藉他山故沮洳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爲貴下帷投斧昔人以爲精力棄竿委麦先哲以爲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爲之妙說話郊講道不勞賈生之議就陽啟位無待公玉之圖願得齒年國胄隨肩選造　元帝請於州立學校表曰臣聞公宮之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護[illegible]絳永籥之道行焉黌塾茲備離經之志辨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洎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神輸道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導九州容城爲曆興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鍾之琯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豈能暴以秋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原啟梁王僧孺爲蕭監利求入學啟曰竊以矯首伺飛不如修弋究足念遠莫若騎驢故樸斲成於丹雘篠簜資於括羽敢因萃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簣學海漸

其微流　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啟曰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元人悅陶鑄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勤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替室衢墊側有阙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費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增】教 晉湛方生修學校教曰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 梁元帝命學生教曰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爲盛事況吾親承天旨闡禮閱詩方欲化行南國被於西楚

鄉飲酒一

【增】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爲之鄉射 【原】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朝服者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乃席賓主人介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西不屬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於房戶間元酒在西元酒在西上也設洗於阼階東面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也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退遜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西階上位也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

于薦西卒爵興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也忠信爲周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觶於薦西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介右降尊就卑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亦北下賓介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也介不自酌下賓也酒者賓主共之介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卒爵興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者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也言

三人則衆賓多矣賤者禮簡也主人拜送于衆賓席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彌階也每一人獻
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揖讓升席即設
席於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正長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
雅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者也以笙吹此
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今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一吹也六者小雅乃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也
周南召南國風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蓋美詩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
告於賓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
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
面坐奠觶退共音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
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坐奠觶于其所退立於觶南洗觶奠之
示潔敬也立於其南以察衆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
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也主人受觶賓拜送於
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
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
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又以序相酬也司正退立於序端
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司正

降復位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於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
於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遂徹俎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
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
而止也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宴
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
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
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鄭康成曰諸
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及
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於王庭曰
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賢能謂飲酒也又云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六十者三豆七
禮儀所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尊老正齒
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
於序先行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大夫飲
國中賢者亦用鄉飲酒之禮故王制又有習射尚功
習鄉尚齒之法也射寶正飲酒之法也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
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
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
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
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
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共樽者人臣卑不專大惠
[illegible]尊有玄酒貴其質也教人不忘本也本古也古者無酒用

水巳而牲用狗亨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狗擇王人差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羹私可以自也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二賓象天三光之於天也又曰介賓以象大月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天人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以東成主人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朝乃飲夕而罷其正也終遂相充備此鄉飲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

增 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注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儀禮篇飲酒賓舉之法是也　黨正以禮

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是也建亥之月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建亥之月為之　射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注先行飲酒禮疏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　鄉射禮主人戒賓乃請不謀賓者時不敘賢能事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也有序賓之禮略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之間者此射於序釋士射于序鄉飲酒在庠以庠無室序有室也　秋官萍氏幾酒注苛察沽買過多及莫時者疏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是其時也

原 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增 伏湛傳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禮時建武五年也　李忠守丹陽春秋鄉飲選用明經以變越俗

原 晉武帝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復令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

禮【增】唐貞觀六年詔天下行鄉飲酒禮【原】又詔錄鄉飲酒禮一卷頒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人知敬讓【增】禮樂志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悌旌表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爲主人先名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次爲介次爲衆賓與之行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次爲介爲三賓爲衆賓如鄉飲酒禮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疏言臣在州與百姓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二十五年詔貢人

申送行鄉飲禮牲用少牢　選舉志鄉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長少焉　韓琬傳舉茂才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淳化三年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鹿鳴六南陔二嘉魚八崇丘二關雎十鵲巢六五月禮院詳定其儀後不果行　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宴改爲鄉飲酒五年定貢士射儀紹興十三年禮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鄉飲酒矩範儀制請編下郡國令取明州已行儀

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可其禮有主賓僎介三賓有肅賓序賓祭酒主獻賓酬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旣及約束九事十七年國子監請令郡縣於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十六年詔行於里社者聽之俱見玉海　明大誥云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罪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　洪武

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律期於申明朝廷之法敦敘長幼之節　五年奏定鄉飲酒禮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孟冬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爲一會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

圖式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自爲一席坐於上等有因户役差稅遲慢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爲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曾犯奸盜詐僞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笞杖徒流重罪者又爲一席序坐於東門之内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務要分列三等坐次善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圖序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於東南　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　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

介以次長位於西南　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　司正以教職爲之主揚觶以罰　贊禮者以老成生員爲之俱見大明會典

鄉飲酒二

【原】拜賜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速賓明日賓服鄉服拜賜　奏行後漢伏湛詳鄉一　尊賢尚齒禮鄉飲酒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賓尚齒也　少長以齒又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鄭注曰遺猶脫也忘也　嚌肺啐酒儀禮奠爵於薦西取肺以祭嚌之興加於俎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鄉飲酒義曰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爲行禮也　間歌合樂詳鄉飲一　燕樂爵行詳鄉飲一

禮廢序失禮經解篇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　十月斯饗詩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三命不齒雖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　明長幼之序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別貴賤之義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增】殺羔詩朋酒斯享曰殺羔羊注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於房戶間是也　烹狗詳飲一　致潔致敬詳鄉一　祭薦祭酒詳啐酒條一　象三光　象四時並詳鄉一　輔賓輔主詳鄉一　立賓立主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尊長養老　正身安國並詳鄉飲一　在泮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謂也　臨雍晉武帝詳鄉一　人皆知勸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皆知勸

時以爲迂五代李愚爲左僕射是時兵革方異天下多事請州縣貢士行鄉飲酒禮時以之闕不用

【原】既崇嘉事，必慎令儀　將佚老以勞農則合歡而序齒　飲以序賓獻酬無失　鄉惟尚齒長幼有倫　爵以上尊式遵用酒　饗斯㫖酒是法遹詩　五十六十分坐立之儀　東北西南辨介僎之位　始出門以見賓再拜而進　及至階而展禮三讓以升

鄉飲酒三

【原】【賦】晉傅休奕鄉飲酒賦曰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

定小會之常儀今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賔禮雖舊制其教維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賔主百拜貴賤修敘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嚶嚶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敘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養老一

增書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詩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禮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

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凡三皇養老皆引年　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三老五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　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天官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致諸侯之弟也　祭義貴老為其近於親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

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三禮義宗簡民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者但養於大學不養於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於鄉然後養於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者有四皆用天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

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春夏以饗禮爲先秋冬以食禮爲主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養孝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周語班序顛毛以爲紀統　漢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閲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令史嗇夫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武帝建元元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四月詔民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遂其供養　元和二年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間者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其賜榮爵關内侯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稱朕意焉　章帝章和元年詔令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甚違詔書養老之意　安帝以魯丕爲三老又以李充爲三老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虞喜曰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

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旣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孝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御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元紗袍至辟雍大總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酳以次進五更又

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向有司進饌皇帝跪受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徹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存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愼之三老言畢皇帝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

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面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座于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貞觀十五年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十六年幸慶善宮名武功之邵城立節三時豈義四鄉士女七十以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父老爭上壽賜帛有差十八年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賜百歲以上氊被袍各一 開元二年宴京師耆老于含元殿賜九十以上几杖

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高宗顯慶二年幸洛陽賜百歲以上氊衾粟帛四年賜民八十以上氊衾粟帛五年皇后賜婦人八十以上氊衾粟帛 明洪武元年令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差役 十九年令所在有司審者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奏聞貧無產業者八十以上每人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給帛一疋絮五斤其有

田產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亦如之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 尚書大傳齊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治於家六十者治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君曰趨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輭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噎祝哽以食乘車輭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

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 陳祥道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亦非一人矣鄭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 玉海循省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衎故老或賜飲於端闈或迴輿於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舉嘉祀之禮則錫之鳩杖賁之束帛登版授之秩開石窌之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

養老二

原養鄉 養學 養上庠 養右學（並詳養一） 月告存（禮記曰八十月告存鄭注云每月致膳） 日有秩（又曰九十日有秩鄭注云秩常也有常膳） 不侯朝 問就室 燕禮饗禮 深衣燕衣（俱詳養老一） 東序西序（詳養老一） 貴德尚齒（祭義） 先見百年（詳養老一） 存賓 白首（尚書中候） 以介眉壽 以介景福（詩） 羅鳥助生氣（周禮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注云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助養老生氣） 飾鳩賜玉杖（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設羞（禮義說） 老之席（禮記） 養賢臣之老（周禮太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五曰生以馭其福馭注云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王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是也） 致孝 教悌 祝噎 乞言（並詳養老一） 序顛毛（國語） 詢黃髮（書並詳養） 酒（詳養一） 饋七十（公子鮑宋饑年七十音無不饋貽） 設五更（詳養一） 共函杖（伊耆氏共王之齒杖大祭共杖王注尚敬玉其杖也） 授秩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注謂鄭省視之） 肆筵授几（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注緝御者侍御者相續之也） 父事兄事 五豆六豆 五帝養體 三王乞言（並詳養一） 秋授几杖（月令） 秋食耆老（春享孤子而秋食耆老） 杖賜孔光（漢賜孔光靈壽杖） 言乞伏恭（詳養一） 歸乎西伯（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曰盍歸乎來） 養於辟雍（漢禮樂志顯宗祀光武於明堂養老更於辟雍） 合樂養老（記曰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春秋釋奠也） 燕毛序齒

（燕毛所以序齒也） 拜桓榮為五更（後漢永平） 命王祥為三老（晉書） 並詳養一） 教將行於邦國 悌先達於庠序 幸逢尚齒之朝 宜守燕毛之禮 用虞之典 既展禮於上庠 從周之文 乃乞言於東序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二

禮儀部九　祭祀總載

祭祀總載一

增 周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原 尚書
大傳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
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烝烝進也進品物祭天曰燔
柴既祭積薪焚之祭地曰瘞埋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庪(音軌)
懸或庪或懸置之於山祭水曰沉浮投祭水中或浮
或沉祭星曰布布散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

狗云以止風此其遺也是類是禡(莫駕反出詩雅)師祭也類于
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馬祖也將用
馬力必先祭其祖也 增 又曰禘大祭也繹又祭也周
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 原 說文曰除惡之祭曰祓會
福之祭曰禬(會)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曰禓(陽)潔意
以享曰禋以事類祭神曰禷祭司命曰祉(俾利切)祭豕先
曰禮(以灼切)月祭曰祽(子內切) 增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星一四時二寒暑三日四月五水旱六)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又
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原 又曰自成湯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孔安國傳云自帝乙以上無
不顯用有德愛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其宗廟社稷
也 增 又曰八政三曰祀孔安國傳云祀者所以昭孝
事祖通乎神明者也　又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孔安國傳云以祀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　又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天神地祇人鬼)上
下　周禮曰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
其神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 原 又曰凡庶
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又曰太宗伯之職
掌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九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
百物　又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鄭注曰築鬱金煑之和鬯酒也鬱爲草若蘭　又曰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騂牲色
赤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
於北郊及社稷也黝讀爲幽黑也　又曰取蕭祭脂取
羝以軷鄭箋云言后稷即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取蕭草
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
以祭神也　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禮檀弓曰朝

莫日出夕莫逮日注云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又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注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餕至戶內人於戶受餕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尸於堂故曰堂事交乎階謂堂下之人送餕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也　又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謂泲醴齊以明酌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　又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　又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二祀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又曰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增】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原】左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以賜諸侯者也　【增】又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國語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故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　又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天子徧祀羣

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
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原】穀梁傳曰祭者
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家語曰魯
公索氏將祭而亡其下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
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　孔叢子曰元和二年春孝章
皇帝東巡狩還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弟子
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講
論經義【增】漢舊儀曰先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
山川萬神皆古之人也能紀天地五行二氣奉其功以
成人者也故其奉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也非祭

食與土地金木水火石也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
氏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原】王充論衡凡祭祀之義
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也
桓譚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
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羣神躬執羽帔起舞壇前吳
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
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
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越絕書曰越王既往平吳
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未世傳
之萬載　漢書武帝紀曰太初元年十二月帝東臨渤

海望祀蓬萊　又郊祀志曰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
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
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
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
損益圭幣雜異焉　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墉壁道
廣五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沐蘭
湯【增】唐六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
祭　又曰禮部郎中掌五禮之儀一曰吉禮其儀五十
有五（自冬至祀圜丘至王公以下拜掃止）　又曰祠部掌祠祀享祭之事
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

鬼四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
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
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
社稷釋奠為小祀　玉海曰唐舊制每歲大中小祀凡
七十九祭四十五祭皆定日著於祀典三十四祭不定
日辰大卜擇日正月十二祭（自祈穀[illegible]立至九宮貴神）二月十祭（自釋
奠文宣王至懿昭太子廟）四月十祭（自祀青帝至雩祀圜丘）五月四祭（自皇地祇至太
子廟）六月四祭（自祀黃帝至懷德王）七月八祭（自祭白帝至饗太廟）八月七祭（自
釋奠至太子廟）九月二祭（饗明堂告憲宗）十月十祭（自祀黑帝至神州地祇）十

一月六祭(自祀天圜丘至太行攝)十二月六祭(自蜡祭至祭西水井) 玉海曰唐志五禮一曰吉禮天子親祠者二十有四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當其歲則舉其餘二十有二一歲之間不能遍舉則有司攝事其非常祀者有時而行之皇后太子歲行事者各一餘皆有司行事凡歲之常祀二十有二冬至祈穀至享先農大祀中祀無常日者卜小祀則筮皆於太廟 會要曰天寶三載置九宮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乙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又詔曰漢禱八神晉祠六宗惟九宮神實司水旱 玉海曰王璵傳元宗廣脩祠祭璵請築壇東郊祀青帝肅宗乾元二年入相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又紀天寶三載祠九宮貴神於東郊 白帖曰白居易議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禮於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於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於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也

宋史禮志曰五禮之序以吉禮為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中祀九小祀九後增大祀為四十二焉其後神宗改定通舊祀凡九十二 元豐中詳定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

大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勅令格式曰儀禮勅令格式祈禳總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 典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圜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之以英宗配悉罷從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僖祖已祧而復遂為始祖即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盤食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 建炎中命禮部太常裁定每歲以立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冬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大社大稷 玉海曰中興祀典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太祖配)孟春祈穀孟夏雩祀神州地祇(並太宗配)季秋明堂(淳熙十六年改高宗配)感生帝(僖祖配已上宰執充獻官)高禖(青帝配以太昊高辛)朝日(大明)夕月(夜明)九宮貴人熒惑(商丘宣明王配)大社大稷(土正后稷)出火納火祀大辰(宣明王配)蜡祭(東蜡大明配以神農后稷西蜡夜明配以神農南蜡神農無配北蜡神農配以后稷)五方岳瀆(無配)四海四瀆(無配)風雨雷師(無配)先農(神農后稷配)先蠶(無配)至聖文宣王(兗鄒公配)昭烈武成王(留侯配)等十三祭皆為中祀二十七年五月辛卯臣僚建請復為大祀

遼史曰唐十二和樂遼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順和祭

地祇永和享宗廟肅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壽和酌獻飲神餘別用 儀衞志遼國以祭山爲大禮服飾尤盛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靴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靴 天贊三年八月乙酉至烏孤山以鷩祭天甲午次古單于國祭阿里典壓得斯山以麃鹿祭九月庚子拜日於蹛林是月破胡母思山諸番部次業得思以赤牛青馬祭天地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太和元年勅改原廟春秋祭祀稱朝獻 金史志曰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

郊 元史志曰祭祀之儀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岳鎮海瀆使者奉璽書即其處行事稱代 其有司常祠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岳鎮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 元文類禮典世祖立國建元考古昔之制而製服焉冕圭之制祭祀則用之 圖書編高皇帝御製合祭天地樂章、大明會典祠祭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郊廟羣祀之典 祭祀通例國初以郊廟社稷先農俱爲大祀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孔子旗纛爲中祀諸神爲小祀嘉靖中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凡郊廟社稷山川諸神俱天子親祠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若先農旗纛五祀城隍京倉馬祖先賢功臣皆遣官致祭惟帝王陵寢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各王國及有司俱有祀典而王府祀典具在儀司洪武初天下郡縣皆祭三皇後罷止令有司各立壇廟祭社稷風雷雲雨山川城隍孔子旗纛及厲庶人祭里社鄉厲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餘俱禁止 又儀制司王國祀典洪武六年定王國宮城外立宗廟社稷等壇又定凡祭五祀 八編類纂國朝既於方丘以岳鎮海瀆天下山川

從祀復於春秋清明霜降日遣官專祭岳鎮海瀆天下山川於國城之南而以京師及天下城隍附祭焉若夫山川之在王國城隍之在郡縣者則自以時致祭 八編類纂城隍自三國以來因事而祭其立祠則見於唐李德裕之在成都宋以來天下通祀洪武元年令郡縣各立山川壇制與社稷同

祭祀總載二

【原】薦敬 報功上詳祭祀一許愼五經異義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百辟者國君 先有功德於人者故報祭之 騂牡、黝牲毛詩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下詳祭 一祀、七祀、五祭上詳祭祀一袁準正論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

節地也 報德 崇恩 勞酒 蘭湯

變 九成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禮地 賓河

彩壇 紺席

宜社 類帝

三望 六宗

受釐 致福

增 六成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二 祭祀總載 十二

三祀 七獻

禘 拜天

九奠 冰室

燎壇 用日

四立

四郊 三祭

六神

祀鼎 禊祭 巡祭 祭旗

解凍 司寒 膢臘

祭薦 祭酒 祭蝗

祭虎

詩 祀井 貙膢 焚玉帛 實簠簋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三 祭祀總載 十三

奉制書 用雅樂

祠睢上 祠漢河 祀汾陰

祀黑山 祀方明

祀直沽

增 齋有七名

原 以享以祀 是類是禡

八署分理 復三事

太樂五鼓吹六太醫七大卜八廩犧

四院分貯 又太常寺凡備大事之器服有四院各以其物而分貯焉一天府院二御衣院三樂縣院四神廚院

尚赤尚彩 唐六典凡祭器之飾天地之神

用石用玉 唐六典凡祭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廷用玉

祭酒御容 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四年十一月日南至上率羣臣祭酒於景宗御容

飲酎宗廟 太平御覽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徧皇帝自行他祠不出

大祠中祠 南部新書貞元中太常奏每年大中小祠共七十七祭

五等三等 山堂肆考宋太祖於歷代帝王制為五等之享歷代忠臣義士品三等之制權

置太僕 唐六典漢書太僕秦官晉成帝省併宗正宋因晉不置如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省

時登王府 柳宗元監祭使壁記居常則防四方祀貢之物時登於王府

上宰嚴祀 孔帖韓愈詩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

太祝正辭 孔帖李白賦享於神靈太祝正辭庭官精

詩

淳熙祭式 玉海淳熙編類祭祀儀式一卷淳熙六年禮寺編定又一卷載州縣釋奠祈報社稷祀風雨雷師制度六年所頒

崇寧祀儀 熙寧十年正月庚申太常禮院言以慶曆五年以後祠祭沿革參酌編脩成祀儀三卷詔行之元豐復命編脩元祐書成崇寧重加討論名崇寧祀儀

進祀禮圖 八編類纂世宗繁象禋祀大典精臣因進祀禮圖考通叙分合沿革之由禮象設之署式列儀注樂章之繁繪之圖畫準寫成冊

正祀典疏 續文獻通考嘉靖初祝逕在禮部上正祀典疏

祀辰戍月 宋志紹興三年復大火祀以辰戍出納之月祀之

祠戍丑地 山堂肆考郊祀志以丙戍日祠風伯於戍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

前期十日 宋史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廟祀焚烝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誠

距封十里 玉海管子黃帝問伯高對曰山見其榮者封而祭之距封十里爲一壇

祠燕支山 楊炎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西北之巨鎮曰燕支雖唐之三十載封禪爲寧濟公祭靈祠於高麗之陽每歲盛秋率封內以望之素畢神以合之

祠枌榆社 後漢紀章帝章和元年八月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

習儀青城 宋志南郊習儀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

揭燈黃幌 宋志真宗封禪泰山自太平頂黃天門黃幌嶺岱岳覲多壘長年揭燈燈下聯以相參候

太常爲亞獻 唐六典太常卿掌郊廟社稷之事凡國有大禮則贊相禮儀有司攝事則爲之亞獻

光祿爲終獻 又曰光祿卿若三公攝祭則爲之終獻

太祝奉巾帨 又曰凡國有大祭祀皇帝奉匜既盥則奉巾帨

大樂調鐘律 見前

令郡王攝事 文獻通考開元二十七年大廟五享於宗子及郡王中揀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差攝

以御史監祠 玉海柳宗元曰周禮祭僕視祭祀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大祠中祠以御史監祀曰監祭使貞元中更號祠祭使儀復切

王涇郊祀錄 唐志貞元中太常禮院脩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禮壇屋陟降之制爲郊祀錄十卷

彥博明堂記 宋志皇祐中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三十卷

明堂耤田祫享謝式 玉海熙寧七年七月乙巳沈括言奉詔編脩明堂耤田祫享恭謝式今上請明堂祫享二禮從之

慶曆熙寧元祐祀儀 慶曆四年正月辛卯太常禮院上新脩太常新禮四十卷慶曆祀儀六十三卷

脩祀於太廟西門之內

卜日於太廟南門之外

祭祀總載三

原

教敬 周禮大司徒職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致嚴 孝經祭則致其嚴鄭注齋戒沐浴明發不寐

奉禮 祭統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致誠 又云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從約 唐湛云凡臨祭坐以蒲薦青布緣縟其事從約也

得宜 禮稽命徵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穀豐雷雨時至四夷貢物

受福

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鄭注曰賢者之所謂福者受大順之顯名也

主敬 禮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知孝 樂記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鄭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也

觀敬 祭統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三重 又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鄭注武宿夜舞曲名也

十倫 又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沈璧 尚書中候湯降三分璧沈於洛水注曰降下也以三分之璧沈於洛也

湛玉 漢武帝瓠子歌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

【增】**設版** 見前

執麾 唐六典協律郎若大祭祀奏樂於庭則升堂執麾以爲之節制舉麾鼓柷而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止

黑牡 唐六典司僞季冬藏冰祭司寒以黑牡秬黍仲春開冰亦如之

青牛 遼史穆宗紀十三年九月朔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於野次終夕乃罷

明水 宋志中祀以上皆盛明水

看器 宋史慶曆元年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罍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

三飯 注宮于三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

多俎 太平御覽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每太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殺千斤名曰多俎

臘鼓 月令廣義三韓俗以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生見歲時記細腰鼓

節堂 戴埴鼠璞唐節度使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祭節樓迎以鼓角宋有大纛旌節門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

瓿陛 宋志奉禮獻皇展報新禮樂獻陸詠賈卿

鞠場 金因遼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外

牢蔬 孔帖韓愈詩中堂高且新祭牢蔬

鏞管 宋志奉禮歌鏞管琳寧

醵

酒 月令廣義十月上辛命典醵清醴釀冬酒以供臘祀

搏黍 宋志親祀飲福酒范致義豐左食摶黍之說命大官令取黍於嘗擇以擬祝祝接以豆以獻於皇帝而無殺辭

禮料 宋志每祠祭命判寺官醞署禮料送祀所

酒分 宋志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郊廟配位惟有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

摶玉 **振金** 孔帖李德裕上尊號文摶玉積而一獻先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璣實昭臨

【原】**敎之本** 禮君子之敎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敎之本也

仁之至 又云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事神示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鄭注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

正齒位 又黨正職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商曰彤 見祭祀一

周曰繹 見祭祀一

用赤黍 尚書大傳祀用赤黍

載清酤 詩烈祖既載清酤鄭箋云載清酒於尊酌以祼獻

祭四極 尸子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祀五祠士祭其廟

祭五帝 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太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畤

祠五岳 漢舊儀祭五岳祠用三正色牲十月二月皆祭

祀三戶 郊祀志宣帝即位祠三戶山於室

【增】**奉禋歌** 樂志郊祀大禮樂章有奉禋歌

崇祀錄 玉海孫奭纂大宋崇祀錄三十卷

正辭錄 玉海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取祭祀辭舊一百九首增撰八十一首爲正辭錄三卷上之景德元年命李宗諤楊億陳彭年詳定正辭錄

旁通圖 玉海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太常以禱奉神之禮大常簿楊傑集太修祠祭總要

晉祭法 玉海晉祭法晉盧諶撰雜祭法六卷晉范汪撰祭典三卷

唐祀典 會要顯慶二年大祀薦豆十二中祀十小祀八貞元十五年齊抗奏大中小祀七十條

降內香 宋志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凡所告亦內出香嘉祐中裴煜請大祠降御封香中小祠供太府香中祠歲大祠之半小祠歲中

祠之

封御寶 宋史志祝版當進署者並分之秘閣上親署訖御寶封給之

供醁醽 唐六典良醞令若享太廟供其鬱鬯之酒以實六彝若應進者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等酒

請木瓜 太平御覽曹植求祭先王表先王喜食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請木瓜五枚

成天文 易通卦驗冬至祭天於北郊照天下冬至而數說天文於是時鄭注云天文謂三光運行之所以報成也

陰祀日 月令廣義十月朔皇帝與乃祭祖考墓明清明祀同之

不用玉 宋志

餘用竹 宋志凡祀用玉玉用瘞玉海祭祀用竹有司常祀則書之方冊封版

事死如生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祭神如在 論語

黷謂弗欽 尚書說命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祀則亟亟則不敬

一瀆則不敬 其瀆亟則不敬也慢也

常祀不卜 春秋公羊傳曰常祀不卜此郊何以書譏何譏爾卜郊非禮也

大饗不卜 左傳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帝嚳之祀於明堂鄭注其祭五帝也

有報有祈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鄭注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社

莫舉莫廢 曲禮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尚醴尚酒 明堂位殷尚醴周尚酒

祭心祭肝 明堂位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鄭注夏尚黑心主也殷尚白肝盛也周尚赤肺

甸師共蕭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注蕭香蒿也

共接 周禮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廩人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鹽人共鹽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田官納粟 三宮三夫人之祭祀田官共粟

酸酒涗清 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盎齊涗酌鄭注謂以清酒涗之盎齊差清和以清酒

清酒者皆久味相得之而已涗盎齊必和以五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

明水涗齊 郊特牲明水涗齊貴新也又鄭注涗猶清也

雜酒薄祭 後漢書為太尉賈逵

魚椒之祭 楚辭

酌彼行潦 詩泂酌篇

于彼行潦 詩采蘋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薦式蘋藻 左傳蘋蘩薀藻之菜

蘋藻是歆

龍旂承祀 詩閟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

龍旂承糦 詩玄鳥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登歌擊拊 周禮大師小師帥瞽登歌擊拊

下

管擊鼓 詩

穆穆皇皇 周禮保氏

雝雝肅肅 詩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執爨踖踖 詩楚茨執爨踖踖

奉璋峩峩 詩棫樸奉璋峩峩

卜爾百福 詩楚茨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爾萬壽 詩

時萬時億 詩

卜

不

歆不祀 左傳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武帝祠時

高宗肜日 尚書高宗肜日

越有雊雉案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

黃鵠來壇 後漢書章帝紀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幸岱宗柴告既畢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於宮屋

紫氣散殿 漢書宣帝始幸甘泉有紫黃氣從西來散於殿前

赤光入祠 列異傳漢宣帝幸五時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雍城來入祠中

夜光如星 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

左右趨事 毛詩左右趨之傳趨趨也箋文王臨祭祀其容肅肅然敬左右之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也

鼓鐘送尸 又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箋尸節神者也尸出入奏肆夏北堂書鈔鼓鐘送尸者以哀其尸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

文公逆祀 左傳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為禮乎

張寬從祀 益部耆舊傳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

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求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增] **以義以仁** 陳祥道禮書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致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致於疏怠

以祀以養 元文類虞集誠存堂記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

尚質盡誠 文獻通考天寶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著古訓以多為貴著自禮經醇質之儀蓋貴質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

極隆致辨 八編類纂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具致其辨

備三獻官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中統三年即中書省備三獻官大禮使司徒攝祀事

行再生禮 遼聖宗紀四年十月丁酉皇太后行再生禮為帝祭神祈福

蘭蒸椒漿 孔帖李白紫陽義女碑銘蘭蒸椒漿歲事罔缺

餳餅牢丸 月令廣義臺蓋祭法春祀用餳頭鍋餅饅餅牢丸秋冬亦如之

春蘭秋菊 元文類吳澄書李伯時九歌圖後云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

鏤玉縷金 宋志鏤玉更縷金

黑白二牲 遼史聖宗紀四年十二月辛亥以黑

白二牲祭天地

蜡臘異祭 玉燭寶典蜡者報百神臘者祭先祖同日而異祭也

賜菊花酒 遼史聖宗紀四年以重九登於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

設蒲萄酒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冬十月享太廟常設牢禮外益以羊鹿豕蒲萄酒

祀事孔脩 杜甫朝獻太清宮賦嚴良長而成告分祀事而孔脩

祀典無虧 孔帖李白祭九江文牲玉有禮祀典無虧

不能嚴清 韓愈潮州祭神文犧牲酒食器皿觕陋不能嚴清

不為表襮 韓愈南海神廟碑事神以其內外單盡不為表襮

潔心勤禮 柳宗元終南祠堂碑潔心勤禮事賜既精

尊神敬祀 樊仲德淮清廟記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

傴豎俯僂 杜牧黃州祭神文泰擬搢渠傴豎俯僂

髣髴翔坐 宋志明堂大禮樂歌髣髴翔坐百心歲嘉嘏

長其恩愛 韓愈原道篇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助我惻楚 韓愈元和聖德詩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享斷宮覡醉飽招咸見容色戾落入祖侍

祠之臣助我惻楚

獵獸祭廟 月令廣義貙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獵獸祭宗廟

獲禽薦俎 宋志雍熙二年詔

給酒助祭 天中記後魏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徹埋泣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許赤武崇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意以為過享予忽於叟何其恒也潛曰吾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竊食以祭 謝承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譙周祭志 出唐禮志

孟詵祭儀 月令廣義孟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分二至若不暇卜日則止用孟孫

[原] **澤虞共澤物** 周禮澤虞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鄭注澤物之奠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

司烜共明水 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注陳明水以為元酒也明齍謂以明水脩滌粢盛黍稷也

烹人共大羹 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鄭注肉汁不致五味鉶羹加鹽菜矣

雷鼓鼓神祀 又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鄭注雷鼓八面鼓也神

祀祀天神也 路鼓鼓鬼享 鄭注路鼓四面鼓也鬼享宗廟也 增 樂師立
縣閒 元史禮樂志樂師一人運譜一人掌以舉教宮人凡祭立於縣間皆北上相向而立 協律
立楹西 又協律郎凡大祭祀皆法服一人立於殿楹之西東向一人立於縣北通街之西東向以節樂
堂上者主登歌堂下者主宮懸 原 祀上帝於北河 十三州記昔禹治共水既畢乃乘車
到終山祀上帝於北河歸大功於九河也 祭蚩尤於沛庭 漢高帝紀高祖立為沛公祠黃
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 增 祭祀之節有六 玉海禮志凡祭祀之節有六曰
卜日齋戒陳設省牲器奠玉帛宗廟之晨祼進熟饋食 祭祀之名有四 詳祭祀一
屬車八十一乘 蔡邕獨斷曰古者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為八十一乘漢武祠
太乙甘泉皆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 總屋七十一區 宋志器以鑄鼎之地作室成宮
總屋七十一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祠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曰特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

祭祀總載四
原 多儀 書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盡志 祭統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注盡物祭物備也盡於
志號也 思敬 祭思敬 首義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謂失禮也
齋如 祭必齋如也 顒若 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貴氣 郊特牲至敬不享味
而貴氣臭也 求食 左傳鬼猶求食 錫嘏 錫以純嘏大也嘏福也 備禮
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非謂堂神之報以祭祀禮備為福 其吐 左傳神其吐之乎注
吐猶下食中 誰尸 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勞矣 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注勞勞來也
諂也 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為人 左傳祭祀以為人也又為人所福 從生
祭從生者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二簋 易二簋可用享 八樽 祭以疏布巾冪
八樽 八政 洪範八政三曰祀 九式 周禮太宰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注式為則用

之節度 毖祀 周書夙夜毖祀注毖敬也 常祀 四時之常祀 暴浩 注祭用不
足曰暴有餘曰浩 忠敬 禮祭致其忠敬 弔矣 敬之 薦陳 侑
酳 重民敎 周書武成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偕旅山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
曰汝弗能救與注為其僭也 脩歲之首 月令孟春之月脩祭典注國重祭故歲首脩之
用數之仂 禮記祭用數之仂注算今年一年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也 非禮不誠 禱祠
祭祀共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無豐于昵 傅說戒高宗祭祀不當豐厚於親近之廟 於
彼於此 禮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來顧來饗 尸祝過時 祭過
時不祭祀 祝史正辭 傳 著誠致潔 依德享義 齋敬
之心 蘋藻之奠 苟失其儀 是誣於祭 鬼神饗
德 祭祀貴誠 禮崇明祀 神享至誠 克禮克祀

是享是宜 鼎俎既陳 籩豆既設 致其誠信
潔以馨香 齋莊之色 怵惕之心 儼恪之儀 敬
齋之色 愼抑抑之儀 降穰穰之福 仰得一之靈
降時萬之福 正若思之貌 仰如在之神 苟非
蘋藻之誠 是用秋稈之禮 苟祭典之有乖 在禮
容而寔取 增 宗廟崇儀 禴嘗明祀 欽若天地、
虔奉廟祧 黍稷維馨 籩豆有楚 霜露既零 春
秋匪懈 爰脩饗祀 載展牲牷、備其鼎俎 潔爾
牛羊 先祖是皇 神明其德 陟降彤庭 往來黃
道 是蒸是享 孔惠孔時 以介壽祺 聿流曾慶

靈承無斁　駿奔有容　三獻禮終　九成樂作
紫煙晝升　靈光下燭　禮備多儀　樂成九變　報
本克禋　順時脩祭　雕豆玉觴　青圭紺席　鼎氣
歆雲　神光燭地　珪組旣陳　酒醴皆潔　克脩羣
祀　大合百神　上祇明命　下達精誠　率由舊章
敬恭明祀　虔奉犧牲　躬奠珪璧　備殷薦之容
行昭報之禮　長朱草於畬除　産靈芝於廟柱
表勤昭事之心　載展奉先之意　黍上日而恭饗
奉高禋而肅事　諸侯駿奔以助祭　百靈肸蠁而降
祥　禴享克祠於百物　望秩備禮於四方　聖人垂

還坐之規　明王制齋心之地　瑞氣蜿蜒於數刻
祥光熠爚於旋罘　郊秋歲奉於嚴禋　宗廟時脩其
明薦　禮官博士分典斯務　庖人尸祝各守是司
列黍稷而馨感明靈　奏和樂而聲聞霄漢　霜露之
感永切孝思　禋燎之儀每勤精意　祇見宗廟情極
於孝思　有事郊丘義崇於嚴配　祀事孔明必先於
酒醴　神其戾止亦在於馨香　蘩纓藻帶燦爛於祭
容　孤竹雲和鏗鏘於聲律　祝史正辭孚聖德於上
帝　牲牷肥腯降景福於明神　精靈不測有上下之
神祇　誠敬無文有春秋之禴祀　執觚奉爵禮必祖

乎敬恭　藉茅設洗事無忘於豊潔　入戶儼然感四
時而展敬　祭神如在瞻一廟以式思　玉瓚黃流躬
涖四時之祭　龍袞元冕力還三代之儀　繩直準平
驗考工之斤斧　芒寒色正炯清廟之星辰　聆夫磬
管知律呂之克諧　列彼苾芬信幽明之允叶　魯蜡
有乖仲尼聞而發歎　漢紀多僻匡衡陳其用祥　潔
以新樽冀精誠之可達　歆於明德知黍稷之非馨
祥風入候當乎八變之般　瑞日揚輝屬乎三獻之始

祭祀總載五

【原】賦　魏孫該三公山下祠賦曰趙國元氏縣西界有六
神祠吾覩其一焉在陘山之陽即三公祠焉崇堂既峻
危閣造雲檽軒臨萬仞之壑土木被丹藻之華是時寓
目永日夕宿東序召彼故老訊之舊典云棟宇初興七
十載三台耀靈實降甘雨夫山以有形為神神以無形
為主若乃歊烝於上雷動於下公田稚於多黍婺婦利

其滯穗亦茲邦之所以報歷葉不輟也於是援筆作賦
招神靈之有憑壯夏屋之弘麗其詞曰坤作地勢恒岳
吐精布濩磥砐上秀太清三后贊事兩師不寧有渰淒
淒潤我羣生先人諒德圖象垂形考之舊史典謨無聲
【增】唐杜甫朝獻太清宮賦曰太乙奉引庖犧左右堯

步舜趨禹馳湯驟譽曾宮之嵂崒圻元氣以經構斷崇
雲而竦檣撫流沙而承霤紛墮珠而陷碧爓波錦而浪
繡森青冥而欲雨艴光炯而初晝於是翠黈俄的藻秸
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
幸辯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閒於粢盛羽客先來於介冑
欒皇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
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肸蠁之有憑
肅風飈而作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佩
於曾顏孔之一作　蓋歆以颯纚中㳙㳙以迴復外藹藹而
未已　宋張耒大禮慶成賦曰天子方端而虛僞而一

多儀未畢精意巳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
讋鬼愕望騰精以燭宵兮元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互震
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於進
趨表於形容工祝具舉萬炬畢融上捻熒惑旁燦燭龍
近爲朝暘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陟降旣周燎
煙始升奔星走虹奉辭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鶩兮祝融
焜煌而上征闢閶闔兮闞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
蓋兮方獻輿岳輸固兮溟效濡
宗 詩梁簡文帝和蕭東陽祀七里廟詩曰萬里實幽宗
三神亦天構豈謂木石精斯乃山川守遠來太白旗遥

徵青鳥候以茲敬弗怠方知敎應富　陳周弘讓春夜
醮五岳圖文詩曰夜靜瓊筵謐月出杏壇明香煙百和
吐燈色九微清五岳移龍駕十洲廻鳳笙目想靈人格
心屬羽衣輕蕙肴薦神饗桂醑達遥誠熙然聊自得挹
酒念浮生　陳叔達州城西園入齋祠社詩曰升壇預
潔祀詰早肅分司達氣風霜積登光日色遲震敎先八
政陽和秩四時旂年服垂冕告幣動褰帷瘞地尊餘奠
人天庶有資椒蘭卒清酌簠簋徹香萁折俎分歸胙充
庭降受釐方憑知禮節况奉化雍熙　楊愼從駕祀麓
山廟詩曰聖德憂民瘼麾旆謁山靈畫舫泛北渚文馬

待東平春浦戈鋋照寒林鐃吹鳴依稀長安驛蕭條都
尉城井泉能共動江帆得分行窗幽細綱合階靜落花
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巳遷鶯菲菲蘭俎馥淡淡桂樽清
銀塘日影盡玉座舞衣輕　周庾信老子廟詩曰三門
臨苦縣九井對靈溪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行當别
關吏直向流沙西 增 唐明皇經魯祭孔子詩曰夫子
何爲者棲棲一代中地由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
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杜甫謁
元元皇帝廟詩曰配極元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
禮掌節鎭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傍山河扶繡戶

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
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絶
動宮墻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
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
床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儲光羲尚書省受誓誡詩曰皇家有恒憲齋祭崇明
祀嚴車伊洛間受誓文昌裏沈沈雲閣見稍稍城烏起
曙色照衣冠虛堂鳴劒履徘徊念私覿悵望臨清汜
李希仲東皇太一祠詩曰吉日初齋戒靈符穆上皇焚
香布瑤席鳴佩奠椒漿緩舞花飛滿清歌水去長回波

送神曲雲雨滿瀟湘　儲光羲祭風伯壇詩曰聖主御
青春綸言命使臣將脩風伯祀更福太平身帝幕宵聯
事壇場曉降神帝心矜動物非爲屬車人　曹唐三年
冬大禮詩曰太一天壇降紫君屬車龍鶴夜成羣春浮
玉藻寒初落露拂金莖曙欲分三代樂迴風入律四溟
歌駐水成文千宮不動旌旗下日照南山萬樹雲　宋
王珪大饗明堂慶成詩曰皇祐更秋律明堂奉帝禋粢
盛雖薦德霜露本懷親於赫朝二后無文秩百神九筵
交玉幣重屋近星辰邃幄留飈御清壇墮月津衣冠漢
儀舊金石舜韶新受胙開宣室鳴鐘降紫宸羣陰光復

旦協氣斗迴春靈貺叢千祀豐恩滲四垠慚非老辭筆
徒學煥堯文　蘇軾扈從景靈宮詩曰風伯前驅清宿
霧祝融驂乘破朝寒英姿聯璧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
鸞　明黃裳立春奉祀太乙詩曰九霄香露降龍衣隱
隱霓旌下紫微十雨五風春意好已知消息曉來歸
汪廣洋大祀詩曰掃地事明薦穹廬列周行鼓鐘宿在
縣玉帛粲陳筐陶匏湛醴齊大登具牛羊匪侈禮物豐
貴在誠意將川岳永流峙風雲倏低昂神靈符肸蠁
假達禮鄉　李夢陽靈濟宮詩曰慫恿精靈託呼噓霹
靂隨先皇親議號繼聖必脩祠爵陟王侯上尊同帝者

司琳瑯搖繡栱松柏蔭丹墀瓶內金花湧龕前紫鳳垂
晴還日月祕暝則鬼神悲五帝非無術千齡今見誰
又赴郊觀宿詩曰城邊水色淨春茅苑外鶯啼拂露梢
萬戶煙花臨複道九天宮殿鎖南郊霓旌夜發清溪繞
綵仗神飛碧樹交身到鈞天渾不解坐聞仙樂下雲旓
又桂殿詩曰桂殿芝房曙色通垂垂苑柳綠烟中桑
乾斜映千門月碣石長吹萬里風已有金吾嚴御陌遙
傳玉輅下齋宮侍臣鵠立松陰裏時倚紅雲望碧空
于慎行陪祀西郊詩曰絳節移秋苑瑤壇夕月明百靈
森屬蹕九奏移龍笙明水珠英落蘭陵玉斚行辛毀

舊秩少采達遥誠肅肅瑶臺静沈沈桂影清凉風開輦
道燈火入西城　蔡汝楠紫微宫行祈祝禮詩曰行趍
紫微闕儼是北辰居灝氣通王屋元風徹禁廬神祇猶
望幸雲雨為前驅將命叨成禮端章叩玉虚
增 歌漢安世房中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
樂充宫廷分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鸞鸞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元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
緯冥冥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懐大山崔
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晉傅休奕祀天地五郊迎送
神歌辭曰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

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格享福
無疆　原 梁江淹牲出入歌辭曰祝詳史具禮備樂薦
有牲在陳有鼓在懸騰燭象星奔水類電郊燎夙戒騶
彼乘騊以伺質明以申神宴　又薦豆毛血歌辭曰時
恭時祀有物有則伊我上聖實抱明德犧象交陳欝構
四塞泰惟嘉穀酒惟元黙薦通蒼昊慶覃黎黑願靈之
降祚家佑國　又奏宣列之樂歌辭曰殷崇配天周尊
明祀瑞合汾陰多同泰時青纂雲舒丹殿霞起二曜惟
新五精告始於以饗之景福是履
原 宋晉稽含祖道賦序曰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

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於大
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
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
道者吉凶皆名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皆還則
稱名於階庭或云百世遠祖名皆凋滅墳塋不復存其
銘表遊魂不得托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
麾揚絑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衆祖之來憑盖有兩
端俯嘆壯觀乃述而賦之
增 文漢光武祭告天地羣神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

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
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
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僉
曰皇天上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漢昭烈祭告天地
神祇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用元牡
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
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
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
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
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

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
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命又懼漢邦將湮
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
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原】晉殷允祭徐
孺子文曰惟豫章太守殷君謹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
生惟君資純元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遥
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負褐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攜虛
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
遺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為重蘋藻是
歆實過牲牢　王愉祭徐聘士文曰豫章徐先生陶精

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捿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羣動
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
生者抑亦當之矣限兹遐路無由造敬係佇靈宇乃情
依依故貢薄祀昭述宿心神而有靈倘垂尚饗　周穎
文祭梁鴻文曰晉隆安四年陳郡周穎文以蘊藻行潦
祠於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箕潁塵垢雕俗骨秀風霜
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絶陪臣之録遂負策周魯
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絶倫孤立莫和者也後
學撫牘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
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苟蹤迹而

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陶潛自祭文曰歲惟丁未律中
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
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
自子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已達運命疇
能罔眷予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
得終奚所復戀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寂寂我行蕭蕭墓
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
死如之何　宋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
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曾若先生逢辰之缺　【增】謝惠
連祖祭弟文曰閩棺窮野啟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

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蕭閒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
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
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慟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
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
燕沒望歸魂令龜告兆祖櫬東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
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原】齊卞伯玉祭孫叔敖文曰謹
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荊理無
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效誠超超夫子淡矣道
情自心伊貴人爵靡英芳風如蕭清響如損景矣行役
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記憤睢陽靈封頹基丘塋榛荒幽

幽神道為有為亡徘徊永念悽矣其傷【增】任孝恭祭
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
方塼而不記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廻終迷
庚癸之向近此伽藍實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
謂綸繩所用遂沒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
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畋以衣冠
廣武授尸漢王加其轊櫝輒勸彼山虞覆頹隍於舊趾
命茲匠者修及壞於故林還蠖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
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廻勿徙庶幽魂遊
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唐柳識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酹文曰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
胚渾入於鴻濛雲游鳥還翦髮和風當時帝道已辛滋
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
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
流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
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
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
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乎後之清風人登
雲嶺多憶箕潁猗歟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
馨　黃晞祭左丘明文曰天地何私鍾才特殊胸羅萬

象氣函八隅堯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
周屛魯惨玉石混淪仲尼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雷
熠霞鋪浮忠暴孝賊姦磔訣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
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粲如後俗荒醇履徒迷
途跬步咫尺荊棘扶疎鄒夾公穀不式不謨侵官盜位
犯禁儺章指白為赤驚聲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
聖作古降聖冀區四子於是祈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
牽拘病在膏髓徒言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駿元
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橫流展圖大年倏臻平原罔虞
凜然千祀清風襲子時移事遠迷終反初陸淳啖趙猜

吠空虛黃鍾成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氣跦跦㝵跉
憩弱吻齦乳濡張唇哆齒啊嗒喋嚅狂聖姝厲嗇鑣並
驅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為師
孰後為徒更唱迭和蠅喧蝶吁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三

禮儀部十 薦新 祈禱 齋 沐浴附 祈禳

薦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開元禮薦新物五十餘品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　元豐中詳定郊廟禮文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麕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

薦二

【原】開冰 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薦鮪 又季春天子乘舟薦鮪於寢廟鄭注進時美物也

【增】薦冰 唐六典太常卿凡仲春薦冰及四時品物甘滋新成者皆薦焉

薦果 遼史太宗紀五年七月戊子薦時果於太祖廟

神廚 文獻通考開元禮薦新之日太廟令率齋郎灑掃廟內大官先頒所薦之物於神廚

影堂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薦新增用影堂品物羊羔炙魚饅頭餡子西域湯餅圓米粥沙糖飯黃每月用以配薦

般事 唐志彭景直疏今諸陵朔望食則近於古之般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

臘祭 文獻通考蜀譙周禮祭集志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皆月薦加薦以衆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凡五穀新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

玉瓚 詩大雅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銀籠 杜甫詩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

【原】以仲月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如朔奠 薦新如朔奠

羞含桃 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獻櫻桃 漢書叔孫通傳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以彘嘗麥 月令孟夏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注麥之新氣尤盛以彘嘗之散其熱也彘水畜也

以犬嘗麻 又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鄭注麻始熟也

嘗新先薦 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無田則薦 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薦韭薦稻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配羊配豚 又云韭以羊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配也

元保珍新 宋書羊元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

張沖菜果 齊書張沖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事沖以遣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

【增】有司行事 文獻通考隋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不出神主

內臣行禮 文獻通考元豐八年太常寺言治平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惟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候祔廟畢仍舊

寢藏衣冠 文獻通考長樂陳氏云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以新物然國語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廟也

物附籩豆 續文獻通考世宗大定二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以涉於數疑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於籩豆薦之制可

一日兩祭 文獻通考政和四年何天衡言先王之禮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薦新未嘗卜日一月內皆可薦亦何必同朔祭之日哉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一歲八薦 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

籩實果囊 白帖

穿紛請室加籩豆每四時以四時新果珍饗實之 祭薦毛血 文獻通考薦血之器禮所不載

禮以豆盛菹醢登盛羹其薦毛血當以槃 簡擇潔淨 詳薦 請用宴私 文獻

通考貞元九年太常博士裴郁等議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至天寶十一年祀官王

璵以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可薦於寢宮不可黷於太廟 有新必薦 孔帖韋縚傳太

子賓客崔沔議唐家清廟時享有新必薦順時令也 薦貴新味 孔帖韋縚傳薦貴新味不尚褻

雞曰備物犧有節制存焉 不備三牲 文獻通考高堂隆云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

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

豚庶人則惟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 不出神主 宋史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

永明鴨卵 文獻通考齊永明九年詔孝皇后之祭薦用筍鴨卵 天寶雞毬 唐書志天

寶六年始以九月朔薦衣於諸陵又常以寒食薦餳粥雞毬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刪去林檎

宋史志舊有林檎薺麥諸蔬之類及季秋嘗酒並合刪去 薦其燔炙 禮運其燔炙以

嘗韭於廟 宋史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以為廟歲二十五祀而薦新在寢

送兔充享 太宗雍熙二年詔兔十頭充享太廟 近地瓜果 唐六典溫泉湯

監凡近湯之地潤澤所及瓜果之屬其樹藝成熟則苞匭而進之以薦陵廟 常時飲食 唐文

粹崔沔議晉盧諶家祭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盡用禮之舊文 屈建不薦芰 國語屈到嗜芰

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 管寧親薦饌 魏志管寧

四時祠祭著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自薦饌跪拜成禮 省二十三種 東漢詔凡供薦

新味苟非其節或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奉祀陵廟及給御者皆順時所上凡省二十三種

增十有七品 宋史景祐中禮官議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時禮月令文增十有七品

太清宮薦獻 天寶九載制曰朕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自今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

司行事為薦獻親告享廟改為朝享有司行事改為薦享 奉先殿薦食 續文獻通考明有奉

先殿朔望薦時食焉 元日冬至寒食伏臘薦新 禮學志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

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 玉津瓊林宜春瑞聖供具 文獻通考元豐七年

詔薦新果實之屬皆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祈禱一

原 求福 說文告事求福為禱 新祥 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鄭注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禱宗廟 汲冢周書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

麥於太祖 祈黃耇 詩行葦篇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憂百姓 淮南

子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媿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也是故禹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

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 念兆民 東觀漢記鄧太后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今禱祠願以身代牲太

后聞之甚愁勅令禁止以為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

遂瘳豈非天地之應與 黃氣墮室 異苑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未有息嗣遵

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饑豐有黃氣自西南來墮室前是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白龍降

祠雨詳薦 作辭以通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五曰禱鄭注禱於天地社稷

宗廟主為其辭也 告許以通 荀悅申鑒或問神何以格曰一誠所感自然神應故精神以感

之犧牲玉帛以昭之禱祈告許以通之 神仙請吉凶 搜神記益州有神仙以石為室其民

奉祀之自稱黃石公凡欲問吉凶者持紙筆及墨置石室中須臾來說之其言吉凶甚驗不見其形 仙

室禱風雨 列仙傳歷陽有彭祖仙室禱請風雨莫不輒應 非令而禱法不立

韓子秦昭王有疾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衍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曰訾之人

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

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 **釋勢與民民不用** 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

禱主使人問之言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閻遏公孫衍怪之王曰[illegible]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

以吾愛之[illegible]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illegible]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

愛道也 增 **遍禱** 文獻通考仁宗嘉祐元年以帝不豫遣臣分禱景靈宮郊廟社稷爲皇帝祈福

仍遣朝臣二十一人遍禱於五岳四瀆名山 **私禱** 元文類曹元用文秦漢以來君天下者悉於方

士之言歲時驛山川以申其私禱 **西河** 續文獻通考宋理宗淳祐十二年牟子才奏此者國家以

五福太乙臨蜀分乃建西太乙宮於西河之濱以爲禬禳之地土木犯祀衰封區奏文言其非 **北海**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遣官持書詣中嶽南海淮瀆致禱又遣眞人張志仙持香詣東北海嶽濟

瀆致禱 **火祀** 玉海胡宿言駱國家脩大祀不推講備大政亦足以祈求年豈 八 **龍壇** 元文

殺范捋龍壇記延諾元年旱禱之禱三日穀大熟乃以樂龍之章俾世世歌以承祀 **安祈** 唐書李隨

曰熱公來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迷天變古令明誠書傳所記 **不禱** 唐書五行傳簡宗廟不禱

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而爲災也 **禱虎** 元宋本續

漢縣尹政記有草虎入官歟境尹潔齋禱神有異讖遂虎食之虎畏驟悉去 **禱蝻** 文獻通考仁宗

天禧元年以蝻蝗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洪祀** 經濟類編晉裴帝以

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祖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江適上疏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

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罕有用者其文推說鴻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悉

祕科 元文類禮典總序祕科內典悉其同禱之方而罷神之請見矣 **雜市** 城郡記三月遠

近祈福於龍禱命曰禳市 **象尊** 文獻通考仁宗慶曆時祈報象尊一 **祠夏禹** 經濟類編

李覯敬鬼神漢令江東委巷之禮祠夏禹蜀人則問先主武侯祈祝徼福昧亦甚矣 **禱煬公** 左傳

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公注平子逐公權而請禱於煬公昭公薨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煬公伯

僉于也 **宣政院** 續文獻通考成宗大德十年上有疾遣宣政院使禱於太廟 **郊社**

令 唐六典郊社令掌祈禱之禮 **越風波** 太平御覽唐孔戣爲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

多令從事代祭必自而往韓愈爲潮州作詩美之 **因泮凍** 漢書郊祀志自殽以東名山五

大川祠二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 **祕玉牒** 唐志開元十三年有事太山元

宗問前世何爲秘玉牒賀知章曰玉牒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令爲民

祈福無一秘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僚 **奏赤章**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命五祖眞人李居

壽作醮事奏赤章十八年命天師張宗演即宮中奏赤章於天 **回回監** 續文獻通考元仁宗遣使

禳星於回回司天監 **瑟瑟儀** 遼史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 **祈雨雪**

法 玉海皇祐二年六月己巳再頒升朝祈雨雪法 **置梨棗錢** 馬第伯封禪儀記從東陛上臺

上有壇入多貢錢物壇上武帝封禪至奉山下未及卜百官爲上歲拜置梨棗錢於道以祈福 **三時**

禱禮 春秋考異郵二時推有禱禮凡事祭之事又凡事必先禱 **六祝祈祠** 六典太祝事六

祝之辭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策祝以事鬼神祈福祥 **不刊之典** 經濟類編李鉛敝罷神議

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吉所福粤而數人孝弟非謂旋爲禍福而求益判何以剖狀曰海

不廢之法 續文獻通考宋吳泳進明堂御則鋪張揚內又安兵革不興年至於審豐則禮禳祠

禳而主報禱場多事水旱間作民未有來寧禱而主斷此皆成周令典國家列聖以成法所不能

廢也 **大烖乃禱** 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 **常禮不祈**

八編類纂陳禱曰祭有常禮不爲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爲快 **禱祠祈福** 經濟類編李翰

敬鬼神嚴敬而無失非有祀也禁淫祀厲疏思非求益也尚有先聖之典藉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數論道而己

禱災邀佑 唐許壽賀東萊太守劉號軍廟記請災邀佑餘靈影響 **禱天雪霽**

續文獻通考遼太祖神冊四年十月攻烏古部天大風雪兵不能進上禱於天俄霽 **酹天水退**

續文獻通考金海陵時東京水溢暴至城下決女牆石罅中流入城湍激如湧城中惶駭世宗時爲留守親登城舉酒以酹天水退

水旱有祈 文獻通考宋制凡水旱災異有祈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常禮宮觀寺院則以香茶素饌

水旱必禱 唐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

奉祝往禱 宋志如河中之后土廟太寧宮亳之太清宮明道宮兗之會眞景靈宮太極觀鳳翔之太平宮舒州之靈仙觀江州之太平觀泗州之迎祥觀皆函香奉祝驛往禱之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禁禱焉

乘傳分禱 孔帖肅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王璵請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

爲帝祈福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四年十月皇太后爲帝祭神祈福

禁民祈神 續文獻通考英宗至治二年禁民集衆祈神

禱雨宮中 唐書開元十二年七月河東河北旱帝親禱雨宮中設壇席暴立

祈晴天竺 宋志紹興二年三月苦雨命往天竺山祈晴即日雨止

紫宸殿禱雨 唐書文宗開成中以久旱分命羣官徧祠祈禱於紫宸殿對羣臣憂形於色是夕雨大洽斷

集禧觀祈福 宋志元豐八年以京城火災建醮於集禧觀且爲民祈福

有祈以求之 八編類纂方慤曰欲被之有于也故有祈以求之若詩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

脩德以應之 宋志紹興四年張浚言四川霖雨地震乞製祝文名山大川祈禱上曰霖雨地震之災當脩德以應之又可禱乎

聖達皆不禱祠 唐書憲宗謂宰臣曰禳災祈福之說其可信否李藩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

歷代皆有禬禜 宋史志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於是歷代皆有禬禜之祠宋因之有祈有報祈用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禮或親禱寺觀

祈禱二

增 記唐盧頊禱聽明山記曰夫羣山邐迤自西北而岳

鎮秀拔屹臨東夏揖岱宗於遠邑延旭日於高標谿開廣平千里如砥靈源森麗迴合窈冥禳祈必徵肸蠁如覩祀典曰山川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有功及物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元和丙戌歲右僕射范陽王總戎之三年至於茲山齋莊廟庭躬執祀事於是大備牷楬畢陳犧牲神之格思歆我明德君子曰惟精誠通乎神惟聰明應乎人天地交泰而賢人用神人和叶而茂勳立公之舉也神之助也不然何年祀未幾而變化神速臻於是耶

祈禳

原 **招弭** 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弭讀爲敉安也安凶禍也疏云招福安禍

叙降 周禮眡祲掌安宅叙降注次序其凶禍禳移之

翦爪 史記成王病周公翦爪祈禳

被髮 漢息夫躬爲光祿大夫宜陽侯免官歸國未有第宅寄在丘亭姦人以侯家富夜守之躬邑人賈惠過教躬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禱北斗持匕招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怨咒咀躬大呼食頃而死

磔雞 晉禮志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百寺門禳惡氣漢儀用仲夏有桃無雞雞起於魏青龍元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殃乃詔曰不在祀典其除之

用牛 魏陳嵩爲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詰罪棄市嵩曰此孝子之表救之悉郡太守

磔狗 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事磔狗而祭也

供雞 雞人掌凡國祭祀面禳釁供其雞牲注雲纂宗廟之爲禳廣以羊門夾室以難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

禳彗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攘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禳火 又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子產使禳火於元冥回祿

註元冥水神回祿火神疏云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除災慮更火也**巫贈**

周禮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鄭注冬堂贈謂歲終以禮送不祥其行必由堂始無方無算言東西遠近皆可無

常數**儺索**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內**

祭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注招讀為亢招善而亢惡去之梗謂便禦未至也

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除變異曰禳禳攘也**外祭**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毀謂副辜侯禳

毆除殃咎之屬**代告災**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災鄭注既殯大祝作禱詞授甸人使以說禱藉田之

神受眚災須後殃**序祈珥**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注祈當爲禨珥當爲衈衈者釁禮

之事雜記廟成則釁之是也**同神祇**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祈嘄也謂有災變號呼告於

神以求福也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郜變異**詳內祭**子路**

請禱論語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注素行已合於神明**漢文無祈**十四年春詔曰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今祠官祝釐歸福於朕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孟博不祭范滂字孟博坐黨錮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

無罪將理之於帝有罪祭之何益**眞長不禱**劉惔字眞長爲丹陽尹病篤人爲祈禱曰丘之

禱久矣**寧風旱****弭災兵****遠辠疾****祈福祥**並詳周禮小祝

【增】**北宮**東觀漢紀桓帝立黃帝祠北宮濯龍中**南岳**宋志熙寧九年十一月以安南

將士疾病者衆遣同知太常禮儀院王存詣南岳度潔欲祈**辟惡車**唐六典乘黃署有辟惡車

崔豹古今注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祓不祥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弓箭平巾幘緋兩襠大口袴**射**

鬼箭遼史太祖七年西木葉山射鬼箭厭禳**磔雄雞**文獻通考儺制季春國難磔牲於宮

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懸張于冬八除二時四叢有司雨儺維雖

紙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將出諸祝師飛事殯讌牲句磔之於門酌酒禳祝磔牲并酒埋之

禳怪鳥柳宗元逐畢方文永州夏多火災相譌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畢方見則有譌火若今

火者其畢方與逐令邑中圖狀禳而磔之**禳海溢**續文獻通考元泰定四年以鹽官州海溢命天

師張嗣成脩醮禳之**禳天變**續文獻通考元泰定帝以回回陰陽家言天變給鈔二千錠施有道

行者及免人禜因以禳之**掌祈禳**元史百官志延慶司掌王宮祈禳之事**掌咒禁**

唐六典咒禁博士掌教咒禁以咒禁祓除邪魅之爲厲者**祓除於宮**續文獻通考泰定帝以皇

子生命巫祓除於宮**祓祭於殿**續文獻通考元文宗天曆二年祓祭於太祖禋殿**四**

門禳祝文獻通考唐制諸州縣儺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難者出便酌酒醴於門右禳祝

而止**九門磔禳**周禮季春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三月上辰**文獻通考

後漢杜篤曰郭慶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

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禊濯謂之禊祀引流行觴遂成曲水**素秋二七**文獻通考劉楨

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禧此用七月十四日也**治平禳孛**文獻通考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孛星見設醮於延福宮建道場祈禳**天禧禳風**文獻通考仁宗天禧四年

大風上遣中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祓除去垢**文獻通考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

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禱祠祈豐**文獻通考三月三日肅明之節時脩事於

水側禱祠以祈豐年**招魂續魄**文獻通考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

蘭草祓除不祥**迎神禳惡**文獻通考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太尉丕曰魏家故事後三月必迎

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始皇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何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

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翻緒代幣**宋呂南公文古人用幣以禮神祗後之罪士假之以請禱

禳所假之不則翻諸代焉已**以扇爲壇**詳總黃一**脩德以禳**石介怪說人君

見一日食一星孛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眠減膳撤樂陞濯責己脩德

以禳除焉

避位以禳 王禹偁待漏院記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

厭雷崇天門 續文獻通考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修佛事厭雷於崇天門

禜星司天監 續文獻通考元仁宗皇慶二年禜星於司天臺

祈禳止山川 文獻通考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禜禳大饑非所以事皇天也宜上於山川百物而已

厲殃配日月 文獻通考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嬪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魏起禳疊之事 文獻通考陳留范宣曰辭有佛卯無禜難及魏明帝大脩禳祭儀維特禳疊之事禜難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宋省禜禳之禮 文獻通考宋省禜禳之禮郡縣往往猶存

閉坊門以禳水災 唐書楊再思傳副聖中每遇水沴輒閉坊門以禳

捕妖言而罷厭勝 宋史張詠知益州時民訛言有白頭老翁食男女者或請厭勝不許緝市中揚言者斬之帖然

齋一

【原】**致德** 祭統君子之祭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

專念 白虎通齋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

齋車 玉藻君齋車羔幦虎植士齋車鹿幦豹植鄭注幦覆苓也植謂緣也君齋車用羔羊皮爲幦虎皮飾邊也

齋冠 又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鄭注齋時所服也

三日齋 禮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

七日散 禮外傳大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十日齋矣

齋五日 漢舊儀大祀齋五日小祀齋三日

齋六日 黃帝問元女兵法六甲將及夫人姓名服色曰其將皆著青幘小冠帶白綫夫人足皆各家其齋歎足凡欲致神拾當於帛上書諸神忌如法祭齋事六日見形六十日一祭合諸神見之

不樂不弔 曲禮齋者不樂不弔鄭注爲哀樂則失政散其思也

定之齋之 詳致德注

齋而學道 鬼谷子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

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降後秦儀齋戒而往

齋以送璧 藺相如語秦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道乃可成 春秋合誠圖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

神光顯著 漢宣帝詔廼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齋戒之暮神光顯著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可赦天下

顏回不飲酒 莊子顏回見仲尼將之衞曰奚爲曰衞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敢問心齋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周澤卧齋宮 漢書周澤爲太常清絜循行敬宗廟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

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致齋於內散齋於外 祭義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祭義

【增】**齋宮** 宋史齋宮大內門曰廣禪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成亨西北門曰至順南內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後又增四角樓爲定式

齋殿 宋史祀日自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

齋郎 唐六典齋郎百十人

齋孃 文獻通考唐中宗親祀南郊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孃執籩豆

太極殿 唐志諸王來朝顏於具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

大同殿 孔帖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皆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巡狩古制也

穆清殿 宋史丁未文奉高宗戊申齋於穆清殿

迎禧殿 宋史七年正月十五日發京師十九日至奉元宮齋於迎禧殿

朝元殿 宋史自十二月朔齋戒於朝元殿

長春殿 宋史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十五

日行宣讀天書之禮前二日齋於長春殿

齋於殿中 續漢書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安帝齋於殿中

齋於後殿 唐志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一日於正寢

寓祠齋宮 宋志紹興二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宮自紹興以來太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悉復之

望拜齋宮 宋志凡郊壇值雨雪則齋宮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祀宮以公服行事

別殿散齋 唐志皇帝散齋於別殿致齋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

內殿宿齋 宋志太廟內十日內殿宿齋

戒百官齋 天官冢宰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率諸將齋 謝承後漢書赤眉盆子去長安西入右扶風鄧禹至長安中昆明池亭諸將齋戒擇吉日入城謁高帝廟皆禮祠祭

三七齋禁 月令廣義北俗謂月三七日不食酒肉

朔望齋期 月令廣義近俗多以朔望致齋者齋一日者常以星出為期

執事皆齋 唐志封禪祭官執事皆齋一日

預享皆齋 唐志散齋之日內侍奉內命婦之吉者使盥於蠶宮諸預事者皆齋

齋制如故典 蔡邕傳元帝以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自今以後齋制宜如故典

齋心於宿設 杜甫南郊賦天子蒼然見於無形決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宵旰食靡寧

齋戒得決罰 柳宗元監察御史廳壁記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獄無不足者

齋祭為政事 八編類纂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

齋戒之別有三 唐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大祀前期七日 唐志大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祀某神祇於某所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於是乃齋

齋二

【原】**明衣** 齋必有明衣布白帖注沐浴衣也

盛服 齋明盛服所以脩身也白帖注明絜也

拜將 白帖漢高宜擇日齋戒設壇具禮拜韓信為大將

授師 左傳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白帖蕩動散也

變食 齋必變食

遷坐 居必遷坐

恭默 書恭默思道

誠信 禮必誠必信

交神明 禮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神明也

事鬼神 禮書亦以事鬼神白惰詩恐民之不敬也

思志意 祭義齋之日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訖嗜慾 祭統齋之為言齋也齋不齋以致齋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

子所慎 子之所慎齋戰疾

顧不敬 漢郊吉子齊齋諸曹常從祀宗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恐謂夫人曰祭重事驗不款亡我齋必顧

【增】**季女** 詩誰其尸之有齋季女

夫人 禮記祭義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

攝心 唐書貞元九年冬德宗以是歲有年掌奠齋會因告郊廟及祧歲請謂宰臣曰在禮散齋歸正寢攝心奉祭不可聞外事其常務帝奏乃齋於別殿及命畢太子請王行祭皆受誓一日

斷哭 文獻通考致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

晝居 檀弓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內

外寢 禮記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

六節 唐志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

五福 月令廣義齋經一日持齋有五福又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

洗心 易繫辭聖人以此齋戒註洗心曰齋

受諫 禮王制天子齋戒受諫冢宰齋戒受質

進銅人 八編類纂上行祈穀禮於南郊大祀殿前四日太常卿公服奏齋戒進銅人齋稗於文華殿

用青布 合璧事類高宗紹興十三年所有宿齋望祭殿只須宜絞縛用蘆蓆青布之類

入薦香燭 唐六典太常少卿飾太祝壽郊入薦香燭對拂神幄出入神未

隨設盟洗 續文獻通考金文宗至順元年親祀儀注凡與祭執事齋郎於饌殿齋班縣前及齋宿所隨宜設置盥洗數處

須用鍋釜溫水置盆杓巾帨必盥洗然後行事

前齋一日 唐志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皆東向舍直長張幄於前楹下

致齋之日 又致齋之日質明侍中版奏請中嚴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臣齋者詣閣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自西房侍中前跪奏請就齋室皇帝降坐入室

栗然歆然 劉禹錫令狐先廟碑先朔致祭栗然以徹既齋盡志歆然永思

蒼然澹然 見齋心於宿設條

尚儀版奏 唐志皇后歲祀致齋之日書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

尚儀跪奏 唐志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皇后即御坐六尚以下侍衛一頃刻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皇后降坐乘輿入室

治事如故 文獻通考唐制散齋之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二日於本司惟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宮官給酒餘享官已齋而缺者通攝行事

視事如故 文獻通考朝獻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御崇政殿視事如故其行事前導官齋於本司治事如故

儀鑾陳設 金史志前祀五日儀鑾尚舍陳設齋宮

尚書誓戒 唐六典注齋官皆於散齋日平明集尚書省受誓戒

十五日始 應劭封禪儀記十二日宿奉高十五日始齋

初一日始 八編類纂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為始

一月十齋 月令廣義九國志吳初朝中大臣多諱食月為十齋齋之明日大會具晚饌始復常珍羞之半堂食

一月六齋 月令廣義陸舍伽經一月六日齋奉持八戒又曰天王經月六日齋

進輦齋殿 文獻通考宋宗廟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齋殿至行禮日自齋殿詣太廟餘如郊祀儀注又云有司進輦於齋殿

揭扁齋宮 元文類吳澄文莊平巢潤之作亭墓閒朝之文人為扁曰致慤京兆蕭君為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齋宮廬乎其可

惠照院望祭 之海乾道五年林栗等言歲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饗冬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南惠照院望祭齋宮

太極殿宿齋 文獻通考仁宗嘉祐元年正月設幄於太極殿輔臣宿齋於殿

應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

齋三

〔原〕詩 宋謝莊烝齋應詔詩曰霜露凝宸感肅儀動天引西郊減漥弁東溟起昭晉舞風泛龍常輪霞浮玉軔紫階協笙鏞金途展應蝀方見六詩和永聞九德潤觀生識幸涔睇服慙輶情

〔增〕明倪岳齋宮候駕詩曰銀河如壁護重閽翠輦初臨大祀壇映日牙旗環禁旅連宮甲騎擁祠官風雲已覺爭春麗雨雪先驚入夜寒禮罷天門重整佩歡騰萬國正迴鑾

文徵明翰林齋宿詩曰春星爛熳燭薇垣獨擁青綾向夜閽宮漏隔花銀箭永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宵柝霜圍屋想見郊禋月滿壇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金鑾

邊貢郊齋有作呈北寺舊僚長詩曰石城鐘鼓散鳴鵶坐對松雲放早衙瑤草色通西苑路玉簫聲度上清家江涵碧殿春同麗雪霽鐘山日轉華此景北都應未有品題遙向故人誇

于慎行冬至齋居詩曰緹室灰飛晷欲長清齋仙館坐焚香雪殘樓閣虛瓊樹月出簾櫳滿玉堂筆望五雲迎舜日心隨一線入堯裳明朝負扆趨陪地只在瑤壇帝座旁

沐

原 彈冠 楚辭新沐者必彈冠

握髮 白帖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後世稱其聖

心覆 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髮晞 禮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晞乾也

潘沐 米汁可以沐也

沐稷 禮沐稷而靧粱進禨進羞工乃升歌

沐創 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

先沐 君必先齊沐

將沐 ……以象櫛

歸沐

出沐 漢律吏五日一得下沐

蓄蘭 大戴禮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

煎杞 ……

湯盤 禮記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周邑 禮記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猶沐 ……

宜沐 ……

辭沐 ……

遇沐 孔帖……

掌嚴 ……

結荷 ……

解 ……

襪 ……

佩玉 ……

彈冠 ……

澤髮 韓愈……

咸池 楚辭……

濯陽谷 ……

休沐出 ……

休沐不出 ……

祀日沐浴 ……

祀前沐浴 宮孔帖……

櫛沐祇事 ……

時沐 ……

齋沐為詩 ……

三沐三薰 韓愈……

未嘗櫛 ……

再塗再澡 孔帖……

自為櫛沐 ……

不洗頭面 ……

動逾歲時 ……

鄭莊置驛馬 史記……

石建浣中帬 史記……

山郎輒償沐 ……

宰相不休沐 ……

浴一 附

原 振衣 楚辭新浴者必振衣

請靧 內則……

進飲 ……

去垢 ……

贏浴 ……

湢浴 ……

裸浴 ……

增 乾浴 ……

浴溪 ……

池 ……

嘆曰山其推乎池其溫乎吾將衆之俱乎遂辛

更衣 焦氏類林米芾晚年學禪有得官前七日更衣沐浴及期徧請畢燎衆芬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歸芬合掌而逝

灌頂 高僧傳四月初八浴佛以都梁香爲青色水鬱金香爲赤色水丘隆香爲白色水附子香爲黃色水安息香爲黑色水灌佛頂

夜浴 月令廣義賢者夜浴不改容

晚浴 東坡詞午晚亭新浴隱陰轉

釁浴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釁浴 國語比至三釁三浴之

浴日 祈文令夫大海旦則浴日而西之文夜則浴月到崖舍太陰

浴月 古浴蝶部祝融司方發其英木日浴

浴室 文獻通考禮記時事儀嘉情

月百寶生

浴床 白居易詩石浴石爲斛浴床鋪

二年輝然先景簡嘗唯浴室皆如生存

晃浴 南子晃浴張撰莊養形之神也

蠶浴 癸辛雜志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蠶種沃其種謂之浴蠶其蠶爲上不浴者爲火蠶今人以鹽水

於葉三餘起二十七日而七則紅故曰紅蠶

原 **浴蘭湯**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 **履**

宮義部

剸席 詳飲條進

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

浴同川 北狄男女同川而浴

增 **給香粉** 月令廣義唐高宗時天下貢冬幸新豐避暑驪山宗陽爲湯池給香粉蘭澤

傳香粉 月令廣義身能怯瘴疾毒風氣洗浴血脈

浴殿閣 元稹詩以奉行承旨得殿白

由內朝以從浴堂門而入

浴堂巷 歐陽修歸田錄浴堂殿北

浴咸池 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

浴甘泉 山海經日浴於甘泉

浴佛會 佛生日四月八日諸寺院各有浴佛會

浴佛水 夢華錄四月八日京師

原 **鵠不日浴而自** **齊**

心先浴沐詳其形於白日之下祖與之

增 **不肯就浴** 後周張元六歲其祖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曰不能褻露

不好盥浴 後漢劉寬傳寬性簡略不好盥浴

浴二

增 詩 唐蔡希周奉和扈從溫泉宮承恩賜浴詩曰天行雲從指驪宮浴日餘波錫詔同彩殿氤氳擁香溜紗窗宛轉閉和風來將蘭氣衝皇澤去引星文捧碧空自憐遇坎便能止願托仙槎路未通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四

禮儀部十一 郊天

郊天一

〔原〕通典云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司主屬會也所以會聚群神使各有序不相干亂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于圓丘以黃帝配而郊嚳夏正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制大司樂云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圓丘鄭註冬至祭天圓丘祀天昊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衆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之尸為神象與王服同也周禮郊祀二人裘冕盥送尸又士師職祀五帝則沃尸盥送尸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鐏及薦葅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為籍神席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籍天神蒲越籍配帝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圓丘奏

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元據春秋緯云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協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祀配上帝也因以祈穀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其樂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氣于東郊餘四氣皆然王氣之神即春青帝靈威仰夏赤帝赤熛怒季夏黃帝含樞紐秋白帝白招拒冬黑帝協光紀也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為兆位于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祭法謂其神位以太壇是人力所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禮神之玉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于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

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各於田首設燭以照于路所謂郊為田燭以王出時尚早故也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大次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次小幄謂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掌次張氈案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次則積柴於

丘壇上謂積柴實牲體玉帛王親牽牲而殺之大宰職論祭天儀有云及納烹贊王牲事鄭注云納烹牲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既殺以授烹入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既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鄭氏外傳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元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于而祀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五齊之中泛齊味尤濁重古貴質故于大祭用之二曰醴齊成而汁滓相將上下一體猶濁故也三曰盎齊成而翁翁然蔥白色

四曰緹齊成而紅赤色稍清故也緹音體五曰沈齊成而滓沈稍清故也七獻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王及后于祼中先行二祼以降神次七獻故有九也今天是大神不祼故七獻而已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謂圜丘奏圜鍾為宮感生帝及迎氣奏黃鍾大呂次薦熟于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

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酒正云事酒昔酒清酒其法如祫祭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秦始皇既即位尊雍四時上帝初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後十六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雍旁吳陽武畤雍東好畤皆廢無祀德公立都雍雍諸祠復興後四年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櫟陽雨金獻公自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祠白帝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時駒四匹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于木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

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
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illegible]）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桔槔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遙拜或衆祀異處欲一時薦獻故以火為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
尚白其用如常　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
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
乃待我而具五也遂立黑帝祠名北畤有司進祠帝不
親往悉名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
詔御史令九天巫祀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
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十五

年黃龍見成紀詔有司議郊祀上帝諸神有司曰古者
天子夏親祀上帝于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
郊祀五畤祀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
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于是作渭陽五帝
廟同宇（宇謂屋之覆也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
其帝色服用及儀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
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權火舉若光煇然屬天焉于是
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若見五人于道北
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因其所見處以立祠也）人有上書告平
詐偽遂誅夷平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

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于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祭）為壇
開八通之鬼道于是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後
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太一地一）許
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二年郊雍獲
一角獸若麟于是以薦五畤各加一牛以燎五年上幸
雍且郊或言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
遂郊雍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放亳忌太
一壇三垓（亳忌所謂垓重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
殺一犛牛（師古曰犛音貍）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
進太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祝衣各如其方色當祠時
列火滿壇夜有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
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
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
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
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爲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
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

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以竹爲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太初元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以白牲）而以木寓馬代駒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置于長安遂廢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皆罷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向曰甘泉及雍五畤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嗣遂復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畤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宜如建始時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地之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義一也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奏可　後漢建武元年光武即位爲壇營于鄗

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羣臣議侍御史杜林以爲漢起不緣堯宜依舊制以高帝配帝從之明帝即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壇皆三尺階無等車旗服飾各從方色劉先主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于成都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即位于太和元年正月郊祭以武帝配天文帝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系出有虞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武帝配祀稱嗣皇帝十一月冬至始祀皇天帝于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于武昌祭南郊告天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太始二年詔定郊祀羣臣議五帝即天隨時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南郊宜除五帝座五

郊同稱昊天從之二月郊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郊丘不異宜竝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　東晉元帝即位于建康議立南郊于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太始故事　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三年九月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　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

事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郊壇員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　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而祀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于壇上攢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一年帝曰禮祭月于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為坎遂廢之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

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為壇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

增 後魏道武帝二年正月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五帝以下天文從食冬至祭上帝于圓丘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置木主七于壇上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于四郊以太皞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

祀之又立春遣有司迎春于東郊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于神明乃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圓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于國南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竝從祀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

原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

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竝從祀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熛怒於南郊以太祖武元帝配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竝仍舊

【增】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太宗貞觀元年詔圓丘以高祖配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文獻通考）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爲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今旣復祈穀爲感帝當依舊禮以世祖元皇帝配從之二年詔圓丘感帝俱以高祖太宗竝配（唐書禮志）武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竝配睿宗太極元年二月祭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設皇地祇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中書令張說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唐書禮志）天寶元年一月勅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于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

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圓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圓丘有司行事亦如之（唐書禮志）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享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帝配明年久旱言事者云唐有天下不以于景帝今配饗失德故神不降禮上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位異周嚮魏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反古違道將孰甚焉乃以景皇帝配定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竝設皇地祇位　太祖以來南郊及感生帝竝以四祖迭配而冬至親郊者四竝以宣祖配太宗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太平興國二年冬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三年郊扈蒙奏言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復以宣祖配天從之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

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季秋大享以宣祖配冬至圜丘孟夏雩祀以太祖配從之（文獻通考）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眞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帝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竝配詔可乾興元年眞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圜丘以太宗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眞宗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宋史禮志）景祐二年十一月郊三聖竝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眞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于南

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請以三聖皆侑歲時常祠則至日圜丘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眞宗（宋史禮志）仁宗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南郊三聖竝侑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神宗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上言曰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宮夏日至于澤中之

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今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爲宜于郊祀之

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于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竝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文獻通考）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俟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先是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天子親祀天圜丘而夏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此大闕禮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

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范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至宋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輩復上疏論合祭非是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

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軾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爲是乃下詔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

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禮部尚書蘇軾議略曰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也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言天而不言地所以尊上帝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煩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

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而獨于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設祭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祀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國家養兵異于前世今三年一郊傾竭

祭藏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疎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于事天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

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願陛下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使皆屈伏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于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祀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臣按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瀆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人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

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方送同議官簽書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乃築壇于州南門内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　紹興十三年詔建圜丘于臨安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凡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

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度
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蓋元祐禮云 以上俱通考
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
洪濤等請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以高宗參
侑庶于報本之禮事先之孝爲兩盡其至詔可 遼初
祀木葉山本所以祀天地然外又有獨祭天者有兼祭
天地者 金初因遼舊始有拜天之禮其後太宗即位
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
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嘗以冬至日合祭昊天上帝皇
地祇于圜丘 世宗大定十一年命宰臣議配享之禮
左丞石琚奏曰按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

上帝也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一祖至唐始以高祖太宗
竝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
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
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上曰唐宋以
私親不合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 元憲宗即位
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
日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
配享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而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
猶未舉行至成宗大德六年始建壇合祭天地九年右
丞相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天子親祠者三曰

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陛下雖未及親
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及
中書議以爲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
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
訖無定議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
議以聞從之既而太常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宗廟
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制曰可是歲配位遂省 武
宗至大二年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今年冬至祀天
南郊請以太祖皇帝配制可 三年冬祭天於南郊始
以太祖配享 泰定帝泰定四年詔遣官合祭天地

文宗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
祖配自世祖至此凡七世而親祀南郊之禮始克舉焉
其後天子親郊有四而服御儀注益加詳矣以
上俱
通考續明太祖吳元年圜丘成先是丙午十二月上以
國之所重莫先于宗廟社稷命有司立圜丘于鍾山之
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 洪武元年上勅李善長等曰
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以崇祀事顧草創之
初典禮未備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定議以聞善長等議
遵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是歲十一月冬至祀天于
圜丘而無配二年始奉仁祖淳皇帝配十年秋八月上
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遂定議合祀即圜丘

之舊壝為崇宇名曰大祀殿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造焉冬十一月以大祀殿未成合祀天地于奉天殿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十一年冬大祀殿成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命是後以天地合祭著為制　建文巳卯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始奉太祖高皇帝配仁祖配撤後成祖永樂八年駕北巡命皇太子攝禮部尚書復命北京復洪武初制仍為圜丘仁宗洪熙元年祀天于圜丘以太祖太宗竝配（續文獻通考）世宗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疏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以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今國家合祭天地于南郊

又為大祀殿而屋之設主其中弗應經義乞勑多官雜議以求至當上嘉納之乃命羣臣條奏郊典詹事霍韜奏言祖制不宜輕議且考經傳無南北郊分祭天地之說惟見于周禮莽賊偽書不足憑據上不悅于是夏言復奏臣考周禮大宗伯掌祀天神地祇人鬼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正秦制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方丘而于澤中漢

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時莽賊陰媚元后欲以妣竝祖故不得不以地竝天合祭之說實莽始自漢以後地之特祭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是矣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至傾府藏故從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不知合祭固太祖之定制而分祭亦太祖之初制也大祀文為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存心錄亦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也且皆太

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又曰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殆合周禮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為我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為我太宗足以當之疏入上嘉其發明上[illegible]下之禮部據古折衷羣議以聞三月禮部上羣臣議[illegible]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祀而以慎重成憲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所可否者英國公張綸等百九十八人上命再議于是雜引經史條析合祀之非伸

分祀之是名郊祀議上然之命分建二郊十二月上親祀天于圜丘奉太祖配又命來春祈穀倣古明堂制祀上帝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

郊天二

【增】易豫卦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益卦王用享於帝吉　鼎卦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祭義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禮器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原】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增】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内外以端其位　禮器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增】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郊特牲郊血大饗腥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　郊特牲牲孕祭帝弗用也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帝一稷一也）　周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大雅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郊特牲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羮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

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
褻之甚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
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
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原汲冢周書乃設丘兆于南郊
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增孝經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　公羊傳郊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
行自外至者無主不立　禮器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

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祫祭宗廟大饗之禮不
足以大旅祭五帝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祭天毋輕議禮
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
于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
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
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增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必先有事於頖宮　家語定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郊
而莫同何也孔子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至于啓蟄
之日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
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王制喪三年不

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五經通義王者祭
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祭日以丁與辛
何丁者反復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春秋繁露春秋
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
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之禮也　原郊祀志成帝
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
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
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天之于天子也因
其所都而各饗焉　漢舊儀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
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

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
竹宮中望對不至壇所　漢法三歲一祭於雲陽宮甘
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　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
六重上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玉几玉飾器　增晉起
居注安帝元興三年帝在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
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訥曰郊天極
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文獻通考
唐中宗景龍三年國子祭酒祝欽明等言古者大祭祀
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等以
爲鄭元註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

地之文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天地尚質亦無瑶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楷無量等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配妣故皇后不應與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　文獻通考唐明皇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陛下御極於今五載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羣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日豈以將雨雪而

廢乎洎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鑾輿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翼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心歡悅咸謂聖心昭感致焉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將郊十三日上先齋宿於崇元殿翼日通天冠絳紗袍執鎭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羣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衮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爲亞獻興元尹光美爲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黄褥爲道上曰

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于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爲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册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是歲禮院言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帝齋于郊宮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宰

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游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皆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元豐六年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祀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又郊祀簠簋罇豆皆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以樿爲杓又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

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又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又言臣等見親祀南郊儀注竝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臣等伏詳禮記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槀秸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從之 文獻通考 孝宗隆興二年冬至郊見上帝太常洪适言陛下初講郊禋之禮宜進胙慈闈竝受帝祉有司草具儀注進呈從

之 元成宗大德六年合祭五方帝于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表稱進十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大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見于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 元史 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始合祀天地于大祀殿禮畢駕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宴羣臣于殿前是祀也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奕煜上心甚悅 實錄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禮儀部十二　郊天

郊天三

原黄郊後漢書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黄郊　黑時詳郊天一　魯郊詳郊天二
雍時漢書祭五帝於雍時在山上四望不見四方故曰雍時　南郊詳郊天二　北時
詳郊天一　朱火　紫煙並見晉郊祀歌　蒼璧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　增
騂牲地官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陽祀祭天　紫壇漢舊儀祭天紫壇幄帷　紺幄
隋書禮志紫壇雲罕紺幄霞幬　天庫明太祖實錄大祀殿後為庫六楹以藏神御之物名曰天庫皆
覆以黄琉璃瓦　雲臺東觀漢記美光武時有司議堯之綏還傳于漢紀修奉城陽縣堯冢雲臺致綏
青門通考後魏道武帝祀天於西郊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　黄道通考英宗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郊天　一

合祭天地於南郊攝太僕呂公著上言仁宗親祠撤黄道以登壇以交不入上皆備用之　拜貺漢書
武帝紀詔曰迎祭后土以祈豐年望見太一修天文增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朕甚念年歲未登飭躬齋戒
丁酉拜況于郊　蒙嘉宣帝紀十二年詔曰蓋聞天子親祀天地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祠闕而不親
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　金軒晉郭璞南郊賦升金軒撫天僕揚之鑾奉八縣祭
玉器史記褚先生云神爵二年上郊雍五時設相出寶璧玉器　祝嘏禮運天子祭天地祝嘏莫
敢易其常　報功文選張衡賦祀天郊報地功　原孟冬司馬相如封禪書濯濯之麟遊
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　啓蟄左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三卜不從也　增事帝書立政亦越文王武王以敬事上帝
并神荀卿禮論郊者并百神于天而祀之也　配天孝經聖治章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迎日詳郊天二　工歌唐志貞元中太常禮院考定歷代郊廟工歌之序　物備見神

氏大功注　茅營　竹宮後漢祭祀志注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六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
步竹宮徑三百步土宮徑五百步　原保萬壽　懋百福並見傅元饗神歌
增見黄龍詳郊天一　獲白麟詳郊天一　見五時見郊天一　賓八
鄉見漢郊祀歌　翔紫煙盧思道詩風中翔紫煙壇上埋蒼玉　燭靈光元始郊祀
樂歌燁事昔成德文郊郊祭燁律升靈光下燭　原乘素車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
車殷輅也　張璮案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璮案設皇鄭注云張璮案以璮為牀于幄中
增神光集漢書武帝太始四年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　精氣感見晉郊祀志
郊天饗神歆精氣感皇禮賓　見羣鶴長編武帝後元元年詔羣鶴留止獻薦于泰時
用特牲禮記郊特牲注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陰陽順郊特牲注五帝主五
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疏陰陽順序風雨應節　風雨節見郊天二　玉帛載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郊天　二

升隋樂志玉帛載升牲體斯修　籩豆有數唐志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金罍天帝籩豆益萱
皆有數　屏去葦茹宋史真宗祥符一年十曰大祖太宗海求郊祀皆屏去常始獻三祀圜丘
並遵行之顧外庭不知耳　更制藁秸宋史仁宗慶曆十年太常言郊廟宜更制藁秸為藉編茵
用茅　乾端澄齋長編哲宗元符元年南郊制乾端澄齋冬序晏温　雲物晏温
長編元祐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圓丘是日五鼓輦器壇外壇不設相禱增首踐負致誠插恭夜月澄霽雲物
晏温　燔燎泰壇長編英宗治平二年教壇燎泰壇之地裸薦清廟之庭　樂舞圜
丘詳郊天一　貴誠尚質郊祀志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
致敬播惠太平御覽郊璞琥曰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誠歲因農祥而祈事上以致敬于皇靈下
以播惠于民祭者也　帝王重事晉武帝紀郊祀天地帝王重事　神祇大功前漢
志匡衡以為神祇功德至太維備庶物不足以報大功推至誠為可　星斗垂光吳升郊祀詩星

千乘光燭紫壇

霜露凝感 謝莊郊祀詩霜露凝宸感

萬方和氣 錢起郊祀詩列聖公朔修盛典萬方和氣助升煙

四海懽心 吳升詩敢識懽心從四海鈞天一曲引回鑾

龍常玉軔 謝莊詩舞鳳足龍常輪霞浮玉軔

鸞旗翠蓋 揚雄甘泉賦杰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

龍駕鳳笙 陳弘詩五岳移龍駕十洲迴鳳笙

玉輅華芝 明王梅蒸之祀圜丘賦國乃拔玉輅之輅蘇賢華芝之誕桁全韶具輢錦校扶輅

淑氣光風 梁傳昭詩叔氣符首節光風藹上年

祥飈慶雲 見郊天二

黃麾朱節 盧思道詩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鐘

瑤壇琳觀 明何景明郊祀詩瑤壇上星斗照琳觀儼無

神光相燭 盧思道詩神歆已相續神步復相燭

肸蠁斯通 元郊祀樂歌崇崇泰畤穆穆昊穹神之格思肸蠁斯通

黑黃蒼赤 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肝肺首心 祭義薦黍稷羞肝肺首心

禮議高閶以俠鯨加以鸞電以報蠅也以

本建隆章 長編哲宗元祐七年南郊制合寓兩饗乎穹昊未始扶事乎皇祇是用椎本建隆之舊章復來熙寧之故實執卷以裸太室冀王以合兩儀蕆烈祖以配天治百神

依元祐例 石承長編元祐八年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字地依元祐七年例罷禮部集議是年

十一月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

紫壇勿飾 白帖漢匡衡議紫壇享帝之義尚誠貴質其紫壇偽飾

女無驚輅驂騎龍馬石室之屬宜皆勿修

黃褥羅供 詳郊天二

練時日就陽位 杜甫南郊賦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享祖考通神明而已

因吉土迎長日 唐令狐楚南郊賀表因吉土迎長日成池之慶奏太簇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

郊天四

原

主日 詳郊天二

承天 禮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北正謀五者天子公卿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北堂書鈔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謀者方欲迎氣齋戒自端正謀慮其事也

上辛 公羊傳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上丁 續漢書禮儀志正月上丁祠南郊

增

長日 卯月 禮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原

貴誠 郊特牲用犢貴誠也

貴氣 郊特牲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增

正陽 漢郊祀志成帝時右將軍王商等以為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之處宜徙就長安正陽

近陽 梁簡文帝南郊頌天道尊近陽義重配

肅虎賁 王褒詩森沈羽騎肅虎賁

從之處穆穆虎賁兮

振華鏣 韓愈和相公攝事南郊詩上宰嚴祀事清蹕振華鑣

郭璞上疏云郊祀者以通夫天之義也

原

通天義

明天道 郊特牲云郊所以明天道也

以正月 白虎通郊以正月上辛日

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正郊祀用夏正也

用夏正 白虎通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夫天地交萬物通始終

王被袞 鄭注郊特牲云王被袞以象天有日月星辰

之章地

御幝幘 顧弘集至尊親郊當御幝幘素服愚謂郊祀當改法服不宜別繡也

增

正火德 光武本紀建武二年二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于劍郊祭赤帝祝融章服色皆赤法六郊去邑七里因火數也

因火數 漢郊祀志立之日迎夏

歲二郊 隋禮儀志梁天監三年大必吳操之啓稱傳云啓蟄而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令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

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帝曰圜丘自是一祭

郊天先農即是祈穀北祭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啓蟄在

為郊壇分祭

歲一郊 郊北齊書郊歲一

原

供金版 周禮天府上帝供金版

增

用陶匏 郊天見二郊

司陽事 柳宗元迎長日賦實長王之心是知所共

北郊之位司陽事之所天神斯降

降天神 傳休奕郊祀天神樂歌響彌夏宮鐘鼓六變

國七里 後周禮儀志圜丘國南七里

主王者 書漢郊祀志壇三垓五帝各如其方

壇三垓

郊祀志天地以王者為主 令祠官 漢高帝本紀二年六月漢王還洛陽令祠官祭天地 【原】
設祀而敬 袁子正論天地者帝王所受設祀而敬之 緣父以祭 白虎通王者所以祭
天何緣祀父以祭天也 紫壇幄帷 詳紫壇條下 圓壇八陛 漢祭祀志光武
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為圓壇八陛營北郊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 作樂降神 白虎
通祭天作樂者為降神也 燔柴升中 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鄭注方卒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
成功也 卜郊免牲 左傳僖公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南郊暴雨 謝承
後漢書丹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為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
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春陽晝瞑 【增】 太后謝貺 白帖武則天臨朝武承嗣偽款洛水石遣
雍人唐同泰獻之后號為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貺 皇后亞獻 文獻通考唐景龍三年天子將
郊以皇后為亞獻 陟配烈祖 宋史神宗元豐六年上郊祀制奉墨以款貢宇祿壹以享宗祊
遑義部

齋戒于讀誠之宮清齋于禮神之圜陟配烈祖對侑昊穹 對侑昊穹 宋史徽宗大觀四年南郊
改元制推配烈祖對侑昊穹表德純祇為誠着玉 尺二寸圭 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
上帝疏云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 十有二旒 郊特牲旂十有二旒 【原】 天神饗
德 禮思神饗德 百神受職 見郊天二 【增】 不修郊禮 通考紹興十三年進
呈郊禮宿齋法如常祭青城第大事上曰上是一宿不必枉費所有宿齋處望祭殺只隋宜較縛用蓋席青布
之類不得修大 乃移郊兆 宋書禮志宋武大明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宜郊正午以定天位乃
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無正在宮之午地也 委貺紛綸 吴升詩紛綸委貺知旁達涿滤流恩
亦下蠕 竭誠昭布 唐天寶十載南郊赦內制獻獻初吉乘時布和展禮崇禮竭誠昭布
角獸至郊 封禪書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 天馬出水 漢武帝本紀太始二年詔曰往
者朕郊見上帝渥洼水出天馬 騂牲黝牲 詳郊天二 陽化陰化 隋書隋圜丘在

國南七里每歲夏至祀地祇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化也 四圭兩
圭 詳郊天二 子月寅月 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者謂郊祭于建子之月也一用建寅月
七政永崇 梁簡文帝南郊頌大戒列野八鑾昭日駕殿星躍重宮齋出康哉德盛美矣時豐三辰增
燿七曜永崇 五郊迎氣 見郊天一 以人帝配 以祖宗配 長編
仁宗皇祐二年明享合祭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 天惟一神 長編皇祐二年孫奭言天惟一
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王皇后所天王天子皇帝 帝各一神 長編天帝之神迭王
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 德澤恩光 唐觀南郊詩傳警千門家南郊嫁仗
迴但驚龍再見旗識日雙闕響澤蓮雲雨恩先變壊成閏兵旗號振聽毀寶吼來 祥輝嘉氣
丁拜郊祀變成詩者絃三后配禮重一汶尊翠羽來予仗鳴鏡下九門服雜周見盛樂自舞韶品未酌靈壹要
先祠萬玉蒔黃流凝夕祼紫戲亘宵嬪星拱低宸輝雲旦護帝蘇祥輝新日月嘉良爽乾坤 高山
壹其郊

之下小山之上 封禪書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 致饗
穹祇 長編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南郊改元崇寧制將藏事于皇祗先故享下穹昊祥廣廟以書宋穀圓壇
而拜享着璧說眞案瓊斯溯乾象精逆心嘉盛和氣痒當景光陸濫精 合祭天地 系年錄高
宗紹興十三年初禱景雲宮合祭天地建全雜肆赦 【原】 殷薦於上帝 易 肆類
於上帝 書 【增】 見天人之交 機宗元迎長日賦惟享帝以祀天必推笑而迎日寅
方聲建後啓類以嚴嚴郊位精初愛用牲而叶吉故可以知生下之際見天人之交 尊祖考之
義 詳郊天二 竹宮歌詠祀 歐陽修詩盛禮郊儀齋統音帝樂清藏發禮羿祠耕樊展華雍
鳳郊光交覆常旗色共明縝紛拂逆蓋樂畎雜綠纓且異文于飾非同羽舞名竹宮歌龍祀雅曲播讀聲
吉土兆精禋 歐陽修南郊詩太宮嚴大饗吉日兆精禋禮樂三王盛佛報萬國實思需幫動洽慶
與一陽新來冊尊長樂均聲及眾臣不須靈物瑞和氣協人神 鳳凰集棫栩 漢郊祀志上自

幸河東之明年鳳凰等殺栩

黃龍見新豐 漢郊祀志正月上辛甘泉郊泰畤其夏黃龍見新豐

綴典儀如舊章 張濤傳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儀物殘替用張濤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

進禮圖閱故事 長編太祖乾德元年范質張昭劉溫叟進禮圖相與詳閱故事上嘉之其後遂用此制十一月甲子日南至合祭天地于圜丘

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宋史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一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作大祀文爲九章歌 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二年己未春正月十有一日合祭天地于大祀殿仍奉仁祖淳皇帝配禮成太祖覽因作大祀文又爲九章歌

獸盾騰拏圓壇帖妥 韓愈元和聖德詩乃以上辛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筍毛簴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拏圓壇帖妥

柴燄噓呵高靈下墮 韓愈元和聖德詩天兵四羅旗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宵升于丘奠璧獻斝衆樂驚作轟豗融冶紫燄噓呵高靈下墮

〔原〕盛禮備樂

〔增〕疊璧 編珠 凝影 流彩 奠玉 燔柴 高壇 廣庭 精誠 薦洗 終節 紫煙 律應 福凝 一陽 五位

〔原〕敎天之禮 埽地之敬 元德升聞 皇天眷命 明德動天 至誠感神 天親克敬 神享至誠

〔增〕雲馭杳邈 天門洞開 漢時龍麟 周臺雲物 龍旂承祀 大輅親郊 候屆黃鍾 禮成紫畤

〔原〕用繭栗之牲 陳陶匏之器

〔增〕肅清衛於勾陳 薦明禋於泰畤 合百神而受職 斂五福以錫民 得上郊之剛日 敬類帝之明禋 祓紫壇而肆祀 奠蒼璧以陳儀 順昊天之成命 得黎民之歡心 雲散而柴燔高達 風清而薦鄉遠聞 紛文質于六經之中 酌損益于百代之後 捧玉瓚而一獻 光靈來格 振金石而六變 魄寶昭臨 麟筆書雲始迓一陽之復 龍輿在御乃躬三歲之祠 四圭有邸穆然祇肅之容 八陛爲壇潔爾靜嘉之薦 我其夙夜每懷昭事之心 通於神明獨全錫類之孝 降年有永等皇祐明堂之詩 迎日之長推有熊寶鼎之筴 天爲蓋而地爲輿爰講合祛之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聿崇並祀之文 曰雨而雨曰暘而暘與四時而協序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歷三載而親祠

郊天五

〔增〕賦漢揚雄甘泉賦曰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儷參差魚頡而鳥䀚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

爛燦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
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幓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
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
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
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
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
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
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雉於林薄攢井閭
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

而為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連屬
原 後漢鄧耽郊祀賦洛改元正誕章厥新豐恩羨溢
含唐孕殷承皇極稽天文舒優游展弘仁揚明光宥罪
人羣公卿尹侯伯武臣文林華省奉贄厥珍夷髦盧巴
來貢來賓玉璧既萃於萬斯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應
符蹈運旋章厥福昭假烈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
我民　晉郭璞南郊賦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
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鸞齊
八騶列五幡於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候
兮整豹尾于後屬武騎仡以清道被練熌以波燭爾乃

造曠場戾壇庭百僚山立萬乘雲縈延祝史肆玉牲登
圓丘揖太清禮靡望告皇靈天潜其氣日朗其精飛廉
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節於九冥祝融穆以肅侍兮陽
侯澹以中停於是司烜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配祀
增孝思之惟永郊冢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
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峩峩羣辟蚩蚩黎庶翹懷聖猷
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
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撓柱廓清紫衢電埽神宇風馬
桂林抗旌琳圃五嶽不足以題其勳九韶不足以贊其
舞鑾駭鬼方聲振丘龍倒景望風龍漢企踵爛若列星

之環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和氣旁通元羅潛總自然
之感鼓而遂動 增 唐徐彥伯南郊賦歲合作噩日交
長至遘朔旦之明期擇純陽之正地欲陳大旅展時事
告紫宇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屬鸞司典鶡鳩蒇職崇
泰壇考星巽劃八卦以通道錯五行而辨域對越精祇
森羅正直木巽火而殷薦祼乘雷以罔極載師清野土
訓埽壓緣垣虹合參逵電聯寵組帷以艾景覆皇邸以
慶煙宮伯糾其禁內饔烹其鱻周廬攢構以戢晉列義
抗基而翩綿繩繩都人濟濟多士九牧之守百蠻之子
莫不挈鷹提羔攢騶噎軌紛鴻溶以騰逗鞁適皇而佁

儗或駢肩而側足倏吾君之戾止若葵藿之傾離光同
江河之赴溟水也然後啓端門警仙蹕雙鳳矯首六龍
齊勝青旆胃雲紅旌彗日鏘玉鸞之鳴轙拔金雞之廣
術傳畫角以啾嘈曳朱旗以駢坒呵風伯令戒道制元
冥使司律此靈祇所以保綏昊天所以宥密於是闢龍
次幸蜺幬鶉鳥司衮熊羆奉收皇帝乃彰畫黻襲大裘
端玉珽肅朱旒巽巽穆穆遂臻於圓丘躬孝享擁神休
設天宗之六席援長發之二球盥以明水薦以香羞陳
蒼壁而咸事藉白茅而闡幽縶騂毛之泔淡酌元瓚之
醁醪盛哉坤極順天而見郎乳祥開曽沙葉薦赫禮數

於形壹布徽音於紫縣率先於金簿之蠶謹覆以瑶筐
之鷟皇后介禮恭茲亞薦凝億兆之歡心注穹蒼之景
盼紫微開兮天香滿神之來兮軒星羃候黄鍾兮雪飛
調大呂兮風暖旻雲和之寶瑟吟孤竹之清管石轔夬
矯圓翠煙而上征鞉鳳留霍迓鴻鳌之無算瑞氣蜿蜒
於藪甸祥光熠爚於旋罕三解終獻萬祇呈醲昇羽節
導靈羣凝肆夏以青晷飈登歆而咽雲徽鸞鷟之颯沓
致戩穀之絪緼禮畢功成天旋日轉宸儀允移后庸胥
展引大火之流旂迴夷庚之翠華倪三鑾之崇構御六
氣之遥辨覧太元之神筞張集靈之瑞典草木亨兮雷

雨霽霈湛恩灑兮雲霄霮霸壽觴霞舉兮絲竹龢筐篚
獄立兮駢嵯峨天子方合符於大庭之國錯事於梁父
之阿岱崩巋兮清嶂汶泓澄兮紫波屯千轂以霆轉整
萬轡而星羅則述易象者獻風行之繇談比興者奏時
邁之歌蕩蕩乎巍巍乎無得而名言矣　杜甫有事於
南郊賦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潸然若有
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旰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騖
穀騎反覆以相經頓曽城之軋軋軼萬戸之熒熒馳道
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毛於華蓋之角彗黄屋
於勾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魍魎幽憂以固扃戰岐

嵕華擺渭棹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清清甲
胄乘陵轉迅雷於荊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
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
不可以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涬爲之垠堮馴蒼螭而
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烏獲而黝蟉徒有勢於殺縛朱
輪竟野而杳冥金鍐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軽搶寒
暑以前郤中管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
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虚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綝繡屏
玉軑以蠖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塲皮弁大裘始
進於穹崇之幕衛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轇轕而咸若月

窮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鵠嚴
上而清趍雲菡萏以張蓋春威鞋以建杓簪裾斐斐樽
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
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
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
極元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蘖
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
沿而蒼璧黃琮復歸乎正色　蕭穎士至日圓丘祀昊
天上帝賦於是致齋於宮合樂於律羣有司肅肅以儆
戒百執事乾乾而莊慄天子迺乘玉輅駕蒼虯率九儀

之卿士從五等之諸侯旌旗露卷冠蓋雲浮展國容於
御路行大禮乎郊丘劒佩紛紜以陸離鐘鼓鏗訇而沸
渭爵一獻而上下胥悅樂六成而神祇麐至是以神降
我福人懷我惠致洪化於仁壽豈不由肅敬於大祭
賈餗至日圓丘祀昊天上帝賦是時星昏東壁日躔南
至爰命有司肅將祀事羅幄帟以雲默駢罍俎以鱗次
藉白茅兮取諸潔薦蒼璧兮象其類皇威允穆司儀辨
等而以班明德惟馨祝史陳辭而不愧觀夫廣場還合
泰壇五時告萬物之生成當一陽之初晷揖羣望以成
秩列衆靈以備祀紫微開兮天意通元氣調兮薰風起

若乃陳以牲幣酌以秬鬯歌大呂以為節舞雲門以為
狀達誠於氤氳之際降靈於閶闔之上騰瑞氣而蜿蜒
燭神光兮薄暘　又東郊迎氣賦少陽始來隨初日而
其輝未赤新春乍應拂大旌而其色彌青天統則彰禮
容斯覩樂聲動蕩於木氣黃道麗彩於蒼璧氣先四序
克配於木德震宮光被八紘不逃於金壺玉曆　王起
東郊迎春賦於是法駕鏗鏘嚴城翕習見太史之先謁
知句芒之已及都人士女候綵仗以駿奔文物聲明擁
翠華而鱗集莫不聽玉漏而雷動起靈壇而嶽立於是
闢重門導九逵服蒼玉載青旗八鑾振響隨解凍之和

風五輅騰輝映麗天之遲日　韋充郊特牲賦盡黑黃
蒼赤之形舉書其數用繭角皮毛之狀具體而微茍山
川之不捨咼天地以相違當其大禮既陳泰壇斯踐彤
殊歸獸角若獨繭雞麐怨至初無悚於牽牽觳觫方來
尚不絕乎餘喘斯可以見至德在斯入用惟時實禮之
大者在信以成之介葛雖聞於早辨莊周誠得而興悲
　謝觀東郊迎春賦陳靈威於中宮之座設大昊於配
享之位東嚮西嚮句芒歲星而對列左之右之三辰七
宿以相顧既竭百辟之心用展一人之事帝乃玉色以
進磬折而前求發生之候不忒祈温和之氣罔愆盡敬

於地冀祐於天一拜而北陸之寒去矣再拜而東方之風煦然獻酬既巳尊卑備矣拂祥光於龍䡚之上納和氣於御衣之裏　柳宗元迎長日賦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潛長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精光璧彩始融麗景欲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乎康莊浮晨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　李程迎長日賦將報本而郊天因宣明而主日大司徒執圭以表位羣有司奉璋而有秩羲和御之而有倫疇人則之而無失運行之次望遲遲以就陽寅賓之時見杲杲而已出　何迴焚柴賦惟天命子之

辰惟帝告天之日靈神以之保乂昊穹以之宥密穀核洋溢鼓鐘鍠鎗三靈同感庶物皆精故祭者脩禮之義柴者告成之意燎焜煌而上熏煙勃窣而傍馳朝野美乎聖澤華夷賛乎能事惠浹洽於煇胞恩汪濊於民吏則知柴而致福祭示吉蠲效周室之爲理望虞家之有年福福應兮飛燄神神來兮駕煙　王起雍畤舉權火賦伊昔克脩羣祀大合百神聲明雲集文物星陳仰珠旒則嚴其待曙聽玉漏則闇然未晨晦威儀之秩秩迷俎豆之莘莘張華燈而其光不遠秉神燭而其明不均則雍畤之舉權火也莫之與倫既而亭亭有揭燄燄方

爇於以覯百里之備於以昭五夜之節拂瑞雲之表乍疑乎燭龍方來入靈壇之中又似乎神光不絶由是薦嘉者於焉仰止執熱者難乎嚮邇電延而自西自東星繁而一彼一此比王屋之火空際不流似陳寶之光祠中乍委則雍畤之義斯焉取斯權火之作爲於有爲照苾苾與芬芬自明無黷燭踰踰與濟濟方表有儀故將崇其明祀立我洪規豈徒散孤光於地表煽丹燄於天垂而巳哉　宋宋祁圜丘賦敢問圜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迴朱鳥以高燔兮槩瑰魁而斜峙休氣回復乎其椒

兮榮泉滋滲乎其趾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矣神明肅然離衛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炊其暇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陛列道櫛頡重營界紫無綺板以作勞不藉斸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致崒兮似高山之在周邦巖焉若隆雎之亘汾滙及夫消日肇祀於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眞縟以蒼蒼兮鼎敵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乎坎闔兮有司守燎燦瀾乎壇中　鄭獬圜丘象天賦肇靈壤以高峙樹圓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儆高穹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惺然神意交穆然大貺授徧

羣靈以從之祀嚴太祖以爲之侑煥乎盛容配乎大就
成非人力發寶勢以下播仰合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
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
於厚地取類於重丘崇崇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其
大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藁秸以藉誠有陶匏以薦禮
大采焉以彰其質蒼璧焉以象其體固異周翹授政築
層級之三成漢祀命郊兆重階之八陛　范鎮大報天
賦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真宰化
至而乾用九令行而風不再泰山四維兮圓基圜而靜
寧黃河一清兮旋期運而茂對元尊降休其如響富媼

効珍而弗愛星氣交見景炎青赤之光魚馬兩至道出
東西之海於時百靈會鈞天之游萬物極崇丘之大饗
并者罔識帝力仰盆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之
末垂意幾成之會不有反本之報曷爲含生之賴況夫
西踰月窟之垠東走天池之紀北窮祝栗之野南極濮
鉛之地雷出而奮豫風興而拔靡穹居草服薙體木鴈
之酋稽首貫胸離身反踵之帥尋聲望景知中國之有
至仁梯虛航深示戎狄之無外事順走我轍跡服馴我
鞮鞻迺有雙船共觝之獸赤汗赭沫之駟浮琛沒羽之
珍文鉞碧砮之異諸福之物倜儻奇偉衆變之狀爍爛

譎詭按圖牒而未書歷封禪而不至滔滔焉巍巍焉來
助祭者波委而嶽峙　明王梅恭祀圜丘賦爾乃振玉
輅之殷轔騁華芝之飄搖金貂冀轂錦校扶軨建螭蚪
之羽旆兮拂雲霞之輕綃儼肅肅之前導兮舞迴飈而
飄飄二十八宿五岳四瀆之旆旗迴環矗擁紛不知其
幾許兮目瞑眩而相交列黃麾而豹尾響儀鍠之玉珮
被毬罽兮馴象山回而嶺峙輝障泥兮仗馬雲滃而川
逵於斯時也豐隆排雲雨師汎灑風伯剡然其先驅日
馭隨車而散彩於是踰金水出崇墉望清都戾帷宮初
海運而天聲忽秋肅而春融奉圭豆者受成於冢史列

陛楯者屏息於元戎爾乃達觀於郊丘也廣矣大矣不
可述矣上巒律而摩鴻濛兮下混龐而當地軸外巽騫
而雄張兮中深閒而無蹟廣運應之千柱兮繚周垣之
相屬眇八觚之直上兮倚青雲而盤矗爛虯霓之夭矯
兮拂祥飈之回複恍朱鳥之可摘兮謂南極之在麓壢
魅魍魎屏跡而遁藏兮太乙勾陳呵護而清肅疑神變
之倏成兮非人力之所築羲和弛御候人告昏甲夜寂
寂齋宮沉沉天子方儼而一精而真盥而不薦直而惟
寅旣而絳幘呼旦靈鼉三嚴元冕峩峩大裘襜襜出自
齋宮穆穆登壇司烜告期萬炬畢然熒惑逶迤而泯燿

祝融忽霍而相先大和之鐘厥音維洪鯨吼龍吟殷殷隆隆吉事爰始燎煙方通合藹鄉於焦蒸何夯星而走虹闢天閶以受祉昭姹芬於璇宮蒼璧秩秩黃流崇崇三陟三降棣棣雍雍陶匏十二而豊質雲和六變而始終

【原】詩隋盧思道駕出圓丘詩開年簡時日上辛稱天吉平曉禁門開隱隱乘輿出乘輿出九重金根御六龍章移千乘動旆舉百神從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鐘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風中颺紫煙壇上埋蒼玉【增】唐李嶠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詩垂旒滄海晏解

網法星空雲散天五色春來日再中稱觴合纓弁率舞應絲桐凱樂深居鎬傳歌盛飲豐　陳子昂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詩雲陛旂常滿天廷玉帛陳鐘石和睿思雷雨被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　韓翃扈從郊廟詩丹墀列侍主恩同廄馬翩翩出漢宮奉引乘輿金仗裏親嘗賜食玉盤中晝趨行殿旌門北夜宿齋房刻漏東明日駕迴承雨露齊將萬歲及春風　權德輿朔旦冬至攝職南郊卽事詩大明南至慶天正朔旦圓丘樂六成文軌盡同堯曆象齋祠忝備漢公卿星辰列位祥光滿金石交音曉

奏清更有觀臺稱賀處黃雲捧日瑞昇平　武元衡至日圓丘詩郊廟祇嚴祀齋莊覲上元別開金虎觀不離紫微天樹古長楊接池深太液連仲山方補職文舉自傷年風澀銅壺漏香凝綺閣煙仍聞白雪唱流詠滿鵷紘　裴度至日圓丘詩致齋移祕府祇事見沖襟皓月當延閣祥風自禁林相庭方積玉王度已如金　崔曙至日圓丘詩典籍開書府恩榮避鼎司郊丘資有事齋戒守無爲宿霧蒙瓊樹餘香覆玉墀進經逢乙夜展禮值明時勳共山河列名同竹帛垂年年佐堯舜相與致雍熙　韓愈奉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詩燦燦辰角曙亭

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　宋蘇軾郊祀慶成詩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埽地魄寶夜垂精御圓蒼蓋環觀海岳城北流吞朔易西極落欃槍升燎靈光答迴鑾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　明何景明郊觀詩丹戶乾坤闢雕墻海嶽扶瑤壇上星斗琳觀俯虛無輔弼朝元坐勾陳衛紫樞風含浴殿暖雲裊露盤孤好時瞻春祀嵩高聽夜呼公侯守禁籞虎旅發金吾玉輦臨犧宰珍饈走膳夫時時聆磬管鬱鬱鎖松

梧日月藏金櫃龜龍祕赤符祈天洪洛誥渡海斥秦誣
李夢陽正德元年郊祀詩壇官秉笏候金鐘月出西
南照雪峰不向蓬萊看五色那知天子是眞龍 神來
擊鼓復吹簧一道虹飛萬丈光閶闔清風搖玉燭至尊
獨立殿中央 金輿還內放人看萬戶千門震地懽繡
扇徐開龍虎氣君身不動泰山安 倪岳甲辰正元奉
命南郊看牲詩漏轉重城夜不扃兩街高炬燭青冥影
連貔虎塵隨路香拂犧牲月滿庭已信卜郊嗤魯史卻
看在滌重周經明朝復命紅雲殿鵠立金門候曙星
胡侍扈駕郊壇陪祭詩朱壇晴雪媚春空雲從天行氣

象雄八駿宛迴黃竹路六龍遙向玉華宮爐煙半拂仙
人掌樹色微翻少女風應有海神來候駕南端霏霧碧
溟濛 郊壇春蹕遶朱城上帝高居瞰玉淸五色幡幢
空裏見六軍組練月中明雲依黼帳成龍采樂上瑤臺
作鳳鳴望秩屢叨陪海嶽涓埃何以答恩榮 趙輔奉
和觀車駕祀南郊詩御堤新築淨無埃大駕親承祀事
來風定爐煙浮袞冕日高仙仗護蓬萊鸞旂紛擁雲衢
合雉扇遙迎翠輦開更有羽林嚴宿衛桓桓多是出羣
才 蔡羽郊壇詩輦道風淸碧野平紫煙常自鎖南城
行宮歲幸乘龍近仙侶朝來學鳳鳴小殿沉香金氣鬱

圜丘芳草玉華淸祠官記得天行處萬燭光中候珮聲
唐順之冬至南郊應制詩明王敦大報泰時禮神君
位以南離正宵從甲子分月臨太乙館星動羽林軍除
道疑登岱鳴簫異度汾聲容六變合海嶽百靈紛封簡
微題字屏帷悉晝雲神光人共見天語帝親聞盛跡誰
能賦多慙扈從羣
【增】歌漢郊祀樂歌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
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
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
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蘭粟粢盛

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
【原】晉郊祀歌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
薪紫煙起冠青雲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謀筮從建
表蘊設郊宮田燭置權火通歷元旬集首吉飾堦壇坎
列室 整泰折祚皇祇衆神感羣靈儀祚有晉暨羣黎
溢九有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宋顏延之天地郊夕
牲歌寅威寶命嚴恭帝祀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宜地稱
皇饗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
六典聯事九宮列序有牷在滌有潔在俎式薦主衷以
答神祜 隋牛弘郊昊天上帝歌肇禋嚴祀式奉尊靈

因高壘敬埽地推誠六宗隨兆五緯陪營金石諧合絲
竹淒清我粢旣盛我酌惟明元神是鑒百福來成 增
唐圜丘樂歌闓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圜宰深仁曲成
日麗蒼璧煙開紫營聿遵乾享式降鴻禎　欽惟大帝
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旣聽雷鼓鳴空神
其介祀景祚斯融　宋郊祀樂歌在國南方時維就陽
以祈帝祉式致民康豆籩鼎俎金石絲簧禮行樂奏皇
祚無疆　元郊祀樂章宗祀配饗肇舉明禋嘉玉旣設
量幣斯陳惟德格天惟誠感神於萬斯年休命用中
有碩斯俎有滌斯牲鑾刀屢奏血膋載升禮崇禋粟氣

達尚腥上帝臨止享於克誠　明高皇帝御製郊祀樂
章天垂風露兮雨澤沾黃壤氤氳兮□化全民勤畝畝
兮束帛鮮臣當設醮兮奉來前　庖人兮列鼎殽饈兮
已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聖靈兮皇皇穆
嚴兮金爵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載斟
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
願享　三獻兮樂舞揚殽俱納兮氣藹而芳祥光朗朗
兮上下方況日吉兮時良　旌幢叠叠兮雲衢長龍車
鳳輦兮駕飛揚瞻冉冉兮上下方必蒸民兮永樂望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束帛將感

至恩兮無量　明南郊祈穀樂章蒸民勸職兮農事專
篤工亦慎兮罔豫阡玉帛祗奏兮簠豆籩仰祈大化兮
錫臣豐年　鼎烹兮氣馨香羞兮上醲帝垂享兮以歆
蒸民蒙福兮以寧　三獻週兮肅乃儀俎豆敬徹兮弗
敢遲願留福兮丕而曰雨曰暘兮若時　祀禮告備兮
帝饗彰精神上達兮感昊蒼雲程肅駕兮返帝鄉臣荷
恩眷兮何以忘祥風瑞靄兮彌壇壝蒸民率土兮悉獲
豐康　明高皇帝九章歌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
以諧同命舉枹拊鼓而撫琴兮加寶瑟及以笙鐘磬聲
噰嘵而韻窮兮吹塤篪以管從　遙瞻閶闔之開闢兮

飛龍前導而翱翔蹌蹌鶴舞鳳揚兮鑾輿冉冉而上方
侍從景從周匝兮天香馥郁而旋幢張帝衣元雲之衣
兮綵霞赤霓而爲裳稽首仰瞻遙遲兮聽金玉之鏗鏘
洪厖之方闢兮擁地祇之旌幢麒麟丹鳳之挾車兮
角端前驅以騰驤衛護森嚴而凜凜兮於昭穆穆而聖
皇稽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恪勤以趨蹌　天星不息而
周章兮擁旌旄而運銀漢旙幢繚繞於大虛兮護從鑾
輿而至下方惟五星日月照臨兮邇帝左右而龍旂傍
引領以欣覲兮威威而衛帝行　覲旂旛之四維兮列
神威而倍張嶽鎮海瀆之會兮斂欣地祇之來降陪神

廼聖而相從兮擁山鬼於幽篁飛蒼龍而倏然兮清塵導道而妖魅藏矯首以候來兮聖皇爲民而錫康　皇天后土之旣臨兮享殽饍而美椒漿思陰陽之會合兮如臨已而穆穆洋洋躬謁束以趨蹌兮周旋三獻而奉觴皇皇二聖之優游兮眷予牧民而爲王惟天地之恩無極兮獨父母之育相當雖欲報之何以兮但法常經而顧藏　氣氤氳而馥郁兮樂聖駕之旋幢喜雲衢而耿冉兮天廓落而地洪厖因遥送而俯仰兮鑾輿降而達元黃慕神降上之盤桓兮於心曅曅而耿光顧民之多福兮每以歲首而奠筐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餚饍

備納而供勤昌以之而祈谷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天門地維之茫茫兮欲假之來享而難望樂之旣成兮必時若而雨暘

增詔梁沈約南郊恩詔昧旦夙興念茲治道而刑禮兼用未臻和簡向隅之情永言增歎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思隆嘉祉被之兆庶

增赦書唐張九齡南郊赦書爰因長至欽謁上元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成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　天寶十載南郊赦書爰以土德承漢火行是憑大易之辭用紹前王之烈獻歲初吉乘時布和展禮崇禋竭誠昭布庶叶發生之序載覃雷雨之祥

增制唐景龍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南郊制朕自臨四海於今五年幸承祧社之靈未展郊丘之謁方今朔風候律南至登辰乘上日而恭察奉高禋而肅事揚祖宗之休命酌壇場之令典百神受職三才合契備殷薦之容行昭報之禮豈惟靈光所致但驗其徵方冀後先不違實受其福　陸贄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天下制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休慶旣荷於元功禮有昭於大報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恭奠珪璧陳

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太壇朝享於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

增議唐長孫無忌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議　又太宗皇帝配天議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追奉太宗已遵嚴配

今乃降配五神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臣謹
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
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
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請奉祀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
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
造於生靈請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　唐紹請以正冬
至日祀圜丘議臣聞禮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者以其
日行躔次極於南際是日一陽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甲子但爲六
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略運未周惟總

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
大吉而就小吉也　獨孤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按
禮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
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
爲太祖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建封
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今若以高祖創業
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
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失孰甚焉謹稽禮文配
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
原 表梁簡文帝上南郊頌表雖周郊南甸宗伯之官徒

設漢興北時宣恪之道未隆而體元合極先後弗違典
盛望秩理通孝敬深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　增
唐令狐楚賀南郊表光膺大寶茂對上元盡誠信以奉
先極婉愉而致養孝光夷貊悌達神明方將告成功敷
顯號惟天爲大俾衆庶咸新如日之昇與品物相見六
幽傾耳四海翹首
原 啓梁元帝慶南郊啓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
雲門斯舞樂諧六變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原 頌梁簡文帝南郊頌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
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烏

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皇帝之御天下也緯天維理
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
不言而已肅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塵清世晏蒼兕無所
用其武功運謐時雍鵷鷺咸並脩其文德玉門罷堠紫
塞沈烽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
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
西自南無思不服由是嘉祥被衆瑞發金人澤馬丹甑
玉雞三角九尾四肩六足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闈乃
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
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五

達四通廓郊彌澤南瞻重岳北眺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蕘屼山川異態飛梁遼宇洞燭空懸紫殿仙宮霞褰鳥翥其辭曰肅恭明神遂聽前蹕配天道尊迎陽義重元酒陶匏燔柴雲聳蹌舜論韶龍堯稱拱郊宮載靜紫壇新謐肅肅禁衛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鑾昭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康哉德盛美矣時豐三辰增曜七政永崇五方來泊四隩茲通懸繩度窄駕鹿追風既數懋化復覩瑞滋金亭出野玉露霑墀紫脫神章華平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

增 明方孝孺郊祀頌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於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飭地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羣僚獻於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歆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于孫萬年太祖歎言天子至仁息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祚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聖情欣豫上帝予撫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

增 祝文唐郊天祝文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愼脩禮物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祇薦潔誠 明南郊祈穀祝文候維啓蟄農事將舉爰以茲辰敬祈洪造謹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衆品備斯明潔恭祀上帝於大享殿仰希垂鑒賜福烝民俾五穀以皆登普萬方之咸賴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郊天 六十

增 序明宋濂郊禋慶成詩序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不能恭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惟我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斂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厲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 本集郊禋慶成詩序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禮儀部十三 朝日夕月 祭星

朝日夕月一

原 通典曰周制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玄云實牲體于柴上日陽精屬天月陰精屬地陰道卑制于陽故月屬天而從于陽同實柴之義 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俱色赤樂與祭五帝樂同禮神之玉以珪璧 珪璧邸為璧取殺于上帝 王搢大珪執鎮珪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人事君也 王服元冕所以尚質自朝至暮行祭之禮先以牲幣于柴上而燔之升煙于天以同五帝之義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

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 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于壇月埋于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為大祭分為中祭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禮宜重用積分祭宜輕則用少牢拜日于東郊月于西郊者此因而祭于郊也特牲大穀之時埽地不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于地也至時于二祭所用珪王亦無差別 觀禮拜日於東門之外 此會同以春也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 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變拜言禮者非常祀也祀月北郊者大陰之情以為地神也若王巡狩會盟燔柴升煙以祭日是君自以君道而祭陽也方伯會盟則瘞埋以祭月是臣自以臣道而祭陰也 增 考工記曰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國語曰先王朝日夕

月以教民事君 陳氏禮書曰日言朝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于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于夜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而祭元端以朝日于東門之外 端當為冕 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左傳曰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 春秋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漢書郊祀志曰秦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又曰雍有日月參辰廟各以歲時奉祠 原 通典曰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泰畤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

為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羣公無四朝之事　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頗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而正月非二分之義秘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叡駮之引禮記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

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　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為大遂親朝日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今若一以分

日或值月出于東而禮于西尋情即理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為朝日取月一日為朔夕月三日為朏朏者月行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為是游明根等對曰考按舊式準校衆議宜從朏月　後周以春分朝日于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圜丘秋分夕月于國西門外為壇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也　隋因之開皇初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于國西開遠門外為坎深三尺廣四丈為壇于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

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唐二分朝日夕月于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　增開元禮皇帝春分朝日東郊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圓丘儀諸應祀之官齋戒如別儀　宋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　高宗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其後于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千齡節祭日月　穆宗應曆二年日南至始用舊制拜日禮　金朝日壇曰大德在施仁門外東南當闕

之卯地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西北當闕酉地春
分祭朝日于東郊秋分祭夕月于西郊金史 太宗天會
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 熙宗天眷二年立朔望
朝日儀有司設爐案御褥位于所御殿前陛上設百官
褥位于殿門外皆向日宣徽使奏導皇帝至位南向拜
各門皆相應贊殿門外羣臣陪拜如常儀 世宗大定
二年以拜日無典罷之十五年詔定拜日禮有司援唐
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無南面拜日之
制今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其日先引臣
僚於殿門外陪臣立殿前班露臺左右皇帝于露臺香

案拜如常儀 十八年拜日于仁政殿始行東向禮
宣宗貞祐元年拜日于仁政殿每月吉為常 元世祖
至元十六年祀太陽 二十五年祭日于司天臺 成
宗即位祭太陽太歲于司天臺 武宗至大三年祀南
郊以日月從祀 明太祖洪武戊辰增脩壇壝于大祀
殿丹墀中東西相向以祀日月罷朝日夕月之祭至嘉
靖中用夏言議改建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
嘉靖十一年定朝日壇以甲丙戊庚壬間歲一親祭夕
月壇以丑辰未戌三歲一親祭之

朝日夕月二

【增】蹛林遼史太祖神冊三年九月拜日于蹛林 靈壇明祭朝日壇樂章神靈壇兮肅其降
有帛在篚分赤琮 壇坎詳別幽明注 朝夕禮器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
月 【原】別幽明禮記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 迎
陰氣列女傳日中考政教人事少采夕月曹大家注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祀夕月以迎陰氣 本
二分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故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君子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故本二分也
祀五帝周禮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席 【增】執鎮圭周禮典瑞
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立次祀春官肆師之職立次祀用牲幣注次祀日月星
辰也 【原】實柴以祀周禮大宗伯享天神之禮以實柴祀日月 圭璧以祀詳朝
日一 成山祀日漢郊祀志宣帝成山祀日 萊山祀月宣帝于萊山祀月
【增】以牛以羊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最 在東在西後漢祭祀志建武二年初置郊

兆于洛陽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 五采五就見前 三成六成唐志
舊樂用黃鐘之三成新改用圓鐘之六成 元冕元端天子朝日其服則元冕元端 青
璧白璧朝日玉用青璧夕月用白璧幣如玉之色 朝日朝朝見前 大明夜
明見前 未後三刻宋史天禧元年四月監察御史王博文言夕月壇號夜明翻居晝祭恐未
合宜請于未後二刻行禮從之 坎深三尺長編元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禮部言熙寧祀儀朝
日壇廣四丈夕月壇廣二丈以唐王涇郊祀錄考之夕月壇方廣四丈今止方二丈比日壇甫及中當改造夜
明壇為坎深三尺從廣四丈為壇于坎中高一尺方廣四丈從之 醴齊盎齊唐禮樂志日月
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 衣赤衣白漢書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陰立太乙祠于甘泉郊日
以牛祝宰衣赤祭月以羊祝宰衣白 精意以享禋于六宗注云禋精意以享之也宗尊也所尊
祭者其祀有六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一誠已伸明夕月壇樂歌

朝日夕月三

增賦唐陸贄東郊朝日賦曰日爲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國天垂象聖作則候春分之節時則罔愆順周官之儀事乃不忒于是載青旂儼翠華蓋留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旣誠而望賒倏而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鑾落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卷餘靄于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紫光分輝于千品萬類煙煴瑞色均燭於四奥八紘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和氣

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旣而盛禮畢陳錫鑾同輪備禮服之燦燦殷游車之轔轔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壽熙朝日而長新

增詩唐劉禹錫監祠夕月壇書事詩曰西皞司分晝夜平羲和停午太陰生鏗鏘揖讓秋光裏觀者如雲出鳳城

增歌唐貞觀朝日夕月樂章曰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宮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神武載集豐功表睿文　合吹入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詞昭茂典光前烈夕曜神功表盛明

增說唐柳宗元朝日說曰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夕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

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予從之

增論宋陳祥道祭日月論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二也大宗伯四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大司樂樂三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

于是乎祭之六也夫曰郊禘而祀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

增 文明世宗朝日壇祝文曰惟神陽精之宗列聖之首神光下照四極無遺功垂今昔率土仰賴茲當仲春式遵古典謹以玉帛牲醴恭祀于神伏惟鑒歆錫福黎庶

又夕月壇祝文曰惟神鍾陰之精配陽之德繼明于夕有生共賴特性五星列宿咸司下土各有攸分抄子之資仰承帝命君此生民茲者時惟秋分爰遵典禮以玉帛牲醴用修常祭于神惟神歆鑒福我邦民

祭星一

增 周禮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文昌第六星） 通考曰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月令秋分日享壽星于南郊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于國城西北 秦始皇時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鎮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廟各以歲時奉祀 漢高祖八年命郡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宣帝立歲星辰星

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 東漢季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東晉以來靈星老人星心星配享南郊不復特祀 隋制于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並以少牢 唐制立秋後辰日祀靈星于國城東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于國城西北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有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會於壽星帝次列宿之辰請每至八月社日配壽星祠于太社壇享之 天寶三載十月十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至其祀典歷代皆闕宜令所司以來月甲子日立壇仍議其牲牢禮秩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著以成式垂之不朽 武宗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曰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内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

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陰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于極雖歆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期助昌時以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情上爲列星星之運行畢繫于物貴而居者則必司八歲總萬神幹化權於混茫賦品彙于陰隲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　宋制二仲祀九宮貴神爲大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爲小祀　眞宗咸平四年駕部員外郎

直秘閣杜鎬上言按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今以五帝爲太祀太一爲中祀唐朝元肅二宗並常親祀會昌中陞次昊天上帝欲望復爲大祀從之其御署祝版禮同社稷增設壇兩壝玉用兩圭有邸其槀秸加茵褥如幣色　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言陛下光闡鴻猷並秩羣祀而蕭薌之祭獨畧壽星搢紳之譚皆謂闕典加以周伯星出實居角宿之間天既垂休禮罔不荅伏望特詔禮官俾崇祀事詔有司詳定以秋分日享壽星及角亢七宿爲壇南郊其祭器祀禮咸以靈星爲準奏可　慶曆四年靈臺郎王太明言司天

監定亢池主渡水往來送迎之事北河爲胡門北戒南河爲越門南戒主司空掌水土功事皆不主江淮濟箕計奎三星頴注津瀆太明所遺請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內者當祠二月詔汴口祭河兼祠十七星　慶曆中修大火祠在南京三月九日祠之位版以黑漆朱書曰大火位配位曰閼伯位　神宗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太一經推筭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六之數復元之初請崇建宮宇迎五福太一于京師　元豐四年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朝時令秋分饗

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于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享之壽星也又按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于南郊立老人星廟以仲秋祀則壽星謂老人星矣請依後漢于壇上設壽星一位祀老人星其壇下東方七宿不宜復設從之　政和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當與社稷比爲大祠祝版依會昌故事開寶禮書御名　元世祖至正十七年

祭斗二十年祀太一二十七年司天臺祭熒惑二十八年置醮祠星三日三十一年成宗即位祭火土等星 文宗至順二年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教每歲四祭

明洪武戊辰增修壇壝于大祀殿以祀星辰

祭星二

【原】散食 爾雅祭星曰布注布散食于地上 祠牛 漢書高祖詔郡國立靈星祠祠以牛注農祥也 【增】象功 前見 應禮 通考漢成帝時匡衡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 【原】祈天宗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禮六宗 虞書禋于六宗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 【增】老人廟 心星廟 俱見星一 兆四類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注四類謂日月星辰以類而為之兆也 掌三辰 通考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 千秋節 唐書開元二十四年敕曰宜令有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 九宮神 通考天寶三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于城東置九宮神壇每歲四孟月祭尊為九宮貴神 司天臺 元史世祖至元五年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于司天臺 雲儀臺 元成宗即位祭設星于雲儀臺 祀參辰 前見 祭角亢 唐開元中敕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 開元敕 開元禮 前俱見 【原】幽禜以祭 幽禜祭星壇名 圭璧以祀 前見 晉侯卜祟 左傳晉侯有疾卜曰實沈為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此不及君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若君之身則出入飲食之事星辰之神又何為也注參星也 漢高立祠 詳祠牛注 【增】幣以方色 唐禮樂注神農之幣以赤伊耆以黑五星以方色 壺實昔酒 以壺尊二實昔酒以祀衆星 置壽星壇 前見 在祀帝壇 唐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

帝配東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間外官一百五在內壝之外已上在大明壇 從祀星辰 長編宋太祖南郊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 猶位子男 通考唐文宗太和二年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九宮祝版御署稱臣伏以九宮位于天地猶子男也陛下為天子豈可反臣于天之子男耶乞令有司詳議正此誤典 祠十七星 前見 建長生宮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建長生宮于同眞宮舊址以祠熒惑 【原】商丘祀大火 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注商丘宋星也相土代閼伯後居商丘以祀大火 靈星配南郊 晉書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南郊不特置也 【增】降德音於天下 宋史天聖六年中太乙宮成命宰相王安石為奉安太乙使密院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孫固等為前導官主管道導奉安神像降德音于天下 祭貴人於東郊 金史金宣宗興定元年七月以久旱祭九宮貴人于東郊

祭星三

【增】賦 唐周鈐南郊享壽星賦曰精誠斯感肸蠁潛交矚神靈兮心馳箕斗奠椒醑兮酌滿陰魄事異乞言殊養老于東序祭惟合禮同祀月于西郊象在角亢壇當戊巳月皎皎而清漢波流夜蕭蕭而白榆風起齋心常潔蘋蘩之薦巳申壽域光開龜鶴之年可俟

【增】詩 明李楨駕幸朝天宮祭星詩曰上帝簫臺衛百靈

儲皇拂曙醮羣星清都秘籙開雲篆白晝神雷擲火鈴

增 歌 漢郊祀景星歌曰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增 制 唐孫逖天寶三載親祭九宮壇大赦天下制曰勵精爲理三紀于茲上荷宗廟延祥克開厥後下賴股肱叶德以致邕熙而麟鳳龜龍近遊郊藪蠻夷戎狄遠輸琛貢秉時年之休運协皇王之遠圖是以圓丘方澤之儀昇中告成之禮靡典不舉靡神不懷恭惟九宮明祀尚闕載深兢惕用建靈壇爰以元辰祀執其獻叶青陽發生之慶祈黔庶吉祐之福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七

禮儀部十四 方丘、社稷

方丘一

原 通典曰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犧氏俯而觀法焉顓頊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火當爲北北陰位主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聚羣神使各有序）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地祇主崑崙也必於澤中者所謂因下以事地）其丘在國之北（就陰位）禮神之玉以黃琮（琮八方象地）牲用黃犢幣用黃繒王及尸同服大裘（祭地之服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皆云與祭天同今按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是同器也王制天地之牲角繭栗是同牲也又鉤命決地配以后稷又配祭同也此類頗多凡靈裁功齊腴緝德一尚質之義安有二哉）配以后稷（鉤命決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精以）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先奏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乃後合樂而祭焉凡祭天地宗廟之樂絲爲皆尚柔陰聲剛也）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内地名也（先儒引禹受地統書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按皇地祇鄭康成以爲崑崙即是土地高者之稱崑崙最高爲稱是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于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云丘而言郊也所謂祠北郊神州之神）牲用黝犢（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注謂祭地北郊）幣用黑繒（幣色無文按崑崙牲幣用黑色則神不宜異也）玉用兩珪五寸有邸（僢而同邸）其壇于北郊築土爲壇名曰太折（祭法瘞埋于太折祭地也注折炤晰昭明之名）配以后稷備五齊（若神州則醴齊而下）

四齊七獻（本撰大祫九獻以外神無祼故七獻）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尊薦菹醢之器藉神席稾秸蒲越及雞人呼晨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大宗伯攝亞獻並如圜丘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鐘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唯圜丘方丘當此二始謂圜丘之先奏圜鐘爲宮之樂次燎牲及玉帛也方丘則先奏函鐘爲宮之樂次則瘞埋血及玉帛二者在正祭之前故云二始）尸前既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爲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于神座前畢王更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醍齊亞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獻也尸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　漢高定天下後詔御史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主祠天地武帝即位曰朕親郊而后土無配則禮不荅也於是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澤中爲五壇壇一黃犢以高帝配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者衣尚黃始用樂舞帝親望拜如上帝禮（從寬舒等議）至宣帝脩武帝故事間歲正月一幸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安

北郊（時丞相匡衡奏言祭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故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今祀后土反東之少陽宜徙之長安）元始五年王莽奏復南北郊如故莽又請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奏可後漢光武中元二年營北郊祀地祇在雒陽城北四里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后以配地祇正月辛未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畢次北郊昭烈即位營北郊于成都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后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上奏古來娥英姜嫄盛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大地也蔣濟議曰宜以宣后配地）晉武帝受禪後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圜方二丘于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太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成帝咸和八年于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

此依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

奉牲用元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于是從和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同用元牲宋武帝

永初二年親南北郊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于鍾山

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初晉始置于覆舟山南至此移之廢帝以舊地吉祚復之齊高帝受禪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犧

牲之色因舊不改從王儉議而無配武帝永明五年議郊祀

用正月次辛瘞后土車服之議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衮

冕用次辛之義詳郊天梁武帝制北郊為壇于國北常與南郊

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于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

宮先農五岳及國内山川皆從祀地攢題曰后地座用

上和香以地于人親宜加禮節省除四望座[illegible]十州山兼議北郊[illegible]五[illegible]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從焉[illegible]有四望座也松江浙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

如故帝行一獻之禮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

辛用特牛一祀于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及文帝天嘉中

改以德皇帝配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後

魏道武即帝位二年癸亥瘞地于北郊以神元竇皇后

配壇兆制同南郊其後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

與二郊同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

祇于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為壇在國北郊禮以黃琮束

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犧同圜丘

後周祭后土地祇于國北郊六里為壇以神農配牲以

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以獻侯莫那配焉莫那則周文帝之遠

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北

郊十四里為方壇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

拾州柱州營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

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揚州東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惟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于壇之南少西孟冬祭神州于北郊亦以太祖

武元配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為方

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貞

觀中奉高祖配地郊永徽中廢神州之祀乾封初又詔

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于渭水北置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帝

崇配方丘等祀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有司

議惟祭昊天上帝續議請設皇地祇位開元二十一年

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

郊以太宗配其議備開元禮【增】唐書曰武德中冬至

及孟夏祭皇地祇于方丘玉海曰唐高宗已封禪復

詔以正月祭北郊博士蕭子儒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
漢光武五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
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方丘神州宜奉高祖太
宗配　文獻通考曰開元十二年祠后土于汾陰脽上
山堂肆考曰唐永泰二年杜鴻漸奏夏至祀皇地祇
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　通考曰宋初因唐制夏至祭
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于北郊天子親祭天于南
郊則并設皇地祇位以四祖迭配　真宗景德四年正
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致祭用太祖禮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經度制置使詣脽上築壇如方
丘之制　四年正月丁酉備鑾駕出京師二月丙辰至
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
門自宮至脽丘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旂轡幕服
耀郊次眺覽久之己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
服供具庚申羣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設
燎火其光如晝盤道紆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衮冕
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于神座之左以太祖
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　神宗元豐元年樞密院直
學士陳襄上言合祀天地于圜丘爲非禮請依古禮祭
地于方澤詔禮院集議至六年尚書禮部言太常寺脩

定郊祀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于北郊方丘及上
公攝事儀詔親祀北郊盡如南郊儀其上公攝事惟改
樂舞不及備官其俎豆樂架圭幣之數史官奉祝冊並
如親祀陳薦言議者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遣冢
宰攝事亦恐未必合古遂詔親祀北郊並依南郊儀如
不親祀上公攝事　哲宗元祐五年詔儒臣明正祀典
中書舍人孔武仲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
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于苑中
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　七年帝初郊
合祭地祇于圜丘　元符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神
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于方丘第一
成之西北位神州于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
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特降于從享之列耳欲望明推神考詔旨列崑崙神
州于從享之位　徽宗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大禮
後一歲夏至祭地于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
簡省　四年夏至日帝始親祭地于方澤以太祖皇帝
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詢武告于永泰
陵詔以其日爲景貺節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
討論夏至日致祭皇地祇以太祖皇帝配立冬祭神州

地祇以太宗皇帝配于天慶觀望祭　二年禮官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于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禮局議設于南方北向令北面望祭北向為難且于經無據請仍南向從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時每歳遣使代祀后土至元五年嘗建后土于太寧宮十二年又立后土祠于平陽之監湯　文宗至順二年遣秘書少監王珪代祀后土　明太祖建方丘于鍾山之陰分祀后土三年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十年上以分祀天地有所未安遂定議合祀即圜丘之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十一年大祀殿成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

大祀殿　世宗嘉靖初年定祀方澤儀注九年從夏言疏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祭用夏至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奉太祖配　嘉靖九年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至夏至祀地（張居正集）

方丘二

原 爾雅祭地曰瘞埋　廣雅方澤大圻祭地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大司樂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于北郊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　增 周官大司樂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禮記外傳曰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澤配以后土（地祇方丘也謂祭崑崙山之神也地之正祭歲有二此一祭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于北郊配以后稷（此周制也）

原 漢書曰武帝元封四年帝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師古曰燭謂照也）　又云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人一匹　漢舊儀曰漢法三歳一祭地于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　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

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　增 漢郊祀志曰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　後漢祭祀志曰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元冥車旗服飾皆黑注北郊去邑六里因水數也　文獻通考曰祭地于北郊而澤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　陳襄南北郊議以函鐘為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　八編類纂曰配地之神周禮無文鄭元以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無據至漢平帝用王莽之說以呂太后配光武時改薄太后為高皇后以配後魏道武以神元

竇后配則愈不經矣隋始改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時以景皇帝配貞觀中以高祖配宋初以四祖迭配皇地祇太宗時以宣祖太祖更配其後惟以太祖配明洪武三年五月親祀北郊奉仁祖淳皇帝配　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人以夏至日禮之于澤中方丘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自鄭康成惑于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十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為二事後世宗之自漢武用祠官寛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

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皆非禮經之正義由漢歷唐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祀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行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明以夏至日親祀皇地祇于方丘

方丘三

增賦唐張餘慶祠后土賦曰致虔誠揀吉日甸師清野宗伯奉秩端旒垂緌左輔右弼修五禮之大道酌千靈之故實綵幣藻耀層壇崒嵂黃琮展前以備陳白茅有藉而間出元酒式降以尚本瑞珪不琢而貴質繁纓藻帶爍爛于祭容孤竹雲和鏗鏘于聲律鬱人獻爵司干授器據青野之雕阜肅黃祇之神位鼎氣歊雲神光燭地薰風偃草以浹洽遲景瞳空而明媚

原詩梁傳昭恭職北郊詩曰皇猷屬穹昊至德通深淵禋望泌禮舉成秩資化宣端職恭壓祀飭躬奉嚴齋淑氣符首節光風臨上年　周王褒從駕北郊詩曰惟皇敬明祀望拜出河東地靈開複道營星發紫宮衡街響清蹕偵候起相風森沈羽林騎肅穆虎賁弓

原歌晉傅休奕饗神歌曰結方丘祇國琮尊既享俎既歆斂檢玉具瘞金懸百福底自古錫萬壽迄在今　周庾信方澤降神歌曰報功陰澤展禮元郊平琮鎮瑞方鼎升庖調歌孫竹縮酒江茅聲揚鐘鼓器用陶匏列耀秀華凝芳都荔川澤茂祉丘陵容裔雲飾山罍蘭浮沈齊日至之禮歆茲大祭　增隋牛弘方丘歌曰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範殷薦有常六瑚已饋五齊流香貴誠尚質敬洽義章　奠既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匝九縣慶方流祉恒遍理玉氣掩牲芬晰神理顯國文　唐貞觀方丘樂章曰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

載以德大亨以正有滌斯牲有馨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睿宗祭方丘樂章曰坤元至德品物資生神凝博厚道協高明列鎮五嶽環流四瀛于何不載萬寶斯成　樂備金石禮光尊俎大享爰終洪休是舉雨零感節雲飛應序纓紱載辭皇靈具舉　明皇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曰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聲克備八音聿施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顒樂以平志禮以和容上帝臨我云胡肅邕　宋建隆祀皇地祇樂章曰於昭祀典致享坤儀備物咸秩柔祇格思功宣敏樹日益鴻禧

特載品彙率土攸宜　金祀方丘樂章曰蕩蕩坤德物無不載柔順利貞含弘光大籩豆既陳金石斯在四海永寧福祿攸介　卓彼嘉壇奠玉方澤百辟祇肅八音純繹祀事孔明柔祇感格　明太祖祭方丘樂章曰地有四維大宗以方土有正色制帛以黃敬存于中是薦是將　奉時純牲牲用童犢烹飪既嚴俎豆惟束升壇昭薦神光下燭

【增】〔制〕唐祠后土制曰朕以眇身恭荷丕構幸乾坤交泰宗社降靈氛氣無疵癘之災物遂生成之性呼韓慕化侍子趨庭月支請職名王入貢大荒同軌瀛海無波故以歲首肅事禋宗爰擇令辰親祀方澤採黃圖之舊制定紫朝之前基神地取則于禮經宥密同規于詩頌三祖登配羣望畢從咸池之舞在列合鐘之管斯陳祥風入候當乎入變之殷瑞日揚暉屬乎三獻之始臣工助而胥悅兆庶觀而相趨精誠克申感慶交集項緣郊籍已肆眚灾但精享云閟既曠代而方修福釐所被思宸宇之同休宜因大典式暢洪恩

【增】〔文〕唐祠后土雅上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于生成庶洪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粤在太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謹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

禮式展誠懿

社稷一

【原】通典曰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羣宗也爲百官及兆人所置立）於庫門內之西立之（庫門內雉門外也）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于藉田立之（按詩周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既因藉田謹以祈社則是藉田中立之王親藉田所以供粢盛故因立社以祈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爲廟屏滅）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亦爲百官萬人所置）于皋門之西立之（按諸侯三門外曰皋）

次曰應內曰路自爲立社曰侯社亦于藉田中立之祭義諸侯周亦有藉
田也故亳社亳社立處蓋與天子同按春秋亳社災注云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大夫
以下立一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
特立社與人族合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
皆以勾龍配之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謂若地官司徒職云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于土生物處別立其名爲社援神契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穀稷者於
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名有所生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所四名雖出
財用等物于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下五土之中別雜異原隰之祇以稷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
神但五穀不可遍言以稷爲五穀之長春生秋成最得中和之氣故取以名其神表言其處能生稷也非謂止
祭其穀粒故援神契云社者土地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見也社壇在東稷壇
在西俱北面壇築牆開四面門社稷空神皆以北面爲尊地道尚右故稷在西
也北面有當答陰之義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
五丈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其處又
別爲主以象其神禮記大傳牧野之事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又尚書甘誓不用命戮
于社則天子諸侯軍行皆載社主也其主鄭注云用石爲之以石爲土類故也大夫以下但各
以地所宜之木而立之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之木遂以
名其社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邸典瑞兩珪有邸以祀四望崔靈恩云社稷同四
望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
侯祭社稷皆少牢黝色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鄭注陰祀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但社
稷各牢不同牲也故云皆也用黑幣按牲幣同色日用甲郊特牲日用甲日之始也周初

未制禮之時日猶用戊故召誥云戊午乃社于新邑祭日之晨王及尸皆服絺冕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有尸者鳧鷖詩所謂公尸也樂則大司樂云奏大簇歌
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地祇謂神州社稷也用三
獻禮器二獻文鄭注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爲
祭始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郊特牲三
獻爓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大鼎凡祭所謂朝踐之獻是爲
一獻也至薦孰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每獻
酒奏太簇等樂一終尸食訖賓長酌醑尸謂之三獻天子太社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亳殷之社殷都是也春秋公羊傳亡
國之社揜其上柴其下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爲之
尸喪祝掌其禮秋官士師職若祭勝國之社則爲之尸鄭注刑官爲尸略之也春官喪祝掌
勝國邑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枌白榆社在豐
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帝里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爲
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
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里各自裁以
祠隨豐儉也平帝時王莽奏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漢興
禮儀稍定已有官社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后稷配食
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
種穀樹稷樹也子類穀其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斛後漢光

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周禮社稷在右宗廟在左鄭玄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公羊魯桓公三年取郜大鼎納于太廟何休注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皆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必受霜露風雨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漢依使者監祠南面立不拜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　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從祝史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併社之祀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議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為上稷名太稷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贊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為五壇　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菜盛為六飯稷以敦音對稻以牟黃粱以簋白粱以簠黍以瑚粢以璉其儀本之齊制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于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

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立社稷于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　【增】隋書曰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于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　【原】唐社稷亦于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

【增】唐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配祭太稷以后稷配仲秋之月及臘日亦如之　通考曰睿宗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為帝社壇于大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于太社　宋史曰京師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有故以次官攝若長吏官職或少即許通攝或別差官代之牲用少牢致齋三日社以石為主形如鍾長尺方二尺　文獻通考曰真宗景德四年太常禮院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為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　高宗紹

興元年禮官請歲以春秋二仲及臘前祭太社太稷設位於天慶觀明年望祭于臨安天寧觀　八年改祀于惠照齋宮如祀天地之儀　十四年詔築壇壝于觀橋之東壇成立石主置太社令一員　孝宗淳熙四年命臨安守臣更立望祭殿及庖室齋廬其儀皆如祭神州唯設太社太稷位于壇之南方北向后土勾芒氏后稷氏位七　其西東向　金史曰貞元元年閏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壇于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壇于中都　元史曰至元七年有詔歲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于和義門内爲二壇社東稷西

相去約五丈社壇土用青赤白黑四方依方位築之中間實以常土上以黃土覆之　八編類纂曰明初太社太稷建于宮城之右異壇同壝洪武三年壇北建祭殿拜殿以備風雨十年改建闕右同壇同壝先是社主用石半埋土中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于壇之正中并稷更設神牌而丹漆之永樂中京師壇成制如之歲仲春秋上戊祭太社稷于社稷壇東太社西太稷皆北向配北后土勾龍氏西向后稷氏東向凡國有大事則祭告洪武元年以禮官張籌議罷勾龍后稷配配以仁祖西向一壇合祀後撤仁祖配太祖永樂中京師壇成位設如故仁宗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世宗諭禮官奉大祖成祖配位藏太寢仍以勾龍后稷配嘉靖十年建帝社帝稷壇于豳風亭西以祀焉

社稷二

原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

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北墉下荅陰之義也（墉謂之墉北墉社内地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增禮記外傳曰天子親征則載社主行有罪者誅之于車前　原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後代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

止作夏社篇　召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注告社稷用太牢也　尚書亡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立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于周也　毛詩乃立冢土傳曰冢土大社也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田祖稷神也　周官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封人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壝謂壇及堳埒　【增】周禮曰冬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社　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惟句龍兼食于社而棄爲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也　【原】左傳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也　論語曰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增】五經通義曰王社稷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有木者土也土生萬物莫善于木　【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人望見師敬之所以表功也　王者諸侯必有柴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

者得之惡者失之　淮南子禹勞天下故死而爲社周棄作稼穡死而爲稷　漢書曰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　欒布以功封俞侯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于帝籍蠶人受社稚祭以沐蠶種上辛乃射里社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　荊州圖記曰鄭縣東百步有縣故城縣南里名伍百村有白榆連理樹異根合條高四丈餘土民奉爲社　【增】漢舊儀曰官大社及大稷一歲各再祀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月以一太牢使

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大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神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唐書曰天寶中升社稷五星爲大祀詔曰祭之爲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自相奪倫況社稷予祜百代蒙其福日月照臨五星吐其紀兆庶久殖下土式瞻旣超言象之外須極尊嚴之體列爲中禮頗紊大猷自今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唐禮志曰神龍元年禮官韋叔夏等奏言經無先農壇禮記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惟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又立帝稷壇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于太社也

文獻通考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

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胡寅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脩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楊復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于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于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

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爲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佑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朱子州縣社稷壇說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曰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社稷三

原 示本 表功 禮記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稷示本也下詳

前 封樹 列土 南社 右稷 並前詳 探金 取劍 錄異傳會稽賀瑒曾得疾死三日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使人將瑒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中有劍使瑒唯意取之瑒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唯得使社公耳後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云 禹社 棄稷 並詳社二 殷柏 漢汾 上詳社二下詳社一

春祈 秋報 毛詩序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封土 蓺樹 上詳社二 人之功古山 湛方生盟文大帝立一家所慶構先王一建社之制循從詩人況爾乃伏恃之義遂以增道德者庶明能助周孔之神一教

搏烏 食特 申情禮于人神 過博社志了路與子貢 博烏社神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太公金匱于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祭之以酒脯食太公金匱植之塊

帗舞 血祭 周禮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下詳社二

報功 助時 天子有事于社助時報地功也注土發而春分

周立 魯觀 漢書郊祀志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至今以常牲血食于是高祖令天下立官社祭非天下公也 鄭玄說魯觀社非禮也立社稷而祠 卜稼

祈穀 周禮肆師之職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又祈于太社祭法注太社王爲群姓立社也有國其報以義人天子以爲百姓立社爲本郊人耕以以穀爲本享故自爲立社

獻功 受脤 太社所以報功也二興事有祭社以受脤出師者受社脤于左傳

地 答陰 因事特社地之答陰之義郊 增 四門 一壝 朱子州縣社稷壇說四門同一壇 事

石主 神樹 考通獻文石以主社令山陽社以七禮三元 考通獻文社祀神宗廬江州建州刺史向民從之

齋廳 祀場 張文宗爲建州刺史立社稷祀場 社糕 稷飯 東京夢華錄

香萁 糍酒 夢華錄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賚遺月令廣義山東每歲清明以社稷院賓社之名曰社飯一器詣城上壇祭 香火 雞豚 佐享 結宗 祈年 獻禽 山其飲酒致祭如禮非爲社上詳

造茶 燒錢 原 通天地 受風雨 陳義稷祭注詩社者社日下大之詳佳詩社日造社下燒錢以結宗會享月令廣義上詳

冒黃土 苴白茅 白虎通天子之社上冒以黃土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殖百穀 平九土 社二詳 陳俎豆 施金石 別地利 並詳社二 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樂記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

神也

樹田主 先王祀社下民所以別地利而北行于社而 不得可祀為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社田

增 望祀堂 省餼殿 元史祭社稷外壝之內北垣下屋七間備望祀堂二以內北風 曰望祀有省餼殿又祭

五戊日 社稷之祀五戊日為秋社 立秋後五戊日為秋社 八變樂 月令廣義立春後五戊日為春社 按禮三樂用八變

社立稷秋之後祀五子戊禮日為 用新開元禮太社太稷之樂

繫葱蒜 停鍼線 依時記社日婦人不用鍼線或繫葱蒜又竹竿加刀 唐宋外錄聞以之祝 小兒 明慧 按傳播

謂蒜欲其能計算 之忌作葱欲其聰明 詩也 今嘉靈社日註

首入政 秋四時 開元禮祭社日宋人以社日為首入政 唐大錄宋均社之日 傳錄日社稷相向其文朱陳

詩 懷歲功 祝神釐 宋詩祝四時懷歲功 祝神釐以祝 原 天子五

土 諸侯三社 蔡邕獨斷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方之色 東方受青 南方受赤 他如其方色 各以其所封方之色苴以白茅授之 歸國以立社 故謂之受茅土 漢

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禮小司徒建邦國立其社稷 諸侯立社 三社 所謂國社侯社 別有 祈而 鄉

原 行廉 湯禳祛瘧 不見戲以取錢 由巳見成而繫錢於原 其不可以取之 枝 述異記成湯之世 有祛瘧神 中為之 以社 里 列 路爲社祠 以供 人有一

書 病瘧 過社中 得社書 孝 春秋傳 一書 有

祀配孝子 百姓祭其墓 恐不見孝行 及子然之 令配食 早卒 死後 里人 社

龍配 大石社 相齊為龍 令

雨社

增 漢高令 山川之縣立社以時祠

祀龔遂立配 立祠 祭 社稷 以 羊彘 漢書 二月及臘 祠 社稷

社稷四

祀徧天下 敬逾齊國 韓愈云 自天子至庶人 祀社稷以夏禹配食 官而祀之 編天下 得與孔子爲通祀 惟社稷 宗元詩 祭 適齊國 社稷

原 制幣 禮記制幣 正義 品注 牲幣 祭社齊 稷之 栥盛物

配食 陸雲爲崇禮令 去 百姓追思 配之 官百

吉戊 用甲 社日惟戊 戊吉 日日 左傳 社也 用甲 惟戊 注

增 市社 文獻通考 晉書 冠氏市中 立社 社先后 五区百與 也之

書社 左傳 家公 十年 齊侯 使會 于

擁社 十 書 襄公 二十五年

被社 定公四年 會于召陵 祝佗 以衛

松社 文獻通考 以松爲社者 別方面 則

千社 左傳 昭公 二十五年 齊侯 請致千社

棋社 宋文獻通考 以松爲社

食貨 陳縣 令社 特 郊 牲

晉人 晉 衛 鄉 侯 從 社

雨社 聞公 三年 成季 之將生也 卜之 曰 男也 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 卜楚 丘之父 曰

築社 里語 晉士匄 社 罷 祥 事 韓 宣子 語

罷社 在生 先生 者 謂 社 日

奉社 祭社 年

社正 社人 日 開元禮 諸里 神 社 人 各 青 齊

社狐 社虎 社基

社宮 社圃

社羹 社飯

鳥社（又曰禹葬會稽有羣鳥了春耕銜去草根啄除蕪穢故謂鳥社）　蒲社（詳公羊傳）

原 實陰祇（左傳注社實陰祇稷惟元勳敬萬類協讚乾坤）　非地祇（五經異義孝經）

（異義今民謂社神為上公非地祇也援神契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皆太牢（詳禮記王制社一）　以三牲

本五祀（五傳曰社稷五祀之本）　實一神（詳社稷社實一稷一神）

作夏社（亡書篇名言夏社不可遷也）　設軍社（本以行）

增 社翁雨（月令廣義社日當有雨社翁雨必有瘶不食）　社日鼓（唐詩社日鼓茅屋年時雞）

新豐社（西京雜記太上皇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問知其意乃令匠人胡寬營築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

清丘社（左傳盟于清丘之社）　德星社（孔帖民即其里為德星社）

白蓮社（廬山記遠法師結白蓮社書召陶潛潛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即往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攢眉而去）　鼓于社（禮記）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左傳昭十七年）　戰于稷（左傳昭十年五月庚辰戰于稷）

宜春酒（月令以祭句芒祭后稷之處注社稷）　治聾酒（十月社治聾飲社酒）

原 元日之祀（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社后土也）　土地之主（運命降于社之謂教令由社下者也）　五穀之長

百穀之主（漢書郊祀志社土地之主也）　配德帝王　託尊田主（見晉張華社賦）

春求秋報（白虎通社稷何報也春求秋報）　報本反始（郊特牲社所以報本反始也）

門內同先（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　亡國示戒（白虎通亡國之社示戒也）

地祇饗德　社土貴成　時殷仲春　禮展常秩　增

董龍祭社（月令廣義董龍數以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宋買牲牢饌以祭祭畢分胙衆不共手遷）

（出龍祀之泥飯以祭畢于樹下焚文有白光衆）阮脩伐社（又云阮脩伐社樹或止之脩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　伏日祀社（又云伏日祀社）

全惠養之道　協靈祇之心　上戊祭稷（又云上戊日祭先農五穀）　戊日為迎

享之辰　陰墉乃展幣之地　原 魯侯之觀社曹劌諫其非禮

宰我之對宣尼非其失言

社稷五

賦 晉張華朽社賦曰高柏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已朽意有

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盛衰之理云爾伊茲槐之挺植于京路之東隅得託尊于田主據爽塏以高居垂重陰於道周臨大路之通衢饗春秋之祈報應豐胙于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踰喪亂之橫逆朱夏當陽蓊藹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輶軒停蓋輕輿託陰吉人向風而袪袂王孫清嘯而啟襟睎甘棠之廣覆痛喬木之無陰

增 詩 明楊基祀社稷詩曰祝史祝王冊儒臣奉誓詞衣冠陳盛典秬鬯降洪釐用報金穰瑞仍祈雨露私勾龍嚴配位神棄祝明祠幣玉趨宗伯笙鏞奏瞽師精靈潛格爾肸蠁儼來思赤壤新封國元牲舊制儀豈非宜百

穀還得真邦畿師出常依主君行每告期禮終受多祐民物正熙熙

【增】歌隋牛弘春祈社歌曰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句萌旣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休祉　春祈稷歌曰粒食興敎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秉耒望杏開田方憑戩穀佇詠豐年　【增】唐太宗祭太社樂章曰后土凝德神功協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尊桂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疏壇承風啓地潔粢登俎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祭太社舊樂章曰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禮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玆辰　吉祥式就酧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貺徵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宋大觀祀社稷樂章曰惟土之尊民食資焉陰祀昭格牲牢腥羶有功于民告其吉蠲神之來享雲車翩翩　惟穀之神函育無窮百嘉蕃植民依厥功嚴飭壇壝威儀肅雍神之來享祈于登豐　明洪武社稷樂章曰予今樂舞兮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幢予今稽首兮忻且惶神顏悅兮彩霞彰　俎陳徹

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無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黎民率土盡安康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駕飛揚遙瞻稽首兮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增】表晉傅咸駁改社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師也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于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又重論立社表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而出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黙已謹復續上

增 文 晉殷仲堪合社文曰里社之由來尚矣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絜齊牲牢庶乎自祐以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者推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原 頌 魏曹植社頌曰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惟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修敘

宋何承天社頌曰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為此文實惟陰祇稷為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旲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

唐堯救災浚河流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勳庸勳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莪莪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潔嘉爲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增 晉王廙春社禊頌 以吉辰兮上戊明靈兮惟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樹下濯卵兮殖韮醬蒜兮𣗥柞縹醪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休適心怡兮志可

贊 晉徐邈社讚曰句龍平序九壤而託靈后土穀殖百穀而協饗嘉稷配天地以作範併造化以垂制宇宙賴其弘贊之勳有生資其日用之惠

增 卞敬宗櫟社讚曰余門前有一社樹盤根疏柯似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蔭庭宇莊周喻道于商丘之木匠石辨才于曲轅之櫟由斯而觀固可以悟微矣

原 碑 後漢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曰東昏縣者衛地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爲社下宰遂相高祖尅定天下爲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延熹中平曾孫放爲尚書令宰相繼踵咸出斯里延雖有積德脩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樹碑作頌云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八

禮儀部十五 六宗 五祀 四望 山川

六宗

增 游神 漢郊祀志或曰六宗天地之間游神也 尊氣 文獻通考平帝時王莽奏日月雷風
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 貴祀 新禮 晉摯虞祀
六宗奏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漢立壇 通典漢興日甘泉分陰立壇禮六宗
晉罷祀 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子之神晉罷其祀 四品樂 晉禮志奏六宗樂用四品
繫 一位祭 玉海後魏孝文太和十三年高閭曰六宗之祀莫能詳究遂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
位祭之 原 所宗者六 尚書禋于六宗孔安國傳所宗者六皆潔祀之祭法埋少牢于太昭
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 所尊者

六 張純六宗表臣竊以十一家凡有六說而所據各異考之經理大義不通臣謂壇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
六宗則三昭三穆也 乾坤甲子 聖證論魏明帝問王肅六宗竟肅對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
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乾坤六甲子也 天地尊神 五經異義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
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
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沖和之氣 晉摯虞[illegible]萬物負陰抱陽陰陽
本于太極六宗者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也 大中之象 後漢書祀志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
無六宗大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增 李郃
之議 玉海漢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南郊不見六宗祠奏復舊制爲 摯虞之奏 見前
六爲地數 玉海六爲地數宗尊也 卦是物象 章俊卿考索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班與社同 神與社異 摯虞祀六宗奏

周禮肆師職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
則神與社異也 六代爲宗 稗編張迪以六代帝王爲六宗 百神之尊 稗編後漢
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于義爲當何者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則禮祀在六天不屬別神又司服祀
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 祈禱之祭 王廉文衡
鄭元注祭法以六宗皆祈禱之祭 名實之說 文獻通考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
實不相應 原 安帝禮比太社 後漢祭祀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
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
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 建武復祭洛陽 東觀漢記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議由是
遂祭六宗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六者之間陰陽變化有益于人故天子祭之 非天不生非地不
載 尚書大傳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
增 兩曜合璧不爲薄蝕之虧 五星連珠詎有欃槍之
孽 攻之于葭灰不愆于候 調之以玉燭無奪其倫
時當元律無竪指以成災 節變朱明曷流金之足
畏 妖魃不生乎災熾 商羊自屏于滂沱 已上見唐文粹王起
禮六宗賦

五祀

增 本事 禮運五祀所以本事也 擇正 晉傳元五祀議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
一戶井竈中霤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造祭 文獻通考魏武皇始定天下復興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

井竈中霤也

通祭明周制推祭五祀于歲終臘享通祭于廟門外

殷于廟

周于宮正義祭五祀于廟者殷禮于宮者周禮

開元祭文獻通考唐開元制禮祭五祀各因時享祭于廟廷

建武祀又曰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戶

享廟日

黃郊日又隋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井以冬各以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以黃郊日

順五行賦珍五祀所以歲一徧向順五行也

祀四叔左傳魏獻子問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原

天子祭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諸侯立祭法諸侯自為立五祀

五行之官漢舊儀五祀謂五行之官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

五色之帝聖證論鄭衆云五祀五色之帝于王者宮中

祈于五祀周禮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司農云珥讀為衈祈或為刉刉衈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

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

臘于五祀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注臘者獵也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故大祭以報功也

因四時牲白虎通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祀之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

迎四時氣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之子曰重為句芒食于木該為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為元冥食于水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

增

殯祭三飯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

執薦百人文獻通考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耶五祀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非門戶之類

五祀有尸朱熹語錄問五祀皆有尸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但如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必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必虞衡之類是也

五祀有配文獻

通考老婦之祭先炊以為竈祀則五祀皆有配矣

廢行祀井

除井祀行文獻通考泰靜云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說之度舊祀以祭門戶井竈中霤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有井泉祭井是從小類不列五祀學家許以井于五祀宜除井而祀行

禮輕社稷白虎通說五祀戶一竈二門三井四中霤五歲一徧禮殺于社稷

時享太廟文獻通考隋唐祀五祀于太廟以時享祀令之時並祭之

病禱五祀儀禮士疾禱五祀

兼祭五祀又禘頌纂明丁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歲暮命官兼祭又參諸于來朝之閏皆設祭于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軷行之祀也

不及司命曲禮禮運皆云五祀不及司命

不行飲福文獻通考宋制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為小祀不行飲福

天子止五祀

士亦傳五祀又同周官天子亦止五祀儀禮疏士亦傳五祀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于適士二庶士庶人一祀亦周禮也

四望

原

四望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旅四望又大宗伯之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康成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望祭五經異義望祭河海大山日月星也

秩祭公羊傳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大磬以祀周禮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羽舞而祭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鄭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

毳冕之服司服掌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兩珪之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邸本也圭本著于邸

增

望祀陳氏禮書男巫掌望

祀　望衍咳氏祀客以氏赤紹為延望已有牲與來盛望祈用以致神而望　表望晉語

羽綴設表望　方望公羊傳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別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　旁招文

通考四望之祀其位郊以粹之而抗表于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是也　前祝詩周自禮事大四祝

望則前視　別神　從官五經通義王者山川者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為皆有功于民

祭之別神也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　達四方陳氏禮書天子四望達于四方　立四位海王

諸立四望位于地壇　望羣陽　望羣陰三輔黃圖宗祭天王神祥奏冬至使有司祭天神于

南郊高祖配而望羣陽夏至後有司祭地祇于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　南郊圖清史㽞東

西南之北位望之位　元豐壇文獻通考元豐三年集賢校理陳侗請分建四望壇于四郊祭五

嶽四鎮一貴皆用下詳定禮文每方則岳鎮海瀆共為一坎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之又為一壇四方

山川各一壇然一于本方有水旱則請禱之　祭海之文　　左傳　七年韓

別為壝一坎國宗鎮海瀆之下　奔走羣望

宮子曰寡君處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　辟見羣望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乃有編以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　各

即其位禮五經通義見于羣望曰清神擇于南門外北門外祭山川丘陵者各即其位

各也即其　各象其貌五經通義南門外祭日月星辰于東門外祭四瀆于西門外

各象其貌也　風者經明祭日者伯師祭雨師祭山川者祭四瀆之

文考周頌般序及觀樂以八編為日月星辰按鄭司農解祭山川者沉

川先考可謂三經記二十四氣之禮王祭海之文　水旱之義

之異議鄭之家以海為四望日月星海不即四望是不可以四海為望即謂五岳四瀆

容易有十四是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體皆水旱之所斯目二祭

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體皆水旱之祭斯目皆失

山川一

黃帝祭於山川與為多焉山川黃帝最多與比也比吉祭祀　虞氏秩

于山川徧于羣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　五　周制四坎

壇祭四方四方陵于壇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　以

血祭祭五嶽血陰祀自血起　以埋沈祭山林川澤川澤山林曰埋

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

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

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主謂嶽

鎮四瀆　器用蜃山川用蜃　凡四方用五獻五獻祭四望山川注祭曰

王及尸皆服毳冕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虎蜼宗彝其衣三章也亦周公祀泰山

以召公為尸是有尸也　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祀山川陽聲

四次其祭之嶽鎮則升血為始四瀆則沈血為始山嶽曰升

祭山川曰浮沈也爾雅祭川曰浮沈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　次薦豆籩及爓肉為朝踐大祭

則大祀用爓也爓沈肉于湯也　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

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饋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

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

以酳尸凡五獻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川鬼

神可得而序于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恒山

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

秋涸凍冬塞涸音與沍同音互冬塞先代反禱祠謂報其所祈也凍解凍凝也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牲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

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說者云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云自華以西者今則

（閼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瀆山蜀之岷山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河西曰岳說者或以岳即吳岳也今此有岳山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但未詳岳之所在徐廣云岳山在武功地理志武功縣岳但有垂山岐山今之岐山縣也岐山兩岐故俗呼爲前關稽吳山今在汧陽郡之吳山縣鴻冢者黃帝臣鬼臾區號大鴻葬雍故名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岷在龍公道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即今之馮翊郡朝邑縣界）沔祠漢中（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漢中郡也）湫泉祠朝那（湫在安定郡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有污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歲于此求之祠傳云龍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岳皆有嘗禾（以新穀祭）其河加有嘗醪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滻灃澇涇渭長水皆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加謂車及騎乘之屬）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脩山川羣祀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增】文獻通考漢宣帝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爲天下祈豐年焉【原】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增】宋志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東巡遣使以特牛祠中岳【原】宋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爲壇兆時不用蜃同郊祀以爵獻梁令郡國有五嶽置宰祀三人又有四瀆應祀者皆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景穆帝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鎭徧祀有水旱炎厲則牧守各隨界内而祈請王畿内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恒山祀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置祀四鎭東鎭

沂山西鎭吳山南鎭會稽山北鎭醫無閭山（在大海中遙祭）冀州鎭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南鎭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埽並令多植松柏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鎭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于兗州東鎭沂山祭于沂州東海于萊州東瀆大淮于唐州南嶽衡山于衡州南鎭會稽山于越州南海于廣州南瀆大江于益州中嶽嵩山于洛州西嶽華山于華州西鎭吳山于隴州西海西瀆大河于同州北嶽恒山于定州北鎭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于洛州其牲

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嶽
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
載封中嶽神爲中天王南嶽神爲司天王北嶽神爲安
天王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濟瀆封爲清源公江瀆封
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岳山爲
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無閭山爲廣寧公八載閏六
月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州鎭山除入諸岱外並宣
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
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嶽瀆及山取三
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增】文獻通考唐武后垂拱

四年封洛水神爲顯聖侯享齊于四瀆封嵩山爲神岳
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尊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
皇帝神龍元年復爲天中王　開元十一年敕霍山宜
崇飾祠廟秩視諸侯蠲山下十户以爲灑埽晉州刺史
春秋致祭　天寶元年以西成頗熟令光祿卿嗣鄭王
希言等分祭五嶽其四瀆名山委所由長官擇日致祭
肅宗上元二年改封華山爲太山　德宗貞元二年
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鎭祭岳瀆等舊禮皆因
郊祀望而祭之天寶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非禮之正
也　文宗開成二年敕聞京師舊說終南山興雲即必

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他至竟不沾濡況茲山北西闕庭
日當顧矚俻其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祠宇命有司
即時建立其年九月敕終南山宜封爲廣惠公準四鎭
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每歲一祭以季夏土王日
祭之　僖宗乾寧二年敕封少華山爲佑順侯　昭宗
天佑二年敕封洞庭湖君爲利涉侯青草湖君爲安流
侯　宋史太祖建隆二年脩北岳廟西岳廟四年以湖
南平命李昉祭南嶽　文獻通考乾德六年有司言祠
官所奉止四岳今案祭典請祭南岳于衡州東鎭沂山
于沂州南鎭會稽山于越州西鎭吳山于隴州中鎭霍

山于晉州東海于萊州南海于廣州西海河瀆並于河
中府北海濟瀆並于孟州淮瀆于唐州其江瀆顯德五
年敕祭于揚州揚子江口今請復祭于成都府北鎭醫
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鎭于定
州北岳廟　開寶三年廣南平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
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爲昭明帝廟爲聰正宮其衣飾以
龍鳳詔自今岳瀆並東海南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
尉兼廟丞專掌祀事常加案視務于蠲潔仍籍其廟宇
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詣廟宇
察舉縣近廟者遷治所就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

浚滑州遣樞密直學張齊賢詣河祭告用兩圭有邸沈之自是凡有浚溢脩塞皆致祭　淳化二年禮官言周顯德中祭江瀆于揚請如故事祭于益　眞宗景德三年以汴口浚通祭河瀆　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爲仁聖天齊王脩飭廟宇山四面七里内各禁樵採又封泰山通泉廟爲靈泒侯亭亭廟爲廣禪侯鄒縣嶧山廟爲靈巖侯　三年脩鳳翔太白山泗州龜山廟　四年至河中親謁奠河瀆廟親謁華陰西岳廟羣臣陪位廟垣内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内諸神　五年詔加上東岳曰天齊仁聖帝中岳曰中天

崇聖帝南岳曰司天昭聖帝西岳曰金天順聖帝北岳曰安天元聖帝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與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其玉冊如宗廟謚冊之制遣官詣五岳充奉冊使副十一月戊戌詔加上東岳淑明后南岳景明后西岳肅明后北岳靜明后中岳正明后又詔華山及華州管内靈迹並禁樵採　仁宗康定二年增封海瀆遣官致祭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沖聖廣澤王江瀆爲廣源王河瀆爲靈源王淮瀆爲長源王濟瀆爲清源王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祭岳鎮海瀆設位南

向以西爲上山川從祀西向以北爲上諸岳鎮海瀆年別一祭以祭五帝日祭之東岳泰山于兖州界東鎮沂山于青州界東海于萊州界東瀆大淮于唐州界南岳衡山于潭州界南鎮會稽山于越州界南海于廣州界南瀆大江于益州界中岳嵩山于河南府界中鎮霍山晉州界西岳華州界西鎮吳山于隴州界西海西瀆大河于河中府界北岳常山及遥祀北鎮醫無閭山于定州界北海大瀆大濟于孟州界太常寺言大中祥符中封五岳爲帝四海爲王獨五鎮封爵尚仍唐舊元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封王

金世宗大定四年禮官言當祭岳鎮海瀆詔依本禮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廟致祭其在地界者遥祭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　七年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大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范拱以爲非是議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遂不改　二十五年有司言太祖征遼江神助順宜脩祠宇加賜封爵乃封混同江神爲顯國應聖公　章宗明昌四年封長白山爲興國靈應王六年加五岳四瀆王爵時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爲東安王吳山爲成德王霍山爲

應靈王會稽山爲永興王醫無閭山爲廣寧王淮爲長源王江爲會源王河爲靈源王濟爲清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香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世祖時每歲遣使祀岳瀆　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東岳爲齊天大生仁聖帝南岳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岳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岳安天大貞元聖帝中岳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爲會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順靈通王北海廣洋靈祐王遣使分祭　大德二年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無閭山爲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爲崇德應靈王敕有司歲時與岳瀆同祀　泰定帝泰定元年遣使祀岳瀆又以鹽官海溢遣使祀海神　致和元年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洞庭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

順帝至元元年加封眞定路滹沱河神爲昭佑靈源侯　五年加北岳岳神爲安天大貞元聖帝　十年詔加封河瀆神爲靈源神祐弘濟王重建河瀆及四海神廟　明洪武三年建山川壇祭岳鎮海瀆鍾山之神于殿內七年令祭山川諸神于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二十一年令歲仲秋中旬擇日祭山川壇　嘉靖祀典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五壇北向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

山川二

原 命祀（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詔脩（漢武詔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爲歲事曲加禮）柴燎（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注岱宗太山也柴燎告至也東方山川望而祭之秩次序也）貍沈（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順其性之含藏）夏祈（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冬賦（季冬之月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國中（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侯殿大而條其小祀故猶望）封內（禮記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鄭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懷柔（毛詩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注云懷來柔安也王行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而來安羣神祭于山川皆以尊卑次第祭之也）請釋（左傳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歲徧（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歲徧）並（之　四）

增 封祭（管子黃帝問伯高對曰山見其榮者封而祭之）升中（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繫玉（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川牲（左傳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洛與三塗九月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岳令　瀆令（唐開元禮祭岳瀆前一日岳令瀆令清掃內外）桑山（左傳昭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蓮衢（王海會要開元十二年上至華陰觀製岳廟文命勒石于華岳祠南之蓮衢）靈祠　貝闕（王褒集四瀆祠碑銘靈祠岳立貝闕雲浮）女

巫祝帖于琊請出女巫東使禱大下名山大川 廟令王畜布不行荷元年博李郡祀志步令學士李

宗詔祭河瀆帝奎廟酹眞以頓丘令為湖陸令 射鹿漢書郊祀志曰中山有鹿冢泉至甘

之因以冢祭之 乘騾唐開元上元記到泰山頂安州便進不自知騾甘

之窀曰白騾成將軍命 設東兩下暫休息未久石為白騾葬其下

北里一時 原不越望 左傳曰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不及身 曰川貴公元年晉侯有疾

工漢見卓楚之罪也 增白戶吏 晉文公元年為崇有

則曰水旱癘疫不及君身是山川之神 又曰孝武時

何琦論五嶽祀之于是嘗禁于中嶽以萬歲聲漢武帝元封元年

臺至自戶五十日以六奉嘉其後有職行中嶽宮

郡常書大史奏以山下戶凡三百封為之奉邑 萬歲聲 又若曰有言萬歲云元年令祠官

假四時檮太寒 終南雨 川見一山 常山壁 中天

加賞封太室高

禮儀部

記泰岱嵩光元年常山得鮮七十一光

色甚異後以為神嶽之命以大宇祠云 制衣冠

宋乾德五年東岳 奉香 川見一山 禱杯筊 金績文每王

秦五嶽國祠冠衮冕 禱杯筊 續文獻通考

新石及石天神爵得吉卜 原每遣

之吉見一山 禁樵

採 川見一山 幸東都 元年封禪有事泰山 禁樵

賢遺名山大川致祭 祀衡山 又衡山太平

漢崇州監察御史 酒脯祭 又

還崇敬王宗色曰史君命之 詣有畏祭

十四年以酒 麃鹿祭 又曰漢武帝元光太祖乃以貴

脯祭山 集靈宮 歐陽脩集古錄曰漢集靈宮 聽明山

記聰明之神蓋以落上占不知其始興也若曰 五嶽立宮其下

室之謂聰明降祥福物之上謂明美而名斷 在禰聽

璋郎以祀 周禮考工記璋邸射以祀山川 持節 原

以祠 漢書五嶽四瀆皆祠有常禮 祀皆使一者持節以祠 惟泰山與河歲五祠 江水四 餘皆一禱而三祠

以名廢祀 公曰以山川 則廢祀 名 其有以廢山 則廢二山 不敬削地

禮記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 不敬者君削以地

東游海上 史記秦始皇即位三十二年

名山大川 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 增

望祀蓬萊 漢武帝太初元年十二月臨東海望祀蓬萊

李至請祭 王海年化二年十二月日 至請五郊迎氣祭其方岳鎮海瀆

肇為碑 又曰元符三年為殿三三日嘉佑

文獻通考宋中元元年以定東嶽 命皆 羣神從食

地祇他理考神武中元始北郊社稷神 祀備 曾

剎八年立北京郊祀其事 諸神從祀 又曰晉成

四十歲四中皆有地祭從也凡 桃花

四神知漢西京關中小山水碑曲 祭秩從祀 原

春水 靈草孤洲 渭水洲

爾明神順禮經而脩祀 報我豐歲應時雨而出雲 惟

禮儀部

增禹貢九州受蒼水繡衣之命 武師牧野接五車兩

騎之神 見王每餘銓文

禮儀部十六 宗廟

宗廟一

【原】唐虞立五廟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 【增】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周制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考工記周人明堂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增】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

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大夫士宗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文獻通考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而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于寢月祭於廟時祭于便

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後月餘復下詔議立親廟元成等以爲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臣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

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許嘉等以孝文宜為太宗之廟廷尉忠以孝武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于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正禮儀元成等奏曰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于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後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初

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于是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惟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祠請悉罷奏可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祀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太祖太宗世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奏可于是光祿勲彭宣等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

喪事尊卑之序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今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為世宗之廟宜建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至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不合禮意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上從之明帝即位為光武起廟明帝臨終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更衣別室章帝從之後主率以為常季積多無別獻帝初平中蔡邕等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至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晉武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羣臣議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可依有虞故事即用魏廟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爲三昭三穆而太祖虛位武帝崩遷征西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刀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簡文帝即位上繼元皇于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于長安唐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脩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臣等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以景皇帝爲太祖廟崇六室　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奉敕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故以爲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帝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先時以孝敬皇帝爲義宗祔于廟由是爲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墓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于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于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于是太廟爲九室　文宗

開成五年（時武宗已即位）禮儀使奏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
其中國朝制度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
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
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敕旨依典禮　自
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
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于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
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
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
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
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

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
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于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
宗武宗同爲一代初元宗之復祔獻祖非本于禮也而
後之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一穆與太祖祖功
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爲一
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　宋太祖建隆元
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追尊
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　眞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
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
文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

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
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惟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
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即集官
議定戶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幷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
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
也又禮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
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
于太廟則太祖幷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
室稱孝子嗣皇帝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言尚書盤庚

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
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
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太祖室曰皇伯
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同位祝文並
稱孝子詔都省復集兩制承郎參議以聞旣而都省上
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
寶必若同爲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爲世數也不得自
爲世數則何以得爲宗乎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
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于禮爲大順于
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都

省所議皇帝于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望下有司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議者引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太祖太宗同位異坐太祖仍稱孝子奏可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請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

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義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言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于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翰林學士韓維議昔

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于太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于古無考而于今亦有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

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既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爲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與固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爲非禮帝亦然之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于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

自爲祖今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太祖皇帝爲帝者之祖是合于禮矣　國初張昭任澈之徒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二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祫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眞宗爲昭在左皆南向北上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張璪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元符三年時徽宗已即位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爲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于四海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于天下宜令禮官考定仁祖神考廟制以聞權太常盛仲次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詔永祀不祧與天無極　崇寧三年詔增太廟爲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于

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爲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爲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維輩辨之不從時程頤爲布衣爲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爲是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鄉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弅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鄉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爲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鄉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詔從之僑等尋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翼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若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于祫祭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當以

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不祧仁宗爲昭英宗爲穆與眞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爲昭哲宗爲穆徽宗爲昭欽宗爲穆高宗爲昭孝宗爲穆而高宗之廟亦不祧議旣上則閒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太廟殿已爲十二室故孝宗旣祔而東室尚虛及光宗祔廟遂爲九世十二室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是年冬始別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金史大定十二年議建閔宗別廟禮官援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

典武靈皇帝無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爲虛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乃遷豫章潁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爲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須別祧一廟伏覩宗廟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別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統以兄弟爲一室故不遷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于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增展其事甚重又與睿宗

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漢志云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十九年四月禘祔閔宗遂增展太廟爲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將祔廟有司言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爲兄弟不相爲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係九世于

是五月遂祧獻祖昭祖陞祔世宗顯宗于廟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自異常享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于祫後十八月行禮詔以三年冬祫至五年夏禘爲常禮　元史世祖十五年五月太　卿議廟制一曰都宮別殿七廟九廟之制祭法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級以兩晉博士孫毓以

謂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南面是也前廟後寢者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而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天子太祖百世不遷宗亦百世不遷爲祖以上親盡則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祫享而會于太祖之廟然後序其尊卑之次蓋父子異宮祖禰異廟所以盡事亡如事存之義然漢儒論七廟九廟之數其說有二韋元成等以為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以后稷為太祖即增立高圉亞圉二廟于公叔太王王季文王二昭二穆之上已為七廟矣至懿王時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是為九廟矣然先儒多是劉歆之說二曰同堂異室之制後漢明帝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别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用同堂異室之制 先儒朱熹以謂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于一隅無以見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過尋丈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且如命士以上其父子婦姑猶且異處謹尊卑之序不相褻瀆況天子貴為一人富有四海而祖宗神位數世同處一堂有失人子事亡如事存之意矣 至治元年正月始命于太廟垣西北建太次殿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室禮成謂羣臣曰朕纘承祖宗丕緒夙夜祇慄無以報稱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五月中書省臣言以廟制事集御史臺翰林院臣議謹按前代廟室多寡

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别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謹上太常廟制制曰善 泰定二年中書省臣言世祖皇帝始建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神主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東室邇者集賢翰林太常諸臣言古制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皇帝居

中南向宜奉睿宗皇帝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附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從之　明紀事本末嘉靖十年春正月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各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于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

東西向至是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饗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乃命祠官于廟中設釁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爲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爲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爲昭穆第三廟十二月九廟成詔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于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于羣廟三時合享于太廟季冬大祫于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宗廟二

【原】尚書大傳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　釋名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

一作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王制宗廟之牛角握　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于祖爲無主爾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　【增】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原】說文宗廟之木主名曰祏　周易王假有廟　詩天保吉蠲爲饎是用孝享毛傳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鄭箋謂將祭祀也　賓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鄭元注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毛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鄭元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之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於穆清
廟肅雝顯相毛傳肅敬雝和相助也鄭箋顯光也見也
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
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載芟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毛傳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鄭箋寧安也以芬香之
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祜也　增閟宮新廟奕奕
奚斯所作　原周禮凡灌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注灌

玉圭瓚璋瓚　增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
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陽謂之門　孝經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家語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
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
原白虎通祭有主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
五經要義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
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于其背　諸侯會天子則以方
明為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面方六上元下黃東青
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摯虞
決疑注凡廟之主藏于戶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祏

漢書廟所以藏主列昭穆　漢舊儀皇帝會諸侯酎
金以上計設九賓陪位也　楚國先賢傳古者先王日
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
增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
于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　原廟一歲十二
祠有閏加皆用太牢　三輔故事光武至長安宮闕燒
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為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
人別治長安主知祭事謂之高廟　漢晉陽秋武帝改
營太廟南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
以黃金鏤以百物填以丹青綴以珠玉　陳氏禮書商

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仁堯文皇其廟
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
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
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
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
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
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
哉王舜劉歆論之于漢韓愈論之于唐皆與肅同蓋理
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
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于三昭三穆之外而有

文武之廟魯于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

宗廟三

原時類月祀上詳類聚國語甸服者祀日祭月祀先王之訓冬薦秋

嘗毛詩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鄉合嘉蔬瑶爵玉豆上並詳宗廟一閟

宮清廟上下詳宗廟二春祠夏禴上見酎金灌

玉史記注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言純也帝時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下詳

宗廟二祀武告文毛詩執競祀武王也詩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五廟七室廟並上詳宗廟二介福

天之命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毛詩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純嘏毛詩孝孫有慶以介景福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下詳宗廟二

觀德尚敬上詳宗廟一毛詩云之祖廟嚴也豆以文王書在廟則王言書

言得之宜也禮記其祖廟之以本仁也觀敬學禮之祭祀以文本仁之行也焉

本仁觀敬

養及則觀其所以祭則書也其本其遠也則此三者以周之詩

雍清淨上詳宗廟二漢書今之雍清淨之禮無不清淨也

由之氣謂清淨也非所繹繹翼翼毛詩相以東相連之

屋敝器左傳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漢書漢廟器在御座前

意遠嘉成奏上增守藏點寶禮記太祖以藏寶器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藏焉帝使禮器朝覲對雜記太元以後冊月以政凡帝官宮中冊官各一廟

金玉禮器朝覲後宮諸侯宗王廟曰

員檢視謂告幣賜帛以文襄以告于皇考孝宗王禮曰

之點寶以獻帝通考子諸侯

書太康十年太廟者帛告成賜作廟書勞舍爵自左傳晉獻公十三年

廟禮辨也言舍爵于左傳定公八年子

享儀注光祿丞有押樂太常卿押樂官太常

押樂捧俎文獻通考

又曰時享太廟儀注光祿丞押樂

棒又曰唐六典太常卿凡有事于太廟則有宮架

廟禮辨天子位二一事于太廟

唐六典太常卿押樂宮架神

萬香嬛神燈壁

石室香衙天中大夫曰

周禮以石為主室

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長之樂

廟之寢也天子七廟推與祧即寢以是日唐杜佑

廟壬辰餓格于道祖乘寢

甘棠福草

間祀文獻通考十月四時正祭外有合

伏立秋等請宗之盛酌間祀十

月書稱等請祀

宗廟之何生死

象生居藏遺服

殷藏馬廟孝經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也

若事存以尊祖白虎通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

也所以尊祖孝也

作文王世子正室之守大廟是尊宗室之正用適子守太廟

正室守君子

身於宗及廟之室故作也

毛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

左雉門南甬道

之左右建社稷太宗中廟

處立廟宮地不宜在故處

惠今當情不顯又材木短小至今中

更于此禮施行之主

則陰陽

依興禮施行之

反古始

增春陵園青溪宅

宗祧教人反古復始

置酒于春陵

云宋氏諸帝

宅稱二帝后用家人禮

殷三宗漢七祖

議殷太甲爲太宗武丁曰高宗太戊曰中宗」朱子書立廟議劉子駿議開七祖 五行舞 七德歌 文獻通考漢宣帝尊漢孝武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白居易樂府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 香燈官 宮闈令 文獻通考太廟時享注有爲香燈官又曰宮闈令開室帷神幄 入錢穀 設罘罳 漢書王莽時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以起太廟 續文獻通考金海陵天德元年六月太廟初設四神及四羅罘罳 擇吉區 致良工 嘉靖十四年起新廟十五年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專尊之廟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廟號皇帝廟別擇吉區以超遷道止情時祭以遊豐禰之號 文獻通考初造太廟之時官致良工

【原】稱廟稱宮 用粟用桑 公羊傳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 又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注虞主于虞吉主于練

貴室下室 蒼楹黈楹 文王世子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 穀梁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親割親舂 爲酒爲醴 穀梁太室屋壞者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毛詩爲酒爲醴烝畀祖妣鄭箋烝進也畀予也言豐年所穫之稅以爲酒醴進于先祖先妣以會百衆之禮也 因時而祭 有閏加祠 春秋繁露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之物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 漢舊儀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一祠皆用太牢 雁集殿前 光明殿上 漢郊祀志上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 光興如燭 札變爲金 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 漢武故事宣帝立孝武廟于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白馬持尺一札賜將作匠曰賜汝金一斤忽不見札

乃變爲金秤有一斤 太卜涖卜 司巫匰主 大卜涖卜主軍器注詔鼓鐸注武王 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匰主注匰器名主謂木主也 采椽貴儉 桑主不文 茅屋采椽貴儉也士庶禮桑主不文吉主皆刻 漢書

【增】歌兒吹樂 京尹侍祠 文獻通考漢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又曰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大司徒戴涉等議宣元二帝尊爲祖父可親來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于是洛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于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行陵廟之禮 遷饌幕殿 安延聖寺 元史至元八年八月太廟柱朽從張易言吉于列室而從修奉遷聚王金牌行與舊神主于啓墓殿工畢安奉自是修齋宮加之位 文獻通考金每發天德四年次中京使使本還太廟神主時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原廟始于寢患帝不閒爲享之遼今所都告享宜止於燕京取建原廟行是名其宮曰行處廟曰聖武門曰宗翠貞元三年播奉安太廟神主于延聖寺

【原】天子造乎禰 王者禘其祖 王制鄭注造祭名也 禮大傳禘注禘大祭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也

宗廟四

【原】必告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 爲先 曲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廟名 帝王世紀漢景帝廟名德陽宮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龍淵宮文帝廟名顧成廟昭帝廟包銷細 廟飾 明堂位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增】正祭 告祭 文獻通考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 私廟 又曰憲宗元和十年太子少傅判太常卿鄭餘慶請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 家廟 又曰宋仁宗慶曆元年詔中外文武官並許創立家廟 極廟 史記秦始皇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 親廟 孔帖唐高祖崩將祔主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推親親尊尊為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之神主為六室

【原】展孝思 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鄭注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重先祖 白虎通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尊重先祖必欲自致也

稱孝孫 郊特牲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注謂事祖禰

稱曾孫 郊特牲稱曾孫某為國家也注謂諸侯事五廟也于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

成則釁 雜記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釁于屋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仁不毀 左傳昭十八年鄭子產為火故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汝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注言子產仁不毀人之廟

無虛主 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惟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

有二主 齊桓公亟兵作偽主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增】享德廟 崇尊廟 唐書禮樂志則天皇后僭號稱周立周七廟于東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宗廟為享德廟中宗復位遷武氏七廟于西京為崇尊廟

【原】昭孝通神 漢書祀志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露濡霜降 禮記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上下之際 神明之道 禮記祭統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此四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是故明君在上則無凍餒者也此之謂上下之際又云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敬不忘親 孝經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主亦盡敬 北堂書鈔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

見位聞聲 祭義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獻禽享礿 周禮大司馬之職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注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享祀不忒 毛詩春秋匪懈享祀

不忒鄭箋忒變也

祀事孔明 毛詩苾苾芬芬祀事孔明鄭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于是則甚明也

二王助祭 毛詩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鄭箋白鳥集于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

諸侯助祭 漢書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駿奔在廟 毛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咸來助祭 續漢書明帝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時羣藩輔宗室子孫眾郡奏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

白虎銜肉 漢武故事宣帝立孝武廟于東宮告祠日見白虎銜肉置殿前白虎夜見神光滿殿如秋月

白鶴集庭 漢書郊祀志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太常嚴遠 晉元康四年大風後廟闕屋瓦數傾落免太常荀寓以嚴詔罪不敢言皆謂事貴重也

有司修除 周禮廟則有司修除之

祧則黝堊 又祧則有司黝堊之

豐供雞牲 祭祀面豐豐供雞牲

奏築複道 漢書惠帝東朝太后長樂宮數蹕煩人作複道武庫南叔孫通奏事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渭北衣冠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立原廟

奏鑿廟壖 晁錯為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向南出鑿廟堧垣中申屠嘉奏錯鑿廟垣為門上曰非廟垣乃壖中

主出必蹕 主出廟入廟必蹕

師行還主 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主以行則失之矣

【增】二十五祀 文獻通考漢制廟歲二十五祀

二十四戟 唐初遷四親廟于闕左東西有夾室有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綠以周垣略如都宮之制

共殿異室 許敬宗議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為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

先

臣後君陳貞節傳開元五年太廟壞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先弟後兄且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列祠不得列乎世不可臣請還孝和還廟在右為尊宋史翰林學士元絳等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而韓維等請以藝祖為太祖帝以維之議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為尊為非禮帝亦然之非宗不毀後漢書明帝即位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元帝于光武為禰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唐書禮樂志中宗時博士劉成慶尹知章議

原 九命辨儀 牲牢異數 孝因順立 禮以備成 宗廟本仁 祭祀首義 追遠誠謂孝思 違禮則乖敬饗 在首義而或愆 於時思而何有 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喪服小記諸侯卑故不得祔于天子也 天子諸侯可祔于士鄭玄注人莫敢卑其祖也 孝

自中出祭宜無怠 禮由外作物必有常 孝感于時雖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 雨露既濡必有若思之貌 春秋匪懈乃虔如在之心

宗廟五

增 賦 唐杜甫朝享太廟賦曰太尉駿奔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黙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于外户曙黃屋于通術氣淒淒于前旒光靡靡而嘉粟階有賓阼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簨簴佐以碣磍千戚宛而婆娑鞉鼓填箎為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烏不敢飛而元甲崢嶸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劍檜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詞美休成之既享辟玉儲精以裀疊門闢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恭而充塞羣心慶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贊以蕭合酌以茅明禋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珍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秘其精而無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于

絳闕芳菲菲于玉斝沛枯骨而破聾盲施豥胎而逮鰥寡園林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歆歆陰事儼雅薄清輝于鼎湖之上靜餘響于蒼梧之野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輟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宮逖聽而思凝

原 詩 宋孔欣祠太廟詩曰束帶從王事結綬奉清祀肅肅禁闈內翳然絕塵軌巖巖高堂上層構鬱雲起明發修薦享矜悚不遑止磬折階廊間悽悽常靡已 梁張率太廟齋夜詩曰潔齋謝紛華寂寥清廟靜肅襟視牲

盛端服侍嚴省 增明高啓夜宿太廟詩曰烏散廟堧空清香肅閟宮太常齋禁宻列祖享儀崇井叩銅瓶月墀鳴玉珮風聽鐘候車駕庭燎已煌煌

原歌宋顏峻七廟迎神歌曰敬恭明祀孝道感通合樂維和展禮有容六舞肅列九變成終神之來思享茲潔衷靈之往矣綏我家邦 增謝莊宋世祖廟歌二首帝錫二祖長世多祜於穆睿考翼聖承矩元極弛馭乾紐墜緒闢我皇維締我宗宇刷定四海肇構神京澤牣九有化孚八瀛慶雲承掖甘露飛甍肅肅清廟徽徽閟宮舞蹈象德笙磬陳風黍稷非盛明德惟崇神其歆止降福無窮 禀祥月輝鍾德軒光嗣徽嬀汭思媚周姜毋臨萬寓訓藹紫房朱干玉鏚式載瓊芳 齊王儉齊太廟樂歌悠悠草昧穆穆經綸動戢危亂靜比斯民誕膺休命奄有八寅握機肇運光啓禹服義滿天淵禮昭地軸偃風裁化胞日數祥信星含耀秬草流芳七廟觀德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享是將 太姒嬪周塗山儷禹我后嗣徽重規疊矩肅肅閟宮翺翺雲舞有享德馨無絕終古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帝宗纘武維時執競起柳獻祥百堵興詠義雖祀夏功符受命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其儀濟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嗣服允王惟

后膺此多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八簋陳設六舞充庭觀德在廟象德是形四海來祭萬國咸寧 梁沈約梁宗廟登歌曰殷兆玉筐周始邠王於赫文王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有四方帝軒百祀人思未忘永言聖烈祚我無疆 猗歟至德光被黔首鑄鎔蒼昊甄陶區有恪恭三獻對揚萬壽比屋可封含生無咎匪徒七百天長地久 祀典昭潔我禮莫違八簋充室六龍解騑神宮肅肅靈寢微微嘉薦既享景福攸歸至德光被洪祚載輝 原北周庾信太廟晨祼歌曰永惟神武潛慶靈長龍圖革命鳳曆歸昌功移上墋德躍中陽清廟肅肅猛虡趪趪曲臺大廈聲和盛唐牲牷蕩滌蕭合馨香和鑾戾立振鷺來翔永敷萬國是則四方 增隋牛弘隋太廟樂歌曰惟皇肅肅有來雍雍雕梁霞複繡栭雲重觀德自感奉璋伊恭彝彝盡飾羽綴有容升歌發藻景福來從 祭本用初祀由功舉駿奔咸會供神有序明酌盈尊豐犧實俎幽金既薦纘錯維旅享由明德香非稷黍載流嘉慶克固鴻緒 締基發祥肇源興慶遹仁遹哲克明克令庸宣國圖善流人詠開我皇業七百同盛 皇條駿茂帝系靈長豐功疊軌厚利重光福由善積代以德彰嚴恭盡禮永錫無疆 盛才必達丕基增舊

沙渭同符遷邠等構弘風邁德義高道富神鑒孔昭王
猷克懋　神道正直祀事有融肅雍備禮莊敬在躬羞
燔已具奠酹將終降祥惟永受福無窮　變禮具利事
成佇旒冕肅簪纓金奏終玉俎徹盡孝敬窮嚴潔人祇
分哀樂半降景福憑幽贊　原唐陳叔達太廟祼地歌
曰清廟既祼鬱鬯惟禮大哉孝思嚴恭祖禰龍袞以祭
鸞刀思啓發德朱弦升歌丹陛筵享深盛堂斟沆齊降
福穰穰來儀濟濟　褚亮宗廟九德之歌曰皇祖誕慶
於昭于天積德斯遠茂緒攸先繼天應曆神武弘宣肇
迹嬀水成功坂泉道光羅戩聲穆乾元式備儀象用潔

牲牷禮終九成樂展四縣神貺景福遐哉永年　增唐
太宗享太廟樂章曰睿哲維唐長發其祥帝命斯祐王
業克昌配天載德就日重光本支百代申錫無疆　五
紀更運三正遞升勛華既沒禹湯勃興神武命代靈睠
是膺望雲彰德察緯告徵上紐天維下安地軸徵師涿
野萬國咸服偃仰靈臺九宮允穆殊域委質懷生介福
　高宗享太廟樂章曰五運改卜千齡啓聖彤雲曉聚
黃星夜映葉闡珠囊基開玉鏡下臨萬㝢上齊七政霧
開三象塵清九服海潤星暉遠安邇肅天地交泰華夷
輯睦翔泳歸仁中外禔福　承天撫籙纂聖登皇遐清

萬㝢仰協三光功成日月道濟時康璇圖載永寶曆斯
昌日月揚輝煙雲爛色河嶽修貢神祇效職舜風攸偃
堯曦先就睿感通寰孝思浹宙奉揚先德虔尊襄狩展
義天扃飛英雲岫化逸王表神凝帝先乘雲厭俗馭日
登元　唐享太廟舊樂章曰七廟觀德百靈攸仰俗荷
財成物資含養道光執契化隆提象肅肅雍雍神其來
享　五聲備奏三獻終祠車移鳳輦旆轉虹旗禮周籩
豆誠效虔祇皇靈徙蹕簪紳拜辭　中宗享太廟樂章
曰炎馭失王綱土德承天命英猷被寰宇懿躅隆邦政
七德已綏邊九夷咸底定景化覃遐邇深仁洽翔泳

祠容既畢仙座爰興停停鳳舉藹藹雲昇長隆寶運永
錫休徵福覃貽厥恩被黎烝　明皇享太廟樂章曰聖
謨九德眞言五千慶集昌胄符開帝先高文杖鉞克配
彼天二宗握鏡六合渙然帝其承祀率禮罔愆圖書露
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諭功傳黃龍蜿蟺彩雲蹁躚
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祿於皇萬年　六鐘翕協
六變成八佾徜徉八風生樂九韶兮神人感美七德兮
天地清　總總干戚塡塡鼓鐘奮揚增氣坐作爲容離
若鷙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雍雍　宋建隆享太
廟樂章曰元鐘九千生于仲呂崇臺九層起于累土赫

日之升明夷爲主孝孫作帝式由祖武　明明我祖積
德攸宜肇繼丕猷將隆本支爰資慶緒式昭帝基於穆
清廟永洽重熙　艱難積行綿長鍾慶同人之時得主
乃定既序宗祧乃修舞詠經武開先永昭丕命　猗歟
太祖命受于天化行區宇功溢簡編武威震耀文德昭
宣開基垂統億萬斯年　赫赫皇運明明太宗四隩咸
暨一變時雍睿文炳煥聖德温恭千齡萬祀永播笙鏞
嘉栗旨酒博腯牲牷神鑒孔昭享茲吉蠲夙夜毖祀
孝以奉先永錫純嘏功格于天　巳象文治乃覩武成
進退可度咸儀克明　元宗廟樂章曰天垂靈顧地獻
中方帝力所拓神武莫當陽谿昧谷咸服要荒昭孝明
禋神祖皇皇　雄武軍威滋多曆年深謀遠略協贊惟
專流沙西域餞日東邊百國畏服英聲赫然　三朝承
休恭巳優游欽繩祖武其德聿修帝懋錫壽德澤期周
蠲饎惟豳祈饗于幽　龍躍潛居風雲會通知民病苦
軫念宸衷夔門之旅繼志圖功俎豆敬祭莘儀孔隆
【增】議漢師丹爲共王立廟議曰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
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
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
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

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
巳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
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
也　唐權德輿遷廟議曰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令
百僚議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議曰臣聞
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
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
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
主座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
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以待太祖後以短祚其禮不申
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
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
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廣德二
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
年冬祫于是正太祖于東向藏二主于夾室凡十八年
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
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
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

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八年百僚集議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臣等審細討論惟制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于剏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于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爲殷向五百年稷後爲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啓皇運于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于興聖皇帝爲曾爲元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于禮者也明尊祖之道

正大祭之義禮文典祀莫重于是 朱子奢立廟議曰臣謹按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歆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元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馳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爲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

宋傍愜人情 顏師古寢廟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聞伏惟聖情思廣烝嘗事深追遠但究觀祭典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並爲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廷議據此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後輟而弗爲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祏有乖先古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宋宋祁祖宗配侑議曰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

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昔成湯爲商之祖太甲大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廟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毀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
朱熹論古今廟制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宫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古今之制旋亦罷廢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亦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

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孝子順孫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具見于陸氏之文然其所論昭穆之説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宫而各爲寢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

于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説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于遷毁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

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壇立于右墠立于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蓋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于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

于文非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爲考廟也佃又言假令甲于上世之次爲穆今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于上世之次爲昭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泰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

原 頌 後漢王粲太廟頌曰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明丕欽允時祖考於穆清廟翼翼嚴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永觀厥崇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奏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捎奏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念武功收醇祜　後魏王肅宗廟頌曰明德惟馨昊天子之眷祐我魏溥言起之起之伊何黎元時雍子之伊何曆數在躬於乎盛哉神明是通　湛湛甘露濟濟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天地交泰品類蕃蕪祥瑞嘉應其集如雨屢獲豐年穀我士女祖考既饗於懽樂胥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

禮儀部十七 禘祫 烝嘗 皇太子皇子宗廟 后妃廟 功臣配享

禘祫

原 大祭 爾雅禘大祭也注五年一大祭 合祭 公羊大事於太廟傳大事大祫也大祫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增 逮下 養親 金史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殷祭祫爲合食祖廟寺爲諸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尊嗣奉親之孝 重本尚順 顏真卿議今議者有二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王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二請引二祫禘即太祖水不得全其祫宜以二祖祔德明廟然以神人未厭也景帝既受命祫封百代不遷王瑜祫時暫昭昭明神之意今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王居昭景主居穆實重本尚顧爲萬代法 書日 宋史咸平二年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畫日薦享太廟按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宜改孟冬薦事爲祫享 易月 宋史天聖元年禮官言真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一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祫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享 誤禘 文獻通考貞觀十六年太常卿韋挺議梁初祫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僖遵此禮 于祫 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 吉禘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祥祫 晉杜預禘祫講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喪中之祥祫遺與之文著焉

原 五年禘 禮稽命徵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形容齊二日思親志意思親所喜然後入廟 三歲祫 五經異義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自古而然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先王之禮也 諦父子 白虎通位之尊德盛所及孫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合也 審昭穆 傳咸云先儒解禘者禘也審昭穆也 禘太祖 詩序雝禘太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於祫太祖謂文王正義曰禘者祭太祖之樂歌小 祫諸帝 漢舊儀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穆東面三年大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其諸毀廟諸主皆合食

廣孝道白虎通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順陽義禮記夏祭曰禘禘者陽之盛也古者於禘發爵賜服順陽義也

禘夏祫冬東觀漢記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巳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祫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主行此禮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興於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祫大禘小禮外傳禘祫謂之殷祭祫大而禘小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為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

合食太祖白虎通禘者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據五經通義王者諸侯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毀廟主合食太祖廟中

不忘先祖又云禘祫及遷廟者以能世世繼君之體特其統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

夏禘周公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春禘武公左傳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涖事乎

【增】堂事室事宋史神宗謂輔臣曰按禮祝延尸入奧灌後乃出延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

追享朝享陳祥道禘祫議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祼薦為主備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也

先三後二　先二後三唐書禮樂志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康成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

喪畢而祫　明年而禘唐書禮樂志高宗上元三年當祫大學士史元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

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韓愈禘祫議當祫祭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祖受祫太祖受禘

獻祖受祫　太祖受禘祧德興遷廟謂議者請當以獻

以禘為祔　以祔為祫馬端臨禘祫辨若國家之禮禘祫時享之外以則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嘗則始以禘為祔先儒謂康成之釋禘祫廟其據會之失禮以為周禮然嘗自以禘為祔祭而果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為祫本不以禘為祔實未嘗專以嘗為據也

禘祫同歲唐書禮樂志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祫禘並在一歲有司覆其非

禘祫同月唐書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時饗與祫禘同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嘗祭不欲煩故先重者

神主悉出宋書禮志凡祫禘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

皇后預祭文獻通考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

大禘終王劉歆云春秋傳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彌遠彌尊故禘為重矣

禘祫不卜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並而不卜

五齊三酒　四齊三酒鄭康成禘祫志禘備五齊三酒祫以四齊三酒

【原】在四時之上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有六享四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

於四時為約摯虞決疑要注豐於四時之祭而約於禘祫之祭禘以孟夏以孟秋祫

烝嘗

【原】秋饗周禮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

以冬饗又云以烝冬饗先王

【增】象時通典太常儀王者法天之道制祀典為烝嘗象時

終敘文獻通考唐太宗時馬周言望自今歲臘享為首於明年行春祀之禮論與烝嘗自次年以致熱之

陰義禮記祭統嘗烝陰義也

逮式通典魏孝文太

和十六年詔曰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孟月時論闕嘗禮王制諸侯礿則不
禘禘則不嘗疏云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廢烝又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
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進新穀白虎通秋日嘗者新穀熟進之進初稻春秋
繁露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原始殺而嘗傳凡祀始殺而嘗注建酉之月也閉
蟄而烝又閉蟄而烝注建亥之月也合諸天道禮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注
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以此祭之也各闕一時禮王制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
家老之薦及到皆焉令家老薦之仁者之粟父母歿祭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
之謂禮終注雜費用籍不致取悉人物以事亡親增孫於曲沃左傳襄十六年晉平公卽
位改服修宮烝於曲沃嘗於太公左傳襄二十八年齊嘗於大公之廟慶舍蒞事必以
鄉土齊書張汭父初奉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遙奠園中取果菜奉王書蓋

歟處淨薦焉不過把握韋述宗廟加籩議烝嘗不過把握不求豐大烝嘗不經
白居易漢申閔典烝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烝嘗伏臘孔帖戶部侍郎蕭炅林用所引書臾■擬之言
稱烝嘗伏臘乃爲伏獵擬之曰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原四時追祭礿禘
有常仲尼奉薦趣趣以行趣音促數蹙故少威儀孝子臨尸齊
齊其敬禮明貴賤薦陳之品有差孝備烝嘗追養
之心宜勉

后妃廟一

原杜氏通典周祭先妣之廟姜嫄履巨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周立廟自后稷爲
始祖而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詩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鄭注閟神宮也姜嫄神所依又新廟奕奕
奚斯所作鄭注新姜嫄廟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

天漢增文獻通考漢高祖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
人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國君之母非嫡不
得配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
光武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祖以呂后幾危社稷
不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
后於園四時上祭　後漢志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
貴人曰恭懷皇后以竇后配享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
寢祭之安帝以清河王子即位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
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追尊父清河孝王曰
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順帝追尊其

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　文獻通考桓帝即位梁太
后詔追尊河間孝王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靈
帝即位竇太后詔追尊皇祖夫人夏氏曰孝元后廟曰
靖廟皇考孝仁皇夫人董氏爲眞園貴人廟曰奂廟
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
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原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
祫隆崇儀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
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三時
公又奏古者周人始祀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妣之
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二月立廟

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増】文獻通考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　懷帝初又策武帝后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原】東晉元帝為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薨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備飾陵上屋以為廟大興二年追謚皇后祔於太廟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都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於廟配享世祖　宋書志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后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於宣鄭太后之廟　宋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宣大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原】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祭殷有事於太廟則孝昭帝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序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祀闕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七年詔立宣貴妃廟（時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龢議曰婚義云后立六宮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禮應立此新廟詔可）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祏於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略等奏略王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興思謂神王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明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后已祔章太后廟虞龢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

號而貴異正嫡是以備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與非所生蓋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後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宣太后追尊在後以次序而言宜躋祏於上位詔可）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名）又皇后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武昭皇太后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

皇帝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　齊明帝建武二
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　梁武帝立小廟太妃太夫人廟
也非嫡故別立廟　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
太廟禮　〔增〕文獻通考梁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
貴嬪神主於小廟　〔原〕唐立肅明皇后廟時享有司行
事　〔增〕文獻通考唐開元四年十一月昭成皇后祔於
太后至五年八月敕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至二
十一年正月遷祔肅明皇后神主於太廟其儀坤廟為
肅明觀昭成皇后竇氏睿宗妃生明皇肅明皇后劉氏亦睿宗妃生寧王明皇即位追封立廟　昭
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

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恭僖皇太后王氏正獻
皇太后韋氏三后之崩皆作神主不入太廟至是禮院
憑曲臺禮欲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
非之　宋太祖建隆初追尊賀氏為孝惠皇后苐就陵
所置祠殿薦以常饌乾德初孝明皇后王氏崩有司始
議置后廟奉孝惠孝明二后神主升祔詔令詳定殷室
之制及先後之次太常博士和峴等奏請同祔太廟及
太祖山陵神主祔廟乃請以孝明皇后配享忌日行香
廢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
元年追冊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氏為淑德皇

后並祔享於后廟　真宗至道三年六月詔大行皇帝
祔廟令都省集議定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
符氏升配宗正卿趙安易言淑德皇后尹氏當在懿德
之上序以後先宜用淑德配食詔有司詳討以聞　乾
興元年中書下禮儀院狀莊穆皇后嘗母儀天下禮當
升祔莊懷皇后本從藩邸追命當享后廟集尚書省六
品諸司四品以上議如禮儀院祔真宗莊穆皇后神主
於太廟　仁宗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追
尊莊懿太后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大后並祔真
宗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

后禮之正儀今莊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為正禮莊
獻母儀天下莊懿帝母之尊止應祀后廟便從升祔似
非先帝慎重之意都省禮院更議皆以謂莊穆位崇中
闈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
誕育聖躬功德莫與為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宜太廟
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
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
正殿百官奉慰著之令甲乃作新廟名曰奉慈景祐三
年詔祠太廟奉慈后廟各差宮闈令一　神宗熙寧二
年九月廢奉慈廟奉章惠太后神主赴西京瘞陵園

徽宗大觀二年禮部太常寺奏建別廟奉安惠恭皇后
神主依章穆皇后祔享故事乃奉惠恭皇后祔於別廟
政和四年禮部太常寺言明達皇后祠殿實在城外
於典禮無據請就惠恭皇后別廟增建殿室升祔七月
奉明達皇后祔於別廟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有司言
懿節皇后上僊合祔廟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言檢會大
觀二年顯恭皇后故事於太廟殿後建別廟奉安神主
將來大行皇后祔廟亦合建別廟於太廟殿之後詔從
之乃建別廟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九月
奉安景宗皇太后石像於延芳淀　十四年十一月奉遷
安景宗皇太后石像於乾州　開泰元年十二月奉遷
昱帝昭憲皇后石像於上京五鸞殿　金世宗大定二
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別廟擬於太廟內垣東
北起建從之　二十六年敕別建昭德皇后影廟於太
廟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時武宗未改元）追尊皇考曰皇帝太
母元妃曰皇太后後又上先元妃弘吉烈氏尊謚祔於
成宗廟室　英宗至治二年祔太皇太后於順宗廟室
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拜住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昭
憲元聖皇后　泰定帝泰定二年幸大承華普慶寺祀
昭獻元聖皇后於影堂　四年謚武宗皇后曰宣慈惠

聖英宗皇后曰莊靜懿聖陞祔太廟　文宗天歷二年
三月特命文獻昭聖皇后神御殿月祭如列聖故事
順帝元統二年太常博士曾魯集議三朝皇后陞祔而
先朝以武宗皇后眞哥無子不立其主伯顏問魯魯曰
今當立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眞哥皇后武宗朝已
膺寶冊則明文二母固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
而以妾母為正於禮不可衆服其議遂以眞哥皇后配
至元元年二月追尊生母邁來的為貞裕徽聖皇后
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集議
其禮二年陞祔武宗英宗明宗三皇后入廟　明太祖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太祖詣太廟恭上四代妣
尊號高祖妣胡氏曰元皇后曾祖妣侯氏曰恒皇后祖
妣王氏曰裕皇后妣陳氏曰淳皇后　嘉靖十五年秋
遷三太后主於陵殿先是尚書夏言等議曰國朝稽古
惟一后配帝孝宗皇帝乃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別祭
孝穆皇太后後祔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孝惠皇太后
是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今陛下於孝肅太皇
后曾孫也於孝穆太后孫屬也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
世祭義當擬祧八月上親幸天壽奉安三太后於陵寢
嘉靖二十八年孝烈皇后升祔祧仁宗四十五年世宗

升祔奉孝烈皇后祔廟

后妃廟二

原 詩陳江總攝官梁小廟詩曰曙昔遊衣所今日薦櫻時憲章時有革歲月遂難思故人獨之子官聯更在茲虛簷靜暮雀洞戶映光絲平生復能幾語事必傷悲

增 歌唐昭德皇后廟樂章於穆先后儷聖稱崇母臨萬宇道被六宮昌時協慶理內成功啟薦明德傳芳國風金枝羽部輟清歌瑤臺肅穆笙磬羅諧音遍響合明意萬類昭融靈應多 昭事終幽享餘移月御返仙居璇庭寂靈幄虛顧徘徊感皇儲 宋史樂章閟宮翼翼

雅樂洋洋牲器肅設几筵用張飾以明備秩其令芳神兮來格風動雲翔 服章觀象山龍是則容止蹌蹌威儀翼翼 恪恭奉祀祇薦犧牲九成爰奏有俎斯盈猗那淑聖象應資生配天作合與日齊明椒宮垂範彤史揚名聿脩懿事永奉粢盛 王門稟慶帝族推賢功存內治德協靜專流芳圖史垂範紘綖新廟有侐祀禮昭然 明明英媛德備椒庭籩豆有踐黍稷匪馨靜嘉致薦容與昭靈精意以達顧享來寧 為太宗后為天下母誕聖貺明膺乾作主玉振金相蘭芬桂芳於萬斯年永奉烝嘗

增 議宋歐陽脩四后祫享議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不當祔者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席而坐其不可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位次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每遇禘祫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其

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 又郭后影殿議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今乃欲以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謂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有之未聞追奉其妃后者也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

皇太子皇子宗廟

增 文獻通考漢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皇太子起位在

淵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思以為親謚宜曰悼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　宋書志晉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　原　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王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博士沈家[illegible]）[illegible]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大夫祭用士禮（[illegible]）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illegible]）　增　宋孝武大明六年晉陵孝王子雲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太常丞庾蔚之議王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享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

參議以蔚之議為允詔可　原　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臣實疑之臣謂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臣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案四廟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諡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徇私忘禮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營祠宇借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茅土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二年七月敕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送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但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籩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增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二十五年有司奏宣孝太子宜依唐典置廟設官屬奉祀擬於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別建影殿有司定擬制度於是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墻内建影殿三間南面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奉遷畫像　金宣宗興定元年二月議置莊獻太子廟　元史至元二十二年皇太子薨太常博士議曰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嗣長懋曰文惠唐憲宗嗣寧曰昭愍金世宗謚允恭曰宣孝又别建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例設令丞歲供灑埽時中書翰林諸老臣亦議宜加謚立

廟奉祀遂謚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三十年十月明皇太子祔於太廟　明宗至順二年繪皇太子眞容奉安於慶壽寺之東鹿頂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後又命皇太子影殿造祭器如祖宗故事

功臣配享

原盤庚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内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理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　魏祀曹眞於太祖廟祫太祖祀功臣二十一人又高堂隆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為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其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

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　增文獻通考魏齊王景元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

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治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勲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勲績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王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大司馬石苞等議魏

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梁武帝初何佟之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　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礿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

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　增唐六典祫享則配享功臣皆列於當室之前　顏師古功臣配享議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小於祫不及功臣又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並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為祭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預依經合義進退為允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以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

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廷　宋真宗咸平二年始詔以太師贈尚書令韓王趙普配享太祖廟庭繼以翰林承旨宋白等議又以故樞密使贈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配享太祖以司空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潘美尚書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配享太宗廟庭仍奏告本室禘祫皆配之　乾興元年詔從翰林禮官參議以右僕射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太師尚書令王旦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李繼隆配享　嘉祐八年詔以尚書右僕射贈尚書令王曾太尉贈尚書令呂夷簡彰武軍節度使

贈侍中曹瑋配享　神宗熙寧八年詔以司徒兼侍中
贈尚書令韓琦配享　元豐元年又以贈太史中書令
曾公亮配享　崇寧元年詔以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
蔡確配享　哲宗五禮新儀配享功臣之位設於殿庭
之次趙普曹彬位於横街之南道西東向第一次薛居
正石熙載潘美位於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繼隆位於第
三次俱北上王曾呂夷簡曹瑋位於横街之南道東西
向第一次韓琦曾公亮位於第二次王安石位於第三
次蔡確位於第四次俱北上　元祐七年詔故相富弼
配享神宗廟庭其子紹廷特差江陵府通判仍與子孫
一名恩澤崇寧二年詔哲宗皇帝神御殿繪像文武臣
僚並與子若孫一人初品官　高宗紹興八年以尚書
左僕射贈太師韓宗彦配享　十八年監登聞鼓院徐
璉言累朝配享功臣不過十餘人令之臣僚與其家之
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望詔有司尋訪各令摹寫像貌
投納繪畫於景靈宮壁從之　祖宗故事大臣配享皆
祔廟後議之若趙普曹彬之配享太祖蓋眞宗咸平時
而韓琦曾公亮之配享英宗皆其身薨日降制亦在祔
廟十數年後永思陵復土翰林學士洪邁議用文武臣
各二人文臣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諡忠穆呂頤浩特

進觀文殿大學士諡忠簡趙鼎武臣太師蘄王諡忠武
韓世忠太師魯王諡忠烈張浚議者皆以爲宜從之
紹熙五年十二月以左丞相贈太師魯國公陳康伯配
享孝宗廟庭　寧宗嘉泰元年正月以右丞相贈太師
葛邲配享光宗廟庭　嘉定十四年八月追封右丞相
史浩爲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理宗端平二
年八月以太師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　續文獻通考
遼興宗重熙二十一年八月太尉烏者覺詔配享聖宗
廟　金章宗明昌四年始定功臣配享太廟位次　明
洪武二年正月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忠等配享九年又
令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及廟成論功列祀凡二十
一人令死者塑像生者虛位時胡大海等八人已卒初
棲神蔣卞二廟至是乃塑像移祀廟中十三人虛位元
祀則書贈王諡姓如中山武寧王徐之類從祀書官書
諡姓名如都指揮使郢國公馮國用之類梁國公即趙
德勝不書諡至三年增戰没功臣五年壬子五月二十
三日以後戰没病故等項功臣增百二十四人　永樂
初享太廟禮成仍遣官祭功臣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
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俱於本廟祀之帝曰先
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

廟侯太廟享畢亦别遣官即其廟祭之著爲令 仁宗
洪熙元年以靖難功臣張玉罷享進榮國恭靖公姚廣
孝侑享文廟 世宗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姚廣孝
髠徒不宜入廟禮官李時與張璁桂萼亦以爲言遂移
祀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劉基侑配十
六年武定侯郭勛乞進其祖英侑享高廟下廷議不可
上是勛言進英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一
禮儀部十八 先代帝王名臣祠 拜墓諸帝上食祔載 上陵
先代帝王名臣祠一
增 文獻通考曰漢高祖二年有言周興而邑邰立后稷
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立靈星祠以歲時祀以
牛 注云后稷祀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 原 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
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
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孟康曰梟食母破鏡食父如
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以賜百官祠解羅十福也 章帝東巡狩使者
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蜀主禪景曜六年詔爲丞
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請立廟不許百姓
遂私祭之或請立廟京師禪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
書侍郎向充言於禪曰亮德範遐邇勲蓋季興而烝嘗
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
也宜因其近墓立之於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
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從之何承天駁
之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元勲配享
充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非禮也 晉孝武帝寧康三
年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
聖於太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 摯虞按虞書皋

欲作上惟明克允是以獄官禮其神繫首致其祭功在創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於大學律之署甲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太重豈非律作止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皆如舊制

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 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享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與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書別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曲禮脯曰尹祭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享於廟廷

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議按禮記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

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

增 唐書禮樂志曰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仍以古名將爲十哲像坐侍後罷中祀遂不祭

文獻通考曰開元二十一年雲中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祭享 代宗大曆五年鄜坊節度使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列於祀典從之 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埽除 憲宗元和十四年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昭宗天祐二年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爲昭靈侯舜帝二妃祠爲懿節祠

續文獻通考曰唐乾寧四年建漢昭烈廟在涿州樓桑邨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歷代帝王常享著於甲令可舉而行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廟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准令每三年一享歲仲春月行享牲用太牢以羊豕代祀官

以本州長吏有故遣賓佐行事仍令造祭器送之陵側嚴禁樵採又詔後漢光武於南陽舊廟祭享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立唐太宗廟於京兆醴泉縣以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魏元成李靖配並畫像廟壁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聶宗義上言准祠令周文王以太公配唐天寶七年以師鬻熊及太公望配伏緣太公已封武成王春秋釋奠望自今止以鬻熊配享奏可　四年詔曰歷代帝王祀典因循曠隳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後漢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元宗肅宗憲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後漢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帝愍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帝唐高宗中宗睿宗代宗德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

帝陵州縣常禁樵採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開寶六年詔許州修晁錯廟　真宗咸平元年辰州言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廟水旱祈禱有應詔封新息王　四年詔西陵修後唐河南尹張全義祠堂遣使葺益州諸葛亮廟　景德四年增漢將軍紀信為太尉後漢司徒曹恭為太師以唐刑部尚書白居易孫利用為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坟塋影堂又詔河南府建漢高祖廟以時致祭令鄭州給唐相裴度守坟三戶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曰周文公旦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三年令西京葺後唐莊宗廟　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官致祭緣路帝王名臣祠廟神帳畫壁並加葺治禁唐相婁師德坟墓樵採令衡州葺神農廟　六年詔諸州有黃帝祠廟並加崇葺又令常州葺周處廟　元豐四年承議郎吳處厚言程嬰公孫杵臼保全趙孤乞加封爵詔河東河北漕臣訪其祠墓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立祠於墓側載之祀典　哲宗元祐五年定州請以韓琦祠載祀典從之又詔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縣顏真卿墓並載祀典　七年詔就賜唐韓愈潮州廟為昌黎廟賜唐柳宗元羅池廟為靈文廟又詔蘇州吳

泰伯廟以至德為額　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鬭穀於菟子文祠為忠應廟封崇德侯　紹聖三年詔德州漢太中大夫東方朔廟以達隱為額又封辯智侯西京左藏庫使榮州刺史趙思齊請立韓王普廟於真定府從之　元符三年臣僚言按史記言韓厥之功不在程嬰杵臼之下請於祚德廟設位從祀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禮議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郊赦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李綱為相請褒䘏仗節死義者乃贈李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霍安國延康殿學士劉韐資政殿學士安國立廟於河南懷州二人廟未詳所在　紹興元年言者請春秋仲月祀禹於越州享越王勾踐於其廟以范蠡配命郡祀如故事　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奏神宗皇帝初年皇嗣未建封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立廟奉祀其後皇嗣衆多垂祐萬世今來廟宇隔絕欲令禮官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奏請以韓厥載祀典與杵臼同字下禮官討論崇寧三年封韓厥義成侯今乞於行在卜地權創祠宇令臨安府修建施行候祠宇畢日就

本廟春秋二仲依小祠禮致祭　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廟靈感王乃吳主孫皓祠汪大猷等使金還言其靈感故加封仍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式謂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境之望有唐衡嶽道士彌明詩刻有舜帝祠去城五里而近其山曰虞山灕江滙其左曰皇澤之灣有大曆中磨崖碑載刺史李昌夔修祠事臣已肇修祠宇請著之祀典俾長史檢校葺治從之　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炎帝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源距縣百里而祠宇廢祖宗給近陵七戶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陵戶禮官請如故事命守臣行之　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建耶律隆運廟於乾陵之側　金史請前代帝王三年一祭於仲春之月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軒轅於坊州少昊於兖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陶唐於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於河中府周文王武王於京兆府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版請御署開寶禮羲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　金章宗泰和三年三月詔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書省奏三皇五帝四

王巳行三年一祭之禮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
成王康王宣王漢高文景武宣光武明章唐高祖文皇
一十七君致祭爲宜從之　六年詔建昭烈武成王廟
於關庭之右麗澤門内其制一遵唐舊禮　七年完顔
廷等言我朝創業功臣禮宜配祀以秦王宗翰同子房
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躋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
侍武成王坐韓信而下降立於廡又黜王猛慕容恪等
二十一人而增金臣遼王世賽也等　元世祖中統三
年修河中廟廟名建極宮　五年建帝堯廟於平陽以
田十五頃供祭祀　至元元年初命郡縣通祀三皇太
昊伏羲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以祝融氏之神配
黄帝軒轅氏以風后力牧之神配有司歲春秋二季行
事是年龍門禹廟成命侍臣持香致祭　五年敕建堯
廟　十二年三月敕建伏羲女媧舜湯等廟於河中解
城洪洞趙城　十五年修會川縣盤古廟祀之　二十
四年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堯廟後重建湯廟於新鄉
縣　泰定帝致和元年禮部移太常選博士議舜禹之
廟合依堯祠故事每歲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潔
致祭官給祭物　文宗天曆二年建周公廟在鳳翔府
岐山之陽春釋奠如孔子廟儀　順帝至正九年御史

臺以江西河東道肅政廉訪使文殊納言三王開天立
極德被萬世京師每歲春秋祀事命太醫官主祭揆禮
未稱請如國學宣聖廟春秋釋奠　明太祖洪武元年
以太牢祀三皇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　六年禮官
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立歷代帝
王廟同堂異室始議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
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京師
又增隋文帝祀　十二年二月命歷代帝王廟皆祀開
基創業之君周文雖基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
下然皆太宗之力可勿設二主止於陵寢致祭　又令
帝王廟皆塑袞冕坐像惟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不
必加以冕服　初祀隋文帝時廟火乃建於雞鳴山之
陽去隋文帝祀擇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從祀每歲一
舉　二十年令武成王從祀帝王廟罷其舊廟仍去王
號　二十一年定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以宋趙普負
太祖約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木華黎子安童爲祖不
可以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旣祀伯
顔阿木亦不必祀於是擇始終全節風后力牧皐陶夔
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
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

杜如晦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三十五人從事　世宗嘉靖九年廖道南奏郊祀歷代帝王於五岳四瀆之間是躋人鬼於天神地祇請每歲致祭宜歸本廟從之已而上命建廟於北都明年秋帝王廟成禮部尚書夏言上議云會典內歷代帝王遇有子午卯酉年分朝廷遣道士齎香帛致祭各陵寢本廟不祭今年辛酉正遇停祭之期待明年仲春吉日舉行遂以來春上親行禮以後照舊例行　嘉靖中始建帝王廟於京師阜成門內又各處帝王廟祀軒轅廟在慶陽府子午山顓頊廟在

大名府禹廟在鳳陽府塗山絕頂漢高祖廟在徐州東南六里臨泗水漢先主廟在成都府南二里洪武初合諸葛廟祭之

先代帝王名臣祠二

原 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月令仲夏祈祀山川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后稷句龍之類也　五經異義曰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弗紹其國位百辟者百君先有功德於民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　史記曰始皇出遊至雲夢望祠虞舜於九嶷山　高祖微時聞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以歲四時奉祠　漢武帝本紀曰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　漢書曰元封五年冬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　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在南陽亦為立祠　後漢書曰章帝詔使者奉太牢致祀唐堯於成陽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

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　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祭之　吳越春秋曰夫差飾諸羣臣出國門祠子胥於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　增 唐六典曰仲春上戊釋奠於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　文獻通考曰元豐四年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新制募人承買祠廟然閼伯主祀大火為

國家盛德所乘徵于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能捍大患請免此三廟以稱國家嚴奉之意詔司農寺徧天下祠廟辱國瀆神莫此為甚可亟寢之令開封府劾官吏以聞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建炎二十五年朱熹為同安主簿建蘇魏公祠以祀故相蘇頌又建趙忠簡公祠以祀故相趙鼎後朱熹為漳州守建三先生祠以祀濂溪明道伊川而繼守趙汝讜并塑文公像為四先生祠 漳州舊有三賢祠祀唐常袞歐陽詹周匡物宋人又益以蔡襄高登為五賢祠又東溪高先生祠在漳州府學內宋教授田澹別建以祀高登者也

先代帝王名臣祠三

原詩宋范泰經漢高廟詩曰嘯吒英豪萃指揮五岳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瞳豈不偉奮臂騰羣雄壯力拔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撓道勝業自隆 宋謝瞻經張子房廟詩曰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幕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垓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宋鄭鮮之行經張子房廟詩曰七雄裂周紐道盡鼎亦淪長風晦崑溟潛龍動泗濱紫煙翼

丹虬靈媪悲素鱗 梁簡文帝漢高廟賽神詩曰玉軑朝行動閶闔旦應開白雲蒼梧上丹霞咸陽來日正山無影城斜漢屢迴瞻流如地脈望嶺匹天台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 梁元帝祀伍相廟詩曰石城寧足拒金陣詎能追楚關開六塞吳兵入九圍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餘吳宮在日暮舞靈衣 庾肩吾漢高廟詩曰昔在唐山曲今承紫貝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又經夏禹廟詩曰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為魚微此功林堂上偃蹇山殿下穹窿侵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導赤豹仙去擁飛鴻松龕撤簴紐束稈落寒叢仙舟還入鏡玉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胥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欃槍滅歸來松柏桐 陳江總下山楚廟詩曰蘋藻祈明德倚櫂息巖阿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闇階雞宿聲古木斷懸羅帷堂寂易曉桴鼓自相和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 張正見行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人知 周庾信西門豹廟詩曰君子為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恭聞正

直祀良識佩韋心容範雖年代巖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窗臨鶴飛疑遂舞魚驚似聽琴潭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 增唐李百藥謁漢高廟詩曰纂堯靈命啟滅楚閏餘終飛名膺帝籙泷迹韞神功瑞氣朝浮碭祥符夜告豐抑揚駕人傑叱咤掩時雄締構三靈改經綸五緯同干戈革宇內聲教盡寰中運謝年逾遠魂歸道未窮樹碑留故邑抗殿表祠宮沐蘭祈泗上謁帝動深衷英靈宿如在文物杳成空竹皮聚寒逕枌社落霜叢藹索陰雲晚長川起大風 宋之問謁禹廟詩曰夏王乘四載茲地發金符玉帛空天下衣冠照海隅舟遷

龍負壑田變鳥耘蕪舊物森如在天威肅未殊元彝扃瑤席玉女侍清都奕奕閟閟邃軒軒仗衛趨氣清連曙海雲白洗春湖猿嘯有時合禽言常自呼靈歆異蒸精至樂匪笙竽茅殿今不葺梅梁古制無運遂崇麗日盛業答昭蘇 杜甫禹廟詩曰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又蜀相廟詩曰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謁先主廟詩曰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薛逢漢武帝祠詩曰武帝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童女移香案雲際金人捧露盤絳節有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驂鸞茂陵煙雨埋弓劍石馬無聲蔓草寒

詩 歌明太祖祭歷代帝王樂章曰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再聽再崇羣臣忻兮躍從頤覩穆穆兮聖容 酒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獻酒兮三終整雲鸞兮將還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攀留兮無蹤躡雲衢兮

緩行得遄駕兮達九重 旛幢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增 賦蘇軾屈原廟賦曰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

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㷀㷀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兮千載兮世愈狭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為圓罷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為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增 敎宋傅亮修張良廟敎曰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夷項定漢大拯横流固已參軌伊望道肸商洛顯默之際莫測其端矣途次舊沛佇駕留城遺廟荒頓靈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隋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書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增 碑後漢蔡邕陳太丘碑文曰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

於鄉黨則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寔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年七十遂隱丘山四門備禮前後招辟皆不至年八十有三卒謚文範先生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絶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後魏溫子昇舜廟碑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增 記唐白敏中滑州修堯祠記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衮龍騰文劒珮有光德音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蘋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鞠司空隴西公即戎之二歲宿麥方登油雲未施乃率僚屬將校而禱焉鐘磬畢陳牲牢在庭翊精肅容虔禱移時祝拜之際肸蠁如答未及迴車重陰已周客雨輕灑槁苗特蘇逮夕及晨自葉流根寮屬將校相率稱賀請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欒櫨四周丹雘交輝肅肅靜穆神之所依是宜播公之美揚神之祉刻於金石而為

之記　盧恕修楚州伍相神廟記曰邦溝當吳伐越時
爲餽運所開太宰伍員經畫及太宰因讒而沒其神憑
大波雄憤無所洩蓄爲猛颷駭衆吳人恐之故相與立
祠邦溝上歷代皆崇其祠國朝龍朔中爲狂人郭行眞
所焚乾封初准敕重建大中十歳兵部郎中滎陽公守
郡每雨小差期晴少失候公一至請之靈貺立答連歳
豐穰舊廟叢隘淺迫前横岸道塵坌玷褻公黙圖將顯
大之且俟誠化更歲即增張神宇俄有舟人蔣容者啟
公請合財葺之於是闢其前伸其後重肖神像及儀從
等畢新廟之域也面河距淮巖然崇堂蜿然修廊像設

新而英姿益明旂旆新而靈衛愈嚴庭可以長布武階
可以勞拾級管蕭朝奏一何和神也風月夕清一何宜
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陵谷川澤
民所財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陵
谷彼朽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語哉　柳識新
修四皓廟記曰漢高帝提三尺劒奮布衣吏秦滅項南
面而帝及乎疎孝惠私趙王本根一搖海内失望向使
安車空駕羽翼不來蹈金寒玦離之蹤成毋愛子抱之
計四百之祚岌乎殆哉非四公之高名不能割漢祖肌
膚之愛非留侯之奇策不能振大賢金玉之音然而顯

晦異宜語黙殊用塗山玉帛有櫛風沐雨之勞陋巷簞
瓢無被髮纓冠之責兼濟獨善相與背馳惟四先生兼
有之矣往者明祠頽壞靡有孑遺太傅兼中書令許國
公爰命經營不日而就棟宇甚美神形若生如裁兔鹿
之書似指狠羊之喻松涼桂燠雲白霞丹坐視天倪時
闢地籟彼佩金印乘朱軒食萬鍾潤九里而括囊遊事
全軀保孥聞四賢之風可以有立志矣
【原】文魏武帝祠橋元墓文曰昔以幼年逮升堂室增榮
益觀皆由奬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誓徂
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

腸痛勿怪雖臨時嬉笑之言非至親篤好夫何肯爲此
辭哉　宋謝惠連祭禹廟文曰咨聖繼天載誕英徽克
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
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元
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
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融神且略薦乃
昭其忠　梁王僧孺祭禹廟文曰惟帝稟圖上昊貽則
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輕璧惜景既捨冠履爰人忘
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罪已憑舟靡懼義存拯物
戚溹方來遺神如在愛被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菲

素固無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蘋蘩以獻

上陵一

原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 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及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也鐘鳴謁者贊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道出西向拜折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謝承後漢書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上行到陵見其儀憮然謂同座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令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闕見此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坐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才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當載之以示

學者邕退而記焉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珮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已下者皆會酎少府受又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皇帝八月酎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之毛即更衣侍中上熟乃祀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宮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 魏文帝詔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 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長遂為

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　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素甚越舖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元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入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

畢改服入於寢殿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於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

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蕃牧四夷君等並陪列於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視幄座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朝食謂

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日月半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食猶薦新之義矣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

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爲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因薄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宜閟於安厝豈可以事君之道行送往之時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誕降之日穿針之辰皆以

續命爲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　開元十七年元宗謁橋陵至西壖垣闕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恒式二十三年四月敕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敕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寮令知朕意　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文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增代宗大曆十四年禮儀使顏真卿奏今元陵請朔望節祭

日薦如故事泰陵惟朔望歲冬至寒食伏臘社一祭而罷日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禮儀使杜黃裳請如故事豐陵日祭崇陵惟祭朔望節日伏臘　二年宰臣建言禮有著定後世徇一時之慕過於煩并故陵廟有薦新而節有遣使請歲太廟以時享朔望上食諸陵以朔望奠親陵以朝晡奠其餘享及忌日告陵皆停　宋志曰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儀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祀乾德四年始令宮人

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朞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續文獻通考曰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上諭禮部夏言曰春清明秋霜降二節祭於陵甚合禮今中元亦有陵祭内殿其勿瀆可也言對曰中元俗節事本不經陵祀旣遣官而内殿又有祭祀事頗煩數上從之　圖書編曰上陵之禮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卒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光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於十一陵唐開元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明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中元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上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謁孝陵在南京内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

上陵二

原　詩宋顔延之拜陵廟詩曰周德恭明祀漢道遵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陪厠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敉躬慙積素徂與昌運并思合非漸瀆榮會在逢迎鳳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垧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菁松風遵路急山煙冒隴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巳同論化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增唐杜甫行次昭陵詩曰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絶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灾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重經昭陵詩曰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煇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明李東陽陪祀山陵詩曰十年三赴四陵朝又逐諸公一騎鑣龍尾道瞻回輦近馬蹄塵送入山遥天開野色川原淨日出城頭露雨消無數晚花秋樹裏未須風物向春饒　夜深燈火下齋宮路轉西巖却又東四塞河山今古在諸陵雲霧往來同煙叢簇簇溪藤暗秋葉蕭蕭嶺樹紅獨愧兩都詞賦手玉堂椽筆待名公　李夢陽謁陵詩曰本朝陵寢傍居庸聞說先王駐六龍

一自玉輿回朔漠遂令金殿鎖秋峯明禋衮職雖多預
備物祠官豈盡供報祀獨知今上切每於霜露見愁容
何景明皇陵詩曰陵闕皇靈閟山河王氣通萬年龍
虎抱每夜鬼神朝玉盌留天地金燈照寂寥如看翠華
度縹緲在青霄　李攀龍長陵詩曰明禋趨歲序陟降
儼昭回雲物中原在乾坤北極開松楸千騎入風雨百
靈來共話犂庭後遺弓重可哀　于愼行上陵詩曰閶
門五夜聽傳呼受賜先從左闕趨緗帶平懸金鑒落鞶
囊斜掛錦襜褕行隨豹尾陪天仗立傍螭坳夾御爐却
笑甘泉稱侍從不知原廟似今無　徐渭謁孝陵詩曰

瑶壇晴雪淨春空劒佩聲流苑路東霜露每勤憂聖主
貂璫無事肅齋宮通原燎火分宵白拂樹霓旌映曉紅
寂寞翠華誰望幸惟餘金粟鳥呼風　王維康陵陪祀
詩曰塞上猶傳八駿名帝丘今望赤霄平千峯雲起旌
旗影萬木風多劒舄聲玉殿香煙浮俎豆瑶墀星斗爍
冠纓雍歌聽徹人歸盡獨立春宵百感生
增表宋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曰臣裕言近振
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
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
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宫

廟荒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
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
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伸故老掩涕三軍
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
翦荊棘繕修毁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增議唐楊仲昌加籩豆議曰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兹
以降代行其典國初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令陵寢見有
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
宗廟請施之於園陵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二

禮儀部十九 高禖 祈穀 雩星 請雨

高禖一

原 杜氏通典曰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高辛氏之代元鳥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月令章句高尊也禖祠也吉事先見之象也盧植曰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古者有禖氏之官因以為神鄭但言後王不知起於何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禮請酌飲於高禖之庭帶以弓韣求男之祥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東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也 後漢因之祀於仲春之月 魏禖壇有石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為主 晉以仲春之月以特牲祀高禖於城南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以毀破可無改造東晳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北齊置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 隋以元

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月令亦以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月令經文沒注不言有壇南也

增 宋史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築高禖壇於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配以伏羲帝嚳以高禖從祀報古為媒之先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報祀準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韣慶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不設弓矢弓韣非是詔仍如景祐之制熙寧二年皇子生以太牢報祀高禖惟不設弓矢弓韣 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禖青帝以伏羲高辛配簡狄姜嫄從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自車駕巡幸禮文難備至於祓無子祝多男所以繫四方萬里之心者蓋不可闕乞自來歲之春復行高禖之祀從之十六年御史王鉌言禖祀之壇卑陋勿稱未足以彰禋祀為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一新壇宇仍取生民姜嫄從帝見天月令以牢祀高禖天子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法駕臨祠必獲聖嗣詵詵之福 禮部言生民之詩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是生后稷其說頗附會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禖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

所歆居然生子以見祝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機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去禮逾遠歷世非之　十七年二月上親祀高禖以普安郡王為亞獻恩平郡王為終獻　金史章宗明昌六年上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於景風門外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於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

續文獻通考曰承安元年二月命有司祀高禖如新儀二月六月以得子遣禮部尚書張暐報謝高禖　明初無此祀至世宗嘉靖中始以歲祀高禖設木臺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奉獻皇帝配西向高禖在壇下西向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於弧韣

高禖二

增 禖下 明堂禮帝以弓韣禮之禖下則其子必得天材 禖宮 宋史祀高禖樂章云容臺肅禮禖宮立祠

原 仲春祀 月令仲春元鳥至祀高禖鄭注元鳥燕也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禖神之也 后妃郊 五經通義王者十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禖亦祭天地也 祀特牲 續漢書仲春之月立高禖壇祀以特牲 覆小屋 隋書禮志梁太

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為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旁或謂之落星石 漢作祝 漢書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注祝禖之祝辭 魏置壇 魏青龍中造立禖壇詔書令更鑄石如舊置壇上

增 如新儀 詳續文獻通考 視先蠶 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中禮官請祀高禖以石為主牲用大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 洛陽壇 晉志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 惠照院 文獻通考宋高宗監舉臨安府權於望湖門外惠照院壽宮設位行禮 紫位 宋史禮志祀高禖日皇后服褘衣嬪位以緋宮嬪服朝賀衣服褘位以紫 弓矢箙 又曰祀日有司以弓矢弓韣授內侍奉至齋所置弓矢於箙

原 祀而生契 五經要義契母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元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孚乳之祥故事其至日因以用事 祀而生稷 詩生民篇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箋云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禖而得其福也

增 高辛以前 禮記疏蔡邕以禖神是高辛以前舊有 乙至之日 月令廣義祀高禖以請子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命之官也 大唐月令 政和新禮 文獻通考宋高宗紹興中禮部言大唐月令仲春天子親祀於高禖而政和新禮亦有皇帝親享高禖之儀 后妃從祀 郡王分獻 並詳高禖一 錫羨之誠 文獻通考祀高禖祈從豐備以盡所天錫羨之誠焉 多男之祥 又曰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望皇帝親祀高禖以祈多男之祥副天下之望從之 策登九寸還老嫗之授符 環列四枚 感黃衣之獻玉

靈星

增 祈時 文獻通考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就歲星之位也歲星五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

祭靈星者爲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 **教田** 後漢書祭祀志高帝祀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賓尸** 太平御覽毛詩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農星** 又曰周書作雒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主穀** 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illegible] 龍左角爲天田主穀 **介穡** 開元 [illegible] 秋後辰日祀靈星祝文曰九穀方成之時不害憑應多佑介其農穡 【原】**歲再祠** 漢 [illegible] 再祠靈星以大牢禮也 **壬辰祀** 風俗通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 【增】**洛陽祀** [illegible] 建武二年 [illegible] **南郊配** [illegible] 心星 [illegible] **元禮** 通典開元中 [illegible] **乾興祀** [illegible] 【原】**高祖立祠** 漢高祖制 [illegible] **漢武尊祀** 史記漢武 [illegible] 五岳 [illegible] **元默受福** 淮南子君道 [illegible] **驅爵簸揚** 見前教田下 【增】**長安城東** 見前主穀下 **門外** 隋書開皇初 [illegible] 以一少牢 **靈者降休祐** **延興** **星者燭宇宙** **出應天田** **見彰農候** **禮用太牢** **名存漢氏** **不害三時** **方成九穀** **奠玉盃於青帝** **用潔牲于白雲** **列綴兆於峻** **舞從歌頌於絲衣** **雕豆玉觴自殊器於宗祀** **青圭紺席乃叶禮於禳祈** 並詳唐文粹王起祀靈星賦

祈穀

【原】**天田** 漢書注龍星左角曰天田 [illegible] **乙地** 晉禮志漢氏常以乙日祀先農 [illegible] 及耕也 **禳田**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祈年** [illegible] 【增】**晝日** [illegible] 十年以 [illegible] 於圜丘 **啟蟄** [illegible] 【原】**祈上帝** 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祈天宗** 又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注曰日月星辰也周禮所謂蜡祭也 **御田祖** 詩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樂田畯**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 [illegible] 以樂田畯 【增】**取歲首** 文獻通考 [illegible] 取歲首 [illegible] **南郊** 唐書貞觀 [illegible] 於南郊 **用元日** 月令元日祈穀注謂上辛郊祭也 [illegible] **祖宗配** [illegible] **元帝配** 文獻通考 [illegible] **祀五精** 宋書 [illegible] 五精之神 **天子之禮** 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illegible] **正月之郊** 文獻通考 [illegible] 改用中辛 [illegible] **更用後辛** 宋史 [illegible] **先郊後春** 元嘉十六年 [illegible] **郊而後耕** 左傳 [illegible] 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illegible] 月令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

請雨一

【原】**杜氏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 左傳龍見而雩

角亢●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恆旱故雩 雩之爲言遠也遠爲百穀以祈膏雨 其壇名曰雩禜 祭法雩禜祭水旱 鄭云雩禜水旱壇 於南郊之傍 雩祭天地故從陽位以 數五天不可偏在四方 故於 南郊 配以五人帝 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軒轅配 黃帝少昊配白帝顓頊配黑帝 命樂正習盛樂 月令仲夏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 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鐘磬柷敔而俱 作故曰 盛樂也 舞皇舞 析白羽爲之 形如鈸也 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天子雩上帝 諸侯山川卿 士謂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社稷之類也何休注公羊 傳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與人失 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 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管子呂周時人也 至秦呂不韋集爲呂氏春秋兼其聖 又取樂成禮記載其報本祭同圖制 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五 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若旱暵則女巫舞雩

雩吁嗟求雨之祭使 女巫舞旱祭崇陰也 左傳龍見而雩 謂建巳之月蒼龍 宿之體昏見東方 萬物始盛待雨於天故 雩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公羊傳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皆善人君能慮懼天災應變求索憂人之急非四 時常祭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則言大雩言大 雩則大旱 可知也 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禮記龍見 而雩常祀 不書書者皆爲旱故得雨則喜以 月爲正不得雨則書旱災成也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 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大 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 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 公也大夫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也 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各埽除社稷公

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 山海經大 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 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 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 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 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增】漢昭帝紀始以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 抑陽助 陰也 【原】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於社稷山川 【增】玉海晉元帝大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原】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傍依郊壇近遠 阮諶云雩壇在巳地衛宏漢儀稱 晉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 說皆云壇而令作擇又論論與遲發遊於舞 雩之下衛法所說舊城東南舊路猶在焉 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 戴邈議周冬及春夏 旱禮有禱無雩天旱 日淺則災微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 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秋無雨未成災書 不得雨則書旱然則始雩未得 便告饑雄之甚爲歎災之請 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元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章 時博士議雲漢之詩宣 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 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業重光宜以周人耗致之旱 乎漢禮之代列吉前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 議聖人法與禮樂之帝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 令毀之者故其修德懷伏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 祠部郎 中何佟 之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享於雩壇 矣今武宮遵案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 吁嗟之義既非歡樂此不涉嫌 祝史稱詞仰祈靈澤舞雩無缺 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帝以爲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

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於時停用柴燎從坎瘞典（儀曹郎朱異議按周官雩奠之詩也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明堂又無其事）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者一理冤獄及失職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傜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卹怨曠也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前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處大雩國南除地爲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旱祈而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若郡縣邑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謂黜退貪邪已上）守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　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

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灑埽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之以牲牢　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鎭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徹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繖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於圓丘開元十一年孟夏

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鎭
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遥祭而告之
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海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
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
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
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
祠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旱禱並備本儀起居舍人王仲丘請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康成注月令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增唐實錄乾元二年以久旱徙東西二市祭風伯雨師

修雩祀壇爲泥土龍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 文獻通
考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爲大祀國初以來以始祖
迭配太宗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 玉海宋太祖開寶
九年二月幸西京行雩祀 文獻通考建隆二年夏旱
翰林學士王著請祀天地祖宗社稷及望告嶽鎭海瀆
於北郊以祈甘澤惟不祀配坐及名山大川雨足報賽
如禮眞宗景德三年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昊天
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
於南郊注迎夏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
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龍星祈

雨又按五禮精義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則龍見或在
五月而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理未周欲請自
令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氣
協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季秋之月乃命冢
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大饗帝則季
秋之月農事之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苟或猶未得節
尚當建酉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然
後卜日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
叶禮令無所改易奏可 遼值天旱行瑟瑟儀以祈雨
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於先帝御容乃射柳

皇帝先射親王宰職各一射中柳者質誌柳者冠服不
中柳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
冠服又翌日植柳於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稷薦植
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方畢子弟射柳皇族國舅羣臣
與典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賜敵烈麻都馬四匹衣
四襲否則以水沃之 金世宗大定四年不雨命禮部
尚書王兢祈雨北岳以定州長貳官充亞終獻又卜日
於都門外北郊望祀岳鎭海瀆有司行事禮用酒脯醢
後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從岳
鎭海瀆如初祈其設神座寔樽罍如常儀其樽罍用匏

齊擇甘瓠去蒂以爲樽祝版惟五岳宗廟社稷御署餘則否後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以祈雨足則報祀送龍水中　明雩壇在泰元門外正南三門曰崇雩門在南郊之西　世宗嘉靖中春祈雨躬詣南郊祠皇天后土山川神祇建崇雩壇於圜丘之旁以祀天禱雨命儒臣别置雲門一曲使文舞士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仍於正樂之外增設鼓吹數番選教舞童百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

請雨二

增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

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原呂氏春秋昔者殷湯克夏王天下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劄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雨大至人皆悅之　荀子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宫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極也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

疾耶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　春秋繁露大旱雩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攻焉何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凌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　增春秋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惟四月龍星現始有常雩　說苑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

斂以祀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祀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祀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祀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今誠避宫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新序齊景公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祀乃雨景公下堂頓

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祀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　【原】長沙耆舊傳祝良字名卿爲洛陽令時亢旱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申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　搜神記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爲郡股肱不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令天下否濡萬物燋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内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曰無效今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聚艾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焉至禺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稱其至誠　【增】文獻通考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　陳氏禮書古者雩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祈陰而移壇於東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有禱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

請雨三

【原】敎舞 周禮地官舞師敎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皇五采羽爲之舞帥如鳳皇也　興師 左傳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奠瘞 雲漢詩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書雩 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然者而雩旱甚也　閔雨 穀梁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於民者也　焚軀 戴封爲西華令大旱封積焚將然而雨至　掩骼 周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祈雨無應暢乃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以萬餘人應時雨大贊給

【增】王雩　常雩 禮記疏春秋傳龍見而雩謂周王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　雩門 水經注魯南門加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　雩水 括地志沂水亦名雩水　雩壇 南齊志鄭元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　雩場 漢鍾離意傳永平二年夏旱帝齋明室南設雩場又敕大匠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雨　招雨 論衡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　謝雨 文獻通考孝宗淳熙十四年宰執進呈太常寺之禱雨

【原】閉陽門 董仲舒曰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之所錯行故求雨閉陽門雨甚欲以劉反是　斬山木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屏翳殘 河南春夏旱太守事棄至屏退嘉錢對雨數降　舉寃滯 後漢和帝時旱帝幸洛陽寺錄囚舉冤滯收洛陽令抵罪司隸河南尹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也　歌東晳 東晳爲廣陵郡累大旱晳請雨三日雨謝衆謂晳至誠乃歌曰東先生通神明　烹弘羊 桑弘羊爲御史大夫興榷鹽鐵之利時天下大旱卜式曰弘羊爲天子大臣而與小人爭利烹弘羊天乃雨　用盛樂 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鄭注云雩呼嗟而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

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

建雩壇文選詩元寺建疏祈雨之所也

【增】暴巫尪詳禮記檀弓

典土龍論衡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

祈太廟開元禮時旱祈太廟禮畢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雩興慶孔帖德宗貞元十三年四月壬戌雩於興慶宮

祈甘雨孔帖開元中左補闕王仲丘上言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雩昊天上帝於圜丘臣罷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郎元設上帝乃天別爲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常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收水淨柳宗元禜門文惟神祀陰含德司其闔闢後收水沴以佑成績

萬里沙史記漢武帝元封元年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三姑峰月令廣義黔驛東有霈山上有三石峰一有歲旱百姓於火燒之即雨

【原】旱魃則禁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灾於是乎禁之

邦灾則哭周禮春官女巫歲旱暵則舞雩邦之大灾歌哭而請註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明也

土龍緣象[illegible]篇劉歆致雨具作土龍為土龍者以龍見則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為之

潛龍應鼓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

稻人供飲周禮稻人旱暵供其雩斂飲發飛也

諸侯用幣詳通典

【增】東廂請雨後漢志劉昭注顯帝時河南三輔大旱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

南郊求雨崔豹古今注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

聚巫以禱合璧事類馬燧拜行營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燧曰旱由政不修即令徹之明日雨是歲大穰

與覡對舞合璧事類黎幹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帝使毀土龍減膳節用既而澍雨

議郎分遣古今注永初元年郡國大旱分遣議郎請雨

太后錄囚又安帝永初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洛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

蒼龍之宿史記正義東方蒼龍之宿

白石之神唐李商隱有賽白石神文

于公雪獄洛令曝身李商隱賽白石神文不俟于公之雪獄寧煩洛令之曝身

風馬雲車柳宗元雷

塘禱雨文風馬雲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袪人灾

龍擁鳳蓋唐李商隱賽龍蟠山神文龍擁鳳蓋先聰於靈司蟒穴鶴集式揚於利澤

【原】受推步之術楊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焉彭城令時旱統推陰陽消伏縣蒙澤太守使為郡求雨亦降自是朝廷災異多詣之

出不御之女周舉宣光時三輔旱請雨舉害宜出後宮不御之女治天下冤滯之獄除大官重職之貴云云

祭東海孝婦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恐累不得嫁遂自經死姑女告婦殺姑婦自誣服罪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祭婦冢即日大雨年

祭上虞寡婦上虞寡婦養姑姑死夫女弟素與婦不叶誣婦鴆殺母獄竟殺之旱二年後太守殷丹至祭婦遂雨

【增】紫籥風頭　索綯雨脚

揖揚蘭佩　麾棹桂旗

【原】咸屬亢陽　禮修禱祝

並走羣望　展禮雩壇

【增】拍川后之肩　攬波神之袂

【原】土龍矯首而立　女巫頓足而舞　俾率舞於小巫　庶祈年於大有　信天屬之可移　冀地財之不害

【增】不無行潦之蓋　願覲油雲之布　大驅蟠澤之龍　盡發潛泉之蝦　遂清冷之耕父　不使揚塵　廻沮澤之蟠龍　皆令灑潤　宋生抒賦　始悅於雄風　葛氏讀書　忽驚於涷雨

【原】念夫膏澤既愆　天降之期　咸以精誠　惟望月離之應

【增】無煩玉女之投壺　方開天笑　不待棋人之取箭　已見風廻

請雨四

【原】詩　齊謝朓賽敬亭廟喜雨詩曰　執玉朝羣帝　樽桂迎東皇　排雲接虬蓋　蔽日下霓裳　會舞紛瑤席　安歌繞鳳

梁百味芬綺帳四望雲羽觴【增】明徐應聘雩禱詩曰東皇方按序靈雨尚愆期原畝希雲澤郊壇愿祝釐明禋牲自潔齋戒德仍持六事勤修省三農免怨咨氣蒸看遠嶠蒼潤應佳時會見甘霖足和風拂帝墀

【增】歌 齊謝朓雩祭歌曰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練貞辰陽律亢陰晷伏耗下土薦穜稑 宸儀警王度乾嗟雲漢望昊天 張盛樂奏雲儛集五精延帝祖 隋牛弘雩祭歌曰朱明啟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存盛樂奏氣序和平資靈佑公田既雨私亦濡民殷俗富政化敷 唐褚亮雩祭樂章曰朱鳥開辰蒼龍啟

映大帝昭享羣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宣舞詠旬液應序年祥協慶 紺筵分彩瑤圖吐絢風管晨凝雲歌曉轉肅事蘭羞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鳳曲登調令序龍雩集汎祥風紛縱雲田昭睿德朱干電石表神功 開元中雩祀舊樂章曰鳥緯遷序龍星見辰純陽在律明德崇禋五方降帝萬宇安人恭以致享肅以迎神 宋蘇軾禱雨社稷詩曰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於北牖答陰之義陽亢不返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 神食於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穖其間有麥如喝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忘此雨雪敢求其他尚閔此麥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瘁身為神尚莫顧息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名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 明祈雨樂章曰有赫旱暵民勞瘁斯于牲于醴載舞載馳詩成三獻敬徹不遲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爰廸寅清昭事顯穹仰祈甘雨惠我三農既歆既格言歸大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燔柴既舉昭假精

禋維帝降康雨施雲行登我黍稷溥洽厥明

【增】詞 宋蘇轍中大乙宮祈雨青詞曰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灾輒至牟麥既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覿天不聞惟側身念咎之誠不敢自赦而潔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澤之滂流尚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真聖所臨 常暘為虐夏已及中精禱未孚雨不逾尺麥雖粗入未足充八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竢三日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窈微運元化於俄頃蕩閑衆庶覆護邦家召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勃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

原序晉傅咸喜雨賦序曰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燃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於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蒞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增記唐裴度權禱河侯廟記曰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旱禱宜斡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壖列筵旆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爲侯拜舞以具樂醴以清觴脭燭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己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徵侯貺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既貺既應多稼織野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

原文晉曹毗請雨文曰下邳內史曹毗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戾旱亢陰消川竭谷虛石流山燋天無纖雲野有横飈嶽夏應暑而或凉草木無霜而自凋皇皇農夫輟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雲根山積而中披雨

足垂零而復散聖主當膳而減味牧伯忘餐而過晏民庶拊心而頻蹙搢紳不期而同歎斯亦憂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　梁陸倕請雨賽蔣王文曰陸周祚胄鍾嶽降精聽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擁屬微西郊已戢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孔殷靈應揮霍倏覩翻伊俄聞倒洛樂周祈畢思洽酒醴靈談抗袖鬼笑投拌推茲且引於萬斯歡　梁任昉公賽鍾山蔣帝文曰嘗聞河南少雨漢主避其正殿許下輟潤魏后詳彼塵書和氣乖運陰陽舛互風至若湯雲生猶火速能制茲東井告彼南箕求滿畢星氣衝卯地使君子有亹亹之心耕夫無慼慼之念

增唐柳宗元雷塘禱雨文曰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象宅於巖隈風馬雲車肅焉徘徊能擇地產以祛人灾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肸蠁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李商隱鄭州禱雨文曰旱魃爲虐應龍不興困杲日於詩人苦密雲於易象生物斯瘁民食攸難其叨此分憂俯慙無政爰求眞侶虔禱陰靈誠餚表勤褰帷引咎伏乞下通溟播上達天潢合爲膏澤之原用息蘊隆之患其於效信敢或逡巡暴露詆訶焦勞結慮泉間侯氣樹杪占風惟望玉女之

披衣敢駭商羊之鼓舞 司空圖移雨師文曰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後應是神覬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推恩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恩何以為義利腥羶以餉何以為仁怠天之事何以為政幾是數者何以為神 宋曾鞏福州鱔溪禱雨文曰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不罹飢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令食足矣廩實尚靡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鬭式於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濟霓播為甘液沛灑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愢偷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斁思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三

禮儀部二十 食祭 籍祭 黍稷 犧牲 祭饌 苞茅 祭服 祭器 祝史 歸胙 修齋祭 薦祭 淫祀 瀆祀 逆祀 不祀

食祭

增 授祭 周禮膳夫授祭 贊祭 周禮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示先 周禮註飲食必祭示有所先 辨擽 太祝辨九擽曰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擽凶擽奇擽褒擽肅擽以享右祭祀

原 先 客祭 客不降等則先祭 後君祭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君命之祭然後祭 太祝 辨祭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祭一命祭若禮云君命客祭而祭之是也二衍祭主人延賓祭三炮祭讀為包若兼祭於豆四周祭謂殽之序徧祭之也五振祭六擩祭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七絕祭八繚祭九共祭絕繚亦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之則祭也共猶授也王祭食膳夫授祭是也

慶封汜祭 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謂遠散不恭也 餕餘不祭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殽進徧祭 禮記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注祭先君子有食不忘本也 水漿不祭 玉藻惟水漿不祭為已儕卑注已太也褻厭之也 疏食辭祭 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 瓜祭 玉藻瓜祭上環 魚祭 魚祭膴膴大臠也謂剝魚腹也

增 生人祭食 周禮疏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注料食先祭先造食者謂之祭食 皇尸祭食 玉海皇尸祭食之法以諸侯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一 叩乙 脯擩於醢 唐書禮樂志皇帝加元服禮進既者奉饌殺於前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 菹俎擩於豆 唐書禮樂志皇太子加元服禮贊冠者取菹咀遍擩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

原 既比慶封之汜 難許叔氏之禮 恩必逮下子道或露於食餘 禮必有先神理具歆於餕

祭

雜祭祀

【增】**八神** 史記始皇東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祠絕莫知起時

四祠 文獻通考漢宣帝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

禡牙 玉海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北征祭禡牙於北郊

鄜畤 漢書郊祀志秦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畤

杜主 史記封禪書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祠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祀

祆神 酉陽雜俎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為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黃熊 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寢門何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乎

黑山 月令廣義契丹人死皆為黑山神所管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焚之其禮甚為嚴肅非有祭祀皆不敢近山

降莘 左傳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

伏祠 漢書郊祀志秦作伏祠注秦德公二年初伏惠文王十二年初臘

金馬碧雞 郊祀志漢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

竹王 黃州有竹王廟亦有稱為竹三郎廟

花姑 春國記花姑花木錄錄夫人弟子善種花亦號花姑

龍池 文獻通考唐元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公卿獻龍池篇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十首焉

魚溪 續文獻通考魚溪廣雄廟宋紹興二十六年賜為昭應廟乾道二年加封忠濟成淳二年改封德顯公

濟神 文獻通考杭州吳山廟仰高神也太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崇忠致祭濤勢遂息詔封英烈王

船神 北戶錄南方除夜以酒內祀船神呼為孟公孟姥

祭杼 唐書織染署七月七日祭杼

祀竈 搜神記漢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後暴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遂大繁昌

蛇王 文獻通考蛇王祠在安陵東北

醫師 月令廣義嘉靖定春冬仲月上甲日致祀三皇附歷代醫師二十八人歲遣禮部太醫院堂官分詣

馬步 月令廣義仲冬命有司祭馬步

度傷 月令廣義民以三牲祀五瘟神畢別以湯飯祭無祀鬼神於衢曰度傷

【原】**馬祖** 祭馬祖於大澤注馬祖房星也

先牧 命有司祭先牧於大澤用剛日

司寒 命有司祭司寒於北郊

司中 又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西北

禳火 宋大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郊之外以禳火

祓災 鄭火災禳火於元冥回祿祈於四墉注祓除火災禮也皆錯祭也元冥回祿水火二神

陳寶祠 漢書陳寶自秦文至今七百餘歲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遂太祝祠以太牢

王母祠 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尢祠也

皋繇祠 晉禮志故事祀皋繇於廷尉新禮移祀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故事以社日新禮啖以孟秋以惠秋玫擊皮以皋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獄之成不在律令始也太舉之設義重大常故祭太學律署畢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以孟秋以應刑殺理未可以相易宜如舊制可

于公祠 于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所決皆不恨鄉中為生祠號云

孔愉祠 晉孔愉字敬康著信郡里後忽捨去皆謂之神人為立

從事祠 後漢淳于臨聚屯萬山揚州牧攻之不能克陳眾乘單車白馬往說而降之滿山人立生祠號曰白馬陳從事

祀季子 任延字長孫為會稽郡先遣饋祀延陵季子

祠黃石 張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增】**白虎祠** 漢書郊祀志宣帝時南郡獲白虎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隋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

元魚祠 拾遺記鯀治水無功自沈羽淵化為元魚海人于羽山下修元魚祠四時致祭見瀺灂出水長百丈噴水激浪必雨降

玉女池 文獻通考太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竭東封先營頓置泉忽高涌上徒升山其流自廣清瑩可鑑

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靖陵治之像頗推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與近臣臨觀遣使甕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

金海祠 嘉靖十四年建金海祠於湧泉亭以祀

祠牛馬 太平御覽軍令曰常以乙丑日祀牛馬先

祠鐘鼓 又軍令曰金鼓幢麾隆衝皆以立秋日祀之至若出軍有所剋復還亦祠向敵祀血於鐘鼓

睢陽廟 孔帖曰張巡許遠睢陽至今享祀不絶號雙廟

黎山廟 孔帖曰李頻出建州刺史卒父老爲立廟黎山歲祀之

老子廟 玉海漢延熹八年初祀老子於苦縣九年親祀於濯龍

汪王廟 文苑英華汪台符歙州重建汪王廟記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鄉鎮靜一隅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父老請建祠宇在歙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於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於南車即今廟是也

杜康廟 呂才東皐子集序立杜康廟歲時致祭以善釀府史焦革配焉

李冰祠 文獻通考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祀也歲一祀嘗賽郡

風雨池 權德輿洪州西山風雨池記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逆

山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頻業以荐之所農望歲於是乎在

河瀆祠 異苑諸暨郭淨陽鎮蒲欲道浮橋而嶽流毀羣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迴穿逕成橋而小女尋亡因塑廟中人因公祠讀河瀆觀家

【原】**遺愛立祠** 後漢王渙爲洛陽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利人立祠 後漢許楊字偉君爲都水掾修鴻郤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於都宮爲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皆祭祀之

刻石立祠 魏志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及卒豫州吏民思之爲刻石立祠詔追美之

近墓立祠 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立廟向充曰宜因近其墓立祠於沔陽詔從之

皆立生祠 韋義爲廣都長張奐爲武威守任延爲九真守杜修爲池陽令百姓皆立生祠

各自奉祀 史記郡縣遠方神祠民各自奉祀不領於天子之祝官

【增】**張亞子廟** 文獻通考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咸平中王均爲亂急有人登梯衙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汝輩悉當殪滅賊射之悞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

遣衣冠法物祭器

張平子廟 續文獻通考張相公廟後漢張平子也水旱有禱必應宋孝宗察興六年勅賜賢惠侯

禁虎神侯 又曰福清縣神陳姓者能禁虎爲暴淳熙中封顯浩費休侯貌廟額曰孚應

秦龍隱士 又曰茅山前有池地昔陶隱居養龍於此殿旱禱輒應紹興中勅得穀浮賚豐侯

苑窳婦人 **寓氏公主** 晉書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祀用少牢

兵舞祓舞 文獻通考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祓舞小神近山川者用兵舞近社稷者用祓舞

獻質獻孰 文獻通考獻質謂羣小祀也疏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獻孰一獻祭畢小祀也孰而已

黍稷

【原】**薌合** 黍曰薌合 **明粢** 稷曰明粢 **薌其** 粱曰薌其 **嘉蔬** 稻曰嘉蔬並曲禮

非馨 書黍稷非馨 **不蠲** 粢盛不蠲昭其馨也 **神倉** 月令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禮儀嘆

御廩 左傳御廩災注藏親耕之廩

終禮 禮父母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注孝子雖貴尚不取他人之粟祀其先

名物 周禮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也

【增】**黑黍** 隋書梁武帝詔黃苴之實以藉田黑黍

赤黍 五行傳新宮祭祀用赤黍

黍種 說文黍大暑而種

黍臛 歲時記十月一日黍臛俗謂秦歲首未詳其義今北人皆日設麻黃豆飯當謂其始熟嘗新耳

黍糜 風土記或問董勛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曰七月黍熟七日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惟設湯餅不復有糜矣

黍糕 月令廣義冬至之日爲黍糕先荐元實以及祖禰其進酒餔及謁賀君師耆老一如正旦焉

【原】**陳簠簋** 簠簋既陳 **實籩豆** 實其籩豆 **明**

水滌 滌粢盛注明水也

甸師供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

【增】**士謙設黍** 北史李士謙宗族會實士謙先設黍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寧可違乎少長肅然退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不德矣

司晨獻黍 月令廣義正元六年中秋

日百僚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黍稷各一斗 齋郎載飯 唐開元禮祭祀進熟齋郎以俎載黍
稷飯及爵酒 太官取籩 文獻通考高宗紹興中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禮儀太官令取黍與籩據
以授太祝 感非黍稷 孔帖魏澄送神樂章明德感兮非黍稷 馨非稷黍 孔帖魏澄
記赤帝降神樂博碩斯存笙鏞浴寨庶盡蕭恭馨非稷黍 罔奉粢盛 白居易補逸書葛伯不祀
湯使告曰罔奉稷以奉來盛子佑處犧粢乃困於仇餉 乃享祖禰 孔帖白居易李公家廟碑銘乃
享祖禰牲牢黍稷 德馨斯飫 孔帖褚亮迎祖樂章嘉稷非馨德馨斯飫 封署以供
孔帖祠部郎祭黍稷所司長官封署以供 昏火種黍 尚書大傳夏昏大正可以種黍 秋薦
豚黍 月令廣義孫氏祭享儀範秋有以九月九日秋麗豚黍以新黍粟米飲飯餌餅蒸豚祭儀與五月同
原 廩人供接盛 接為叔以接春 春人供米物 非一物 交於神
明必在乎恍惚 思其嗜慾乃薦以馨香

犧牲一

原 祠三 漢書郊祀志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上許之 主五
周禮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注毛擇毛也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
寇主犬司空主豕 博碩 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主
瘯蠡疥癬 柔嘉 牲也 尚赤 詩從以騂牡左傳周尚赤故以祭用騂牡 貴誠 郊特牲於郊牲
用犢貴誠也注未若牲牡之情 辰牡 詩奉時辰牡孔碩注辰牡謂牲也辰時也 騂剛 周人
尚 在滌 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牢養處地 納烹 納牲告殺也 騂角 論語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白牡 殷 柔毛 曲禮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
疏趾 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登首 周禮羊人割羊牲登其首注首升於室 斷尾 雄雞斷尾
賓孟見之曰自擇爲犧也 貍沈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伏瘞

周禮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注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
[illegible] 牛享羊饋 國語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薦庶人有魚炙之薦 左
右 後漢祭祀志注天以牲左地以牲右 元赤 晉書志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明堂廟社同用赤牲
設版 孔帖奉禮郎設牲版之位以誠省牲之儀 麗碑 祭義祭之日君親牽牲麗於碑 升豕
文獻通考士升豕 拭羊 文獻通考宗廟祭雍人拭羊 釁豭 文獻通考廟成則釁之以豭也
割雞 文獻通考雍人割雞屋下 嘗駒 漢書志雍四時五月嘗駒 增馬 元史大德元年十一
月太保月赤察兒等奏請廟享增用馬制可 原 展觓角 穀梁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鼷鼠又食其角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注觓球球然角貌
無腸胃 儀禮胜解無腸胃注君子不食豢腴 死則埋 牲死則埋之 孕不用 牲孕
祭帝弗用也 增 毋愛牛羊 孔帖牲牧祭百神文割烹粢盛無愛牛羊 載潔牲牷

孔帖讌登視黑牽迎俎樂章薦馨牲牷受登俎豆 醇犧入饋 文粹源乾曜迎俎樂章醇犧入
饋 烹牲是祀 柳宗元武岡銘烹牲是祀

犧牲二

原 以純 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色也 以騂 毛詩閟宮篇享以騂犧 歸牲 周禮小子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禳牲以祭也侯禳者候四時惡氣候去之也 善
牲 越絕書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用特 書歸格於藝祖
用特 餼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中度 月令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
必比類量大小視長色皆中度注謂審牲也 歆神 周禮封人歌舞牲注謂君牽牲入時封人隨歌舞之
言其肥腯以歆神也 牢禮 周禮牢三牲 餼牽 左傳餼牽竭矣 不愛 傳不愛牲玉
不鬻 犧牲不鬻於市 帝牛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 公牛 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以待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肥牛養於諸侯也索牛索其大夫具得其用
尨牲穀梁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甲始繫牲庀治也夕牲漢建武二十三年車駕東巡狩至梁
父九十里夕牲雞牲周禮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羊牲又羊人祈珥共羊牲凡沈辜侯禳釁
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薦牲大牲也免牲穀梁免牲
者緇衣元纁裳有司元端奉送於南郊增繫牲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繫焉卜牲左傳禮不
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曰牛卜日曰牲齊犧左傳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廟犧莊子吾豈能被文繡而爲宗廟之犧牲乎五牲孔帖李白明堂賦薦五牲六牲牧人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牲肥韓愈祭南海廟碑牲肥酒香色純張說迎俎
雍和樂章色純之薦原用三犧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而信具
二牲禮庶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注賢善也無用牝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注
爲傷生生之類也不用大左傳小事不用大牲不敢加左傳曹劌曰犧牲玉帛不敢加
也必以信不相用左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繫三月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芻三月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
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山川之屬增廩犧令孔帖廩犧令掌薦犧牲犧牲卒通考
漢歲祀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
牲卒不在數中省牲器續文獻通考金章宗三年定省牲位二禮直官引太常卿贊者引御史自
西階陞遍視滌濯訖引降就省牲位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及太祝巡牲告備皆
如郊社儀既畢贊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滌溉贊者引御史詣廚省饌具訖與太常卿各還齋所載
牲俎文獻通考郊祀進熟齋郎以俎載牲體原展於充人周禮充人展牲則告鄭司
農曰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康成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號曰大武曲禮牛曰一元大武注號

牲物異於人也元頭也武迹也爾牲則具詩無羊篇三十維物爾牲則具騂牲既備
詩既醉篇天子之牛禮王制天子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宗廟之牛角握注握謂長
不出膚也設其福衡周禮注所以持牛角不使觸供其水藁所以洗牲也
吉則改名傳牛卜日曰牲注牛既得吉則改名曰牲共以待事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
牲之互與盆簝以待事注互懸肉格口傷改卜左傳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非禮也
注當改卜牛郊不可寧食角改卜詳前用馬於墉宋災用馬於四墉非禮也用
牲於社日伐用牲於社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羞豚皆足羞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
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庶羞不踰牲增烹牲於廚通典諸里祭社日未明烹
牲於廚用牲於門文苑英華洛水溢有司用牲於門或非之曰苟清於物祀之何爽不
用牲牢綿息文梁武帝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皆以麵爲之量代牲牢梁書天監十六年詔
曰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三正色牲太平御覽
漢舊儀祭五岳四瀆用三正色牲十八太牢月令廣義漢四時宗廟用牲十八太牢皆有副倅兩
廟十二主三少帝二后故用十八太牢也毋用犧牛元史至元八年勅冬享毋用犧牛並
停牲牢文獻通考唐開元十九年勅享祀烹割滋廣非所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祗之心其並停牲牢惟
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封山不射孔帖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衆守直奏古
者郊祀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
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遂不射藉田不
供文苑英華藉田既不供犧牲醴酒何煩供粢盛呂公著論廟牲宋史志呂公著論廟
牲未備悉加其數江休復言養牲又曰嘉祐中江休復言六典大祀養牲在滌三月祫享日
近已踰其期而牲牢未備請依漢唐置廩犧局從之膳部職滌養之儀司門

致牲牢之繁

祭饌

原 羶薌 郊特牲既奠然後焫合羶薌凡祭慎諸此 蕭膟膋 又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天產 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 午割 午割勿設注勿設分散也 膴胖 注肉大臠 骨體 骨有肉也 腥肆 郊特牲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 豚肩 晏子豚肩不揜豆 羊肆 羊殺 肉豆 切肉 增 禮饌 元史祭社稷設禮饌於牲東 熟饌 岳珂桯史錄珂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祝酒饌又攝太官令部酌酒實簠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其初然飯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清之目而已 古食 時饌 崔沔加籩豆議太羹古食也和羹時饌也 新果 珍羞 孔帖宰給請室加籩豆各四以四時新果珍羞實之 時蔬 梁書天監十六年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 淨饌 梁書梁舍人朱异議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御禮爲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于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矣

原 太羹 鉶羹 俱禮記 增 蘋藻 左傳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 苾芬 詩苾苾芬芬 采芸 大戴禮夏小正云采芸爲廟采也 薦蒲 宋史志趙彥昭言禮院以仲秋芡萌不經易以蒲白今仲秋蒲無白改從春 蒸蕙 楚詞蕙肴蒸 祭芰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吾必以芰 脯醢 大戴禮諸侯遷廟脯醢陳於房中 豢油 月令廣教祀用豢油 牛魚 金史志明昌閒用牛魚無則鯉代爲新 馬潼 元史凡大祭祀尤貴馬潼將有事勅太僕司相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焉 鼎臑 俎胾 柳宗元平淮西惟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御士迪以周旋 原 掌割烹 周禮內饔掌割烹煎和之事 貢革肉 九賓負革肉擇之取美也 庖人供 王之膳羞及作世子之膳羞供祭祀之好羞注品物曰薦滋味曰羞

好羞鱐魚蟹胥 養人倫 儀禮倫序也 籩豆靜嘉 詩 飶椒馨香 又云燔炙芬芬有飶其香有椒其馨 物備陰陽 祭統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 骨取貴賤 又云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吉蠲爲饎 是用孝享饎酒食也 嘉薦普淖 祝曰嘉薦普淖淖和也 以享以養 鼎彖曰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有饛有餗 毛詩 水菹陸醢 祭統水草之菹陸產之醢注蚳蝝也小物備矣 牲俎簋實 又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 澤物之奠 簠簋之實 增 光祿獻廚 李庾西都賦祭饌則光祿鼎廚 膳部辨品 唐六典膳部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 實於庖廚 柳宗元監祭文其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 載於太官署 唐六典凡祀百神在京師者所用魚脯醢醢之味石菜果之羞並載於太官令州縣所實之物如京師之制 生平所嗜 南史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麪餅鴨臛孝皇后薦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並生平之所嗜也 時膳具設 崔沔宗廟加籩豆議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苑圃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主鮮羹薦而後食盡誠敬也 甘旨之物 肥濃之味 韋述等宗廟加籩豆議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用者皆先祭用以今之時饌恐未可也 辨其名數 會其出入 唐六典珍羞令掌供庶羞之事丞爲之二以辨其名數會其出入 義由反古類藁秸之無文道尚全真踰恬淡而爲本 見唐施肩吾太羹賦 嗜好讌私之饌非禮不薦 孔帖韋述議曰嗜好讌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之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 歲時朔望之制盡孝之情 孔帖韋述議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

苞茅

原 藉白 周易藉用白茅

包菁 尚書荊州厥貢包匭菁茅注茅縮酒菁為菹其所包裹而致者也蓋三脊之茅也

縮酌 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

裹肉 裹肉菹餅注衆肉菹藉也茅

增 沃酒 宋史志宗廟堂上焫蕭以求陽而有司行事焫茅香宜易用蕭灌鬯於地以求陰宜束茅沃酒以象神之飲

納箱 隋志取社壇方面土包以白茅納青箱中出

荊茅 柳宗元論石鍾乳必若上之出無不可者則荊之茅皆可以縮束茅菹而播瘞之祀天播祭地瘞縮酒之茅

蕿茅 元史志至元十八年五月後履茅香以縮酒

茅苴 文獻通考高宗紹興中修立郊祀禮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終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

茅席 春秋業露春旱求雨今民禱之於社稷幸而得雨報以服一酒璽奉財足以茅為席無斷

沙池 元史祭社稷進饌稷位諸太祝還尊所贊者曰太祝立茅苴於沙也

苴土 漢書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投苴上

原 甸師供 周禮甸師供蕭茅

鄉師供 又鄉師供茅菹藉藉也長五寸束者

增 資誠敬 楊嗣復權德輿文集序精用白茅以貢誠敬

虔助祭 吳越王備史虔奉嚴禮達修職貢虔苞茅以助祭遣愛子以來朝

原 江淮靈物 江淮之間有一茅三脊此靈物不可以常貢也

楚人職貢 左傳齊桓責楚人爾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焉

酌以茅明 杜甫朝獻太廟賦酌以茅明

應用茅藉 林管言漢武封禪論郎有人如管秉吾慮用二脊茅以藉圖不使其君與孝承等

琮玉以薦 賀知章登歌奠玉帛用肅和禮以琮玉薦厥芬馨

潔矩惟馨 文華辭翠昭成皇后室酌用坤真鏘珮以薦潔矩惟馨

祭服

原 殷冔 毛詩常服黼冔傳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鄭箋殷之臣壯敏而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強也

虞韍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

明衣 齋必有明衣

尸服 喪禮小記祭以諸侯其尸服以諸侯祭以士其尸服以士

被袞 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給服 晉輿服志執事所服魏以來名為五時服止給四時朝服三年而一易

紺幗 晉輿服志公特進列侯卿大夫世婦夫人紺繒幗醉珥入廟自一下石夫人至皇后皆簪衣為朝服

黃冠 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

增 皮弁 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大裘 周禮春官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

法天 車服志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按令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亞獻皆服袞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紐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為節侯法天烏有四蕤三章之服若諸伯助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也

如爵 隋書志禮圖云士助君祭服之色如爵

燒冠 又曰梁天監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自齊以來隨故而毀何佟之議禮祭服敝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

跣襪 隋書志梁天監十一年尚書禮議屬不宜陳尊者之側請令凡有履行者應如既識詔可

緗幘 隋書志請雨則服緗幘

花釵 唐書禮樂志主婦祭服花釵翟衣

翬衣

褕衣 隋書志皇后從皇帝祀高禖享先帝則服翬衣祭陰社則服褕衣

原 舜始作 明堂位虞韍冕山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

禹致美 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

襚不釋 禮記衛柳莊疾病公雖當祭公必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至則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敝則焚 祭服敝則焚之

增 御衣院 百官志太常寺凡藏大享之器服有四院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

司服官 隋書志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以備祭祀

三公服 隋志王僧崇曰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膺及袖皆有青獸形

三章服 又曰服三章通給庶姓一品以下五品以上自製於家祭其私廟

竹葉冠 又曰天監九年司馬筠等參議尚書冕預齋祭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齊官例著皁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

鵲尾冠 隋書志司馬彪曰長冠楚制也人間或謂之鵲尾冠後代以為祭服尊敬之也

畫鳳凰 又曰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言皇畫鳳凰羽

也

用龍袞 隋書志高祖郊丘宗廟盡用龍袞衣大裘毳冕皆未能備至平陳得其衣冠法服始依禮具然皆藏於御府弗復用焉

借紫服 元史志享宗廟前一日質明三獻官以下及諸執事官各具公服六品以下官皆借紫服詣崇天門下

著皁衣 司馬彪禮志雩祀著皁衣從陰之義也令祭服皆緇色

青羅袍 元史志社稷祭服青羅袍百二十三

紅羅裙 又曰宣聖廟祭服紅羅裙三

青玉旒 隋書志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為珠

朱絲布 隋書志六尚朱絲布公服至助祭則服之

水角簪 元史志社稷祭服水角簪金梁冠一百七

連蟬冠 又曰曲阜祭服連蟬冠四十有三

原 絳衣從事 晉輿服志漢制一歲五郊天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絳衣以從

單衣饋饌 魏志管寧字幼安飲不起每四時祭祀輒著絮巾故在遼東有白布單衣親薦饋饌跪拜成禮者也

增 冕祭於公 弁祭於己 雜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己

禮儀部

箋布單衣 隋書志梁制拜陵則箋布單衣 絳緣中衣 隋書梁天監元年何佟之議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袂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請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天地祀服 唐車服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曰歷代惟服袞章漢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袞冕大裘

私家祭服 唐六典私家祭祀三品以上及褒聖侯祭孔子皆服元冕五品以上服爵弁六品以下通服進賢冠之服

祭器一

原 六尊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為酢

肆豆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

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雞彝 周禮見上注刻而畫之為雞者

尊 周禮朝踐用獻注獻讀為犧

籩豆 詩閟宮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也

簠簋 孝經陳其簠簋注簠簋祭器受一斗二升方曰簠員曰簋盛黍稷稻粱器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

著尊 周禮見上注著尊著地無足也

加籩 周禮籩人掌加籩之實蓤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山罍 禮記山罍夏后氏之樽也

犧象 [illegible]

黃目 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白罍 周禮掌蜃祭祀供蜃器之蜃注飾祭器蜃可以白器

作繪 尚書作繪宗彝注繪畫也宗彝宗廟彝器也

為雕 考工記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注鳴旁鳴翼鳴股鳴胸鳴謂之小蟲以為雕琢注刻畫祭器為雕琢庶物也

禮儀部

解角 禮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以小為貴

也

醆斝 禮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瓢齎 周禮鬯人祭門用瓢齎注瓠割去柢以齊為尊

登豆 于豆于登

六彝 辨六彝以待祼將注祭祀也

八簋 周

四璉 夏后氏

六瑚 殷

有踐 詩籩豆有踐

多陳 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注以多為崇以多為禮

實陳 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滌濯 周禮肆師掌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眂滌濯亦如之注謂溉祭器也

增 二簋 楊仲昌議加籩豆二簋之其為明祀也

百遷 詳頌祭

兩樽 周禮再獻用兩樽皆有罍

一匜 隋書梁武十二年詔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雜用洗手可詳議於是御史及三公盡及洗罍各用一匜

玉斝 杜甫朝享太廟賦芳霏霏於玉斝注舜祠宗廟以玉斝也

牙盤 山堂肆考開寶元年南入太廟見籩豆簠簋上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祖宗寧識之亟徹去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置牙盤禘祫時享並用之

瓦樽 隋書梁天監七年儀曹郎朱異以為有虞氏瓦樽此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

改用瓦觴庶合於文質之表　木簋　考工記疏祭宗廟皆用木簋　登雲彝爲　文苑
英華祭器判疊雲采采如闕五色之雲彝鳥軒軒以肴六時之鳥　龍杓　文獻通考元豐九年上令
陳衆等詳定祀簋今郊祀簋簠稱豆皆用龍杓未合禮意　牛彝　隋書禮志秋冬備物牛彝也者　歲
豆時籩　李庾西都賦歲豆時籩　原　用兩壺　見六爲尊也者　冪
六彝　周禮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注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宗廟可以文畫者
畫其雲氣與　造爲先　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　展告備　備器　閭
齊供　周禮閥胥供祭器之屬官也祭器簠簋鼎俎　有司陳　月令孟冬命有司
功陳祭器考其度程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供明齍　毋司短
注功考其程度大小也　所以　明　執籩豆　尚書駿奔走執籩豆
器注賓客來加敬也　官不備　周語官不備器不語祭器也　敬則用　王制諸侯敬則用祭器　貧不備　禮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禮者可以用祭器　子具之　君

升雖貴不　斂則埋　又云祭器敝則埋之　增　玻瓈瓶　琥珀勺　元史
神御殿祭器有玻瓈瓶琥珀勺　唐典奉禮郎掌設祭器凡祭祀朝會則陳之　司
琥珀勺英華賦司寇大盤干張　奉禮陳　唐制凡祭十六有四　伏俎盤　孔帖唐祀天則用尊罍凡祭之器皆以籩豆為主
于授　山土伏后文司徒奉俎以授　奉籩豆　孔帖朝帝后祀以鐘鼎
取大還之身賦身亦奉齊后齊后　竹木製　言孝宗皇帝以祖宗聖德
爲宗世奉李以齊奉籩豆　竹木製　宋史禮志乾德元年奉太祖
考其制請更宮祀之法　祭器以竹木之籩豆　禮官考請制以竹為籩
唐崔沔有議自而建籩之豆　原　外缶內壺　禮器門外缶門內壺
蓋豆籩議　上樽下罍　樽禮上罍下
爲上罍爲下
鳥獸不登　禮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不請祭用也　翡翠以
飾　周禮注鄭錯者飾以翡翠者也　增　增大真爵　宗廟大真爵元史中書省言宗廟海真爵
之僅置杯勺　李岳多空一罇　氏幌帷一罇僅置杯勺以供祭　郡開之客室更以麋募之下

祭器二
原　不假　禮王制大夫祭器不假　不設　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美備　祭統三牲之組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言約　周易一樽簋二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言其約也　貢器　周禮貢器
宗器　禮陳其宗器謂祭器也　增　古器　時器　崔沔議籩豆古器也以時加門
取瓚　書奉瓚酌鬯　酌鬯　宋史元豐元年有司言今太常禮郎
奉瓚臨鬯贊者受瓚侍郎奉盤以進　房俎　周賀
請廟之時器也用大祭則以進請以瓚酌鬯　別俎　宋史元豐中以太常所設三品以上俎豆別章數
以祭賀知章祭故以實明堂　乾豆
汲翰享太廟登歌　罍洗　開元禮諸州祭社稷罍洗及祭器之外設左
文獻通考宋淳熙七年祀昊天上帝禮部侍郎上言請頒禮器以新儀
所頒祭器圖制元豐禮部宗室司馬光言政和五年禮部奉詔
萃及今所用祭服禮之制以竹木之令臨安上丁祭祀類成書
禮儀器圖制禮以竹遵用于今　祭器圖

亦用之以祭書令臨安府以祥符圖製上下遭部縣壇遺之四方名祀服
式祀從祭之儀祭器位孔帖宋宣和元年凡祭器之籩豆簠篁後以為新
文獻通考紹興十一年詔郊廟之宗元史至大元年祭中
祭器　新器　造新器因元史之祭統以用來　賜祭器
之郊始加治其舊器悉置於內太廟四　獲玉爵　元史至元十六年八月丁酉以江南所獲玉爵及坫
十九年大九年事　代瓷爵　宋史請以
于飯　盛於釧　崔沔加籩豆議和羹時以古瓷爵
盛於樽　崔沔加籩豆議盛酒於毛血
之蓋其實先進寒具口食之籩　原　朝事之籩　周禮籩人朝事之籩
清朝未食實白黑形鹽鮑魚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故麥曰麷蕡曰蕡稻曰
白黍曰黑築鹽以虎形謂之形鹽　饋食之籩　饋食之籩其實棗桑栗桃乾橑注饋食薦熟也乾
爲虎形　薦用雕玉　明堂位注薦用玉豆雕篹
是其乾者梅也似栗而小諸梅皆有桃諸

屬器用陶匏詳郊天主人自徹凡祭於公必自徹其俎主人自致其賓則客徹
之非賓客一人徹注同事各居者婦人不徹凡薦婦人不徹質不備禮進俎不坐
實取俎進俎不坐羞俎於內凡羞俎者則於內注不俎祭也增祭器不餝孔帖
顏真卿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元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器皿犧斝韓愈祭神文器皿犧斝不
能嚴清有名無器隋書志祭器推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捌也二曰山罍夏后也三曰著樽殷
樽也徒有其名竟無其器以多為貴孔帖許敬宗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乃請於祭天請以大祀十
二十祀十一小祀八大祀中祀及豆俎皆一小祀無籩俎豆可籩必潔壇堂柳宗元監祭使
記禮器先王薦豆籩之器必潔乎室堂之上私習簠簋元和聖德詩掉棄兵革私習簠簋
俎後接神桑苑詳注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為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為宮人鬼之俎以黃鍾
射為宮又以敔豆凡祭俎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淚落入俎韓愈詩盛見客色流落入俎
堂儀部

原祭器不踰境曲禮大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也犧象
不出門左傳

祝史一

原將命郊特牲祝將命也注用傳命於神也為信左傳齊侯有疾欲誅祝史晏子曰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正辭左傳
正辭祝史贊奠小祝掌凡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在廟宗祝在廟于
室詔祝于室增直主索祊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直正也索祭祀于祊注索求神也
諴日潘岳藉田賦祝宗諴日徙主左傳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求媚左傳
趙武對楚王曰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聚祭鄭曉古言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
原事鬼神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

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告慈孝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掌六祈大祝掌六
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辨九祭大祝辨九祭一命祭二衍祭三
炮祭四周祭五振祭六擩祭七絕祭八繚祭九共祭祈福祥遠罪疾小祝掌小祭祀
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原不越樽俎莊子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偏取黍稷嘏之禮宰肉以投尸也

祝史二

原致告工祝致告酳尸卒爵飲之注酳尸嘏主此尊爵祝嘏禮修其祝嘏祝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注甸謂田以習兵之禮故貉祭禱之多者增祝人元史祭先
聖人明贊昭曰鬼人取祝祝宰文獻通考漢歲祠祝宰衆人嵩一手一百四十七人祝版又曰
開元禮旱祈大廟禮畢祝版焚於齋坊祝署孔帖肅宗復兩京遣左司郎中李遜告宗廟祝署嗣皇帝
嘗其記

真卿請禮儀使崔寓曰上皇在蜀闕手詔遣泰致之秘祝史記封禪書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
利移過於下小祝周禮小祝時雨寧風旱逆之上原作六辭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
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注號為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無愧詞叔向曰范武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詞不勝詛左傳晏子說祝有益也詛亦有損晏子為齊侯言人怨諸
皆詛卜祝不能勝兆人詛增太祝位文獻通考郊祀前三日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
祠祝官漢書志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原祀事孔明詩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祝
史矯舉左傳季梁曰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宜稼于田報辭宜稼于田眉壽
萬年宜穡于房安黍言穡欲重稼也・宗廟本仁・祝嘏首義鬼
神饗德辭說貴誠量人授舉斝斝當爵嘏啐酒進聽嘏

嘏長也大也授尸以長大之福 乞靈必由乎明德 徼福不在乎愧
辭 黍稷馨香叶於明德 牲牷肥腯奉以正辭

餕

原 不祭 曲禮餕餘不祭注食人之餘曰餕禮輕故不敢祭 從卑 又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 祭之末 祭統祭有餕祭之末也 神之惠 又云尸亦餕鬼神之餘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君與卿 又尸謖君與卿餕注謖起也 下餕上 又君起大夫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出陳官下百官餕饌之下餕上之餘也 增 社人餕 文獻通考諸里祭社稷出其餘饌社人等皆下此餕如常會之儀 媵御餕 禮象志媵餕皇太子餘御餕妃之饌 三舉不餕 周禮王齋則日三舉不敢餕餘以清精明 四篋有餕 祭有餕以四篋黍 婦餕姑饌 孔帖諸臣之子一品至三品爲一等四品至五品六品至

九品爲一等贊者設脩於室內北墉下饌於房內西墉下如同牢牲體皆節折右載之於舅組左載之於姑組婦入房婦進西亭再拜坐祭餕舅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及餕姑餕婦祭內贊者助之 子祭父餕 文苑英華甲監亨以胙歸父餕而祭康子元判餕食烟違應非尊者之餘

歸胙

原 受釐 宣室受釐注釐祭餘也 執膰 傳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增 受脤 杜預注受脤膰君祭以肉賜大夫社之戎祭也 外胙 文苑英華軍有鄰歸胙判用廣中國因茲外胙 原 宰孔賜 左傳宰孔賜齊桓公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申生歸 又曰公子祭曲沃歸胙于公 親兄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賜諸侯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餘肉所以賜諸侯與之同福也 增 從桑頒胙 宋書志晉武太康九年楊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蠶祀畢徹饌頒餘胙于從桑及奉祀者 德壽進胙 宋史志乾道元年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禮成乃進胙于德壽宮

奉禮賜胙 唐書禮志六曰進熟諸祝皆進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太祝減胙 又云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共置一俎 驛赴進胙 元史攝祀禮畢光祿卿奉胙進於闕廷駕幸上都則以驛赴奉進 司徒進胙 唐書禮志太祝以胙肉授司徒以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飲 味過淪鳳 珍越屠龍 見劉孝綽謝賚胙肉啓

修廢祭

增 祀虞帝 左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崇皞祭 又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爲之言於公曰若封須句是崇皞祭而修祀紓禍也 修常祀 玉海漢文帝十五年夏四月詔修天下名山大川常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祭 復舊制 又曰漢光武都洛陽六宗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祭六宗 原 晉修虞祀 晉滅虞而修虞祀且歸職貢於王 燕

祭齊廟 樂毅下齊七十城而修齊宗廟 索神求廢 周禮荒政索鬼神注求廢祀而修之 興滅繼絕 增 章帝修祀 玉海漢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修羣祀 世祖修祀 漢書郊祀志自秦以來訖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來焉世祖中興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遂殊矣 復祭大火 玉海紹興三年詔復大火之祭 請祀脽上 孔帖唐元宗自東都還張說見曰太原王業所基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闕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從之 原 漢李燮祭王成 燮父固爲梁冀所誅王成有德於燮故祭之 晉韋泓祭應詹 晉書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並盡闕應詹名遂依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爲之位至少府卿既愛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祭詹終身 雖魯史垂訓不祀非族 而周書咸秩亦祭無文

薄祭

原盡志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盡物祭物備也能貧鄭子張命黜官祭曰貴而能貧可以後云也

昭儉左傳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去奢薦信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享德享鬼神德增擷毛鄭識

之毛薦精誠而已弟夷齊文擬罷漢酌水唐書王義方貶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授隨致祭義方

曰黍稷非馨明德乃酌水而祭在桂酒椒漿詞見楚山蕃野酌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以山蕃野酌敬祭顏君之墓奠徐穉後漢書陳蕃爲太守殷允祭徐穉文謹奉

清酌庶羞之奠拜先生之靈生見天民之心也從省約將儉約宋書孝宗詔云詔周頌祭禮務從省約云先考有令德以儉約昌邑崇儉晏享以祠肥羜將仲君人爲上議言省約致煩奉先蔬素宗伏以元昌議以儉約爲奉先之道

原祀無豐肥禮記書無可加於其近秩元年以節其豐年之禮子君麋賤祭不豐上以節儉爲尚菲不廢禮

不以菲薄而廢禮儉薄而不可爲也嬰子豚肩人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西鄭禴祭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榮也有疾禮記檀弓邑宰使人召公宗人有疾而使爲之薄祭夏甚之雖而去二祭哭甚而去酒

原既豐省之有差何貴賤而無增黜官薄祭左傳鄭公孫黑後漢書黃瓊傳祭不得薄祭而後

別奉能貧之戒不可永豐非示儉之時亦宜盡物

潔以精誠苟蘩藻而勞矣息其肅敬雖犧牲而吐之敬以致誠雖蘋蘩之可薦儉不中禮亦秕稗而

爲譏

淫祀

原不歆左傳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無福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卜河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崇大夫請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祭野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誣祭語祭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曰淫祀無福不祭首其義本故也誣增荒巫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

天長節度使狄仁傑毀江南淫祠千七百所惟存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聖明自常公爲政以來巫覡神事不興焉

原妖神十元載巫覡聖狂黨不王子祠

原用蔡子曰傳五梵以乃於上用蔡子之事不畜祭祀以爲號太祖太宮於用爲馬山之虫無宰

舍神君武帝求神君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祭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增鼻亭神唐元和九年宗元記鼻亭神象也

去廬山廟後漢書欒巴傳巴爲豫章太守郡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産以祈禱巴能令廬山廟神

帆相違巴到日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疫

父老爲百姓害巴到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疫患

項羽廟告朝野僉載狄仁傑爲江南安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焚一千七百所唯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不焚至項羽神祠先移書責之曰...

董卓廟而爲神適晉董卓廟何所主哉

妬女祠

女將軍廟晉元有婦人自將鄉里以歸...

其末大明之入乃公措...

除淫祀使孔帖李德裕除浙西淫祠一千十所

壞房祀郡國諸房祀帝文

祭鹽井文獻通考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監鹽井神者...

祭海神

有發人以祭之生人其...禁淫祀建初明年...立九州

於龍山大聚臣加四方諸神爵秩

留四祠唐玉海

仁傑持節江南俗多淫祀仁傑禁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止　閩越事鬼　陸龜
蒙野廟碑閩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
郎有媼而尊者則曰姥婦有容而艷者則曰姑　吳俗事鬼　孔帖于頔爲湖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
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惟吳太伯伍員等廟存焉　梁鎮上書　孔帖肅宗時[illegible]用[illegible]宰相
王璵以祈禳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諫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
暇及也　羅珣下令　孔帖羅珣爲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珣下令止之　楚媼
迎神　文苑英華李嘉祐夜聞江南人家賽神因題即事云南方淫祀古風俗楚媼解唱迎神曲　嶺南
信鬼　六帖韋正貫拜嶺南節度使盡毀淫祠會海水溢人爭咎祭祠事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
長令往其祭無違下民休咸水去民乃信之　雞當雁鶩　犬當麋鹿　文獻通考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爲雁鶩犬當麋鹿　暨
宣城部

惑於人　孔帖陳子昂言巫鬼淫祀營惑于人者禁之　昏越之祀　陳晏祀黃能說黃熊之屬
吾不數聞晉侯方疾偶黃色家之一物安可執泖盥爲而爲釋越之祀哉　【原】苟異蘋蘩之
誠　是用秕稗之禮　鬼雖求食宜秩無文　神亦依
仁不歆非類　邾子無道用鄫君於睢社　文仲不智
祀爰居於魯門

瀆祀

【原】弗欽　尚書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不敬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增】貫瀆　左傳貫瀆鬼神　荒瀆　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楚州相廟記伍員廟在
吳歷代皆崇其祀推牛釀酒小民有至破產者北齊清河王勱判此州中教部民不宜荒瀆非神之意
佐談　皮日休端愛祀胗蠻以佐談兮　魃醉　巫妖治而魃醉　【原】神無常享　尚書鬼神

無常享享於克誠　君有何福　左傳季梁諫隨侯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遠闇而祭
禮器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注自曉至夕以其久　跛倚
以祭　又曰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
也而不知禮乎注美之也跛倚偏立不敬也　禴祭不如　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言奢而
慢不如儉而敬也　行潦可薦　詳澇祭　敬不足也　子路問于夫子曰祭禮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神其吐之　吐之不歆也　禮由煩亂
祭以嚴終　【增】不嚴齋戒　益都耆舊傳漢文帝時袁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
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吾所來時寬在第七車中對曰天星主
祭祀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不齋於次　隋書大業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於次詰朝備法駕至
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原】忘若思之貌
宣城部

粢如在之神　宜順時而不數多奚以爲　苟在禮而
或煩過猶不及

逆祀

【原】不首義　不首其義故誅子祭也首本也　安知禮　子曰臧文仲安知禮　【增】致夫
人　左傳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杜注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書之　立
襃德　唐會要神龍中中宗爲皇后韋氏祖考立廟曰襃德　【原】聽躋僖公　左傳有事於太
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仲尼曰臧文仲不智者三縱逆
祀不知也注僖公是閔公庶兄繼閔公而立廟當在閔公下今夏父弗忌爲宗伯以僖公年長又是文公之父
阿順時君故升僖公于閔公上賤夏父弗忌躋僖公故曰縱也　不觀魯禘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
不欲觀之矣既灌之後則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也　【增】王莽九廟　漢書

王莽傳莽毀撤西苑城中館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凡武氏七廟孔帖裴炎傳后已持政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

不祀

原無乃殄左傳狐突謂申生曰君祀無乃殄乎不其餒又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增不禳火左傳杜預注祀禳欲用裨竈讀大子產不聽不禜龍又曰鄭大水龍鬭于國門之外國人請為禜于門子產勿許

原身不親蒞祭統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也故也言苟明祭義雖不使人祭不失其義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不享久矣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神不歆非類祀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

不祀忽諸左傳楚滅六蓼臧文仲曰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注六與蓼二國皆皐陶後

祭祀不穀宗廟不享湯征

葛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晉滅酆舒酆舒不祀晉滅之路相

楚讓夔子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衛夢康叔上詳

增不祀太山左傳隱公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不禱桑林又曰晉侯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

太岳絕禋春秋對類賦詩絕太岳之禋江左不祀晉志江左以來不立七祀

四望莫修楊炯少姨廟碑四望于是莫修八神無主唐文粹八神以之無主

不獲歆祀左傳公子騑曰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

不時薦見孔帖神龍元年大水宋務光上書曰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

地僻易蕪徒生荊棘

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張謂虞帝廟碑三湘南蒞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四

禮儀部二十一 冠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女笄

冠一

增釋名曰冠者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頷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　原禮記曲禮曰二十曰弱冠　增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廣戲擊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數起於一終於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孔穎達云以九以下爲殤身有德行弱爲大夫則不待二十而冠　原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始加緇布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增又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敎內而不出　原冠義曰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未可求以三始也　增又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元端奠

摯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　曾子問曰父歿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　原儀禮士冠禮曰筮于廟門廟謂禰廟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也若不吉則筮遠日旬之外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增戒賓曰某有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敎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敎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冠日夙興設洗直于東榮水在洗東榮屋翼也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與君祭之服爵弁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純衣絲衣也韎韐縕韍也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莫夕于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

皆韋為韠其爵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讀如頍緇布冠無笄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𦄎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纚今之幘梁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以上六物櫛實于簞簞笥也蒲筵二在南筵席也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側猶特也謂無元酒勺尊升所以斟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為之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匴竹器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元端士入廟之服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主人兄弟親戚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緇帶韠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也紒結髮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導之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賓揖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盥

卒揖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西授賓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卒謂設頍項結纓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謂繫屬之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面前也葉柶大端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枋柄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二興筵末坐啐醴捷柶扱柶於醴中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薦東薦左也凡奠爵將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辭未聞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元冠元

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乃醴
賓以一獻之禮（一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與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主
人酬賓束帛儷皮（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儐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
介（介賓之輔以介為之尊之也）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使人歸之賓家也）若不醴則醮用酒（酌而無酬酢曰醮上文適子冠
于阼三加訖一醴于客位是周法若醮用酒非周法則夏殷之禮也鄭註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以用爲不改也）
始加醮用脯醢加皮弁再醮攝酒（攝猶整也）其他皆如初加
爵弁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若孤子則父兄
戒宿（父謂諸父）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不於阼非代也不醴
于客位成而不尊）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不在者或歸寧
或疾病使人受脯於後見之也）原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
爾幼志從爾成德壽考唯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
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
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
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醮辭曰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
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
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
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字辭曰禮儀

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
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五經要義曰冠嘉禮
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
禮之始 增 陳祥道禮書曰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
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
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
而已　又曰筮必于廟尊其尊也廟必于禰親其親也
士筮于門而不于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
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于先君之祧卿
受問于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
記曰凡行事受于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于祖廟左氏
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　又曰賓盥所以致潔降盥
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
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始祝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三祝兄弟
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
也　又曰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
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
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
醮之不饗是醮輕于醴也　又曰既冠乃醴賓以一獻

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蓋君子之于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不重也近世人情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斯爲美矣　又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旣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可也　家禮曰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身及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又曰古者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内擇一日可也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若宗子己孤而自冠則自爲主人也　又曰古者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前期三日主人自詣其家請之地遠則遣子弟致書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　又曰前一日遣子弟以書致辭曰某將以來日加冠於子某吾子將涖之敢宿答書曰某敢不夙興　又曰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儀以帟幕爲房於

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　又曰厥明夙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皁衫深衣大帶履櫛𢄼掠皆卓子陳於房中又用卓設酒注盞盤幷脯醢楪於衣卓之北其幞頭帽子幷冠笄巾各以一盤盛之蒙以帕陳於兩階執事者一人守之　又曰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再加帽子服皁衫革帶繫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乃醮賓字冠者賓或别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冠者見於尊長乃禮賓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又曰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賓贊有差　嫡子三加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庶子三加旣加然後酌而祝之又祝而字其即席而冠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

冠二

增國語趙文子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

歡自修潔　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公
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
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為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
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
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
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原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
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
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增　南史宋寶華父當晉

末戍長安父曰須我還為汝上頭後長安陷父歿寶年
七十不冠或問之輒號慟　柳宗元與韋中立書云古
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
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明日造朝
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
叔則艴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
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宋德祐二
年元兵破潭州時知衡州尹穀寓城中乃為二子行冠
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令兒曹冠帶見先
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家人自焚死

冠三

原　筮門　冠阼　儀禮鄭注筮者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成人之禮下詳冠
一　愼德　敬名　諭志　成德　並詳冠一　一獻　三加
儀禮乃禮賓以一獻之禮下詳冠一　正體　飾容　禮記冠者禮之始也凡人之所以為
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下見應亨臨四主冠詩　卜日　筮賓
禮論王彪之以為禮冠自卜日不必三元也又禮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　鄭注筮賓筮可使
冠子者　節金石　陳鼎俎　並詳冠二　敬威儀　齊顏色　詳上
冠一下詳正體法　增　父命　母拜　上見孟子下詳冠一　櫛髮　加笄
家禮冠者即席贊者為之櫛縰合紒　家禮執事者以冠笄總進賓降一等受冠笄乃跪加之　揄糟
屋　設罍洗　上詳冠二　儀禮設洗直于東榮註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水器尊卑皆用金罍

華寶念父　尹穀命子　並詳冠二

冠四

原　旅占　儀禮筮人執策抽上韇受命主人宰筮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注旅衆也
還與其屬共占之　尊事　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尊重事　請醴　儀禮冠者立于西階
東南面賓字之請醴賓注醴當為禮　奠摯　冠儀禮奠摯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中老人
為大夫而致仕者　弁髦　童子始冠之冠成禮則棄之　章甫　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宋其
祖也　諸王冠　晉書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　鄙　公侯
冠　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字以相尊　冠義已冠而字之注字所以相尊也
成而不尊　儀禮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注房外謂尊東不于阼非代父也不醮于客位成而
不尊　內喪則廢　曾子問將冠子冠者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

而不醮徹醮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注內喪同門也廢冠因喪而冠喪服而冠又云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伯叔後饗又云父殁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門也兄弟畢袗袗同也與主人同服元端朝服主人即冠者父兄也揆以吉日　登于弱年　醮于客位

筮于廟門　將行嘉事　必慎令儀　服以旌禮　冠以章身　崇其著代　責以成人　備適子之儀　責成人之道　采衣朱紒盛將冠之容　束帛儷皮厚酬賓之禮　終一獻之儀以病吾子　備三加之禮將責成人　可以冠矣則重于承宗　將有事爲必先乎大禮　處阼階而展敬式備三加　筮廟門以成儀終陳一甑　雖啐醴之始是能淑慎于儀　而序賓之時不聞昭告爾字

冠五

原詩後漢應亨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咸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原箴梁蕭子範冠子箴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誥筮於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絇在屨丹石爲操冰泉厲己務簡刪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言弗納於耳直弦矢辭斯爲良士

原文梁沈約冠子祝文曰羈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貪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至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增辭明宋濂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序曰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筮得柔日宿余爲賓將冠其從子木杲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辭曰三加三醮旣備禮儀昭告爾字各宜聽之又曰爾三子者昧昧以思彼蒼者

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尚滌爾心一髮不私履善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奚啻禽犢安於頹靡又曰遵厥祖武全其秉彝學翔於堂東墉西簉獨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媿七尺之軀　又張肯字辭序曰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提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

與芸已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菑於先爾播爾營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鬪其成載厲載興茲爲善繼父事是繩　又補危安加冠祝辭序曰冠者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爵之等裳有元黃之錯器有尊甒柶觶之用鼎有乾胏離胏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自冠禮久

廢風俗頹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慨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脩其師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予爲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旣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是歷敘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爲甚重繼擬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辭曰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俶届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於成又曰我後賓贊不與酌醴今補祝辭庸申規厲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　方孝孺鄭氏四子加冠祝辭序曰浦陽義門十世之長仲德甫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綸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祝辭曰加爾元服惟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旣峨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可行令字告汝惟名是徵

天子加元服一

原通典曰古者聖王重冠所以爲國本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康成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弒之所由生焉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

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 又曰將冠筮日筮賓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既言古者則不起於周行之於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大戴禮公冠篇公冠四加三同士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袞冕祼享樂於廟 【補】玉藻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皆始冠之冠是天子別有冠禮 【原】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義春秋左氏傳說曰歲星為年紀十二歲而一周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詩傳五經異義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周公冠成王命祝雍曰祝王辭達而勿多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遠于佞近于義嗇于時惠于財祿賢使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增】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竹為冠玉海 【原】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汲黯傳敘上正元服 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 昭帝冠辭曰陛下摛著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丕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 後漢制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廟如儀謁見續漢書加元服乘輿皆於高祖廟謁見按世祖廟始冠緇布冠於宗廟從古制 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廻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擡太蔟之庭鐘咸獻壽為 【增】和帝冠以東安為賓賜束帛乘馬黃香有頌玉海 【原】順帝以初月丙子加元服於高廟特兼用曹褒新禮其儀不存順帝都洛陽亦立高祖廟矣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元纁駟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 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又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為義禮冠于廟自魏不復在廟矣 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文曰令日吉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維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紞脫

帝絳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
以下三稱萬歲乃退 孫毓五禮駮曰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號按玉藻記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象服者今始成人卜擇令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冠不存焉記者獨尊省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以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卑今嫌士禮渝志之文冥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令二加者先冠皮弁次定長冠後冠進賢冠以為猶尊子意又疑棐顏荅治禮問天子禮元冠者形之成也為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攀褒以為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旒以衛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為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謂宜冠有加
成帝用三元吉日既加元服拜於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
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　臺符問脩復未畢吉凶不
相干爲可加元服與否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
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
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脩復未
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準
喪冠鈹饗樂而行事誠有倚傍然加衮冕火龍煥然以
準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迫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
須脩復畢者便當準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
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脩山
陵未畢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

定時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
事之宜耳又議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闕無拜廟
事按禮冠皆于廟儀禮云既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明
必在廟近代以來不復在廟成皇帝既加元服拜太廟
以告成蓋亦猶擬在廟之儀今既加元服亦應拜廟
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
赦改元　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
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
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
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元紞脫絳紗袍
加衮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
御座會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鍾
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圜丘方澤謁廟　唐
制如開元儀 增 唐書志皇帝加元服有司卜日告天
地宗廟前一日尚舍設席太極殿中楹莞筵紛純加藻
席繅純次席黼純有司設次展懸設案陳車輦如元日
其日侍中版奏中嚴有司設罍洗於阼階殿中監陳衮
服緇纚玉簪及櫛同箱尚食實醴尊於東序外帷內坫
在尊北實角觶柶各一饌陳尊西籩豆十二俎三衮冕
玉導置於箱侍中奏外辦皇帝服空頂黑介幘絳紗袍

出自西房即御座太尉跪脫幘太師降盥受冕讀祝辭
乃跪冠設簪結纓皇帝興適東房衮服出即席南向坐
太尉洗觶酌醴太師受醴讀祝辭殿中監奉饌在位者
再拜玉海　明會典天子止一加用衮冕太尉設纚太師
受冕　洪武三年定前期太史院後改欽天監筮日工部製
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祝辭或用古辭或臨時撰擬中書
省承制令某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既筮日遣官告天
地宗廟行一獻禮百官於皇城守宿侵晨具朝服行禮
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御輿以出文武
官班齊拜畢太師太尉盥洗陞自御座西東向立太尉

進就皇帝席前少右跪搢笏脫空幘授內使內使受幘
置於櫛箱櫛畢設纚出笏興退立太師進至御前北向
立內使監令取冕立於太師之左太師祝曰令月吉日
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搢笏跪受冕加冠加簪
纓訖出笏興退立內使監令徹櫛纚箱皇帝興著衮服
就座進醴太師進御座前北面立光祿卿奉酒太師受
酒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
跪授內使內使跪受捧進皇帝受酒祭少許啐酒訖以
虛盞授內使太師太尉降階就拜位拜舞蹈山呼畢皇
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如正旦儀擇日
謁太廟其儀與時祭同見廟之明日百官具公服稱賀

天子加元服二

原頌後漢黃香天子冠頌曰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
茂純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
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元冕簡甲子之元辰厥日正於
太皞厥時叶於百神皇輿幸夫金根駕元虯之連蜷建
螭龍以爲旂鳴節路之和鸞既臻廟而成禮乃廻軫而
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蔟之庭鐘祚蕃屏與鼎輔暨
夷裔之君王咸進酒於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增論明歸有光天子諸侯無冠禮論曰儀禮有士冠禮

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
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
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
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
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諸父諸兄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
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
然也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
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荅孟懿子之問吾取
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

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蓋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曰自為主曰賓降阼嫌尊矣非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公冠又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皇太子冠一

原 周制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謂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之 增 家語冠頌曰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按天子之元子猶士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又曰王太子庶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也 原 大戴禮逸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荀子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 匡衡疏適子冠於阼禮之用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明嫌疑也 漢景帝紀後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原 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子以正月冠賜丞相以下帛敘徒作杜陵諸王遣使行事 增 元帝紀竟寧元年正月皇太子冠賜爵 原 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孫儀以為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 晉惠帝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帝冠太子冠訖皆即廟見擬亦告廟之儀 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

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義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宗惠帝以正月丙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 宋冠皇太子及藩王以一加 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依於諸王則輕同

於諸皇則重按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不爲主也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專用之宜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并授立贊冠醮酒二辭不佐國詔可
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
冠笄日戒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
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旣清嘉薦旣盈兄弟具在淑
愼儀刑永永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 梁
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脩前代之儀
【增】梁天監中臨軒冠太子舊制太子遠遊冠金蟬翠
緌纓詔加金博山 【原】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
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

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之
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
士冠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孔子所云斐然成
章其斯之謂矣 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
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
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
党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
卿盥訖詣太子前設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
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
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再加遠遊

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
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
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
位羣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隋制皇
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大興殿太子與賓贊及預從
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帝袞
冕即御座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
盥訖初加緇布冠進設頍(丘癸切)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
元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
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

醴進筵前北面立祝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荅拜贊
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
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
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
拜太子皆荅拜與賓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
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
還宮太子從至閣因入見皇后而還 唐貞觀五年正
月有司上書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遣官以
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
子少保蕭瑀奏稱準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

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
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
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虧失　增唐永徽六年
二月五日太子加元服賜酺三日為父後者爵一級
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甲子太子加元服翼日乙丑謁
太廟丙午宴百官太極殿制曰正於萬國祝以三加
唐志皇太子加元服司徒為賓卿為贊冠有司設御幄
於太極殿展縣設案陳車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
輿出自西房即御座侍中傳制至司徒前曰將加冠於
某之首公其將事至卿前曰卿其贊冠賓再拜受制書
皇帝入自東房賓贊出以制書置於案引以幡節威儀
鐃吹及九品以上皆詣東宮朝堂冠日宮臣皆朝服集
重明門外宗正卿乘車承傳在位者再拜左庶子稱禮
畢　宋祥符八年十二月戊寅承天節羣臣上壽是日
皇子加冠司天言日煇珥直抱氣戊子集賢校理晏殊
上皇子冠禮賦詔獎之　大觀二年八月詔詳皇太子
冠禮十一月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政和四年二月二
日禮制局定皇太子冠禮十七日癸酉行禮於文德殿
掌冠以禮部尚書贊冠以鴻臚卿列黃麾細仗於殿廷
皇太子初行欽安之樂作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阼筵

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祜乃冠折上巾順
安之樂作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讓三善皆
得副子一人受天百福乃冠遠遊冠懿安之樂作祝曰
三加彌尊國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懋昭厥德保
茲永命乃冠袞冕成安之樂作敕戒曰事親以孝接下
以仁遠佞近義祿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　明會
典皇太子冠禮洪武元年定命某官為賓某官為贊初
加折上巾再加遠遊冠三加袞冕九旒禮畢入內朝見
皇后明日謁廟成化十四年續定初加翼善冠再加皮
弁三加九旒冕始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
承永介景福再加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
惟民之式三加祝曰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於
千萬年舉醴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
其昌又宣敕官宣敕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
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當日皇太子具冕服
謁祭奉先殿詣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及皇后前謝俱行
五拜三叩頭禮次日早上陞殿百官稱賀就詣文華殿
賀皇太子

皇太子冠二

賦宋晏殊皇子冠禮賦曰玉英珠蕊之元貺日角山

庭之峻格漢幄增輝堯門有赫又曰亨期俯協冠禮斯
陳瞵華纓而粲粲峨爵弁以斌斌啓嘉會於中閨動懽
聲於紫宸正容體兮道昭備服順辭令兮誼協成人義
易考祥契黃離之元吉漢詩載美歌皓月之重輪觀吏
牘以知遠朝寢門而竭忱
【增】制唐開成七年制曰史稱周誦之年傳記魯襄之禮
卑若敬始謂之成人
【原】表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
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迂身英華自遠樂以脩
中禮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

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罄世莫不載躍　又皇
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
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神鏡溫文在躬
練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教矯少陽之重　宋孝
武帝建平王宏冠表曰宏筮辰協吉擬禮備容賓比成
德允被休典　又廣陵王誕冠表曰臣誕年禮既升擇
休申冠順彝有成服美任典

女笄

【原】周制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於
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也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婦言宗室大宗子之家）公羊傳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
治之（許不爲殤也魯僖公九年伯姬卒是也）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
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賈公彥曰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其儀如男子也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當用醴醮之敬其早得禮）燕則鬈首（既笄之後去之也猶女有鬌紒也鬈音巨員切鬌丁果切）
【增】家禮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母爲主前期
三日戒賓一日宿賓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爲之
陳設如冠禮厥明陳服（用背子冠笄）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
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賓至主婦迎入（不用贊者）賓爲
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乃禮賓皆如冠
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五

禮儀部二十二 婚姻 辭婚 同姓婚 媒

婚姻一

【原】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爾雅曰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 白虎通曰婚者謂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 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思成其性） 【增】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原】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郊特牲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增】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 【原】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壻執雁入再拜奠雁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儀禮婚有六禮納采（鄭注將為婚必先媒通言乃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雁為贄取陰陽往來之義也） 問名（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納吉（卜於廟得吉兆復使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也） 納徵（白虎通納徵元纁不用雁） 請期（鄭注陽倡而陰和期日宜由夫家卜得吉日乃使人往告之） 親迎（其納采問名請期並用雁也）

【增】儀禮曰昏禮納采用雁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諸禰廟） 使者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群吏使往來者） 擯者出請事入告（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主人入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賓升西階致命授於楹間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雁（老羣吏之尊者） 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醴賓主人徹几改筵（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 賓出主人送於門外 納吉用雁如納采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婚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 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昏

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吾子女父也某壻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上某壻父名下某使名也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某女父名吾子謂使者名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上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不虞謂卒有死喪此三族皆服期期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某壻父名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寢壻之室也設洗於阼階東南饌於房中尊於室中北墉下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主人壻也大夫以上親迎冕服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也施謂緣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婦車亦如之有裧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至於門外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

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次首飾今時髮也純衣絲衣袡亦緣也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若今乳母宵讀爲綃綺屬也姆在女右詔以婦禮女從者畢袗元袗同也上下皆元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荅拜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賓升北面奠鴈再拜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綏所引以升車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制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門外壻家大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揖入升自西階贊告具揖婦即對筵坐皆祭三飯卒食贊洗爵酌三酳用巹乃徹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之餘媵女從者御壻從者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原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命舅姑之教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示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增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昏之明晨待見於舅姑寢門外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升拜奠於席笲竹器有衣者舅坐撫之降受笲腶脩升拜奠姑坐舉以授人贊醴婦席於戶牖間側尊甒醴於房中舅姑入室婦

盥饋特豚(明婦道也成以孝養者)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己)歸婦俎於婦氏人舅姑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堇二月一時婦道可成也)庶婦則使人醮之不饋 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 易曰咸亨利貞取女吉 原 又曰姤女壯勿用取女 增 詩序桃夭曰后妃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

成肅雝之德 增 大明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韓奕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左傳凡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尊不送卑大夫亦遣臣送之士則有司送之)公羊傳紀履緰來逆女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故不得不稱使也)然則紀有母乎

曰有(以不稱使)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耳)稱夫人 增 家語魯哀公問孔子曰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必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原 又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人國稱夫人……又曰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姻殺於此 夏小正記曰二月娶妻之時也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王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

盡之時矣(盡猶詩云三星在天二星為參十月見東方) 原 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通典) 增 白虎通曰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彊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原 又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無益也 增 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因於周制

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皂囊著篋中題檢文言
謁表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
文(禮物三十種即元纁羊雁等) 原 任昉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
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
是偉比則姚嬀載納嘉贄申結鞶縭 增 魏制諸侯娶
妃以皮馬為庭實加以大璋 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
侯婚禮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奏曰)
(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元纁之禮並如故)諸侯
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
夫家自備惟璋官為具之 唐顯慶四年詔天下嫁女

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
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
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其夫家不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
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所以
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
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
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
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 聘財歌舞諠譁殊
非助感請一切禁斷從之(通典) 陳祥道禮書曰婚有
六禮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

名納吉請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幣曲禮曰日月以
告君齊戒以告鬼神春秋之時楚公子聘於鄭曰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昏
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
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
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婚之禮蓋亦如
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 又曰士昏贄用
雁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
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
則攝贄以雁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

理未必然 又曰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
曰束帛十端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
鹿皮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釋曰純
實緇字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
以大璋然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又曰文繡千純則純
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為緇誤矣匹
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
庶人用緇大夫用元纁也先王之制婚禮其用財不過
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
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以梁鴻鄙孟光之綺繡

衰隗却馬倫之囊裝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盖不知此　又曰婦於嫁夕次純衣纁袡厥明則纚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可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以棗栗者天所產服脩者人所成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若舅姑沒則有奠菜之禮　司馬光曰凡議婚當先察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勿苟慕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富貴未有

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又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旣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先祖太尉書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議婚旣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又曰世俗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安定胡氏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家禮曰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又曰親迎之禮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婚姻二

原左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請墠聽命對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　又曰定公四年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王奔鄖鍾建負季

芊以從及寧將嫁季芊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增列女傳曰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

原又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旣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家輕我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漢書曰陳平邑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負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平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常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抵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又曰張敖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敖設供帳賜甲第充乘輿服飾時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世說曰溫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甚慧姑以屬嶠索婚嶠自有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荅云喪破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我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疑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爲劉琨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增南史韋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長成而率亡放爲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

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妻也聞之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唐王義方見異魏徵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也合璧事類　唐潤州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登樓見一人於圃有所瘞藏訪諸吏吏曰參軍裴寬也詵問狀曰適有人以鹿爲餉不敢自欺故瘞之詵歎異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人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必以貌求人卒妻之　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廄卒景因問廣事所對曲有條章執廣手曰久負賢者告其妻曰我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廄中有騏驥也於是妻之山堂肆考　王鍔爲辛杲偏裨一日擊毬馳騁酣鍔向天呵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以女妻之合璧事類　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圖籍萬卷玠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知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記纂淵海　唐柳玭家訓曰

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爲壻未
成婚而魏陷羅織家徙嶺表及將北還女已踰笄其家
無以爲資擬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豈厚必
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家人遂不敢議及至荊門則裴
賚裝以迎矣今裴氏子孫蕃衍實天之報施也　唐孫
泰姨老以二女託泰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姨
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小說　五
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
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
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

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
瓌由此得免歸戒諸子曰和生忠義之士也後必富貴
汝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尉封魯國公　王克
正仕南唐歸宋直舍人院及死無子惟一女十餘歲陳
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我雖不見其面觀其捧爐奉
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太宗
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恕對曰臣無妻有二子太宗曰
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惟一女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恕
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國夫人如陳之相二修事文類聚
王沂公曾初就殿試時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

適求壻語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此
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蒙正家亦求姻於曾
曾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山堂肆考　晏元獻
殊判南京范仲淹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
笄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可
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皐
爲壻後改名弼張爲善後改名方平　孫明復鬚鬢皓
白李文定公迪願以弟之女妻之孫固辭文定曰吾女
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
貴莫大於此孫乃曰相女不以嫁公侯而固以嫁山谷

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名遂娶之　杜祁公衍少時客濟源有縣令
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衍亦別
娶久之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
二人前却祁公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
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
之重客令意其可違乎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
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
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願憂門下無與教兒
讀書者爾兄遺悉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以兩

郊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以上三條事文類聚） 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衍以文章器業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宋史） 富文忠公常謂邵伯温曰晚娶甚善可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後方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後不許娶（事文類聚） 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蜀公鎮少學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二條山堂肆考） 程明道穎十歲能爲詩賦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户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宋史） 宋華陰呂公聘里中女既中第女家曰吾女聘而後盲敢辭呂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也（事類合璧） 宋劉廷式本田家子鄰舍翁有女約與爲婚契闊數年廷式登第歸鄰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廷式使人申前婚女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凡生數子廷式常坐小譴監司嘉其美行遂爲之闊略其後妻死哭之甚哀蘇軾高其行爲文以美之

婚姻三

原

合好 和成（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也）附遠 厚別（郊特牲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待禮 備物（詩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萇傳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束也 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不往詳婚姻二）親成 判合（周禮大司徒親成男女 又媒氏掌萬民之判男女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注判半也得偶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委禽 贄雁（左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又儀禮婿禮文委禽奠雁 雁配以鹿皮 儀禮詳婚姻一 下）結帨 施鞶（皇甫謐女怨詩婚禮既定婚禮臨成施衿結帨三命丁寧 穀梁傳女嫁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注鞶紳帶也 又戒之以鞶帶也 [illegible]）結褵 施衿（詩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傳縭婦人之褘也 又注縭纓也 詳婚姻一）

三周 百兩（詩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傳百兩百乘也 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 詳婚姻一）御輪 秣馬（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詳婚姻一 [illegible]）宋子 齊姜（詩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取女 歸妹（易咸卦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又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相求 不賀（詩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 又禮記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貞菜 采蘋（婦拜扱地 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又婦執笲菜 注菜以篚祭菜也蓋用菫 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又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鄭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以爲戒也）彰物 告虔（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彰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爾室 我儀（詩宜爾室家 又詩實維我儀）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匪寇　有客　易匪寇婚媾謂無寇難卽往就婚也婚賀娶妻曰聞子

有客使某羞　反馬　用羊　左傳餽嫁三月反馬晉書羊者祥也然則婚者用羊漢來

始也　好逑　嘉禮　詩君子好逑匹也冠昏嘉禮　新婚　舊姻

彌新婚又不思舊姻　潘楊　劉范　潘岳作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左傳劉氏范

氏世爲婚姻　朱張　王滿　侯景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之五萬　齊沈約彈王源嫁女以所聘餘直納妾王與滿連姻實駭物聽

於此有異　增　相攸　求助　詩爲韓姞相攸國君娶夫人之詞禮記祭統曰請君之

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乘龍　射雀　上二事詳合婚姻

璧事類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

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跨鞍　牽絲　山堂肆考五代

環儀部

劉岳書儀令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謂之上高

座又曰唐宰相張嘉貞有五女各持一絲在幔後令郭元振前牽之得者爲婦元振見絲有五色牽一紅絲遂得第

二女　葭莩　瓜葛　漢書董賢與葭莩之親葭莩者筍中白皮言其之薄相附者也

似世說有以篤相與　鳳占　龜卜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又晉獻公將納驪姬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　嘉禾　雙石　酉陽雜俎近代婚禮

納采有合歡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取其心可

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賣犬　牽羊

素質遠女必當率蕭然乃無耕婢奪犬賣之此外

鳥與婢素

提壺　刈帚　孤女名芳將遺嫁注上山堂肆考

之　結髮　繫臂　程伊川云古詩結髮爲夫妻只稱其少小言初上頭時非謂合髻子也

山堂肆考曰繫臂紗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令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續古事

也杜牧之詩結封繫臂紗　王謝　朱陳　上見前朱張注一村惟徐州有朱陳村

孚好世會婚姻　奇表　良配　吳茂揖太守甘公見隱有奇來許妻以女詳女晴類苑

取氣云吾女志行不凡故擬以擇良配　原　辭父母　遠兄弟　丁儀婦賦曰淮女子

之詩有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而言婦人有出嫁之道歸秦君子之清塵

沒故歸寧也　執巾櫛　備灑埽　左傳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委薄軀　奉清塵　曹植詩妾十五而束帶寄薄軀於貴門又母慈而志適

臨以妾嬪於宗之族女蠶日月之餘師妾嫁於貴之泰公子之當衣

鄉以唐人張說婚禮多用之至今猶以帳其百子爲圖非以相連有鎖可

也　增　連捲柳　納檳

李勉　嫁娶者亦納箱檳　唐李知微曰李林甫諸子常三百日盤其東皆通婚姻引人就清之

婚名族　慕著姓　唐初主妃皆取山東舊族王當尚主每不得秩第始

第房望　門甲　合世族之家尚書爲婚皆門第之故

求小姓　妻貧士

汲房元齡魏徵李勣復盛與山東婚姻下天下族姓宗系李張諸姓自爲婚姻

好求爲其後天下望族昭穆氏甚爲四姓弟書吳不張

梁陽門閥皆爲鄭盧崔李盛爲山東甲族

土門賓皆爲婚族孔

曰吾子容當爲人求婦其父如此雖諱之育才嫁非之出遠孔氏小姓足世

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得議之才

家法反生數子白學質士取富家純才女送鳥使

十事數紙爲書劉大笑答以貞婦一室升劉業鶴千須又使

家傳徽婦花盈路厚大熱

妻孝子　配名士　山堂肆考劉殷張宜子以女書之成其女

曰劉殷至孝冥感才義超世終必速到汝謹事之合辟事類墟州山陰吳氏女父母愛之謂必得名士之方可

爲說李娶之名聞朝廷端擢高第遂以妻之

拔小吏　娶盲女　傳尚書法媯康成別

丞同縣張逵作十三焉縣小吏康之成謂曰爾有賢道之質能爲書生以成爾志否對口蜀之莛拔於其書妻以

弟女劉廷式周恭叔上其品喬事皆娶雙韓女詳婚姻二

下鏡臺　還剪刀　詳婚姻二

南史以爲江聘柘雲求笑花雲之女至爲柘婚肯酒酬曰巾剝布中取之剪刀與重

目因出更他刃還雲俊女二爲婚巾取室理陽華

曰盛之聽風一八一洗贈

藕花愁　桃花笑　叢合語辭宋事王類氏曰女漁勿隱

柘憑氾夜字何花備部

因出姻刃還柘因更他泳配成嬌劉空劉郎今是老劉郎

之憑父母擇他配成木偶壯年不嫁作詠懷詩兩未蓮以婚歸飛人云急去白作穗西作二十花窓

風秋不堪擇德驛更同頭晚雲帶作詩我之以云仙家千畫

一夜愁莖也世万居見此

八字長媒相笑空驚日月老洞哀

一花何莫浮世劉郎晚娶忙歸陽嬌

洗花何莫相笑世劉郎驚日月老劉郎

納小妹　娶小姨　曰又

李行修娶王仲舒女其後女亡仲舒以其妹妻之曰阿有奎姊小妹王李仲舒女其後女亡仲舒嫁其妹

妹簡有舊婿女婿光爲新女婿拱辰婚娶大辰之婿拱辰

赤繩　遇緣衣

老註明並日月下老人言此中赤繩以繫夫妻之足雖讎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

也遇童句宋來婿得張美男幼女姻後出中禳之

續弦膠　脩月斧

情續成婚續之月對又曰王有安女石乘詩玉斧以事類賦曰有鸞膠續弦

壻而醋卺並是婚禮一詩云婚姻爲一兩杯共牢而食合巹而酳

女以正　父子以親

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

仔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者禮之本也

仲春成婚　霜降送女

男女周禮媒氏注仲春陰陽交以成婚

衆以仲春之月會合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五

婚禮順天時一也　皆以秋冬　必用昏斯

古聖人證論以嫁娶秋冬

禮下詳婚姻之禮揚其凡行事必用昏昕

毛萇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用昏

冬詩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也以禮儀東門昏禮行事必用昏禮用毛

壻以時謂迎使行元纁束帛吉禮

禮有四備　幣象五行

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吉有納徵有請期有親迎

名故禮記傳納幣四用鴈納徵以玄纁束帛儷皮

禮有一也周禮注之納幣用鴈陰陽往來之義

之兩者十日欲得相成也

卜死議生　投心

丙納之行兩十日欲得相成也

之名一五行於何以生必者告父母廟傳云

妾命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人投心家長屬皆大夫以禮娶之

漢士平郎帝心　命說

傳士馬郎東家光祿

也賢高郎更聖

送上七車寶扇迎王歸

立軺駢馬　羅帷寶扇

漢典通禮定四輪公乘小車

練裳竹笥　寶帳青

山堂肆考東漢遺民

用吉不可　冒凶未聞

尚書曰婚禮吉也，以青布文曰

女皆以練裳竹笥

五寶帳鄭衆婚禮

庾廣曰用冠帶之禮

婚之制其書曰婚又吉禮也張忠孝用明合宗族曰唐代書爲部尚書

言損其禮以成之

盧有劉寶主母亡下主主尚書郎

室蔣乃疏以爲念孝緣本卯日茂爲衛

太常儀曹郎

書之爲常下降言又上以念孝緣本卯日茂者宗可以手五青布

投卷得妻　因詩納壻

李山堂肆考

千秋志所恩李見及令知句公

寶主尚帝曰今俗以吉借嫁不婚不爲少凶除而華將

曰少與主者帝乃有借以吉例不可除情不以公例改

所思見春叢前陽天舊藏

投卷作詩曰爲狀頭李聞玉之乃遊爲一婿

常作此人必及第春官將去京乃納第爲合時

今日及第早成名

中山李青民劉見知

李成第見卷僧昌曰詩東閣吏

知中山民乃見其

公曰何曾當時吐哺無處見詩曰吾知此人不久矣

東床之選 假幣以聘 齋裝以迎 陳平貧張負乃假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唐衷寬齋案迎魏氏女詳婚姻二 姊妹妯娌 兄弟婚姻 合璧事類曰崔休弟
之子隱娶刺史盧尚之長女休為子俊求其次女曰家道多由婦女欲令姊妹之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
婚郭逸有二女長女妻崔浩次女俊妻其弟賦詩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帝后戚屬
臺省姻聯 彙苑竇威在唐帝嘗引入閣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令我為天子而公為
內史令事國有不等者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見
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今我耶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合璧事類李
敬玄進吏部尚書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 女妻外甥
女嫁母黨 事文類聚曰王仙客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幼舅許婚振妻嘗呼仙客為王郎
子又曰蘇洵女幼而好學能文適其母之兄程濬之子之才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

嫁娶重母黨雖我不肯將安云 坦腹女婿 接脚夫人 上詳婚類合璧事類唐
白敏中始娶已朱紫矣書戲其妻曰接脚夫人 姚合嬰詩 劉昫愛才 類苑給事
中姚合有詩名士多歸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女妻之 合璧事類李象字昭文應進士登第
宰臣劉昫愛其才以猶女妻之 蕭郎陸郎 七姨九姨 又曰蕭嵩與陸象先為僚
壻宣州夏榮善紀曰陸郎十年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 事文類聚劉龍圖降未第前娶尚書趙晁
長女早亡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登科見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言武有德則不敢
為姻如言為別之州則恩可從命蓋劉意不欲七九姨也夫人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
揀熟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幾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落泊寒餓
劉氏養之終身 原 三日不舉樂 三夜不息燭 並禮記詳婚姻一
天子嫁女 皇后娶婦 增 天子娶婦 皇后嫁女 彙苑

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合璧事類宋英宗於
仁宗為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為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仁宗
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婚姻四

原 陰禮 周禮以陰禮教親則人不怨注陰禮男女之禮也婚姻以時則男女不怨曠 大綱
王吉以夫婦為人倫之大綱夭壽之萌世俗婚姻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人多夭 思義
郊特牲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注欲令子婦深思其義 遠恥 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遠恥也
授室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繫纓 曲禮女子許嫁纓注繫纓示有從人
之端 禮物 後漢禮物以元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

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言物之所象者元象天纁法地羊者
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
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
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為吉祥鳳凰雄雌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
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為五色之榮青為色
首素方始 戒命 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詳婚姻一 近日 禮吉事卜先近日
及時 男女得以及時 嘉耦 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 正室 鍾錄老而納正室
造端 禮造端乎夫婦 重責 本于婚姻以者代重責婦順為 男先女 男子親迎男先
於女剛柔之義 女從人 女子從人曰婦 娶巫家 漢黃霸為陽夏遊徼與善相者共載
見一婦人相者曰此婦人合富貴霸推問乃鄉里巫家女也遂娶之後位至丞相 娶高國 左傳

奇伐告表義敵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國貴以族也

執俎豆韓延壽爲潁川定嫁娶喪祭儀品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嫁娶禮

用皮馬晉所司奏婚禮大婚用元纁束帛加圭馬二駟王侯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古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欲繁息漢惠詔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欲人繁息句

恐遲暮離騷恐美人之遲暮及年歲之未晏

求繫援國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日新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共慶會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貞相賀之豊而有禮既共慶會之義

省俸賑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俗無嫁娶禮延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三十相匹配貧無聘財者令長吏已下省俸祿賑婚姻

斂錢助阮修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有求入錢不得者

鹿皮爲禮古史考嫁娶以儷皮爲禮

皮帛可制儀禮婚禮皮帛必可制鄭注皮帛儷皮束帛也

四爵合巹儀禮鄭注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

王陶匏郊特牲三王作牢用陶匏鄭注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執贄相見又云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鄭注言不敢相褻也贄所奠之謂雁也

執笄以見禮記昏義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婦見舅姑之禮笄竹器盛棗栗者

諸娣如雲大雅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其從如水詩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傳如水喻衆也

皇駁其馬東山篇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騮白曰駁鄭箋謂始嫁時車服之盛也

饋以特豚禮記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鄭注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也

春以嘉姻潘岳懷舊賦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

聘以萬金漢舊儀皇帝聘皇后以金萬斤

懸蘿附松丁儀寡婦賦如懸蘿之附松

慶雲光覆潘岳寡婦賦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于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惠渥

送姜于讙穀梁傳諸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禮也

娶于塗山書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燕婉之求詩新臺篇

秦晉之匹左傳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荒政多婚周禮荒政十曰多婚注荒年不備禮婚姻也古者周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室家者所以蕃育人民

苛政禁賀漢宣帝詔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政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其勿行苛政

遂人樂擾周禮遂人以樂婚擾甿注田甿勸婚姻合也

長吏配嫁晉書武帝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使長吏配之

對

桂近嫦娥合璧事類裴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第羅隱贈詩云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嫦娥

鸞鳴相府韓愈送陸暢詩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鸞鳴桂樹間觀者何繽紛

婚儀部

碧

雞蓮幕蔡君謨娶葛常之祖姑常之曾祖通清贈詩云[illegible]

甲帳繡襦[illegible]

里民破酒[illegible]

障車

邀食[illegible]

夢壻

密州[illegible]

夢婦始生[illegible]

摘

温如蒲葦固以膠漆崔駰婚禮文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見禮記郊特牲注

布幣五兩 御輪三周 婚以禮成 妻由義合 是稱家事 必慎令儀 衿鞶展

慶 榛栗告虔 女旣辭家 婦將授室 人倫所資伉儷斯重 體齊一行 義存偕老 婚惟著代禮貴及時 聘則爲妻 廟見爲妻 遵附遠之文卜先近之日 桃李恐失當年 榛栗遂移他族 旣繫許嫁之纓 遂執告虔之贄 形分一氣乾坤爲八卦之門 人列三才夫婦爲五倫之首

婚姻五

原 詩 後漢秦嘉述婚詩曰羣祥旣集二姓交歡敬玆新姻六禮不愆羔雁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 又曰紛彼婚姻禍福之由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兢懼德不伉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晉張華感婚詩曰駕言遊東邑東邑紛攘攘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烝窈窕出閨女燕婉姬與姜素顏發紅華美目流清揚韡韡眾觀盛於我猶若常譬彼暮春草榮華不再陽 梁何遜看新婚詩曰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粧良人復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珮出長廊 劉瑗詠左右新婚詩曰小史如初日得婦類行雲琴聲妾曾聽桃子壻經分蛾眉參意畫繡被共籠熏偏增使君妬無趣遣相聞 陳周弘正看新婚詩曰莫愁年

十五來聘子都家壻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唐楊師道初宵看婚詩曰洛城花燭動戚里畫新蛾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橫波更笑巫山曲空傳暮雨多 褚亮詠花燭詩曰蘭逕香風滿梅梁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陌車靨星臨夜燭眉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花 陳子良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詩曰隔巷遙停幰非復爲來遲只言更尚淺未是渡河時 鄭翼看新婦詩曰初笄覩桃李新粧應摽梅疑逐朝雲去翻隨暮雨來雜珮含風響叢花隔扇開姮娥對此夕何用久徘徊 李百藥戲贈潘徐城門迎兩新婦詩曰秦晉稱舊匹潘楊有世親三星宿已會四德婉而嬪雲光鬢裏薄月影扇中新年華與粧面共作一芳春 鄭軌觀兄弟同夜成婚詩曰棠棣開雙萼夭桃照兩花分庭合珮響隔扇偶粧華迎風俱似雪映綺共如霞今宵二神女并在一仙家 增 梁沈約詠少年新婚詩曰山陰柳家女薄言出田墅丰容好姿顏便僻巧言語紅輪映早寒畫扇迎初暑錦履並花紋繡帶同心苣羅襦金薄廁雲鬢花釵舉我情已鬱紆何用表崎嶇託意眉間黛申心口上朱莫爭三春價坐喪千金軀盈

尺青銅鏡徑寸合浦珠無因達往意欲寄雙飛鳧裾開
見玉趾衫薄映凝膚羞言趙飛燕笑殺秦羅敷自顧雖
倅薄冠蓋曜城隅高門列騶駕廣路從驪駒何慙鹿盧
劒詎減府中趨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唐張說送
人成婚詩曰婚禮知無貿承家歎有輝親迎驥子躍吉
兆鳳雛飛溫席開華扇梁門換聚衣遙思桃李日應賦
採蘋歸　孟浩然送桓子之郢成禮詩曰聞君馳綵騎
躞蹀指荊衡爲結潘楊好言過鄢郢城摽梅詩有贈羔
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　岑參送陝縣王
主簿赴襄陽成親詩曰六月襄山道三星漢水邊求凰

應不遠去馬蹟須鞭野店愁中雨江城夢裡蟬襄陽多
故事爲我訪先賢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
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
異味重門闕多喜氣女壻近乘龍　王昌齡蕭駙馬花
燭詩曰青鸞飛入合歡宮紫鳳銜花出禁中可憐今夜
千門裏銀漢星回一道通　盧綸送黎兵曹往陝結親
詩曰郎馬雨如龍春朝上路逢鴛鴦初集水薜荔欲依
松步帳歌聲轉粧臺燭影重何言在陰者得是戴侯宗
所婚郎君假母女弟　又王評事駙馬花燭詩曰萬條銀燭引天
人十月長安半夜春步障三千隘將斷幾多珠翠落香

塵　比翼和鳴雙鳳凰欲棲金帳滿城香平明却入天
泉裏日氣曈曨五色光　徐安期催粧詩曰傳聞燭下
調紅粉明鏡臺前作好春不須滿面渾粧却留着雙眉
待畫人　唐雲安公主下嫁詔陸暢作催粧詩曰雲安
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
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　內人以
暢吳音捷才以詩嘲之曰十二層樓翠倚空鳳鸞相對
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不許吳歈入漢宮或云宋若蘭姊妹作
暢酬曰粉面仙郎選正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
翠聞王母不柰烏鳶噪鵲橋六宮得詩大咍別賜宮錦帨帕餅盞盂各一

白居易議婚詩曰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人間無正
色悅目即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
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
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
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
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
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
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又朱陳村詩曰徐州古豐
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氣氳縣遠官事少
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

白不出門生爲陳村民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元孫 宋徐鉉陳侍郎宅觀花燭詩曰今夜銀河萬里秋人間織女嫁牽牛珮聲寥亮和金奏燭影熒煌映玉鉤座客亦從天子賜更籌須爲主人留世間盛事君知否朝下鸞臺夕鳳樓 明宋濂送編脩張藻仲還家畢姻詩曰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顔一笑看紅錦裁雲朝翦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原】賦後漢蔡邕協和婚賦曰惟性情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元妙實人倫之端始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葛蕈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以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舞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雁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魏陳王曹植感婚賦曰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蒿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嬈用搔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遊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風飄颻以動纓 晉張華感婚賦曰方今歲在巳已將次四仲婚姻者競赴良時槃麗之觀相繼於路嫁娶之會不乏乎目乃作感婚賦曰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斯遄來年之且至迨星紀之未移窈窕初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接軫連騎隱隱習習充街塞里暉曜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遥騁騁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防撿之高深

【原】箴晉摯虞新婚箴曰今在哲人室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天色不可就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潘岳荅摯虞新婚箴曰先王制禮隨時爲正俯從企及豈非物性女無二歸男有再聘女實存色男實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新舊兼弘義申理得然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慮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王廙婦德箴曰團團明月魄滿則缺亭亭暘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況華艷之浮華是以淑女鑒之戰戰乾乾相彼七出順此話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

昧無愧幽不改度

原 啓梁劉孝儀爲王儀同謝國姻啓曰即日主書王靜民宣敕安吉主降嬪臣第三息實臣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縉之禮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撰洽皇姻曲逮荆布陋飾已膺凡獎負薪微胄復降肅雝頻煩叨荷

外内禁扑

原 敎梁簡文帝賚遺孔燾二女敎曰夫思人生至輕事惟悼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旣橋元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愛兼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弘長志履貞絜遊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增 疏宋丁騭疏曰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他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于此盖仕之初已爲汙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淳厚風敎以懲曲士

增 戒宋邵雍女戒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

維何無違夫子無然皋皋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爲作非彼昏而革爾爲作儀改舊乃汝妄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絇枕爾文竹席爾吳兒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人衛我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提提安也爾生引逸

同姓婚

原 辨姓左傳齊東郭偃對崔武子曰男女辨姓 去姓坊記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同姓故也 不蕃傳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無義禮無別無義禽獸之 不避宗左傳盧蒲癸臣子之妻之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注子之慶舍言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識禮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不書姓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儒不達禮司空陳泰曰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爲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源異 君不知禮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異源而娶王莽取王咸女以爲殊異不同而娶之 不知則卜禮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内官不及同姓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出嗣而婚本族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材乃下令曰喪亂前事一切勿論

增 男女不及國語晉司空季子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 崔盧非古文中子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賦譜注任薛同出黃帝王劉同出辟崔盧同出于帝嚳

辭婚

原 非耦 左傳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亂倫 陸玩為侍中司空兄曄尚書僕射錄尚書事父英高平相抗子納尚書令王導初至江左請婚于陸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不為亂倫之始

陳結婚 桓階字伯緒劉表欲妻之以姪女階自陳結婚固拒不受

辭與弟 詳婚姻四

不疑固辭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固辭

公明不娶 典略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為彧娶之為論者所譏裴松之云時閹豎用事四海所賓乞權唐陳感皆莫二明則六親以安違則大從立公族以存易亡之由昔荀謝姻於王氏無漢青高之操緄之此婚儒何傷乎

王謙不許 後漢王謙為何進長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不許

張範不受 魏志張範字公儀袁術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

辱孫權使 孫權遣使為子索關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

嘉不疑傳 楊駿欲以女妻鄭默默辭曰每讀雋不疑傳常嘉之

不措高門 緩志賈謐嫁製不結高門天下論智計者歸之

不肯易妻 宋弘事詳公主

悔婚 王裒字偉元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於洛陽裒遂別嫁其女謂彥弟馥曰昔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令賢兒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譏曰嫂是齊人也當還齊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歟復何婚之有

諫婚 晉劉實妻卒華氏將以女妻實弟智諫曰華家貪必汙門戶實辭不得已竟婚而生子夏實後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犯罪免官

增 不婚匪類 天中記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瓚者貲財鉅萬欲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追還在途 山堂肆考袁術為子娶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絕婚

不婚謝袁 天中記諸葛恢大女適庾亮兒次女適羊楷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

不婚桓溫 山堂肆考王述子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省父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以女妻兵

江湛志義 宋書江湛為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為子求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志義

江蒨方雅 梁書江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推侍不及王規與抗禮乃因蒨門客翟景為子繇求婚於蒨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

伯奮拒婚 書王秀之字伯奮臨沂人褚淵見秀之甚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府外兵參軍

叔通辭命 齊春秋桓閎字叔通太祖輔政使諸翔致意為子晃求婚閎不敢聞命以辭書不婚常所嘉挹書大北溯所以不敢承殊眷

恐呼白侯 山堂肆考唐白敏中為相嘗欲以進士侯溫為壻其妻盧氏曰已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壻必為人呼作白侯也敏中乃止

託賦鵲子 合璧事類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藹然郭師李肯賀之時妻以女越賦鵲子詩一絕書於壁不者邪太詩云棗下星眸家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處人莫漫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媒

原 匪斧 詩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因針 淮南子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夢冰人 晉索紞字叔徹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張氏女仲春成婚

侯元鳥 禮仲春之月元鳥至祀高禖注元鳥燕也燕以來巢室有嫁娶之象媒氏為候也

無媒不交 禮男女無媒不交

因媒而嫁 上詳

增 知名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掌判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

通辭 儀禮注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通辭女氏取陽習嫂和之儀

導言 楚辭理弱而媒拙今恐導言之不固

麴糵 周禮注媒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令

齊人名媒麩曰媒是也　薑桂合對事類宋玉因楚襄王待之無以異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拙媒楚辭見上　鴆媒楚辭余令鴆為媒兮　蹇脩為理離騷經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今吾令蹇脩以為理注蹇脩伏羲之臣　良媒接歡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　不與交禮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對曰由聞士不中間不見女無媒君子不與交禮　不專嫁娶白虎通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遠恥防淫佚也　月老主婚續幽怪錄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檢書因問之答曰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主天下之婚姻耳因問囊中赤繩曰以繫夫婦之足君之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婆女固遂之菜市見眇嫗抱二歲女亦陋老人指示固固怒以小刀付奴明日刺于稠人中傷眉間後十四年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以女妻之年十六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固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于宋城時方[illegible]

襁褓乳媼鬻蔬以給朝夕常抱於市鬻時所刺痕尚在故貼花鈿固因盡言與老人答問并磨刀傷女之事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詩媒作合二十八字媒詩婚姻三　紅葉題詩合對事類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拾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溝上流為宮女韓氏拾之後帝放宮女三千人祐以韓有同姓之親作伐嫁祐及成禮各於笥中取紅葉相示曰事豈偶然乃前定也　桐葉題詩山堂肆考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欄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侯貯小貼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為婚嘗諷此詩任氏曰此妾書葉詩爭得在君處侯乃令書校之葉上無異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六

禮儀部二十三　天子納后　冊拜皇太子　冊妃嬪

天子納后一

原　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人皇氏　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氏親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媒氏云婚姻謂仲春之月　親迎于戶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不其親　六禮之儀始備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鄭康成云納徵加于束帛賈公彥曰士以上皆用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珪也　靈王求婚于齊遣使稱制拜后靈王求婚于齊大夫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于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故遣使稱制拜后　魯桓公入

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也王使魯主婚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稱王后矣春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禮合親迎有故則使上卿迎之也祭公迎之王后未至京師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　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康成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加于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

凱以爲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
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
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
據此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
以周公之禮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非說
天子之禮　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
二萬斤馬十二匹呂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
女爲后以固權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
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鹿皮冠也素積以
十五升布爲衣素積以爲裳以禮雜卜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

尊而不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
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
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
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
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宮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
漢公第授皇后璽紱顏師古曰紱所以繫璽登車稱警蹕便時取日
時之便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
天下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
以下宰執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
高廟尊父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王莽篡位後聞劉伯升及聖公立爲

帝莽恐欲外示安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鉅萬計莽親迎
于前殿兩階間成同牢禮于西堂備和嬪美御其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
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紱執弓韣月令仲春后親祀高禖乃帥嬪御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
于高禖之前求男子之祥將故祈之韣弓衣　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
曰春秋迎皇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應
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桓帝爲蠡吾侯梁太后欲與后爲婚未及嘉禮會
質帝崩后即順烈皇后女弟宜備禮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
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
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珪此云璧形制雖異與玉同以乘馬
四匹也雜記曰幣五兩兩五尋每端二丈　靈帝冊宋貴人爲皇后天子御

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
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
畢皇后拜稱臣任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太僕高
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長跪受以
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
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
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純黃質
長二丈九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　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
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　晉武帝咸
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因大赦賜王

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
用元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尚書朱整議按魏婚
故事天子以皮馬爲庭實加之以穀珪東晉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
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
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
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
左又無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義據杜元凱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制而
已又周靈王求婚于齊先儒以爲丘明詳錄爲王者婚禮故成帝臨軒遣使備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
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

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
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牛旗旄頭畢罕並出即用
舊制今闕詔曰今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
備禮也今何闕所重而撤法物耶又恭后神主入廟先
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既不設五旗則旄頭
畢罕易具也又詔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法
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穆帝永和十年喜
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
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爲主傳紀履繻來迎女不
稱使也無母辭窮乃命使者耳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

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
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彪之
又曰天子嫁女使同姓之國爲主者以受禮於皇極則有嫁姻之敵禮至於迎后之制公禮成而後入難復
咸爲之尊亦臣妾也天王之后寧可先之蕭國然後入臨六宮于是以祭公來迎王后于紀使我爲媒不云爲
王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
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
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
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
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
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於義不通按咸

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
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
則咸康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
故事從之華恒定六禮云宜依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議前事故于彪之言從咸寧由此也唯
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
文等皆彪之所定博士孫綝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
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荅版脚書之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
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準元貴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
詔於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采后家荅曰皇
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

參甯都鄉侯糞土臣何時頓首稽首再拜承制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某以禮問名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楨之遺元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內侯惲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孔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欽承制詔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遵典禮今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愚闇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制納徵用白羊一口元纁帛二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白米十二斛馬六匹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元纁皮馬羊錢璧以彰典禮今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關內侯怡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以禮納徵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降婚卑陋命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云云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告曰唯入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唯某年由典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迎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晞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蛾蛾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晞上謹答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為

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以冊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尉太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升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音景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位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卺奏禮畢后興南向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奉棗栗腶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通典【增】唐開元禮皇帝納后卜日告圓丘方澤如時巡告祭儀其祝文臨時撰將行納采命太尉為使者宗正卿為使副前一日設幄座於太極殿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皆如元日儀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位皇帝服袞冕出即御座

侍中宣制曰納某官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黄門侍郎引主節以節授使者中書侍郎引制書案取制書授使者使主副出乘輅備儀仗而行鼓吹備而不作至於后氏大門外主人受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設神席於室戶外之西使者入由西階升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主人升阼階詣使者前北面使副取制書進授使者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前北面再拜稽首進受制書退以授左右使副取鴈以授使者主人再拜進受鴈退以授左右儐者引表案取表以授主人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復奉制問名主人受鴈如納采儀禮畢主人請禮從者掌事者徹几改設二筵降筵掌事者牽馬奉幣篚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奉幣篚授使者及使副還東階上北面拜送凡六禮制書皆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荅版亦如之　納吉如納采儀納徵日使者及使副至后氏大門外執事者入布幕於內門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南執事者奉穀珪以匵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主人受制書訖左右受玉帛及馬於庭其儐使者如納吉之儀　請期改爲告期制文曰今

使持節某官以禮告期其禮如納采儀　冊后先期有司以特牲告廟祝文臨時撰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之西尚舍設尚宮以下次於后氏閤外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之儀（太尉爲正使司徒爲副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寶綬者在南持節者在使者之北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內僕進重翟以下於大門之外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主人出迎於大門外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奉冊寶案者進授使副內使受之內謁者監持入跪置於案尚宮曰有制后再拜宣冊又再拜尚宮授后以冊受以授司言尚服又授以寶綬受以授司寶禮畢　命使奉迎其日晡後侍中量時刻奏請皇帝服袞冕出升殿文武官五品以上立於朝堂如常儀使主副朝服發朝堂乘輅持節備儀仗至后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位尚儀奏請皇后中嚴量時刻傅姆導皇后升堂宮人等侍衛如常儀主婦出於房外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外文東武西謁者引使者及使副詣大門外位主人出北面再拜使者不荅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使副及持案執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

右至内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宣制書授鴈主人拜受
又奉表訖使者及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俱再
拜曰令月吉日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内侍入傳於司言
司言受以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升自東階進
誡之母誡於西階上施衿結帨腰輿進皇后升輿以降
尚宮前導六尚以下侍衛如常皇后升重翟以几姆加
幜　其日内侍設皇后太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
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於殿室内之奥鋪地席重茵施
屏障初昏尚食設罍洗及篚各二饌於東房西牖下饌
於室内北牖下加四爵合巹皇后重翟入大門鳴鐘鼓

其鐘鼓所司先陳設鳴之所以聲告中外 從永巷至大次前降車入就次嚴
整訖尚宮引皇后詣殿門外之東尚儀奏請降座禮迎
皇帝降座詣門内揖后以入導后升西階入室尚食以
饌入皇帝揖后對席坐皆祭皆食三飯卒食尚食盥手
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授帝后各祭酒飲訖
尚儀進受虛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巹如再酳禮
畢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尚宮引皇后入幄脱服　皇后
至宮之日服展衣出尚宮前導升正殿兩楹間北面立
尚儀以謝表授皇后皇后置表案上再拜尚儀以表降
殿授内侍因中書以聞　朝皇太后日皇后服禕衣加

首飾至皇太后閤外皇太后服禕衣首飾即御座皇后
執笲棗栗腶脩升西階北面再拜跪進奠於皇太后座
前皇太后撫之尚食進徹皇后退又再拜司設設皇后
席於戶牖之間尚食盥手洗觶酌醴皇后進北面再拜
受醴尚食薦脯醢皇后升席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
祭醴三降席北面跪啐醴興再拜自西階出 文獻通考　宋
初立后妃皆不行冊禮自雍熙後乃寫告身用金花羅
紙金塗標袋有司進入近臣牧伯皇親皆脩貢禮爲賀
　宋舊制后妃皆寫告進入景祐元年九月甲辰立皇
后曹氏命禮院詳定冊皇后儀注 乙巳命宰臣李迪爲冊禮使參政王隨副

之禮院言皇后玉冊如太子制度用珉簡五十寶用金
方一寸五分高一寸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服以禕衣
大帶玉珮雙綬十一月己丑 是日冬至 行冊禮於文德殿不
立仗不設懸　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祀圜丘大赦遂
御文德殿發寶冊上皇太后及冊皇后 以上玉海　元祐五
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
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其節文著爲成式
者先是太皇太后諭宰臣呂大防等曰皇帝將納后天
聖景祐故事止降進冊未嘗御殿禮甚簡略大防等請
退而討論遂降是詔又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

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詳議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言納后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爲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加穀珪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冊命使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前一日告宗廟親迎依開寶通禮改爲命使奉迎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其日皇后服褘衣乘重翟車鹵簿以禮令由宣德門東偏門入文臣大卿監武臣正

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詔從之　時給事中范祖禹言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未隆請並服袞冕以重大昏之禮翰林學士范百祿言昏禮下達匪媒不克今采擇先定有命既集而形於麻制以后氏族姓宣告外庭方且遣使齎制行納采問名之禮則禮文顚倒失先後之序請以降詔之日行納采問名之禮宣制之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皆不從既而禮部太常寺言五禮命使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告期各別日遣使令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文

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緣至日行第門外已設皇后車乘儀仗逼隘不容百官車馬其文武百官欲並於宣德門外立班奉迎按士昏禮用鴈所以爲贄也又按曲禮凡贄天子鬯鄭康成謂天子無客禮以鬯爲贄者惟用告神今已據周禮用穀珪聘后欲更不用鴈文德殿發制欲依發冊例立仗或正用月朔視朝仗百官朝服詔納吉納成告期令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例立仗餘並從之（文獻通考）　政和元年正月詔皇后受冊陳黃麾仗重翟車小駕鹵簿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己丑立貴妃爲皇后詔左相押麻十三日

太常定受冊儀注列黃麾仗於文德殿皇帝服通天絳紗臨軒發冊奏乾安之樂皇后褘衣受冊於穆清殿奏坤安之樂（乾安正安坤安共十二曲）十七日甲辰行冊禮於文德殿設黃麾半仗用宮架樂百官稱賀次詣內東門賀淳熙三年九月己巳上儀注同　隆興元年十一月立皇后不設大輦用黃麾半仗陳逍遙平輦紫方繖十團扇十二謁德壽宮乘龍飾肩輿（以上玉海）　遼納后擇吉日至日后族畢集詣后出私舍坐於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餼至門執事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立少頃進酒於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徧再拜納

帨致詞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辭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敕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旣至惕隱率皇族奉迎再拜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卻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各一拜酹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婦宜子孫者再拜

之授以罌縢又詣諸帝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佩飾拜受服之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徧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於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選皇族尊者一人當奧坐主婚禮引后族之長率送后者陞當奧者與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日皇帝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羣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觝戲馬較勝以為樂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贐送后者各有差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籍　遼冊后儀至日臣僚及內外命婦詣端拱殿幕次皇帝臨軒命使發冊

使副押冊至端拱殿門外皇后出閤升座命婦合班面殿起居皇后降坐至殿下褥位引冊入讀冊官跪讀皇后各四拜命婦陪位者皆拜皇后升殿命婦稱賀班首上殿致詞侍中宣荅訖班首上殿進酒皇后賜押冊使副等酒　金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冊妃徒單氏為皇后前一日儀鸞司設座勤政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座使副就受命位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節授后冊寶先是有司預備太尉司徒本等革車鹵簿於門外俟使副出鼓吹振作有司預供帳泰和殿設皇后座於扆前又設受冊位於殿庭皇后常服乘龍飾肩輿至泰和殿

後閤俟冊使庭中立更禮服內侍閤門官引后出閤降自西階左右步障繖扇從至階下望勤政殿御閤所在立宣制再拜中書令侍中及舉捧官奉冊寶自東階升並置於殿之前檻閤去帕及蓋后又再拜捧謝表官以表進后再拜以表付閤門官隨冊使行使副至御閤所在復命閤門官進表近侍接入后自西階升殿中書令讀冊侍中讀寶畢后升座合班再拜出閤門引內外命婦陪列者以次進賀禮畢歸閤更常服宣外命婦入會別日會羣官會妃主宗室等十一日朝永壽永寧兩宮　元冊后儀前期儀鸞司設發冊寶案於大明殿御座

前掌謁設香案於皇后殿前設冊寶案於座榻前設受冊寶案於座榻上至期大昕引贊敘太尉以下於闕庭各公服皇帝入大明殿升座殿前班起居如儀禮儀使奏請發皇后冊寶謁者捧冊寶跪進捧冊寶官跪受禮儀使引節導冊寶由正門出自露階南向立宣制太尉以下皆再拜方輿舁以行太尉及冊寶官奉隨至皇后宮庭皇后出閤詣褥位太尉稱制遣臣某等恭授皇后冊寶內侍贊后三上香再拜后陞殿立於座榻前承奉班都知唱太尉以下進冊寶捧冊寶官由正門至殿內以冊跪置於案舉冊官取冊於匣置於盤對舉讀冊官

讀畢納冊於匣舉寶者取寶於盤對舉讀寶官讀畢納寶於盤太尉以下皆就拜捧冊寶官以冊寶授太尉太尉授掌謁以置於受冊寶案太尉跪致祝詞曰冊寶禮畢伏願皇后與天同算司徒應曰如所祝就拜興太尉進酒皇后飲畢太尉以下皆再拜還詣皇帝前奏禮畢降詣旁折位侍儀使引導從導皇后詣大明殿前謝恩贊拜訖掌儀導皇后升御座典引引丞相以下入起居右丞相前進酒宣徽使奉隨至御榻前右丞相祝贊曰冊寶禮畢臣等不勝慶忭同上皇帝皇后萬萬歲壽宣徽使應曰如所祝以上續文獻通考　明會典冊后之禮洪武

初不預祭告不特頒詔遣使冊立皇帝服袞冕御奉天殿宣制禮部設龍亭儀仗大樂於奉天門外正中以俟迎送冊寶至中宮皇后首飾褘衣出閤至中宮殿上冊寶入尚儀引皇后降詣庭中拜受訖尚儀引皇后升座引禮引內外命婦入各班首一人詣殿中致詞奉賀翼日百官稱賀上表箋　皇后將謁太廟皇帝先遣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皇后親行謁見齋三日內外命婦及執事內官各齋一日　永樂初續定先期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用香帛酒脯行一獻禮冊畢翰林院官以詔書授禮部禮部官捧詔書於承天門開讀

皇后受冊畢上率皇后皆具服詣奉先殿行謁告禮謁畢皇后具服於內殿候上具皮弁服升座行謝恩禮是日皇后具燕服升座引禮引長公主公主及親王妃行八拜禮次引六尚等女官行禮次引四品以上外命婦行禮次日親王等賀文武百官上表命婦上箋稱賀如常儀　天順八年增定賀皇太后儀皇后謁告謝恩及受賀畢親王於上前行慶賀禮次詣兩宮皇太后前次詣皇后前俱行八拜禮又三日女官預設皇太后御座於宮中其日清晨內官陳設儀仗皇太后具禮服升座衆命婦上表賀　嘉靖十三年定謁廟儀前期太常

寺奏皇帝齋三日尚儀奏皇后及妃各齋三日是日皇后及妃受冊禮畢錦衣衛進輅於奉天門尚儀偹皇后及妃翟車於輅後皇帝皇后及妃肩輿出宮至奉天門皇帝降輿升輅皇后及妃各降輿升車内外護衛儀仗隨從内執事女官遮以幃幕至太廟大門西皇帝降輅后及妃降車障以龍幃皇帝初獻皇后亞獻宸妃等妃終獻禮畢還宮

天子納后二

原冊文漢建寧四年冊皇后文曰惟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同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崇著有内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坤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　晉升平元年八月冊皇后文曰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為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内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任姒母周胥嗣克崇皇后其祗

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軌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增唐延和元年七月太上皇睿宗立皇帝妃為皇后制曰王者建邦設内輔之職聖人作則崇陰教之道式清四海以正二儀妃王氏冠蓋盛門幽閑令德藝兼圖史訓備公宮頃屬艱危克揚功烈聿興昌運實賴贊成正位六宮宜膺盛典可冊為皇后　唐貞元二年冊淑妃王氏為皇后文陸贄　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唯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於中而尊加於外德脩諸己而化被於人御于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衆採賢重難兹命中壼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稱是徽章聿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純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於外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恭儉本於生知詩書禮樂成於師氏竭其孝弟祗事先朝承訓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六宮攸敘九族以親嘗屬艱迍累從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凝頗資内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劬之情崇位長秋永膺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嗚呼敬哉王

敎之端始於内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
厥位忝於前脩克念有終庶無咎悔奉承休命可不愼
歟　宋景祐元年立皇后曹氏冊文曰天地定位陰陽
相成人道貫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内治聖人有
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善其化也
故周南之風著乎始粤朕沖昧祗若丕構深惟承荷之
重輔佐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神人之望咨爾贈尚書
令冀王配饗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力勤
勞王家保勳不伐饗厥終慶敎流後昆熏然慈和善祥
憑積生此邦媛其漸漬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
居袓習不待姆氏之訓風容矩度自爲宗黨之憲長秋
曠位陰敎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
朝願卽嘉時聿脩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嬙
之家乃稱福耦謀及泰筮聘以穀珪惟吉之從有命旣
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
知政事王隨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欽哉夫惟齋恭可以
侍上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愼
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脩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
永綏無疆之祚不其韙歟　熙寧二年冊皇后文曰自
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

奉循前烈考愼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
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
是產淑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中率
禮無違以至嗣服祗承内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
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
夫惟興邦釐爾士女咸自内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人用
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俾爾勤
相朕乃濟登茲非初惟艱惟愼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
享天祿爾亦與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王安石擬　李清臣
擬皇后冊文曰賜爾皇后之寶方寸有半文盤螭紐授
之玉冊厥簡五十命爾翟衣紵纚博鬢黼領大帶以朝
覲歲時將祀於東西宮金輿朱蓋武賁訶衛步障行導
是惟顯哉　元至元十年三月冊皇后文曰天地合德
故能覆載萬物而不遺日月並明所以照臨六合而無
外至哉夫婦之大義實配陰陽之兩儀咨爾皇后弘吉
烈氏戚里名家元勳貴族備儀率禮令德來嬪自朕奉
藩之初至於踐阼之日明識遠慮裨益弘多雖褘翟正
位於長秋而典冊未光於大禮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
相安童持節授爾玉冊寶章備物充庭式遵古典於戲
恭順接下九族形雍穆之風儉素相高萬世衍靈長之

福服茲寵命益懋徽猷王珪撰 皇慶二年三月冊皇后
文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皇太后之訓嗣大曆服思底
於治必立元配表正六宮咨爾弘吉剌氏實我家世戚
嫡嗣所自出積德流慶肆啓爾來嬪於朕淑愼孝恭令
譽昭聞承命慈闈爰正爾位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
禿忽魯授爾玉冊玉寶命爾爲皇后惟天地定位萬物
以生日月並照萬國以明君后合德萬化以成上以事
上帝奉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爲朕內助惟爾之賢
其念厥德履中體順俾聖母暨予一人以寧豈惟爾嘉
天亦永相念爾共享有國欽哉程鉅夫撰 又冊皇后文曰

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內治於以奉承宗祧化成天下朕
嗣大曆服祗循憲章宜資配助用彰位號咨爾皇后弘
吉剌氏淑愼柔嘉遵道是行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實生
元子國本斯建興龍重鎭介子紹封粤若臨御之初贊
畫計慮厥相維多正位中宮天人協祥今遣攝太尉中
書右丞相旭邁傑授爾玉冊寶章坤順承天人道攸則
表正母儀萬邦是觀維躬儉節用則徽音是嗣惟求賢
審官則私謁靡干匡朕德格朕心實爲有賴詩書所稱
閫專美於前代噫敬厥初終有慶尚其念哉以膺爾景
命袁桷撰

原 表 後魏溫子昇魏帝納皇后羣臣上禮文表曰臣聞
軒轅首出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於是來嬪伏
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運長秋既建陰教有主景命
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增 宋王安石賀
冊皇后表曰伏惟陛下考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
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陂私謁
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助治不
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
封思令德之式歌豈慙周雅 曾肇賀冊皇后表曰竊
以國家爲天下之本后妃實王化之基致治所由求端

匪遠恭惟陛下紹天駿命垂世永圖承七廟之吉蠲奉
三宮之供養而長秋虛位六職曠官咨求淑人來相宗
事上遵太母之訓下採有司之言鼓鐘在庭典冊備物
坤元博厚已振於隆名婦順章明可風於率土臣身雖
在外義不忘君誦造舟之詩想見光輝之盛申彤管之
戒庶幾補報之忠
原 贊 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
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其馨元符表運作合聖
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明清元公執摯
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

光其尊在滿戒盈受茲介福垂祚億齡

【頌】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峨峨華山峻極太清巨靈導流河濱是經惟瀆之神惟岳之靈鍾於楊族載育盛明我后穆穆應期挺生含聰體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寮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睿哲孔純愍茲狂戾闓惠播仁蠲發滌穢與時維新霈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阼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瑞告祥表精日月和氣絪緼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元雲掩靄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暘而晞長享豐年福祿永綏

冊妃嬪一

【原】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又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娶不立正妃也但立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三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則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人爲八十一以增三十九并后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方者相參定尊卑也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法地有九州娶以承天之施娶三國者廣異類也恐一國有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者不相妒嫉也年雖幼待年於父母之國古者女嫁則姪娣從謂之媵 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待年長 二十年並拜貴人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遣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增】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容昭儀昭媛脩容脩儀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宋子京后妃傳序

、宋貴妃冊命始於慶曆八年十二月丁卯冊用竹簡印用金 宋初立妃皆不行冊禮大中祥符七年封婉儀楊氏爲淑妃翰林草制付中書不宣於外庭慶曆八年制美人張氏爲貴妃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學士宋祁就院寫告用官告院印封進妃擲告於地不受十二月發冊設次位命官持節授冊印內外命婦稱賀及入謝

略如冊皇后儀冊用竹簡二十四版長尺一闊寸天下樂錦裝標金印方寸文曰貴妃之印龜紐紫綬至和元年進諡溫成皇后文獻通考　明冊妃禮洪武三年定前期一日禮部官奉冊印入置於謹身殿御座之前其日質明文武百官朝服序立於奉天殿丹墀之兩旁使副入就奉天殿橫街南北面立承制官奉節官奉冊印官皆入詣謹身殿候內臣傳旨訖出自橫街南宣制妃服花釵翟衣出閤自本位宮中冊印至內使監令率內執事奉以入妃降詣庭中拜受畢妃升階就位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內使監令引妃謝皇帝皇后　永樂七年續定上御華蓋殿具皮弁服傳制執事官捧節冊案由御道東出黃蓋遮送至奉天門用鼓樂迎至右順門內官捧入節冊將至皇妃具禮服宮人各執扇衛從出迎於宮門外是日上率諸奉先殿行謁告禮畢皇妃詣上前行八拜禮回宮妃升座長公主公主親王妃及六尚等女官四品以上命婦俱行四拜禮皇妃坐受　成化二十二年冊貴妃有寶先贊授冊後贊授寶德妃無寶止贊授冊謁告奉先殿畢先詣皇太后前行禮次至內殿候上服皮弁服皇后具燕服同升座妃詣前行禮　嘉靖十九年進封妃嬪同日皇貴妃用金冊金寶妃嬪無寶止用鍍金銀冊是日寅刻上具常服告於皇祖分遣大臣告於列聖宗廟　嘉靖十年冊立九嬪上具衮冕服祭告太廟世廟駕回易皮弁服御華蓋殿傳制冊畢皇后率諸奉先殿奉慈殿崇先殿行謁告禮仍詣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莊肅皇后前俱行八拜禮畢候上服皮弁服皇后亦具服升座行禮

冊妃嬪二

增 表 唐常袞請冊貴妃表曰臣聞天文次星配以妃位帝宮內職守在王化視公卿而命秩思賢才以審官蓋五禮之宗六義之本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紹興下武屬當多難一日萬務親紆聖心紫庭分理頃刻未遑彤管紀言因茲而缺然則奉若天道以陰而助陽御于家邦由中而及外今既三靈叶泰四海永清宜舉舊章以行盛禮竊承壹制未正等威當熊之德或聞於蘭殿貫魚之序無列於椒房固已叶周南之風參虞汭之化豈使坤儀曠其取法陰教闕而不脩雖則簡在宸衷安能默於誠請伏冀大明禮秩俾率宮庭以厚人倫以風天下

冊拜皇太子一

原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

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冊書畢中
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
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
赦天下禮畢　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
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
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
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載其乃誠故宜有上禮亦如
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
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
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

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
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
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
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褠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大傅羊祜職慶太子拜叩頭比則拜之證又大寧三年詔漢其典尚書下壹簡宜稽則漢魏閣朝再拜其朱衣冠冕惟施天朝宜褠幘而已）
北齊冊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
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
使者以授中庶子又授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
出就策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内外官定列皇太子階

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
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車
奉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
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　【增】唐制
臨軒冊皇太子有司卜日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尚舍設
御幄於太極殿守宮設太子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
設版位於大橫街之南展懸設案陳輿輦及文武羣官
朝集蕃客之位其日日未出前二刻宮官服其器服諸
衛率各勒所部陳於庭左庶子奏請中嚴侍衛之官奉
迎典進金路内率一人執刀贊善奏發引令侍臣上馬

庶子承令其餘略如皇帝出宮之禮皇太子遠遊冠絳
紗袍三師導三少從鳴鐃而行降路入次亦如鑾駕其
日列黃麾大仗侍中奏請中嚴有司與羣官皆入就位
三師三少等從皇太子立於殿門外之東西面黃門侍
郎以冊寶綬案立於殿内道北西面中書侍郎立案後
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自西房即御座皇太子
入就位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又曰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中書令降立於皇太子東北西面中書侍郎一人
引冊一人引寶綬案立於中書之南西面以冊授之中
書令曰有制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跪讀冊皇太子再拜

受冊左庶子受之侍郎以璽綬授中書令皇太子進受以授左庶子皇太子再拜在位皆再拜侍中奏禮畢帝入自東房　通典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肅宗爲太子將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上手敕改爲朱明服紀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下公卿議太師蕭嵩左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爲外備絳紗衣爲朱明服從之　通鑑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會百官故事乘輅至殿門至是步入是日大赦天下賜酺三日　肅宗乾元元年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冊成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實錄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乙巳御宣政殿冊太子有慶雲見紀以冊皇太子凡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勳兩轉　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殿冊太子先是二年李絳上言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庚寅御宣政殿冊太子　會要長慶二年十二月丙午御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太子御宣政殿是日備宮懸於殿庭列內仗於兩閤門內羣臣辯色序立於宣政門外就外廊食訖具衣冠劒履入自月華門列位正衙辰後一刻入閤上臨軒太子步自崇明門以宮僚翼從駙馬二人扶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扇開羣臣拜訖太子進至龍墀東南再拜受冊攝中書令杜元穎讀冊以授太子太子再拜蹈舞歸崇明門幕殿羣臣賀皇帝訖退

詣崇明門謁太子太子命舉簾執笏荅拜宮寮拜則受之　宋至道元年八月壬辰以開封尹壽王爲皇太子自唐天祐以來斯禮久廢上始舉行中外胥悅丁酉以學士承旨宋白爲禮儀使有司既定冊禮又請如唐開元制宮臣止稱名不行舞蹈之禮又言百官見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荅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舉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即崇元殿也後改曰天安又改大慶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太子常服就坐諸王宗室等以次參賀皆荅拜訖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十月乙亥太子遜宮僚稱臣許之　會要八月二十三日門下省言按開元禮皇太子寶以黃金爲之方一寸及隋志皇太子寶龜紐文曰皇太子寶朱組大綬請如舊制製造從之九月二十二日有司言太子受冊奏正安之曲

詔宋白撰樂章二曲　天禧二年八月丁酉至辛丑羣臣三表請立太子甲辰詔立昇王爲太子乙巳以學士晁迥爲禮儀使丁巳禮官請臨軒冊命曰奏明安之曲從之九月丁卯上御天安殿冊太子禮畢百官稱賀上有五色雲紫雲如華蓋癸酉皇太子朝謁太廟日左右有赤黃珥黃雲捧日其儀帝服袞冕御天安殿禮儀使引太子就版位再拜中書令捧冊授皇太子太子以授右庶子又奉寶綬太子受訖以授左庶子太子出入皆作明安之樂(晁迥撰明安二曲)百官詣宮參賀再拜太子荅拜丙申賓客李迪上賀建儲闓禮成詩詔褒之(以上玉海)　天

禧冊皇子並如至道之儀冊用珉玉如乘輿之制而差損降其押輿用金塗銀平鈒承以髹漆小案飾以衣纈凡飾用龍者皆以螭鳳(文獻通考)　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大慶殿行冊禮　治平二年十二月壬寅元豐八年三月甲午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建儲皆不及受冊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丙戌立鄧王爲皇太子禮官言皇帝御大慶殿冊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百官朝服立班太子受冊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植圭謁太廟服袞冕乘金輅百官詣太子宮賀並荅拜依會要冊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填金貫以金絲藉以錦褥盛以

漆匣裝以金華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如天禧之制)金寶按禮義羅寶以黃金爲之龜紐方一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檢(三朝志寶方二寸厚五寸)壬寅兵部言黃麾半仗用一千四百九十九人甲辰太子奏辭金輅十月十六日御大慶殿冊太子列黃麾半仗撞黃鐘作乾安明安之樂禮成稱賀撞蕤賓之鐘十八日御紫宸殿太子稱謝遂朝謁景靈宮太廟又詣德壽宮謝(以上玉海)　初紹興建儲在欽宗協制未製樂乾道初元命禮部太常寺討舊典以聞受冊日設宮架樂於殿庭皇帝升降御座作乾安之樂升用黃鍾宮降用蕤賓宮皇太子入殿門

作明安之樂受冊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鍾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敎冑子自天子至元子皆以樂爲敎則陳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冊拜宜訪古誼式昭盛禮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冊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冊宜奏正安之樂至天禧冊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爲明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姑洗爲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文獻通考)　遂於宣慶殿冊皇太子前期太樂令陳宮懸如皇帝受冊儀乘黃令陳金輅朝堂門外皇太子儀仗笳簫鼓吹等陳宣慶門外至

日門下侍郎奉冊中書侍郎捧寶綬皇太子遠遊冠絳紗袍秉珪入就版位東宮官三師以下皆從典儀贊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跪讀冊皇太子再拜進受冊寶退授左庶子又再拜在位皆再拜禮畢皇太子升金輅左庶子以下夾侍儀仗鼓吹等並列宣慶門外三師三少諸宮臣於金輅前後導從鳴鐃還東宮宮庭先設儀仗皇太子入就位坐文武宮臣序班稱賀　金冊皇太子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宣徽院使帥儀鸞司設御座於大安殿當中其日質明文武百僚應行事者並朝服入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以下導

從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座侍中宣制中書令讀冊皇太子跪受以授右庶子侍中讀寶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禮畢皇太子改公服還東宮後二日兵部設黃麾仗於仁政殿門之內外並如大安殿之儀皇太子捧表入至拜表位跪上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　元冊皇太子前期三日右丞相率百僚至金玉局冊寶案前行禮用儀衛音樂導至中書省正位安置前二日右丞相率百僚朝服至中書省冊寶案前上香行禮儀衛措樂傘扇導至闕前控鶴舁案方輿官舁之由中道入崇天門冊使以下奉隨升大明殿午階由正門入至發冊

寶案前以冊寶置於案至期皇帝升大明殿殿前班起居如儀禮儀使奏請發皇太子冊寶內謁者捧冊寶跪進捧冊寶官跪受禮儀使引節導冊寶由正門出至露階南向立宣制曰上命太尉等持節授皇太子冊寶以冊寶置案方輿舁以行冊使以下隨至皇太子殿庭皇太子出閤立於香案前跪上香再拜太尉前稱制又再拜皇太子詣褥位南向立舉冊官跪讀冊舉寶官跪讀寶太尉進至案前以冊寶跪進皇太子恭受以授左右庶子右庶子捧冊左庶子捧寶導皇太子入殿奠冊寶於案太尉以下降階皆再拜侍儀使詣太尉前請進酒

太尉入進酒畢降復位還詣大明殿御座前奏禮畢侍儀使左右庶子導皇太子詣大明殿謝恩贊拜訖還府侍儀使詣右丞相前請進酒右丞相入宣徽使隨至御榻前右丞相祝贊曰皇太子冊寶禮畢臣等不勝慶抃同上皇帝皇后萬萬歲壽宮徽使應曰如所祝退進酒進表章禮物如元正儀皇太子還府升殿典引引羣臣入就起居位贊再拜侍儀使詣班首前請進酒班首入右庶子隨至座前班首跪致祝詞曰冊寶禮畢願上殿下千秋之壽右庶子應曰如所祝退捧觴進酒百僚皆再拜中書押進箋及禮物案讀箋官先讀箋目次讀箋

讀禮物官跪讀禮物狀各付所司又再拜皇太子還閤
以上唐文獻通考　明東宮冊立儀累朝微有異同其尤異者
洪武永樂命至殿上受冊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節至
文華殿授皇太子　洪武初定上於謹身殿具袞服御
輿以出皇太子由殿東門入至御座前受冊寶由東階降禮部
尚書詣案捧詔書尚寶卿用寶捧赴午門開讀百官迎
詔至中書省頒行受冊之日皇太子朝謝中宮母后禮
畢諸王詣東宮朝賀幷賀中宮百官進慶賀表箋與中
宮受冊儀同皇太子擇日恭謁太廟　永樂二年續定

先期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行一獻禮皇太子於奉
天殿受冊用儀仗鼓樂迎冊寶至文華殿行禮畢持節
官持節復命是日皇太子具冕服儀仗詣太廟行謁告
禮畢至左順門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皇太子謝恩還
至右順門皇后具燕居冠服升內殿皇太子於內殿丹
陛行禮親王世子郡王賀中宮畢於文華殿賀皇太子
是日皇太子詣武英殿見諸叔行家人禮四拜諸叔西
向坐受見諸兄行家人禮二拜諸兄西向立受次日文
武百官進表箋慶賀　宣德二年上以皇太子尚幼冊
使捧冊寶至左順門授內臣捧入皇太子受畢詣奉先

殿謁告如常儀旋詣皇太后前次詣上前皇后前俱行
八拜禮次詣皇妃前行四拜禮免賀次日百官上表賀
如常儀　嘉靖十八年續定前期三日齋戒至日上躬
詣南郊奏告皇天上帝駕回恭詣太廟告聞皇祖命大
臣祭告北郊列聖宗廟社稷神祇祭告畢上具常服告
聞母后至日御殿傳制保姆奉皇太子於文華殿受冊
明日上率皇后貴妃保姆奉皇太子詣宗廟恭行告謝
復詣母后謁謝皇后率貴妃保姆奉皇太子詣上前皇
后貴妃俱代皇太子行八拜禮貴妃又代皇太子詣皇
后前行八拜禮保姆又代皇太子詣貴妃前行四拜禮

上行告謝禮畢御奉天殿頒詔天下遣官齎捧御書禮
物往各王府報知及詔諭朝鮮國是日百官上表慶賀
仍上表賀皇太后命婦入內賀皇后如常儀百官又以
是日進箋賀皇太子

冊皇太子一

【詔】梁武帝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
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
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
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
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敏威惠外

宣摹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必世後仁永固洪業　沈約立太子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乃旁枉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增】册文唐貞觀十七年四月册文云永言少陽匕鬯是寄疇咨朝列卿士叶從　永徽七年正月册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春禮冬詩趨庭靡懈三善六德勉志無怠　神龍元年七月册平王爲皇太子文曰天有丕命集寶位於朕躬所以奉若天道建茲元嗣其明聽朕言咨爾平王隆基幼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爲夫禮以脩外樂以脩内者是工於文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是兼於武也繫於百姓聞於天下者是由於仁也一日三朝嘗藥視膳者是責於孝也爾有文武仁孝之德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賊臣構逆窺窬神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刑邦家忠衞社稷誅其兇惡以之康濟主匕鬯者非爾而

誰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愼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憸人則萬邦以貞庶荅揚我四聖之鴻烈欽之哉　乾元元年十月册成王爲皇太子文曰自昔聖王咸建儲貳蓋將嗣守神器虔奉宗禋是以禮經著元良之德易象載重明之義朕纘服鴻緒丕承前烈爰升主鬯之賢實符當辟之命咨爾太尉成王俶道備文武生資睿哲溫文彰於日就孝友稟於天成往以兇醜亂行干戈集事是能出陪戎駕入奉廟謀克符丹水之師實翦綠林之盜所謂功定社稷義臨君親令萬邦以貞三善斯屬宜膺上嗣之典俾踐少陽之位是用命爾爲皇太子以副朕躬爾其思王業之艱難遵聖人之炯戒非尊賢無以成德非廣孝無以承親遠斥便佞詢謀正直兢兢業業庶保於大猷然後無忝爾祖宗克寧我邦家往欽哉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册廣陵王爲皇太子文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家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而岐嶷長標淘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常保謙動必循道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兆庶神祇纏篚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惟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於上

帝祚流於無窮光纘弘緒遂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愼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圭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愼歟

開元二十六年冊忠王爲皇太子文曰仰稽天道俯察人心立長則順天所助也議才則賢人之望也　元和七年十月冊遂王爲皇太子文曰建立儲副崇嚴國本所以承祧守器所以繼文統業欽若前訓時惟典常粤我祖宗克享天祿奄宅九有貽慶億齡肆予一人序承丕構纘武烈祖延鴻本支受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負荷斯重祗勤若厲永懷訓詞當副君臨咨爾遂王恒體乾降靈襲聖生德敎深蘊瑟氣叶吹銅早集大成不屑幼志溫文得於天縱孝友因於自然符彩昭融器業英遠爰膺錫社實寄維城懿河閒之不羣慕東平之最樂自頃離明輟耀震位虛宮地德可尊人神攸屬式稽令典載煥徽章是用冊爾爲皇太子往欽哉有國而家有君而父義兼貳極重繫萬邦何好非賢何惡非佞何行非道何敬非刑居上勿驕從諫勿咈懋昭乃德唯懷永圖用陪貳朕躬以對揚休命可不愼歟　元冊裕宗爲皇太子文曰咨爾皇太子某仰惟太祖聖武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不爲顯立冢嫡遂啟爭端朕上稽祖宗弘遠之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從燕邸立爾爲皇太子今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貽爾其奉承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於躬行可謂不負所託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元冊仁宗爲皇太子文曰祖宗聖緒恭承丕顯之謨兄弟懿親宜正元良之號立天下之大本示天下之至公咨爾皇太子某德器淵深英資玉粹武奮青宮之偉績文參定策之殊勳豈特華萼交輝之情式

相好矣其在邑鬯守成之治須汝贊之故於連枝同氣之閒付以監國撫軍之任茲上奉太母意蓋允出於朕心已於六月朔旦面授爾皇太子金寶今復遣攝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爾玉冊維寵命之洊膺尚謙恭而自牧益盡寧親之孝益勤事上之忠以敦九族內睦之風以衍億祀無疆之慶

原表周王褒爲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洊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固至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佇賢前星虛位魯國公祛親

居元子屬當儲貳具寮仰則列辟式瞻臣等參議請立
爲皇太子事隆監撫教資審諭問安寢門視膳天幄
梁簡文帝謝立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皇太
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濫名盛典爰萃庸薄勞舉千鈞
方茲未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遙臣本凡質實無取特
以毓慶雲霄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揮外藩猶懼不任
尚疑廢職況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文義彰昔
記震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業東序魏平非擬
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
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以著三善之德延

四皓之遊屈叔譽之辭繹下蘭之頌　又拜皇太子臨
軒竟謝表曰臣聞園曜麗天洊雷居震必資令德實建
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己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
姿叨逢慈獎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
奏之章示嚴警之書出龍樓而祇召息車馳道侍鑾輿
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闈闥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
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茲守器達師曠之褒
值史丹之述　增　唐常袞爲代宗讓皇太子表曰伏以
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於
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蓍龜以承匕鬯臣遊虧四老才

乏五官人莫係心德鮮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
竊懼任榮以憂官謗今謬承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
禮絕朱邸且乖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
序舍長立賢亦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
微誠更擇溫文俾承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
材　柳宗元爲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尚書載以
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以[illegible]之愛其在繼明陛下奉
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
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
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

此皆宗社垂祉睿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足以播
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　于
邵請冊皇太子表曰伏以儲宮未立人望猶勤夙聞宣
王天資孝敬訓秉詩禮可以奉宗祧之重可以當匕鬯
之主猶三命字則以安親前師後傅則以齒胄乞以時
冊命報慶天人然後啓承華以論道起博望而養德
宋劉筠賀冊皇太子表曰前曜開祥東闈布憲漢儀丕
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協數王者之基克固殊猷顯會
中外祇歡蓋以十翼垂言黃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
海之歌載揚於以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之廣霈正人

倫而張大紀統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閎昌祚允
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挺溫姿而玉裕藹淑度
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發乎眞系而自桂房毓秀
茅蕝疏榮有時敏之進脩有日躋之駿惠固以悟喬枝
而奉順詢內衞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人歷觀盛德之事
寶忠信而由己服禮樂以蹈中造禮惟微振辭有典侍
鑾游而儼若拱列欽瞻省臺膳以肅如慈宸敦卷四學
總於上庠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乎寰寓建儲之
論緊先親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斯順肇膺徽冊
有慶昌辰伏惟皇帝陛下關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

法翕受秘祉備舉縟儀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
三善靡煩於在傅重暉上契於乘陽陛下仰奉靈心旁
招羣顧以爲主器之重有國莫先剏錫羨於仙源在守
成於宗蹋增崇巨業屬我元良龜猷之告協從神蓍之
徵允格三讓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皇圖之
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新遵德之稱涓以茂辰膺茲鴻
典班輪飭駕奮五釆以相宣碧鏤題宮配二儀而吾永
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廷莫覩鸞旌之美含
和發詠率同鳧藻之誠　又王拱辰表云離明震豫知
帝緒之無疆海潤星暉戴吾君之有子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六

禮儀部二十四 太子納妃　冊公主　冊拜諸侯王　嗣立　嗣嫡立庶　爲人後　異姓爲後

太子納妃一

【原】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叔孫通定儀以天子無親迎之禮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璧羊馬三駟　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王彪之上書曰或者虎取威猛有斑彩蔚玉象德而有潤澤珪璋亦王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元纁束帛儷皮鴈羊）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大妃喪）　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令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元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納妃以獸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美爲用各異今儲后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光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備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議按儀禮直云元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龢議爲允詔可　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　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朝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元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虎皮二錦綵六十匹絹二百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

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旣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笲（音煩）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增】唐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其冊妃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使副朝服乘輅持節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廄尉進厭翟（車名）於大門之外諸衛帥其屬布儀仗奉冊寶棜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內典內持入跪置於閤外之棜傅姆贊妃出立於庭中北面掌書跪取冊寶南向司

則前贊妃再拜北面受冊寶於掌書南面授妃妃以授司閨司則又贊再拜臨軒醮戒前一日有司設御坐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皇太子進當御坐前東面立皇帝命之太子旣受命遂適妃第至妃氏大門外次主人設几筵禮女如別儀妃服褕翟花鈿立於東房主婦衣禮服鈿釵立於房戶外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儐者進受命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太子答拜皇太子入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廄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父母戒畢妃出皇太子授綏御輪三周如常儀　妃廟見日質明陳布儀仗妃服褕翟加首飾以出至寢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皇后褘衣首飾即御座妃奉笲棗栗司饌又執笲腶脩以從皆再拜進奠司設設妃席於戶牖之間醴之如儀　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惟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文獻通考）　明永樂二年定冊立儀前一日內官設節冊案於東宮內殿設香案於其南設儀仗如常儀設內贊引禮女官各二人至日正副使持節捧冊至左順門以授內官入行禮皇太子妃具禮服宮人執扇從衛出迎於宮門外禮

翚妃具服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女官導詣宮門俟上具皮弁服皇后燕居冠服陞座就内殿行禮（會典）

太子納妃二

【原】詩唐高宗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曰龍樓光曙景魯館啓朝扉艷日濃妝影低星降婺暉玉庭浮瑞色銀牓藻祥徽雲轉花縈蓋霞飄葉綴旗雕軒回翠陌星駕歸丹殿鳴珠珮繞衣鏤璧輪開扇華冠列綺筵蘭醑申芳宴環階鳳樂陳瑇席珍羞薦舞𧺝袖香新歌分落素塵歡迎歡懿戚慶叶慶初姻暑闌炎氣息涼早吹華辰方期六合泰共賞萬年春　郭正一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禮盛親迎晉聲芬出降齊金龜開瑞鈕寶翟上仙梯轉扇承宵月揚旌照夕蜺　劉褘之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夢梓光青陛穠桃藹紫宮德優宸念遠禮備國姻崇萬戶聲明發三條葆吹通香輪送重景綵旆引仙虹　元萬頃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離光應春夕帝子降秋期鳴瑜合薦響比玉麗穠姿和聲蹐鳳掖交影步鸞墀　任知古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星光移雜珮月彩薦重輪龍旌翻地杪鳳管颺天濆槐陰浮淺瀨葆吹翼輕塵　胡元範奉和

太子納妃詩曰帝子威儀絶儲妃禮度（一作慶）優疊鼓陪仙觀凝笳翼畫輈鬱鬱神香滿奕奕彩雲浮排空列錦扇騰觀溢皇州金閣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星津動歸珮紫極流宸渥清規佇慈誨恩波洽九流光輝軼千載列席詔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奏鈞天曲池涵瑞影文宇爭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悅堯年　袁守眞奉和太子納妃詩曰瑜珮升青殿穠華降紫微還如桃李發更似鳳凰飛金屋貞離象瑤臺起婺徽綵纓紛碧座繽羽泛褕衣雲路移彤輦天津轉明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望園嘉宴洽主第歡娛盛絲竹揚帝藻簪裾奉宸慶叢雲藹曉光湛露晞朝陽天文天景麗屬藻席詞芳玉庭散秋色銀宮生夕涼太平超邃古萬壽樂無疆

【增】詔唐太宗冊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祕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圖史譽流邦國正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增】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祕書丞蘇亶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

命爾為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冊公主一

原 詩序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按王后五輅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從其夫之爵 漢制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儀服同鄉亭侯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曰公主諸侯即自主婚故其女號翁主翁者父也以列侯尚公主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又有主傅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傅師古曰傅姆也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後漢制同前漢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唐制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正二品神龍二年勅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惟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景龍四年停公主府依舊邑司慶隆元年六月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鎮國太平公主府依舊承前公主食實戶不過二百而太平公主獨加五十聖曆時進及三千戶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薛武二家皆食實封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儀比宮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安樂戶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戶不置長史宜城定安非韋后所生戶止一千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郿國代國

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惟明皇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開元禮冊公主設御幄於太極殿展宮懸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座冊使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中書令取公主冊授冊使前一日尚舍守宮設使者及冊案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司贊設公主位於長樂門外內殿前又設內命婦陪位內謁者監先取冊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位冊使副使等進就次尚儀率女史詣門舁冊案入司言牀公主再拜尚儀執冊跪讀公主受冊以授司言又再拜在位皆拜內謁者監傳教授冊使等詣太極殿前復命以上文獻通考 會要代宗嘉豐晉寧二公主同降有司具冊禮於光順門貞元元年嘉誠出降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乘金根車自主始 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開元禮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貞元元年冊嘉誠二年冊長林帝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為故事新都以十日下降宜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勅其日於光順門即行冊禮按傳新都貞元十二年下嫁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二十一年四月

七日禮儀使奏舊制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今請冊使出宣政門自興禮門出赴延英光順門進冊　岐陽下嫁杜悰帝爲御正殿臨遣自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爲沼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爲主別館　會要元和九年公主出降神策兵三百於光範門翼道京兆尹裴武爲禮會使（以上玉海）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宜即區別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從之　宋公主冊禮嘉祐二年自文德殿奏冊印至內東門外禮直官引冊使副俱立東向位躬稱冊使王堯臣副使田況奉制授公主冊印內給事入詣公主前言訖出受冊印以授內謁者及主當內臣持冊印入內東門公主受訖升位引內命婦賀內給事引公主謝皇帝皇后　嘉祐二年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家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遂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得問名而卜之若納徵則既有進財請期

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意也時兗國公主下嫁李瑋詔侯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鴈帛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　宋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爲相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至中興時復故　政和五年五月嘉德帝姬下嫁曾夤詔用新儀行盥饋之禮皇后宮闈送至第外命婦免從重和五年十一月蔡京請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又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與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爲永法近聞徒有奉行之名而舅姑既不端坐返有下拜之禮甚失本意可自今恪遵新儀（新儀見舅姑奉盥再拜奉棗栗服脩大禮如盥饋饗）以冊（一宋人儀　文獻通考）　明冊公主洪武九年於乾清宮設儀仗陳女樂上皮弁服御中宮翟衣升御座女官充捧冊使者就殿上拜位傳制曰今冊長女爲某公主命尚宮正某行禮舉冊官以冊授使者使者受冊以詣華蓋殿公

主服九翬四鳳冠翟衣立於殿西冊使至公主詣拜位冊使稱制宣冊官取冊立宣訖以授公主引禮導引公主詣上前中宮前謝恩俱贊八拜公主授以金冊會典

冊公主二

增 制 唐蘇頲封常芬公主等制曰諸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虔恭宵漢體自濃華常閑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洲湯沐之恩　孫逖封高都公主等制曰肅雍之範以成女德湯沐之賜爰著國章第十一女等生於公宮訓以師氏溫惠之性既有天姿圖史之學仍聞日就初笄甫及外館將歸宜因待禮之期式備疏封之典　又改封永昌公主制曰晉寧公主天泉浴德崇蘭發彩纂組之華每工於經目保阿之訓常得於稚年禮必叶中言無出閫從容圻濱之韻婉娩柔嘉之儀而疏封舊邦禮宜改避是擇美邑無申異恩可改封永昌公主

增 冊文唐開元二十五年冊信成公主文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曰徵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閫德弘長

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歟　又冊昌樂公主文曰於戲好合之禮以正人倫肅雝之德用成婦道咨爾昌樂公主生知法度性與柔和丞聞彤史之言頗識采蘋之事既閑內則式遵下嫁宜膺冊書之命以備車服之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欽崇四教承順六姻式是大邦受茲明命可不慎歟　又冊高都公主文曰於戲古之聖人垂訓作則必正內外之位以明婚姻之禮咨爾高都公主生於宮闈自稟幽閑之性教以師氏更彰柔順之則能循法度克慎言容眘館于歸泌園將啓宜膺冊命俾叶典章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自下於心增修厥德式贍清懿永固恩榮可不慎歟　開元二十六年冊永寧公主文曰人倫式敘以正國風女子有行將成婦道咨爾永寧公主自幼及長終溫且惠引圖史為鏡鑑用和柔為粉澤許嫁而笄既遵於彝典備物之冊宜承於寵命今遣使某持節禮冊爾其謙恭自下淑慎為先無忝公宮之教永貽邦媛之則　又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婚姻之大綱昭肅雝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為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慎攸彰兼四教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斁近日云吉嘉禮

有期宜穆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閫德垂範於後可不慎歟 貞元元年冊嘉誠公主文陸贄撰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敎風化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祗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睦公宮稟訓四德備修今遣使某持節冊命爾往欽哉下嫁諸侯諒爲古制肅雝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己奉若茲道永孚于休懋敎王風勿墜先訓文苑英華

冊拜諸侯王一 拜三公附

增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 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加以宴好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疏云王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 春秋疏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無正禮惟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㦸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即賜之命春秋之時賜命禮廢惟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追賜以上王侯

原後漢制拜諸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太常任蓋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按丁孚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于位爲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在乎寬允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衆國之鈞方底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勤其戒之哉漢儀即其例也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 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

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寮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興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三公不應服冕

〔增〕南史褚淵爲錄尚書事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事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宜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中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玉海

〔原〕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賫名板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閶闔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板王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　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

〔增〕唐開元禮臨軒冊命諸王大臣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羣官次於朝堂大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諸衛列仗受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集朝堂次皇帝即御座受冊者立於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按中書令稱有制

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冊訖受冊者進受持案者以案退冊三師三公親王皇帝服袞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陳輿輦諸衛設黃麾半仗受冊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　會要貞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光宅二年並停　大曆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復行貞元

三年四月李晟拜太尉中書令帝坐宣政殿引見備冊禮受冊訖備羽儀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宰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令兵部尚書攝中書令左散騎常侍攝侍中臨軒冊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　長慶二年三月景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冊　太和四年裴度進司徒表辭冊禮　宋朝親王大臣例辭冊禮以上玉海　明會典凡冊立親王洪武初皇帝預告太廟及期臨軒拜冊年幼者則遣官保抱以從事洪武三年冊封諸王時齊潭趙魯四王年幼皆遣官齎冊授之　成化末年更定即日告內殿遣節使就各王府冊立之罷預告臨軒之禮

冊拜諸侯王二

原　冊文唐太宗冊梁州都督漢王元昌曰夫易陳利建道貫三才傳稱夾輔業昌百代是以周之魯衛式固維城漢之梁趙克崇磐石惟爾幼聞教義器識聰敏早開土宇禮數優崇遐矣南鄭襟帶西蜀按部之重茂親是用錫以茅土賦茲典冊爰誓山河永作藩屏朕聞曰事君盡禮資於孝敬為政以德始於仁厚故士無貴賤由之者揚名時無古今背之者汙行爾往欽哉去奢從儉遠佞尊賢克勤匪懈垂憲乃後可不慎歟　又冊荊州

都督荊王元景曰夫建官之道實資明德列爵之義必侯茂親故晉鄭佐周功宣於寅亮間平輔漢業崇於藩屏惟爾業尚忠肅器懷恭懿幼稟庭訓早膺朝寵仁恕聞於封畿廉平著於方策荊衡作鎮江漢為紀包括巴漢之域跨躡吳越之郊褰帷永詣分珪僉屬是用備茲令典錫以休命奄有楚甸代為唐輔可不慎歟　增　唐咸通三年冊魏王文曰夫剪珪分器事炳周經裂地疏封道光漢冊莫不克隆磐石作固本枝並建親賢以崇藩翰咨爾長男佾通輝日月稟慶霄漢蔭若木之凝華派璿源之積潤早彰樂善之規夙有辨牘之智卓爾器

度藹然嶽歆宜荷寵章以開土宇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爲魏王於戲河外名都漳滏奥宅爾其竭奉上之孝敬愼臨下之儀刑守道宜鑒於遠名尊賢無忘於置醴用新魯衛之政以昭間平之德服我休命可不愼歟　又冊蜀王文曰夫堯序九族周列五等事尚維翰道在睦親況居帝子之尊宜荷封王之典用彰慶羡以固洪基咨爾第三男佶膺英日域儲秀星樞已多秤象之能纔是勝衣之歲靜不好弄言必成文曾無紈綺之心每服詩書之訓嘉其幼智錫以大封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爲蜀王爾其宅於坤維建諸赤社疏以江漢鎭以岷嶓列

爲侯王遹我宮禁以謹恭而接下秉忠孝以律身服是寵光終於戒愼　光化元年冊雅王文曰周王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朕以寡昧之資奉神靈之統每顧諸子實惟天休斯訓導之將成諒封建之可享咨爾第十一男祺方當稚齒復在深宮有知憂知懼之心見聞詩聞禮之志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爲雅王於戲受冊之命重屬汝躬列聖在天百辟在位在天必聽在位必觀罔怠交修用承多祐以上文苑英華

【制】唐元和元年封鄧王等制曰昔周室制法備建宗盟漢室垂統畢封子弟其盛也二南教化首在國風其詳也九國土疆載在侯表朕嗣守丕業惟懷遠圖永言磐石之固宜秉价人之重男平原郡王寧等孝友忠敬溫文恵和稟其樂善之姿強於好古之學君親之教罔敢失墜保傅之言亦惟佩服由是寡悔至於通方庶可膺茲典章列是藩屏疏爵以冠於侯伯分茅以賜於山川用明至公且協前訓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乾寧元年封棣王等制曰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啓祖業析圭胙土唯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屏藩壯肆予眇末叨獲纂承賴至道之元慈鍾列聖之餘慶顧茲胤嗣實謂蕃昌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栩等

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辨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傅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孚於休

【疏】奏陳尚書八座奏封鄱陽王伯山曰臣聞本枝惟茂宗周之業以弘磐石既建皇漢之圖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昌丕緒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髫年表奇姿於此日光昭丹掖輝映青闈而玉珪未執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

宜封鄱陽王

〔表〕宋王拱辰賀皇長子封公表曰建親授社屏翰於王家封子維城安疆於國幹誕揚休命敷告羣倫均海寓之懽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宗藩錫瑞賢戚分疆周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不王皆所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鼎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

嗣立卜嗣立先立賢倶併入

〔對〕承祧繼家繼承體 纂服禮纂乃祖服又曰纂乃考服 繼體繼體而立先職

嗣德書 慶襲 賞延書賞延於世 統承統承先王 世

前修 後嗣 塋墓

及禮大人世及 濟美左傳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象賢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堂構書若考作室其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弓冶禮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踐脩蔽書有懷以踐脩闕脩敬父肯 負荷左傳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勸善書曰王曰子孫克勤無怠以勸 復始傳左

建德左傳選建明德以蕃屏周 置善則置善國

尚年左傳宣尚年哉 序齒 嗣宗職左傳使嗣宗職 守前烈

纘祖考詩纘戎祖考 世爵祿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禮大夫不世爵 長則順左傳長則順立 外

而安 龜有知

一、盍何疑衞孔成子筮立公子元遇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事〕公名 桓母貴公羊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瑤心狠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

智測藏符

哀辭佩玉禮記衞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

璧紐之祥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詩〕規墨之兆國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

〔事〕無忌之弟好仁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無慝左傳晉悼公立使起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國語注無忌之弟起也

周子之兄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對〕六順左傳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五利 集苑晉欒枝欲立公子雍

〔對〕居奇史記子楚爲秦質子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西遊

恭承

國命 克紹家聲 榮分茅土 慶襲弓裘 食其舊

德 纂乃前修 祿以勸賢 爵惟及嗣 臣能匡國

必酬世祿之勳 子合成家宜荷賞延之寵

廢嫡立庶（庶孽條併入）

【原】嬖子（賤而有寵曰嬖）孽子（何休注公羊曰孽子賤子也非適正之子曰孽）奪宗 匹嫡（左傳嬖子配嫡言如嫡也）【增】宣王立戲（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臧孫立紇（季武子無適子訪於臧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臧孫曰飲吾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主公彌公鉏悼子紇也）【原】仲子舍孫（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惠子廢嫡（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雙僕而）楚舉恆少（左傳楚國之舉恆在少者）單劉贊私（子朝言單劉賓起立少益反訶以誣之）無卹母翟婢（史記姑布子卿見無卹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田文母賤妾（史記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為太子是為孟嘗君）

廢嫡立庶二

【增】辨　陳祥道禮書辨嫡上篇曰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子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下篇曰木之正出為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

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名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爲人後一

【增】漢宣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謚號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

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益置奉園戸〈文獻通考〉　成帝綏和元年議立嗣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光獨以爲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上以太子旣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後〈通鑑〉　哀帝立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大司空師丹以爲不可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陛下旣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平帝元始中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臣愚

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謹與大司徒晏等〈平晏也〉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武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不修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十九年五月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旣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敘昭穆而舂

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
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
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
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
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
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
侯羣臣奉祠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
嗣擇見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
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
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

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祐罪師丹忠
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
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
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邪佞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
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
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晉愍
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援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
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
而已　宋英宗治平初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
安懿王典禮詔翰林學士王珪等集議相顧不敢先知

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王珪
敕吏以光手藁爲案議上歐陽脩以爲自古無以所生
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
皇考太后聞之手詔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
宜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
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
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
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
向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
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

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詞飾說惑誤聖
德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
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
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
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同昭
穆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
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
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三

年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謹遵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侍講呂公著復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遙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諡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議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明世宗初即位命禮官集議興獻王典禮

尚書毛澄等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以爲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孝宗爲考興獻及妃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上曰父母可移易乎命再議大學士楊廷和等復言程頤濮議最得義禮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不聽時進士張璁上疏言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養之宮中是明爲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時猶可今武宗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復與

桂萼疏言考孝宗非是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爲正三年九月遂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廟十七年因同知豐坊言奉獻皇帝爲睿宗九月大享上帝奉睿宗祀

爲人後二

原 置後 無子則爲之置後 卜後 禮卜所以爲後者 求喬爲後 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仲慎亮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以爲嫡故易其字喬子攀亮後自有子攀還復爲瑾後 以恭爲嗣 後漢伏恭字叔齊湛之兄子湛弟黯字稚文治齊詩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嗣 少繼從父 宋書謝弘微本名密年十歲出繼從叔父峻 長還本生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繼叔父從居新安遷年四十叔父有子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兄弟承襲 封爵令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爲後生經侍養者聽承襲若死王事雖不經侍養亦聽承襲 養子襲爵 後漢順帝聽中官以養子爲後代封襲爵 不與射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 不別籍 晉殷仲堪監荊州有子孫繼親族無後者悉令主蒸書不聽別籍以避役也 增 姪孫爲後 事文類聚唐白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 兄子爲後 宋司馬光以兄子康爲嗣

爲人後三

增 議宋司馬光濮安懿王典禮議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曰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例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

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劉敞爲兄後議曰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於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

有不得已者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不

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托也此文仲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

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
致堂胡氏曰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
也旣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
禮有爲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
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
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
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爲人後
者云云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夫親原言之
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
言之則所厚者皆可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
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
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疎之也以
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旣爲伯叔父母之後而父
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叔父母之昭昭然矣丘氏曰胡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歟謂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爲伯父乎爲叔父乎說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爲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昌邑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推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胡
氏又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簒時漢祚旣

絶光武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
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張純等
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譏
旣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
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
祭豈可違而不守哉以上文獻通考

增 解辨明薛蕙爲人後解曰禮之所以立後曰重大宗
也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絶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
子不可以絶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
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
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
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
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絶大宗無後祖絶矣禮之後大
宗不後小宗重絶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古
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
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
也而不可絶益知天子之不可絶矣大宗者繼別云爾
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之
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
不啻收族者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絶也故天子無嗣

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適子不爲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爲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嫡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

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爲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　又爲人後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適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以惑聖聽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嫡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止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

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此踵歐陽脩之謬也夫爲人後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脩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

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爲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詞曰夫統與嗣不同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爲人後之義歟則尤悖禮之甚者也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迺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

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異姓爲後一

原 衛繼（自駘兄弟五人爲縣功曹縣長張君無子乞繼父許之時禁異姓爲後故復衛氏） 陳騫（晉書陳騫父矯司徒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及其喪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荅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與服甚失理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可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生而降一等） 莒人滅鄫（穀梁注莒是鄫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鬼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冦子繼劉（蜀劉封本羅侯冦氏之子先主至荊州未有繼嗣養封爲子） 姊子爲嗣（吳朱然本姓施氏朱治姊子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啓孫策乞爲嗣然爲治行服訖乞依本姓不許績子復爲施氏也） 外孫奉後（晉書賈充妻郭槐性妬忌子黎民年三歲見充入喜充就而拊之槐謂充私乳母殺之黎民念戀死充無嗣及薨槐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表陳是充遺意詔曰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嗣自非功如太宰不得以爲比） 庇身他族　忘情本根　家立異姓爲後則曰亡　國立異姓爲後則曰滅（非其祖以滋祭祀滅亡之道也）

異姓爲後二

議 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頃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

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其死必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否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姓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捨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為主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養育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謂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矣（按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服齊縗周乃之繼父之同居者）宋庾蔚之議曰四孤之父母是事孩（五安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捨己族而取他族為後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絕嗣者便當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縗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

是也 增宋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汎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疏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性理大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禮儀部二十五 死喪 含 喪儀 襲襚 始卒 奠盥 復 重 殯殮 銘旌 弔賻 祭奠 訃告

死喪一

原釋名云死者澌也消澌也又以死爲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也 增爾雅曰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書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寇曰兵 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庶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士之妻皆死於寢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知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增說苑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原物理論

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增〕張子西銘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則死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死喪二

〔原〕氣散 形存 上詳前 論衡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 數盡

物故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 下詳前 朝露 隙駒 盡先朝露 莊子云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 注白駒隙中日光 〔增〕埋玉 懷瓊 世說庾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左傳魯公孫嬰齊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不敢占三年言之莫而卒 〔原〕就木 歸泉 左傳則就木焉 劉禹錫未遍迫歸泉之路 反眞 恒化 俱出莊子 宛其 詩宛其死矣 溘然 憂傷 畏惑 孔融與曹操書云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淮南子云乘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投水中非不貪生也畏死也惑於畏死而忘生也 逝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人所不免 物之自然 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五帝之聖三王之仁五霸之賢烏獲任鄙之力孟賁慶忌夏育之勇而死死

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漢文帝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下之至理物之自然奚足甚哀 爲一棺土 託萬鬼鄰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軀死有一棺之土 陸機王僑挽歌辭曰昔居四人宅今爲萬鬼鄰 璵璠斂 貝玉含 上詳斂 下詳含 說驂而賻 祭服以襚 上詳賻 下詳襚

死喪三

〔原〕歸室 詩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捐館 蘇秦傳奉陽君捐館舍 云亡 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增〕不諱 丙吉傳君即有不諱 司馬遷傳恐卒然不可諱 〔原〕短折 見前 夭昏 札瘥夭昏注未名曰昏 人終 榮啓期曰死者人之終居常而待終何不樂乎 物化 文子曰其死也物化 〔增〕夢象 酉陽雜俎王子董善占夢有人夢象董曰象字重來來來乎魂之貌其人果卒 夢桑 吳[illegible]錄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答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

果然 倚槐 廣陵王元淵夢倚槐樹而立謁元愼曰廣陵死矣槐字木旁鬼也 刈蘭 左傳鄭文公妾夢天與己蘭而生穆公後刈蘭而卒 丘首 禮狐死正丘首仁也 敗蘭 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 筵豆 西清詩話宋師伐金陵城將攻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筵筵物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隨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而徐鍇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筵字韻詩曰當時徐氏擅箋罷夜圍夢臨空中筵 〔原〕薤露 風燭 權集萬事風燭九原草露 〔增〕舟壑 莊子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寐者不知也 夜臺 浮生 李白浮生若夢 〔原〕大夢 生死齊 列子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川閲水 川閲水以成川人閲世以成世 〔增〕海揚塵 麻姑傳東海行復揚塵矣 泰山頹、梁木壞 檀弓孔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

其萎子

奠兩楹 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寢疾七日而卒

講東堂 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東堂之奧既而長歎豈我齒之盡乎其月卒

歸休乎 王通有疾名門生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卒

神往矣 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旆鶴雁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

論大衍 李適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書白駒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釜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夢黃羆 晉春秋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傳亦載此事而云黃羆入門

見白雞 謝安疾篤慨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卒

玉魚符 戎幕閒談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黃衫人引至戶外中有人曰未當至須王魚符也後朝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

甲馬聲 邵氏聞見錄富公元豐六年疾病五日大星墜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登鬼錄 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觀其姓名半為鬼錄

填溝壑 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填溝壑無以報德

玉樓成 李長吉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嬭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天上差樂不苦也少時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

文星墜 明永樂時周新按察浙江擒錦衣撓民者買囑獄上怒收新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

原

大命殞墜 左傳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殞墜

形體獨陳 白虎通屍之為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存

增

顏子早死 顏子年二十九而白髮三十二而早死

曾子正簣 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歲辰之讖 續漢書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將終也有頃寢疾而卒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

月酉之應 譙周傳晉文王為魏相國下書辟周周至漢中固疾不進巴郡文立見周周書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謂八月

月犯少微 晉書月犯少微占者曰處士當之時戴逵有美才人以為憂俄而謝敷卒

星見豫分 祖逖傳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乎乃天不佑國也俄卒

月蝕東壁 新徐傳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叢而月蝕東壁

星流營中 蜀志諸葛亮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有星赤而芒角自北而南流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星殞寢室 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殞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鵩止坐隅 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為賦以自廣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鳥來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雷電晦暝 言行錄劉元城將死之時忽大風震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而止霽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溪流泛漲 朱子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卒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子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年合抱之木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所為洪濤捲去數百尺

武擔石折 本傳蜀武擔石折文尚曰西州石折智士當死乃會子孫設酒食饋三日卒

太液池涸 丘處機自號長春居士元太祖乙酉歲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雷鳴炊釜 古今五行紀宋儒林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上花生齋長似蓮花石赤色紋頭萎景直旬月卒

風起竈突 後漢方技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為人妻晨詣竈室卒有暴風婦便來

歸辭二親始不許乃說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室實及井此禍爲主喪者妻將亡之應如期而卒

節度饋羊 宣室志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已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

刺史具繪 邢和璞居高搨閒有頼書三篤房琯問邢總身之事邢言齊罷之庭非館非卒病起於魚餐而休於龜益板其後房公舍間州紫極宮見有台鼇益飯者始體邢之言有頃刺史具繪逮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繪卒

諺傳

氷稼 青箱雜記唐天寶中落曰參裳樹稼達官怕其年氷稼而寧王卒熙寧三年草木皆冰衆謂大臣當之未數日韓琦卒

詩定破瓜 讀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封作鼎鼐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二八字洎年六十六而卒乃借字

水窮天盡 古今詩話李緒長源一日忽有人在跌下誦詩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繹斥曰謬矣豈非坐看雲起時耶荅曰此雲安能起若必死期故來相

[illegible]

別數日而卒

雲穿雪壓 摭遺聚融作詩曰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舟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無人也舟爲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而卒

醉臥花間 翰苑名談何正中初及第聞郭從周精卜求占從周贈一詩曰三字來時月正圓一庭從此出秦閒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開臥不還公後八月十五改知制誥出秦州又改知杭州卒

醉臥藤陰 冷齋詩話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illegible]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適留於藤州光化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而卒

曆日無多 貢父詩話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焉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有牀頭曆日無多字屈指明年七十二之句果以是歲終

春風獨步 蓋時敏字志學金本兵丞人多進寶時敏生纏彌月父母挈之以避啼不止棄於草中兵退十九日將尋療之見其神色明洞木葉覆庭其身有鬼龜爲年老如童一日無病集親朋擁衣冠危坐取筆書偈曰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是故鄉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

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無一事但有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獨自步書畢端坐而逝

【原】嫁娶不見 魏志管輅字公明自數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卒時果四十八歲

【增】大平不與 竇儼嘗謂盧多遜楊徽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年四十二果卒

【原】時有短長 左傳左右謂邾文公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爲邾子曰命之短長時也

修短之命 文選生有修短之命

壽非金石

死生契闊 詩

死喪之戚 詩兄弟孔懷

【增】壽夭須臾 出莊子

【原】出生入死 老子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

畏死忘生 詩前

夜舟難守 朝露易晞 死生有命 修短無期 【增】生寄死歸 存順沒寧 白駒易往 素蓋俄歸 東流逝矣 北首長辭 魂遊北斗 水閱東川 遠委

[illegible]

魄於松門 奄歸魂於萬里 去白日之昭昭 襲長夜之悠悠 彷徨乎塵埃之外 逍遙乎無爲之表 長沙空庚日之災 北海奄巳年之夢 庚子戒日止鵩生憂 辰巳臨年巢鶯起歎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 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

死喪四

【源】詩 後漢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 晉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纍[illegible]高陵有四五借問誰人墳皆

云漢代主恭文遊相望原陵鬱麟麟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毀壞過一坏便房啓幽户珠匣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宋吳邁遠臨終詩曰傷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誰非一丘土參差前後間　劉元濟見道邊死人詩曰淒涼徒見日冥寞誰知年魂兮不可問應爲直如弦

【原】賦漢張衡髑髏賦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榮位在身不以輕於鴻毛巢許所恥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以陰陽同其流以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爲父母以天地爲牀褥以雷電爲鼓扇以日月爲燈燭以雲漢爲川池以星辰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宋鮑照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霧團秋槿風卷寒蘿淒淒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斷弦如影滅地猶星霣天棄華室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年

喪儀

【增】周禮天官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地官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蜃車之役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　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

陳之既事藏之祖廟之中沃盥設燭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典庸器大喪廞筍簴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太卜凡喪事命龜　太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謚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遺車而哭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

達於四方窆亦如之　御僕大喪持翣　司兵大喪厥五兵　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　鄉士大喪帥其屬夾道而蹕　遂士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司隸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　漢舊制高皇帝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縫之以黄金爲縷腰以下玉爲札長廣二寸

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爲縷請諸衣衾斂之　東漢制是日后詔三公典喪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中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是夜下竹使符小斂如禮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　家禮曰喪禮於五禮屬凶禮又曰初終遷居正寢戒內外楔齒舉哀復易服被髮徒跣不食立喪主主婦主賓相禮祝贊司書司貨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襲設幃及牀乃沐浴設襲奠主人以下爲位而哭盡哀乃飯含加幅巾充耳覆以衾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死之明日小斂設牀布絞主人主婦憑尸擗踊袒衣括髮設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絶聲死之三日大斂布絞於棺中舉屍納棺中主人以下憑哭盡哀加蓋下錔覆柩以衣舉升堂中少西設靈牀於坐東設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成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各舉哀相弔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告啓期擇日開塋域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大轝翣功布方相作神主告遷柩奉柩朝於祖遂遷於廳事乃代哭日晡設祖奠厥明設遺奠遷柩就轝發引乃窆墳高五尺立石碣於其前下誌石反哭虞

祭卒哭明日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始卒

原 屬纊 前注見 易簀 前注見 增 徹宮縣 曲禮大夫無故不撤懸

去琴瑟 士去琴瑟 原 浴衣拭尸 喪大記揩用浴衣實抵也生時浴衣拭揩 用巾拭髮 又云揩用巾注揩拭髮及面晞也 楔齒用角柶 又云將含使小臣楔以柶柱張齒令開 綴足用燕几 又云綴猶拘也不令其辟戾也

復

原 設階 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 升屋 檀弓云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招魂 又云以衣招魂復者以其魂魄分離也 又云復謂招魂鄭注云復招魂復魄也

返爲反氣之 求生 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 注云復者庶其生也若用復衣是不以生求生也 稱名稱字 又云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四郊建綏 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注云以王朝乘車建綏 公館私館 喪大記云公館復私館不復 注云公館公之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

三號 又云復者北面三號 投衣 又云卷衣投于前 復以乘車 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復以褒衣 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 復於太祖 又云以冕服復於大祖 復於小寢 魂離 前詳

天子之禮也故以祖服復於太祖廟也大祖始祖也 楚辭招魂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 而筮 下宋玉招魂之序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死多以矢 前詳

增 收魂 復體 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形體謂之魄合陰陽二氣而生也形則神死則難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神也神智無涯也鬼者歸也歸於土也魂氣絕而收其魂使復於體 捉屋登屋 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屋登屋復 神帛招魂 文獻通考宋紹興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吾生平所著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本於復復者以衣招魂其意蓋古之遺意也故用神帛招魂

寢於中霤固當復彼東榮 適在他邦自必升其 左轂 死實生哀沒西山於九夜 招之將反望北面 而三號 在館在家匪無名數 公侯卿士實有彝倫 小君則褕翟素紗諸侯乃袞衣冕服 復俱以冕服 文苑英華判 不祿公館須申皐某之儀屬纊私家即罷求幽之義

殯殮

原 衣尸 復衣不以衣尸 附身 檀弓云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書日 注曾子云大夫士卒日書不與小斂則書日 望從 又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徹帷 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又云君子不具帷而為之 改殮 又云書曰 增 陳衣 設 又云陳衣於序東

恥具 更殮 漢書曰 帽 又以帽形 裙書見 改殯 漢書後漢書曰...

原 殯於客位 坊記云殯於客位 云大夫三日殯 以時服 每加以斂遠以示遠 殯於戶內 斂以時服 大夫三日 五日 諸侯七日 喪大記云 斂以時服 喪服小記 階 檀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西階 以簟 東

人以席詳前 五父之衢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

其引也蓋殯也注葬引與殯引異也 兩楹之間 又云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

敬姜始帷 又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季文無備 季文子卒大夫

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注公在位位阼階西鄉禮曰公適其臣之喪自阼階升不

敢有其室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掘肂見衽 儀禮士喪禮云掘肂見衽鄭注云肂埋棺之坎也掘

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 贈寶示姦 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

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屍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也 熬 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

四筐加魚腊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大夫加梁君加稻

也 塗 又云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注欑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幬覆也暨及也大夫之殯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

小裁取容棺 後斂俟生 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

匐而哭之三日而後斂者以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增 迨殯稍遠 釋名曰殯賓也

賓遇之言稍遠 俟以衾斂 左傳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

事加二等 殤以棺斂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

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哉召

公言於周公史佚行之 絞紟衾冒 禮記外傳曰絞者交束之名也紟者堅急之稱也衾者單

被也冒者小斂衣故設冒以揜形也 緇冒赬殺 士之斂服 斂衾夷衾 儀禮死於

適室幠用斂衾注大斂所用之衾也屍於室幠用夷衾注覆尸柩之衾也 本 原 大斂絞紟

問喪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也

含

原 進玉 禮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

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臣禮也于君禮也雜者容居人臣而行君禮也 委辭

禮雜記云含者執璧曰寡君使某含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 口實 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含

象生時食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 瞑受 左傳荀偃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撫之乃

瞑受含 用米貝 禮飯用米貝弗忍虛也 共飯熬 舍人共飯米熬穀 行

具含玉 左傳吳戰於艾陵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注示必死也 死何含珠 莊子儒以

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

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榮叔歸含 左傳王使榮叔

來歸含且賵 諸侯請含 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注襲非也既者事也

賵早含晚 賵以早含以晚 使弔次含 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其

次如此也注五者同時而相次也 增 含以蔬米 家語孔子卒含以蔬米 含珠

鱗施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 襚

原 秦歸襚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荊彊襚 又云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

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注傳曰楚人使公親襚亦襲也欲臣以視襚楚卑魯公

比於使臣也亞死以桃茢先拂殯君臨臣喪之禮 親襚柳莊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

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

而往遂以襚之鄭注曰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 委衣殯東 禮雜記曰襚者曰寡君使某襚

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委衣於殯東 致衣貫人 禮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

廢衣於貫人 增 君使人襚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入升致命主、拜

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原 諸侯相襚 禮記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注不以已之正施於人也

請襲於牀 檀弓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不當言諾汰者自矜大也

先襲拂柩 詳前 敢者

曰襚 儀少 衣服曰襚 公羊 衣衾曰襚 穀梁 增 衣被曰襚

春秋說題辭曰衣被曰襚襚之言遺也

夷盤

原 凌人供夷盤 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造冰注以寘尸置於牀下 大夫設 記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用冰 左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 造冰 禮君設大盤造冰焉

增 金章羅去玉襚方開 具厥衣於庭中設夷盤於牀

下 文苑英華不洪夷盤判

禮儀節

重 禮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原 鑿木 儀禮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木懸物曰重士重木長三尺

羃布 又云羃用葦布祝取銘置于重

綴重 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注作主以綴其重

徹重 又云周主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既虞埋 重既虞而埋

為喪設 諸侯去所埋之處乃埋之所 埋之注就所埋之處 禮

家有二門其重當以門外 通典晉賀循云禮所以設重者當門置於庭中近南名曰重以為重是主道之始其始死也無主為之主者也重未有主為父在為父母以重大別門 禮既虞作主遂埋之

未葬主命以士重以為之本 宜以父子為皆喪設喪非以未門恐不皆為別尊卑門

亦不知今人如此 者皆有凶門否

增 設重於庭 懸重於廟 埋重於階

未葬代主 將葬隨柩 禮記外傳曰重者以未生之前以代主也猶以未葬

事之未作木主設重於庭懸死焉以香病之米粥之厲沐因貴之為粥實之重用葦席蓋之以始死之奠用粥之

宋用桑穀故也虞人作主之後聯其重懸之於廟梁去高祖之廟親盡則埋之周人將葬重隨柩而朝於廟之

外葬而埋之於階間而後作主也

東漢以木為重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

宋制瘞於黃堂 宋制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候將來發引日擇吉

擎至揹宮其捨撰日瘞於黃堂陳迫崇宗之喪太常少卿攝祭言其故事成服瘞重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

閭喪次日立重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命重

既虞而作瘞重之制自分

有附於始為主之儀寧戢 文苑英華

銘旌

增 明旌 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注以神明之旌也 丹旐 漢儀志

禮疏大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地書日月升龍書丹天子之旌 為銘 儀禮士喪禮為銘

銘各以其物士則用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 置銘 周禮少宰置銘

禮儀

增 供銘旌 周禮春官司常大喪共銘旌 建車旌 建廞車之旌 神明之

檀弓銘明旌也注書名於旌

下殤有旐 禮記下殤以旐問曰下殤有旐古以旐題其柩耳 不為書飾 賀循葬禮云今之銘旌以絳帛為之書姓字而已不以為飾

議書銘旌 晉書曰書銘旌或書姓名或書王安平王孚之銘旌曰有魏貞士河內溫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也以為天子之經典正義皆不可以非帝號書其名以天皇天地之號稱大號稱與皇帝同其名故稱后土名后帝王之大號以此后土皇天之號大自乃素所不以

以皇帝稱世自彰 旐

粉書空換 杜牧詩粉書空換舊銘旌 丹旐新

旐堪傷 宋之問詩丹旐引魂去 家子微之詩丹旐發明月 上薄露將別書空傳郭東長路別素車

銘旌濕雨 江總詩丹旐尚濕雨 銘旌哭李書

箕尾歸天 宋趙鼎自題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棺槨一

【原】聖人易 周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夫子制 檀弓云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土陶 又云有虞氏瓦棺鄭注曰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又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窆用瓦棺

火熟 又云夏后氏堲周鄭注曰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

朱器 東觀漢紀云梁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亨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朱棺 又云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畫棺 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諡皇太后父梁竦為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玉棺 風俗通云葉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聽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之宿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舌人無知之者

【增】瓦棺 詳土陶注

石棺 荊州記云臨湘永中有石林林上有二石棺色綠如翡翠莫能詳也史記飛廉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天令處父與殷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

大禹三寸 帝王世紀云禹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孔子四寸 家語云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槨五寸

溫明祕器 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案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發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眡之所倚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穀千斛錢百萬以供喪事

東園祕器 又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

賣馬買棺 謝承後漢書云徐栩為長沙郡守亡遺言不受賂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

雜木為棺 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為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衣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

柏棺桑欀 洛陽伽藍記云崔涵年十五而死家為人所發復蘇活見里人賈棺具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踊貴

桐棺葛緘 墨子云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洽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宋文有翰檜 左傳云宋文公葬棺有翰檜杜預注云上飾翰旁飾皆僭王者禮也

董賢有珠璧 漢書董賢傳云有司奏董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朱砂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

鯉也有棺無槨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張湯有棺無槨 漢書張湯傳云湯有罪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增】夫餘有槨無棺 魏志

高麗有槨無棺 魏畧

棺槨二

【原】精髹 檀弓周人牆置翣注髹飾衣也

櫝櫬 說文曰櫝小棺又曰櫬

屬椑 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注屬椑小棺也大夫無椑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楄柎 左傳宋公將死曰唯楄柎所以藉幹者注楄柎棺中笭牀幹骸骨也

曰柩 白虎通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究也不復變也

曰櫬 說文曰棺關也可以掩尸又曰櫬

須材 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注成王崩時也須材以為棺槨

致木 禮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

周衣 國子高曰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

容壺 喪大記云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注間其藏物以尊卑之節

八寸

詳前屬褌下 **四阿** 宋文公卒始厚葬槨有四阿注四柱槨也 **裏棺** 喪大記君裏棺用朱

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

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

束鐕子南反 **沐槨** 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飾棺** 左傳置諸飾

堂皇諸侯龍輴象荒大夫畫荒火三列注畫雲氣畫之 **去槨** 說苑田子方辛于大陸

子之去也其棺柏槨以斯子以城其成未命而歸田也注 **斷棺**

喪大記斷棺

斷棺其棺不貧禮也 **石槨** 檀弓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

使貧禮也不 **石槨** 為石槨三年而不成

槨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松槨** 晉史曰

記曰也始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松槨** 侯喪大記君松槨大夫

葬皇山北石官閒為槨 **松槨**

柏槨士雜木槨 **增** **不槨** 周禮地官師為不樹者無槨

無槨 左傳

庶民不樹者不師槨日 凡 **無槨** 如左傳

喪於廟無不異匠慶請季文子曰子為 **革棺**

君之食不終君也君長諱任其咎 **杝棺**

棺 **梓棺** **椑棺** **屬棺** 三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

不重木犀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

皆周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銅槨 三閣重銅槨 **椑車** 唐書曰明皇自東都幸太原至中太

何物也左右奏曰天子出行必載椑車以從始自先王之制也上曰為用此無益命撤之 **素棺**

吳志孫權遺令素棺 晉書謝安遺命斂以時服

令薄斂書曰姬遣令書曰姬有遺命

約終斂棺 **小棺** 晉書謝安遺命以小棺洪

棺為令終紛是不修隆生之理也

而棺也 **松棺** 晉書後漢宦者之棺尊慕

小棺自修如是而知其姪葬為老衣服吾一不見

至於堅松棺之幼

買槐棺海陵作棺命禁下

異苑曰以海陵如其上縣云 **漆棺**

頭東以海陵人

壁於 **市棺** 自東觀漢記曰預知死日令弟子書市棺欽具 **蓄棺** 南史

曰宋光祿大夫劉瑞為壽之九年十三餘十乃亡此器方用也具既

墮敝

而疾愈因蓄棺以為壽

發棺 神仙傳曰介象吳主所徵象言病帝使左右以

美棺盛之數日時到建業聞之如開棺中果有象書

死日晴中聞時到建業所向象而見之奏後益中稱

使以吳主所象史欲以以其人有所官有死者

浮棺 中有文字亦神化也

流棺 夢水乃

冒火伏棺

不可 務初冒

縛服著棺

題棺 **負棺** **與櫬**

闔棺 **輿棺**

原 **蒲圍槓** **北山石**

易內外

出曹人

蓄藥

增 **擇美**

貶櫬

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始以成婦逆婦大號姑者

善棺槨呂氏春秋曰善棺槨所以備死者以主人之今則不進乃陸主山永

烏漆棺下宋書曰王敬則爲既陽令初至縣陸主山船入永也之船

揖見烏漆棺下宋書曰王敬則爲縣吏見烏漆棺

貴之葬漆棺須臾不見使吏逐之直進入縣城吉收敛船漆葬之

白楸

原　次公區處廣漢爲調曰猶人病葬者無可葬者次公爲縣人區處其川

棺發塚以木可爲棺其事可以木祭皆可如其言

若其有罪按罪以下一殺三寸皆不設屬辟

增　不設屬辟左傳趙簡子誓曰范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從軍爲揩漢書

楄棺朱漆漢書曰

梓棺楩槨曰古者

死不留者以收形骸葬者以墓中而已

黃腸題湊漢書霍光死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梓宮便房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水銀實棺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之葬水銀爲池

自黃帝始黃帝之葬後服用棺

舜作瓦棺禹作土塑湯作木槨古史考曰舜作瓦棺禹作土堲湯作木槨

原　翰會四阿雅僭而無度

桐棺三寸而儉亦難遵

訃告

增　痛臣子哀痛子臣也死而赴告曰君死哀之禮也

侯弔又云天子弔諸侯使大夫介之至死之日哭之也

禄人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

寡君不祿

哭諸

小君不祿上詳

君之臣某死雜記云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注云赴君曰

君適子某死上詳

臣子哀痛通白虎

至也臣死其使人至君告之也

天子崩訃告諸侯以告哀人者也

使臣歸珪禮又云諸侯使大夫歸珪以爲信令死矣

乃更命之義也

增　下竹使符東漢書志曰是下竹使符

告哀使副

特立之副

祭奠

增　卷組而奠禮記曾子問曰

子不見大饗乎

坐奠檀弓曰

芻奠大夫士

殷奠

朝奠

包其餘注禮

數而藏

膴醢之奠

朝夕之奠

小斂之奠

小祥之奠

始死之奠

及葬不奠

禮異奠虞

祭殊

喪吉　哀以情降　敬由禮立　既以吉易喪　必殺

哀崇敬　雖殷事以盡敬（月朔月半薦新之奠）　終素器而展哀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　潔爾牛羊不闕於芻奠　去其黍稷

寧異乎載粻（載粻非禮也遣奠無黍稷）　雖孝子事亡禮當如此

而主人自盡素以示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九

禮儀部二十六（居喪　居喪有疾　齊衰　主喪　居喪過哀　居喪越禮　喪婚　去官持服　異母喪　喪助祭　喪贊臣　雜喪）

居喪一

【原】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居喪不言樂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

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

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　雜記曰子貢問喪子曰敬

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又曰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

為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

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

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

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

志焉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居喪二

【原】檀弓曰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

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返而息

又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左傳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曰唯卿爲大夫　晉武帝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素牀以布巾裹革軨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又奏除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有司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諸臣諫爲之一進粥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重務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禮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宋淳熙十四年光堯太上皇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諭宰執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上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　明懿文太子懿皇太孫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

居喪三

原 思哀（喪思哀）寧戚（喪與其易也寧戚）勉事（喪事不敢不勉）稱情（三年問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由文（禮由文之大功以下[illegible]）念始（念始之者也）孔悲（孔子閒居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終（[illegible]終示民有終也）

致哀（又云事親[illegible]三年[illegible]致哀[illegible]）風樹（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稱家（稱家之有無）見殺 杯澤（父沒而杯圈不能讀口澤存焉）去飾 皇皇（始死皇皇焉[illegible]）蓼莪（詩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茶毒 在疚（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專席（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倚廬 讀禮 廢詩（漢王裒廢蓼莪之詩）

增 居堊室（周禮宮正注親者居倚廬疏者居堊室）

原 設蘇盧 致其哀（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抑以禮 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鄭注云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哀有餘 禮記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增】哭無時 禮弓云父母之喪哭無時

鳳集拳 集異記曰孫氏有孝行鳳集其杖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鳩巢戶 東漢有白鳩巢其戶

承衾而哭 雜記凡喪父在為妻以杖即位君於大夫將殯則其子哭

必踊 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原】擊胸稽顙 禮問喪云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變形痛心 又云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唯哀為主 禮問喪云

何常聲 禮記雜記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情稱服 又云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

斬如列 記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

若臬 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如慕如疑 檀弓云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遂不變節 小人則不能

毀不滅性 君子不以死傷生

可傳可繼 禮記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如有求而弗得 若有追而弗及

慨然廓然 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疏食飲水 喪大記云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

寢苦枕塊 居倚廬寢苫枕塊

涕泣見人 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

擗踊以送 擗踊哭泣以送之

毀 三年

麻不形 禮記云毀不危身不形

有進無退 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

擗踊有算 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無後有主 禮無後者必有主

縗絰之中 苴麻之飾

何怙何恃 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哭泣無常 禮記既葬不哭泣無常

哭踊有節 見禮

三月不懈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三年不言 論語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哀於居處 又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

哀於飲食 又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

哀於聲音 又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哀於言語 小功之喪言而不議緦麻小功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增】柴骨變心 世說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

灰心枯體 江文通集孤子吾

酸鼻痛骨 江文通恨賦

被髮徒跣 禮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

儼然憂服 禮記曰

惴然苦塊

【原】勉而為瘠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

病不知哀 居喪不以禮

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有疾飲酒食肉皆為疑死之故

【增】求尸濆血唐書王少立父隋末死兵亂少立甫六歲時即哀泣求尸時塋中白骨積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立刺膚閒旬而獲尸 徒跣護柩孔帖崔衍居父喪徒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瘧弟李百藥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羸毀者累年所親劉審禮父母葬徒跣血流行路嗟歎審禮為吐著所親說語令其子易從者之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原】水漿不入口問喪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泣血不見齒見前 無服不為位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鄭注云無服者謂族類與母黨妻黨也 喪者不遺人雜記曰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公門說齊衰雜記云服士問喪公門說齊衰

小祥食菜果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哭所知於野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哭嫂也為位又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注云善之也禮嫂叔無服 無改於父道論語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不能讀父書父殁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 國禁哭則止周禮謂祭 婦既葬而歸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 不食菜不飲酒閒傳云父母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不慮居不危身檀弓云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注云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服從恩制 喪以禮成 孝無終始 服別重輕 禮由

恩降 喪以服差 禮定親疏 服差輕重 哀從中來 禮自外作 喪從旁殺 恩辨親疏 節哀順變 稱情立文 堊室之內 哀素之心 孝先百行 喪貴三年 茹荼之痛 杯圈之慕 以情居廬 用禮節哀

【□】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樹慕 鍾劇巨之悲酷有荼蓼之苦辛 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屺而糜心跪乳不及 九原悽愴穿開可作之期千日荒涼徒結有涯之恨 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疾深懷橘愴開編於吳史文苑英華 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無虧送死之儀 形神皆毀有切於何曾流動傷神詎慙於吳隱 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溫氷之晨荼毒於寢苫之日 慶絕循陔哀纏罷社緣其服永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空聞孺慕之切

居喪四

【增】論 宋司馬君實不飲酒食肉論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

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豘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奔喪

【原】聞父母喪 奔喪云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鄭注云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 聞兄弟喪 雜記云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鄭注云謝世之猶不以辭吉爲禮也 成服而行 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鄭注曰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見星而行 又云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鄭注云侵晨冒昏彌益促也曾子問云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 不避晝夜 禮奔父母之哀不避晝夜齊喪衰見星而行見星而止 別於昏明 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鄭注曰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 望國竟哭 奔喪[illegible] 望鄉而哭 又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注曰[illegible] 哭辟市朝 又云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鄭注曰嗟此念親辟市朝爲驚衆也 哭面墓西 又云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撫子云不北面者可絰成主人不言但言變爰亡在東親者哉相可 就次成服 又云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就次於又哭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鄭

注云主人之待之請在家者也哭於墓謂父母則袒又哭二哭不袒者哀已久設成服之朝爲四哭謂既期乃至其夫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在軍不奔 權行命出使隨在軍旅雖哀不奔可也

至家襲經 又云至家襲經於序東絰帶反位拜賓成踊注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就位既拜反位哭踊

入門免麻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齊衰已下入門在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升哭者非父母之喪繞於注人也皆如朝夕哭位無髮注嫌若賓客

如朝夕哭 丈夫婦人待之

如奔父喪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也如奔父之禮

不奔爲位 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於又哭三哭括

歸後哭墓 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遂除於家不哭注東即主

除喪成踊 髮袒見弟之喪既除喪而後間踊免成踊拜賓則而左手注內

婦人奔喪 方手吉拜也凡爲位者不奠踊主婦人髮於東序不盈於房也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奉使奔喪

增 徒跣奔喪

棄子奔喪

奔喪不哭

奔喪得罪

奔友喪

奔師喪

不奔喪

原 吳起 史記吳起笑衆者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笑者三十餘人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陳湯 漢書陳湯父死不奔喪

孫權詔 孫權詔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情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逾

顧譚議 顧譚議以爲奔喪不禁錮之心重奔喪之本非犯罪之比

居喪過哀

原 孺子泣 禮記孔子有孺子泣者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嬰兒哭 禮記申孔子曰吾聞之其母死而哭之有常聲

子春不食

少連悲憂

禫而不樂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杖而能起 雜記三年之喪杖而能起

增 毀瘠幾死

哀感

不食 唐書孝友傳

嗌不粒食

疾不茹蔬

居喪柴毀

除服布攝

三年泣血

三日不食

服闋蔬布

柴毀骨立

重必須割剉以禮自存 誠以毀滅 杜格京產子京產七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

醫菜每嘗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曉譬誡

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父慟哭而絕 不入房室 泰孫後周洛川人父喪哀毀過禮以母在鄉罰

京請以愁心與弟業先篤友愛母沒終喪後不入母房室者二十年謚注表之 風吹即倒 崔子紀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鬢髮半白 唐文時敬毀為大都督遭母憂之間髮鬢半白 對芋嗚咽 父射于文宗時青七歲以禮半時亡明

年此時對芋嗚咽習如此者終身 執蘇哀號 鄒旭幼年母病思食蘇之不得而死旭甚悼之後每歲為蘇熟時執蘇哀號以身不忍食

三年不出廬 孔悰路敬淳遭親喪居倚廬不出者三年 五十猶麻縗 雜記崔祚肅汾河人義橋三十喪父形容毀瘁哀號不節入門之識五十猶麻縗故鄉人名責之也

原 因心之孝 在疾之儀 雖在禮而難傳 且於人而加等 創鉅之情罔極 杯圈之慕何深 孝乃行先則宜銜恤 子為親後安可危身 論以哀情誠合從其至者 合其喪禮亦可俯而就之 季路不除宣尼患其過制 趙孟又降楚子知其有由 雖三年之喪吾從至者 而一朝之患子盍慎諸 宜抑情而就禮多奚以為 苟踰制而危身過猶不及 勉慎終之情雖聞於寧戚 守念始之義宜節乎致哀

不哀 原 有容 晉叔公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 不戚 葬齊姜昭公不戚晉使者曰其不沒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注昭公也

衰衽如故衰注言縟數無度 安衣錦 魯論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見素冠 素冠詩序曰刺

不能三年也曰 民未聞 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 吾何庶見素冠今觀路衣不哀吾觀何以觀之哉 飽食 雜記喪食雖惡必充飢飽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易衰 見上

居喪有疾

原 體羸 問喪孝子以杖扶病也喪服三年身病可也 形變 又云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 痛在心口不甘味食不安美也 毀瘠 子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 創瘍 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不可備禮 問喪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必以滋味 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注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飲食也 傷腎焦肺 言痛之甚也 痛心疾首

喪食 原 無鹽酪 大功不食醯醬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夫功哀不能食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 辭酒醴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功衰未斷也 居喪食粥 檀弓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君命食 雜記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為其病尊者易奪人也 不君之命食飲 雜記父母之喪與兄弟之喪比之內除也小功兄弟服輕亦除內色亦不使醉飽 注昆弟服屬飲食 衎爾飲食 檀弓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言語衎爾 注衎爾自得貌 喪容肉易不使人醉飽也

居喪越禮

原 奏妓 晉梁劭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周顗等三十人同會丞相司直劉隗奏請免劭官削侯爵 燕賓 左傳叔向曰周景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以喪賓宴又求彝器王雖弗遂燕樂以早 生子 宋子明謂樹門右歸吾猶喪經而子非禮也王后太子卒

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于余何故拾鐘注已于明也子明右師同宗故相貴

追婢 阮咸居喪借馬追姑家婢時甚非之

賭碁 晉阮籍至孝母終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留

汝賭號單而飲二斗一號吐血數升將葬又食顧一蒸酒二斗又吐血數升骨立

觀奕 王戎母食

世至孝不拘禮飲酒食肉或觀奕不容毀瘠起麥顧往事之謂以曰若觀能哀王不人恭減性

彈琴 時和僧不居大喪人曰和自持生孝既戚死居哭先帝謂之杖而喪

曰和僧使人居憂之殺禮高文章阮籍孝王參人掌居禮寄琴之泣酒戎死於孝

饒黃門與郎時京兆章詵以高文慕阮籍

戲博 吾私刀新之以藝而進走教以厲恒聚在時遊倉不遂達侯時達自高欲擅衰見高

有溫興當不讀主請作戲於時有博若爵就局者少侯不暫達一而為之

不制服 齒之智曰投御馮當絕不讀主持衰表布素聞居世名

服懷上讖百謂布盡紹

不廢樂 其處此服上直如此何

禮俠等

晉謝安自弟謝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辭期喪不廢妓樂王坦之論之不從衣冠及致之台

丸藥 晉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客來見之遂廢於世累年

食肉飲酒 不廢其良字伯世孝曰與 行良字潘食肉飲酒哀至乃居喪二人俱有

貴宗擊鐘 前詳

使婢

毀容與累曰世孝謂伯驚死孝叔驚生 喪服二十餘年安太守民有萬孝弟樂 大怒曰寢宿家蓄與相見趙宣新而親

變服懷帽 上見

誑詩哀眾語汗鬼神逢致其罪中子不五子皆居中生中行 服中其 名藏孕育

增 **家藏孕育** 後漢

男女人以作樂為樂 伶人作樂

名人作樂 在漢刻名珍

匿喪受封 受封發喪 侯漢穎川鄭均為郡守會母亡匿喪埋葬令居先遺

匿喪點軍 唐李抱貞令其子吾疾不匿任事與令其蝕

典軍諸將服出衆拜之 諸綾盛服將俟首皆曰

喪婚

韓 莊納幣 冬公如齊納幣 傳注母喪未再期而圖婚失禮也 明故

韓預強 梁州刺史楊其女張有妹東中正經句日東騎長史甸顏以清風俗議

夫人 至齊公羊夫人姜至自齊不與夫人婦公之道公新與夫人一氏服也

莊公 知齊前詳

叔母喪而婚 晉太子之叔 叔母喪而婚 也

叔父喪而嫁 居母之喪孝文帝舍閣子劉直司太

一諸稱欽令持今日為之也 可謂宜 多慢 錯

增 **諫行親迎** 五代史張孝忠子東閣茂宗遺言尚書主母亡繼書以承宗所以親

諫選妃嬪 太常博士卞原欲彭諫親迎婚禮未經三年之喪在禮當諫選妃嬪

朝廷也成安 有擇懷眾裝迎立行以遣陳書

去官持服 上之不加之此

增 **致事** 父母喪人致事而致事喪職人既葬而致

服官行遂漢趙咨服後 服官得漢見生行咨之適每值外家嘉服以

運用吐食二兄弟 遺粥鬱 孫卒葬

舅喪 舅喪得鄰人爲一寒遂廢以喪心

姊 心著三年夕餘

異母喪 異母喪會聚修學以喪其身 修 於官

伯父喪 伯父喪以喪服持修

不政不去官 後漢母喪三年 行後見母卒 去官修持 後母弟卒相駁 竟服

不從政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不貳事 不貳事不從政也

奪喪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

從利弗知 曾子問三年之喪為君子 君子不奪人之喪

之 也 其君不可奪也 與其得知也

增 **步**

歸廬山 宗時朝雲隱居廬山婦歸終服

衛吏守制 江西衛吏以父喪不得歸以告太守上書言值

洪武二十四年衛史罰役守制大倫不可廢母死不許

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歎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獄大懲吏得終喪。妙

憂去官見稱於陳重　弟服去職著美於蕭玄

異母喪

原 先後相服 吳國朱基娶陳氏生子東伯入吳附妻性子綏伯基亡以歸吳兄弟交吳二母篤 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爲服 終始絕服 晉惠平王愆上書云松工昌父終居長沙有妻息後仕郎 更娶昌母今昌聞前母喪欲服所服謝云宜相報謝猛云不應服聞部以終始爭絕不應服 爲陳氏 鄭子都娶陳司空從婦更娶蔡氏徐州平二妃並存蔡氏生子兄弟爲陳氏服婦母服 爲白 也母爲從也妻則爲白也母

主喪

原 族人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 里尹 又云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主之注同宗從胥里宰之屬 男同姓 男主必使同姓 女異姓 婦主必使異姓婦注謂無主之後者婦人外成之義 雖疏亦虞 凡主弔之事奠禮乃畢疏之正喪事附虞乃畢 以義爲主 檀弓伯高死於衛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婦喪祔廟 男主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注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 兄弟同居各主 其喪注父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也 各主各爲其妻子主喪也 無女則男無男則女 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主 親同以長不同 親者主之注若昆弟之喪宗子主之 同以親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

喪助祭

原 大功與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注謂其所識者服不足也 小功與祭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又曰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相識何助 又曰小功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廢服非禮 又曰有喪服不可以與於祭又以何與助於人乎 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注謂除喪服也 家以疾也

喪賢臣

原 誄孔子 孔子卒哀公誄之曰天不憖遺一老 弔柳莊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虧股肱 左傳君之卿佐是爲股肱何之有疾如之痛也 殲我良人 詩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壞梁木 其梁木其壞乎左傳 古之遺愛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男女流涕 史記秦五羖大夫卒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 邦國殄瘁 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不享君德 左傳不獲久享君德 可贖其身 上詳 天子廢朝 國人罷市 增 已死得書 魏徵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其辭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 疾革抗表 唐書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無事惟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大張南軒赴召至此斬杖病革無由親書有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臣能自

巳伏弱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巳之偏好是合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付矢諸
兒 李克用臨終以三矢付三子曰一解州園一減受報仇一復唐社稷言之而卒
置尸牖
下 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
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
事尚可爲 後漢張堪光武見之曰此人可用馬援爲新息侯以法行天下當中其事
語不及私 漢書曰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肯苟從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日已下頭司馬光判尚書都省臨終之日其床簀間猶有書疏皆國家事也
以身許國天下之事後之人可不念哉
廷上天下事
金賜百斤 及皆葬卒字書後漢太后光和中
碑題二字 唐書曰太宗以魏徵卒皇太子舉哀帝臨之哭其墓碑字自書舊以年紀之宗仁直遺言
儀表哲人 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詔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帝自製碑文並爲書石

辛毅若曰哲人云亡何儀表長殿元龜何寄指南何託
金玉君子 太后詔曰傳宣仁
金玉之寶久賴君子之德
汝長城 宋書曰檀道濟乃收付廷尉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折我右臂 晉書羊祜卒武帝哭之哀甚曰天喪我也後齊神武臨哭折我右臂
呼天致悼 宋史曰寇準貶死雷州帝致悼賜宣仁與田
臨喪隕涕 唐書曰魏徵卒太宗臨喪隕涕罷朝五日
揚雄上言太宗時褚遂良之喪帝致哀
念吝文本 唐書岑文本從太宗征遼卒帝聞之曰
之逸其天何奪耶
遂祭凡曰有文本度毅悉苦悲惜無復本旨至今其聞哀痛於是相贈畢部
之
優諸無量 其哀情嘉文本不至今恤其仍命優典贈給無量命尚書
書 可明太宗失臨朝歎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
鑑喻賢臣 唐太宗臨魏徵喪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以古爲鏡
水況清 德者歸彥輔曰羅公何以姑溪之水況其清德及卒遺人不忍上
德 忍溪
遺
直遺愛 魏鄴知古開元初爲宰相兼攝直遺愛之墨以子產古遺愛
不援不
鄭喪不

阿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
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不肯也
兩朝顧命 大神宗時韓琦卒前一日大星隕州治馬皆驚
帝白爲碑文載琦大節美其定策元勳
百姓罷市 司馬溫公薨京師民罷市
往謁之而朝顧命致奠巷哭而過車
書其事刻石印之家置一本飲食必以視焉萬千數方面京師四方
田園分子 工木之京師富者時畫崇其先分子孫姪各有所資
之以弟其事後歸吾以子孫各守其分
郗超有參諸商賈是以後于故舊之累
吾所服其歎絶以死所以爲其父之悲病以死未
歸資之見分之所以
奉承賜親 鄭史以外親
清白留名 有文
訓戒遺後 趙云吾與宋景文公以遺戒使無
台吾子孫之悲
家數
表喪用死之無名遺恨
素服涼陰之日也
用雜衣幣素紗幞木棺其四三月即止
喪以 無使
十年足以贈五百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爲後事民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
家謂者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命巨公作碑誌不可爲無道釋二
其言不朽 左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吾道有托
言左傳叔孫豹聞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此曰吾無道之托
雜喪
未嘗飽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有哀色 臨喪則必有哀色
不笑不歌 臨喪不笑
必作必趨 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疾疫隨 民多疾疫
匍匐救 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大功 廢業
齊衰變色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鄭喪不

春禮部有春春不相

里殯不歌又云里有殯不巷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禮儀部二十七喪服 衰 冠 笄 絰 履 杖 雜服 除服 墓 起復

恩服 追行喪服 服爲制 議

喪服一

原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以義斷仁示民有中緣喪紀情　宋書禮志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二十五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　後周武帝詔曰齊斬之情經籍所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旣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

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日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務也蓋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納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非貫萬世為後嗣法者也　家禮曰服有四制一曰正服如為父母為祖父母為伯叔為兄弟之類二曰加服謂本輕而加之為重如嫡孫為祖不杖期承重則斬衰三年之類三曰降服謂本重而降之為輕如為妻杖期姑在則不杖之類四曰義服謂本無服而以義起之者如舅姑為婦及為人後者為所後之類凡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也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妻為其私親則如眾人

喪服二

【原】五服周禮小宗伯職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鄭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

四制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　飾痛三年問云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觀哀祭統云喪則觀其哀也　加隆白虎通云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　引進檀弓云喪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斬衰三升　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注三等謂降正義也　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注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也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注八十縷為升也　緦麻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此衰之精於衰麤也　衰絰君子衰絰則有哀色　名服世母叔母姑在室期以名服也又云士為庶母三月以名服也注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又乳母三月以名緦也　從服婦為舅姑從服妻之父母三月從服也注從妻服之　改葬緦謂墳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故也　當室緦童子不緦唯當室緦注當室謂父母後　同爨緦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注以同居生於恩　服術有六禮大傳云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注云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從服有六又云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注云屬從子為母之黨也徒從臣為君之黨也從有而無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而有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稱情立文三年問鄭注云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　人道至文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服以飾情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絰以代帶又云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用明思慕無已

上殺下殺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疎者服之則輕

錫衰疑衰司服職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康成注云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鄭康成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

有恩有理喪服四制云恩者仁也理者義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有節有權又云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或曰輔病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三年二年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

二時一時又云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雖貴遂服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休奕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為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禮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傅曰漢文以末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傅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出母無服喪服小記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鄭注云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同僚有服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若子無服家語云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絰出有所之則不絰也

方喪三年檀弓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注云勤勞辱之事也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為制

服勤三年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恩深義重白虎通云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

制重哀輕潘岳悼亡賦序云吾聞喪禮之在妻制重而哀輕

天子絕朞白虎通云天子與諸侯絕朞何示同愛百姓民不獨親也

大夫降緦記云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大夫降朞

舊君無服孔叢子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柰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廟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國君齊衰白虎通云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

妾為長子喪服小記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鄭注云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妾為女君雜記云女君死妾為女君之黨服鄭注云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斬衰之葛喪服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鄭注云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又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鄭注云絰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小功不稅檀弓云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

斬衰不緝釋名云絞帶絞麻總為帶也三年之衰曰斬不緝其末直剪斬而已期曰齊齊也

長子三年父為長子三年傳曰正體在上所以傳重也母為長子三年傳曰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注不敢以尊降祖禰之正也

殤叔小功夫之叔之長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注不見中殤明從下也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注因親也

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注云大夫士之妾子也

非大夫禮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卿為大夫也注此平仲之謙也

為子卑衰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為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無服之殤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而不服無而哭之哭禱而以日易月者子生一月哭之一日凡言子皆兼男女也

大功之殤傳曰中殤何以不見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曰殊從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殤中從上則齊衰殤亦中從上此主大夫為殤服不見者以此求

父卒母三年尊得伸也

父在母朞年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

庶子不繼祖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重其當先祖正體於三年

庶子不私親公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麻三月注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不績者不緦周從患人身者不緩不

不當室

無衰禮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注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中制度而恐其亂

為殤後以其服喪服小記云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妾有子為之緦又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緦鄭注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父在不為妻杖適子父在不為妻杖注以父為喪主

出妻子為母朞出妻子為母朞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注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不祭故也

為人後者不貳斬傳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注云不貳斬

無主祭者不忍降傳曰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姊妹服注云無主祭者哀之不忍降服也

既練而有期喪禮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服朞之絰服其功衰

大功或為齊衰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夏曰魯人則為之齊衰

祖父卒為母三年祖父卒而後為母三年注祖在為祖母如父在為母同

為人後姑舅大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喪服三

【增】議劉愷行喪禮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宜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唐魏徵定服制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寧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

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

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蘊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

顏師古嫂叔舅服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駮特降絲紵俾革遺謬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貫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歿閨門縞素已獨晏然元黄莫改無益關防實開淪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

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議茲亦未安泰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愚請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於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己子之妻翻其減降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受之親又答執筓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

元行中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曰夫天地之

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義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舍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為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為當　韋縚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

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　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　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衰

〔增〕說文衰喪衣也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摧也言中心摧痛也　杜預曰衰在胸前　周禮小宗伯大喪懸衰式於路門之外肆師之職大喪禁外內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儀禮喪服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殺也）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麻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為衰帖於心前剪而不緝也（緝者緶之名）齊之言齊也（如鍼縷其裳下之緶使齊平也）緦者如絲也錫衰者先緝錫白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絲也（疑衰錫衰二者君之弔服也）　左傳曰魯昭公立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冠一

【原】周禮小宗伯大喪懸冠式於路門之外　又夏官太僕大喪懸首服之法於宮門　儀禮喪服曰冠繩纓條屬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　又曰疏衰齊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衰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禮記外傳曰吉冠之布倍於衰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今喪冠升數少斬衰三升冠六升齊衰四升冠七升又有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　毛詩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家禮冠所謂梁也褙厚紙為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項前後用稍細布裹之就摺其布為細㡇子三條直過梁上其㡇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捲屈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畢別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為武又以武之餘纓垂下為纓結於頭下此斬衰冠制也若齊衰冠則用布一條重疊為之制如前而垂其末為纓

冠二

【續】不緌　檀弓喪冠不緌鄭注云去飾也　勿灰　家禮云斬衰冠鍛而勿灰鍛用水濯布勿用灰也　條屬　儀禮喪服傳云冠繩纓條屬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雜記曰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　按禮疏曰吉冠則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今世人為齊衰以下冠往往以紙糊為武而用布裹之而又別用布為纓蓋不知條屬之義也

四異　按五服之衰冠其制度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

四同　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數四也

笄

【原】榛以為笄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鬠笄用桑　儀禮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鄭注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　惡笄以終喪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箭笄終三年　又云箭笄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髽

【原】儀禮喪服曰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　又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笄以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　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也　禮記外傳曰髽者婦人有喪者髽　古人重髮男子吉時皆有纚以縮其髮然後加笄加冠也　去纚而髻曰髽　魯婦人遭升陘之戰

也露髻相予以代衰冠也有麻髻女子在室遭父母之喪用麻合髻以對兄弟括髮時也有布髻齊衰已下以布束髮髻者開散之名也既去有縱髻形飾髮左傳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送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廣雅曰幗謂之祺

絰一

增 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 儀禮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禮記外傳曰絰者實也表其有喪感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絰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絰有腰絰有絞帶斬衰首絰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爲腰絰則七寸五分齊衰首絰七寸五分之一腰絰五寸八分大功首絰五寸八分腰絰四寸六分小功首絰三寸七分緦首絰三寸七分腰絰二寸九分

絰二

增 首絰 家禮云斬衰首絰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爲單股繩約長一尺七八寸圍圍九寸齊衰首絰用無子麻爲麤繩周圍七寸餘 腰絰 家禮云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爲麤繩圍圍七寸有餘兩相交結之餘圍身外兩頭各存散麻三尺未結待成服日方結之其交結處兩頭各縱細繩繫之婦人腰絰用清子麻爲之制于男子繫于祛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齊衰腰絰大五寸餘其制一如斬衰而不散垂 環絰 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弁絰 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弁絰 苴絰 士喪禮云

苴絰大搹左本在下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 絞帶 家禮云用有子麻爲絰一條圍圍二三寸許初起長二尺就當中屈一轉分爲兩股各長一尺結合爲一紐子然後合兩股爲一條此腰絰較小些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末稍串從腰子中過反插于右遶麻絰之下如今人繫公服革帶相似 散帶 雜記大功以上散帶

原 經以代紳 討喪服 麻不絕本 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履

增 菅屨 喪服傳菅屨者菅菲也 繩屨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繩屨者繩菲也 疏屨 藨蒯之菲也疏衰服之

杖

原 苴竹 削桐 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孔穎達疏云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直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中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齊其殺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拔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示外拔削殺服從時除而然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扶身 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輔病 儀禮喪服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不入室 禮虞杖不入於室 不升堂 又云祔杖不升于堂 三年不易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 既殯皆杖 喪大記云大夫喪三日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婦人皆杖 祖不厭孫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此祖不厭孫 舅不主妾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立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童子當室 童子當室則免而杖 長女在室 女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 哭殯則杖 大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堂上不杖 上避尊者之處也 不以即位 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又云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也 以入廟 杖不以入於廟門 王命則去 杖 聽卜則去 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 國命則輯 國君之命則輯杖 君所則輯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有爵而后杖 雜記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父在不敢杖 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 斷而棄之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杖而後起 禮 親在不爲妻杖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姑在而爲夫杖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注姑不厭婦

雜服

原 慈母 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出母 檀弓云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久而不葬 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身 莫知所終 魏李膺祖斂爲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送去莫知所終膺父進未積年情若居喪而不聘娶鄭居故人與父同年者因制服徐邈勸娶妻室膺遂經房室情孤幼居喪又設未王祭祖也 詐服迎喪 晉殷仲堪爲荊州王欽詐服迎拜父喪律當棄市仲堪曰律遠重者謂父在而詐服可今欽父實先終與父在不同遂活之 設主祭祖 李膺詳上注 晉悼夫人 傳曰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姊妹也 南宮縚妻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詳葬

除服

原 先重 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鄭注云先重者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易輕 又云易服者易輕者鄭注云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母喪 後漢江革母終不忍除服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爲吏 姊喪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殤喪 記云除殤之喪也必元注不朝必純言子成人爲釋嘽服 成喪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人也緦冠未純祭服也 深衣練冠 檀弓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曰亡于禮者之禮也 朝服縞冠 注見前

增 外除內疚 任昉竟陵王行狀云衣外除心負內皮茄識飢虞虎痛劉餘素壹說云親喪外苦日月已竟哀不忘也 去官除服 孔帖云吳兢母喪去官服除肖陳脩史有婿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俸以終餘功拜諫議大夫復脩史焉

起復一

增 從宜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禮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出喪服四制

原 奪情 公羊傳云重奪孝子之情崇慕與窮 奪禮 常祀制云頃奪禮于宜麻俾反擾于蘇給 增 移忠 孝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順變 身許心喪奪情順變

原 攝事 晉張華爲度支尚書母喪哀過禮中詔逼令攝事贊成伐吳之計也 金革無避 禮記曾子問云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鄭注云就有司之使之以致仕還其職位於君也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弁冕服事 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何休注曰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請

禮當然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
加旒曰冕也主所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
君使之非古道也

遣使釋服

東觀漢記云趙憙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顧
臣順爲之命亦理也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厚
衛外幹事職正身爲立朝未嘗解精及帝崩前後案典內喪事典宿
奉大行禮進事爲太傅衆書

詔使即拜

太常鐵以漢母記云自恒包事再驗
以大夫行喪事踰太年傳
尋服卿夫拜行光喪踰大年詔使還太賜牛酒

不敢踰制

漢書方進當云後母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旣宰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相後母以大夫行喪踰大年

服

之後國家之制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漢文爲自以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
日後總麻七日漢書云 [illegible]
詔後漢五書官曰中郎恭禮以大功不敢踰制

弁經即事

禮曰大夫士君旣葬公子政既入於家既卒哭弁經而從政金革之事無辟也
革之事經之當無服避注以此即指事禮也也

墨衰從戎

晉襄公於是始墨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經爲俗 [illegible]

左傳子墨衰經注發命

官舍設靈

晉書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
稱子也晉於是乎始墨遂常爲俗

母喪以無兄弟自陳
詔乃使官舍設靈
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
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
既事孔子善其親之恩服事君
孔子聞而要以事孝經孔子服以事君孔之者注既云

事畢還祿

退而事君也退仕身也孔康太爲元往然
人心退之進退近也

自陳喪制

從於內君不也失親之其恩服制也
之義不也孔子善康仕年中陳
喪當依舊之說親自始其不得大臣
準傳成之魏持續陳奪文孝事終三年 [illegible]

請辭軍事

以魏持解弘遺父喪孝得終三年以爲當自請行往
非曾闕 [illegible]

增 服闋視職

東晉太安(?)上疏蕭和帝以服闋見 [illegible]
穆帝時謂古之人[illegible]
以號哭上所和之[illegible]
人兄以才尚足書曰以不古書
蓋今中[illegible]不得何[illegible]
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illegible]
[illegible]

奪情就職

[illegible]

令起視事

隋書國公射叡以爲右僕射成帝下詔曰公德高人倫情深孝感屬之上宜依朕旨

不得已就職以清 [illegible]

建言奪服

唐書裴耀卿[illegible]天下旣定爲言其居喪者
以爲國家權宜者以奪服爲武[illegible]

固請終制

唐書張黃門侍郎固請以終喪制許之
[illegible]

固辭見聽

[illegible]

強起就職

[illegible]
強起就職教論之曰忠孝不兩全今乃太子之輔以國之志太子爲我起 [illegible]

奪服拜

官

杜原遣尹還給事中以母喪解
太黃門侍郎言事還甘使安丙黃憲[illegible]

苦塊奉詔

[illegible]

哀麻謁相

[illegible]

奪服不哭

[illegible]

釋衰拜賜

[illegible]

徒跣藉稾

[illegible]

被髮居堊

[illegible]

于賓客殺曰[illegible]不入還居未至魏三十里
跣行被髮號[illegible]入[illegible]室[illegible]節踊 墨衰元龜[illegible]起田復令
節度使制云[illegible]之哀在[illegible]元[illegible]臣[illegible]範
刑部奏請[illegible]使親事[illegible]可[illegible]
丁喪誠未[illegible]月令[illegible]才[illegible]僕[illegible]而孝子[illegible] 峨冠泣血[illegible]
室陸入丁喪誡措貽範達才俊變衰而孝[illegible]可心
俗明忘泣血哀此報側人錢情[illegible]可[illegible]勤[illegible]
孫唐上宗見吉凶非書人[illegible]起復之式[illegible]
兩卷風明無見其有書起疏[illegible]
散事起答且宗[illegible]金革 起復之制
之事起復可無[illegible]乎金革[illegible]
袍以皁角帶道吉服帶[illegible] 起復之服[illegible]
遂以吉服朝君起[illegible]之政和末[illegible]
僕射請所服以太常[illegible]家[illegible]衰服[illegible]
從馬議者不服[illegible]
服白京衫[illegible]是[illegible]
宗之衰禮部皁[illegible]以[illegible]
服紫衫皁帶[illegible]部[illegible]
以治事衫從之 佩魚不中禮
擅假學[illegible] 起復

紗帽取事君當風攘[illegible]
數事君斷[illegible]
[illegible]情不當有[illegible]
奪情公不當有[illegible] 起復非好事
[illegible]飾之[illegible]
喪去位[illegible]
復詔[illegible]
私以相國[illegible]
公復中書[illegible]
此中[illegible]
是好[illegible]
言推[illegible]
起復經筵劉[illegible]
引起學生[illegible]
大學生轉移上心[illegible]
奉引轉生黃愷[illegible]
近切不見其[illegible]
學生翁日善等六威[illegible] 四學諫
宗學生[illegible]
人皆上書切諫[illegible] 六疏辭
[illegible] 歷陳起復之非

不允還入閣視事[illegible]李賢終制歷陳
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請賢私第
告以不可賢起力辭之 文勍忘親之罪 明張居正奉旨
內[illegible]不倫主論學[illegible] 奪情視事居中
行[illegible]用賢艾[illegible]思孝文章勍其忘親貪位居正[illegible]
錫[illegible]喪[illegible]居[illegible]膝於地衆手索刃作刎狀王
曰[illegible] 厲 既葬不入庫門 [illegible]葬而経公不入庫
門[illegible] 卒哭而復王事
前[illegible] 節以忠全 情由禮抑 門內之治恩揜義 門
外之治義[illegible]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齊衰之喪
三月不從[illegible] 所宜移孝入忠 不可以恩揜義 公
勤未上宜從金革之虞 哀戚在中何必苴麻之飾

擯 啓 梁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曰昉往從末宦祿不代
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
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
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
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露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
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
啓事陳聞

表 宋宋庠代李副樞乞終喪表曰遭喪奔赴奄集私
門餘喘號方迷魂榦猥蒙恩諭收齒官聯聞命驚迷
撫心殞越伏念臣早由羈齒入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

方敎臣以忠蓋俾其奉國不使顧私不圖瞻岵無日濫
閔終天藥劑賜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
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況心馳塋冢方
下於始窶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謂乏人
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紀獲報劬勞庶
棘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於最靈願竭餘
陰永酬洪造　王溎辭免起復太宰表曰苦塊餘生已
濱死所絲綸渙號俾服官班敕使薦臨德音下逮呼天
號絕撫己驚迷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
邈爾無依鞠育提攜逮夫有立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

悲遽至攀號泣血擗踊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窀穸
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岵之瞻恨未及泉之
見敢謂宸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
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容恭之殊
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
馭臣念哀苦之方深況哀瘵之已甚報親日少顯終制
以爲則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　又曰方席藁而枕
塊於義爲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悰儻布宸聽
未回再彈罔極之情冀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
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慙顏遑淵悲

隙駟之難留厚穸甫成倚苦廬而永慕庶畢哀悃之制
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
容豈可違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
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寖成疾恙精神陡耗筋力
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決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
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禫則聖主得全於
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銘
肝鏤肺期報德於他時　劉珙辭免起復表曰泣血陳
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閟俞音涕泗無從回皇失措
伏念臣俄纏欒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觸地

無容強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駟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
烏敢意敕使薦臨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固難俟駕而行
念人子情不忍短喪而出矧今耆老在上忠賢繼登外
無兵革之虞內有禮樂之備則焉用於愚臣俾故違於
典禮伏望陛下大明旁燭至德兼容俾酬慈母之恩俯
遂匹夫之志衰形一字已同華衮之榮誓畢三年庶免
素冠之刺

恩服

原　袁逢舉荀爽（後漢袁逢舉荀爽不應及卒制服三年）　向苗舉桓鸞（向苗舉桓鸞爲膠東令苗卒奔喪終三年）　陸景爲祖母（晉陸景爲祖母所育心喪三年）　周

翼爲郗鑒 周翼爲舅郗鑒去職心喪三年 趙武爲程嬰 服齊衰三年 公臣爲管仲 管仲遇盜取爲公臣及死桓公使爲之服 韋泓託應詹 晉書韋泓屬亂離依託應詹詹分甘苦營侍備及宅幷薦之詹卒制朋友服祭之終身 傅燮爲所舉 傅燮再舉孝廉聞所舉將卒棄官行服 樂恢爲郡守 樂恢爲本郡吏太守坐法誅喪行服 龐濟爲徐楫 魏徐楫請濟府爲上濟楫死送喪行服 增 行服如所親 李大亮沒後所育孤姪爲大官行服如所親者 哀毀如大喪 孔鉛云畢劍始喪母而二妹擬孫身 養宅成人及笄妹爲創服弟棚留司東部聞歸宗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號 哭如喪親 初吾王害女髮居李緯厚恤之及綢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 丁潭爲琅邪王 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遂用丁潭爲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 家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嗣統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禮自任禮宜終喪詔下

博議使除服心喪三年

追行喪服

原 李燮 漢李燮父固爲梁冀所害燮留於人家得免十餘年燮遇赦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 袁紹 後漢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家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內知名不得見 王臻 漢宗室東海孝王臻及儉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數斗至服練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重喪制也

增 蕭希甫 五代史曰梁袁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鎭州及莊宗滅梁乃遣希甫宣慰青齊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適矣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

服過制

原 喪不除 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 期猶哭 檀弓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行服六年 後漢汝南薛包行服六年 庶母三年 晉衞崇爲庶母服三年顧和曰禮以執物成教心奪天屬之性今冒越皆下太常奪服 妻亡終喪 庾叔字子若妻亡廬杖終喪不御酒內劉寔不以爲罪 妻卒並杖 順帝時小陽太守王龔字伯宗妻卒與諸子並杖行時人譏之 薛宣相駁 漢薛宣字貢君爲丞相弟脩爲臨淄令後母卒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脩竟行服兄弟由是不和 薛勤何恨 漢薛勤喪妻不哭曰幸不爲夭何復恨

謚一

原 說文曰謚者謚行之迹也 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善惡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 禮記曰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注作謚嫌以己尊加於父也 又曰幼名冠字死謚周道也 禮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 注云謚以尊名爲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取其大者以尊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己名出乎人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春秋說題辭

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晉中興書曰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恐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爲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謚二

增 唐上元元年尊太公望爲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　原 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穆天子傳曰爲盛姬謚曰哀淑人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宋大中祥符

五年追謚至聖元加謚大成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

增 之至嘉靖間改爲先師孔子　原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爲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左傳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師于鄢以辱社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既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增 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謚爲恭太子謚始此　原 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謚法仁義行剛曰景辟土行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窮二三十世也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樹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東觀漢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

恭儉如此病甍奏謚曰有司議以爲武昭特賜謚曰忠侯　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賈充字公閭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晉太康中卒博士秦秀以其奸回亂逆請謚以荒帝更曰武　王儉字仲寶卒禮官欲謚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上曰此謚自宋以來不加異姓因改謚憲　王通龍門人字仲淹四遊長安見隋文帝於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報退居河汾教授生徒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楊侃職林唐貞元十五年故唐安

公主賜謚莊穆則公主謚自此始及考唐高祖女平陽公主起兵參佐已謚爲昭齊高帝女妻沈攸之子文和已謚爲興憲則公主賜謚又非自唐安始矣　唐岐王範卒明皇贈謚惠文太子史斷云範乃明皇之弟而是時官又爲太子傅顧以太子謚之顛倒不倫　唐宋王名成器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十九年甍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爲吴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齊王　處士楊厚新都人少傳父統業東漢順帝時徵至長安累官侍中拜議郎後稱

病歸教授門生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鄉人謚曰文父　唐趙元亮字眞固少負志略如隱者之操及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謚曰昭夷先生　許敬宗在唐奸回取容忍心害理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猶謚爲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飮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還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裴光庭字連城唐開元中爲吏部尚書用人多循資格失勸獎之道及卒博士孫

琬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顏杲卿眞卿從兄也唐天寶末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城陷被執罵賊而死楊國忠用張通幽譖竟無褒贈眞卿泣訴於上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顏眞卿爲賊所殺貞元中追贈司徒謚文忠　李晟破賊時咸寧公渾瑊亦進取咸陽其功固不相下故其卒與晟同謚忠武　蕭穎士字茂挺唐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尹徵王恒盧異等執弟子禮受業門下號蕭夫子與李華齊名及卒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　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張九齡駁之曰慶禮在邊陲二十

年邊亭晏然不當加以醜諡改曰敬　漢世母后無諡
高祖尊先母爲昭靈夫人尊高后爲昭靈后至明帝葬
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諡名也其後母后止
有二諡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諡莊獻明肅則母加四
諡自此始矣　宋邵雍字堯夫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
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
樵問答擊壤集行世卒年六十七程明道銘其墓朱文
公爲之贊元祐中賜諡康節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紹
興中特諡忠肅　戚同文字文約所交皆當世知名士
楊徽之因使至郡多與之酬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諡
堅素先生　明世宗時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
榮靖初死時内閣擬二諡御批俱用故得四字諡

諡三

【原】取善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主惠善也節以一善言取其一大善以爲諡號也浮過也　知行 聞其諡知其行　成德 穀梁云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待逆主云 成謂定其德之優劣　尊名 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鄭注云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以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　當實 崔駰議章帝諡云臣聞號者功之未諡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名富其實　受名 王尊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則實稱不諡而已　太史掌 周禮太史掌卿大夫喪賜諡讀誄　大夫誄 楚莊王詳諡二　陳行迹 周禮太師矇云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諡鄭氏注云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

逮爲作當　附豐功 諡議云大名必加貫美讓必附豐功　商臣加惡 傳云商臣弑其父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注禮既葬乃諡商臣忍人既弑父未斂而加惡諡也　子囊增名 君子謂楚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注謂諡君爲恭　•文者一言 白虎通云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高宗殷宗也實者以兩言爲諡故湯死後世稱成湯也　帝后一體 蔡邕諡議云漢世母氏無諡至於明帝始見光烈之稱諡法有功安民曰烈帝后一體禮亦宜同皇太后宜諡爲和熹烈皇后　大夫會諡 白虎通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　鴻臚奏諡 漢書云諸侯薨大鴻臚奏諡誄策注曰誄策簡也　上古無諡 抱朴子云上古無諡始於周家耳　中古爲諡 史記秦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增】取孝爲諡 荀爽對策詳諡一　無爵而諡 自王尊始詳諡一　二字非襃　一字非貶 並詳諡二獨孤及議　門人私諡　鄉人公諡　後代追諡　訟請改諡 並詳諡一

【原】別尊卑彰有德 白虎通云死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　生無爵死無諡 郊特牲云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注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耳今況時死則諡之非禮也　諡有七十二品 白虎通云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經緯理勤貞諡曰玄　議者百五十人 何晏魏明帝諡議表云案外內衆議宜曰明節所執難各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稱明者可謂衆也　彰明既往　沮勸將來

諡四

宗 表梁陸倕爲張纘謝兄尚書謚靖子表曰亡兄夙構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寡遽辭昌運拊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幽埏寝遠王人猥集佳冊光臨榮謚里庭恩沈松檟

原 書齊虞羲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表彖求謚曰表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孫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崐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封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原 議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勲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

增 唐許孟容德宗謚議曰皇莫大夫義軒帝莫加於唐虞姒氏商鎬亦續憲度咸紀名謚以揚昭光徽發揮茂耀如揭日月泥金方草仙鼎忽成汗漫無從希夷永閟哀同軌之將會仰鴻名之可易鋪衍至蹟錫乎無窮 賈餗敬宗謚議曰七月將至同軌旣集上稽國典傍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謚議曰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 杜宣猷懿宗先太后謚議曰母儀夙著壼敎自高夢日昭其休祥俔天表其鴻慶晦曜未兆逢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縟禮必行於身後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賓天上漢之朝故劒彰皇情之深新阡赴丹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絕響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詠明淑神算添句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倫與三光而齊朗天文照臨哀榮兼極璇宮對立蘭殿煥開想像如覩於玉衣髣髴疑遊於金屋上仙之日都人不替於柰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荇菜秦原松檟佳氣久凝漢后褘褕盛禮俄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宮發睿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戭之禮以慰昭靈之慈 崔厦駁議郭知運曰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茍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謚議曰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

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諡崇　獨孤及重議呂諲諡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立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二字諡非古

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亮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實彼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爲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封德彝諡明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諡憲韋巨源諡昭唐休璟諡忠崔日用諡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愼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王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　蘇端駁司徒楊綰諡議曰聖人立諡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諡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諡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

之勳社稷不辱方居此諡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諡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說冤朝辭翰之臣名節昭著省司尙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　梁肅代太常荅蘇端駁楊綰諡議曰夫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發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諡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諡敬是知議名之道録其所長則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諡之方也且聖無全能

才不必備以鄭公徵孝書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
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
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
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
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德然後擬議則千
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　李
巽駮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曰夫文人者大則經緯
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
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
哉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

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　又李巽議曰夫謚
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召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
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孝烈愼靚是也或
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元齡魏徵
是也不當加而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
字過也貞惠文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
叔文子謚備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
以一美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
韋乾度駮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曰聖上法維天之度
崇納汙之弘雖宏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

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禮儀部二十八 諱 送葬 忌日 葬 冒法 駁諫者

諱

【原】**逮事**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孤幼不及識父母恩不及於祖此庶人也

聞名 聞名心瞿

諱終 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 禮卒哭以木鐸徇於路捨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諱新謂新死者之諱

辭曹 羊祜爲荊州刺史乃卒有遺愛故荊州人爲諱改戶曹爲辭曹

改選 晉江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名同皆得改選未有身與官職同不在改例以爲臣子開地春秋不奪人親之義朝廷從之

無私諱 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

有公諱 曲禮士于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鄭注曰避君諱也

小史詔 周禮小史王有事詔王之忌諱注忌先王死日諱先王名

太史記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名具敖 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告人曰人不可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改會稽 晉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鄶

以諱爲首 孔融集昔有獻武之議尊卑有序以諱爲首

名不偏諱 曲禮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卒哭乃諱 禮記卒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卒哭而諱 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

公所無私 禮志大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表以王珣名犯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公所無私諱宜公奪私王制屈家禮也王祐許換曹是出制外夫皇親禮大百僚備職偏官列著勳相關涉若人遂其心則亦易官易職遷旅其巳

子名臣名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稱名也

大功小功 不諱

不諱夫人 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鄭注云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

不避夫人 徐邈難謝康樂云臣不避夫人之所諱惟事關於夫人者不言也

道其父名 世說云桓元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粗疏

犯我家諱 又云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曰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永有攸諱 孔融集在家永有攸諱

嫌名不諱 禮不諱嫌名注謂聲相近

入門問諱 曲禮

出門無諱 郎王述內諱不出門王語餘見後

二名非禮

【增】**犯諱被代** 王亮爲晉陵守晉陵令沈瓚之性麁踈好犯亮諱亮啓廢之瓚之遂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改字當作無散尊旁大爲犬旁無點尊若是有心故無心忽乞告示亮皇恐贊之大笑而去

改鳳莊門 蕭子顯齊書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鳳字景慈辛宋明帝贈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烏而鶩爲神雀

避諱過甚 南史王琨避諱過甚父擇母名恭心不得犯觸時咸諱稱狂過正

音同字異 唐書賈曾除中書舍人因辭以父忠字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異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聞諱必哭 顏氏家訓曰近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

名可無諱 徐邈表不諱太子名義與太子褚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議其可否禮官議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宗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禮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名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無諱也

韓愈諱辨 唐李賀舉進士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韓愈乃作諱辨

下官無諱 杜邢公師拜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青箱記與包拯事同

【原】**婦諱不出門** 曲禮婦諱不出門鄭注云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

內諱不

出外語林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考四海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君諱舉則起雜記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云舉猶言也起者失言而變也與君諱同則稱字妻諱不舉側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公羊傳云齊仲孫來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何休注曰尊者諱為閔公受賤人也親者諱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為賢者諱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為其失事正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凡祭不諱　教學不諱

忌日

【原】終身之喪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鄭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主其哀心如喪時

終身之憂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注云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季節辭酒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舉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子龍不會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桓元絃觴語林云桓元不立忌日絃觴無廢

王修哀感孝子傳云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為之罷社世說云王世將忌日送客亭主人故作樂王使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增】忌不聽樂　不知禮意顏氏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肴食迎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姝笥

墨真談錄云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選侍郎言中孺嘗關祖母當月于歸公時于家寺中得一墨裹幅煙骨內皆驚駭而詰之答曰父母有教以飲翁始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黲黑衫巾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公曰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

葬一

【增】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瘞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　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輴車辭祖禰故曰祖載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　禮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綍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增】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葬二

【增】尚書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原】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

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　成子高曰生而無益于人吾何以死害于人乎
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
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　又曰
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
故有闕是以改葬　又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
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又曰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
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
毀之子產弗毀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

闔閭痛之甚葬於閶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
棺椁金鼎玉杯銀鐏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
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爲
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
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
止病日益甚至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
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是時
太子亦病而死　增說苑曰蓋聞相梁幷衛有罪而走
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幷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

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
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一
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
得三人來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餘病且死令曰
我死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之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
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殉無知之死人哉
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
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
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
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幷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金日磾薨賜葬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　朱
邑將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
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
外民果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祭至今不絕　後漢書曰
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
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
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
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
吏士　又東平王蒼葬章帝方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東海王彊薨帝追念彊雅性

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郎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傅
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敕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
瓦器以成王志　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斂之
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
輕重爲差　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
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凡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上書訴冤然後得葬　又
曰范冉遺敕其子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
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樊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

用以爲棺椁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
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
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桓
榮疾病帝親幸其家問起居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
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
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
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
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原王符潛夫
論曰文帝葬于芷陽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
山陵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

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于奉終無
增于孝行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高之郊無文武
之陵南城之東無曾晳之墓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
也　增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
至四世三公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
凱曰吾爲將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知厚葬無益
于死者也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裴潛薨
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
無所設也　晉書曰魏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
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頓與衆喪必

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徐苗以永寧三
年春亡遺令濯內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柩葦席瓦
器而葬　晉書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
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
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
明器窆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庾峻遺敕子珉
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
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驎之
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　蘇

韶安平人也爲中年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黄練衣曰吾欲改葬乃爲書授節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此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于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王導薨詔給九旒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　温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　崔鴻後燕録曰趙秩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秩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秩夜行見一老母遺秩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沖爲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吴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之功畫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

郡劉璡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毀　吴逵吴興烏程人經荒饉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婦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逵此誠朞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别事不相由其俗遂改　王儉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彦回故事　梁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曰氣絶便斂以法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講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顧憲之臨終爲制敕其子曰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女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中都之制允理愜情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録曰赫連昌

父勃北游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
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
葬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
珠璣葬訖焚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
陵因山爲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
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誡將來　高宗以頻年飢
儉召雍州長史李義琛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
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爲嚴禁勿
復使然也　明皇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
虎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

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蘇頲葬上游咸宜宮將出徵聞
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還宮　西
京雜記曰杜子春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
鄴立身忠義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于土魂氣則
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
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
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
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鱗謚曰
昭靈夫人　杜祭酒别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
厝先塋帛布轜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

人賢流　庾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卽世
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
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卽定而
洪水出截冢棺椁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
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
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
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于舊壙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
也郁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于池
之北近池四十步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

其父有嬖妾母至妒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
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之猶暖漸漸有
氣息輿歸竟日乃蘇云父常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
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巽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
郭見道上馬傍有病臥人乃[illegible]魏公卿扶與俱到家
養視積日既公卿謂巽曰馬上[illegible]金十餘餅素二十疋
可賣殯餘以相謝言絶而亡巽賣素買衣衾殯殮之葬
埋高壁之地以金置棺下公卿兒公長見乘馬謂必殺
公卿陰告官收巽巽具以狀對公長迎喪發棺下得金
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巽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

賢傳曰秦宏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遂散髮自築土室四周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禪衣衫疎布單衣幅巾親尸于板床上五百塹爲藏　張詠字彦承上虞人也與同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詠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于當世不亦宜哉　謝夷吾轉下邳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

請師于楚楚人與師曼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爲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緣方城其中開道凡施六馬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葢葬于寛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葬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墉無不毀者其惟瓦薄棺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穽庶乎可以不辱耳　世說曰晉

明帝聞郭璞爲人葬微服往看因問曰何以葬龍角此當滅族主人答曰郭景純云此是龍耳三年之内當致天子帝復問云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特招致天子耳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侶魚鼈爲讎于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椁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　又曰河内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沒入官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

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閶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沈季白日于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黄單衣黄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爲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度不煩人衆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后倉御而歸伏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

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巾莒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　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志沒遂葬其山

葬二

原　金鳧　玉匣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金銀為鳧雁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防山　樂水　史記曰魯襄公二十年而孔子生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　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于渦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樹碑　開隧　周裝汝南先賢傳曰周燕字少卿為決曹掾平囚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叩頭諫至于九復虔怒竟殺之後死者家人有書辨冤使賣考虔見燕曰太守相負燕一日引私讎陷人之罪傳語長安當下置室未至燕乃謙戲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墓　下桓溫詳葬二

玉棺　石槨　上詳棺槨　下詳葬二

魚燈　龍匣　注上詳　金鳧　下詳

玉匣注

北邙　南嶺　西京雜記曰安定嵩眞善算術成帝時眞嘗自算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龍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又曰

曾敞在吳章門下章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敞稱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為立碑于吳章葬側章葬于龍首山南積上

北首　西門　禮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正門也

旌車　羽蓋　傳賜晉公卿禮秩曰特進葬遣謁者監護軍喪事賜東園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給青帷細赤耳車挽歌四十人方相車建七旒車銘旌車　下字漢官儀曰孝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青羽蓋駟馬也

飾輴　設旐　禮記曰其輴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鄭元曰輴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朱器　畫棺　並見棺槨

施玉匣　埋珍寶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于死者之體如魚鱗　埋珍寶注見上葬二潛夫論

止柩就道　止哭聽變　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且不行乎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鄭元注曰堩道也變謂異禮也

下不及泉　上無通臭　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骨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犯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不及泉上無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為葬埋之法

藉以黃壤　葬以土藏　後漢書曰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楚國先賢傳曰韓暨終遺言曰夫俗者易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若曾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守單便葬送以瓦器勿有增益

駟馬不行

大鳥徐步　上詳家墓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為太尉中常侍樊豐驕奢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罷遣歸本郡送仰鴆薨葬日有大鳥來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封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號不能

騐

葬四

原

即遠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葬事有進而無退

反眞 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眞必毋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送形 送形而往謂葬

埋神 晉東海王越尸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而葬朝廷疑之袁瓌議以為招魂而葬此所謂埋神也不可從

從死 禮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稱財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葬者不待日月也

卜兆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必卜之

筮家 儀禮既夕筮宅冢人物土鄭注云物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同穴 詩死則同穴

異藏 後漢樊重遺令使與其夫人同墳而異藏

請具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葬子柳曰何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不可也

襄事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襄成也成其葬事也

賜塋 後漢太尉楊秉薨賜塋陪陵

請隧 晉侯請隧注隧延道天子之禮也諸侯懸槨而封

起墳 漢太師孔光薨賜秘器載以乘輿轀輬起墳如大將軍制度也

遺車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注遣車載牲者禮大夫五乘而晏子一乘言偪下也

給轊 成詔水所壞死者給轊葬廣柳車注廣柳車葬車也

靈輀 葬車

方相 蔡質漢官儀曰陰太后葬前有方相

地藏 謂葬也

壽藏 後漢趙岐將卒先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賢像于賓位畫己像于主位皆為之贊

增

柳翣 飾棺墻置翣注墻柳衣也又云絞衾設柳翣注絞衾尸之飾柳翣棺之飾飾翣以木為之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帛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而從既窆之立于壙中飾棺者以華道路不欲使人惡其親也

帷荒

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衣也若大夫則加文章焉

原

貶禮 禮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貶之也

行志 漢符融妻卒貧無以葬鄉人助之融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得行其志

訟祔 沛國劉仲武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後出妻而不絕更娶王氏生陶後皆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舒訟至死不得

禁遷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者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生不以禮相接而合是亂人倫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

周土 太山太守嚴望終于家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也

聚沙 趙岐字邠卿遺令子曰墓中聚沙為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配殤 曹操事詳殤

殉妾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後與秦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也

增

葬妻 季子皐葬妻犯人之禾申祥請更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葬子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原

營高燥 韓信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

務速朽 張霸字伯饒蜀人也為會稽守病革將卒敕子曰今蜀道阻不宜歸塋可止葬務遵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

以鼓封 馬從含節禮也

以機封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將從之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以幅巾 漢張奐令以幅巾葬曰奢非晉文儉非王孫

用葛藟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紀市 呂氏春秋舜葬紀市不變其肆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會稽 又曰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注云墳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

泗上 葬夫子于泗水之上其槨若傾斧

杜中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藍田 漢書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武庫 劉向疏云樗里子葬于武庫按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城東 風俗通葬棺槨

鄴西 趙錄曰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人行齡于建武末葬于鄴西

合公主 衛青與平陽公主合葬冢象廬山

近神人 魏略田豫臨終曰葬我于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以豹履行與我敵等死而有靈與我善也妻子從之

近要離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隱居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從蘧瑗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袞疾困勅令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妻養疾 禮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于是不果用也

婢夾尸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不果殺注云善其不陷父于不義也

祔先塋 唐文張曲江丁內憂奔喪南訃祔葬先塋白雀黃犬號賓庭塋隸鳩紫芝巢植瘞擾

葬書生 王忳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取之屬以葬我未及問姓名而絶忳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

請歸葬 傳穆伯卒于齊

請歸葬不許惠叔猶毀以為請乃許之注謂歸以卿禮葬魯不許也惠叔穆伯子代居位而喪禮以請父葬父卒官年猶毀故曰尚也

議合葬 于式繼母前夫家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還前夫家夫家亦有當子死速合葬式父臨終求于式式許之中丞卞壺奏議式父踰終將亂云云不可寄命他人之門埋尸子無名之家為繼世也

日月有期 公叔文子詳謚二

天地為棺 莊子見前

各銘其官 杜預喪服要記云婚死葬銘凡葬大夫士各以其官婦人則書姓名

夾道為位 檀弓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鄭注云夾羨道為位

熊皮四目 周禮方相氏見前

蟻結四隅 檀弓云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注云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褚不畫書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

葬日大雪 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葬日

大雨 後漢書董卓傳注棺槨

不為雨止 王制葬不為雨止鄭注云以其禮儀少也

不避塗潦 曲禮云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

先輕後重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奠祔待後事注葬先輕後重葬畢辭賓遂修葬事

衛離魯合 檀弓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祔合葬也合謂棺中無間也

二妃未從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

周公蓋祔 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合葬也

祔不改卜 祔葬者不筮宅注祔先塋不改卜墓也

先不虞祔 後事注詳先輕

反葬于周 太公詳葬二

合葬于防 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郰曼父之母然後合葬于防

願得父墓 韋賢葬陪陵昭帝時徙平陵元成徙杜陵病且死則使者曰不勝父子情願得葬父墓上許焉

合夫魂 後漢鄧晨娶世祖姊新野公主遇害後晨卒令招公主魂與晨合葬也

門人欲厚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漢帝令薄 漢文令薄葬又光武詔曰曾子濁徽致華

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其令天下薄葬

藏于西階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兆在路寢 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墻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復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夫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墻下

增 **玉魚一雙** 西京雜記高宗嘗大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問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兵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斂我驗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高宗無葬玉角發其轂果然乃勑以禮改葬玉魚隨之

金鑿數斗 晉書始興于鉛劉於州圖地得古冢金銀爲鑿形者數升洋燈冢雲叢令

任城留葬 江南野史沈彬年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屍前嘗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就并穴其庭乃古冢開觀其闕燦然復見一古隧臺上有漆燈一盞擴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巖腹得銘 廣記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修我果歎曰吾合葬此今破青猪岸國其命也乃收空而去

遍城而 晏子墓在臨淄墓客德營營丘望要冢誥請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而葬平仲古之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耶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改在家門故發以攬世生居秋臨没豈擇地而葬乎

指山爲葬 孔帖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原 **勿歸鄉里** 謝承後漢書崔瑗爲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不戀本土 語林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不用棺椁 盧植別傳植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

不得封樹 魏略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意無當預作終制誡其子曰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預掘招論誠絕令二人舉尸即塔徒男泣之僻止歸文之送又誡後字者不得八歲不得封樹妻子皆遺之

堯典一篇 後漢書周磐傳磐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昔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說而長歎吾通之盧子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老子兩卷 虞翻別傳翻遺令儉葬唯以老子兩卷示存道臨而巳于遺刻

溫嶠辭官 晉國志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常侍嶠以母亡值寇不得葬不拜詔曰議皆以物常使理可經通今祭逆末梟平陽道齡詔下遺擬戶橋將里授身起關廷無蕨中辭王事宜如詔者也

子產依禮 傳鄭簡公卒將葬子產使遊可空之室君于謂之依禮

良臣從死 史記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後宮皆殉 秦始皇葬時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

宋公厚葬 左傳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齊國厚葬 韓非子云齊國好厚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椁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椁過度戮其尸罪其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孝經自遺 皇甫謐篤終論云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闊六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手生

之物皆無自隨惟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遂除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
遽除冢 尸上見
葬洛陽城 搜神記溫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任校尉行部爲隗囂所殺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上書乞骸骨許之
葬海虞山 謝葬二
增 以報德 羅士信齊州人初爲劉仁恭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殮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葬其側生是如其志
可行志 吳保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葬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行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妻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而去
以儉自全 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下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藏無金玉不取于重冢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爲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皆來兆域儉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以厚免禍 趙槩聞見錄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是求相妹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墳金玉犀
理保示

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下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撫中但見器數十盜怨不謝勞盜館取金帶亦木也
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也矣
布車載柩 唐羅諲階葬昭陵妻張氏
曰謚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用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夜葬 楊行密卒遺令斂以薄爲衣桐足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
山谷
葬勿歸家 楊震臨究
曰不能誅惡身死雜木爲棺布單蓋形勿歸家勿設祭祀也
葬陶家側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取爲壺實獲我心
勿起墳壟 晉王祥爲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邙土自堅貞勿甓石勿起墳壟耳
葬以幅巾 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緋綵牢以釘澆寫不喜耳幸有前宅朝暝夕下措尸靈床幅巾而已寄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許子從之
葬于土穴 後漢盧植字子幹臨卒勅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
戒勿立碑 唐司勳致仕李建動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

勿封土立碑聚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地雖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莫知其處
特給轜車 宋元歷殿以清儉及終無以葬元宗歸之特給轜車
令給班劍 魏徵葬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薨給出御閑碑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陪葬昭陵
詔給儀仗 太和初王承元祖母喪詔曰武陵富流時權定奔喪切在史官母李不幸贈卿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
命官建冢 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涼當吐蕃劫盟役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冒具以闕一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寒具衾以棺特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于美水原詔學士爲銘
原 管彥不歸葬 晉王衆與管彥許爲婚彥父各陽漢更嫁其女爾彥弟發曰賢兄葬父河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婚本意今詳婚治書御史母遺言葬洛陽壽乃遂其
陳壽不歸葬 陳壽字承祚爲晉壽巴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貶
槀車載蓑笠 儀禮既夕鄭注云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令哀槀爲淨凡道伸柰車之環齒及勸亦縣子衛也
恒儀許

道車載朝服 儀禮既夕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擇不食之地 成子高語詳前葬之
擇不毛之地 皇甫謐篤終論詳前
下殤葬于園 曾子問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于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殺葬爲塗近故耳
小兒葬于道 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道邊者傳其人道未成故置于道側使視成人之道也
未葬不除服 晉建武元年令曰久喪未葬惟喪主不除以絕故未葬人子之情所居喪而除無遠近之難若亡遇盜衣盡無處求索理體周當二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殘于宜害無收家之理亦宜三年
改葬舉下服 穀梁葬桓王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注緦方服之最下者改葬舉羕下之服以喪緇麤表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韓子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三日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賃子而償執喪三年毀

而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孝貴慎終論語慎終追遠葬宜以禮論語死葬之以禮物既褋卑禮記謂用卑薄之物不中禮也褋陋頗反禮將偏下求備 去奢 大葬 禮葬 昊天降凶 遠日協吉 苟聞不度 豈曰無違 儉宜合禮 孝不貶親 三良臨穴 二娌同棺 開白日之銘 卜青鳥之兆 所宜薄以稱家 安用厚而破產 孝貴有終豈宜不勉 華或非禮孰謂無違 法惟辦貴送死之禮有差 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葬五

原 詩 陳張正見和楊侯送袁金紫葬詩曰黃泉開隧道白日照佳城一朝嗟此路千載幾傷情秋雨悲松色溪風咽挽聲歸雲向谷晚還柳背山輕唯當三五夜壟月暫時明 周庾信送炅法師葬詩曰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香爐猶是柏麈尾更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看獨樹界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又送劉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客每思鄉寒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 唐太宗望送魏徵葬詩曰閶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峰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

增 杜甫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曰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

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沾楚水還 又哭嚴僕射歸櫬詩曰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生平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又送盧十四護韋尚書櫬歸上都詩曰素幙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叅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原 詔 漢光武帝作壽陵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後漢書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
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葬送之制競爲奢靡
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
于一奠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有
司其申明科禁宜下郡國　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曰
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
友之恩廙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
今當殯葬其給轜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　晉賜王
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
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

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
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爲先帝
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殞沒不終功業
每念其遺績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
作葬藏人功

增文漢楊王孫贏葬書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
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
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
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于中野何異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

變是物各反其眞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
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昔帝
堯之葬也窾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晉皇甫謐篤終論曰生
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
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
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
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而大
爲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　宋
宋景文遺戒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

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二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
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
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
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
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爲無知也　司馬君實葬論曰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
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
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七日蓋先謀人
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
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

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于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者玆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程正叔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其大略也

陳無已思亭記曰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

冒法葬誅者

【原】受恩 魏志袁譚死別駕王修請太祖乞收葬受袁氏之恩得收斂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聽之

感義晉書鍾會死向雄收葬之文帝責之曰王經死哭東市我不問今會叛逆又云其如王法何雄曰
先王掩骼埋胔今誅已備法禁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殿下
來仁賢之資乎孔車長者漢主父偃有貴幸客數千以及死無人視獨孔車收葬上聞之以車為
長者桓典棄官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莫敢至典棄官收斂葬負土
成墳為立祠堂臧均乞葬吳志諸葛恪誅臧均表乞收葬曰恨筆布不先請而專名以肆情
得不誅為幸臣不敢幸也荀閭乞葬齊王誅故吏荀閭乞葬[增]曹徽葬吳
章前見伯厚葬陳蕃東漢陳蕃被誅家口南徙復追至南安府城北減之蕃故人朱伯厚
收葬其葬也名陳墓胡騰葬竇武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獨齊葬行服收武孫為己子
與聘娶還本姓郭亮葬李固梁冀誅李固露尸于西閭弟子以郭亮始童往哭陳辭于夏行亭長
呼之亮曰義之所動何以相慣太后聞之勅收葬靈長部

送葬

[原]吹簫漢書周勃吹簫送葬反哭禮記鄉人五十者從反哭注老也非親人四十者從反
哭遠也晨會鄭子皮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焉送會葬事也以哀送哀之以
如慕前見不歌送葬不歌多涕書囊公勞勝成公來會葬隨而多涕叔曰兆于孔
所矣送臺文選送子長夜臺臨穴詩臨其穴惴惴其栗待盈坎禮予三十
者執紼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不散送禮五十者不散送注送葬者不散麻也
五侯治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母喪送葬治喪車三千兩人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千乘送劇孟母喪送葬蓋車千乘也不避塗潦曲禮見葬四四方來
會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名士赴哭晉陽秋荀粲亡時年二十
粲性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纔十餘人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衰絰千餘鄭元別傳元卒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常受業者衰絰赴哭千餘人命駕撫
棺范式字巨卿與張劭為友劭死式夢之曰吾已死某日葬子能送我乎式覺即服朋友服命駕而往及葬式
未到劭柩發引中路而柩不進其母曰汝待巨卿也巨卿乘白馬素車至撫棺曰元伯可進矣柩乃進式乃修墓
種樹而還劭字元伯推輦歸里申屠蟠始與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乃躬推輦
送葬歸鄉里還司隸從事可業從事義之為封使使送婚不肯受投傳于而去事畢即還太學巨
卿可托後漢范式交實太學聞山陽有范巨卿然
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何憤恨家哭以為元友書營道理
木至四五里之委素書于上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元伯可進前詳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禮儀部二十九 弔 祭奠 賻賵 助喪 挽引紼 明器 挽歌

弔一

【增】周禮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原】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弗問其所費【增】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故謂之弔【原】禮記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增】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不衣錫衰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加環絰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中門外西面向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階西面

賓即位皆哭哭止主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服朝服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裼衣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　謝玆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畿內諸侯弁絰緦衰皇侃注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絰有絰爲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麻裳弁絰異姓舅同往麻【原】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　又曰古素冠錫衣爲弔服今以白袷深衣爲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布也【增】通典曰弔賓至掌次者引之賓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內外哀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並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爲首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弔二

【原】禮記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增】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也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妻之知禮也【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

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禮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原】檀弓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增】晉獻公之喪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增】左傳曰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　晉頃公卒秋八

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噭噭

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之 增 老聃死秦失
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
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
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
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 原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
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別傳曰翻放
棄南方自恨踈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
爲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

虞決疑要注曰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
弔祭具送葬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
黃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 增 蔣詡字元卿遭父喪有
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庵往如舊
廬受弔焉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退身隱居敎授徒
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祭遵
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往弔上車駕素服
望城門擧音遂哭哀慟不止復幸城門過喪車瞻望涕
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謝
承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常

弔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酒中暴乾以裹雞徑
到所赴冢隧以水漬綿使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郭泰別傳曰賈叔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
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弔之而鉅鹿孫威直
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
宗遽追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
互鄉故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原 又
林宗有母喪徐稚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
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吾無德以堪之 增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

其母哀之以錦衾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
客絕百許日 原 王隱晉書曰何邵爲司徒豊養子岐
爲嗣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
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
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
止 增 鄧粲晉記曰阮籍能爲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
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
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顗旣被
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爲天下人所殺
復何弔敦甚銜之 原 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

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沖天也 增 談錄曰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孫公談圃曰司馬溫公光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論司馬溫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弔三

原 白鶴 陶侃事見弔二 青蠅 虞翻事見弔二 服如爵 弔弁絰服如爵弁而素冠而加環絰 髽而弔 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駘始也 殷於壙 周於家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偪也 弔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爲主也 弔牖下 史魚卒置尸牖下靈公弔焉詳於喪 不越疆 見弔一 不踰封 檀弓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不及哀 弔生不及哀 不特弔 喪事不特弔卑者不特弔尊者謂頒也必俟朝夕哭時也 哀禍災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弔禮哀禍災鄭注云禍災謂遭水火 哀寇亂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卹禮哀寇亂鄭注云卹憂也鄰國相憂兵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 三不弔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畏人或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

死之者厭行止危險溺不乘橋船 罰不弔 宜弔不弔有司罰之 元冠不弔 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注云不以吉服而弔也 齊衰不弔 子張事見弔二 三年而弔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功衰不弔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謂練服也 庶子不弔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魯人不弔 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之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越人來弔 衛將軍事見弔二 王弔巫前 周禮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注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 后弔祝前 周禮喪祝職云若王后弔則與祝前鄭注曰女巫喪祝前后如王禮 爵弁純衣 白虎通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哭大夫弔禍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嗚呼哀哉 擁膝蹲踞 苻子云陶朱公喪其中子鄭人往弔之朱公方雖闍蹲踞掉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哭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家死而吾何鄰人之不通也 哭而返 裴楷別傳云阮籍遭母喪楷往弔籍乃離喪位神氣晏然縱情宮家傍若無人楷便率情獨哭畢而返 裼裘而弔 子游事見弔二 晝宮而弔 當尚事見弔一 乘醉而入 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縱酒放誕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哭慟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後為荊州刺史 不前而反 王羲之代王述為會稽太守少有名而羲之輕之述母喪羲之心止一弔竟不重詣陵言往弔入門主人哭不前而反欲以辱之述甚恨也 反哭而弔 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 阮籍母終 晉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籍醉登牀直視楷行弔禮畢去或問主人不哭何以行禮楷曰阮方外士我俗中士宜以軌儀自居時謙以為兩得其道也 王衍子喪 山濤弔 增 帝欲臨弔 高士廉卒帝欲臨弔房元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

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止康遺言之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京弟乃還以詩

遺弔 合璧事類白居易卒宣宗以詩弔之

遣使會弔 楊綰卒帝贈司徒遣使者冊詔授欽及其未斂也遣百官會第弔

中使設祭 張曲江既薨元宗曰自公歿後不聞讜言發中使至詔州弔

中人臨弔 李晟卒帝日使中人臨弔李吉甫卒自大殮至卒哭皆中人臨弔

郎中臨弔 韓文李准商計至上愴罷朝遣郎中臨弔

京官赴弔 尉遲恭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

百官會弔 孔光傳云光薨公卿百官會弔常袞集華州刺史某志百官臨弔畢集孔光之門

原 鼓琴而哭 世說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置弱而去 徐陵沈侍中集序二云又遂使劉師知

增 設席而弔 大孔經清

州解人素善捉夏侯乾負闖其母卒盛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出乃設席行弔禮不虛其家而還弔

赴者三萬 陳寔字仲弓卒於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

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 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 舊館遇亡宣父尚猶出涕 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

弔四

原賦 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隑洲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通谷豁兮谺谺汨淢靸以永逝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容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 晉傅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爲暴棄仁義以自亡擲紙申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兹斯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爲墟屯蹙麋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爲强

原文 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鴟梟翺翔謂隨夷溷兮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騰駕罷牛驂蹇

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鶴鵠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眞僞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贏强左顧而田兢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夫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何險而弗濟敵何强而不殘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玆文而悽傷素魏武帝疾革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智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濯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慕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思於園邑彥眞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遺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祭奠一

增 寄酹江淹詩蜀郡一何時千里 薦醪駱賓王泉客殊途幽明永隔感平生其若斯聊申祭酒當時之不昧式薦單醪 蘋蘩薀藻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蕙蘭桂椒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明齊湩酒表禮嘉浸昔卓明齊浸酒 樽酒簋貳增易坎之文樽酒簋貳帛零如雨 炙雞往祭見徐穉弔二事 封股致祭崔太和六年卒下有封肉以祭者爲重肩殷士二十餘人刲股致祭 斗酒隻雞曹操爲太尉橋元知己及後經過其墓自爲祭文曰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徒哉 白粥生芻呂才好妻以哀毀卒通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世人家之 設位 沃饋李勉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賓讌乃設虛位沃饋之 中茨縣白傳集能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今甚爾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巵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食瓜遺奠唐史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爲制碑文使 過墓奠祭貫黃

國食瓜美悽然悼之遂輟食瓜奠於靈座敕餓往祭高上應卒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筵往祭

命使弔詞辛亥京兆尹及祥命使弔祠時祈祭各七十餘匹夷東餘舉乃背去遣使

設祭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遂使祭之

祭奠二

增文唐韓愈祭亡友柳子厚文曰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尤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　宋蘇軾撰哲宗祭司馬溫公文曰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內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

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又祭歐陽文忠文曰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所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君子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曰嗟夫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尤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與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

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
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
用捨進退屈申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
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以能通
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予云逝善人宜
哀予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
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
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
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
乎不聞　又祭蘇子美文曰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

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
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
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
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
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
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
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朱元晦祭
劉恭父樞密文曰嗚呼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
不并假以耆耋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密藩屏之重而

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功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
則起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
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
漣者也嗚呼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
弗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
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
帝眷弗豐報政三年鄂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
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
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惲恩漸適嬉於
堂遽哭於苫恩詔起之有埬其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

曰究汝衰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
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
旣張惠術四施曾有流莩化爲充肥帝嘉乃勳加勞進
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箋帝驚罷朝
悼此良弼嗚呼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道有
加公姿鸞鵠我性麏麚豈無異同卒莫疵瑕公之知我
亦晚而最迫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艱并
以誘我我其敢安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
一致屛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矧予之
懷竊究終始顧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昔誦離騷舉公

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議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在昔歲次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讐恥未雪冡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軒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敎之他靡顧謂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拆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又惟公家忠孝閥閱紀德銘功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牘日引月迻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推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卒大公門綏此憂慽山瓢往酹野蔌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情血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曰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而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

其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違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以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聽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　又祭張敬夫文曰自孔孟之云遠舉學絕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不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以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也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靡於斯而所

願將不遂也孜使得問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辭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志也　又祭呂伯恭著作文曰嗚呼天降害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爲之箴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

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佛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先訓詔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

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遘疾而言歸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聞逍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　又祭鄭自明文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隨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

憂天下之心其指議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王所爲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吾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稟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醉詞與淚以俱傷

賻賵一

原　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　穀梁傳曰車

馬曰賵貨財曰賻注賵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增 通典曰凡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元纁束帛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貨賵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送拜

賻賵二

原 副意 白虎通曰賻者助也賵者覆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意也 貴誠 禮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贈死 [illegible] 補喪 [illegible] 問費 [illegible] 歸書方 [illegible] 用幣 [illegible] 脫驂 [illegible] 布 [illegible] 遺 [illegible] 陳路 [illegible]

車 [illegible] 陳乘黃 [illegible] 賜粟帛 [illegible] 增 給絹布 原 無親 [illegible] 原 涉讓 [illegible] 何竝 [illegible] 王戎 [illegible] 辭 [illegible] 戒 [illegible] 不入廟門 [illegible] 班諸兄弟 [illegible] 增 裴度賵縑 [illegible] 李勣贈厚 [illegible] 給俸爲賵 [illegible] 賻布充

原 求賻非正 [illegible] 讀賵非古 [illegible] 增 麥舟助葬 [illegible] 資錢治喪 [illegible] 原 贈賻賵含 [illegible] 車馬貨財 [illegible] 增 不受賵賻 [illegible]

人又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書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閒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所賻錢賜續家 齊書曰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 又江斅卒遺令不受賻詔贈錢三萬布百匹子蒨敢遵斅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脫衣為贈 齊書曰張融有孝義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后超人孫微久月遭母喪居貧無弔之悉脫衣以為贈被牛被而反

賻賵三

增 詩 宋蘇軾贈李憲仲哀詞并敘曰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氏

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贈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詩云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帷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又贈

章默并敘曰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干有父母兄弟之喪貧不能舉以是惓惓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悼焉是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孝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泣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曉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聖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則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陁林烏鳶任狼籍

助喪

原 主辭 漢項昆在吳吳人妻柔常主辦部署壹隴後樹 人能辨尉天人以得官白言君曰果共喪使公其事 賀乃喪不之 執事 弔非從主人言必助主人執事 助原壤 原壤之母死夫 于頭之之 助孟氏 傳曰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使正夫助之 致金 納貝 末榔使公殺之喪中曰聽役於司徒從者如致金玉貨貝於君 末〻致馬資於有司徽者曰贈從者臣為君喪納貨貝 旬於君助曰司納於有司 先生後罷 陳平家貧每助喪以先往後罷為助

披引紼

原 葛紼 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注引柩則用之 榆沆 以榆汁置車下則滑而易進也 設披 儀禮曰設披披絡柳也 設撥 檀弓悼之喪哀公欲設撥注撥以引柩車所謂紼也 執引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同名異言 勸防 周禮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謂勸猶倡率前引者防謂執備傾覆

明器

原 芻靈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注芻靈束茅為人馬也

俑者 檀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似生人也

神器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鬼器 禮仲憲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附於棺 檀弓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棺明器也書義示

異於人 釋名云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

既殯布 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為葬備 以器

多陳省納 喪服小記云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

有形無實 鹽鐵論云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挽歌一

增 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衛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挽歌二

原 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作長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 謝綽拾遺錄曰太祖嘗名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宋書范曄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曹屬王琛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 梁書謝幾卿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為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揚石井宅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

挽歌不屑物議・增北史曰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一二篇惟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挽盧郎　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爲挽詞二解述倓志命挽士歌之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爲挽詞帝擇其尤悲者歌之　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爲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若是乎　廣異記沈亞之夢爲秦穆公幼女弄玉壻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白日閒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姚合謂沈亞之曰吾玉女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問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朱帳擇地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喜之及寤能記其事

挽歌三

原虞殯　田歌左傳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虞殯葬歌示必死　譙周法訓曰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於尸鄉自殺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爲此歌以寄哀音

松雲　薤露江智淵宣貴妃挽歌曰甘譴來塵宸廷組覓盧存雲松方露壽風草已聲原溫子昇相國清河王挽歌曰高門詎改轍曲沼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鈴唱　紼謳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倡和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苦用力也行紼所有謳者爲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

梁會　袁遊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之歌坐中流涕　張說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遮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桓伊挽歌　傅元哀詩裴啟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流涕切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　傅元七哀詩曰杳杳一泉室冥冥長夜臺

增延年二曲　思道八篇並詳挽歌

挽歌四

增州人歌挽韓文董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　自制挽歌詳挽歌二　夢作挽歌詳挽歌二　門生輓送漢記鄭弘薨皇太后臨其吏皆曰門生輓送

挽歌五

原詩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人死一去何時歸　又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魏繆襲挽歌詩曰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

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長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又挽歌辭曰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
語口無辭　晉陸機挽歌辭曰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
泰素驂儜轜軒元駟鶩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斾悲
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又
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旟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
扶筵泣靈轜動轇轕龍首矯崔嵬挽歌挾轂唱嘈嘈一
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
飛　又王侯挽歌辭曰孤魂雖有識冥漠難為符操心
元芒內注血胎見區　又士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
瓦雞焉能鳴安寢曾丘下時聞板築聲　又挽歌詩曰
中闈且勿諠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含
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餞飲悵莫反出宿歸無期　又
挽歌詩曰重阜何崔嵬元廬竄其間磅礴立四極穹隆
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壙宵何遼廓大暮安
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
鄰昔為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豐肌享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

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又
傅元挽歌辭曰人生尠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
凶候形素顏衣衾為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
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　又挽歌曰靈坐
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丘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
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坐玉殿歿歸幽都宮地下無滿
期安知秋與冬　又挽歌曰路柳夾靈轜旟旐隨風征
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宋陶潛挽歌曰有生必有
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
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
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
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
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所適託體同山阿　北齊祖孝徵挽歌詩曰昔日驅
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

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君王 原 劉
禕之孝敬皇帝挽歌詩曰戒奠虛金輅錫號紀鴻名地
叶蒼梧野途經紫聚城重照掩寒色晨飈斷曙聲一隨
仙驥遠雪露愁陰生 增 唐鄭丹明皇挽歌曰律曆千
年會車書萬里同固翔常戴日豈意厭觀風地慘新疆
理城推舊戰功山河萬古壯今夕盡歸空 又肅宗挽
歌曰國以重明受天從諒闇移諸侯方北面白日又西
馳龍影當泉落鴻名向廟垂永言青史上還見載無爲
李端代宗挽歌曰祖庭三獻罷嚴衞百靈朝警蹕移
前殿宮車上渭橋寒霜凝羽葆野火咽笳簫已向新京
兆誰云天路遥 白居易德宗挽歌曰執象宗元祖貽
謀啟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
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曰虞帝南巡後
殷宗諒闇中初辭鑄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
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曰夢減三齡
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
笳笙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劉禹錫德宗
挽歌曰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絃調六氣揮翰動
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上人瑤池無轍迹誰見屬車
塵 又曰鳳翣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秘器楚挽

咽繁聲駐紼辭清廟凝笳背直城惟應留內傳知是向
蓬瀛 元稹順宗挽辭曰不改延洪祚因成揖讓朝謳
歌同戴啟遏密共思堯雨露施恩廣梯航會葬遥號弓
那獨切曾感昔年招 又元稹憲宗挽歌辭曰國付重
離後身隨十聖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丈言虛
設華胥事眇然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 張祜憲宗
挽歌曰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帝未
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
峯 白居易奉敕撰進開成大行皇帝挽歌曰晏駕辭
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袞晚餘堯
曆綸新啟夏圖三朝連棣萼從古帝王無 又曰嚴恭
七月禮哀動萬人心地感騰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
漸遠濛汜日初沉惟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宋王元
之太宗挽歌曰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
傳啟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
暗九絃琴 又曰日到虞泉路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
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
千古恨難勝 王安石仁宗挽詞曰去序三朝聖行崩
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
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又曰憑几微言絕羣

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又曰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邈然虛五座不復望殊旒待旦移巾情褰人攺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又曰同軌羣方至因山七日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捲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軔西去不更回　歐陽修仁宗挽詞曰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待金錢買道車　又曰都人投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又曰素幰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在昭陵洛水東　又曰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魂夢到鈞天　黃庭堅神宗挽詞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葉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又曰鈞禁收賢輔大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又曰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忽為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萬國任姒正興周　葉適高宗挽詞曰何止趨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整乾坤黃屋堯年度青山

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朱熹孝宗挽章曰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月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衮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用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衡程發阜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躧翔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　宋御製寧宗挽詞曰冲淡疑金粟憂勤失貸丹講餘曦巳午班促漏方殘濟野雲生暗蒼梧日轉寒列朝從藝祖天闕會金鑾　又曰仙御賓空日龍飛杳杳間五霞呈瑞彩九虎敞重關寶輦扶蒼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覲天顏　元王惲奉挽世祖皇帝詩曰瀛水龍飛日長楊羽獵時天顏幾五見兩淚遠雙垂化日中天赫陰雲萬里馳何由知帝力耕鑿樂雍熙　又曰去歲回鑾輅旌麾擁萬靈今春辭晝晏弓劍閟泉扃黼扆虛瓊島雲龍慘帝庭詞臣思補報淚濕簡編青　明王英仁宗挽詞曰歲晏橋山路風淒薄暮天珠襦函夜月石馬鎖寒煙尊謚高千古陵祠享萬年遺民念恩澤猶想奏薰絃　王直景陵挽歌曰苦霧纏丹旐陰雲擁翠旗山川皆斂色草木亦含悲雨泣千官送風號萬國隨蕭蕭笳吹發

不似奏韶時　又曰靈御陪仁考仙遊侍太宗珠丘連翠殿玉匣閟元宮海宇攀號切天庭陟降同遥知六龍駕長度五雲中　李東陽孝宗挽歌曰此日眞何日陰雲掩上台晦冥天色變嗚咽水聲哀舊恨齊山嶽遺恩徧草萊萬方同一慟痛哭轉成雷　又曰聖德同天縱皇圖與日升乾維中斷絶坤軸乍崩騰輦蓋辭雙闕河山護六陵生成直罔報攀送竟何能　又曰恭己同虞帝祇台比夏王內庭無女謁外圍絶禽荒富有天和養終期曆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摧傷　又曰聖道通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

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在遺訓炳丹青　又曰鶴髮承顏日龍樓問寢辰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高萬國垂憲及千春　又曰畎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昃日露禱必深更歲旱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卹詔朝野共吞聲　又曰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道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又曰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天語丁寧際龍顏髣像中此身眞隔世地下倘相從

又曰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臥已橋山堯莢驚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又曰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天梯月逈鳴鸞靜山園簇仗齊元宮松柏裏瞻望轉淒迷　李東陽大行皇帝挽歌辭曰北闕南都衆鎬豐我皇身自際時雍祇應龍種如高帝何止虬髯似太宗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躡仙班侍九重　又曰聖朝偃武修文日共道王言似六經宋史重施新袞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升龍象賜墨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陵青　毛紀武廟挽歌曰玉輦今何處宸遊事已空淚

多湘水竹悲切鼎湖弓汗簡千年後釣天一夢中空餘舊戎帳金甲凜霜風　吳國倫世宗挽章曰只怪鈞天夢未通帝星遥夜燭冥濛金輿罷幸三芝館玉几深憑五柞宮遺詔普天俱朔雪望靈何地不悲風鼎湖自有雲龍會虛使千官泣墮弓　又曰載筆曾趨供奉班江湖猶自憶龍顏宮雲不散神仙仗禁月常飄玉女環似有飛輪馳帝座不知遺劒在人間千門望幸渾無計却恨蓬萊使未還

【原】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詩曰旭早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迥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增】唐白

居易太子挽歌曰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苑風雪蔽梁園鹵簿凌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僚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挽卜鄰吉歹河南王詩曰哲人萎矣棟梁傾回首西風涕暗零三世功名今古史百年過客短長亭手扶紅日名猶在身就黃粱夢不醒記取汾陽舊勳業紫薇留種繼芳馨　明方孝孺懿文太子挽詩曰盛德臨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級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淚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已失羣生望空餘後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鏞懸寶命笙鶴動哀音誰紹三王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未登辰極定忍見泰山頹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動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誄德南郊在千秋有頌聲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僚友〔原〕唐上官儀謝都督挽歌曰濮漠佳城幽蒼蒼松檟暮魚蕃飄欲卷宛駟悲還顧楚鏡繞盧山胡笳臨武庫悵然郊原靜煙生歸鳥度　駱賓王樂大夫挽歌曰萬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增〕唐賈島挽孟寂詩曰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宋歐陽修挽老泉詩曰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蘇軾挽張文潛詩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業餘每見便吟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劍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又挽孔長源詩曰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半夜千門響詩句明朝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　又挽姚莊田詩曰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韓吏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

樂逍遥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眞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王介甫挽司馬温公詩曰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推深萬物表不命四時行日者傾二接天乎眞兩楹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又挽韓忠獻詩曰心期自與衆人殊作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喪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曰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早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英姿與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彛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又挽賈魏公詩曰功名烜赫在三

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綬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擒流民復出甲甘陵牧黨銷甲第祗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元楊維楨挽達兼善御史詩曰黑風吹雨海冥冥被甲船頭夜點兵報國豈知身有死誓天不與賊俱生神遊碧落青騾遠氣挾洪濤白馬迎金匱正修仁義傳史官執筆淚先傾　王翰挽達漳州詩曰壘雲壓城天柱折長烽夜照孤城節劍血飛丹氣奪虹銀章獨手紛如雪丈夫顧義不顧死泰華可摧川可竭蕉黃荔丹酒滿壺千載漳人醉嗚咽　宮闈【原】唐李百藥文德皇后挽歌曰徘徊兩儀殿悵望九成臺玉

輦終辭宴瑤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寒山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朱子奢文德皇后挽歌詩曰神京背紫陌縞駟結行輈北去横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向壠沒霜氣入松愀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上官儀江王太妃挽歌詩曰黃鳥悲歌絶椒花清頌餘埃凝寫鄰鏡網結和扉魚銀消風燭盡珠滅夜輪虛別有南陵路幽叢臨葉疎　崔融則天皇后挽歌曰霄陳虛禁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尺景天地慘何心紫殿金鋪澀黃陵玉座深鏡奩長不啟聖主淚沾襟　又詩曰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霾

中道軒星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增】唐韓愈大行皇太后挽歌曰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元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又曰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劍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又曰追攀萬國來驚衛百神陪畫翣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包佶昭德皇后挽歌曰西氾馳暉過東園別路長歲華帷隴柏春事罷公桑鼂兆開泉戸禽聲閉畫梁更聞哀禮過明詔制新喪　錢起貞

懿皇后挽詞曰淑麗詩傳美徽章禮飾哀有恩加象服
無日杞高禖曉月孤秋殿寒山出夜臺通靈深眷想青
鳥獨飛來　白居易昭德王皇后挽歌曰仙去逍遥境
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宫長鳳引曾辭輦蠶
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宋宋庠應制挽
莊惠后詩曰嬀幄柔明訓堯闈保護賢别君長樂寢誰
給水衡錢謹疾方加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
煥終天　又曰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
異室閟宫祠霧暗星軒隱天愁月御移翟車參享路無
復廟中期　又應制挽莊獻太后詩曰寶慈垂母訓一

紀御璿除地有占沙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翟輅
去宸居異日金縢啟方知復辟書　又曰旰昃身無倦
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桑魂斷濯龍車厭翣浮晨旭邊
簫咽暝霞惟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汪藻挽降祐太
后詩曰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
君深冊寶追崇德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
音　又曰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壼私恩
絶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桑桑綠誰臨繭
館春　明蘇祐昭皇聖太后挽章曰慈極空遺誥仙轝
去不還千官臨内殿萬姓哭深山雉扇秋新掩龍髯歲

久犖併將江上淚灑泰陵間　王維楨孝烈皇后挽
歌曰苑内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跨鳳聖念爲當
熊玉佩虚無裏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原】隋盧思道樂平長公主挽歌曰妝樓對馳道吹臺
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
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唐上官儀故北平公
主挽歌曰木落園池曠庭虚風露寒北里清音絶南陵
芳草殘遠氣猶標劒浮雲尚寫冠寂寂琴臺晚秋陰入
井幹　又高密長公主挽歌曰湘渚韜靈跡娥臺静瑞
音鳳逐清簫遠鸞隨幽鏡沉霜處華英落風前銀燭侵

寂寞平陽館月冷洞房深【增】崔顥詩曰鸞鏡埋塵罷
晚妝琴心猶憶鳳求凰雨消巫峽夢回早花落武陵春
去忙　宋神宗挽公主詩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
帳空閑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雲散舞衣都
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　又曰春風寒魯沅明月斷秦
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　又曰歌鐘雖不館桃李
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　蘇軾胡完夫母周
夫人挽詩曰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縉紳豈似
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
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又

挽穀父妻曰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高風雙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又挽余主簿母詩曰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雲軿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忽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又挽子容母曰蘇陳甥舅眞冰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爲善日

日新八十三年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亡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存知慍喜不須擁笏強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眞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王廷珪挽內詩奔月姮娥魂已清錦囊空貯誥封榮穆家酥酪盈門貴謝氏芝蘭滿砌生風散采雲生碧落霜飄寒菊墜紅英佳城萬古淒涼地隴水東流徠化聲　汪彥章詩曰壽母膺芝誥名郎戲綵衣凱風方欲報朝露忽先晞仙行三千滿人生七十稀閒居他日賦應愴板輿非黃庭堅詩曰翦髻賓筵盛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去伴青山大夢驚蝴蝶何時識佩環哀歌行欲絕丹旐兩班班　陳後山代南豐作挽詞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落葉風何急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螢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禮儀部三十　塚墓　塋墓　墓樹　祥禮　塲

塚墓一

增說文曰塚高墳也壟丘也墓兆域也　原又曰孔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增禮系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方言曰塚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堬或謂之采或謂之埌或謂之壠自關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安墓謂之墲　呂氏春秋曰世之為丘壠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爭為之豈不悲哉　禮論曰問君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答之云凡君臨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際君宜哭則主不敢以哭犯君耳　唐書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弘道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一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

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歛而傍殺墓中米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之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昭神道僧泓之說如此　圖葬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處乾尊欲得連埋隱軫然如亂雲望之翩翩絕而復連小頃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電即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伏節禦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頃則大欲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鼓別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者出公卿代代不絕封侯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蜿蛇者葬之出三千石凡依山作塚皆當立此東為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龜形又巍巍直上如闕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埋陵肥薄狀如馬形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埋陵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瘦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堙武子堙【原】又曰凡葬於龍耳出貴侯青鳥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二千石

冢墓二

【增】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

不脩墓【原】晉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親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增】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忠臣愛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吳書曰孫堅家在富春葬於東城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晉書曰金鄉縣北鑿石爲冢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鄉 後魏書曰李沖字思順高祖時爲尚書僕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病望墳掩淚 宋書曰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半減職裁卿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後子孫遂昌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有常坐處及卒墓工圖墓取其坐處焉 李錡叛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盧坦上言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上

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圍方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冢 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十鈞爲墓誌 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厭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名曰五婦冢今其人或名五丁冢 世說曰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陵今涉漲去五十里皆爲人居家桑田 列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左伯桃與荊將軍冢

比他日角哀夢柏桃語巳曰蒙子之恵而獲原厚葬荆
將軍自以豪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
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之矣角哀至期
日陳兵詣其塚上　三輔決録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
疾七年不藥乃爲命敕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
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
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
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人居
甘泉宮三年不返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
葬名曰思合墓　宋記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

雲氣氤氲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　拾遺
記曰南壽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
爲之窟穴不封不樹　幽明録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
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
有古塚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塚尋見欲更
殯葬忽見女尚生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塚有一物
於晨暮徐飄伸頭翕氣爲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於
塚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孫鍾吴郡富春人堅之祖也
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鍾
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見知何以相報此山下

善可作塚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世天子耶君可出百
步後顧見我去處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顧悉化成
白鶴而去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
次宗學家在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
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遥忽聞音樂諷誦之聲至夜白
雷出曰此間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遥至史
墓似聞墳下有管弦笑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
酈善長水經注智水東逕七女塚夾水羅布如七星高
十餘丈周圍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
計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

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粉水有文將軍塚前有石虎
石柱甚脩麗　閭丘羨爲南陽葬婦基側將半平其域夕
夢文諫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爲人所害　桓公塚西
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墓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
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
一塚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
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肩輿從人馬數百徑來坐
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塚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
吾塚因顧左右曳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處而去登
時絶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沮潰尋死　異苑曰潁川

諸葛閭字道明墓在楊州莊將山之西每至陰雨塜中輒有絃管之聲　荆州記曰膏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有單龍塜甚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諂之因此起兵後稱號于宛而龍卒故厚其葬　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採螺亭沙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日間所埋處但見古塜亭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　輿地志曰琵琶

圻有古墓半在水中甓有隱起字云琵琶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甓至京師時貴傳觀之　蘇州塜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元性多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羣燕數千銜土塜上今塜猶高大與他墳有異鄉村歲祭祀至今不絶　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爲塜焉諸生尊師法而陪葬者三百餘家松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石碑猶存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

石碑猶存　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嬴博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割此作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塜本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俱是後人培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汶水西墓西有僖公葬東有四舊墓傳云黄市也墓皆方墓圓墳　伏滔北征記曰姑孰九井山北十里山有吳人大將諸葛瑾墓墓墻猶存西北十八里宜瀆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鑿之　續述征記曰宿預州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劍挂樹則斯地也　奚仲塜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

名奚仲山下名奚仲亭　魯大夫叔梁紇塜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塜民傳曰防墳於墳地微高　伯魚墓孔子塜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塜在孔子塜南大小相望　師曠塜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山　楚武帝塜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文信君呂不韋塜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塜是也民傳言呂母塜不韋先墓故其塜名呂母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昭王與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塚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　唐書新語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塚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堅四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塚墓三

增 為圖 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 正位 周禮春官冢人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草青 血碧 北地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胡人異之因名青冢萇弘墓在偃師 弘周靈王賢臣無罪見殺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陰堂 神宅 揚益州子葬陰堂是夜治木非

春呂才傳疾葬之所神魂之宅 原 馬鬣封 牛眠地 禮記孔子之喪子夏曰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 晉書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葬焉果為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石麒麟 玉蟾蜍 西京雜記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脅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又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出 三公 致天子 晉有相羊祜墓當有受命者祜掘斷地勢以壞其形相曰猶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墮馬折臂位果至三公 郭[illegible] 周一畝 高七尺 見上冢墓一 皇覽

冢墓記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 百夫冢 三女墳 南康記南野有百夫冢 越記閩閩葬女於郡西名為三女墳 增 大宵宅 長夜宮 淮南子海於元形之中甘暝大宵之宅 文選齊安陸碑東首塋圍即宮長夜 原 若屋若堂 不封不樹 檀弓詳馬鬣封注 鹽鐵論古者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民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罳

塚墓四

增 度數 周禮春官墓大夫正其位掌其度數 地域 周禮春官墓大夫使皆有私地域 挍兆 周禮春官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冢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開遂 [illegible] 原 揚塚 [illegible] 疑

冢 曹操作七十二冢人欲發之不能悉其[illegible]所在因目曰疑冢 佳城 沈約詩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馬塚 夏侯嬰詳墓一 增 宿草 宿草陳根也謂墓上草已陳也劉孝標答劉沼書曰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illegible] 宅兆 詳墓三 [illegible] 不登 適墓不登壟 不歌 適墓不歌 永安 [illegible] 潛閭 曹植誄潛閭一扃尊靈永蟄 [illegible] 牛岡 馬塋 [illegible] 義門 [illegible] 神道 [illegible] 原 辨兆域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illegible] 除草木 [illegible] 哭而行 [illegible] 過則式 [illegible]

增長夜臺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一抔土又見駱賓王為徐敬業移檄文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原掃而待嚴延年母曰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樂請前公孫樂請見文子日丘斯升也吾報死丘

石為塚晉書賈充葬其伯父於陽翟金鄉縣地主墓發得銅槨

銅為槨昔見山陵後塚葬石子壽得金銀聞中有銅槨

蒼頡塚皇覽曰蒼頡塚在馮翊衙縣利鄉亭南高六丈

蚩尤塚皇覽曰蚩尤塚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

昭王墓荊州記曰昭王墓在江陵縣東

武侯墓武侯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壯士墓

淑人丘以鐘鼓之樂天子所葬盛姬之丘

增三高墓在吳江范蠡張翰陸龜蒙三人之墓

萬人塚

玉鉤斜隋煬帝葬宮人處

孝鵝塚

封樹以

巡厲居守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凡封度與其以度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原有功居前周禮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封崇四尺孔子葬母於防墓崇四尺

聖喆俱休

樹以楊柳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冢墓 十一

詩標冢此墓賊嗟長年之虛六軟慾奄逝而難留林雖葛柔與聖喆俱休

儉約非孝漢書云乃原涉自以為塚而其舍先為人所闢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忠孝刻石按戴延之西征記曰有石刻忠臣孝子之形象

樵採毋近

碑誄無守

泗水卻流

文梓交根

荊棘不生

不彫

松柏

增棺帷

塚存一履

劍履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冢墓 十二

遠墓在㭊縣唐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擲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明皇求其術不傳怒而殺之後有使自蜀還見公遠於北一殷駕上命發冢啓棺止存一杖 **墓土如丹** 扁鵲墓在彰德府湯陰縣路旁扁鵲爲同叢所妒刺死於此均傳墓上土可治疾請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 **墓光如練** 張龍華墓在上元縣秦淮之賞心亭天井中時有白光如匹練拘之如水不久氣散 **孤竹三塚** 孤竹三冢在永平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之冢圍子山有次君之冢馬鞍山有少君之冢傳曰國人立其中子蓋次君也 **延陵十字** 季札墓在江陰申浦孔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金蠶飛出** 蕭墓在臨江府城西[illegible] **之阿** [illegible] **雙鵰隨棲** [illegible] **首陽之南** [illegible] 原 **牛山** [illegible]

云自[illegible]陽城東[illegible] **藏有大鯉** [illegible] **寶爲** **龜魚** [illegible] **石爲松柏** [illegible] **白楊悲風** 詩 **兒羊燔椁** [illegible] **尋牛得地** [illegible] **以親相近** [illegible] **掛劍之樹** [illegible] **埋玉之地** [illegible] **斷折臂** [illegible] **泉** [illegible]

塚墓五

原詩 古墟墓詩曰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　宋孝武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軾濡露及山庭投步矜履蹈舉目增淒清軺路滅歸軫淪閽貿重扃深松朝已霧幽埏晏未明長楊敷晩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沈泉追愛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伏傾　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切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詩曰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絶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晩風　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先生墓詩曰漢陵淹館無晉珍洙風鈌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絶與禮邁前英談元踰往哲垣井忽以平煙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梁沈約經劉瓛墓詩曰表閭欽逸軌式墓禮貞魂化塗終眇默神理曖猶存塵經未輟幌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布楚席有靈樽　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水龍忽東騖青蓋乃西歸揭來易永久年代曖湮微苔石疑文字荆

墳失是非山鶯空曙響朧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
會不飛閒寂今如此望望霑人衣　又悲行路孤墳詩
曰行路一孤墳路成又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
幾經秋葉黄共見春流瀰金蠶不可識玉樹何曾蕊陌
上驅馳人笑歌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鄰此　虞
寨遊潮山悲古塚詩曰長林帶朝夕孤蒴枕江村疎松
含白水密篠滿平原荒墳改東葉低壟變年根西光長
櫝落促爾膝前樽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偃松將古
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
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壟日沈懸劒今何在風

楊空自吟　增唐顔胄適思詩曰繁華埽地歇蟋蟀充
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山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
横田豎鞕髑髏村童埽精靈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
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勲高盟忠貞寵
終奈樵採立嗣倚墳塋運否前政缺羣盜多蚊蝇即此
丘壟壞鐵心為雲纓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流臨
綠水一望解傷情　張籍北邙山詩曰洛陽北門北邙
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俱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
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
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壟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

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鳶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
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王建北邙山詩曰洛陽城北復
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
柏樹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
字滅後人重此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
高臺　薛逢詩曰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
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冥漠歸泉下功業
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前沙路平當時
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
冢象狐兎閒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

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
深固權位　鄭谷經賈島墓詩曰水繞荒墳縣路斜耕
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
陸龜蒙宮人斜詩曰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鶯哀怨問行
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漠塵　宋司馬光古
墳詩曰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廈屋碑版無文
荊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禿問人雖不言姓名昔皆高官
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凶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
寒食天祭膳不設無人哭　黄魯直過故人東平侯趙
景珍墓詩曰朱顔若留不肯住白髮攻爾欺得人嬋娟

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
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元
虞集盜發亞父塚詩曰盜發亞父塚寶劒寶累之塚開
寶氣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寶寧知亞父誰項王不
相信弟子遂與尸黄腸下深錮千歲復何爲　張翥皇
舅墓詩曰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
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我疑其藏必深錮或謂巳
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
原 賦 後漢張衡冢賦曰刋叢林鑿磐石超峻壟構大椁
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竹藩其域系

以脩墱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戎戎
繁霜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
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構元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
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　晉陸機感
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抵渚
沿黄河之曲湄覩虛墓於山梁託崇丘以自綏見兆域
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
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
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
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横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

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
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爲期
又賦曰生矜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騁形骸以下淪
兮漂營魂而上浮随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爲疇妍媸
混而爲一孰云識其所脩必眇代以遠覽兮夫何徇乎
區陳　晉傳咸登芒賦曰左光禄大夫濟北侯荀公前
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懐而作斯賦何天
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
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旻而逢罹與瓜瓞之緜緜飛英
發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保永祚于螽斯揾无妄之爲

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禍于元妃蘭房
閴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于九
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增 明何景明古塚
賦曰噫哉茲兆之敻邈兮曷構廣以復紆歷人代而幾
何兮又安知孰所居冥宮既巳開掖門又巳除故域繚
爲城兮脩隧踐以爲衢檢神器之靡存兮視靈衣而無
餘噫哉遐兮藐以芒魂化逝兮魄銷亡朽骸殘兮紛縱
横被服素塵兮掩元霜蔓草糾纏兮穢蘇生千秋萬歲
兮孰爾藏槩生平之極娛兮奄大塊之飄塵駟馬不復
御玉羞安復陳彼充房之姣麗兮緬幽冥而孰親桂櫊

蘭閣委丘谷兮又安施夫繐帳兮綺茵舞袖纚縰以何
見兮鳴瑟寂而無聞哀懸車之莫察兮怨脩夜之不晨
悦榮聲其遼闊兮痛素骨之翳緑榛嗟有生之必化兮
胡彼膚之長勤戚役役以趨世兮等飛蠅之與聚蚊日
月忽其不處兮剡焦類以競神匪往者之可鑒兮又安
知夫富貴之如浮雲　孫仲矜逝賦曰蒼蒼孟冬兮草
木莽莽緒風振於淒原兮滄流淒其回蕩氣徬徨而達
願兮見丘墳之纍纍狐狸臥其側兮豺狼號於四陲荆
棘生而翳薈兮松楸儼以成行念二畝之是列兮悲九
原之若堂進野叟而就問兮曰此故達人之藏昔夫子

之亭休兮羌積勢而孰當秉炎威以灼爍兮屹氷山而
造穹蒼於時鬼神避其力兮日月潛而莫襲其光欲轉
市而成山兮神人乃於焉以驅石明珠遠致來越裳兮
翠羽棼而羅室謂千齡之可矢兮曰壽夭而無常朝並
蓋乎河嶽兮夕迺齊乎秋霜縱珠襦以爲藏兮秪盈乎
裨之度也剡一逝而不復旋兮皆他人之數也歳未幾
而成墟兮塋龍從而蕪蕪石麟竊而爲砥兮翁仲貽之
牧夫玉魚縹緲留人間兮銀河蕩而爲池三泉湜其既
竭兮九京之骼而奚遺死生之慘忽兮惟大人之遠覽
懼脩名之不立兮老冉冉其無餘使生無益於時兮吾

寧淹而速化既樹德以培芳兮縱夕往而奚咤觀上古
之明哲兮亦率由乎此行循繩墨而不頗兮故雖死而
猶生

原 表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
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有即敘之民京邑開吴
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於百世春雨潤木自葉
落根鵠鴞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
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吴之主而蒸嘗絶於三葉園
陵殘於薪採

原 教宋傅亮脩復前漢諸陵教曰夫信陵之墳守衞無

曠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隷猶見禮
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横流功
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又脩楚元王墓教曰夫
褒賢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
基德啓藩斯境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
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況瓜瓞
攸興開源自本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埽

原 文宋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壍一丈得古冢上
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

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既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漠君云爾芻靈已毀塗車既摧蔗傳餘節瓜表遺犀十仞斯建百堵斯齊墉不可轉塗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櫬增哀

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記封樹遺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寔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蓋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轊櫝輌勒彼山虞覆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廬墓　薤墓　壽藏　發冢附

原 獸馴 晉夏方廬墓側猛獸馴其旁

兎擾 後漢蔡邕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

顯名 漢原涉先廬冢三年由是顯名京師中

稱孝 後漢書曰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而居其中行服二十年鄉里皆稱孝蕃與相見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于鬼神遂致其罪

馬援 馬援兄卒期年不離墓所

殷簡 殷仲堪為桓玄所殺子簡之廬墓側

手刃盜 李充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樹充手刃

之

獸殺鹿 鹿犯松栽歎為殺也許孜事

增 生紫芝 孝童某在庭州府學東亭姓周名智六歲喪父廬於墓有紫芝之祥

集嚾雀 支漸蜀之資陽人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旁羣烏嚾雀翔集壁親喪廬墓舍椽花而插又徐仲原學江人墳數街寸而墨壅

廬冢彌年 崔衍居父喪號護柩行千里道路為之流涕廬墳彌年

捧土濡涕 柳宗元安豐孝門銘曰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隴晉月肖寒暑在廬

假廬柴毀 膠東郡王道彥父喪荷土就墳鄉時松柏姪廬柴毀練親友不復識

手植松柏 蔣挺之宰兄弟廬墓側手植松柏

泣條松柏 晉王裒父儀為司馬昭所殺裒下拜號攀柏悲號涕淚著樹

居廬櫛沐 元褒母終廬次廢櫛沐恆蔬飲水

藉無茵席 元德秀母亡廬母墓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穿壙為門 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違還聞已亡即穿壙為門晨夕號泣墓左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垂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兎馴擾縣令刊石記之

延壁作冢 林攢泉州莆田人母亡延壁作冢廬其右有白烏甘露降

白鵲上廬 支叔才母亡廬墓有白鵲上廬旁

白兎循塋 許法謹滄州清池人母喪常廬於墓有甘露嘉木連理白兎之祥並出

羣鹿馴擾 許無量母喪廬墓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

發

表異其門 薛嫣備有志行居喪廬墓府太宗詔表異其門

詔表其廬 劉知柔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

擁墳椎膺 唐李華作雲武二孝子贊侯知道程俱羅生盡以孝殁奉以哀廬於墓次號泣無節擁墳椎膺叫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獨在塚側 後漢祭肜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煙火而肜則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不離墳墓 後漢書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後太守鮑眾舉孝廉慟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墓地自裂 崔鴻前趙錄曰張禹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負土於廬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柩亦自破母屍蘇活

原 開白日之銘已從卜

宅　軫聞雷之痛未忍離情　念劬勞之德難報棘心

慘毀瘠之容長居萬里　精誠有感鳥銜土以成墳

顏氏　哭泣無時柏沾涕而變色　王裒　旌墓〔增〕樹闕　安岐召師

有孝子孝聞天下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　樹碑　周葬二事見都有丈　旌比干　武王

克商封比干之墓出泰誓　表蜀女　王本紀武都有丈夫化爲女美好蓋山之精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王發卒之成都郭中

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義婦塚　人在少寡同行黎人知觀乃女子孝

爲鄴令卒葬此視下邦墓下家而項蓮同葬謝安奏封義婦塚　思賢碑　瑞豫子章墓記徐

郡南白社牧守孫與於碑冢基上思賢大碑二　爲置守塚　謝

景立碑太守陵萬於碑墓世上懷思松　除盧植墓

漢書張賀爲夏侯廷尉置冢即二位賢充　魏武令曰

上遣念賀思封其塚置守冢　豐營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塋墓　三十三

故北地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

之楨幹也今丞相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

醊以彰厥德

禁關象山　李賢傳秦叔寶墓石爲人馬象其戰陣立於墓前太宗詔有司以

塚石旌功　昭陵下之

碑　唐書韓思復傳唐宗朝爲長安令卒贈給事中太宗勅有司入公之墓

送葬筆題碑云有忠孝之墳　題思復

朝當祭聲度封征房墓出軍于韓長祭之　封墳祭墓　介土

青山北宋郡之趙墓燕集　建祠置田　李白墓在太

爲建祠置田守之松年之　府城東南之

元晦記公清風高節著　建亭立垣　劉寵墓在

而丘且沒曾棘中足吾　府城之西亭無垣主朱

以成墓記　劉府鏡襄西亭建無

樵牧　建亭立垣乃建亭立垣　知

〔增〕壽藏取其遠　漢書注云者聞之後世不幸謂之壽藏意也

所息　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治塋平陵　張禹年老自治塚地又近延陵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地起祠堂好

居　晉崇禮安萬壽之中曰　墓自營詩

〔增〕發塚　桓公墳　桓公墓在齊縣南山之丘阿齊仲牛山之上

得名山一石鼎有首公在陰三十里人

得金錢數十得水珠又有不一所晉嘉太人以入中

棘華鑄地山玉而得物三里

樂書塚　西京雜記廣川王發樂書塚又有一

左足王夢一丈夫白鬚眉謂王曰何故傷吾

左腳乃以杖扣王左腳覺腳痛生瘡至死不差

范增墓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一里有人題詩

陳蕃塚　南康記陳蕃塚在山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

劉表塚　伍輯之從征記劉表塚在高平郡

數十斛香　殮中著蘇合消疾之香聞數里

十壹墓

詠墓之中

遠家人所就時塚成　作壽塚而得罪未因以又信葬宅

一勳在所何不曆　酌酒賦詩　李暨遺宴爲酒塚賦詩

君何吾事不暫遊此中生死一

可營墓樹松及未　設榻爲寢

上置所樹十經要向及素琴時士貴其達

鄧　塋墓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四　塋墓　三十四

自著寢

之宗張上以　瞻望永宅

馬祖於叔子敦軒公

營記墓遺比吾左右地之宅也

陵墓起塚周營數里有門內

外爲賢便房圍相題

登山魚心遂作兒墳

凄東南

將作起塚　帝令將作起塚

魚山營墓　曹植

國兒壽塚　晉書曰國兒於西平

天福壽塚

唐英國公李勣宗墳諸陽

詣賜墳塋

[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冢墓

[illegible]

張詹墓

[illegible]

嬰齊墓

[illegible]

楚昭王冢

[illegible]

安釐王冢

[illegible]

鼻天子墓

[illegible]

李晉王墓

[illegible]

寒石壁

[illegible]

柳萇墓

[illegible]

漢宮人冢

[illegible]

元石冢

[illegible]

尉佗冢

[illegible]

女子冢

[illegible]

甄邯墓

[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冢墓

[illegible]

桓溫冢

[illegible]

園地冢

[illegible]

桓溫女冢

[illegible]

楚王冢

[illegible]

太原冢

[illegible]

張騫冢

[illegible]

江陵冢

[illegible]

吳芮冢

[illegible]

明友冢

[illegible]

活明友足値光女買如家奴記言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張盧塚

漢趙男子張記上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盧復由之盧而得生蘇起不能具決聞盜姓名郡縣以二十七日元意人好充盜發其冢由之盧而得生蘇不起能具決聞廣州人牧姓張呼延漢以問詔三百曰不以其終身惡耍功善論管三百國內塚歲一切發掘其奇異者好記廣川無少年文游識無度國八尺許廣一伏容四十人以手撫

哀王塚

王西去京疾雖好記廣川之冢于家以石為樽高八尺許廣一伏容四十人以手撫之照夜如中有石牀一屏風金銀雜具皆正如新見王棺自柩與服器之照但牀上玉匣盂石牀一屏風枚金鑲雜具周正不新見王棺自柩與服

哀王塚

廣川王發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之乃開中有一漆甲光可照人餘重力不入乃鑿之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錢數十枚屏風石牀上或在床上或在牀下衣服形色似生時帳帳等亦復有金錢甚是精高似婦人之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似有物但衣服鮮明不壞古有婦女二十許食器之形悉皆有鐵鏡數百枚飾文式繡漆奇物

且渠

禮儀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喪

三

冢又發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尸一男一女年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裳肌膚顏色如生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故

幽公塚

又發幽公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反問發墓

史記田單列傳燕人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

勸免發墓

章帝時張純奏請元和之年將公王以下諸侯郎發墓事帝曰發人之墓非仁者所忍宜勿從詔曰朕與同之乃不聽從

虞祔

原

迎精

禮記反哭謂迎精而反也

成事

禮記注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三五

五士二虞大夫五諸侯七

牲牢

士虞上大夫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少牢

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特牲

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以虞易奠

葬日虞

禮記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明日祔

禮記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從昭穆

禮記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注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親者謂舅之所生也婦祔於祖姑

祔祖姑

禮記婦祔於祖姑注以祔祭也三虞卒哭祔以孫從祖

速反而虞

禮記葬於墓所必速反而虞如喪禮注以急之也

卒哭而祔

禮記卒哭而祔

始柔後剛

禮記注始虞用柔日後虞用剛日亦喪事先重後輕則卒哭在虞之後丁日始虞用柔日則後日以剛日也

卑不僭尊

禮記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者其妾祖姑者亦從其昭穆之妾尊可及卑

尊可及卑

禮記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注以其尊卑相等也妾祔於妾祖姑

先重後輕

禮記注喪事先重而後輕

虞祔　祥禫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二十

祥禫

原

縞冠

禮記祥而縞冠素紕注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從御

禮記既祥從御注御婦人也

除服

禮記祥而除服

肉食

禮記既祥而食肉注素食菜果

復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不以死傷生也所宜復生

去喪

禮記去喪無所不佩

鼓琴

禮記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注鼓琴者祥日而彈素琴也

成歌

禮記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歌

饋肉

禮記祥之日饋肉注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十琴

禮記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小祥

禮記期而小祥士虞禮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注小祥

大祥

禮記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注大祥祭名

澹然

禮記中月而禫注禫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

廓然

禮記祥而廓然

踰月歌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從月樂禮是月禫徙月樂言明月可以樂 哀未忘親喪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也 痛未盡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增 練而杖家語魯大夫練而杖子貢問孔子曰非禮也 禫而御禮詳前注從 禫而佩傳曰禫而無所不佩 練而牀書大傳子夫練而牀孔子曰非禮也

原 吉服筮尸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不以凶服問吉事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縞冠以祭祭成喪者祭以縞冠既祭乃服朝服縞冠居喪服未除常著縞冠純吉 昭公失早昔者昭公早失大祥而素縞冠乃服朝服行禮也注云昭公去縞而服素冠 孝公失過孝公大祥禮過也注云孝公失禮過小也 若駟過隙注言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 見似目瞿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禮儀部

祥禫

加人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有子非禮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非禮也 垂冠戴纓元冠垂纓不當戴纓 撤筵收幃 喪禮既祥撤筵收幃 貌不此生之肖 父在庶母不禫記曰父在為母不禫注子為父後為出母無服 練祭酬賓不舉 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無尸者 服從 情殺哀以禮終 孝無終始 喪有祥禫 哀極終

堂禮及過隙孝自中出哀以外除 增 杖絰外除 柴瘠加等 衣冠之變禮不可踰 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原 祥雖除服憂且終身 雖送終之有已豈孝思之可忘 增 喪紀有終哀德靡極度新宮而

館御諷吉日之祖遷 寒暑之變忽焉再期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即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 原 日月其除變禮容于衰絰 霜露所感遵祀典于練祥 增 君子爲難子臯親喪而永慕先王制禮孟獻禫懸而不樂 既祥絲屨見孔父之深譏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操 恩懷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作樂 去順効逆魯史稱其速禍 朝祥暮歌鄒人據而興誚 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以今況昔未悖送終之禮 琴禫服數

殤一

增 儀禮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凡男女亡年十九至十六歲爲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爲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皆爲無服之殤

殤二

原 禁嫁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不尸 禮不殤不備祭不備尸 陰厭 凡祭殤不立尸不為殤告利成其宗子之殤則特牲祭無尸是謂陰厭注宗子從祭如成人之祭 陽厭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注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也 不備禮 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不備禮也 注凡庶子之適子也厭祭殤而不備而已不注

備禮也用棺衣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詳殤 增 王祭五侯祭三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死戰以成禮魯與齊戰于郎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注童子未冠者之稱以其死社稷故葬以成人之禮

原 配殤非禮郁原有女早亡曾孫覺子晳舒亦沒未合葬是辭曰非禮也請乃取戮夫女合葬焉

原 宗子從成人詳陰歐主

笄冠不爲殤大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 增 七歲無服

一詳殤 原 堲周葬下殤檀弓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四

樂部一 樂總載 律 制樂 掌樂 韓宗 知音

樂總載一

原 說文曰樂五聲八音總也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增 周禮曰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以善物喻善事也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諷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誦言發端曰言語答述曰語 原 周禮曰天子宮縣四面如宮諸侯軒縣形如車亦曰曲縣大夫判縣又去其北面士特縣凡樂作謂之奏九奏乃終謂之九成樂終謂之闋凡縣鍾磬之半爲堵全爲肆半爲鍾磬各八共十六枚而在一簴

周官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元注云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爾雅釋樂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璞注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禮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

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又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又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疾舒樂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又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又曰夫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增 又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以合之也 原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增 公羊傳曰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舞四裔之樂大德廣及之也　詩正義曰五帝以還

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　尚書大傳樂曰且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原 五經通義曰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釋智匠樂錄曰金為鐘鎛鐲鐃石為磬絲為琴瑟箜篌箏筑琵琶竹為篪笛籥簫管匏為笙簧竽土為塤缶革為鼓木為柷敔也　又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又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分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　又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　五經要義曰周禮鐘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　又曰凡樂音有八鼓謂之革鐘謂之金磬謂之石琴瑟謂之絲簫管謂之竹塤謂之土柷敔謂之木笙謂之匏是謂八音 增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曆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 原 樂緯曰六律黃鐘十一月太蔟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六呂大呂十二月夾鐘二月仲

呂四月林鐘六月南呂八月應鐘十月陽爲律陰爲呂總謂之十二月律周禮鐘師掌金奏大樂皆以鐘鼓奏九夏夏樂章名若今之奏鼓吹一曰王夏天子出入奏之二曰肆夏祭祀尸出入奏之亦主賓入門奏之享四方奏之三曰昭夏牲出入奏之四曰納夏享四方奏之五曰章夏納有功奏之六曰齊夏大夫祭奏之七曰涘夏族人侍奏之八曰械夏賓醉出奏之九曰驁夏公出入奏之天子祭祀用六代之樂一曰雲門二曰咸池三曰簫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六曰大武國語曰金尚羽石尚角竹尚商絲尚宮匏土尚徵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集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

不踰曰平【增】樂緯曰坎主冬至樂用宮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敔【原】又曰黃帝樂曰咸池也音施道施於民故曰減也帝嚳曰六英道有英華故曰六英顓頊曰五莖道有根莖故曰五莖堯曰大章堯時仁義大行法度章明故曰大章舜曰簫韶韶繼也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禹曰大夏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大平故曰大夏殷曰濩湯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濩濩音護周曰勺又曰大武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原】沈約宋書曰秦樂曰五行始皇所改漢樂曰文始高祖改韶舞爲之武德高祖造舞人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安世舊曰房中秦改壽人孝惠改爲安世昭容高祖造生於武德

禮容[illegible]嘉至[illegible]四時文帝所以造昭德孝武帝造[illegible]盛德[illegible]雲翹育命[illegible]巴渝[illegible]魏樂曰昭武改漢巴俞正世[illegible]又迎靈[illegible]武頌改漢武德昭業改漢昭容鳳翔[illegible]靈應[illegible]大韶改漢文始大武改秦五行【增】晉樂曰正德大悅[illegible]宣武[illegible]宣文武[illegible]宋樂曰凱容[illegible]夏[illegible]齊樂曰高德[illegible]明和[illegible]梁樂曰大壯[illegible]大觀[illegible]陳樂曰代北後魏樂曰人肩皇始[illegible]嘉成[illegible]北齊樂曰廣成[illegible]後周樂曰山雲[illegible]

[illegible]隋樂曰地厚天高[illegible]唐樂曰七德[illegible]九功[illegible]上元[illegible]龍池[illegible]中和樂[illegible]後梁樂曰慶和崇德[illegible]後唐樂曰武成[illegible]雍熙[illegible]後晉樂曰元同文同昭德成功後漢樂曰治安[illegible]振德[illegible]觀象[illegible]講功[illegible]周樂曰政和[illegible]善勝[illegible]崇德[illegible]象成[illegible]宋樂曰文德[illegible]武功[illegible]元德聲聞[illegible]天下大定[illegible]遼樂曰隆安[illegible]貞安[illegible]金樂曰太和[illegible]元樂曰大成[illegible]明樂曰中和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

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其音疾以清 原 楚辭曰陳鐘案鼓造新歌涉江採菱發陽阿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竽瑟狂會塡鳴鼓宮庭震驚發激楚　又曰代奏鄭衛鳴竽張伏戲駕辯楚勞商　淮南子曰奏雅樂者始於陽阿採菱　白虎通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鳴也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撫流徵於堂與鳴鼓巴渝交作堂下 增 風俗通曰案劉歆鐘律書曰春宮秋律百事必調秋宮春律萬物必

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　文中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國語伶州鳩對問律曰大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原 史記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兆民　班固漢書曰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

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增 遼史曰遼有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諧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 原 袁淮招公子曰燕倡趙舞齊商歌五色紛華曳纖羅　孔融與許博士書曰今足下遠以爨器金石並至爲國家來儀之瑞 增 朱熹曰古樂亦難遂復今樂中誠去其噍殺促數之音並考其律呂令得其正製撰樂章惟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下恩義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　宋蔡元定律呂新書曰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

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元吳萊與黃明遠論樂書曰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　又曰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梧者多耳　明黃佐樂典云天地之氣其本諸身乎五聲五官也六律六府也誠合神應而樂興矣　明吳繼仕曰五音原於天而生於人宮聲最居上元聲出於中宮其氣直升商聲次上元聲

出於中前其氣斜升角聲平舒元聲又出於前其氣橫出徵聲下行其氣出於前下其氣舒遲羽聲下降元聲出於下下其氣沉滯上下升沉秩不紊也　又曰詩經一部乃周之全樂十五國風王侯卿大夫士庶者如明良南風之歌韶之遺也商頌五篇濩之遺也通用之樂也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也周魯二頌宗廟郊社之樂也

樂總載二

原禮記曰夔始作樂以賞諸侯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於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韓子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觴之靈公乃召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元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而延頸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隋廊瓦　增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故樂不獨自樂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又以正人　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瑟而潛魚

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原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增漢武帝別傳曰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於帝殿命帝共坐數行觴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撫雲和之瑟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振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安法嬰歌元雲之曲　增摯虞決疑曰漢末喪亂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

識舊法始復設軒懸鐘磬至於今用之 增 隋書曰文
帝性恭儉不好聲伎嘗謂牛弘定樂帝曰非正聲雅樂
清商九部舞皆令罷之 又曰萬寶常妙達音律徧工
八音嘗於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前
器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 唐書曰
神龍元年正月辛酉京太廟大樂令裴知古謂萬年令
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變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
中宗復位 南卓羯鼓錄曰元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
凡是管絃必造其妙制作曲調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
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

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夔曠不能過 左編曰宋魏
漢津獻樂議曰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
左手中指三節三寸爲君裁宮聲管四指三節三寸爲
臣裁商聲管五指三節三寸爲物裁羽聲管得三指合
爲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於是請上指式內侍黃經臣
秘奏帝指不可示外人第略比度與之人不及知也後
十三年帝一夕忽夢人言樂成而鳳鳥不至乎蓋非帝
指也帝悟大悔歎 文獻通考曰宋景祐中上出御製
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
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

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
配之以四時建之以日月通之以鞮竺演之以六壬遁
甲之法 金世宗大定九年皇太子生上宴於東宮命
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
卿等共之不亦樂乎 明楊繼盛年譜曰繼盛爲南吏
部主事師事南兵部尚書韓邦奇從之學樂一日韓曰
吾欲製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
如楊退而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一夕夢大舜坐堂
上授以金鐘使之擊曰此黃鐘也醒而恍若有悟趣燈
製管比十二管成韓擊節稱善楊知樂之名遂大著

樂總載三

原 省風 考俗 左傳伶州鳩曰夫鼓音之輿也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樂叶圖樂樂
贊其聲知以音考以俗驗以物類 滌邪 蕩穢 五經通義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
修樂於志運中和也萬民成爲雜和識辭的史記凡作樂者使鈍爲以飾賦性 合愛 定
和 禮記樂者異文合愛者也孫舞子夫樂者審一以定和率一以定禮 昭德 表功
述的宋書觀公節奏曰烈祖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著功表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武文武爲賦象象文武
聖德所章明也臣等謹制樂名曰章誠文武之謝丙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 同
和 交泰 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阮籍論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
父表百物來依也許慎五經異義樂所以節百事致有五節漢書禮樂志有
五節 四會 節以音楚四會宋玉高唐賦小云聲附芋篇五變四會
升歌 列舞 儀禮主人升受齋樂

闕升歌鹿鳴
冠華張衡東京賦列舞八佾
節總載六變
全性 修一樂以五經析疑先王之制禮樂也
心史記樂導志故韶其禮樂以
也記以五音 [illegible]
音導漢樂書者所以動盪血脈通精神而和正心也
崇德 以 導志 詳上
通神
飾節 成文 物公孫尼子論樂者情動於中發於外
齊謳 女張衡南都賦齊僮唱兮列趙女
鄭舞 [illegible]
六成 [illegible]
五降 [illegible] 左傳 [illegible]
燕竽 趙瑟 [illegible]
羌笛 胡笳 [illegible]

孔晉篇先漢書儀注司東方朔小說 [illegible]
五莖 六瑩 [illegible]
鈞天 調露 [illegible]
大夏 成周 [illegible]
歌鐘 舞籥 [illegible]
感天地 通鬼神 [illegible]

通鬼神乎
燭日月 風山川 [illegible]
節八風 成萬物 [illegible]
天地順 陰陽和 [illegible]
和邦國 化黎民 [illegible]
暢於中 動於外 [illegible]
宮寬大 [illegible]
聞韶樂 奏新聲 [illegible]
角 [illegible]

天地和 陰陽順 呂氏春秋 [illegible]
薦上帝 [illegible]
太一 [illegible]
致神祇 薦郊 [illegible]
廟 [illegible]
商斷割 宮溫雅 [illegible]
致鱗羽 動 [illegible]
風雲 徵善養 [illegible]
商好義 教胄子 [illegible]
掌成均 [illegible]
事宗廟 安賓客 [illegible]

下詳致神祇注通神明和人理上詳感天地注樂志侍中趣動曰夫樂上通
神明下和人理崇致化萬邦成乂虛已竦神洞心駭耳上詳感天地注司
馬相如上林賦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英英鼓腹、洋洋盈耳
呂氏春秋帝顓頊命鱓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
耳哉鄭聲亂雅齊音害德論語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鄭聲亂聲之表者禮
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鐘鼓
俱震塤篪和鳴曹植七啟鐘鼓俱震簫管齊鳴陸機七徵曰金石諧而音響塤篪合而
和鳴八音克諧五色不亂上詳總載禮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
不姦移風易俗播德通靈上詳總載魏名臣奏事夫樂所以播德通靈
號鐘之琴空桑之瑟楚辭破伯牙之號鐘王逸注號鐘琴名又傅元琴賦齊桓
公有鳴琴曰號鐘周禮空桑之琴瑟鳳歌鸞舞玉管朱絃庾闡詩蕭史吹
鳴管王子吐鳳歎抱枝子寶鳥鳴而舞明主國安恩物風俗通章帝時零陵太守奏祠下得笙白玉管尚書
大傳大琴朱絃而疏越寶瑟綺琴赤簫紫笛漢書蔡何竅傅賀寶瑟來撫擬
四愁詩曰佳人遺我綠綺琴又傅元琴賦蔡邕有琴曰綠綺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人發涼土張駿墓
得赤玉簫紫玉笛天籟地籟南音北音莊子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
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注曰萬管參差雜萬殊而不異也呂氏春秋塗山女令其妾往候爲女作歌始作南音
有娀氏二女侯帝令燕遺二卵北飛不還二女作歌始作北音雲和之琴霜條之
篪周禮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鄭元注雲和空桑龍門皆山也洞冥記建元二
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象德
合情五經通義曰五帝三皇樂所以不同何樂以象德有優劣故不同禮記合情飾貌者禮樂之

事也飾喜和聲又曰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喜則天下和之樂記禮以道其志樂以
和其聲一觀德貴和樂記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五經通義樂貴和而主賢
從天蟠地樂記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又曰夫禮極乎天而蟠乎地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九淵七始帝王世紀少昊時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於是修其器用
政度戶與肅民天下大治作樂曰九淵尚書大傳樂者人性所自有也故聖王巡狩觀其風俗定以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心之動德之華樂記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又曰德者性
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通倫理管人情又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
者也又曰禮樂之統管乎人情矣鄭注曰管猶包也善民心平天下又曰樂者
聖人所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矣又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合樂所發也文五聲存六
代周禮大司樂職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注曰六者言其均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
也又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鄭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無德
不作得道可言禮記苟無其德不敢作樂呂氏春秋夫樂之所由來者遠矣天下太平
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君子平心小人聽
過左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清濁大小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而德和
也樂記樂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九歌八風三極
九變左傳子大叔曰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劉獻世曰設三極九變之樂作曰結十二之倡
發揚蹈厲欣喜歡愛樂記夫樂者象成者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鄭注曰發
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和睦微妙
調和諧合孝經援神契樂貴和睦微妙故聖人盡心以作之史記樂書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
之聲興而士奮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不怒而威無言而悅樂記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illegible] 吾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illegible] 死

始聞之聲之調之樂以自然之命 [illegible] 世

或謂之生 或謂之死 [illegible]

而五音之和 [illegible]

天樂 [illegible] 不知 [illegible]

聽古惟臥 獻新而哀 [illegible]

合商揮微 彈角鼓羽 [illegible]

草木常調 金石齊響 [illegible] 金石絲竹 [illegible]

天音天化 相感 [illegible]

相應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八音 [illegible] 韓詩外傳

開山川之風 達神 [illegible]

明之德 [illegible]

順氣 藏心 [illegible]

化俗 教和 [illegible]

修內 合終 [illegible]

宿懸 始作 [illegible]

具舉 交動 [illegible]

自陽來 不野合 [illegible] 生於 [illegible]

文同則和 樂閉而歎 [illegible]

不淫不傷 盡美盡善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春誦夏絃 [illegible] 一唱三歎 [illegible]

有遺音者矣 [illegible]

祭奏黃鐘 享及徧舞 [illegible] 大呂 [illegible]

祖考來格 神人以和 將以理心 不專盈耳 聲 [illegible]

可感人 樂能易俗 聲由心感哀樂必形 音與政 [illegible]

通治亂可辨 和而不亂豈云鐘鼓乎哉 至則無聲 [illegible]

非聽鏗鏘而已 酣歌成風 雖聞誠於伊訓 鐘鼓不 [illegible]

考亦見刺於唐詩 **增** 旋譜 和暢 [illegible] 天作 [illegible]

陽來 [illegible] 樂記 [illegible]

主盈 知變 [illegible] 樂記 [illegible] 又

世 [illegible] 減器 改名 [illegible] 壽人安 [illegible]

自娛 公會 [illegible]

節耳 制目 [illegible]

合璧 聯珠 [illegible]

七旦 三音 [illegible]

正樂縣 [illegible]

立樂府 [illegible]

又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祠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此樂府之始也

杜夔定 [illegible]八音七[illegible]

鄭譯修 [illegible]樂[illegible]八部[illegible]

始廢不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創定雅樂有先代古樂雅樂自夔始也隋開皇二年[illegible]公卿[illegible]請修正樂事於是召牛弘辛彥之何妥等議定之然論譯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

變風俗 **和神**

唐[illegible]文偉為內史武后詔之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人伯牙手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聲[illegible]所移[illegible]文偉口[illegible]人[illegible]平人心[illegible]和人太子世[illegible]

[illegible]遣使[illegible]和神[illegible]

嶧陽桐 **泗濱璞** [illegible]入音[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大[illegible]正[illegible]

清明廣大 **易直慈良** [illegible]

堂上堂下

工[illegible]得[illegible]又[illegible]生[illegible]按[illegible]

變宮變徵 樂音[illegible]有[illegible]堂上堂下之分金石堂上之樂[illegible]也故有器以[illegible]絲竹革木堂下之樂也[illegible]

故有器以[illegible]角之[illegible]合之又一律為一宮十二宮[illegible]

八下生[illegible]宮又[illegible]宮[illegible]

漢帝四品 **梁**

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太予樂[illegible]二曰周頌雅樂[illegible]三曰黃門鼓吹[illegible]四曰[illegible]

主四通 天[illegible]鐘[illegible]律[illegible]

但用一宮 **請下二律** [illegible]

[illegible]高祖[illegible]

製十二和 [illegible]

用十二鐘 [illegible]

五方師子 **兩曹博士**

乃[illegible]為十二律[illegible]祖孝孫[illegible]

舞士九百 **壯士千人**

剩員兵士 **白蘇祇婆**

齊其聲 **指定其節耳**

其度見[illegible]

聲緯律經 **體十用九**

火德去羽 **木德去商**

譯樂哀淫 **常音雅淡**

闇解神解 **時元風元**

[illegible]

不川風朱了汴笑文蔚與圖
欣熟也**立均尋母**　**大樂還魂**詩之均出受之義大
上因古人受合聲先須吹律後亦人想不解於逮律吹
時京房始有律準乃見先微下舊乃可論得立精後乙
欣何贊只按此母去尋京方謂之準國源謂之均乎志
帝謂之通言行以法集與言馬光皆上言論律天之
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尚上往在館藏試樂不合乃
其棋以決之君質不勝以一樂平君質在西京景仁往
矣之不排純書惟謂向所說勝論八稱乎論者數夕不
永決又投發以決之覺任不若賣諸口大樂運魂
蘷精　**玉謬**
告書聽武時雅樂郎中令杜蘷識音律
鑄銅工紫玉下有巧思多於達作蘷令
引錯錘發多不諧數令致作王以蘷壽蜀任意訴武
亦兮取小鎗鐘雜鈍見武夾後知蘷爲精而玉謬也
九功　**十部**宮史九功舞太名功成慶吉樂太宗生於
羽湯論點帝慶吉宮貞觀六年章之宴從臣賞賜間里
舞進詩安徐歡逝獸哼志恩館合才殿之管絃號九
歌樂伎二爾以家文德德高祖郎仁仍陸九部樂一
往交七之詞內伎四宗伎四天竹夕五高麗伎六爲
其中伎八號勤伎九庚鬪伎及平高昌妝其樂

爲十**忘倦**　**不喜**唐嚴挺之傳審宗好音律存聽忘
部樂時揄公播通音律而不喜奏舞
以習之令**八闋**　**五莖**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
人驪念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
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四奮五穀五敬天常六達
帝功七依地德八總禽獸之極**元**
池奏　**搖山作**
上詳總載山海經祝融生太
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奏承**
雲　**歌晨露**
列子穆王敬事化人架中天之臺
之褻子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文武郎**　**君臣樂**元元元上
樂九韶舜樂晨露易半六年大樂
令完頭情以樂工見於香閣文曲韓英舞迎申黃
鐘曲武鹿安仁舞亞歐無射宮曲下詳總義一**張**
樂府雜錢將軍棄青音歌納張紅紅為
記曲　**卜尚樂**姬紅紅可拾絕倫宮有樂工即古長命
西河女歌加成其歡奏頭有新鄙柃為自撰一日佛歌
於青去紅錢以小亡數合記其拍青入樂紅紅可已得
之青出以舊曲消工即令女采于憾康歌之一聲不失
工大鷩異去達上聽名入宜春窮宮中荒試曲被于

振窗小院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東集行在
衣星亡口乎萬殿官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以索架置
之稍不響舉北上路行在草大無樂鸛鵡大呼卜尚樂
起方響久之曰下嫌子不數萬歲落述君時掌樂寧人
以方樂引樂者故**八能之士**　**九變之音**上許總載
仍以為終相呼也一也變
即九樂說聖人作樂響以道
成也**祿貞彈形**　**理君本祖**元皮以五星嘆貞形首
德彈形以鑑星華譯論大無費者五音之相無正研
萬物之君本其祖欺後精商緻之妙理其君然後成間
朴之莊了黃帝答北門陰陽
容**滿谷滿阮**　**編山編水**樂曰語以奏之以變化
之和協之以日月之明見聲能絕能長能柔能剛變化
齊一不王故兮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奎御守神以揚為
昇聞伯樂響遊行雲賦三成而充謚
人寒洋嘉無聞在水備水在山編山**絲鳴管語**
朝歌夜絃上是李慶東都財**立部坐部**　**左仙右**
下見杜於附序宮擬
仙唐書元宗分奏樂學下立奏調立部使堂上坐奏調
之坐部伎武夷山古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

武夷君部丁子宴會樂人飲於慢亭命東醒
奏寶雲左仙之曲於西隆奏賓雲右仙之曲**子登彈**
璇**雲華拊石**並詳總**七始八氣**　**六變九成**樂說
載一聖人
律八能之士以調陰陽五行五音則七始八氣終各得
其宜注七始請四方天地人也下許總載一九成即
舊韶**金吾以聞**　**所司供設**凡帖幸晨與馬賊在知
也每宴樂思賜史者招望
於道兩家曰出無鍾鼓雜明金吾以聞少司使者至以
問何不樂雖唐張說燈左丞相上日較所司供帳設
樂**鵠震馬鳴**　**鳳儀獸舞**韓詩外傳雜賓以治有聲
鵲震馬鳴及課介之蟲無
不延頭以聽向書曰
寶獻東儀百歡事舞**候鳳擬凰**　**鑄銅斷竹**文獻
通考
永嘉陳氏曰伶倫取竹製十二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
律以齒風太宗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審覽蕭吉樂
諸以爲木詳乃玖歷代沿并鐵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
旋宮之義文放既定樂復錢銅律三百六十皆藏於大
樂**徵氣考聲**　**改絲移柱**文獻通考梁博士沈重鍾
君律議從以考聲徵氣律識

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 [illegible]

二十四扇 [illegible] 十有二笛 [illegible]

花藏絲管 [illegible]

鳥應絃歌 [illegible]

琴瑟樂心 [illegible]

鐘鼓導志 [illegible]

詩為樂心 聲為樂體 [illegible] 楚音 [illegible]

秦聲雄高 [illegible]

吹律生暖 聽樂脩文 [illegible] 洞庭仙音 濟南新 [illegible]

展詩應律 依韋遠條 [illegible] 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樂官 [illegible] 歌能舞感 [illegible]

雅聲遠姚 [illegible] 繁變弃會 [illegible]

注 [illegible]

四靈飾器 [illegible] 九鶴舞庭 [illegible] 琴瑟 [illegible]

不關彈 [illegible] 笛忽開孔 [illegible] 銅人舉器 [illegible] 地窖藏聲 [illegible]

趙 [illegible] 音律 [illegible] 如意鞸琴箏 [illegible]

隋氏獨奏黃鐘 [illegible] 王朴不考金石 [illegible] 晁氏修廣之規 [illegible] 磬氏倨句之法 [illegible]

蹈水赴火之歌 [illegible] 桑間濮上之曲 [illegible] 金而模石而琢 [illegible]

簇斯竪笛斯橫 [illegible] 賢者進佞人伏 [illegible]

百事調萬物榮 [illegible] 六德在咸池之宮 山谷可調 [illegible] 八風入

承雲之奏人神不雜 集庾信

漢庭聚訟作章敢望於一

夔 舜殿鳴絃率舞願觀於百獸 元史賀樂成表中語

樂總載四

原 天帝樂 述異記南海有軒轅丘賞歌聞寓大帝樂也 張洞庭之野 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帝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鳳凰來儀 尚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安國注韶舜樂名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矣

笙鏞以間 尚書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防民之情 周禮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

嘉成 周語物和則嘉成嘉樂和也

蕃樂 周禮荒政九曰蕃樂謂凶年殺哀閉樂器而不舉也

樂德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樂語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樂政 樂之政令

樂儀 樂之容儀

政通 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不亂無怗懘 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政散 國亡 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天地之和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

天子之職 國語伶州鳩曰夫樂天子之職也

安德 左傳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聘魯來觀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小雅曰美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臨樂 左傳臨樂不歎

適人之情 呂氏春秋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

管絃不亂 漢志叔孫通制禮樂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絃亂人聲也詳後

張膠葛之寓 相如上林賦置酒於顥天之臺張樂於膠葛之寓

一夔足 後漢書曹褒傳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元鶴降儀 晉時揚都賦云元鶴降儀楚奏越吟

逸響薄高雲

逸響薄華屋

感

太和 晉阮籍樂論

聽典

鷹音樂

增 享祀

總章

宣其

壎篪

八音循通

樂在人和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之聖人沿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

用樂

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

始

雅聲可知

東山樂府

絲抹將來

權取中軍金鼓

禮文樂舞多未備至就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

俗樂定雅樂　吳樂定雅樂　金華文統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吳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荊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俗樂也至鄭譯復因白蘇祇婆善琵琶而翻七調是為吳樂漢世使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吳樂定雅樂

咸通音律　述史術聖宋興宗成典音律

寫舊音為雅音　金史金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從宋常寫其悉變遷雅三

雅燕兼用　元仁宗皇慶初命大常補撥樂工以供大備於祭祀率用雅樂朝會饗燕則用燕樂

其聲與樂家牴牾　元吳萊論樂書樂府特以辭為主樂家未必盡取其詞知漢武命司馬相如等作郊祀詩賦使李延年輒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臣矣何待詩最必告辭與樂家抵牾多耳

樂章宜致敬慎鑒戒之意　明太祖命熊鼎諸臣撰樂章錄之曰古人歌詩與樂音寫風求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之意矣曾留誠詠則使人暢然有務若虛美之詞使人聞之意忘而自情自侍者日騁自篤者日膂凱等撰述務致敬慎鑒戒之意毋有所述

樂典曰律呂之道與天地然通鬼神協與聖賢萬物類

與疏天地幽通鬼神　明堂寧序

樂總載五

【原】詩梁王暕觀樂應詔詩曰趙瑟含清音秦箏凝遠響參差陳九夏依遲紛四上從風繞金梁含雲映珠網遙奏豈二八繁絃非一兩幸叨東郭吹竊陪南風賞忘味信鏗鏘餐和終俯仰輕塵已飛散游魚亦翻蕩恩光實難遇詠言寧易放　隋何妥奉敕於太常寺修正古樂詩曰大樂遺鍾鼓至樂貫忘情俗久淳和變年深禮教生嶰谷調孤管裔山學鳳鳴浮雲成舞曲白雪作歌名

聞詩六義辭觀樂八風平肅穆皇威暢淪漣河水清鈞天動絲竹括地響鎛鉦盡美兼韶濩威德總咸英宴亮鬼籥從戲揚翠羽旌小臣屬千載時幸預簪纓行欣負蒼璧循壇鑒九成　又樂部曾觀樂詩曰東海餘風大陶唐遺思深何如觀徧舞奏鼓問擬金清管調絲竹朱絃韻雅琴八行陳樹羽六德審知音至道兼韶濩充庭紀秩任高天度流火落日廣城陰百神諧景福萬國仰君臨天樂非鍾鼓且用戒民心　薛道衡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詩曰旌門臨古堞微道度深隍月冷疑秋夜山寒落夏霜遙空澄暮色清景散餘光笳聲諠隴水鼓曲噪漁陽沈鬱與神思洮聽發天章蒿岱終難學丘陵徒自強　孔德紹觀太常奏新樂詩曰大君膺寶曆出豫表功成鈞天金石響洞庭絃管清八音動繁會九變叶希聲和雲留睿賞薰風悅聖情盛烈光韶濩易俗邁咸英竊吹良無取亭舞抃羣生　卞斌觀太常奏新樂詩曰昔人譽黃帝尚喜頌鈞天況茲開景業作樂武功宣大雅發還理承風毀更懸中和誠易擬韶夏詎相沿鍵為磬響徹嶰谷管聲傳小臣濫清耳長奉南風絃　許善心於太常聽陳國蔡子元所校正聲樂詩曰維陽成禮樂治定昔君臨虞廷觀樹羽漢帝仰擬金既因鐘

石發將徑河海沈湛露廢遐序承風絕復尋哀章無舊
迹韶夏有餘音澤竭英莖散入遺憂思深悲來未減瑟
淚下正聞琴性似文侯睡聊同微子吟鐘奏殊南北商
聲異古今獨有延州聽應知亡國音　唐太宗三層閣
上置音聲詩曰綺筵移暮景紫閣引宵煙南棟歌塵合
分階舞影連聲流三處管響亟二重絃不似秦樓上吹
簫空學仙　增　唐陸贄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詩曰南
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煙霧逆遊處絲桐暗辨名節隨
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
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無名氏
郊壇聽雅樂詩曰泰壇恭祀事彩仗下寒埛展禮陳嘉
樂齊心動衆靈韻長飄更遠曲度靜宜聽汎響何清越
隨風散杳冥微懸和氣聚旋退曉山青本自鈞天降還
疑列洞庭　呂炅貢舉人謁仙師聞雅樂詩曰禮聖來
羣彥觀光在此時聞歌音乍遠合樂和還遲調朗能倚
竹聲微又昇絲輕冷流簨虡繚繞動纓緌九變將隨節
三終必盡儀國風由是正王化自雍熙　李肱試霓裳
羽衣曲詩曰開元太平日萬國賀豐歲梨園厭舊曲玉
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
香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誰肯聽遺音聖明知

善繼　明陶安大享樂曰舞干何于于擊鼓何隆隆僎
曲被朱絃清磬和考鐘尊卑同一歡遺遇靡易逢豈雅
決和樂序在肅儀容自昔周室時君臣期令終頌歌詠
鳧繹錫予賦彤弓其慶何緜緜其音何渢渢所以億萬
載慨念斯無窮小臣奏雅章稽首對九重
增　賦　唐達奚珣太常觀樂器賦曰國之盛事殫所未識
雅象純陰叢光翕赩樹羽紛灑崇牙崱屴玉管清通瑤
琴古色朱絃疏越之制雷鼓靈鼉之飾清笳寥列於軍
容畫角融怡於武力故能傾應棘張柷敔猛獸赫怒而
擊鐘金人嶽嶷以負簴鸞笙在目疑璧璘於周王鳳簫
可吹紛肸蠁於嬴女況復天球曜逸金蛇鴻蒙大音清
磬虛籟生風稽彼有倬猗歟載豐　濟奕君臣相遇樂
賦曰仰乾坤之德知樂之所由興觀君臣之和知樂之
所由作在宇宙而皆滿鼓陰陽而合漢諧宰相之燮理
象天子之經略可以頌猗那可以美於鑠事無事之事
明主之衣已垂為無為之為大臣之袞何補雲入呂而
風之律進成規而退成矩一屈一伸下競上讓端拱者
上帝之君賡歌者佐時之相天化優洽淳風溥暢　高
郢獻凱樂賦曰飲至云畢告捷在茲陳簨簴之列歌杕
杜之詩天地同和盡樂止戈之武生靈咸若俱觀反旆

之師觀其鐘鼓克諧羽毛藝會粗而屬章乎樂在其中感而通俾夫聲聞於外　李子卿功成作樂賦曰命夔典事大制宮懸鳴絲則文動奏金則武宣羽毛含其春露干戚耀其秋天慶雲既同於舜日大風無異於漢年動角則寒谷花明叩商則春林葉墜初舞而魚躍龍騰終曲而鶴翔鳳至可以克諧神人交暢天地　又洞庭張樂賦曰其靜也洞庭安波其清也楚山霽色太虛過雲寒谷生暖三光路晰八極充滿何淳風之泱泱諒千古之纂纂　呂温樂出虛賦曰因妙有而來向無間而至披洪纖清濁之響滿絲竹陶匏之器自我及人託物於未分之表蟠天極地開機於方寸之中波騰悅豫風行於有道之年派別宮商雷動於無爲之世塞雲谷而響絕疏天籟而音遙未隨於物絪縕於七政八風忽變其和剖判於五聲六律　宋范仲淹今樂猶古樂賦曰君臣交泰民物滋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播於域中實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頌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　蘇軾延和殿奏新樂賦曰治道旁通五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

聲兪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鐘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鏗然鐘磬之調適粲然虞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黃鐘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

【原】論晉阮籍樂論曰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性體萬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奏之圜丘而天神下降肆之方澤而地祇上應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衆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也

【增】詔梁武帝問羣臣音樂詔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記漢魏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

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儀歷年永久將蹐於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旨而舊章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學術通明可陳所見　宋皇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詔曰朕聞至樂之大統和天人奮雷先聞萬物盎若聖人觀象於豫以崇薦配百代之興咸有制作顓嚳題根英之文陶虞繼明韶之美三王殊憲稱謂炳焉東漢命以大予開元自云唐樂雖踵古未遠而雅於言道朕所慕焉故前詔執事訪圖博議將以立度出均考音正律謹權審量修器協舞以定本朝之述作用章祖考之謨烈庶幾光輝永畀來裔其參稽典制審加詳閱稱朕意焉

〔增〕序宋景祐太樂圖義序曰至樂之作本乎天理藏乎人心天理難乎象見故推數以成律呂人心易以物假故採和以寫金石聖人之制作也以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塤篪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思舞綴以勤勞逸宮軒以等貴賤非爲娛於耳目取玩於性情　元虞集新編古樂府序曰夫樂之爲器八所以備六律五音者有其聲而已所貴乎人聲者有其文辭焉音聲之傳工失其肄習則易以亡絕歌之有辭則意義之通可以兼音聲而得之此夫子慨歎於韶武之辨而删詩之志歟

〔增〕判唐康子孝樂請置判懸判曰雅有大夫樂有君子將以昇幽崇德降物平心嘗令率土齊觀頌無爲而擊壤普天同樂學操縵以施絃涓選既修在衡之章遂覩鄭聲久絕文侯之卧亦興比屋可封薰琴解慍自應兩日施化三年有成欲還𣅀庶之風何假大夫之樂

律

〔原〕本天　貫地（傳子律呂本於天地崑崙之竹鳳鳴之聲能定之此近遠之徵也風俗通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　分氣　調聲（爾雅律謂之分注曰律管可以分氣漢書律者所以調樂人之音聲也）　立均　知數（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六韜夫律管十二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夜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元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　和聲　列氣（尚書律和聲　續漢書之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聲微而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　三律　六同（漢書律曆志立仁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也　周禮大師職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得玉　用銅（趙書劉曜築武德殿于土清西南郭內得圓石玉雉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上有文曰同律度量衡有辛氏尺過　漢書律曆志凡律度量衡之用銅者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

事之宜也
命伶倫 **用顓頊** 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作爲律漢書律曆志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之律
寫鳳音 **聽鳳鳴** 淮南子物以三成以五合三與五爲八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以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下詳律中部時歲
知南風 **中太簇** 稽康哀樂論知南風不競子野博物多蕃吹律詩合神霜將地處
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羽泰地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取竹解谷 **伶竹**
爲管 漢書律曆志取竹之解谷孟康注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崑崙之北谷名也
以之爲管度百度既揚雄太元不經誤伶注伶爲黃帝伶倫
增 **木案** **藻盤** 隋毛爽等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中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又晉人有銅藻盤自鳴中鐘律相諧宮中鳴應弦洛陽宮中鐘聲相應以先張茂先以此

之其鳴迨止
漢錢 **周斗**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丁度等議晉荀公曾等效定尺度以調鐘律律以古物七品勘之其一曰古錢今日古物之有分寸著於史籍可以驗者惟有漢錢而已餘恐不足爲準又曰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而已管不能以權量參校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漢領樂地得
三統 **十器** 古王斗爲正乃據斗造律言元始有中數說等與三統之義黃鐘爲樂事
天地之性律長九寸六者所以窮極中和爲萬物之元合之林鐘內
爲統律長六寸太簇所以含陽之施八卦之六合也
合所以柔順天地也太簇八之生氏
之所以有書曰聲八音之伏羲
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後世不能不相合形而求之律尺
鬚縣算數權衡以鐘聲度之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奪律爲呂後
爲律 **律娶妻** **呂生子** 宋朱子曰鐘律以陰陽而分晉律志黃鐘以下生林鐘娶妻而生子六律爲夫六呂爲妻
得之
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
則林鐘生太簇爲夾鐘之類也
變字爲文 **均** 樂章文譜曰按旋宮以明均律
字爲譜七音乃以譜變徵之旋變宮旋正徵變以生二變方之宮之律協
鐘律本 **中聲律度** 明王廷相論律曰書曰律和聲故有律本有律度律本黃鐘是也律
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爲文其變宮以均字爲
諧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
度中聲是也
密率推算 **中黍闊律** 明黃佐鐘律論曰律本之法推宋祖沖之密率推算
乃古今算家之最精於算分寸毫釐以三等術然不詳者
率自南北朝劉宋以來各家算律自周鄭以降
之合取中又等者定氏定大樂取以上黍爲中率累黍爲律非以黍用三等法生於黍也子篩
絃寫琯音 **柱分律位** 宋百家蔡元定律呂新書律生於絃寫琯音柱分其律位宋朝李照王朴景祐
律準觀古書考律宮其底律位宮律
有律準宮爲其位傳受律之司
世
金門竹管 **河內葭灰** 厲冗氏言候氣之法擇地於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爲律管時太史司天
宮辨始終 **象分內外** 宋朱熹曰律以黃鐘之宮始宮之始十二律之宮始也中也已盡之律之中也諸律之宮始之中終而中也宮之始也中律之半聲大過而中乎

輕清之外而始中之上過律外之聲子時之甚則四
又外之前日外上而上也聲之外主即王如始初宮之
別之中前四正之中不可爲樂者也間出於所謂聲之始宮出
中上日王剌不及日謂其聲律雨之始宮之出
三心謂出於律主高律出於羽角之主聲五主
於外心之羽爲角謂此角五聲之引流
內也外聲出之於羽宮王海政和大晟末府蔡京引沈
三黃鍾律 **十五種尺** 宋王海玉海政和大晟府蔡京引京用事
象出自黃鐘子大晟府宋徽宗崇寧大樂典
子故黃鐘擬樂一太晟府之用奏律爲其一律九寸
以大晟樂律長一黃鍾律用劉昺之議以漢黍尺爲准
止奏黃鐘所不用以爲法小堯律情也之令信樂之
寸因人一黃有劉云
曰少以十尺尺律八寸中八寸七分琯長四而
尺五有二律長一尺三寸曰文伯考一七律爲之
四九尺五等調鐘有後晉田文父尺十尺
尺尺熙曉後魏前後尺六尺鏡爲後漢之
八尺後周魏前後尺尺十尺一七蔡邕銅律管論尺
十二尺寶常十五律二十四十吳陳氏
元定新書 **文利別解** 趙氏蔡元定律呂新書明劉濂樂經元義明季文利律呂新書之誤呂氏春秋黃鐘始於

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為數三九盡之矣黃鐘一氣切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十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二函九故黃鐘之宮命曰函數少尚書王廷相以陽人無陰中之音謂之末聲元定若律呂新書朱子稱其明白而劉宋濂寄而通暢

鶉正名七列王海畢至謂賜景祐新經表中詒 由子及午辨位六同 自駟得

制樂

原應天 省風聖人作樂以應天子有法以作樂時總天 道志 崇德

先王修樂以導志下詳總載 防淫 節樂以白虎通曰太平乃作樂 樂記樂所以節其欲

作樂者所以節樂也 樂祖 節事樂緯先王定樂祖天下也 節命以和之 周禮記以樂德教國子 德音 聲文 禮記聖人作為鞀鼓 六律和五聲 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功成 樂備 其三大功者成其作樂備 律

百事之成 德音 主

武出文 高祖作昭容樂古詒夏始也主出文始五行舞武德舞入無之也 者將至至尊前不失節以敬禮樂也樂出用也 樂者言樂不以禮樂出也 氏樂記其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 有賢女章和三年中樂久長樂前有思悲 樂家 樂曲 漢樂家有與制樂樂 有南門東名也 飛龍作 叔孫奏 呂氏春秋帝顓頊生桑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 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曰承雲以祭上帝 叔孫通制宗廟樂

本在心 象其性 道施民 德潤物 禮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緝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樂 有六興焉必象其性而為之制 樂名咸池黃帝時道皆施於民 咸池者施也施道皆施 乐记之先王制樂以治也 又曰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 平好惡 防隆滿 禮記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樂所以防隆滿節喜

通八風 定萬物 子準南 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怒也

作樂合六律調五音所以通八風之情也 阮籍 樂論先王之為樂將以定萬物 臨軒作 楚辭書 地室懸 晉書 嶽瀆也 晉陵樂禮客奏之作於臨下 楚子為樂也室則有懸 漢書有此客敬賓 奏之作於軒下

自此始也 制宗廟 改房中 太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迎神奏嘉至 古降神之樂也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 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 乾豆上奏登歌 獨上歌不以管絃 亂人聲欲在位者遍聞之 猶古清廟之歌也 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 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一天子自出 明王相沿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 禮記王者功成作樂 詳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功成乃作 教尊後賞 相因也言相沿之其後有德者賞之也以樂 樂者以教也而得 則暴 易則君流 禮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尊以五音穀中和之氣然後得其反則安 得反則安 巧而官 過作 禮記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作

羅禮記漢天子罷樂府官 寄奏文巧而鄭衛之樂 罷樂府詔以易世俗 樂者君流放也 君者侈

發其宮商之聲 律部

發興其聲樂府之官其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者其樂別屬他官 以反為文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 由中故靜 樂主其盈以反為文 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名與功偕 樂由天作 杜夔制雅樂 荀 正雅樂 並載詳總 反自抑正也 文之以五聲 播之以八音 伶 倫之聽鳴鳳律呂用和 師摯之始關雎音聲用制 能審其聲無抑觀周之情 俾得其所宜從反魯之文 欲依反魯而定克振六代之音 將使在齊或聞必 忘三月之味

增 聲譜 調圖 元王楷初年制安四曲以祀宗廟十四曲安五世祀五帝又安四宋曲以祀天地 並聲五聲 七均之演為八十四調皆作樂 二十八調通投有 同沖 樂府雜錄 平七調聲七上聲為二七十八去聲宮七羽七商七角七入聲

廣成 元正 北齊 樂府雜錄以典書

祖挺採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
宮懸之器樂名廣成所謂洛陽舊樂也 隋志天監四
年掌賓禮賀瑒議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制養德
之樂瑒謂宜名元雅取元良之義帝改元正取蒙養也
道曲 新歌 唐樂志帝方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元真道曲茅山道士李元會
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紫清上聖道曲冊
府元龜梁高祖初用宋齊鼓吹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
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十二合
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 三曲 四聲 宋會要太
駢用萬國朝天之曲亞終獻用平安真宗御製又仁宗
御製三曲 遼史表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
曰入四聲調四時之氣截竹為四
管之笛以叶音聲而被之絲歌 都良管 中鳴角
御覽帝系譜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
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既成天下無不
得理 詳角一下 舉善音 制大樂 孔帖唐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
曰呂才類倩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
妙又武后享神宮皆自制大樂 金風調 山雲

舞 唐會要天寶十三載改樂曲名自太簇宮至金風調
刊石太常後周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山雲
以備六代樂 荔枝香 霓裳遍 通鑑唐天寶中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
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
香 唐樂志元宗時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
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羽
衣霓裳曲將畢引聲益緩 葦籥之音 網罟之詠
隋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
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寘功諧其來尚矣 清廟歌詞
雲韶法曲 通典後魏文帝遣李元操盧思道等製清
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大樂敎習以代周歌
唐志文宗時詔馮定采
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 詔製宮懸 命詳律調 元史
總寧王耶律鑄傳曰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至元二年
節鐘製宮懸八佾之舞四年春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
名大成 冊府元龜宋王朴進所補雅樂旋宮八 因
十四調并所作律準帝詔尚書省集百官詳定
舊創新 加商去角 玉海唐太宗御集云太宗天縱多
能洞曉音律前後親製大小曲其

因舊曲創新聲者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曲破二
十九小曲二百七十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 文獻
通考唐開元時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論祭天地宗廟合
用商音周樂去商者周德木避所尅也唐以土王豈可
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其
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 禘有嘗無 來迎往送
宋慶元樂書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之出虛
蓋本陰陽之氣自無而生有故因器以成聲禘有樂而
嘗無樂因雷之收發 冊府元龜晉孝武孝建中殿中
曹郎荀勗秋樂議云東晉太祝雅歌迎神而不送神議
者以廟居神不宜有送考祭義云樂以迎來注迎來而
樂樂親之來詩云神保聿歸注歸於天地也神有去來
則樂有迎送又聘有迎
神送神歌詞精具復之 景雲河清 玉烏皓雀 玉海唐高
宗即位命張文收製漢和嘯作
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 十二門詩 三百
樂器 漢祭祀志章帝元和二年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
其月祀而奏之 樂府雜錄梁周兩代樂器繁多
至唐減至三百太宗時提絲竹為別部用宮商角
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微音有其聲無其調 萬

國朝天 八紘同軌 宋祥符中詔以太宗聖製曲付史
館太樂局并所製萬國朝天樂出
令郊廟祭享參用之 唐志高宗將征高麗召李勣任
雅相等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舞者百四十人被五
采甲持樂而舞歌者
和之曰八絃同軌樂 播之絃管 本乎軍容 唐李賀樂府數
十篇雲韶諸工皆播之絃管 唐
紹論樂疏鼓吹之樂本乎軍容 竇祖訂正 韋姚
增損 孔帖竇琎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
樂是正鐘律 韋萬石善音律上元中遷太常少
卿當時郊廟及諸會樂曲皆萬
石與太史令姚元辨增損之 后夔典其樂 制氏
辨其聲 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 帝舜有儀鳳
之音 初調九奏 俱唐楊炯少姨廟碑
掌樂
【原】李協律 竇獻書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班固贊曰協
律則李延年 古樂書六國時魏

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太司樂之章也 伶倫 師乙
黃帝樂官禮師乙曰乙賤工也 告備 可知 周禮樂師凡樂成則告備子語魯太師
樂曰樂其可知也 展樂 抱器 周禮他樂官展樂器他具也展陳數也漢志掌樂之官
抱其器而犇河海 教胄子 調樂音 上詳總載一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成均
樂名掌均諷樂音 奔河海 紀鏗鏘 論語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
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周衰不能用樂故掌樂之官奔河海漢書
樂家有制氏但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紀鏗鏘鼓舞不能知其義也 學樂必時春
誦夏絃 移風有序 日就月盈 〔增〕雅郎 色長 上詳總載
三宋耐得翁散樂傳教坊舊傳十三部內有色長部又有數坊使副鈐轄都掌儀範者皆是命官 韎
師 鞮鞻 左思魏都賦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四方之君以睦八荒之俗又周官韎師

掌教韎樂鞮鞻氏掌四譯之樂 雲韶府 大樂署 孔帖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
如意元年改雲韶府以中官爲使 唐百官志大樂署掌調鍾律以供祭享 課業三等
寺卿三人 又云凡習樂立師以教一歲考其師之課業爲三等 又曰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
樂 督視肄習 參取是非 元史中統二年設太常少卿王鏞領東平樂工常加
督視肄習以備朝廷之用文獻通考後魏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張陽子義陽
桓鳳鳴陳孝孫戴當于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登歌聲調芳音令教習參取是非 仲辛
改調 邦彥製詞 玉海宋真宗咸平中樂工單仲辛精習音律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
必易管絃仲辛改制不復更易而能與諸樂諧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宋周邦彥以詞行始爲監稅官
因事罷去徽宗聞其所製蘭陵王詞喜之旋召爲大晟樂正 協律採古 學士辨
音 玉海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

管絃爲諸樂之首續文獻通考吳元年七月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入見設雅樂試之上親擊石命
升論辨五音 笙鏞以間求歌頌而知音 鐘鼓是陳謂鏗
鏘之在耳 唐姜立佑樂官樂師請考判

瞽宗

〔原〕合祖 幾聲 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玉藻御瞽幾聲鄭注云瞽樂人幾察察其哀
樂也 奏瞽 爲詩 書 有道有德 及階及席 周禮大司樂凡
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謂若夔典樂教胄子論語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告之曰某在斯 扶工相瞽 矇瞍奏公 周禮眡瞭視扶工扶工相瞽者
相師之道也 〔增〕獻典 歌豳 周語召公云瞽獻典注瞽樂師典典樂也詩七月流火
章注云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俗之所由作爲豳雅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省風土 考中和 又曰虢公云瞽師音官以省風土注曰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
風氣和則土氣養又伶州鳩對問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制注曰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考合也謂
合中和之聲而度量之以制樂也 大師小師 上瞽中瞽 周禮大司樂之屬大
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釋曰命其賢智者以爲大師小師此乃師瞽之徒亦無目者也又有上瞽四
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釋云此皆瞽矇也 心通師曠 目匪離婁 唐瞽
相判度承大祭祀備宿懸會彼工人成賚瞽者心則通於師曠目非類於離婁

知音

〔原〕夔達 孔聞 孔子曰夔達於樂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審聲
幾禮 上詳總載一不知聲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季子觀 周郎顧
上詳總載四吳志周瑜少精音樂雖三爵後有闕誤喻知之必顧故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 焦尾

琴 柯亭笛上詳琴二下詳笛二 有殺聲 聞絃絶二詳琴 聽
音而合 聞樂而悲禮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也注合己志也 中
山王 善聽 濫聽 苟審聲以知音 必窮本而通變
如能審樂季札請觀 苟不知音文侯恐卧 聲管
人情哀樂必辯 樂通王化理亂可知 增 寺塔鐸
運乘鈴羯鼓錄唐宋璟孫沇善審音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音心知有姑洗編鐘聲朝回
謂僧言所以償曰鐸中往往有無風自搖洋洋有聞者沇曰是也因請登塔遍叩中一鐸果太常舊器 又沇
送客出郊路逢度支運乘駐馬惟頃忽草草揖容別隨乘至左藏認一鈴亦編鐘也 音主商
鐘在土孔帖唐韓皐生知音律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數曰美哉嵇康
之為是曲其當聽音之祭乎其音主商 又曰唐太常欵黃鐘鑄不發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

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果得鐘衆樂送和 卧
吹笛 聲多琵又曰唐讓皇子瑀朝早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施日識之曰
昨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又嘗聞康昆崙彈琵琶曰琵聲多琵音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樂家以自下
逢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琵 事有譎張 音不純肅 天中記後唐清泰初王仁裕與
范延光引諸僚幾朝客於柳亭樂作浴蜀諺之私聞李式唐獻曰舉羽而有宮聲羽為水宮為土是相魁
也令日必有譎張之事從散先引賓客幾於王婆店遂為奔馬所墜幾至不救 又高祖初定雅樂賓寮臣于
永福殿奏黃鐘王仁裕曰音不純肅又無和聲當宥爭者已而兩軍校關於昇龍門外人以為神 指
地得磬 雜叩辨鐘 上詳磬二 又唐大樂令曹紹夔稱知音天下莫能以聲欺者依平
北郊監察御史有怨於夔欲以樂不和為夔之梁雜叩鐘聲使夔聞名之無誤者由是數服 識永
新歌 授摇柘解 樂府雜錄士人韋青開元中官至將軍漁陽之變青遊地廣陵一日師於

中奏水調者曰此非宮妓永新不能登舟叩問果永新也 又廣德中雙流縣丞李琬解音律尤善羯鼓一日
聞樂工羯鼓聲謂此耶婆沙雜也工大異之曰其祖父傳此聲今父歿家事流散無解此者但按譜自來徒失
結尾聲耳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尾馬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
盡者須以他曲解之耶婆沙雜當用掘柘急遍為解工如所教果相協聲意具足 知止趣
辨得失 樂府雜錄唐樂工黃幡綽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捕逮綽既至聞上理鼓固止
謁者勿報移時上改奏一曲纔數十聲綽御撾入上請曰頼少遲否則必撻之綽拜謝訖內官有偶笑語者上
詰之具言綽止趨狀上問綽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 又宋沈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
德宗覽而嘉之教乾散坊與樂官參訂樂章樂工多謍其譏上乃召對使來工作樂罷問其得失沈承寀舒遜
工益笑之沈忽忿然指一琵琶者曰此人大逢抵法不遶又指一笙者云此人魂已遊藝不可留供奉上驚許
旋而琵琶者人許其父嘗自經不得端由遠按鞫伏罪笙者亦不出旬日而卒沈由是盡加知遇 承

旨得律呂之不傳 樞密有古今之博識 元史趙孟頫傳所製有琴
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秘 冊府元龜真宗詔曰樞密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四